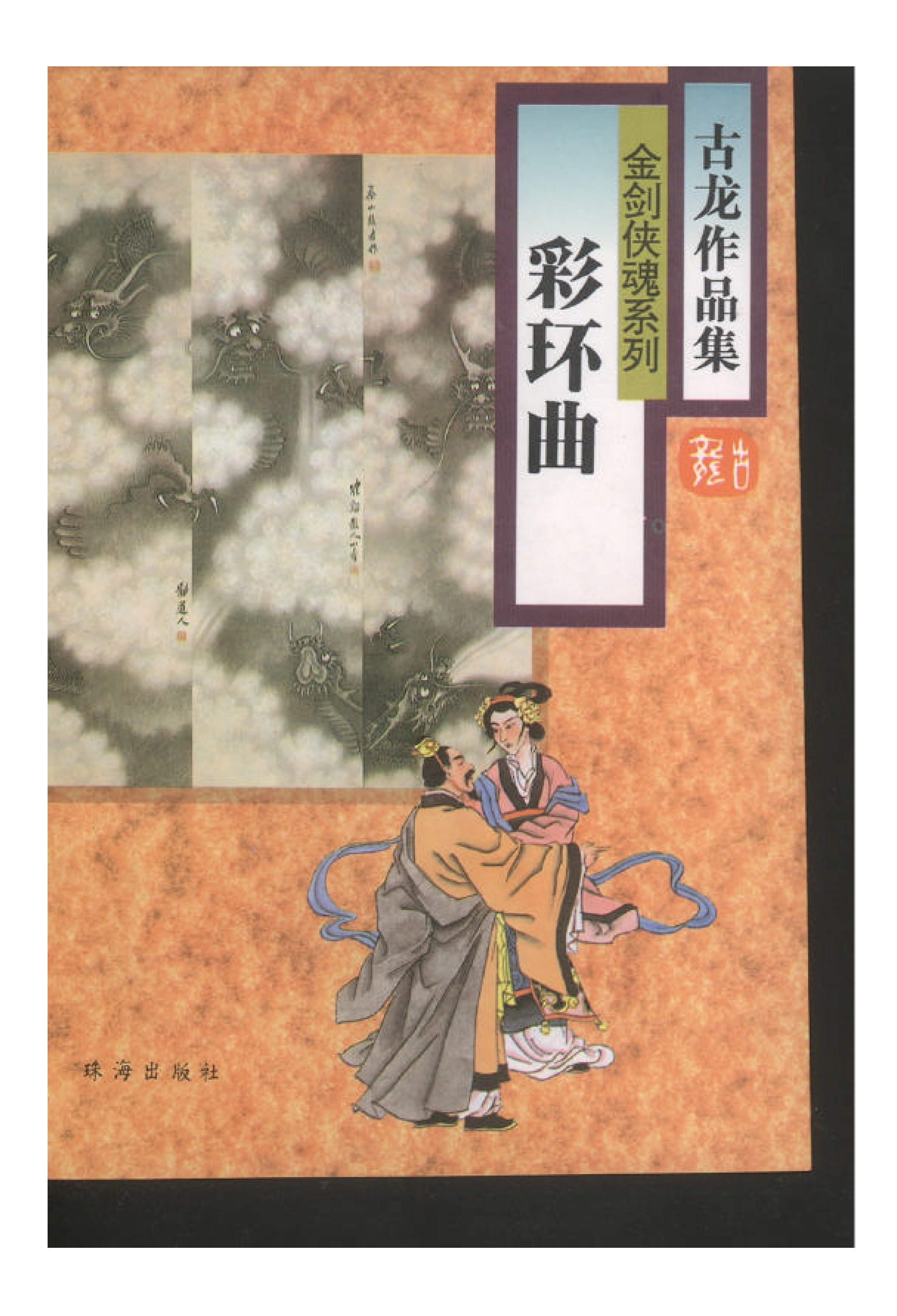

古龙作品集
金剑侠魂系列
彩环曲
珠海出版社

江湖一怪侠
——代《古龙作品集》序

罗立群

古龙，原名熊耀华，生于 1936 年，卒于 1985 年 9 月 21 日，终年 49 岁。古龙从小身世飘零，性格孤独沉郁。他 14 岁时，从香港到台湾读书，18 岁时，因父母离异，生活陷入困境，靠朋友接济和半工半读就读于台湾淡江大学外文系。毕业后，他曾在台北美军顾问团任过职，后开始写武侠小说。

古龙一生“仗剑江湖载酒行”，他嗜酒如命，经常用喝酒来打发日子，借酒来麻醉自己，以忘掉自己心底的哀愁和寂寞。他为人豪爽，生性洒脱，爱交朋友，待人真挚、诚恳，善于理解别人，狠得朋友的心。古龙很“好色”，是性情中人，他不能一日无女人，而女人也乐意与他交往。据古龙好友丁情说：“古大侠虽然不能缺少女伴，可是他常常会为了朋友，而舍弃他心爱的女人。他总认为女人可以再找，朋友知己却是难寻，怎么可以舍朋友而重女人呢？这是古大侠对于女人和朋友的态度，也是很多女人‘恨’他的原因。”由于酗酒和好色，古龙自中年以后，健康状况日趋下降，曾数度病危住院，但他出院后依然故我。他的好友、著名武侠小说家倪匡说，长期的病痛使得古龙已经看淡了人生。过度的酒色，致使古龙病情迅速恶化，终因肝硬化引起食道静脉瘤大出血而去世。古龙的身世、性情和行为，直接影响了他的武侠小说创作，了解了这些，有助于我们理解古龙的作品。

古龙步入“武坛”，是为生活所逼，用古龙自己的话来说，“为了等钱吃饭而写稿，虽然不是作家共同的悲哀，却是我的悲哀，我也相信有这种悲哀的人大概还不止我一个。”他自第一部武侠小说《苍穹神剑》起，接二连三地推出新作，共创作数十部武侠小说，有许多被香港、台湾拍成电影、电视连续剧，成为港台影视界争相拍摄的热门题材。古龙的小说更是风靡大陆、港台及海外。

古龙对武侠小说创作有他自己的看法和理解。首先，他认为当代武侠小说不应再走传统武侠小说的老路，而是“要新，要变”。他说：“武侠小说的确己落人了固定的形式，这种形式已写得太多了些，己成了俗套，成了公式。”“谁规定武侠小说一定怎么样写，才能算正宗的武侠小说？武侠小说也和别的小说一样，只要你能吸引读者，使读者被你的人物的故事所感动，你就算成功。”对于武侠小说应该如何变，如何新，古龙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武侠小说中已不该再写神，写魔头，已应该开始写人，活生生的人，有血有肉的人！武侠小说中的主角应该有人的优点，也应该有人的缺点，更应该有人的感情。”“武侠小说的情节若己无法改变，为什么不能改变一下，写人类的情感，人性的冲突，由情感的冲突中制造高潮和动作。”他还认为：“只有人性才是小说中不可缺少的，人性并不仅是愤怒、仇恨、悲哀、恐惧，其中也包括了爱与友情，慷慨与侠义，幽默与同情。我们为什么要特别看重其中丑恶的一面？”写武侠小说的目的，是“使读者在悲欢感动之余，还能对这世上的人和事看得更深些、更远些”。基于这种认识，他更指出：“武侠小说写的虽然是古代的事，也未尝不可注入作者自己的新观念。”“武侠小说中的动作的描写，应该是简单，短而有力的，虎虎有生气的，不落俗套的。小说中动作的描写，应该先制造冲突，事件的冲突，尽量

将各种冲突堆构成一个高潮。若你再制造气氛，紧张的气氛，肃杀的气氛，用气氛来烘托动作的刺激。武侠小说毕竟不是国术指导，武侠小说也不是教你如何去打人杀人的！血和暴力虽然永远有它的吸引力，但是太多的血和暴力，就会令人反胃了。”古龙的这些观点，散见于他的各个小说前面的“序”中，这些观点和看法，丰富了武侠小说的创作理论，对阅读和理解他的武侠小说是大有帮助的。

古龙曾在《大旗英雄传》序言中把自己的小说创作分为三个阶段：

“早期我写的是《苍穹神剑》《剑毒梅香》《孤星传》《湘妃剑》《飘香剑雨》《失魂引》《游侠录》《剑客行》《月异星邪》《残金缺玉》等等。

“中期写的是《武林外史》《大旗英雄传》（即《铁血大旗》）《情人箭》（即《怒剑》）《浣花洗剑录》（即《江海英雄》）还有最早一两篇写楚留香这个人的《铁血传奇》。

“然后，我才写《多情剑客无情剑》，再写《楚留香》，写《陆小凤》，写《流星·蝴蝶·剑》，写《七种武器》，写《欢乐英雄》。而一部在我一生中使我觉得最痛苦、受挫折最大的便是《天涯·明月·刀》。”

第一阶段的创作是古龙初入江湖的“闯荡”时期，此时的作品从结构、情节、人物乃到语言都没有摆脱传统武侠小说的束缚，但从小说的情节布局来看，己可以看出古龙具有巨大的潜在力和丰富的想象力，并具备了一定的文学素养。

从写《武林外史》开始，古龙进入了武侠小说创作的探索阶段。这一时期他力图打破传统，有所创新，从《武林外史》到《铁血大旗》，再到《绝代双骄》，可以看出古龙不断探索的艰难“足迹”。

古龙后期的作品面貌一新，小说的意境深沉、幽远，富有诗意和哲理，小说语言洒脱不俗，人物塑造很有深度，小说的情节更是“奇”、“险”兼备，鬼神莫测，形成了他自己的风格。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是古龙初步“江湖”时，乃为生活困境所逼，写小说是为了赠钱，学学别人自然方便。到了后期，困顿摆脱，责任感加强，对创作武侠小说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见解，加上屡屡试笔，多年历练，语言、技巧也渐趋成熟，终于走出了古龙自己的路，亮出了古龙独特的“武功”。从此，“江湖”上多了一位“怪侠”。

以作品内容而论，梁羽生、金庸的武侠小说注重历史环境表现，依附历史，从此生发开去，演述出一连串虚构的故事。但从摄用历史材料来看，两人又有明显差别；梁羽生是虚构人物和事件，置入历史背景中，以此来强化历史氛围；金庸则直接取来历史人物和事件敷衍成武侠小说，其历史人物、事件，金庸写来煞有介事，常能以假乱真。两者都对历史进行了再认识、再评价，从作品含有的历史厚度而论，金庸比粱羽生更高一层，其写作技巧也高明得多。古龙的小说则根本抛开历史背景，不受任何拘束，而凭感性笔触，直探现实人生，古龙的小说不是注重于对历史的反思、回顾，而是着重在对现实人生的感受。现代人的情感、观念，使古龙武侠小说意境开阔、深沉。

就小说人物的主流倾向而言，梁羽生武侠小说中的人物道德色彩浓烈，正邪严格区分，人物的社会内涵丰富，但人物性格单一，有概念化、公式化的缺陷。金庸武侠小说人物性格复杂，具有一种反传统精神，小说人物亦正亦邪，危步于道德的悬索之上而能不失其坠，具有“一半是野兽，一半是天使”的复杂、矛盾性格，而人物思想性格的复杂、矛盾又是奠基在生活本身

的复杂、矛盾之上，这样，人性的发掘就有了深刻而广泛的社会意义。古龙小说最注重的是人性的体验，他常用细腻的笔触去描写人物微妙而复杂的情感，常用生与死、幸福与痛苦这样尖锐对立的矛盾来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和高贵独立的人格，以此来揭示生命的意义和人生的真谛。在古龙小说中，多写变态人格，追求外化怪异人物性格的刻画，其作品主人公大多怪诞、神秘、孤僻、行事固执，自尊心强，又是性情中人，多情种子。这种情况可能与古龙的身世、心境、经历有关。

谈到小说情节，古龙武侠小说也和梁羽生、金庸小说有明显不同。三位大家都善于编织故事，他们的小说情节都十分曲折，构置巧妙，悬念层出不穷，伏线引出千里，环环相扣，此呼彼应。梁羽生武侠小说情节前工后拙，开篇十分吸引人，以后的情节则渐趋平淡，显得有点才气不足。金庸武侠小说恰恰相反，往往开局平平，随着情节的展示，人物纷纷涌现，情节盘根错节，主于巍峨，枝叶繁茂，宠大缜密的构思，诡异莫测的布局，奇迹联翩，回环波动，摄魂夺魄，回肠荡气。金庸的才思如同一炉火，小说情节犹如炉火上的一壶水，火越烧越旺，水越来越滚。古龙武侠小说的情节又不相同。他的小说从头至尾都跳动着最强的音符，情节奇中有奇，巧中含巧，偶然中有着必然，事事不可料，事事又得宜，计中套计，真中套假，假中存真，真真假假，变幻莫测。小说情节的发展根本无法预料，惊险频出，令人喘不过气来，而全书的缜密无隙又让人口服心折。古龙武侠小说的情节营构的确堪称一绝。

至于小说武功描写，梁、金、古三大家也有各自的风格。梁羽生武侠小说中的“武功”，虚幻中写实性很强，一招一式，清清楚楚，细腻而又逼真，紧张激烈，夸节有致。梁羽生的“武功”也具备道德倾向性，有正派武功，也有邪派武功；正派武功力道柔和，象征着善良、仁慈，既利于攻敌防卫，又有益于修心养性，而邪派武功则非常霸道，歹毒残忍，意味着邪恶，如修罗阴煞功、雷神掌、毒掌等。正派武功循序渐进，发展缓慢，但根基扎实，邪派武功进展神速，却容易走火入魔，贻害终身。凡此种种，造成了梁羽生“武功”的既精彩又单调。比起梁羽生来，金庸的“武功”更令人神往。金庸将武功描写与中华民族的文学艺术和传统文化精神融合在一起，琴棋书画，九宫八卦，医道，用毒，皆可化为绝世神功，并将中国传统的儒、释、道精神作为“武功”的最高境界。金庸还着力描写人物练功的艰难历程和坚韧性格，并有声有色、恰如其分地描述出主人公因祸得福、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必然寓于偶然之中的哲理意境，使金庸“武功”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金庸“武功”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诙谐有趣，在激烈的打斗中插入笑料，今人捧腹。古龙的“武功”风格与众不同，他是以“怪招”取胜的。他的“武功”重精神不重招式，如《边城刀声》中写叶飞的“飞刀”绝技，“天上地下从来也没有人知道他的‘飞刀’在哪里，也没有人知道刀是怎么发出来的。刀未出手前,谁也想象不到它的速度和力量……刀一定在它应该在的地方！……天上地下，你绝对找不到任何人能代替它。若不能了解他那种伟大的精神，就绝不能发出那种足以惊天动地的刀！飞刀！飞刀还未在手，可是刀的精神已在！那并不是杀气，但却比杀气更令人胆怯。”这里所写的“飞刀”，已不是一种纯粹的武功，而是一种高尚人格，伟大的精神，即叶飞老师李寻欢那种“仁慈、博爱”的精神，它表明的是“正义必定战胜邪恶”！古龙的“武功”又强调“攻心为上”，举凡人物的性情、情绪、脾气、衣饰、环境，乃

至肌肉的颤动、松紧等，都会对武功的发挥产生影响，而高手决战是不容有丝毫错误的，“他们的心情，他们的神态，他们站着的姿势，都是绝对完美的。”在这种情境中，“武功”已不需套路，一招之间，生死立判。古龙的“武功”还表现出一种境养——禅的境界。它以彻心见性为宗旨，对敌手的体察靠的是忘我和物我合一的境界，因为只有忘我才能消除认识的局限性，才能迅速而准确地体察敌手武功的弱点。这种忘我境界是一种经过长期训练后所达到的随心所欲的自如状态，在这种忘我状态中，战斗者己成为“无意识的人”，心中己不存在作为观察者的“我”，有的只是手中的武器和对面的敌人；在这种状态中，身剑合一，战斗者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武功的威力，一击之下，毁灭敌手。正因为古龙“武功”有这些“怪招”，所以他“武功”的风格别具特色。无招无式，简短有力，重在精神，一击见效。

古龙小说在语言、技巧上，表现出与众不同的独家风格。梁羽生小说的语言文采飞扬，字里行间透出浓郁的书卷气，故事中又常常用诗词歌赋、民歌俗语点缀其间，以创造优美的意境、气氛，烘托人物的内心世界。他的小说技法以传统继承为主，多用章回小说的形式铺张故事，叙事中有着明显的说书人的口气，表现出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金庸才如大海，浩瀚奔腾，文笔俊爽、潇洒、诙谐逗趣而又富于变化，他的小说既有诗情画意，柔绮委婉的情境，又如西方小说直探人生、命运的真谛。他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大胆地吸收西方小说的创作技巧，中西结合，使小说结构既精巧、繁复，又谨严、完整。古龙小说的语言句式短，句法多变，简洁、俐落、洒脱。文章随意挥洒、虎虎有生气，叙事力避平铺直叙，行文多跳跃抖动，情节惊险溪跷而又不违情悖理，辟境造意，刻意求新。如果说梁羽生是烙守典雅，不失武林大家风度的话，那么金庸就是博采百家，融合中西技法，既典雅古朴、慷慨多气，又诙谐幽默、妙语解颐，挥洒肆纵，多样统一地开创了一代武林新风，是“武坛”的绝顶人物！至于古龙，则是大胆恣肆，不守成规，逞才摛藻，笑做“江湖”，力求新颖变化而又意蕴深这的武林怪杰。

在国内，乃至港台，署名古龙出版的武侠小说有 100 多部，这些作品有的是古龙写了一半，由别人续写完成的，如《圆月弯刀》、《剑毒梅香》等，有的完全是别人所作，而以古龙名义发表的，如《铁树艳情》等。造成这种情况，乃因古龙成名之后，著作风行一时。出版商见有利可图，纷纷登门求稿，由于供不应求，便请别人代笔，于是伪作流行世上，真假参半，优劣并存。

这部《古龙作品集》的编排工作，是在中国武侠文学学会的指导下完成的，会长宁宗一先生及学会其他同仁亲自审读了全部原稿，删除了大量的伪劣之作，遴选出了全部精品，保证了作品的质量。台湾著名武侠小说家于东楼先生侠心热肠，为解决版权，提供资料，多方奔走，鼎力相助，令人感佩。这部《古龙作品集》共分十卷出版，第一、二、三、四卷是古龙中、后期所创作的不成系列的精华作品，五卷为“小李飞刀”系列，六卷为“陆小凤传奇”系列，七卷为“楚留香传奇”系列，八卷为“七种武器”系列和“绝代双骄”，九、十两卷为古龙早期作品。全部十卷共分 59 册。为了便于学者的研究和读者了解创作背景、宗旨，每种作品前均保留作者的“原序”，并有一篇导读性的“序文”，作品后附“古龙武侠小说出版年表”。

楔　子

浓云如墨，蛰雷鸣然。

暴雨前的狂风，吹得漫山遍野的草木，簌簌作响，虽还是盛夏，但这沂山山麓的郊野，此刻却有如晚秋般萧索。

一声霹雳打下，倾盆大雨立刻滂沦而落，豆大的雨点，击在林木上，但闻遍野俱是雷鸣鼓击之声，电光再次一闪，一群健马，冒雨奔来，暴雨落下虽才片刻，但马上的骑士，却已衣履尽湿了。

当头驰来的两骑，在这种暴雨下，马上的骑士仍然端坐如山，胯下的马，也是关内并不多见的良驹，四蹄翻飞处，其疾如箭，左面马上的骑士微微一带疆绳，伸手抹去了面上的雨水，大声抱怨道：“这里才离沂水城没有多远，怎地就荒凉成如此模样，不但附近几里地里，没见过半条人影，而且竟连个躲雨的地方都没有。”说话间，魁伟的身形，便离蹬而起，一挺腰，竟笔直地站到马鞍上，目光闪电般四下一扫，突地身形微弓，铁掌伸起，在马首轻拍了一下，这匹长程健马，昂首一声长嘶，马头向右一兜，便放蹄向右面的一片浓林中急驰了过去，马蹄踏在带雨的泥地上，飞溅起一连串淡黄的水珠。

右面马上的骑士撮口长啸一声，也自纵骑追去，紧接在后面并肩而驰的两骑，马行本已放缓，此刻各自挥动掌中的马鞭，也想暂时躲入林中，先避过这阵雨势，哪知身后突地响起一阵焦急的呼声，一个身躯远较这四人瘦小的骑士，打马急驰而来，口中喊道：“大哥，停马，这树林千万进去不得！”

但这时雨声本大，前行的两骑，去势已远，他这焦急的呼喊声，前面的人根本没有听到，只见马行如龙，这两骑都已驰进那浓林里。

焦急呐喊的瘦小汉子，面上惶恐的神色越发显著，哪知肩头实实地被人重重打了一下，另一骑马上的虬须大汉，纵声笑道：“你穷吼什么！那个树林子又不是老虎窝，凭什么进去不得？”猛地一打马股，也自扬鞭驰去。

这身躯瘦小的汉子此刻双眉深锁，面带重忧，看着后两骑也都已奔进了树林，他竟长长地叹息了一声，在雨中愕了半晌，终于也缓缓向这浓密的树林中走了过去，但是他每行进这树林一步，他面上那种混合着忧郁和恐惧的神色，也更加强烈一些，生像是在这座树林里，有着什么令他极为惧怕的东西似的。

一进了树林，雨势已被浓密的枝叶所挡，自然便小了下来，前行的四骑此刻都已下了马，拧着衣衫上的雨水，高声谈笑着，嘴里骂着，看到他走了进来，那虬须大汉便又笑道：“金老四入关才三年，怎的就变得恁地没胆，想当年你我兄弟纵横于白山黑水之间，几曾怕过谁来。”

随又面色一正，沉声道：“老四，你要知道，这次我们入关，是要做一番事业的，让天下武林，都知道江湖间还有我们‘关外五龙’这块招牌，若都像你这样怕事，岂不砸了锅了。”

这被称为“金老四”的瘦小汉子，却仍皱着双眉，苦着脸，长叹了一声，方待答话，哪知另一个魁伟汉子，已指着林木深处，哈哈笑道：“想不到我误打误撞地闯进了这树林里来，还真找对了地方了，你们看，这树林子里居然还有房子，老二，老三，你们照料牲口，我先进去瞧瞧。”说话间，已大踏步走了过去。

另三个彪壮大汉，已自一涌而前，凝目而望，只见林木掩映，树林深处，果然露出一段砖墙来。

但那“金老四”面上的神色，却变得更难看了，手里牵着马络，低着头愣了许久，林梢滴下的雨水，正好滴在他的颈子上，他也生像是完全没有感觉到。

雨哗哗然，林木深处，突地传出几声惊呼，这金老四目光一凛，顺手丢了马缰，大步拧身，脚尖微点，突地，往林中窜了进去。

树林本密，林木之间的空隙，并不甚大，但这金老四，正是以轻功扬名关外的“入云龙”，此刻在这种浓密的枝干间窜跃着，身形之轻灵巧快，的确是曼妙而惊人的，远非常人能及。

入林越深，枝干也越密，但等他身形再次三个起落过后，眼前竟豁然开朗，在这种浓密的林木中，竟有一片显然是人工辟成的空地，而在这片空地上，就耸立着令这金老四恐惧的搂阁。

关外五龙的另四人，手里各个拿着方才戴在头上的马连坡大草帽，此刻脸上竟也露出惊异的神色来，金老四一个箭步窜了过去，沉声道：“这里绝非善地，现在雨势也小了些，我们还是赶紧赶路吧。”

但是这些彪形大汉的目光，却仍然凝注在这片楼阁上，原来在这片浓林中的楼阁外，高耸的院墙，方才虽未看清，此刻却极为清晰的可以看出，竟全然是黑铁铸成的，而且高达五丈，竟将里面的楼阁屋宇一起遮住，“关外五龙，虽然也是久闯江湖的角色，但像这种奇怪的建筑物却还是第一次见到。

虬须大汉伸手入怀，从怀中掏出一颗弹丸来，中指微曲，轻轻一弹，只听“铮”地一声，击在墙上，果然发出了金铁交鸣之声，他不禁浓眉一皱，沉声道：“这是怎么回事？”

那入云龙金四此刻更是面色大变，转眼一望那片楼阁，只见里面仍然是静悄悄的，连半点人声都没有，才略为松了口气，一拉那虬须大汉的胳膊，埋怨道：“二哥，您怎地随便就出手了，您难道现在还没有看出来，这栋房子，究竟是怎么回事吗？”

那虬须大汉浓眉一轩，蓦地一抖手，厉声道：“管他是怎么回事，我今天也得动他一动！”熊腰一挫，“唰”地竟又窜入了树林。

入云龙金四连连跺脚，急声道：“二哥怎地还是这种脾气，唉！大哥，你劝劝他，武林中人一走进这铁屋，就从来没有人再出来过，大哥，您这几年未虽未入关，总也该听过‘石观音’这名字吧？”

那当先纵马人材的魁伟大汉，正是昔年关外最著盛名的一股马贼“五龙帮”之首、金面龙卓大奇，此刻面上也自骤然变色，失声道：“‘石观音’？难道就是那南海无恨大师的传人、曾经发下闭关三十年金誓的南海仙子石琪吗？”

语音落处，烈火龙管二已从林中掠了过来，闻言竟又大笑道：“原来在这栋怪房子里住着的就是南海仙子，我早就听得江湖传言，说这石琪是江湖中的第一美人，而且只要有人能将她从这铁屋里请出来，她不但不再闭关，而且还嫁给这人，哈——想不到我误打误撞，却撞到这里来了。”

他仰天而笑，雨水沿着他的面颊，流入他满面的浓须里，再一滴一滴地滴到他本已全湿的衣服上。

入云龙金四双眉深皱，目光动处，忽地看到他手上已多了一盘粗索，面色不禁又为之一变，慌声道：“二哥，你这是要干什么？”

烈火龙管二浓眉一轩，厉声道：“金四，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能管我的事的？”

双脚微顿，身形动处，已自掠到那高耸的铁墙边，左手找着掌中那盘巨索的尾端，随手一抖，右手却拿着上面系有钩的另一端，缓缓退了两步，目光凝注在墙头上，右手“呼”地一抡，巨索便冲天而起，“铮”地一声，素头的铁钩，便恰好搭在墙头。

金面龙微喟一声，大步走了过去，口中道：“二弟，大哥也陪你一起进去，”回头又道：“老三、老四，三个时辰里，我们假如还没有出来，你们就快马赶到济南府，把烈马金枪董二爷找来——”

他话犹未了，那烈火龙已截口笑道：“你们放心，不出三个时辰，我和大哥包管好生生的出来——”他走到墙边，伸手一拉，试了试搭在墙头的铁钩可还受力，又笑道：“不但我们好生生的出来，而且还带出来一个千娇百媚的美人。”长笑声中，他魁伟的身躯，已灵猴般攀上巨索，霎眼之间，便已升上墙头，这烈火龙身躯虽魁伟，但身手却是矫健而灵巧的。

入云龙面如死灰，等到那金面龙已自攀上铁墙，和管二一起消失在那高耸的铁墙后面，他竟长长地叹息了一声，“噗”地坐在满是泥泞的地上。

这阵暴雨来得虽快，去得也急，此刻竟也风停雨止，四下又复归于寂静，但觉这入云龙频频发出的叹息声和林梢树叶的微簌，混合成一种苍凉而萧索的声音。

挂在铁墙上面的巨索，想必是因着金面龙的惶乱，此刻仍未收下，随着雨后的微风轻轻地晃动着，入云龙的目光，便瞬也不瞬地望在这段巨索上。

“五龙帮”中的三爷、黑龙江上的大豪杰、翻江龙黄三胜，突地一挺身躯，大声道：“大哥他们怎地还未出来——老五，你看已到了三个时辰没有？”

始终阴沉着脸，一言未发的多手龙微微摇了摇头，阴沉的目光，也自瞪在墙头上，墙内一无声息，就像是从未人有进去过，也绝不会有人从里面出来似的。

翻江龙目光一转，转到那坐在地上的入云龙身上，焦急地又道：“老四，进这房子去的人，难道真的没有一人出来过吗？”

入云龙目光呆滞地留在那灰黑的铁墙上，缓缓说道：“震天剑张七爷、铁臂金刀也兆星、一剑霸南天江大爷，再加上武林中数不清的成名立万的人物，谁都有着和二哥一样的想法，可是——谁也没有再活着出来过。”

他语声方顿，多手龙突地一声惊呼，一双本来似张非张的眼睛，竟圆睁着瞪在墙头上，“五龙帮”素来镇静的多手龙，此刻也变了颜色，翻江龙心头一跳，顺着他的目光望去，只见那黑铁墙头上，突地现出了一只白生生的玉手，一只春葱般的手指上，戴着一个精光隐现的黑色指环。

这只玉手，从墙后缓缓伸出来，抓着那段巨索，玉手一招，这段长达六丈的巨索，竟突地笔直地伸了上去，在空中划了个圈子，和那只纤纤玉手，一起消失在黑铁的墙头后面。

入云龙嗖地从地面上跳了起来，惶声道：“已有三个时辰了吧，语声未落，死一样静寂的铁墙之后，突地传出两声惨呼。

这声惨呼一入这本已惊愕住了的三人之耳，他们全身的血液，便一起为之凝结住了，因为他们根本无庸分辨，就能听出这两声令人惊栗的惨呼，正是那金面龙和烈火龙发出的。

“翻江龙”大喝一声，转身扑入林中，霎眼之间，也拿了一盘巨索出来，目光火赤，嘶哑着声音道：“老四、老五，我们也进去和那妖女拚了。”

纵身掠到墙边，扬手挥出了巨索，但是他心乱之下，巨索上的铁钩，“铮”

地击在铁墙上，却又落了下来。

“多手龙”目光在金四面上一转，冷冷道：“四哥还是不要进去的好，就把以前誓共生死的话，忘了好了。”

缓步走到墙脚，从“翻江龙”手中接过巨索，手臂一抡，“砰”地将铁钩搭在墙头上，拉了拉，试了试劲，沉声道：“三哥，我也去了！”双手一使力，身形动处，便也攀了上去。

“翻江龙”转过头，目光亦在金四面上一转，张口欲言，却又突地忍住了，长叹了口气，猛一长身，跃起两丈，轻伸铁掌，抓着了那段巨索，双掌替换着拔了几把，彪伟的身躯，也自墙上升起。只听“砰砰”两声，入云龙知道他们已落入院中了，一阵风吹过，林梢的积雨，“簌”地落下一片，落到他的身上。

暴雨已过，苍穹又复一碧如洗，这入云龙停立在仍然积着水的泥地上，面上的肌肉，痛苦地扭搐着，缓缓也走到墙脚，但是伸手一触巨索，便又像是触了电似的退了回去，他双手掩在面上，深深地为着自己的怯懦而痛苦，但是，他却又无法克服自己对死亡的恐惧。

暮色渐临，铁墙内又传出两声惨呼——

夕阳漫天之下，浓密的叶林里，走出一个瘦小而剽悍的汉子，颓丧地坐在马上，往昔的精悍之气，此时却已荡然无存，在这短短的半日之间，他竟像是突然苍老了许多。

两滴泪珠，沿着他瘦削的面颊流了下来，他无力地鞭策着马，向济南城走去。

夕阳照在林中的铁墙上，发出一种乌黑的光泽，墙内却仍然一片死寂，就像是什么事都不曾发生过似的。

第一章　罗衫侠少

夕阳西下，绚丽的晚霞，映着官道边旱田里已经长成的麦子，灿烂着一片难以描摹的颜色，木叶将落未落，大地苍茫，却已有些寒意。

秋风起矣，一片微带枯黄的树叶，飘飘地落了下来，落在这棵老榕树下，落在那寂寞流浪人的单薄衣衫上，他重浊地叹了口气，捡起这片落叶，挺腰站了起来，内心的愧疚，生命的创痛，虽然使得这昔日在武林中，也曾叱咤一时的入云龙金四，已完全消失了当年的豪气，但是，这关外武林的高手，身手却仍然是矫健的。

他微微有些失神地注意着往来的行人，但在这条行人颇众的官道上赶路的，不是行色匆忙的行旅客商，就是负笈游学的士子，却没有一个他所期待着的武林健者，于是，他的目光更呆滞了。

转过头，他解开了绑在树上的那匹昔日雄飞、今已伏枥的瘦马缰绳，喃喃低语着道：“这三年来，也苦了你，也苦了你！……”抚着马颈上的鬃毛，这已受尽冷落的武林健者，不禁又为之唏嘘不已。

蓦地——

一阵洪亮的笑语声，混杂着急剧的马蹄声，随着风声传来，他精神一振，拧回身躯，闪目而望，只见烟尘滚滚之中，三匹健马急驰而来，马上人扬鞭大笑声中，三匹马俱已来到近前。

入云龙金四精神陡长，一个箭步窜到路中，张臂大呼道：“马上的朋友，暂留贵步。”

马上的骑士笑声倏然而住，微一扬手，这三匹来势如龙的健马，立刻一起打住，扬蹄昂首长嘶不已，马上的骑士却仍腰板挺得笔直，端坐未动，显见得身手俱都不俗。

入云龙金四憔悴的面上，闪过了一丝喜色，朗声说道：“朋友高姓大名，可否暂且下马，容小可有事奉告。”

马上人狐疑地对望了一眼，征求着对方的意见，他们虽然不知道立在马前这瘦小而落魄汉子的来意，但一来这三骑骑士，武功俱都不弱，并不惧怕马前此人的恶意，二来，却是因为也动了好奇之心，目光微一闪动后，各个打了个眼色，便一起翻身下了马，路人俱都侧目而顾，不知道这里出了什么事。

入云龙金四不禁喜动颜色，这些年来，武林中人一见他的面，几乎都是绕道而行，或是不顾而去，根本没有一人会听他所说的话的，而此刻这三个劲服疾装、神色剽悍的汉子，却已为他下了马，这已足够使得他惊喜了。

这三个劲装大汉再次互视一眼，其中一个目光炯然、身量颀长的中年汉子，走前一步，抱拳含笑道：“小弟屠良，不知兄台高姓，拦路相邀，有何见教？”

入云龙金四目光一亮，立刻也抱拳笑道：“原来是金鞭屠大爷，这两位想必就是白二爷和费三爷了，小弟久仰‘荆楚三鞭’的大名，却不想今日在此得见侠踪，实在是三生有幸——”

他话声微微一顿，近年声名极盛的“荆楚三鞭”中的二侠银鞭白振已自朗声一笑，截断了他的话，抱拳朗笑道：“兄弟们的贱名，何足挂齿，兄台如此抬爱，反叫兄弟汗颜。”他笑容一敛，转过语锋，又道：“兄弟们还有俗务在身，兄台如无吩咐，小弟就告辞了。”

入云龙金四面容一变，连声道：“白二侠，且慢，小弟的确有事相告。”

银鞭白振面色一整，沉声道：“兄台有事，就请快说出来。”

入云龙金四忍下住长叹一声，神色突然变得灰黯起来，这三年来，他虽已习惯了向人哀求，但此刻却仍难免心胸激动，颤声道：“小可久仰‘荆楚三鞭’仗义行侠，路见不乎，尚且拔刀相助，小可三年前痛遭巨变，此刻苟且偷生，就是想求得武林侠士，为我兄弟主持公道，屠大侠，你可知道，在鲁北沂山密林之中——”

他话未说完，“荆楚三鞭”已各个面色骤变。

金鞭屠良变色道：“原来阁下就是入云龙金四爷。”

入云龙长叹道：“不错，小可就是不成材的金四，三位既是已经知道此事，唉——三位如能仗义援手，此后我金四结草衔环，必报大恩。”

银鞭白振突地仰天大笑了起来，朗声道：“金四爷，你未免也将我兄弟三人估量得太高了吧，为着你金四爷的几句话，这三年里，不知有多少成名露脸的人物，又葬送在那间铁屋里，连济南府的张七爷那种人物，也不敢伸手来管这件事，我兄弟算什么？金四爷，难道你以为我兄弟活得不耐烦了，要去送死！兄弟要早知道阁下就是金四爷，也万万不敢高攀来和你说话，金四爷，你饶了我们，你请吧！”

狂笑声中，他微一拧腰，翻身上了马，扬鞭长笑着又道：“大哥，三弟，咱们还是赶路吧，这种好朋友，我们可结交不上。”

入云龙金四，但觉千百种难堪滋味，齐齐涌上心头，仍自颤声道：“白二爷您再听小可一言——”

“唰”地一声，一缕鞭风，当头袭下，他顿住话声，脚下一滑，避开马鞭，耳中但听得那“银鞭”白振狂笑着道：“金四爷，你要是够义气，你就自己去替你的兄弟们报仇，武林之中傻子虽多，可再也没有替你金四爷卖命的了！”

马鞭“唰”地落在马股上，金四但觉眼前沙尘大起，三匹健马，箭也似的从他身前风驰而去，只留下那讥嘲的笑声，犹在耳畔。

一阵风吹过，吹得扬起的尘土，扑向他的脸上，但是他却没有伸手擦拭一下，三年来，无数次的屈辱，使得他几乎已变得全然麻木了。

望着那在滚滚烟尘中逐渐远去的“荆楚三鞭”的身影，他愕了许久，一种难言的悲哀和悔疚，像怒潮似的开始在他心里澎湃起来。

“为什么我不在那天和他们一起闯进那间屋子，和他们一起死去，我——我是个懦夫，别人侮辱我，是应该的。”

他喃喃地低语着，痛苦地责备着自己，往事像一条鞭子，不停地鞭笞着他，铁屋中他生死与共的弟兄们所发出的那种惨呼，不止一次将他从梦中惊醒，这三年来的生活对他而言，也的确大像是一场恶梦了，只是恶梦也该有醒的时候呀！

他冥愚地转回身，目光动处，突地看到在他方才位立的树下，此刻竟站着一个满身罗衫的华服少年，正含笑望着自己。

秋风吹起来这少年宽大的衣衫，使得这本已极为英俊的少年，更添了几许潇洒之意。

笑容是亲切而友善的，但此刻，金四却没有接受这份善意的心情，他垂下头，走过这华服少年的身侧，去牵那匹仍然停在树下的马。

哪知这华服少年却含笑向他说道：“秋风已起，菊美蟹肥，正是及时行

乐的大好时候，兄台却为何独自在此发愁，如果兄台不嫌小弟冒昧，小弟倒愿意为兄台分忧。”

入云龙金四缓缓抬起头来，目光凝注在这少年身上，只见他唇红齿白，丰神如玉，双眉虽然高高扬起，但是却仍不脱书生的儒雅之气，此刻一双隐含笑意的俊目，亦正凝视着自己。

两人目光相对，金四却又垂下头去，长叹道：“兄台好意，小弟感激得很，只是小弟心中之事，普天之下，却像是再无一人管得了似的。”

那华服少年轩眉一笑，神采之间，意气飞扬，含笑又道：“天下虽大，却无不可行之事，兄台何妨说出来，小弟或许能够稍尽绵薄，亦未可知。”

入云龙金四微一皱眉，方自不耐，转念间却又想起自己遭受别人冷落时的心情，这少年一眼望去，虽然像是个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的富家少爷，人家对自己却总是一片好意。

于是他停下脚步，长叹着道：“兄台翩翩年少，儒雅公子，小可本不想将一些武林凶杀之事告诉兄台，不过兄台如果执意要听的话，唉——前行不远，有间小小的酒铺，到了那里，小弟就原原本本告诉兄台。”

那华服少年展颜一笑，随着金四走上官道，此刻晚霞渐退，天已入黑，官道上的行旅，也越来越少，他们并肩行在官道上，入云龙金四寂寞而悲哀的心中，突然泛起了一丝暖意，侧目又望了那少年一眼，只见他潇洒而行，手里竟没有牵着马。

金四心中微动，问道：“兄台尊姓，怎的孤身行路，却未备有牲口？”

却听那少年笑道：“马行颠簸，坐车又太闷，倒不如随意行路，来得自在。”又笑道：“小弟姓柳，草字鹤亭，方才仿佛听得兄台姓金，不知道台甫怎么称呼？”

金四目光一抬，微喟道：“贱名是金正男，只是多年飘泊，这名字早已不用了，江湖中人，却管小弟叫做金四。”

两人寒暄之中，前面已可看到灯火之光，一块青布酒招，高高地从道侧的林木中挑了出来，前行再十余丈，就是间小小的酒饭铺子，虽是荒郊野店，收拾得倒也干净。

一枝燃烧过半的红烛，两壶烧酒，三盘小菜，入云龙几杯下肚，目光又变得明锐起来，回扫一眼，却见这小铺之中，除了他两人之外，竟再也没有别的食客，遂娓娓说道：“普天之下，练武之人可说多得不可胜数，可是若要在江湖之中扬名立万，却并不简单，柳兄，你是个书生，对武林中事当然不会清楚，但小弟自幼在江湖中打滚，关内关外的武林中事，小弟是极少有不知道的——”

他微微一顿，看到柳鹤亭正自凝神倾听，遂又接着道：“武林之中，派别虽多，但自古以未，就是以武当、点苍、昆仑、峨嵋、崆峒这几个门派为主，武林中的高人，也多是出自这几派的门下，但是近数十年来，却一反常例，在武林中地位最高、武功也最高的几人，竟都不是这几派中的门人。”

他大口啜了口酒，又道：“这些武林高人，身怀绝技，有的也常在江湖间行道，有的却隐迹世外，啸傲于名山胜水之间，只是这些避世的高人，在武林中名头反而更响，这其中又以伴柳先生、南荒神龙和南海的无恨大师为最。”

柳鹤亭朗声一笑，笑着说道：“金兄如数家珍，小弟虽是闻所未闻，但此刻听来，却也未免意气豪飞哩。”端起面前的酒杯，仰首一干而尽。

却听金四又道：“那南海无恨大师不但武功已然出神入化，而且是位得道的神尼，一生之中，手中从未伤过一人，哪知无恨大师西去极乐之后，他的唯一弟子南海仙子石琪，行事竟和其师相反，这石琪在江湖中才只行道两年，在她剑下丧生的，竟已多达数十人，这些虽然多是恶徒，但南海仙子手段之辣，却已使武林震惊了。”

烛光摇摇，柳鹤亭凝目而听，面上没有丝毫表情，那入云龙金四面上却满是激动之色，又道：“幸好两年一过，这位已被江湖中人唤做‘石观音’的女魔头，突地消声匿迹，武林中人方自额手称庆，哪知这石观音却又扬言天下，说是有谁能将她从那间隐居的屋子里请出来的，她就嫁给那人为妻，而且还将她得自南海的一些奇珍异宝，送给那人，唉！于是不知又有多少人送命在她手上。”

柳鹤亭剑眉微轩道：“此话怎讲？”

金四“啪”地一声，将手中的酒杯重重放在桌上，一面吆喝店伙加酒，一面又道：“南海仙子美貌如仙，武林之中，人人都知道，再加上那些奇珍异宝，自然引起武林中人如痴如狂去碰碰运气，但是，无论是谁，只要一走进那间屋子，就永远不会出来了，虽说这些人不该妄起贪心，但柳兄，你说说看，这‘石观音’此种做法，是否也大大地违背了侠义之道呢？”

店伙加来了酒，柳鹤亭为金四满满斟了一杯，目中光华闪动，却仍没有说出话来，入云龙金四长叹一声，又道：“我兄弟五人，就有四人丧命在她手上，但莽莽江湖之中，高手虽不少，却没有一个人肯出来主持公道，有些血性朋友，却又武功不高，一入那间铁屋，也是有去无回，柳兄，这三年来，我……我已不知为此受了多少回羞辱，多少次笑骂，但我之所以仍苟活人世，就是要等着看那妖妇伏命的一日，我要问问看，她和这些武林朋友，到底有何仇恨？”

这入云龙金四，越说声调越高，酒也越喝越多。

柳鹤亭微微一笑，道：“金兄是否醉了？”

金四突地扬声狂笑起来，道：“区区几杯淡酒，怎会醉得了我，柳兄，你不是武林中人，小弟要告诉你一件秘密，这几个月来，我已想尽方法，要和那些‘乌衣神魔’打上交道，哈！——那‘石观音’武功再强，可也未必会强过那些‘乌衣神魔’去。”

他抓起面前的酒杯仰首倒入口中，又狂笑道：“柳兄，你可知道‘乌衣神魔’的名声？——你当然不会知道，可是，武林中人听了这四字，却没有人不全身发抖的，连名满天下的‘一剑震河朔’马超俊那种人物，都栽在这般来无影、去无踪的魔头手上，落得连个全尸都没有，其余的人，哈——其余的人，柳兄，你该也知道了。”

他伸出右手的大拇指来，上下在柳鹤亭面前晃动着，又道：“江湖中人，有谁知道这些‘乌衣神魔’的来历？却又有谁不惧怕他们那身出神入化的武功，这些人就好像是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但是，柳兄，这班人虽然都是杀人不眨眼、无恶不作的恶徒，但若用来对付‘石观音’——哈！哈！以毒攻毒，却是再好也没有了，只可惜我现在还没有找着他们，否则——哈！”

这入云龙金四连连饮酒，连连狂笑，已经加了三次酒的店小二，直着眼睛望着他，几乎以为这个衣衫褴褛的汉子，是个酒疯。

柳鹤亭微微一笑，突地推杯而起，笑道：“金兄真的醉了。”整了整身上的衣裳，掏出锭银子，放在桌上，含笑又道：“今日风萍偶聚，小弟实是

快慰生平，但望他日有缘，还能再聆金兄高论，此刻，小弟就告辞了。”微一抱拳，缓步而出。

那入云龙金四愕了一愕，却又狂笑道：“好，好，你告辞吧！”“啪”地一拍桌子，喊道：“跑堂的，再拿酒来。”

已经走到门口的柳鹤亭，回顾一笑，拂袖走出了店门，门外的秋风，又扬起他身上的罗衫，霎眼之间，潇洒挺秀的少年便消失在苍茫的夜色里。

入云龙金四踉跄着走了出来，目光四望，却已失去了这少年的踪迹了。

在萧素的秋风里，入云龙金四愕了许久，口中喃喃低语道：“这家伙真是个怪人——”

转身又踉跄地走到桌旁，为自己又斟了满满一杯酒，端起来，又放下去，终于又仰首喝干了，于是这间小小酒铺里，又响起他狂放的笑声，酒使得他忘去了许多烦恼，他觉得自己又重复回到关外的草原上，跃马驰骋放怀高歌了。

门外一声马嘶，入云龙金四端起桌上的酒壶，一起都倒在一只海碗里，踉跄又走出了门，走到那匹瘦马旁边，将酒碗送到马口，这匹马一低头，竟将这么大一碗酒，全都喝干了。

金四手腕一扬，将手中的空碗远远抛了开去，大笑道：“酒逢知己，酒逢知己，哈！哈！却想不到我的酒中知己，竟然是你。”左手一带马缰，翻身上了马。

这匹昔日曾经扬蹄千里的良驹，今日虽已老而瘦弱，但是良驹伏枥，其志仍在千里，此刻想必也和他的主人一样，昂首一阵长嘶，放蹄狂奔了起来，马上的金四狂笑声中，但觉道旁的林木，飞也似的退了回去，冰凉的风，吹在他火热的脸膛上，这种感觉，他已久久没有领受到了。

于是他任凭胯下的马，在这已经无人的道路上狂奔着，也任凭它奔高官道，跃向荒郊。

夜，越来越深——

大地是寒冷而寂静的，只有马蹄踏在大地上，响起一连串响亮的蹄声，但是——

这寂静的荒郊里，怎地突然响起了一阵悠扬的箫声，混合在萧索的秋风里，袅袅四散！

更怪的是，这箫声竟像是有着一种令人无法抗拒的力量，竟使得这匹狂奔着的马，也不禁顺着这阵箫声，更快地狂驰而去。

马上的入云龙金四，像是觉得天地虽大，但均已被这箫声充满了，再也没有一丝空隙来容纳别的。

他的心魂，仿佛已从跃马奔驰的草原，落入另一个梦境里，但觉此刻已不是在萧索的秋天，吹在他身上的，只是暮春时节那混合着百花香的春风，天空碧蓝，绿草如茵——

马行也放缓了下来，清细的萧声，入耳更明显了，入云龙轻轻地叹了口气，缓缓勒住马里，游目四顾，他那张本已被酒意染得通红的面孔，不禁在霎眼之间，就变得苍白起来。

四下林木仍极苍郁，一条狭窄的泥路，蜿蜒通向林木深处，这地方他是太熟悉了，因为在这里，他曾遭受过他一生最重大的变故。

林中是黑暗的，他虽然无法从掩映的林木中看出什么，但是他知道，前面必定有一块空地，而在那块空地上，矗立着的就是那间神秘的铁屋，于是，

他心的深处，就无形地泛起一阵难言的悚栗，几乎禁不住要拨转马头，狂奔而去。

但是那奇异的箫声，却也是从林木深处传出来的，箫声一转，四下已将枯落的木叶，都像是已恢复了蓬勃的生气。

入云龙枯涩而惊恐的心田里，竟无可亲何地又泛起一阵温馨的甜意，儿时的欢乐，青春的友伴，梦中的恋人，这些本是无比遥远的往事，此刻在他心里，都有着无比的清晰。

他缓缓下了马，随意抛下马缰，不能自禁地走向林木深处，走向那一片空地——

月光，斜斜地照了下来，矗立在这片空地上，那黝黑的铁墙，显得更高大而狞恶了，铁墙的阴影，沉重地投落了下来。

然而，这一切景象，都已被这箫声融化了，入云龙惘然走了出来，寻了一块大石坐下，舒适而懒散地伸出了两条腿，他几乎已忘了矗立在他眼前的建筑物，就是那曾吞噬了不知几多武林高手的性命、甚至连尸骨都没有吐出来的铁屋。

箫声再一转，温馨的暮春过去了，美艳的初夏却已来临，转瞬间，只觉百花齐放，彩蝶争艳，而那吹箫的人，也忽然从铁墙的阴影中，漫步出来，一袭深青的罗衫，衿袂飘飘，在月光下里去，更觉潇洒出尘，却竟是那神秘的华服少年柳鹤亭。

入云龙金四在心中惊呼一声！身躯却仍懒散地坐在石上，缓缓抬起

手，扬了扬，只因为他此刻已被箫声引入梦里。

柳鹤亭眼中涌出一丝笑意，双手横抚青箫，梦幻似的继续吹弄着目光抬处，望到那一堵铁墙上，铁墙里仍然是死一样的静寂。

“奇怪，这里面的人难道没有耳朵吗？”入云龙金四在心中暗骂一声，此刻他已知道这华服少年柳鹤亭，并不是自己所想象的富家公子，却是个身怀绝技的武林侠少，虽然他的来历，仍是个未解之谜，但他此来的用意，却是显而易见的。

“这箫声该能引出这屋里的‘石观音’呀！假如石观音也和我一样是个人，也有着人的感情的话，除非——哼！她不是个人。”

入云龙金四变动了一下坐着的姿势，却听得箫声越来越高亢，直欲穿云而入，突又一折，袅袅而下，低徊不已。

于是百花齐放的盛夏，就变成了少妇低怨的残秋，穿林而来的秋风，也变得更为萧索了，月光更明亮，铁墙的阴影，却更沉重。

入云龙长长叹息一声，林中突地传来一声轻微的马嘶——

他侧顾一眼，目光动处，却又立刻凝结住了。

黑暗的林中，突地袅娜走出一个遍体银衫的少女，云鬓高挽，体态若柳，手里捧着一个三脚架子，在月光下闪着金光。

这少女轻移莲步，漫无声音地从林中走了出来，目光在金四身上一转，又在那柳鹤亭身上一转，缓步走到空地上，左手轻轻一理云鬓，就垂下头去，像是在凝听着箫声，又像是沉思着什么。

入云龙心中大为奇怪,此时此地,怎会有如此一个绝美的少女到这里来？哪知他目光一动，却又有一个少女袅娜从林中走出，也是一袭银色的衣衫，高挽云鬓，体态婀娜，只是手中却捧着一个通体发着乌光的奇形铜鼓。

片刻之间，月光下银衫飘飘，林中竟走出十六个银裳少女来，手里各个

捧着一物，在这片空地上排成一排，入云龙金四望着这十六个奇异的银裳少女身上，柳鹤亭的箫声，竟不自觉地略为有些凌乱了起来。

先头入林的少女，口中娇唤一声，柳腰轻折，将手中的三脚架子，放在地上，另外十五个银裳少女，几乎也同在一刹那之间，放下了自己手上捧着的东西，袅娜走入林中。

空地之上，却多了八面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的奇形铜鼓，有的在月光下灿着乌光，有的却是通体金色，显见得质料也全不一样。

入云龙一挺腰，站了起来，掠到林边，却见黝黑的树林中，此刻已无半条人影，只有自己那匹瘦马，垂首站在树侧。

风声簌簌，箫声又明亮起来，在这片林木间，袅袅四散。

入云龙长叹一声，又惘然坐回石上，此刻这闯荡江湖已数十年的武林健者，心神竟已全被箫声所醉，纵然转过别的念头，也是瞬息即过。

他仿佛看到一个美丽的少妇，寂寞地位立在画廊的尽头，木叶飘飘，群雁南渡，这少妇思念着远方的征人，叹息着自己的寂寞，低哼着一支凄婉的曲子，目光如梦，却也难遣寂寞。

柳鹤亭虽然仍未识得愁中滋味，却已将箫声吹得如泣如诉，如怨如慕，但他目光转处，铁墙内仍然毫无动静，铁墙中的人，是否也有这种寂寞的感觉呢？

八面铜鼓，本在月光下各个闪着光芒，但铁墙的阴影越拖越长，片刻之间，这八面铜鼓也都被笼罩在这片巨大的阴影里，入云龙金四的心精，似乎也被笼罩在这阴影里，沉重得透不过气来。

蓦地，鼓声“咚”地一响，冲破低回的箫声，直入云霄。

入云龙大惊抬头，除了那吹着青箫的柳鹤亭外，四下仍无人影。

但那八面铜鼓，却一连串地响了起来，霎眼间，但闻鼓声如雷，如雨打芭蕉，而且抑扬顿挫，声响不一，居然也按宫商，响成一片乐章，清细的箫声，立刻被压了下去。

这急剧的鼓声，瞬息便在寂静的山林中弥漫开来，但在那八面铜鼓之前，却仍无半条人影，入云龙金四只觉一股寒意，直透背脊，掌心微微沁出了冷汗，翻身站起，游目四顾，却见那华服少年柳鹤亭，仍然双手横抚青箫，凝神吹奏着。

于是，箫声也高亢了起来。

这鼓声和箫声，几乎将入云龙的心胸，撕成两半，终于，他狂吼一声，奔入林中，飞也似地掠了出去，竟将那匹瘦马留在林木里。

鼓声更急，箫声也更清越，但铁墙后面，却仍是死寂一片，没有丝毫反应。

柳鹤亭剑眉微轩，知道自己今日遇着了劲敌，不但这铁屋中的人，定力非比等闲，这在暗中以内家真气隔空击鼓之人，功力之深，更是惊人。

他目光如电，四下闪动，竟也没有发现人影，只有那匹瘦马，畏缩地从林木中探出头来，昂首似欲长嘶，但却嘶不出声来。

柳鹤亭心中，不禁疑云大起，这击鼓的人，究竟是谁呢？是敌，抑或非敌，这些问题困惑着他，箫声，也就又低沉了下来。

须知这种内家以音克敌的功力，心神必须集中，一有困惑，威力便弱，威力一弱，外魔便盛，柳鹤亭此刻但觉心胸之中热血沸腾，几乎要抛却手中青箫，随着那鼓声狂舞起来。

他大惊之下，方待收摄心神，哪知铁墙后面，竟突然传出一阵奇异的脚步声，在里面极快地奔跑着，只是这声音轻微已极，柳鹤亭耳力虽然大异常人，却也听不清楚。

他心中一动，缓步向铁墙边走去，哪知突传来“ 呛啷 ”一声龙吟，一道青蓝的光华，电也似的从夜色中掠了过来，龙吟之声未住，这道剑光，已自掠到近前，柳鹤亭大惊四顾，只见一条瘦弱的人影，手持一口光华如电的长剑，身形微一展动间，已自飞掠到那八面铜鼓上，剑尖一垂，鼓声寂然。

这条人影来势之急，轻功之妙，使得柳鹤亭不禁也顿住箫声，却见这条人影，已闪电似的往另一方飞掠而去，只留下一抹青蓝光华，在夜色中一闪而逝。

突地——

林木之中，又响起一阵暴叱，一条长大的人影，像蝙蝠似的自林梢掠起，衣袂兜风，“ 呼 ”地一声，也闪电似的往那道剑光隐没的方向追去。

这一个突来的变故，使得柳鹤亭愣了一下，身形转折，掠到鼓边，只见这八面铜鼓，鼓面竟都当中分成两半。

他虽已知道方才那击鼓之人，定是隐在林梢，但这人究竟是谁呢？

却仍令他困惑，尤其是持剑飞来的一人，不但轻功好到毫巅，手中所持的长剑，更是武林中百年难见的利器神兵。

柳鹤亭身怀绝技，虽是初入江湖，但对自己的武功自信颇深，哪知今夜一夜之中，竟遇着了两个如此奇人，武功之高，竟都不可思议，而且见其首不见其尾，都有如天际神龙，一现踪迹，便已渺然。

他呆呆地愣了许久，突然想起方才从铁屋中传出的那种奇异的脚步声，两道剑眉微微一皱，翻身掠到墙边，侧耳倾听了半晌，但此刻里面又恢复寂然，半点声音也听不出来。

“ 这铁屋之后，究竟是些什么呢？那石琪——她又是长得什么样子呢？她为什么如此狠心，杀了这么多和她素无怨仇的人？ ”

这些疑问，使得他平时已楞惑的心胸中，更加了几许疑云，抬目望去，只见这道铁墙高耸入云，铁墙外面，固然是清风明月，秋色疏林，但在这道铁墙里面该又是怎样一种情况呢？

柳鹤亭脑海中，立刻涌现一幅悲惨的图画——

一个寂寞而冷酷的绝代丽人，斜斜地倚坐在大厅中的一张紫檀椅上，仰望着天上的明月，大厅的屋角，挂着一片片蛛网，窗棂上，也堆着厚厚的灰尘，而在这间阴森的大厅外面，那小小的院子里，却满是死人的白骨，或是还没有化为白骨的死人。

“ 这铁墙后面，该就是这副样子吧？ ”他在心中问着自己，不禁轻轻点了点头，一阵风吹来，使得他微微觉得有些寒意。

于是他再次仰视这高矗的铁墙一眼，突地咬了咬牙，想是为自己下了个很大的决定，将手中那支青竹长箫，插在背后的衣襟里，又将长衫的下摆，掖在腰间的丝带上。

然后他双臂下垂，将自己体内的真气，迅速地调息一次，突地微一顿足，潇洒的身形，便像一只冲天而起的白鹤，直飞了上去。

上拔三丈，他空地疾挥双掌，在铁墙上一按，身形再次拔起，双臂一张，便搭住铁墙的墙头，霎眼之间，他的身躯，就轻轻地跃入那道铁墙后面，跃入那不知葬送了多少个武林高手的院子里。

墙外仍然明月如洗，但同样在这明亮的月光照射下的铁墙里，是不是也像墙外一样平静呢？这问题是没有人能够回答的，因为所有进入这间铁屋的人，就永远在这世界上消失了踪迹。

但是，这问题的答案，柳鹤亭却已得到了。

他翻身入墙，身影像一片落叶似的冉冉飘落下去，目光却机警地四下扫动，警戒着任何突来的袭击。

此刻，他的心情自然难免有些紧张，因为直到此刻，他对这座神秘的屋里的一切仍然是一无所知。

铁墙内果然有个院子，但院子里却寂无人影，他飘身落在地上，真气凝布全身，目光凛然四扫，院子里虽然微有尘埃，但一眼望去，却是空空如也，哪里有什么死人白骨！

“难道她把那些武林豪士的尸身，都堆在屋子里吗？”

他疑惑地自问一下，目光随即扫到那座屋宇上，但见这座武林中从来无人知道真相的屋子，此刻暗无灯火，门窗是紧紧地关闭着。

穿过这重院子，他小心地步上石阶，走到门前，迟疑了半晌，四下，仍然死一样地静寂，甚至连他自己的呼吸声，都清晰可闻。

柳鹤亭缓缓伸出手掌，在门上轻轻推了一下，哪知这扇紧闭着的门，竟“呀”地一声，开了一线，他暗中吐了口长气，手上加劲，将这扇门完全推了开来，双腿屹立如桩，生怕这扇门里，会有突来的袭击。

自幼的锻炼，使得他此刻能清晰地看出屋中的景象，只见偌大一间厅房里，只有一张巨大的八仙桌子，放在中央，桌上放着一支没有点火的蜡烛，此外四壁荡然，就再无一样东西。

柳鹤亭心里更加奇怪，右足微抬，缓缓跨了进去，哪知突然“吱”地一声尖叫，发自他的脚下，他心魄俱落，身形一弓，“唰”地倒退了回去，只觉掌心湿湿地，头皮都有些麻了起来，几乎已丧失了再进此屋的勇气。

但半晌过后，四下却又恢复死寂，他干咳一声，重新步上台阶，一面伸手入怀，掏出一个火折子，点起了火，他虽然能够清晰的看出一切，但是这火折子此刻的功用，却只是壮胆而已。

一点火光亮起，这阴森的屋子，也像是有了几分生气，他再次探首入门，目光四下一扫，不禁暗笑自己，怎地变得如此胆怯。

原来大厅的地上，此刻竟零落地散布着十余只死鼠的尸身，方才想是他一脚踏在老鼠身上，而这只老鼠并未气绝，是以发出一声尖叫。

但是，他并不就此松懈下自己的警戒之心，仍然极为小心地缓步走了进去，只见地上这些死鼠，肚子翻天，身上并无伤痕。

柳鹤亭心中一动，忖道：“这些老鼠，想必是难以抗拒外面的铜鼓之声，是以全都死去。”心念一转：“难道我方才听到的那种奇异的脚步声，也是这些老鼠？”走到桌旁点起那支蜡烛，烛光虽弱，但这阴森黑暗的厅堂，却倏然明亮了起来。

大厅左右两侧，各有一扇门户，也是紧紧关着，柳鹤亭一清喉咙，沉声道：“屋中可有人么，在下专诚拜访。”

死寂的屋子里，立刻传来一连串回声，“拜访，拜访……”

但回声过后，又复寂然，柳鹤亭剑眉一轩，“唰”地掠到门口，立掌一扬，激烈的掌风，将这扇门“砰”地撞了开来。

厅中的余光，照了进去，他探首一望，只见这间屋中，也是当中放着一

张桌子，桌上放着一支蜡烛，此外便无一物。

他心中既惊且怪，展动身形，将这间屋宇里的每一个房间，都看了一遍，哪知这十数间房间，竟然间间一样，房中一张桌子，桌上一支蜡烛，竟连桌子的形状、蜡烛的颜色，都毫无二致。

这整个一座屋宇中，竟然半个人影都没有，那么一入此屋的武林豪士，为什么便永不复出呢？他们到哪里去了？

这问题虽然只有一个，但在柳鹤亭心中，却错综复杂，打了无数个死结，因为在这个问题里，包含着的疑问，却是太多了，难道这屋中从没有人住过吗？那么石琪为什么要隐居于此呢？但若说石琪的确住在这屋子里，那么她此刻又到哪里去了？

那些进入此屋的武林豪士，是否都披石琪杀死了呢？若是，他们虽死，总该也有尸身、甚至是骨头留下呀！难道这些人都化骨扬灰了不成？

若说这屋中根本无人，这些人都未死，那么他们又怎会永远失踪了呢？

柳鹤亭沉重地叹着气，转身走回大厅，喃喃地低语着：“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简直岂有此理！”

话声方落，厅中突地传出一声娇笑，一个妖柔无比的声音，缓缓说道：“你骂谁呀？”

声音娇柔婉转，有如黄莺出谷，但一入柳鹤亭之耳，他全身的血液，不禁都为之凝结住了。

他微微定了定神，一个箭步，窜入大厅。

只见大厅中那张八仙桌子上，此刻竟盘膝坐着一个美如天仙的少女，身上穿着一套紧身的翠绿短袄，头上一方翠绿的纱巾，将满头青丝一起包住，一双其白如玉的春葱，平平放在膝上，右手无名指上，戴着一个特大的指环，在烛光下闪着绚丽的色彩。

这少女笑容方敛，看到柳鹤亭的样子，不禁柳眉一展，一双明如秋水的眸子，又涌现出笑意，梨窝轻现，樱口微张，娇声又道：“谁岂有此理呀？”

柳鹤亭愕了半晌，袍袖一展，朝桌上的少女，当头一揖，朗声笑道：“姑娘是否就是此屋主人，请恕在下冒昧闯入之罪。”

他本非呆板之人，方才虽然所见太奇，再加上又对这间神秘的屋子，有着先入为主的印象，是以微微有些失态，但此刻一揖一笑，却又恢复了往昔的潇洒。

那少女的一对翦水双瞳，始终盯在他的脸上，此刻“噗哧”一笑，伸出那只欺霜赛雪的玉手，轻轻掩着樱唇，娇笑着道：“你先别管我是不是这屋子的主人，我倒要问问你，深更半夜的，跑到这里来穿房入舍的，到底是为着什么？”

柳鹤亭低着头，不知怎地，他竟不敢接触这少女的目光，此刻被她这一问，竟被问得讷讷地说不出话来，沉吟了许久，方自说道：“小可此来，的确有着原因，但如姑娘不是此屋的主人，小可就不拟奉告。”

这少女“唷”了一声，娇笑道：“看不出来，你倒挺会说话哩，那么，我就是这里的主人——”

柳鹤亭目光一抬，剑眉立轩，沉声道：“姑娘如果是此间的主人，那么小可就要向姑娘要点公道，我要问问姑娘，那些进到这间屋子里来的人，究竟是生是死？这些人和姑娘——”

哪知这少女竟又“噗哧”一笑，截断了他的话，娇笑道：“你别这么凶

好不好，谁是这里的主人呀！我正要向问你呢！刚刚你前前后后地找了一遍，难道连这间房子的主人都没有找到吗？”

这少女娇声笑语，明眸流波，柳鹤亭心里，却不禁有些哭笑不得，半晌说不出话来，却见这少女柳腰微挺，从桌上掠了下来，轻轻一转身，理了理身上的衣裳，回过身来，娇笑又道：“我就不相信这房子里连个人影都没有，来，我们再去找找看。”

柳鹤亭目光再一抬，突地问道：“方才在外面，挥剑破鼓的，可就是姑娘？”方才这少女转身之间，柳鹤亭目光转动，看到她背后，竟背着一柄形式奇怪的长剑，再看到这少女跃下桌时那种轻灵曼妙的身法，心中不禁一动，此刻不禁就问了出来。

这少女轻轻点了点头，娇笑道：“对了，本来我听你吹箫，吹得蛮好的，哪知被那家伙叮叮咚咚地一打鼓，我也听不成了，我一生气，就把那些鼓给毁了。”

她微微一顿，接着又道：“不过，我也差点儿就让那打鼓的家伙追着，那家伙功夫可真高，满口长胡子，长得又怕人，我真怕让他追着。”她“噗哧”一笑，又道：“幸好这家伙功夫虽高，头脑却不大灵活，被我一兜圈子，跑到这房子里来，他就追不着了。”

这少女嘀嘀咕咕，指手划脚地一说，却把柳鹤亭听得愣住了。

方才他本暗惊于持剑破鼓人的身手，却想不到是这么一个娇憨天真的少女，自己幼承家教，父母俱是武林中一流高手，再加上自己天资也不算不高，此次出道江湖，本以为纵然不能压倒天下，但在年轻一辈中，总该是顶尖人物了。

哪知此刻这少女，年纪竟比自己还轻，别的武功虽未看到，但就只轻功一样，非但不在自己之下，甚至还胜过自己少许。

他愣了半晌，深深地体验到“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这句话的意义，平日的骄狂之气，在这一瞬间消去不少。

那少女秋波流转，又自笑道：“喂，你在这里发什么愣呀？跟我一起再去找找看嘛，你要是不敢去，我就一个人去了。”

柳鹤亭微一定神，却见这少女正自似笑非笑、似嗔非嗔地望着自己，明媚的眼波，在幽暗的烛光中，有如两颗晶莹的明珠，娇美的笑靥中，更像是在荡漾着暮春微带甜香的春水，水中飘满了桃花的涟漪。于是，在回答她的问话之前，他尚未说出的言词也似乎在这旋转的涟漪中消失了。

那少女梨窝稍现，娇嗔又起，不知怎地，双颊之上，却悄悄飞上两朵红云，狠狠的白了柳鹤亭一眼，娇嗔着道：“真没想到这么大一个男人，胆子却比姑娘家还小。”语声未停，纤腰微扭，她轻盈的身躯，便已掠出这间屋子。

柳鹤亭只觉一阵淡淡的幽香，随着一阵轻风自身侧掠过，回首望去，门棂边只剩下她一抹翡翠衣衫的衣角，再定了定神，拧腰错步，“嗖”地，也随着她那轻盈的身躯，掠了出去。

烛光越来越暗，但他明锐的目光，却仍能看到这翠绿的人影，在每间房间里如轻鸿般一掠而过，飞扬的晚风里，似乎飘散着那一缕淡淡地、有如幽兰一般的香气。

阴森幽暗的房屋，似乎也被这一缕香气熏染得失去它那原有的阴森恐怖了，于是柳鹤亭心胸中的那份惊悸疑惑，此刻也变为一种微带温馨的迷乱，

他惊异于自己心情的改变，却又欣容地接受了，人类的心情，可该是多么奇妙呀！

穿过这十余间房子，以他们身形的速度，几乎是霎眼间事。

他追随着这条翠绿的身影，目光动处，却见她竟蓦地顿住了身形，站在这栋屋宇的最后一间房子里，像是突然发现了什么。

“这里的每间房间，原来是同样地空洞的呀？难道这间房子，此刻竟有了什么改变？难道这间房子，此刻突地现出奇迹？”

柳鹤亭心中不禁大奇，电也似的掠了过去，只见这间房间，却是丝毫没有改变，而那翠衫少女却在呆呆地望着房中那张桌子出神。

他轻咳一声，袍袖轻拂，急行如电的身形，便倏然而顿，那少女秋波微转，缓缓回过头来，望了他一眼，却又立刻回转头去，望在那木桌上，语气中微带惊诧地说道：“奇怪……怎地别的房子里的桌子上，放着的全都是半支蜡烛，这张桌子上，放着的却是一盏油灯。”

柳鹤亭心中一动，随着她的目光望去，只见这张和别间房子完全一样的八仙桌子上，放着的果然不是蜡烛，而是一盏形式上制造得颇为古雅的铜灯，在这黝暗的夜色中，一闪一闪地发着光泽。

他心中不禁暗道一声，“惭愧。”转目望着那翠衫少女，道：“姑娘真好眼力，方才小可到处查看了一遍，却未发现这间房子里放着的不是蜡烛。”

这少女抿嘴一笑，轻轻道：“这也没什么，不过我们女孩子，总比你们男孩子细心些就是了。”语气轻柔如水。

柳鹤亭呆了一呆，暗中忖道：“这少女方才言语那般刁蛮，此刻却又怎地如此温柔起来？”他想来想去，想不出这其中的原因，却不知道自古以来，少女的心事最是难测，又岂是他这未经世故的少年能猜得到的。

却见她缓缓移动着脚步，走到桌前，垂下头仔细看了一会，又道：“你身上可有火折子，点起来好不好？”语犹未了，火折子便已亮起，她回眸一笑，又道：“你动作倒真快得很。”

柳鹤亭但觉面上一红，举着火折子，站在她身旁，半晌说不出话来。

只见她螓首深垂，露出后面一段莹白如玉的粉颈，茸毛微微，金黄如梦，衬着满头漆黑的青丝，令人为之目眩心动。

柳鹤亭暗叹一声，努力地将自己的目光，从这段莹玉上移开，却见这少女蓦地娇唤一声，抬起头来，满怀喜悦地望着他道：“原来全部秘密都在这盏铜灯上！”

柳鹤亭微微一愣，却听这少女又道：“你看，这盏铜灯里面灯油早已枯竭，而且还布着灰尘，显见是好久没有用了，但是铜灯的外面，却又是那么光亮，像是每天都有人擦拭似的，你想，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柳鹤亭沉吟半晌，恍然道：“姑娘的意思，是否是说这盏铜灯，是个机关消息的枢钮？”

这少女伸出手掌，轻脆地拍了一下，娇笑着说道：“对了，看不出你，倒也聪明得很！”

柳鹤亭面颊竟又一红，他自负绝才，的确亦是聪明之人，自幼而长，不知受过多少人的称赞，早已将这类话置之淡然。

然而此刻这少女淡淡说了一句，却使他生出一份难以描述的喜悦，那似乎远比他一生之中受到的千百句的称赞的总和，意义还要重大些。

这少女秋波一转，又道：“这栋房屋之中，不知包含着多少的秘密，按

理说绝对不会没有人迹，那么，这座屋子里的人跑到哪里去了呢？”

她轻笑一下，接着道：“这张桌子下面，必定有着地下秘密，这栋屋子的秘密，必定就是隐藏在这里，你说，我猜的对不对？”她一面说着话，一面便又伸出手掌，不住地抚弄着那盏铜灯，但这盏铜灯，却仍然动也不动。

柳鹤亭的双眉微皱，并指如戟，在桌上一打敲，只听“　”地一声，这张外貌平常已极、只是稍为大些的八仙桌子，竟然是生铁铸成的。

他双眉又为之一皱，凝目半晌，只见那少女双手捧着铜灯，向左一搬，又向右一推，只是铜灯却仍然不动。

她轻轻一跺脚，回转头来，又自娇嗔着道：“你别站在这里动也不动好不好，过来帮忙看看呀！”

柳鹤亭微微一笑，突地伸出手掌平平向那盏铜灯拍去。

这少女柳眉轻颦，嗔道：“你这么蛮来可不行，这东西……”

她话未说完，哪知目光动处，却见这盏铜灯，竟随着柳鹤亭的手掌，嵌入桌面，接着一阵“轧轧”的机簧之声，这张桌子，忽然升了起来，露出地上一个深黑的地洞。

这一来，那少女却不禁为之一愣，转目望去，柳鹤亭正含笑望着她，目光之中，满是得意之色，好像又是期待着她的赞许。

哪知她却冷哼一声，冷冷地道：“好大的本事，怎么先前不抖露出来，是不是非要人家先丢了人你才高兴。”娇躯一扭，转过身去，再也不望他一眼。

柳鹤亭暗叹一声，忖道：“这少女好难捉摸的脾气，她心里在想着什么，只怕谁也无法知道。”

他却不知那少女口中虽未对他称赞，芳心之中，却已默许，正自暗暗忖道：“想不到这少年不但人品俊雅，武功颇高，对这土木机关之学，也有颇深的造诣。”转念又忖道：“像他这样的人才，真不知是谁将他调教出来的。”两人心中，各个为对方的才华所惊，也不约而同地在猜测着对方的师承来历，只是谁也没有猜到。

那铁桌缓缓上升三尺，便自戛然停住，下面黝黑沉沉，竟无梯级可寻。

柳鹤亭呆了半晌，方自讷讷说道：“姑娘在此稍候，待小可下去看看。”一撩衫角，方待跃下。

哪知，那少女却又突地回首嗔道：“你想就这样跳下去呀？哼——我从来没有见过比你更笨的人，你先丢块石块下去看看呀，你知道下面是什么？”

口气虽是娇嗔，但语意却是关切的！柳鹤亭听在耳里，面上不禁露出喜色，目光四转，想找块可以探路的石头。

那少女嘴角一撇，突地微一顿足，转身飞掠出去。

柳鹤亭不禁又为之一愣，心中方自惊诧，却见那少女惊鸿般掠了回来，玉手轻伸，一言不发地伸到柳鹤亭面前，手中却拿着一段蜡烛。

他心中暗自赞叹一声，觉得这少女的聪慧，处处俱在自己之上，一时之间，也不知该说什么，默默地将蜡烛接了过来，用手中的火折子点上火，顺手一抛，向那黑沉的地道中抛了下去。

一点火光，在黝黑的地道中笔直地落下，霎眼便自熄灭，接着只听“蹼”地一声，从地底传来，那少女柳眉一展，道：“下面是实地，而且并不深。”

柳鹤亭目光微抬，却见这少女竟将目光远远避开，伸出手来，轻轻道：“你把火折子给我。”

默默交过火折子，柳鹤亭心胸之间但觉情感波激，竟是自己前所未有，这少女忽而娇嗔，忽而刁蛮，忽而却又如此温顺，使得他百感交集，亦不知是怒，是喜，只觉得无论她所说的话是嗔、是怒、抑或是如此地温柔，却同样地带着一份自己从未经历过的甜意。

拿过火折子，指尖微触到柳鹤亭坚实的手指，这刁蛮的少女心中，不知怎地，也荡漾起一丝温馨的涟漪。

她暗问着自己，为什么自己对这素昧平生的少年，有时那么凶狠，有时却又那么温柔？

她不能回答自己，于是，她的面颊，又像桃花般红了起来。

因为她知道，当人连自己都不能了解自己的时候，那就是……

她禁止自己再想下去，秋波转处，柳鹤亭已纵身跃了下去，一声轻微的声响，便自地底传出来，那声音甚至还远比蜡烛落下时轻微得多，这种轻功，又是多么的足以惊人呀！

她暗中微笑一声，轻移莲步，走到地洞旁边，俯首望去，下面黝黑得有如盲人眼中的世界，她纵然用尽目力，可也无法看清下面的景象。

于是，她又开始焦急起来。

“这下面究竟是什么样子呢？会不会有人？唉！我真该死，怎么让他一个人跳下去，万一他——”

她再一次止住自己的思潮，她是任性的，从她有知识那一天起，她从不知道什么叫做自责，但此刻，为着一个陌生人，她却暗自责备自己起来，这是一种多么奇异的现象，却又是一种多么可喜的现象呀！

独自伫立半晌，心中紊乱难安，她暗中一咬银牙，正待也纵身跃下。

哪知——

地底蓦地传来他清朗的口青，说道：“姑娘，这里并不太深，你笔直地跳下来就行了。”稍为一顿：“可是却千万要小心些，这里黝暗得很。”

她温柔地微笑一下，秋波之中，焕发起喜悦的光彩，使得她望来更美如仙子，但是她口中却仍娇嗔着道：“你放心，我摔不死，哼——别以为你的轻功就比别人强些。”然后又暗中偷笑一下，撩起衫脚，跃了下去。

跃到中途，手中的火折子突然灭了，于是下面仿佛变得更加黑暗，黑暗得连人影都无法分辨。

她轻盈而纤细的腰肢，在空中轻轻转折一下，使得自己落下的势道，更加轻灵，当她脚尖接触到地面的时候，便几乎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但是，扑面而来的一股强烈的男性气息，却使得她有些慌乱起来，踉跄地退后两步，方自稳住身形，一个强而有力的臂膀，却已经轻扶住了她的身子，只听柳鹤亭柔声说道：“姑娘小心些，这里实在太暗——”

哪知他话犹未了，肘间却已微微一麻，那少女冷冷“哼”了一声，嗔道：“你多什么事，难道我自己就站不稳吗？哼，动手动脚的，像什么样子。”

这轻描淡写地几句话，听在柳鹤亭耳里，却有如雷轰电击一般，使得他全身一震，悄然缩回手掌，一时之间，竟不知说些什么才好。

他呆呆地楞了半晌，心胸之中，但觉羞、惭、恼、怒，交换纷沓，越想越觉得不是滋味，黑暗之中，只见那少女一双光彩夺人、有如明珠般的秋波，一眨一眨地，仿佛仍在望着自己，他虽然知道她必定看不见自己的面容，却也不禁为之垂下头去。

哪知那少女竟又“噗哧”一笑，娇笑着道：“你怎么不说话了呀？喂，

我问你，你下来了半天，到底看到了什么没有？”语气娇柔如莺，哪里还是方才那种冷冰冰的样子。

柳鹤亭不禁又愣了一下，暗中苦笑起来，这少女忽而嗔怒，忽而娇笑，忽而温柔，忽而刁蛮，使得他根本不知如何应付才好，只得暗中长叹一声，转身走了两步，一面答道：“此间伸手难辨指掌，小可实是一无所见，但在这神秘的屋宇中，既然有此地窟，必定大不寻常，而且方才小可伸手触处，这地道尽头，仿佛有座门户，门上还刻有浮雕，如果小可猜想不错的话，这扇门户之后，必定别有天地——”

说到这里，他忽然想起，如果自己猜测错误，岂非又要受到这少女的讪笑，便突然住口不言，却听那少女温柔地笑道：“这里实在黑得怕人，你能在这么黑的地方发现了这么多，也真算不容易了。”

语声微顿，突又“噗哧”一笑，低语道：“我真是糊涂，怎么连这个都没有想到——”语声又自一顿，突听“呛啷”一声龙吟，霎眼之间，柳鹤亭眼前便已光华大作，这道有如厉电般的光华，使得他几乎睁不开眼来。

那少女却又娇笑道：“我早该把这口剑拔出来的，不比火折子好得多了吗？”突地娇唤一声，又道：“你看，前面果然有扇大门，呀——这扇大门可真漂亮，我从来也没有看过这么漂亮的大门！”

柳鹤亭双目微闭即张，却见这少女已袅娜走到自己身侧，笑靥如花，梨涡隐现，胸前却横持着一柄精光耀目、宛如一泓秋波水般的青锋长剑，她娇美的面容被剑光一映，更显得风华绝代，丽质天生。

但是，他的目光却不敢在这娇美的面容上停留太久，转目望去，只见这条并不十分狭窄的地道尽头，果然是一座门户，高约三丈，气象恢宏，门上腾龙虎跃，被这森寒明亮的剑光一映，更觉得金碧辉煌，富丽之极，却看不出究竟是何物所制。

在这种黑暗的地道里，突然发现如此堂皇的门户，柳鹤亭不禁为之心中大奇。

那少女却仍然带着满面的娇笑，指点说道：“真难为她，在这里还建了扇这么漂亮的大门，你再猜猜看，这扇大门里究竟有着什么？”

话声方了，纤腰微扭，已自掠到门前，伸手一推那一只金光晶莹的门环，只听“铛”地一声清鸣，大门却纹丝不动，柳鹤亭长长透了口气，他生怕这少女一推大门，门内会有什么令人不及预防的变化发生，此刻见她推之不动，心中反倒一定。

哪知这少女柳眉轻颦，突地将右面的门环向左一拉，这扇大门竟漫无声息的开了一半，剑光映处，门内空空洞洞，什么东西都没有，仿佛仍是一条地道。

柳鹤亭虽然年轻，行事却颇为慎重，方待仔细观察之后才定行止，却见这少女嘴角一扬，已当头走了进去，像是根本就没有将任何危险放在心上！

进了大门，前行数步，地中阴寒而潮湿的空气，便扑面向柳鹤亭袭来，他突地想到江湖中有关这铁屋中的种种传说，不禁机伶伶打了个寒噤，自己一入此门，生死实未可知，也许从今以后，自己便再也无法走出这扇门户一步了。

那少女袅娜前行，头也不回，却又娇笑一声，缓声说道：“你要是不敢进来，就在外面等我好了。”

柳鹤亭但觉心胸之间，热血上涌，再也不顾别的，大步赶到这少女的身

旁，当先走去，只见地道前行丈余，便又到了尽头，但左右两侧，却似各有一条岐路，柳鹤亭一掠上前，举目四顾，却见这条地道左面的岐路尽头，是一扇上面亦有浮雕隐现的黑色大门，而右面岐路尽头，却是一扇红色门户！

他停步迟疑半晌，转身向右而行，那少女亦步亦趋地跟在他身后，面上虽然仍带笑容，但目光中却又现出紧张之色。

走到红色门前，柳鹤亭回顾一眼，这少女明媚的秋波，仍在凝视着他，他胸膛一挺，疾地伸出手掌，在门环上“砰”地一击，这扇亦极堂皇的红色大门，便也漫无声息地开了，一道明亮的光线，突地自门内射出，使得那少女子上的剑光，都为之黯然失色。

站在门外的柳鹤亭，此刻的心情是奇妙而紧张的，十年来武林中人，从未有一人能看到这门中的秘密，而此刻他只要探首一望，所有的秘密便似乎都可揭晓，他又沉重地透了口长气，举步向门内走去。

哪知——

门内的景象，却是柳鹤亭再也无法料想得到的，那少女一脚跨了进来，亦不禁失声惊呼起来。

这阴森而黝暗的地道中，这扇诡异而神秘的门户以内，竟是一间装置得十分华丽的女子绣阁，四面墙壁，铺缀着一块块微带乳白的青玉方砖，屋顶上却满缀着龙眼大小的晶莹明珠，屋内锦帐流苏，翠衾高堆，四面桌几妆台，设置更是清丽绝俗。

柳鹤亭转目四望，只见四壁青玉砖上，俱是自己和这少女的人影，人面珠光，交相掩映，一时之间，他仿佛斗然由阴森的地狱之中置身于人间天上！

他出身虽非阀阅豪富，但武林世家的子弟，所见所闻，却从未见会在豪富子弟之下，而此刻他只觉自己一生之中，却从未听过世间有如此美丽的地方。

那少女秋波流转，似乎也看得呆了，手中的长剑，竟也缓缓垂落了下来，剑尖触着地面，“呛”地一声轻鸣，原来地面亦是青玉铺就！

她呆立半晌，鼻端竟渐渐嗅到一种淡淡的甜香之气，亦不知从何处生出，这种淡淡的香气，使得这间本已华丽迷人的绣阁，更有如梦境一般的美丽。

一时之间，两人似乎俱为这绣阁中的情景所醉，方才心中的疑惑惊俱之心，此刻早已荡然无存，这少女轻轻一叹，轻轻插回长剑，缓缓走至床侧，却重重地坐了下来，斜斜往床边一靠，满身俱是娇慵之态，就像是个未出闺阁的怀春少女，哪里还有半分仗剑纵横、叱咤江湖的侠女样子。

柳鹤亭亦觉得心中飘飘荡荡，仿佛站在云端，立足不稳，也想找个地方靠下来，转目望去，只见这少女的娇靥越发嫣红，秋波越发明亮，而她那种甜甜的笑容，更有如三月的春风，和暖地吹到他身边，使得他连逃避都不能够。

于是，他也缓缓地到床侧，坐了下来，厚厚的床垫，像蜜糖一样柔软，隔着流苏的锦帐，向外望去，只见对面墙上，也有一张绣榻，一面锦帐，绣榻之上，锦帐之下，并肩坐着一男一女，男的目如朗星，修眉俊目，红唇贝齿，英俊挺逸，女的更是杏眼含媚，樱唇若点，宜喜宜嗔，艳丽无伦。

这一双人影，女的秋波之中，满含一种难以描述的光彩，男的面目之上，却带着一种如痴如醉的神色，他呆呆望了两眼，心中方自暗笑这一双男女的神态，却见对面的少年也对自己一笑，他定了定神，才突地想起，这不过是自己的人影，心中一凉，有如冷水浇头，口中大喝一声，闪电般地掠出房去。

地道中阴森的寒气，使得他心神一清，他不禁暗中低呼一声：“侥幸！”探首望去，那少女仍娇慵地倚在床边，漫声呼道：“喂，你到哪里去呀？”

柳鹤亭暗中一咬钢牙，屏住呼吸，一掠而入，疾伸铁掌，电也似地扣着这少女的脉门，将她拉了出来，这少女还是满面茫然之色，直到柳鹤亭将她拉到另一扇漆黑的大门前，松开手掌，沉声道：“姑娘，你没事了吧？”

她定了神，想到自己方才的神态，才不禁为之红生双颊，垂下头去，再也不敢望柳鹤亭一眼。

由那边门户中映出的珠光，使得这地道中没有方才那般黝黑，柳鹤亭站在门前，略一调息，“砰”地一声，又再推门而入，这一次他远较方才戒备严密，是以完全屏住呼吸，进内一看，只见——

这扁漆黑门户中，竟也是一间女子绣阁，骤眼望去，里面锦帐流苏，翠寰高堆，桌几妆台，陈设井然，屋顶明珠如星，壁青如玉，似乎和方才那间屋子一模一样。

但仔细一看，这屋中四壁的青玉方砖，却隐隐泛出一种灰黑之色，锦帐翠丽，也绝不是那间屋子那种嫩绿粉红之色，四下的桌几妆台上，在那间红色门后的绣阁中，放置的本是珠宝珍玩，而在这间房里，却排列着一个个漆黑玉瓶！

走进这间房子，他似乎不由自主地感到一种阴森恐怖之意，这不但和方才那种温馨迷乱的感觉大不相同，也和在地道中所感觉的那种阴森寒意迥然而异。

那少女在门外迟疑半晌，方自缓步走了进来，目光四下一扫，面色亦为之大变，她再也想不通在这两间装置几乎一样的房间里，竟会感到如此截然不同的气氛，抬头一望，只见屋顶上虽亦满缀明珠，但珠上所发的珠光，却是一种暗淡的灰白色，映在柳鹤亭面上，使得他本来英俊挺逸的面目，却幻出一种狰狞的青灰之色！

她暗中惊呼一声，不由自主地伸手握着柳鹤亭的手掌，只觉两人俱都掌心潮湿，竟是各个都出了一手冷汗。

两人目光相对，虽然俱都屏住呼吸，谁都没有说话，但彼此心中，却似都知道对方在想着自己的心事，“这间屋子怎地如此古怪！”两人都恨不得立时奔出这间鬼气森森的房间，才对心思，但对这些年来有关这座神秘屋宇的种种传说，此刻仍像一只浓雾中的海船，让人摸不着方向，他们虽然俱都心生惊惧，却又都下了决心，要将这神秘的谜底探出，是以纵然如此，却谁也没有向外移动一步！

两人彼此紧紧握着对方的手掌，虽然此刻两人心中都没有半分温馨之情，但彼此手掌相握，却似都给了对方一份勇气！

然后他们缓缓走到墙边的一座妆台之前，妆台上放着两排黑色玉瓶，柳鹤亭伸手取了一个，凝目而视。

只见这晶光莹然、极为精致、但非金非玉，亦不知是何物所制的黑色小瓶上，竟刻着两行不注目凝视便难发现的字迹。

仔细一看，上面写着的竟是：

“沧州赵家坪，五虎神刀赵明奇，”以及“辛丑秋日黄昏”两行十八个字迹娟秀的蝇头小楷！

柳鹤亭心中一动，剑眉怒轩，将这黑色小瓶，伸手送与身侧的少女。

她看清了瓶上的字迹，柳眉亦为之一轩，松开紧握着的手掌，旋开瓶塞，

珠光辉映之下，只见瓶中似是血污满瓶，她虽然无法看清究竟里面装的是什么，但心头亦不禁泛起一阵恶心的感觉，机伶伶打了个寒噤，手指一松，小瓶笔直地落了下去。

两人同时惊呼一声，柳鹤亭闪电般伸出手掌，手腕一抄，竟将这眼看已将要落到地上的黑色小瓶抄在手掌之中。

但一声惊呼过后，两人再也无法屏住呼吸，只觉得一股难以描述的腐臭之气，扑鼻而来，而这黑色小瓶之中，却露出半截乱发！

到了此刻，他心中再无疑念，那些冒死进入这栋神秘屋宇中来的武林豪士，果然都一一死在那南海仙子石琪手中，而这手狠心辣的女子，竟还将他们的尸身化做浓血，装在这小瓶之内。

一时之间，柳鹤亭但觉得胸中怒气填膺，恨不得立时找着这狠心的女子，问问她为何要如此做法。

但是，居住在这栋房屋里的“南海仙子石观音”此刻却又到哪里去了？

他深皱剑眉，忍受着这扑鼻而来的臭气，将小瓶又放到桌上，然后再将桌上的黑瓶一一检视，便发觉每个小瓶上面，都刻着一个武林豪士的名号，以及一行各不相同的时日。

这些名号在江湖中各有名声，各有地位，有的是成名多年的镖客武师，有的是积恶已久的江湖巨盗，看到第三张小几上的第七只小瓶。柳鹤亭不禁心中一动，暗暗忖道：“此人想必就是那入云龙金四的弟兄了！”

原来这只黑瓶之上，刻着的名字竟是：“辽山大豪，金面龙卓大奇！”而以下的三只瓶子，自然就是烈火龙、翻江龙、多手龙等人了！

他暗叹一声，将这四只黑瓶，谨慎地放人怀中，转目望去，却见那少女仍然停留在第二张小几前面，双手捧着一只黑瓶，目光却远远的望着屋角，她一双莹白加玉的手掌，也在不住地颤抖着，像是发现这瓶上的名字与她自己有着极深的关系似的。

于是他立刻走到她身侧，低声问道：“你怎样了？”

但是这少女却仍然不言不动的呆立着，像是根本没有听到他的话，从侧面望去，她面上清秀的轮廓，更觉动人，但此刻那一双明媚的秋波中，却满含着愤恨怨毒之色。

柳鹤亭再次暗叹一声，不知该如何劝慰于她，探头过去，偷眼一望，这只黑瓶上的名字，竟是：“江苏，虎丘，西门笑鸥。”

他生长于武林世家，对于江湖中成名立万的人物，知道的本不算少，但这“西门笑鸥”四字，对他却极为陌生，而此刻他连少女的名字都不知道，自然更不知道她与此人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但她必定识得此人，却是再无疑问的了。

哪知这少女却实地转过头来，缓缓问道：“你认得他吗？”

柳鹤亭摇了摇头，这少女立刻又接口问道：“你见过他吗？”

柳鹤亭又摇了摇头，却见这少女竟幽幽长叹了一声，目光又自落到屋内，缓缓说道：“我也没有见过他。”

柳鹤亭不禁呆了一呆，心中暗奇！

“你既未见过此人，却又怎地为此人如此伤心？”

却见这少女又自幽幽一叹，将这只小瓶轻轻放回几上，伸手一理鬓脚，目光望着自己的脚尖，一言不发地往门外走去。

柳鹤亭原与这少女素昧平生，但经过这半日相处，却已对她生出情感，

此刻见了她这种如痴如呆、但却哀怨无比的神色，心中亦不禁为之大感怆然，默默地随着她走到门口，哪知她却又突地回过头来，缓缓说道：“你去把那只瓶子拿来。”

柳鹤亭口中应了一声，转身走了回去，拿起那只黑瓶，一个箭步窜到门口，这少女的一双秋波，缓缓在瓶上移动一遍，柳鹤亭见了她这种哀怨的目光，忍不住叹息着道：“姑娘究竟有何心事？不妨说给小可一听，只要我力量所及——”

这少女轻轻摇了摇头，截断了他的话，却又幽幽叹道：“我没有什么别的事求你，只求你替我把这个瓶子收起来，唉——我自己要做的事，我自己会去做的！”

柳鹤亭又为之一愣，他不知道这少女自己不收起这只瓶子，却让他收起来是为了什么，但是这少女哀怨的目光，哀怨的语声，却又使他无法拒绝，只是他心中本已紊乱不堪的思潮，此刻就更加了几个化解不开的死结，他更不知这些疑云、死结，要到何时才能化解得开。

第二章　绝地惊艳

此刻这条地道左右两端的两扇门户，俱都是敞开着的，明亮的珠光，笔直地从门中照射出来，使得这条本极阴森黝暗的地道，也变得颇为明亮，柳鹤亭站在门口，珠光将他的身形长长地印在地上，他出神地望着手中的黑色小瓶，以及瓶上的“西门笑鸥”四字，心中突地一动，立即忖道：“这些黑色小瓶之上，只只都刻有被害人的姓名籍贯，而那‘石观音’在此间地已隐居多年，与这些武林人物绝不可能相识，她又怎会知道这些人的名字。除非是这些人在临死之前，还被迫说出自己的名字来，但这似乎又不大可能。”

他思路一转，觉得此事之中，似乎大有蹊跷之处，武林中的种种传说，也起了数分怀疑，抬目望处，只见那翠装少女缓缓前行，已将走到地道分歧之处，心念又自一动，将瓶子揣进怀里，大步赶了上去，沉声问道：“这栋房子里看来像是的确渺无人踪，以姑娘听见，那‘石观音’会走到哪里去了呢？多年来进入此间的武林人士，从未有一人生返，若说俱都是被那‘石观音’一一杀死，那么你我此刻怎的见不到她的踪影，若说那‘石观音’根本不在这里，那么，这武林豪士却又是被谁杀死的呢？”

他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大，使得这地道都响满了他说话的回声，而此刻话声虽了，回声却未住，只听得地道中前前后后、上上下下，似乎都在问这翠装少女：“……谁杀死的呢？谁杀死的呢？”

她缓缓停住脚步，缓缓回过头来，珠光辉映之中，只见她面容苍白得没有一丝血色，目光却更晶莹清澈了，就像方才悬在屋顶上的明珠一样，随着柳鹤亭的目光一转，突地幽幽长叹了一声，轻轻说道：“我现在心乱得很，你若是有什么话要问我，等一会儿再说好吗？”纤腰微扭，向右一折，便转入那条通向出口的地道。

柳鹤亭神色之间，似乎愣了一楞，垂下头去，凝思起来……

他是下决心要探出这间浓林密屋中的秘密，但直到此刻为止，他虽已将这密屋前前后后搜索了一遍，此中的真相，却仍在十里雾中，他纵然寻得一些蛛丝马迹，只是这些断续的线索，也像是浓雾中的萤光一样，虚无缥缈得无从捉摸。

他垂着头呆呆地沉思半晌，极力想从这浓雾中捕捉一些什么。

哪知——

地道出口之处突地传来那翠装少女的惊呼之声，这焦急而惊慌的呼声，使得柳鹤亭心神一震，纵身掠了过去，目光抬处，他本已紧绷的心弦，便像是立刻被一柄锋利的刀剑斩断，耳中“嗡”然一声，眼前似乎什么都看不见了，只有一道漆黑的大门，沉重地横亘在他面前。

原来那扇本已敞开的门户，此刻竟又紧紧地关住了，翠装少女正发狂似的在推动它，这扇大门外面虽是金碧辉煌，里面却和四下的石壁一样，是一片丑恶的青灰色，连个门环、门栓都没有。

柳鹤亭大惊之下，一步掠到这翠装少女身前，急声问道：“姑娘，这是怎么回事？”

在这扇门上慌乱地推动着的一双纤纤玉手，渐渐由慌乱而缓慢，由缓慢而停止，洁白的手掌，停留在青灰的门叶上，又缓缓垂落，落到一片翠绿的衣衫下，而这双玉掌和这片衣衫的主人，她的面色，一时苍白得有如她的手掌，一时却又青碧得有如她的衣裳。

她失望地叹息了一声，喃喃自语："这是怎么回事？这门扉是谁关上的？怎么会开不开了？"突地转回头，目光沉重地投向柳鹤亭，轻轻地说道："这是怎么回事？我……我也不知道！"

柳鹤亭只见她目光中明媚的光彩，此刻已因恐惧而变得散乱无方了，他双足牢牢地站在地上，只觉得地底突地透出一股寒意，由脚心、腿股冷到他心里，使得他忍不住要机伶伶打个寒噤，然后一言不发地横跨一步，那翠装少女侧身一让，他便代替了地方才站着的位置。

于是他的一双手掌，便也和她方才一样，在这扇门户上推动起来。

从外表看来，他的一双手掌，动作是笨拙而缓慢的，其实这双手掌中，却已满含足以摧石为粉的内家真力，他沉重地移动着他的手掌，前推、后吸、左牵、右曳，然后掌心一陷，指尖一滑，口中猛地闷哼一声，掌心往外一推——

只听"砰"地一声大震，地道石壁，似乎都被他满聚真力的这一掌，击得起了一阵轻微的震动。

但是，这两扇紧紧关着的门户，却仍和方才一样，丝毫没有变动，甚至连中间那一条门缝，都没有被震开半分。

他不禁大感失望地叹息一声，目光使也沉重地投向这翠装少女。

两人目光相对，只听那"砰"地一震后的回声，渐弱渐消，然后，他们便像是各个都已能听得见对方心跳的声音。

柳鹤亭突地脱口道："你的那柄剑呢？拿出来试试，也许能将这扇大门刺穿！"

这少女低呼一声，道："呀！我又忘了它了。"回手一抽，纤细的指尖，触到的却只是空空的剑鞘，她面容立刻又随之一变，突又低呼道："呀！我大概是把它忘记在……方才那个床上了。"

想到方才的情形，她语声不禁为之停顿了一下，她阵青阵白的面靥，也突然像加上了一抹浅浅的红色。

此时此刻，虽然他们是在这种神秘而危险的地方，虽然他们都知道自己的对手是那么样一个神秘而又危险的魔头，但是当方才在那房中的情景，自他们心头掠过的时候，他们的心，仍不禁随之一荡。柳鹤亭再一次匆忙地避开了她的目光，连忙地说道："我去找找！"身躯一转，方待掠起。

但是——

从那两扇门中间照出来，一直照到这里，使得他们彼此都能看到对方面容的亮光，就在柳鹤亭身形方转的一刹那之间，竟突然地无声无息、无影无踪地消失了。

于是，空气、血液、心房的跳动，思潮的运转，在这一刹那之间，也像是突地凝结住了。

然后，心跳的声音，加速、加重，柳鹤亭突地大喝一声，当他喝声的回声尚未消失的时候，他已掠到地道的尽头，若不是他早有预防，伸出手掌，是以手掌一触石壁，身形便突然顿住，只怕此刻早已飞身撞在石壁之上了。

他真气一沉，转目而望，两端俱都是黝黑一片，什么是石壁，什么是门户，全都看不见，他第一次领会到盲人的悲哀，这种悲哀和恐怖，已足够使得人们发狂，何况他还知道，此刻一定也像出口处的大门一样，被人关起来了，这暗中的敌人，随时都在窥伺着他，准备吞噬他的生命，但这人是谁？在哪里？他却一点也不知道！

黑暗！绝望的黑暗，他有生以来，从不知道黑暗竟如此恐怖，他迫切地希望光明，在这绝望的黑暗中，他不止一人，他不是孤独而寂寞的，这迫切的希望，比任何思念都强烈，于是他呼道：“你……姑娘，你在哪里？”

黑暗，仍然是绝望的黑暗，呼声住了，回声也住了，绝望的黑暗，再加上绝望的静寂，因为，黑暗中竟没有一个回答他的声音！

他的心，开始往下沉：“她到哪里去了？她到哪里去了？……为什么她不回答我？”

他再大喊：“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回声更响了，震得他自己的耳鼓，都在“嗡嗡”地作响。

于是，当声音再次消失的时候，静寂，也就变得更加沉重。

惊、惧、疑、乱，刹那之间，像慈潮般掩没了他，纵然，他聪明绝顶，纵燃，他绝技惊人，但此时此刻，此情此景，他又怎能不为之慌乱呢！何况，这本是他初次行走江湖，就连“石观音”与“浓林密屋”这件久已在武林中流传的事情，他都是在“入云龙”全四口中第一次听到。

初次闯荡江湖，便遇着此等神奇诡异之事，便来到这种危机四伏之境，一时之间，他只觉黑暗之中，步步俱是危机，他微一侧身，让自己的背脊，紧紧贴在冰凉的石壁上，勉强按捺着心中的惊恐疑惧，冀求能在这四伏危机的危境中，寻一自救之道。

石壁上冰冷的寒意，使得他剧烈起伏着的胸膛，渐渐趋于正常，也使得他慌乱的思潮，渐渐平复下来。

但是，那翠装少女到哪里去了？为什么不回答他的话？这问题却仍在蚕食着他的心叶，此刻纵然要让他牺牲任何一种重大的代价来换取一些光亮，他也会毫无犹疑地付出来的。

但四下却仍然是死一样的黑暗，死一样的寂静，他无意中叹出一口长气，沿着石壁向右掠去，瞬息之间，便到了尽头，他知道尽头处便是那扇红色门户，他摸索着找着它，门上凸起的浮雕，在他手指的摸索下，就像是蛇身上的鳞甲一样，冰凉而丑恶，他打了个寒噤，快迅的找着了那对门环，推动、拉拽，他希望能打开这扇门户，那么，门内的亮光，便会像方对一样，将这阴森黝暗的地道照亮。

但是，他又失望了。

方才那么容易地被他一推而开的门户，此刻又像是亘古以来就未曾开启过的石壁似的，他纵然用尽全力，却也不能移动分毫。

这打击虽然早已在他意料之中，但此刻他却仍不禁感觉一阵虚软，横退三步，身躯再次靠到墙上，静静地定了定神，虽想将眼前的危境，冷静地思考一下，但不知怎地，他思潮动处，却只有那些如烟如雾的往事，黄金般的童年，年轻时的幻梦，梦幻中的真情，以及严师慈父的面容，风物幽绝的故居，小溪边的垂钓，高岩上的苦练，瀑布下的泳浴，幽室中的静坐……都在他这本不应该想起这些的时候，闯入他的思潮中，人们，不总是常常会想起他们不该想的事么？

他从不知道那身兼严师与慈父的老人，在武林中究竟有着怎样的地位，也从不知道老人究竟是他的严师，抑或是他的慈父。

他只知道自他有知之日开始，他就和这老人住在一起，住在那林木葱笼、飞瀑流泉、云海如涛、松涛如海的黄山之巅，他记得这老人曾携着他的手，伫立在蜿蜒夭矫、九叠壮观的九龙潭飞瀑边，望着那缥缈的浮云、飞溅如珠

玉的飞瀑，迷离地憧憬着人生，那时，老人就会用苍老而低沉的声音告诉他，人生是多么美妙，世界是多么辽阔，那时，他就会奇怪这老人在说这些话的时候，目光中为何会有那种凄凉的神色？因为他觉得这老人还不太老，大可不必生活在往事的回忆中，对他说来，人生是该充满希望的，而不是该回忆的。

他也记得，黄昏时，他和老人并肩坐在他们那幢精致的松屋前，他静静地吹着箫，遥望着远方的晚空，尚留余霞一抹，暮云袅袅，渐弥山谷，然后夜色降临。

那老人就会指着幽沉的夜色告诉他，黑夜虽美，却总不如清晨的朝气蓬勃，年轻人若不珍惜自己蓬勃的朝气，那么，等到年纪大了的时候，他就会感觉到那是一种多么大的损失。

于是，第二天，这老人就会更严厉地督促他修习武功，他也会更专心地去学它。

于是，他生命中这一段飞扬的岁月，便在这种悠闲与紧张中度过。

令他不能了解的是，这老人为什么叫做“ 伴柳先生 ”，因为，黄山根本没有柳，有的只是松，那老人常说，海内名山，尽多有松，可是，却从来没有任何一处的松比得上黄山！

可是，这老人为什么要叫做“ 伴柳先生 ”呢？

那时，他就会非常失望，因为这样看来，他就不会是这老人的儿子了。

但不知怎地，从一些微小的动作，从一些亲切的关怀中，他又直觉地感到，这老人是他的爹爹，虽然，他们谁也没有说出来过。

日子就像九龙潭的流水一样流动着，从来没有一时一刻停息的时候。

他长大了，学得了一身他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有多深的武功，还学得了填词、作画、吹箫、抚琴这些陶冶性情的风雅之事，他也不知道这老人怎会有如此渊博的学识，也从未想过自己会有将这些学识全都学会的时候。

直到那一天——

那是冬天，黄山山巅的雪下得很大，地上就只剩下一片苍茫的白色，黄山的石，黄山的松，就在这一片银白色里，安静地蜷伏着。

每逢这种天气，也就是他修习得更苦的时候。

然而那一天，老人却让他停下一切工作，陪着他，坐在屋中一堆新生的火边，火里的松枝，烧得哗哗剥剥的，火上架着半片鹿脯，他慢慢地转动着它，看着它由淡红变为深黄，由深黄变为酱紫。

然后，香气便充满了这间精致的松屋，他心里也充满了温暖的感觉，而就在这一切都显得那么美的时候，老人却对他说，要他下山去，独自去创造自己的生命，和新的生活了。

他也曾憧憬着山外面那辽阔的天地，他也曾憧憬过这辽阔的天地里一切美妙的事物。

但是，当这老人说完了这句后的时候，他却有突然被人当胸打了一拳的感觉，只是他知道这老人所说的每一句后，都从来没有改变的日子，他虽然难受，虽然恳求，也无法改变这一切，因为，这老人曾经说过：“ 世上永远没有一直避在母翼下的苍鹰，也永远没有一直住在家里的英雄。 ”

于是，就在那大雪纷飞的日子里，他离开了那老人，离开了黄山，开始了他生命中新的征途。

为什么要在大地奇寒、朔风怒吼、雪花纷飞的冬天，让一个少年离开他

长成的地方，走到陌生而冷酷的世界中去呢？

“伴柳先生”是有着他的深意的，他希望这少年能成大器，所以要让他磨练筋骨，也让他知道，冬天过去就是春天，冬天虽然寒冷，但是不会长。

他从冬天步入春天的时候，就会知道生命的旅途中虽有困阻，但却毕竟大多是坦荡的。

只是柳鹤亭下山的时候，面对着茫然一无所知的世界，他的心情，自然可以想见，他茫无目的地在这茫茫人海中摸索着，终于，春天到了，夏天也到了，等到春天和夏天一起逝去的时候，他年轻的生命，已在这人海中成熟茁壮起来。

只是，对于武林中事，他仍是一无所知，因为这些日子来，他只是随意在这辽阔的世界中游荡着，根本没有接触过武林中人，也没有遇着什么足以今他心存不平、振臂而起的不平之事。

直到遇着那“入云龙”金四之前，他在武林中也仍然是个默默无闻的少年，别人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别人。

这么多年的日子，你要一天一天地去度过它，那无疑是十分漫长的。

但是等到你已经度过它，而再去回忆的时候，你就会突然发现，这漫长的日子，竟是如此短促，十年间事，就像是在弹指间便已度过，此刻柳鹤亭竟仿佛觉得，他生命中其他所过日子的总和，都不及此刻在这黑暗中的一刻漫长。

他静静地回忆着这些往事，狂乱的心境，便有了片刻宁静。

但是，等到这些往事在他心中一闪而过之后，所有那些在他回忆时暂时忘却的烦恼，便又一起回到他思潮里。

他不知道他此刻究竟该怎么做，而事实上他也的确是一无可做。

哪知——

在这死一样的静寂中，他突地听到了一阵零乱的脚步声。

这脚步声是那么轻微，他立刻屏住呼吸，凝神而听，只听这脚步声，仿佛是来自地道上面。

于是他将耳朵贴在石壁，脚步声果然清晰了些，他断定这地道上本来渺无人踪的房子，此刻已开始有人走动。

但这些人是谁呢？

除了脚步声外，他什么也无法听到，半晌，连脚步声都停止了，四下又归于死般的寂静。

呀，这是多么难堪的等待，他等待着声音，他等待着光亮，但是所有的声音与光亮，此刻却像是永远都不会再来。

那么，他等待着什么呢？难道是等待着死亡？柳鹤亭暗叹一声，将自幼及长，一生之中所曾听过的枭鸟的夜啼，山猫的叫春……

这些最最难听的声音，都想了一遍，只觉此时此刻，若是能再让他听到这些声音，便是让他折寿一半，他也心甘情愿。

背倚着石壁，他也不知站了多久，只觉身后冰凉的石壁，此刻都似已因他身躯的依靠，而变得温暖起来，他全身也似因太久的伫立，而变得麻木僵硬了，麻木得就像他的心境一样。

因为此刻他什么也不愿再想，一切像是已全部绝望……哪知！

突地，他身后的石壁，竟缓缓移动了起来！

他身形也不由自主地随着石壁向后移动，接着，一线亮光，自他身后照

来，他大惊之下，双肘一挺，“唰”地一个转身。

只听得身后传来轻轻地一声叹息，一个娇柔婉转的声音道：“果然开了！”

声音、光亮，在他已绝望的时候一起出现，他本应狂喜雀跃。

但是此时此刻，在经过许多诡异神秘之事以后，他骤然听见这声音，心头却不禁又为之一懔，定睛望去，只见缓缓移动着的石壁后面，突地走出一个人来，手里拿着一个模样甚是奇特的火把，火光熊熊，却无浓烟。

柳鹤亭骤然见着如此强烈的光亮，双目不禁为之一闭，心下闪电般掠过几个念头：“这人是谁？是从哪里来的？是敌是友？”身形倒退两步，张目望去，只见这高举火把之人，竟是一个女子！

这女子长发披肩，只用一方纯白轻纱轻轻束住，身上也穿着一袭无比洁白的轻衫，肌肤如雪，风姿绰约，除了满头漆黑发亮的黑发之外，全身俱是雪白，面容更秀美绝伦，在火把的映影之下，望之直如仙子一般。

柳鹤亭年来在四处行走，见过的少女也有不少，他方才见了那翠装少女，只道她已是世上最美的人，哪知此刻却又见着了这女子，那翠装少女虽美，若和这女子一比，却又不知要逊色多少。

这女子秋波一转，望了柳鹤亭两眼，突又轻轻一叹，道：“想不到你在这里。”伸手一整秀发：“我真担心她会把你杀死。”

她话声缓慢，温柔如水，就像是春夜黄山中流泉的淙淙细语一样，举手投足间，更不知含蕴着几诗温柔美态。

柳鹤亭一眼望去，只觉世间的一切美丽词汇，若用来形容这少女，都不足以形容出她美丽的万一，世间任何一样美丽的事物，若用来和这少女相比，也都会暗然失色。

他生性虽极潇洒倜傥，但却绝非轻薄之徒，是以他方才与那翠装少女相对时，始终未曾对她凝注片刻，但此刻他见这女子，目光却像是正被她吸引住了，再也无法移动得开。

只见这女子长长的眼睫，轻轻一垂，像是十分羞涩地避开了柳鹤亭的目光，柳鹤亭心头一跳，再也不敢望她一眼，只听这女子轻轻说道：“我师姐自幼娇纵，做什么事都任性得很，她要是……”

语音微顿，突又叹息一声道：“她要是想害死你，其实也没有什么恶意，希望你能原谅她。”

柳鹤亭闻言一愕：“这女子是谁？师姐是谁？难道便是那‘石观音’？”又忖道：“这女子真是天真，她师姐要害死我，还说是并无恶意？”一时之间，他心里又是疑惑，又觉得好笑，却又忍不住笑道：“在下已入绝境，多谢姑娘相救……”

这少女轻轻一叹，接住他的话道：“你不用谢我，我知道这些事都是我师姐做出来的，我帮你忙，不是很应该的吗？唉——我真不懂，她为什么常常要杀死与她根本无冤无仇的人。”眼帘一抬，目光中充满幽怨之色，似是泫然欲泣。

柳鹤亭心中大为感动，讷讷道：“姑娘的师姐，可就是那位‘南海仙子’石琪？”

这女子轻轻颔首道：“师傅他老人家去世之后，我就没有和她见过面，却不知道这些年来，她……她竟变了，我一直在山上守着师父的墓，直到最近才知道她在这里，所以……我就来找她。”

她说话不但语声缓慢、轻柔，而且时常中断一下，夹杂着轻微的叹息，

让人听来，更觉得楚楚堪怜，娓娓动听。

只听她接着又道：“我一到了这里，就听见你在吹箫，那箫声，我……从来也没有听过。”

柳鹤亭心头又自一跳。

这女子垂下目光，又道：“我本来要进去找师姐，可是听到你的箫声，我像是什么都忘了！”

柳鹤亭只觉自己身上的麻木僵硬，此刻已一扫而空，忍不住轻叹道：“只要姑娘愿意，在下以后可以随时吹给姑娘听的。”

这女子轻轻一笑，头垂得更低了，柳鹤亭第一次见着她的笑容，只觉这笑容之美，美得竟有如幼时黄金色梦境中仙子的微笑。

只见她垂着头，说话的声音更低了，接着道：“后来那鼓声响起，接着又一道剑光将那些鼓一起划破，我认得那道剑光就是师傅她老人家昔年佩着避邪的‘避魔龙吟剑’，所以嵌知道那是师姐到了。”她轻轻地 说着，一面用纤细莹莹的手指，抚弄着漆黑的头发。

然而这几句话听在柳鹤亭耳里，却有如雷轰电击，使得他心头一震，暗忖：“难道那翠装少女就是她的师姐？就是那武林中人人闻之色变的‘石观音’石琪？”

刹那之间，那翠装少女娇憨天真的神态，在他心头一闪而过，他几乎无法相信自己这想法是真的，只听这女子又已接道：“这房子本来是师傅昔年的一位故友所建的，我幼时曾经来过，知道这房子满处都是机关，所以我看见你贸然走进来的时候，心里着急得很，正想……正想着进来看看，哪知这时我师姐也跟着进去了，我想起我听到的武林中有关我师姐的种种传说，心里就更着急了。”

她声音越说越低，头也越垂越低，言语神态中的羞涩之意，也就越来越浓，说到后来的“更着急了”几个字，生像是费了好大力气方自说出，要知道一个少女为了个生人着急，本来就不是轻易之举，要让她将这份着急说出来，便更加困难，一时之间，柳鹤亭心中忽而惊疑，忽而困惑，忽又感到一份无法揣摩、无可比拟的甜意。

只见她低着粉颈，默然半晌，方自轻轻一叹，接着道：“我知道这一下你必然会遇着危险，但是我又不愿和师姐对面冲突，我……我想了许久，只好从这房子后面一条秘道中进来，我虽然以前来过这里，也从那位前辈那里知道了一些这屋子的秘密，可是毕竟过了这么多年，我找了许久，才找到这条秘道，又找了许久，才找到这里。”

她一口气说了这么长的一段话，似乎颇为吃力，于是她轻轻叹了口气，方自接道：“我担心你此刻已被师姐杀了，哪知……却在这里遇着了你。”

柳鹤亭呆呆地听着她的话，等到她话说完了，仍自呆着出神，不知该说什么才好，一些他本来难以了解之事，此刻他都已恍然而悟。

这秘屋中为何渺无人迹？

原来这屋中的主人便是他身侧的少女！

为什么她一眼便发现了铜灯之秘？

她既是此屋主人，自然知道！

这地道中的门户为何突然一起关起来了？

她既是此屋主人，知道一切机关，这些门户自然是她关的！

黑暗中，她怎地会突然失踪？

原来是她自己走出去了！

柳鹤亭暗叹一声，又自忖道：“她不愿亲手杀我，却要将我关在这里活活闷死饿死，唉！想不到她如此美貌，如此年轻，却心如蛇蝎，毒辣至此——”

柳鹤亭一念至此，他心中又不禁一动，突地想到那“石观音”石琪的事迹，在武林中流传已有如此之久，年龄绝不会像那翠装少女如此年轻，抬目望去，只见对面这白衣少女，柳眉含翠，星眸如波，唇檀凝朱，鼻如玉琢，满头漆黑的发丝，柔云般披落下来，一眼望去，只觉她丽如艳姬，清如秋月，却看不出她有多大年纪。

他心中疑云又起，沉吟不绝，不知道该怎样才能将心中的疑惑之事，在这仙子般的少女面前问出口来。

却见这女子又自轻轻叹息一声，目光抬起，依依落到远处，道：“想起来，已经许多年了，我和师姐都没有见过面，不知道她现在变成什么样子？”

语声微顿，又自叹道：“唉！我知道她不会变的，她永远像个年轻的女孩子一样。”目光一转，转向柳鹤亭：“是不是？”

柳鹤亭颔首道：“正是。”忍不住又道：“令师姐能令劳华永驻，难道她知道什么驻颜之术吗？”心中却在暗忖：“这女子如此问我，莫非她已猜中我的心事？”

只见这女子竟突地轻轻一笑，缓缓点了点头，却又笑着说道：“这个——我以后再告诉你。”

当笑容再次从她娇靥上泛起的时候，这阴森黝暗的地道中，便像是突然充满了春风，而这阵春风，便也将柳鹤亭心中的疑云吹散！

他与这女子相对良久，不但目光被她吸引，心神也像是为她所醉，直到此刻，他甚至连脚步都未曾移动一下，只见这女子像是右手举得酸了，缓缓将火把交到左手，脚步一动，像是想往前走，但柳鹤亭却正站在她面前，她只得停下脚步。

柳鹤亭目光动处，不禁暗笑自己，怎地变得如此之迂，连动都未曾动一下，转念一想，又忖道：“我该随这女子的来路出去呢？抑或是由我来时的原路返回？”他不禁又大感踌躇。

思忖半晌，突他说道：“姑娘既然得知此屋之秘径，想必也能将这里的一扇门户打开了。”他反手一指身后的红漆门户。

这女子秋波一转，随着他手势望去，目光眨动了几下，方自轻轻说道：“让我试试看！”

柳鹤亭侧身让她走过，鼻端中只嗅到一阵淡淡的幽香之气，望着她走到门前，举着火把，凝视半晌，似乎在搜索着门上秘密的枢纽，他呆呆地望着她窈窕的身影，心中却在暗地寻思：“方才那翠装少女说她的剑遗落在这房里了，不知她说的是真是假？”念头方自转完，眼前亮光突又大作，这女子已在这片刻之间，开开了这扇柳鹤亭方才用尽全力都未能打开的门户。

柳鹤亭又是惭愧，又觉佩服，只见她回头一笑，轻轻道：“想不到十年来这里门户的枢纽仍然一点也没有改变。”玉手一伸，将手中的火把插在门环上，莲足轻抬，袅娜走了进去，秋波一转，轻唤一声，似乎亦为这房中的情景所醉。

柳鹤亭大步跟了进去，目光亦自一转，亦自轻唤一声——

只是他此次惊唤的原因，却并非因为这房中的锦绣华丽，而只是因为他

目光动处，竟见到那锦帐下、翠衾上，果然有一柄晶莹长剑！

他一声惊呼，一个箭步掠到床前，伸手拿起了这柄长剑，只见剑长莫约三尺，通体有如一泓秋水，虽在如此明亮的珠光之下，却仍闪闪地散发着清澈的寒光，他眼中望着长剑，心中却在暗忖：“她没有骗我！这柄剑果然是她方才遗落在这里的。”

心念一转，又不禁忖道：“但这又证明什么呢？她自然会故意将这柄剑留在这里，因为她知道我根本无法走入这扇门户，可是，她却不知道——”

只听身后的白衣女子又自惊唤一声，道：“这不是我那柄‘龙吟剑’吗？”

一只莹白如玉、纤细秀丽的手掌，从他身后伸过来，接过这柄长剑，他思路倏然中止，鼻端中又跃到了这少女身上那种淡淡的幽香，而这种淡淡的幽香和房中奇异的甜香之气混合，便混合成了一种令人无法抗拒的香气！

他不敢回身，因为他感觉到那白衣女子温暖的躯体，正依依靠在他身后，可是他却也无法前行，因为此刻地上坚硬的青玉，仿佛又变成了柔软的云絮，他晕眩了，混乱了，迷失了——

四面青玉砖上，影映着他们的身影，只见这白衣女子一手拿着从柳鹤亭手中接过来的长剑，剑尖垂落在地上，一手抚着自己的秀发，目光却痴痴地望在柳鹤亭颀长壮健的背影上。

终于——柳鹤亭回转了身子。

四道痴痴的目光在一处，柳鹤亭忘了方才自己曾将那翠装少女拉出去的事，也忘了一切事。

他不知道自己怎会有如此感觉，也不知道他艰苦锻炼多年的定力，此刻怎会突然变得如此脆弱，他眼中只能看到这女子的娇靥秋波，鼻中只能嗅到那幽甜的香气，他缓缓伸出手——

于是，他便立刻接触到一团暖玉，滑腻、柔软……呀！世间竟没有任何一句话能形容出他手指触到这团暖玉的感觉。

当两只手接触到一处的时候，由坚硬的青玉石板变成的柔软云絮竟像又被一阵春风吹过，飘飘摇摇，终于吹散。

柳鹤亭倒退两步，腿弯已接触到柔软的床沿，他只要住下一倒——

哪知，这白衣少女竟突地一咬银牙，反腕一把扣住柳鹤亭的脉门，身形倒纵，“唰”地两人一起退到那森严的地道中，柳鹤亭只觉心神一震，一震后的心神，再被地道中森冷的寒意一激，他定了定神，方自想起方才的情景，于是，他立刻想到片刻以前的那段事来！

目光扫处，面前的白衣女子，粉颈低垂，目光抬都不敢抬起，他不知道什么力量使得这女子能从那温柔的陷阱中脱身的，他只有暗中佩服这女子的定力，想到方才的自己，又想到现在的自己，拿方才的自己和现在的自己一比，他惭愧地垂下了头，目光亦自不敢再向上抬起。

因为他觉得此刻站在他面前的女子，是这样高贵而圣洁，他生怕自己的目光，沾污了这份高贵与圣洁。

两人垂首相对，柳鹤亭突地发现自己的右腕仍被握在那只温暖的柔荑中，一时之间，他心里也不知是喜是惭，忍不住抬起目光，却见这女子轻轻一笑，然后温柔地放开手掌，就只轻轻一笑，已给了柳鹤亭不知多少安慰与劝解，就只这轻轻一笑，便已足够在柳鹤亭心中留下一个永生都难以磨灭的影子。

哪知——

就在这白衣少女灿如春花般的笑容款敛之际，方才她经由的秘道中，突地传来一阵清朗的笑声。

这笑声清澈高亢，再加上四下的不绝回声，听来更有如金鸣玉震！

柳鹤亭与这白衣女子俱都为之一惊，只听笑声未绝，一人朗声说道：“看来诸葛先生的神算，亦不过如此，我早知道这秘屋左近必有秘道，却想不到竟被奎英误打误撞地发现了。”

柳鹤亭面色一变，四顾这地道之中，竟无藏身之处，而这清朗的话声一了，秘道中已当先走入两个锦衣劲装的魁形大汉来，一人腰畔佩着一柄绿鲨鱼鞘、紫金吞口的奇形长刀，另一人却在背后斜插着两条玄铁钢锏，这两人不但身躯彪壮，步履沉稳，而且豹目狮鼻，虬须如铁，在他们两人分持着的两只松枝火把的烈焰影映之下，更觉神态威猛之极。

这两人本自满面笑容，但在目光一转，瞥见柳鹤亭与那白衣女子的身形后，面上的笑容，便一起消失无踪，倏地顿住脚步，目光厉电般在柳鹤亭与白衣女子身上一转，柳鹤亭只当他们必定会厉声叱问，哪知这两人对望一眼，却一言不发地旋转身躯，立在秘道出口的两侧，竟再也不望柳鹤亭一眼。

柳鹤亭大奇之下，只听秘道中一声轻咳，又自缓步走出一个人来，轻袍飘飘，步履从容，神态之间仿佛潇洒已极，方自含笑道：“奎英，什么事？”

目光一转，望见柳鹤亭与白衣女子两人，神态亦自一变，但瞬即恢复从容，哈哈大笑答道：“我当是谁？原来是吹箫郎君已先我而入了，好极——呀，还有位风流美貌的娘子，好极，奎英快举高火把，让我看个仔细。”

此人年龄亦自在弱冠之间，面目韵华英俊，神态亦极潇洒，但面色苍白，双眼上翻，鼻带鹰钩，却又让人一眼望去，不由生出一种冷削之意。

柳鹤亭对这少年本还无恶感，但此刻见他出言轻浮，目光中亦似带着三分邪意，不由剑眉微皱，朗声道：“在下等与阁下素不相识，还望阁下出言尊重些，免得彼此伤了和气！”

这少年又自哈哈一笑，还未答话，他身侧腰横长刀的锦衣大汉已自一瞪豹目，厉声道：“你可知道你在面对何人说话，在太子面前竟敢如此……哼哼……我看你真是活得起腻了！”

柳鹤亭心中一愣。

“谁是太子？”

只见这少年哈哈一笑，接口道：“无妨，无妨，不知者不罪，又怎能怪得了人家？”

手腕一伸，从袍袖中取了柄折扇，“唰”地一声，展了开来，轻轻摇了两摇，目光一转，狠狠瞟了那白衣女子两眼，忽地瞥见她手中的“龙吟长剑”，目光一惊，却仍含笑道：“想不到，想不到，原来这位千娇百媚的娘子，便是方才手挥神剑，划破在下八面皮鼓的高人——”突地回转头去，向那腰横长刀的大汉道：“奎英，你常说当今武林，没有高手，如今你且看看这两位，一位身怀神剑，轻功更是妙绝，一位虽未现出武功，但却已能以箫音克敌，内功想必更是惊人！哈哈，难道这两人还不能算是武林高人？”

他又自一阵大笑，摇了摇手中的描金折扇，回身又道：“两位身手如此高明，不知可否将大名、师承见告？先让我听听中州武林高人的名号。”目光一转，却又盯在白衣少女身上。

这少年轻摇折扇，虽然满面笑容，但却不减狂妄之态，说话的神态，更是旁若无人，洋洋自得。

柳鹤亭冷笑一声，沉声道：“在下贱名不足挂齿，倒是阁下的姓名，在下是极想听听的。”

他听了这少年便是方才隐于林梢、隔空击鼓之人，心中亦不禁为之一惊一愕，惊的是他知道这少年武功实在不弱，愕的是他想到那翠装少女方才说：“打鼓的家伙，满口长胡子。”而此刻这少年却连一根长须也没有。

但他转念一想，那翠装少女便是“石观音”，她已不知骗了自己多少事，方才她说的话，自然也不能算数，他本系外和内刚、傲骨峥嵘之人，见了这少年的神态语气，心中大感不愤，是以言语之中，便也露出锋锐。

那两个锦衣大汉闻言一起勃然变色，但这少年却仍摆手笑道：“我足迹初涉中州，也难怪他们不认得我，奎英，你先莫动态，且将我的姓名说给他们听听又有何妨。”

那叫做“奎英”的锦衣大汉本自须眉怒张，但听了他的话，面色竟倏然归于平静，垂首答了一声：“是！”方自大声道：“尔等听清，此刻与尔等谈话之人，乃‘南荒大君’陛下之东宫太子，尔等如再有无理情事——”

他话声未了，那一直敛眉垂首、默然无语的白衣女子，竟突地“噗哧”一声，笑出声来，腰横长刀的锦衣大汉面容一变，手掌垂下，紧握刀柄，柳鹤亭剑眉一轩，却听这位“东宫太子”已自笑道：“娘子，你笑些什么？”

白衣少女目光一垂，轻轻道：“我觉得很有意思。”

这“东宫太子”微微一愕，随亦哈哈大笑起来，道：“是极，是极，很有意思，”转问柳鹤亭：“如此有意思的事，你为何不笑？”轻轻摇了摇折扇，缓缓摇了摇头，大有可惜柳鹤亭不解风趣之意。

那两个锦衣大汉虽自满腔怒火，也不知道是什么事“如此有意思”，但见了这“东宫太子”目光已转向自己身上，连忙嘿嘿干笑了两声，但面上却无半分笑容，笑声中亦无半分笑意！

一时之间，地道中充满了哈哈大笑之声，柳鹤亭冷哼一声，对这自称“东宫太子”的少年厌恶之心越来越盛，却见白衣女子明眸一张，像是十分诧异地说道：“是什么事有意思，你们笑些什么？”

“东宫太子”哈哈笑道：“我也不知是什么事有意思，但娘子说是有意思，自然是有意思的了。”

白衣女子不禁又“噗哧”一笑，但目光转向柳鹤亭时，笑容立刻尽敛，垂首道：“我与你素不相识，你也不必问我的名字，你那八面皮鼓，也不是我划破的，我只觉得你名字竟然叫做‘太子’，是以才觉得很有意思！”

她一面说着话，一面轻移莲步，缓缓走到柳鹤亭耳畔轻轻道：“我叫陶纯纯，你不要告诉别人。”

柳鹤亭见她与这自称“东宫太子”的少年答话，不知怎地，突地感到一阵气恼，故意偏过头去，再也不望他们一眼，哪知她此刻竟突然说了这句话，刹那之间，柳鹤亭心中又突地生出一阵温暖之意，目光一转，白衣少女正仰首相对，几乎忘了旁边还有人在！

他两人俱都初出江湖，都从未听过“南荒大君”这个名字，更未将这“东宫太子”放在眼里，他们却不知道那“南荒大君”，便是数十年前便已名震天下的“南荒神龙”项天尊，而这位“东官太子”，便是项天尊的唯一爱子项煌。

约在四十年前，项天尊学艺方成，挟技东来，那时地年龄亦在弱冠之间，经验阅历俱都不够，虽然在中原、江南道上闯荡了一年，但始终未能在武林

中成名，后来他无意之中救了一个落魄秀才诸葛胜，这诸葛胜便替他出了不少主意，说是：“要在江湖争胜，第一须不择手段，第二是要知道‘射人先射马，挽弓当挽强’，要找武林中最负盛名之人交手，无论胜负，都可成名，否则你便是胜了百十个碌碌无名之辈，也无用处。”

项天尊听了这话，心中恍然，那时江湖中最大的宗派，自是少林、武当，他便三闯少林罗汉堂，独上武当真武庙，半年之间，将少林、武当两派的高手，都打得七零八落，于时“南荒神龙”项天尊之名，立时便在江湖中赫赫大震。

当时江湖中人都知道“南荒神龙”武功绝妙，来去飘忽，行事任性，但却又都无法将其制服，哪知在他声名震动天下的时候，他竟又突然远遁南荒，从此便未在中原武林中露面，江湖中人不知详情，虽然额手称庆，却又都有些奇怪，他们却不知道这“南荒神龙”是因折在那位“无恨大师”的手中，发下重誓，足迹从此不得迈入中原一步。

他重创之下，便和那诸葛胜一起回到他出身的地方，这时诸葛胜便又说：“你虽然在中原失意，但天下颇大，何处不能立业，”于是数十年来，他便在南荒又创立了一份基业，只是他格于重誓，足迹竟真的从此没有迈入中原一步。

但项煌却年轻喜动，久闻大河两岸、长江南北的锦绣风物，时刻想来游历，更想以自己一身绝技，扬名于中原武林之中，心想：“爹爹虽立下了重誓，我却没有。”于是，他便时时刻刻磨着“南荒神龙”，直到项天尊答应了他。

一入中原，他自恃身手，想为他爹爹复仇雪耻，便一心想找着那“无恨大师”一较身手，同时也想探究出他爹爹当年究竟是如何折在这“无恨大师”手中的真相，因为他爹爹只要一提此事，便只有连声长叹，似乎根本不愿提起，项煌虽暗中猜想他爹爹昔年一定败得甚惨，但究竟是如何败的，他却不甚清楚。

但这有如初生牛犊般的项煌虽有伏虎雄心，却怎奈那“无恨大师”早已仙去多年，他听得这消息时，心里大感失望，却不禁又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失望的是他从此不能享受到复仇雪耻胜利的荣耀，但却也不会尝受失败的痛苦，当然，后面的一种感觉，只是他心里的秘密而已，甚至连他自己都不愿相信有这种感觉存在。

但是他终于听到了这“浓林密屋”以及那神秘的“石观音”的故事，于是他便毫不犹疑取道而来，但他却未想到中原武林亦多异人，竟有人能在他措不及防之下，将他珍爱异常、苦心独创的八面“天雷神鼓”一起划破。

此刻他手中轻摇折扇，面带笑容，神色之间，虽仍满含那种混合着高傲与轻蔑、冷削与潇洒的神态，但他目光所及，看见了眼前这一双少年男女并肩而立，目光相对，那种如痴如醉的神情，他心中的感觉，实在不是他外表所显示的那么平静。

那两个锦衣大汉面上笑容早已敛去，目光灼灼，亦自一起瞪在柳鹤亭与这白衣女子“陶纯纯”身上，一人巨大而满布青筋的手掌，紧紧握着腰畔的奇形刀柄，另一人手掌箕张，神色中亦满露跃跃欲试的锋芒，似乎只要这“东宫太子”稍有暗示，他两人便立刻会一起出手。

笑声顿消，地道中便又归于静寂，只有从那秘道中吹来的阴风，吹得这两个大汉掌中火把上的火焰，呼呼作响。

白衣少女“陶纯纯”缓缓抬起头，幽幽叹息一声，满含幸福满足之意，似是方自从一个甜蜜温柔的梦中醒来，刹那之间，项煌只觉心中热血上涌，冷哼一声，“唰”地收起折扇，冷冷道：“我那八面‘天雷神鼓’，真的不是你划破的吗？”

柳鹤亭剑眉一轩，方待发作，哪知陶纯纯目光转处，温柔地望了他一眼，便缓缓摇头叹道：“我从来没有说过骗人的话，难道你还不信？”

项煌目光连转数转，目光中的怒火，虽已因这句温柔的言语而减去不少，但口中仍冷冷道：“但你手中的这柄利剑，哪里来的，哼——奎英，你知不知道有些人口中虽说从不说谎，但其实说谎说得最多。”

柳鹤亭的怒气再也忍耐不住，厉叱道：“纵是说谎，便又怎地？”

项煌目光一抬，目中精光暴射，那叫做“奎英”的锦衣大汉，“呛啷”一声，抽出腰畔长刀，柳鹤亭骤觉眼前寒光一闪，只见这大汉右手之中，已多了一柄刀身狭长、隐射紫色鳞光，一眼望去，通体有如一条紫色带鱼的奇形长刀。

他心中一动：“难道此人是‘胜家刀’当今的长门弟子？”

却见这“东宫太子”项煌已自冷笑道：“我与这位姑娘之间的事情，我看你还是少管些的好。”

他伸出手中折扇，轻轻一点这手持奇形长刀的锦衣大汉，冷笑道：“这位便是‘南荒大君’殿前的‘神刀将军’胜奎英，嘿嘿，河南的‘胜家刀法’，你想必早知道的了。”

扇柄一转，扇头点向那背插铁锏、横眉怒目的另一锦衣大汉，他又自冷笑道：“这位‘铁锏将军’尉迟文，在中原武林，虽然声名较弱，但是——嘿嘿，‘关内一条鞭，赛过活神仙，关外两根锏，艺高九云天。’这句话你大约听人说过，至于我——”

他得意地大笑几声，拇指一旋，“唰”地向右张开折扇，轻摇一下，拇指突地向左一旋，这柄描金折扇向左一合，突又向左一张。

柳鹤亭本自强忍着心中怒气，听他夸耀着这两个锦衣大汉的来历，目光动处，只见这描金折扇向左一张之后，竟又换了个扇面，扇面上金光闪烁，竟画着一条金龙，神态矢矫，似欲破扇飞去。

项煌冷笑道：“你年纪轻轻，在武林中还要闯荡多年，若结下我等这样的强敌，嘿嘿，那实在是不智已极，嘿嘿，实在是不智已极。”

他重复着自己的话，强调着语中的含意。

柳鹤亭忍耐已到极处，胸膛一挺，方待答话，哪知白衣女子陶纯纯竟突地轻伸玉掌，轻轻地握住他的手腕，柳鹤亭心头一颤，却听她缓缓说道：“这柄剑虽然是方才划破你那八面皮鼓的剑，可是施剑的人却不是我，唉——你要是再不相信，我……”她又自轻轻一叹，结束了自己的话，柳眉敛处，像是满聚着深深的委屈，让你永远无法不相信她说的任何一句话。

项煌嘴角一扬，像是得意，又像是轻蔑地斜瞟柳鹤亭一眼，道：“娘子既如此说，我自然是相信的，但是使剑的人此刻在哪里，娘子想必是一定知道的了。”

他此刻语声之中，又已尽敛森冷的寒意，这白衣女子的轻叹低语，就像是春日的熏风，吹得每个人心中都充满了柔情蜜意——春风，是永远没有仇敌的。

陶纯纯的一只柔荑轻轻的一握柳鹤亭的手腕，便又极为自然地缩回袖

中，像是根本没有发生过这件事似的，又自叹道：“这使剑的人究竟到哪里去了，我也不知道，她也许在这地道外面，也许在别的地方，唉——也许她就在这地道里面也不一定，只是她虽看得见我们，我们却再也看不到她。”

项煌双目一张：“难道此人便是那‘石观音’么？”

陶纯纯轻轻点了点头，秋波四下一转，像是真在搜索着那“石观音”的影子。

“神刀将军”胜奎英手掌一紧，下意识回头一望，背后空空，哪有半点人影，他心中不觉泛起一股寒意，却见那“铁锏将军”尉迟文亦方自回转头来，两人对望一眼，彼此心中都各个领受到对方心中的寒意。

项煌心头亦不禁为之一懔，但却故作从容地哈哈大笑几声，一面轻摇手中折扇，一面大笑道：“娘子你也未免说得太过了，想那‘石观音’武功虽然高明，却也不是神仙，何况——”

他笑声突地一顿，“唰”地收起折扇，大步走到那红色门户前，目光一扫，面上也不禁现出惊异之色，往里走了两步，突地一皱眉峰，微拂袍袖，颀长的身形便又如行云流水般退回来，倏然伸手接过那胜奎英手中的火把，冷冷说道：“我倒要看看她究竟是否真有三头六臂，竟敢——哼哼！竟敢将人命视如草芥。”

目光一转，那白衣女子陶纯纯已道：“我也正要去找她。”她轻伸玉掌，一指地道那端：“这条好像就是通向外面的出路！”

转身婀娜走了两步，突地回身向柳鹤亭一笑：“你站在这里干什么？难道你不出去么？”

柳鹤亭似乎在呆呆地发着愣，他愣了半晌，方自暗叹一声，道：“我自然也出去的。”

项煌冷笑道：“我只当你不敢去哩！”言语之间，满含着撩拨意，他只当柳鹤亭必定会反唇相讥。

哪知柳鹤亭竟只微微一笑，一言不发地跟在后面，走了过去。

项煌心中不禁大为奇怪，心想：“此人怎地变得如此怯懦起来。”

他却不知道柳鹤亭方才心念数转，想到自己与这“东宫太子”本来素无仇隙，又想到这项煌此次前来，目的也和自己一样是想探出“浓林密屋”和“石观音”的秘密，那么岂非与自己是友而非敌，他纵然言语狂做，那是人家生性如此，却也并非什么大恶，自己此刻对他如此怀恨敌视，却又为了什么呢？

“难道我是为了陶纯纯而对他生出憎恨吗？”他暗自思索着：“那么，我也未免太过不智，太过小气了，何况陶纯纯与我不过初次相识，我有如此想法，实在不该。”

他本是心肠磊落的少年英侠，一念至此，心中便不禁觉得甚是惭愧，是以那项煌言语撩拨，他也装做没有听到。

片刻之间，便已走到地道尽头，项煌双眉微皱，方自说道：“前面似已无路可行，难道那——”

语声未了，却见这白衣女子陶纯纯已自在那看来有如一片山石的门户上，抚摸半晌，突地轻抬莲足，在门下连环踢出数脚，这扇柳鹤亭方才想尽千方百计也无法开启的门户，竟又突地漫无声音地开了！

项煌顿时大感疑惑，目光一转，冷笑道：“原来你对此间的设置倒熟悉得很。”

白衣女子像是根本没有听出他语中的锋锐，仍自缓缓道：“我当然知道啦，那‘石观音’就是我的师姐，只不过我已有许多许多年没有见过她了。”

项煌面色一变：“难道你亦是那‘无恨大师’的弟子？”

陶纯纯回眸一笑，轻轻道：“你倒也知道我师傅的名字！”

项煌面青如铁，但抬目一望，只见她笑颜如花，娇媚甜美，他愣了一愣，倏忽之间，神情变化数次，最后竟亦淡淡一笑，手举火把，跟在陶纯纯身后向门外走去。

柳鹤亭却在心中暗叹一声，忖道：“这女子当真是纯洁坦白无比，在任何人面前，都不隐藏自己的身份，世人若都和她一样，全无机诈之心，那人间岂非要安详太平得多。”

回头一望，那“神刀将军”与“铁锏将军”也已随后跟来，胜奎英手中仍然紧握着那柄紫鳞长刀，像是生怕柳鹤亭溜走似的。

柳鹤亭淡淡一笑，突地扭转身躯，扬手一掌，像是要往胜奎英当头拍去，这一下变生仓促，胜奎英大吃一惊，方自侧首一让，突地觉得右肘一麻，右腕一松，手中的长刀，便已被柳鹤亭夺在手中，竟是那么轻易而自然，就像是他自己将刀送到别人手里一样。

他惊怒交集之下，方自呆了一呆，那尉迟文亦自变色喝道：“你要怎的！”

却见柳鹤亭手持长刀，在火把下仔细端详了两眼，伸手轻轻一拂，哈哈笑道：“难怪河南胜家神刀名扬四海，这‘紫金鱼鳞’，果真是口宝刀。”双手一抬，竟又将这柄刀送回胜奎英手里。

胜奎英不知所措地接回自己的金刀，心中既惊且怒，虽有满腔怒气，但却又不知自己该不该发作出来。

只见柳鹤亭一笑转身，走出门去，项煌听得那一声轻叱，亦自转身道：“奎英，什么事？”

“神刀将军”胜奎英怔了一怔，还未答话，只听柳鹤亭又已笑道：“没有什么，只不过在下将胜将军的宝刀借来看了一看而已。”

项煌冷哼一声，只见胜奎英垂首走了出来，虽然面容有异，但却没有说什么话，那白衣女子又自轻轻一笑道：“他这口刀真是不凡，以后有机会，我也要借来看一看的。”

项煌眼珠转了几转，哈哈笑道：“以后——以后自然会有机会的。”

胜奎英垂首无言，他在武林中亦是佼佼人物，如今吃了个哑巴亏，竟连发作都无法发作，心中真是难受已极，却又不禁暗中惊佩，这少年的身手之快，当真是无与伦比。

柳鹤亭嘴角含笑，目光四下一转，只见这地道四面俱是石壁，上面的入口，竟然没有关闭，离地约莫竟有三余丈，入口边的石壁上，嵌着一排六节钢枝，他方才虽由此处跃下，但却因四下黑暗，是以没有看到。

项煌目光亦自一转，含笑又道：“这里想必就是出口了吧，由此上去，不知是否——”

柳鹤亭一笑接口道：“不错，这里上去就是那栋密屋，方才在下就是由此处下来的。”语声和悦，丝毫没有故意。

项煌“噢”了一声，心下不觉又有些奇怪，这少年怎地对自己如此友善，但口却含笑向陶纯纯说道：“此处既是出口，那么就请娘子你先上去吧。”

陶纯纯又轻轻一笑，她此刻对项煌像是较为熟些，是以神态便有些改变，不但面上微带笑容，而且也没有了先前那种羞涩之态，项煌只觉她这一笑的

笑容，比方才还要甜美，哪知她微笑的明眸，却又已转到柳鹤亭身上。

她轻轻一笑，缓缓说道：“那么我就不客气，要先上去了。”笑语之中，婀娜的身躯，突地飘飘而起，上升丈余，双臂突地一扬，身形便又急升两丈，玉掌轻轻一垂，身形便已穿出去，飘飘落在上面。

柳鹤亭又自暗叹一声，忖道：“这女子不但轻功高绝，而且身法美妙，有如凌波仙子，唉——看来武林中尽多异人，我这点功夫，还算不得什么！”

却听项煌抚掌大笑道：“好极，好极，想来古之聂隐红泉，亦不过如此吧。”

大笑声中，他身躯突地溜溜一转，冲天而起，凌空一张折扇，“唰”地一扇下拍。

柳鹤亭只觉一股劲风由上压下，他知道是项煌意欲借力上拔，微微一笑，移开三尺，抬头望处，却见项煌的身形已在出口处消失，只不过却仍有笑声传来，道：“你要是上不来的话，就从旁边的钢枝爬上来好了。”

柳鹤亭剑眉一挑，但瞬即笑道：“正是，正是，若没有这些钢枝，我还真上不去哩。”回首一望胜奎英、尉迟文两人道：“两位你说可是？”

胜奎英、尉迟文不禁各个面颊一红，要知道身形若能凌空上拔四丈，实在大非易事，若非轻功妙到绝处，便再也休想，胜奎英、尉迟高两人武功虽都不弱，但却都无法做到。

却听柳鹤亭又自笑道：“两位先请，在下殿后。”

胜奎英鼻孔里暗哼一声，伸手还刀入鞘，举步掠到壁边，纵身一跃，右手抓住第四节钢枝，微一换气，身形一长，左手便已抓住第五节钢枝，这样双手交替，霎眼之间，便已掠了出采。

柳鹤亭鼓掌一笑：“好身手。”侧顾尉迟文笑道：“此次该轮到阁下了。”

那“神刀将军”武功传自河南“神刀门”，正是“胜氏神刀”当下的长门弟子，因了一事流落南荒，才被“南荒大君”收服了去，武功的确不弱，方才他虽不能有如陶纯纯、项煌般一跃而上，但身手的矫健，亦颇惊人。

是以柳鹤亭含笑说出的“好身手”三字，其中并无揶揄之意，只是听在尉迟文耳里，却觉大为不是滋味。

他不悦地冷哼一声，身形突也斜斜掠起，“唰”地跃起约摸两丈，脚尖一找石壁间的第四节钢枝，双臂突地一垂，身形再行拔起，他有意卖弄身法，却忘了自己手中还拿着一枝火把，身形已掠了出去，但手中火把却碰在地道出口的石壁上，再也把持不牢，手腕一松，火把竟落了下去。

他身形掠出，向前冲了两步，方自站稳身形，却听身后笑道：“火把在这里。”

他一惊之下，倏然转身，只见柳鹤亭竟已一手举着他方才失落下的火把，笑吟吟地站在他身后。

于是在这刹那之间，他便已开始了解到胜奎英方才的感觉，因为他自已此刻的感觉，正和胜奎英方才毫无二致。

他默默地接着火把，目光指处，胜奎英正在凝视着他，两人目光又自相对，口中不言，却都对这少年一身玄奇的武功大为惊佩。

但柳鹤亭的目光，却没有望向他们，而望在这间房外的一双人影上——

此刻陶纯纯竟已和那项煌一起走了出去，柳鹤亭呆呆地望了半晌，轻叹一声，随后走去，只是他叹息声是如此轻微，轻微得就连站在他身前的“铁锏将军”尉迟文都没有听到。

他无言地又自穿过一间房间，里外情况，仍和来时一模一样，他心中一动，突地听到自己在地道中听到的脚步声：“难道那又是老鼠的奔跑声？”

他微带自嘲地暗问自己，从前面项煌手中火把射来的火光，使得这间屋子的光线已有足够的明亮，他目光一扫，突地动也不动地停留在房中那张方桌之上，目光中竟突地满露惊骇之色，一个箭步掠到桌旁，伸手一摸桌上的蜡烛，此刻竟已短了一截，只是若非柳鹤亭目光敏锐，却也难以发现！

陶纯纯与项煌已将走到另一间房子的门口，方自回转头来，向柳鹤亭招手唤道：“喂，你在看什么呀？这里果然一个人也没有，我师姐又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柳鹤亭漫应一声，却听项煌已接口笑道：“你要是没有见过蜡烛，我倒可以送你一些，让你也好日夜观赏。”他笑语之中，有些得意，又满含着讥嘲。

柳鹤亭心中冷哼一声。

哪知那白衣女子陶纯纯竟亦娇笑一声，道：“人家才不是没有见过蜡烛哩。”又道：“我们再往前面看看，你快些来呀！”

柳鹤亭呆了一呆，心胸之间，杂感交集，只听得他两人的声音已自远去。

那“东宫太子”项煌似乎在带笑说道：“纯纯，那少年和你……”语气渐弱，后来便听不甚清。

柳鹤亭暗中一叹。

“原来她到底还是把她的名字告诉了他。”不知怎地，他心里忽然觉得甚是难受，觉得这房子虽大，竟像是多了自己一人似的，挤得他没有容身之处。

他呆呆地伫立半晌，突地一咬钢牙，身形斜掠，竟然掠到窗口，伸手一推窗户，倏然穿窗而出。

胜奎英、尉迟文对望一眼，心中都在奇怪：“这少年怎地突然走了。”

他们却不知道柳鹤亭此刻心中的难受，又岂是别人猜想得到的。

他想到自己和这白衣女子陶纯纯初遇时的情景，想到她带着一种圣洁的光辉，高举着火把，伫立在黑暗中的样子，想到当他的手掌，握住她那一只柔荑时的感觉。

于是他痛苦地制止自己再想下去，但心念一转，他却又不禁想起那翠衫少女的娇嗔和笑语。

“难道她真是那冷酷的女中魔王‘石观音’，唉——为什么这么多离奇而又痛苦的事，都让我在一夜间遇着。”

他沉重地叹息着，发狂似地掠出那高耸的铁墙，掠到墙外清朗的世界，天上星河耿耿，夜已更深，他不知道此刻已是什么时候了，晚风吹过树林，林梢的木叶，发出阵阵清籁——

但是！

在这风吹木叶的声音中，怎地突然会传出一阵惊骇而短促、微弱而凄惨，像是人类临死前的最后一声哀呼！

他大惊之下，脚步微顿，凝神而听——

哀呼之声虽在，但风声之中，竟还有着一声声更微弱而凄惨的呻吟！

他心头一懔，双臂微张，身形有如夜空中一闪而过的流星，倏然掠入树林，目光一扫——

刹那之间，他但觉眼前暗然一花，耳旁轰然一响，几乎再也站不稳身形，

此刻树林中的情景，纵然被心如铁石的人见了，也会和他有一样的感觉。

夜色之中，四周的树干之上——

每株树上，竟被挂着两个遍体银衫的少女，不住地发着轻微的呻吟，她们的衣衫已是凌乱而残败，本都极为秀美的面容，在从林梢漏下的星光影映下，苍白而惊恐，柳鹤亭甚至能看到她们面上肌肉的颤抖。

而正中一株树上，却绑着一个身躯瘦小的汉子，身上鲜血淋漓，竟已被人砍断一手一足，而他——赫然竟是那去而复返的入云龙金四！

树下的泥地上，亦满流着鲜血，金四的爱马倒卧在鲜血中，一动也不功，马首血肉模糊，竟似被人以重手法击毙。

柳鹤亭已全然被这惨绝人寰的景象吓得呆住了，他甚至没有看到几个身穿黑衣的人影，闪电般掠出林去，等到他微一定神，目光开始转动的时候，这几条黑衣人影已只剩下了一点淡淡的影子和隐约随风传来的阴森冷笑！

这些在当时都是刹那间事！

柳鹤亭心胸之中，但觉悲愤填膺，他目眦尽裂地大喝一声，身形再起，闪电般向那些人影消失的方向掠去，他拚尽全力，身形之疾，连他自己都难以置信，但是他身形乍起，林外便已响起一阵急剧的马蹄声，等他掠出树林，马蹄声早已永远无法追到，于是他悲哀、气愤而又失望地掠回林边，树林外仍停着十数匹鞍辔鲜明的健马，仿佛像是项煌身后那些银衫少女骑来的，此刻群马都在，但是那些银衫少女，却已受到了人世间最凄惨的遭遇！

谁也不知道她们到底受了怎样的惊吓与屈辱，柳鹤亭折回林中，笔直地掠到“ 入云龙 ”金四身前，大喝一声：“ 金兄。 ”

他喝声虽大，但听在入云龙金四耳里，却像是那么遥远。

柳鹤亭焦急地望着他，只见他双目微弱地张开一线，痛苦地张了张嘴唇，像是想说什么，却无声音发出。

柳鹤亭又自大喝道：“ 金兄，振作些！ ”俯首到入云龙口旁，只听他细如游丝般的声音，一字一字地断续说道：“ 想……不到……他……他们……我的…… ”

柳鹤亭焦急而渴望地倾听着，风声是这么大，那些少女本来听来那么微弱的声音，此刻在他耳中也生像是变得有如雷鸣。

因为这些声音部使得入云龙断续的语声，变得更模糊而听不到，他愤怒而焦急地紧咬着自己的牙齿，渴望着“ 入云龙 ”金四能说出这惨变的经过来，说出是谁的手段竟有如此残酷，那么柳鹤亭纵然拼却性命，也会为这些无辜的牺牲者复仇的。

但是，“ 入云龙 ”金四断续而微弱的语声，此刻竟已停顿了，他疲倦地闭上眼帘，再也看不到这充满了悲哀和冷酷的无情世界，他沉重地闭起嘴唇，再也说不出一句向别人哀恳的话了。

江湖中从此少了一个到处向人哀求援手的“ 懦夫 ”，却从此多了一段悲惨残酷的事迹。

柳鹤亭焦急地倾听着，突地，所有自金四身体内发出的声音——呼吸、呻吟、哀告，以及心房的跳动，都归于静寂。

“ 他死了！ ”

柳鹤亭失神地站直身躯，他和这入云龙金四虽萍水初交，但此刻却仍不禁悲从中来，他一双俊目中滚动着的泪珠，虽未夺眶而出，但是这种强忍着的悲哀，却远比放声痛哭还要令人痛苦得多。

他沉痛地思索着入云龙金四死前所说的每一个字，冀求探测出字句中的含意！

“‘想不到’……为什么想不到，是什么事令他想不到，‘他们’……他们是谁，‘我的’……他为什么在临死前还会说出这两个字来？”

他垂下头，苦自寻思：“难道他临死前所说的最后两字，是说‘他的心愿还未了’，是以死不瞑目，还是说他还有什么遗物，要交给他人？这都还勉强可以解释，但是——‘想不到’却又是什么意思呢？难道他是说杀他的人令他再也想不到，是以他在垂死之际，还不忘挣扎着将这三个字说出来？”

心念一转，蓦地又是一惊：“呀！难道将他如此残酷地杀死的人，就是那突然自地道中失踪的翠衫女子，是以金四再也想不到如此天真娇柔的女子，会是个如此冷酷心狠的魔头，唉——如此说来，她真是‘石观音’了，将我骗入地道，然后自己再溜出来，偷偷做出这等残酷之事——

但是……”

他心念又自一转：“但是他却又说是‘他们’！那么做出此事的想必不是一人……”

刹那之间，他心念数转，对那“入云龙”金四垂死之际说出的七个字，竟不知生出多少种猜测，但其中的事实真相，他纵然用尽心力，却也无法猜透，他长叹一声，垂下目光，目光轻轻一扫——

突地！

他竟又见到了一件奇事！

这已惨死的入云龙金四，右臂已被人齐根砍断，但他仅存的一只左掌，却紧握成拳，至死不松，就像是一个溺于洪水中的人，临死前只要抓着一个他认为可以拯救他性命的东西，无论这东西是什么，他都会紧握着它，至死不放一样。

柳鹤亭心中一动：“难道他手掌中握了什么秘密，是以他垂死前还不忘说出‘我的手掌……’这句话，只是他手掌两字还未说出，就已逝去。”

一念至此，他缓缓伸出两手，轻轻抬起“入云龙”金四那只枯瘦的手掌，只是这手掌竟是握得那么紧，甚至连指尖的指甲都深深的嵌入了掌心肌肤之中，柳鹤亭只觉他手掌仿佛还有一丝暖意，但是他的生命已完全冷了。

柳鹤亭悲痛地叹息着，生命的生长，本是那么艰苦，但是生命的消失，却偏偏是那么容易。

他叹息着，小心而谨慎地拉开这只手掌凝目而望，只见掌心之中赫然竟是一片黑色碎布，碎布边却竟是两根长只数寸的赤色须发！

他轻轻地拿起它们，轻轻地放下金四此刻已渐冰冷的手掌，但是他的目光却是沉重的，沉重地落在这方黑布和这根赤色须发上，边缘残落的碎布，入手竟非常轻柔，像是一种质料异常高贵的丝绸，赤色的须发，却坚硬得有如猎鬃。

“这黑中与赤发，想必是他从那将他惨杀之人的面上拉落下来的，如此看来，却像又不是那石琪了。”他又自暗中寻思：“他拉落它们，是为了有赤色须发的人并不多，他想让发现他尸身的人，由此探寻出凶手的真面目，唉——他临死之前，仍念念不忘将他手掌中掌握的秘密告诉我，他心里的仇恨，该是如何深刻呀！”

他痛苦地为“入云龙”金四垂死前所说的“我的……”找出了一个最为合情合量的答案，他却不知道此事的真相，竟是那么诡异而复杂，他猜测得

虽极合情合理，却仍不是事实的真相！

他谨慎地将这方碎布和赤须放入怀中，触手之处，一片冰凉，他突又记起了那黑色的玉瓶和玉瓶上的“西门笑鸥”四字！

“唉！这又是个难以解答的问题。”

那些银衫少女，双手反绑，背向而立，被绑在树上，直到此刻还未曾动弹一下，只有在鼻息间发出微弱的呻吟。

柳鹤亭目光一转！

“难道她们也都受了重伤！”拧身一掠，掠到身旁五尺的一株树前，只见树上绑着的一个银衫少女，仿佛竟是方才当先自林中出来的那个女子，只是她此刻云鬓蓬乱，面容苍白，眼帘紧闭着，衣裳更是零乱残破，哪里还是方才出来时那种衣如缟云、貌比花娇的样子！

他不禁为之暗叹一声，就在这匆匆一瞥间，他已断定这些女子都是被人以极重的手法点了穴道。

于是他跨前一步，伸出手掌，正待为她们解开穴道，哪知树林之外，突又传来一阵朗朗的笑声，竟是那项煌发出来的，大笑声中，仿佛还夹着女子的娇柔笑语，柳鹤亭心头一跳，目光数转，突地长叹一声，微拂袍袖，向林外掠去。

不知究竟是为了什么，只是为了一种强烈的感受，他突然觉得自己再也不愿看到这并肩笑语而来的两人，他急速地掠入树林，他知道那“入云龙”金四的尸体，会有人收埋的，至于那些银衫少女，她们本是项煌的女侍，自然更不用他费心，只是他心里却又不免有一些歉疚，因为他和“入云龙”相识一场，却未能替朋友料理后事！

“但是我会为他寻出凶手，为他复仇的！”

他重复地告诉自己，但身形却毫未停顿，秋风萧索，大地沉寂如死，他颀长的身躯在这深秋的荒野上飞掠着，就像是一道轻烟，甚至连林中的宿鸟都未惊起。

此刻他心中情潮翻涌，百感交集，像是都从这狂掠的速度中寻求解脱，也不知狂掠了多久，更不知掠狂了多远，他但觉胸中郁积稍减，体内真气，也微微有些削弱，便渐渐放缓脚步，转目四望，却不禁轻呼一声，原来他方才身形狂掠，不辨方向，此刻竟已掠入沂山山地的深处。

他在这一夜之中，屡惊巨变，所遇之事，不但诡异难测，而且凄绝人寰，却又令人俱都不可思议，此刻他身处荒山，不由自嘲地暗叹一声，自语着道：“我正要远远离开人群，静静地想一想，却正好来到这种地方。”

于是他便随意寻了块山石，茫然坐了下来，虽在这如此寂静的秋夜里，他心情还是无法平静，一会儿想到那翠装少女天真的笑靥，一会儿想到那陶纯纯的温柔笑貌，一会儿却又不禁想起那“入云龙”金四死前的面容。

一阵风吹过，远处树林黝黑的影子，随风摇动，三两片早凋的秋叶，飘飘飞落，他随手拾起一粒石子，远远抛去，霎眼便消失在无边的黑暗里，不知所迹，抛出去的石子，是永远不会回头的，那付出了的情感，也永远无法收回了。

突地——

忧郁的秋风里，竟又飘来一声深长的叹息，这叹息声的余音，就像是一条冰冷的蛇尾，拂过柳鹤亭的肌肤，使得他脚尖至指尖，都起了一阵难言的悚栗，已经有了足够的烦恼的柳鹤亭，此刻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这一夜

之间，他已经历了太多的事，而此刻在这寂静如死的荒山里，却又让他听到了这一声离奇的叹息，“是谁？”他暗问自己，不知怎地，无尽的穹苍，此刻竟像是变成了一只入云龙失神的眼睛。

叹息声终于消失了。

但是，随着这离奇的叹息——

“唉！人生为什么如此枯燥，死了……死了……死了也好。”

是谁在这秋夜的荒山里，说这种悲哀厌世的苍凉低语？

柳鹤亭倏然站起身来，凝目望去，只见那边黝黑的树影中，果然有一条淡灰的人影，呀！这条谈灰人影，双脚竟是凌空而立，柳鹤亭不由自主地机伶伶打了个寒噤，脑海中突地闪电般掠过一个念头！

“难道此人正在那边树林中悬枝自尽！”

第三章　荒山魅影

柳鹤亭生具至性，此刻自己虽然满心烦恼，但见这等事情，却立刻生出助人之心，当下脚尖轻点，如轻烟般掠了过去。

又是一阵风吹过！

这淡灰的人影，竟也随风摇动了起来。

“呀！果然我未曾猜错！”他身形倏然飞跃三丈，笔直地掠到这条淡灰人影身前，只见一条横生的树枝，结着一长黑色的布带，一个灰袍白发的老头，竟已悬吊在这条布带之上。

柳鹤亭身形微顿又起，轻伸猿臂，拦腰抱住这老者，左掌横切，有如利刃般将那条黑色布带切断！

他轻轻地将这老人放到地上，目光转处，心头又不禁一跳，原来这满头白发、面如满月的老者，双臂竟已齐根断去，他身上穿着的灰布长袍，甚至连衣袖都没有，柳鹤亭伸手一探，他胸口尚温，鼻息未断，虽然面容苍白，双目紧闭，但却绝未死去。

柳鹤亭不禁放心长叹一声，心中突地闪过一丝淡淡的欢愉，因为他已将一个人的性命从死亡的边缘救了出来，一个人纵然有千百种该死的理由，却也不该自尽，因为这千百种理由都远不及另一个理由充足正大，那就是：

上天赋于人生命，便没有任何人有权夺去——这当然也包括你自己在内。

柳鹤亭力聚掌心，替这白发灰袍的无臂老者略为推拿半晌，这老者喉间一阵轻咳，长叹一声，张开眼来，但随又闭起。

柳鹤亭强笑一下，和声道：“生命可贵，蝼蚁尚且偷生，老丈竟要如此死去，未免太不值得了吧？”

白发老人张开眼来，狠狠望了柳鹤亭两眼，突然“呸”地一声，张嘴一口浓痰，向柳鹤亭面上吐去，柳鹤亭一惊侧首，只觉耳畔微微一凉，这口痰竟擦耳而过，却听这白发老人怒骂道：“老夫要死就死，你管得着吗？”

翻身从地上跃了起来，又怒骂道：“不知天多高地多厚的毛头小伙子，真是岂有此理。”呸地又向地上吐了口浓痰，掉首不顾而去。

柳鹤亭发愣地望着他的背影，心中既觉恼怒，却又觉有些好笑，暗道自己这一夜之中，怎地如此倒霉，救了一个人的性命，却换来一口浓痰，一顿臭骂，他呆呆地愣了半晌。

只见这老人越去越远，他突然觉得有些寒意，暗道一声：“罢了，他既然走了，我还呆在这里干什么？”转念一想：“他此刻像是要走到别的地方自尽，我若不去救他，唉——此后心必不安。”转目一望，那老者灰色的人影，远在前面缓缓而走，一个残废的老人踯躅在秋夜的荒山里，秋风萧索，夜色深沉，使得柳鹤亭无法不生出恻隐之心。

他只得暗叹一声，随后跟去，瞬息之间，便已掠到这老者身后，干咳了一声，方待再说两句劝慰之言，哪知这老者却又回首怒骂道：“你这混帐小子，跟在老夫后面做什么，难道深夜之中，想要来打劫吗？”

柳鹤亭愣了一愣，却只得强忍怒气，暗中苦笑，抬头一望，面前已是一条狭长的山道，两边山峰渐高，他暗中忖道：“他既然要往这里走，我不如到前面等他，反正这里是条谷道——”心念转处，他身形已越到这老者前面，回头一笑道：“既然如此，小可就先走一步了。”

白发老者冷哼一声，根本不去答理于他，柳鹤亭暗中苦笑，大步而行，前行数丈，回头偷望一眼，那老者果然自后跟来，嘴里不断低语，不知在说些什么，满头的白发在晚风中飞舞着，无臂的身躯，显得更加孱弱。

柳鹤亭暗暗叹息着，转身向前走去，一面在心中暗忖：“无论如何，我也要将这老人从烦恼中救出，唉！他年龄如此——”

突地！

一个惊人的景象，打断了他心中的思潮。

他定一定神，驻足望去，前面道旁的小峰边，竟也横生着一株新树，而树枝上竟也悬吊着一个灰白的人影，他一惊之下，凌空掠了过去，一手切断布带，一把将这人抱了下来，俯首一看——

只见此人满头白发，面如满月，双臂齐肩断去，身上一袭无袖的灰布长袍，他机伶伶打了个寒噤，回头望去，身后一条笔直的山路，竟连一条人影都没有了，只有秋风未住，夜寒更重，他颤抖着伸出手掌，在这老者胸口一探，胸口仍温，鼻息未断，若说这老人便是方才的老人，那么他怎能在这霎眼之间越到自己身前，结好布带，悬上树枝，他双臂空空，这简直是令人难以置信。

若说这老人不是方才那老人，那他又怎会和他生得一模一样？而且同样地是个断去双臂的残废！

他长长透了口气，心念数转，一咬牙关，伸手在这老者胸前推拿了几下，等到这老者亦自喉间一咳，吐出一口长气，他突地手掌一回，在这老者腰畔的“睡穴”之上，疾点一下。

他知道以自己的身手，点了这老者的睡穴，若无别人解救，至少也得睡上三个时辰。于是他立即长身而起，掠回来路，身形疾如飘风，四下一转，大地寂静，竟真的没有人踪，他身形一转，再次折回，那白发老人鼻息沉沉，却仍动也不动地睡在树下。

他脚步微顿一下，目光四转，突地故意冷笑一声，道：“你既如此装神弄鬼，就让你睡在这里，等会儿有鬼怪猛兽出来，我可不管。”语声一顿，大步为向前走去，但全神疑注，却在留神倾听着身后的响动，此刻他惊恐之心极少，好奇之心却极大，一心想看看这白发老人究竟是何来路。

但他前行又已十丈，身后却仍除了风吹草动之声外，便再无别的声息，他脚步越行越缓，方待再次折回那株树下，看看那白发老人是否还在那里，但是他目光一动——前面小山壁旁，一株木枝虬结的大树上，竟又凌空悬吊着一条淡灰人影。

他倒吸一口凉气，身形闪电般掠去，右掌朝悬在树枝上的布带一挥，那黑色布带便又应手而断，悬在树枝上的躯体，随之落下，他左手一揽，缓住了这躯体落下的势道。

只见此人竟然仍是满头白发，面如满月，双臂齐断，一身灰袍！

此刻柳鹤亭心中已乱做一团，他自己都分不清是惊骇还是疑惑？下意识地伸手一探鼻息，但手掌立即缩回，轻轻将这人放在地上，身形猛旋，猛然几个起落，掠回方才那株树下。

树下空空，方才被他以内家妙手点了“睡穴”的那灰袍白发老人，此刻竟又不知走到哪里去了！

他大喝一声，脑海中但觉纷乱如麻，身形不停，忽然又是几个起落掠出了这条山道，抬头一望——

先前他第一次见着那白发老人悬绳自尽的树枝上，此刻竟赫然又自凌空悬吊着一条淡灰人影，掠前一看——

灰袍白发，面如满月！他剑眉一挑，突地扬掌劈出一股劲风，风声激动，竟凭空将那段树枝震断，然后他任凭树枝上悬吊着的躯体“噗”地落在地上，脚跟半旋，蜂腰一拧，身形转回，“嗖嗖嗖”三个起落，掠回十丈。

谷道边的第一株树上，树枝轻摇，木叶飘飘，却赫然又悬吊着一条人影，也仍然是灰袍白发，两臂空空。

柳鹤亭身形有如经天长虹，一掠而过，随手一挥，挥断了树枝上的布带，身形毫不停顿，向前掠去，一掠十丈。

十丈外那一株枝叶虬结的大树下，方才被柳鹤亭救下的白发老者，此刻竟仍安安稳稳地躺在地上。

柳鹤亭身形如风，来回飞掠，鼻尖已微微见了汗珠，但是他心中却不断地泛出一阵阵寒意，他甚至不敢再看躺在地上的白发无臂的老者一眼，一点脚尖，从树旁掠了过去，此刻他只盼望自己能早些离开这地方，再也不要见到这白发老者的影子。

谷道边两旁的山壁越来越高，他身形有如轻烟，不停地在这狭长的谷道中飞掠着，生像是他身后追随着一个无形的鬼怪一样。

他不断地回头。身后却一无声息，更无人影。

刹那间，他似已掠到谷道尽头，前面一条山路，蜿蜒而上，道前一片山林，他微一驻足，暗中一调真气，大骂自己糊涂，怎地慌不择路，竟走到了这片荒地的更深之处，方才那有如鬼魅一般的白发老者，竟使得这本来胆大心细的少年，此刻心中仍在惊悸地跳动着，他甚至开始怀疑这老者究竟是否人类！

哪知——

谷道尽头突地传来一声哈哈大笑之声，笑声虽然清朗，但听在柳鹤亭耳里，却有如枭啼鬼嚎，他忍不住周身一噤，却见前面山林阴影中，已缓缓走出一个人来，哈哈大笑着道：“老夫被你救了那么多次，实在也不想死了，小伙子，交个朋友如何？”赫然又是那满头白发、双臂齐断的灰袍老人。

柳鹤亭极力按捺着心中的惊恐，直到此刻为止，他还是无法断定这老者究竟是否人类，因为他实在无法相信，人类竟有如此不可思议的轻功，这谷道两旁山峰高耸，这老者难道是从他头上飞过来不成？

只见这老者缓步行来，笑声之中，竟像是得意高兴已极，面上更是眉开眼笑，快活已极。

柳鹤亭心中又惊又奇，暗忖：“这老人究竟是人是鬼？为什么这般戏弄于我？”

只见这老者摇摇摆摆地行来，突地一板面孔，道：“老夫要死，你几次三番地救我，现在老夫不想死，你却又不理老夫，来来来，小伙子，我倒要问问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柳鹤亭呆呆地愣在当地，不知该如何是好，这老者面孔虽板得一本正经，但目光中却似隐含笑意，在柳鹤亭脸上左看右看，似是因为夜色深沉，看不甚清，是以越发看得仔细些，柳鹤亭只被他看得心慌意乱。

却听他突地“哎呀”一声，道：“小伙子，你不过三天，大难要临头，难道你不知道吗？”

柳鹤亭心头一跳，暗忖：“是了，今夜我遇着的尽是离奇怪异之事，说

不定近日真有凶险，这老者如果是人，武功如此高妙，必非常人，也许真被他看中了。”

只见这老者突地长叹一声，缓缓摇头道：“老夫被你救了那么多次，实在无法不救你一救，只是——唉！老夫数十年来，从未伸手管过武林中事，如今也不能破例。”他双眉一皱，面上立刻换了愁眉苦脸的表情，仿佛极为烦恼。

柳鹤亭生性倔强高傲，从来不肯求人，见了他这种表情，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却听他又道：“你武功若稍为高些，大约还可化险为夷，只是——哼！不知你是从哪里学来的功夫，实在太不高明，怎会是别人敌手？”

这话若是换了旁人对柳鹤亭说出，他硬是拚却性命，也要和那人斗上一斗，只是他方才实在被这老者的身法所惊，心中反而叹道：“我自命武功不错，如今和这老人一比，实在有如萤火之与皓月，唉——他如此说法，我除了静听之外，又能怎地。”心念一转：“唉！我如能从这老人处学得一些轻功妙诀，只怕比我以前全部学到的还多。”

这白发老人目光动也不动地望在他脸上，似乎早已看出他的心意，突又长叹一声，摇首道：“老夫一身绝艺，苦无传人，数十年来，竟连个徒弟都找不到，唉——如果——”

他语声一顿，柳鹤亭心头却一动：“难道他想将我收在门下？”

却听这老人又自接着正色说道：“老夫可不是急着要找徒弟，只是老夫方才见你武功虽差，却有几分侠义之心，是以才想救你一命，如果你愿拜在老夫门下，老夫倒可传你一本秘籍，包你数天之内，武功就能高明一倍。”他忽然闭起眼睛，仰首望天，叹道：“恩师，我虽然破戒收徒，但却实非得已，恩师你不会怪我吧？”

此刻柳鹤亭心中已再无疑念，认定这老人一定是位隐迹风尘、玩世不恭，武功却妙到不可思议的武林异人，方才心中的惊疑恐惧，一扫而空，但他生性强傲，恳求的话，仍然说不出口，讷讷地嗫嚅了半晌，终于挣扎着说道：“弟子无知，不知道你老人家是位异人，如果你老人家……嗯……”他嗯了半天，下面的话还是无法说出口来。

哪知这老人却已立刻接道：“你不必说了，你可是愿做老夫的徒弟？”

柳鹤亭红着脸点了点头。

这老人眼睛一转，目光中更是得意，但却仍长叹道：“唉——既是如此，也是老夫与你有缘，我平生武功奥秘，都写成一本秘籍，此刻便藏在老夫脚下的靴统里，老夫一生脱略行踪，最恨世俗礼法，你既拜老夫为师，也不必行什么拜师大礼，就在这里随便跟我磕个头，将那本秘籍拿去就是了”

柳鹤亭虽然聪明绝顶，但此刻心中亦再无疑念，大喜着叫了一声：“恩师。”“噗”地跪了下去，恭恭敬敬叩了几个头，只见这老人已抬起脚来，他恭敬地伸出手掌，在靴统里一掏，果然掏出一本黄绢为面的册子，热烘烘的，似乎还有些臭气，但他却丝毫没有放在心上，谨慎地收了起来。只听这老者干咳一声，缓缓道：“好了，起来吧。”

柳鹤亭遵命长身而起，目光一抬，却见这老人正在望着自己挤眉弄眼，他不禁愣了一愣，心中方自奇怪，哪知这老人却再也忍不住心里的快活，竟弯下腰去，放声大笑了起来。

柳鹤亭心中更奇，哪知他笑声一起，柳鹤亭身后竟也有人哈哈大笑起来，柳鹤亭一惊之下，回首而望，只见他身后数丈之外，竟一排大笑着走来三个

白发灰袍、两臂齐断的老人，走到他身侧，四个人一起弯腰跌足，笑得开心已极，柳鹤亭心中却由惊而奇，由奇而恼，只是他亦自恍然大悟，难怪方才自己所遇之事那般离奇，原来他们竟是孪生兄弟四人，只是自己再也未曾想到这里，是以才会受了他们的愚弄，一时之间，他心中不禁气恼，但见了这四人的样子，却又不禁有些好笑。

“反正他们年龄都已这么大了，我纵然向他们叩个头又有什么关系。”

要知道柳鹤亭虽然倔强高傲，却并非气量偏窄之人，而且天性亦不拘小节，此刻他站在中间，看到身旁这四个满头白发，笑来却有如顽童一般的老人，想到自己方才的心情，越想越觉好笑，竟也忍不住放声大笑起来。

哪知他笑声一起，这四个白发老人的笑声却一起顿住，八只眼睛，一起望着柳鹤亭，像是非常奇怪，这少年怎地还有心情笑得出来，只见他笑得前仰后合，竟像是比自己还要得意，四人对望一眼，心里都不觉大奇，四人竟都忍不住脱口问道：“你笑什么？”

柳鹤亭目光一转，不停地笑道：“我笑的事，怎能告诉你们。”话声一了，又自大笑起来。

这四个老人年纪虽大，但童心仍炽，四人不知用这方法捉弄了多少人，那些人不是被他们吓得半死，连走都走不动了，就是见了第二个上吊的老人，便吓得连忙逃走，纵然有一两个武功特别高的，后来发觉了真相，也都一定勃然大怒，甚至和他们反脸成仇。

此刻他们见了柳鹤亭被他们捉弄之后，不但不以为忤，竟笑得比他们还要开心，这倒是他们生平未遇之事，柳鹤亭不肯说出自己发笑的原因，这四人便更觉好奇之心，不可遏止，四人面面相觑，各个心痒难抓，突地一起向柳鹤亭恭身一礼，齐声道：“方才小老儿得罪了阁下，阁下千祈不要见怪。”

柳鹤亭笑声一顿，道：“我自然不会见怪。”

这四个老人一起大喜道：“阁下既不见怪，不知可否将阁下发笑的原因告诉我们？”

此刻东方渐白，大地已现出一丝曙光，柳鹤亭四望一眼，只见这四人虽然须发皆白，但却满脸红光，眉眼更俱都生成是一副喜笑颜开的模样，只是此刻却又一个个眼蹩眉皱，像是心里十分苦恼。

柳鹤亭见了他们苦恼的神情，知道他们苦恼的原因，心道：“你们方才那般捉弄我，我此刻也偏偏不告诉你们。”口中却道：“我只是想到一句话，是以才觉得好笑而已。”

这四个老人一生之中，四处寻找欢笑，但他们四人一体而生，行踪诡异，别人见到他们，不是早已吓得半死，便是不愿和他们多话，哪有心情和他们说笑，是以这四人才喜欢捉弄别人，自寻乐趣，此刻听了柳鹤亭想到一句如此好笑的话，却不告诉他们，心中越发着急，急急追问道：“不知阁下可否将这句话说出来，也让小老儿开心开心。”这四人心意相通，心中一生好奇之心，说起话来，竟也是同时张口，同时闭口，竟像是一个人的影子。

柳鹤亭目光一转，心里好笑，口中却故意缓缓道：“这句话嘛……”眼角斜瞟，只见这四人眼睛睁得滚圆，嘴唇微微张开，竟真的是一副急不可待的神情，忍不住哈哈笑道：“我想起的那句话便是‘穿蓑衣救火’。”

那四人一呆，道：“此句怎解？”

柳鹤亭本来是见了他们样子好笑，哪里想起过什么好笑的话，不过是随口胡说而已，此刻见他们反被自己捉弄了，心中得意，接口笑道：“我本想

救人，却不知反害了自己，这岂非穿蓑衣救火——惹火上身吗？”

四个老人齐地又是一呆，目光中流露出失望的神色，像是觉得这一句话一点也不好笑，但四人对望了一眼，竟也哈哈大笑起来，五个人竟笑做一团。

柳鹤亭心中暗道：“我今日虽被他们捉弄，却换来一场如此大笑，也算得上是人生中一段奇遇，此刻还和他们鬼混什么？”

心中虽想走，但见他们大笑的神情，却又觉得甚为有趣，不舍离去。

却见这四个老人一起哈哈笑道：“阁下真是有趣得紧，小老儿今日倒是第一次见到阁下这般有趣的人，不知阁下可否将大名见告，将来也好交个朋友。”

柳鹤亭笑道：“在下柳鹤亭，不知阁下等是否也可将大名告诉小可？”他此刻对这四个奇怪的老人，心中已无恶感，心想与这种人交个朋友倒也有趣。

白发老人哈哈笑道：“正是，正是，我们也该将名字告诉阁下，只是我四人纵然将名字告诉阁下，阁下也未见能分得清。”

此刻晓色更开，柳鹤亭与这四人对面相望，已可分辨出他们的须发，只见这四人站在一处，竟生像是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乍见之下，委实叫人分辨不出。

却听老人又道：“但其实我兄弟四人之间，还是有些分别的，只是别人看不出来而已。”

柳鹤亭微微一侧身，让东方射来的曙光，笔直地照在这四人面上，目光仔细地自左而右，逐个向这四人面上望去，来回望了数次，只见这四个眉开眼笑的老人，此刻面孔竟板得一本正经，心中不禁一动，故意颔首道：“不错，你们若是不笑的活，别人委实分辨不出。”

白发老人齐地双目一张，突又哈哈大笑起来，连声道：“你这小伙子真是有趣，竟将我们这个秘密都看出来了。”

原来这四人不笑之时，面容的确一样，但笑起来，一人嘴角一起向上，一人嘴角眼角一起向下，一人口中长了两粒看来特别显眼的犬齿，另一个面颊右边却生着一个深深的酒窝。

柳鹤亭心中暗笑，只见这四人笑得越厉害，面上的特征也就越明显，他不禁暗叹造物之奇妙，的确不可思议。

明明造了一模一样的四个人，却偏偏又要他们面上留下四个不同的标记，这四人若是生性冷僻，不苟言笑，别人亦是无法明辨，但偏偏又要他们终日喜笑颜开，好叫别人一眼就可辨出。

只见这四个白发老人笑得心花怒放，前仰后合，他心里不觉甚是高兴，无论如何，能够置身在欢乐的人们中间，总是件幸福的事，而人生中能遇着一些奇迹——像这种含着欢笑的奇迹，那么除了幸福之外，更还是件幸运的事。

他性情豁达，方才虽被这四个老人捉弄了一番，但他深知这四人并无恶意，是以此刻心中便早已全无怨恨之心，含笑说道：“小可既然猜出，那么老丈们想必也该将大名告知在下了吧！”

只听这四人一一自我介绍，那笑起来嘴角一起向上的人是老大“戚器”，那笑起来嘴角眼角一起向下的人是老二“戚气”，那口中生着犬齿的是老三“戚栖”，那生着酒窝的自是老四，叫做“戚奇”。

晨风依依，晚秋的清晨，虽有阳光，但仍不减秋风中的萧索之意，只是

这秋阳中的山野，却似已被他们的笑声渲染得有了几分春色。

柳鹤亭大笑着忖道：“这四人不但一切古怪，就连名字都是古怪的，这种名字，却教人家怎生称呼。”心念一转，口中便笑道：“那么以后我只得称你们作‘大器’、‘二气’、‘三栖’、‘四奇’了。”

戚器大笑道：“正是，正是，我兄弟起这名字，原正是这个意思。”

柳鹤亭却又一怔，他本是随口所说，却不知这本是人家的原意，只听戚器又自接口笑道：“本人大器晚成，是以叫做‘大器’，老二最爱生气，气功可练得最好，不但练成无坚不摧的“阳气”，还练得我兄弟都不会的‘阴气’，阴阳二气，都被他学全了，所以叫做‘二气’。”

他语声一顿，柳鹤亭恍然忖道：“这四人无臂无掌，用以伤人制敌的武功，自然另有一功，想必就是以气功见长的武功了。”

戚器已接道：“老三叫做‘三栖’，更是好极，因为他不但可以在地上走，还可以在水里游，甚至在水里躺上个三五天都无所谓，像条鱼一样，再加上他跳得最高，又像是麻雀，哈哈——他不叫‘三栖’叫什么。”

他摇头晃脑，大笑连连，说得得意已极。

柳鹤亭却暗忖：“这三人虽然滑稽透顶，但却都可称得上是武林奇人，这位老三想必轻功、水功都妙到毫巅，既能栖于陆，又能栖于水、栖于空，他叫做‘三栖’，倒的确是名符其实得很。”

戚器大笑又道：“老四嘛——他花样最多，所以叫‘四奇’，我们兄弟本来还有个老五，他人生得最漂亮，又最能干，竟一连娶了五个太太，哈哈——像是替我们兄弟一人娶了一个，本来他叫做‘五妻’，‘戚妻’，真是再好也没有了，只是——”他笑声中突然有些慨叹，竟低叹一声，方自接道：“只是我们这位最能干的老五，却跑去当官去了——”

他又自长叹一声，缓缓顿住了自己的话。

柳鹤亭心中大感好奇，本想问问他有关这“老五”的事，但又生怕触到他的伤心之处，心中虽好奇，却终于没有问出口来。

这戚氏兄弟与柳鹤亭越谈越觉投机，真恨不得要柳鹤亭永远陪着他们四人才对心思，要知道他们一生寂寞，见着他们的人，不是有着轻贱之心，便是有着畏惧之意，像柳鹤亭这种能以坦诚与之相交的人，他们当真是平生未遇，四人你一眼，我一眼，你一句，我一句，直弄得柳鹤亭接应不暇，他自幼孤独，几曾见这如此有趣的人物，更不曾得到过如此温暖的友情，竟也盘膝坐下，放声言笑起来。

戚器哈哈笑道：“看你文质彬彬，想不到你居然也和我兄弟一样，是条粗鲁汉子，我先前在那边看你愁眉苦脸，长吁短叹，还只当你是个酸秀才呢！”

柳鹤亭目光动处，只见他说话之际，另三人竟也嘴皮连动，虽未说出来，但显见他说话的意思，完全和另三人心中所想相同，他语声一了，另三人立刻连连点头，齐地连声道：“正是，正是，我兄弟方才这直当你是个穷秀才哩！”

柳鹤亭大笑着道：“你们先前当我是个酸秀才，我先前却当你们是深山鬼魅，千年灵狐，后来又当你们是一个轻功妙到毫巅、武功骇人听闻的武林奇人，我若知道你们不是一个而是四个，那么——哈哈，你们年纪虽大，那个头我却是绝不会磕下去的。”

哪知他语声方了，戚大器身形动处，突地一跃而起，柳鹤亭心中方自一怔，只见他已恭恭敬敬地跪了下来，恭恭敬敬地向自己叩了一个头，口中一

面笑道：“一个还一个，两不吃亏——”

柳鹤亭亦自一跃而起，对面跪了下去，立刻还叩一个，口中道：“事已过去，你这又何苦，你年纪比我大得多，我就算磕个头，却又何妨。”

戚器连声道：“不行，不行，这个头我非还你不可，不然我睡觉都睡不着。”说话声中，又是一个头叩下去。

另三人见他两人对面磕头，更是笑得前仰后合，几乎连眼泪都笑了出来，柳鹤亭亦自连声道：“不行，不行，我若让你还叩一个头，那么我也要睡不着觉了。”

戚器叫道：“那真的不行——那怎么可以——”这两人竟是一样地拗性，一个一定要叩还一个，一个偏偏不让他叩还一个。

柳鹤亭心想：“我抓住你的臂膀，然后对你叩个头，我再躲到你兄弟身后去，看你怎生叩还我。”一念至此，再不迟疑，疾伸双掌，向戚器肩头抓去，他这一手看似平平无奇，其实不但快如闪电，而且其中隐含变化，心想你无法出手招架，又是跪在地上，这一下还不是手到擒来，看你如何躲法。

哪知他手掌方伸，戚器突地一声大笑，直笑得前仰后合，全身乱颤。

柳鹤亭突地觉得他全身上下都在颤动，一双肩膀倏眼间竟像是变成了数十个影子，自己出掌虽快虽准，此刻却似没有个着手之处。

柳鹤亭虽然深知这四个残废的老人防敌制胜，必定练有一些极为奇异的外门功夫，但骤然见到这种由笑而发，怪到极处的身法，仍不禁吃了一惊，方自缩回手掌，只听大笑声中，戚器突地长长“咦”了一声，另三人立刻顿住笑声，彼响斯应，柳鹤亭心中又为之一动。

戚奇已自接道：“此时此刻，这种地方，怎地会又有人来了。”

戚大器笑声一顿，颤动着的身形，便立刻变得纹风不动，柳鹤亭愣了一愣，自然停住笑声，心中大奇！

“方才笑声那等喧乱，这戚四奇怎地竟听出远处有人走来，而我却直到此刻还未——”

心念动处，快如闪电，但他这念头还未转完，谷道那边果然已有人声马嘶隐隐传来，柳鹤亭心中不由大为惊服，道：“四兄如此高的耳力。”他长于盖世高人之侧，对于这耳目之力的锻炼，十数年可说已颇有火候，但此刻和人家一起，自己简直有如聋子一样，他惊服之余，长身站了起来，一拍膝上泥土，心中直觉甚是懒愧。

却听戚四奇哈哈一笑，道：“别的不说，我这双耳朵倒可以算是天下第一，咦——来的这些人怎地阴盛阳衰，全是女的，嗯——男的只有三个——二十匹马，都是好马，有趣有趣，有趣有趣。”

他一连说了四句有趣，面上又自喜笑颜开。

柳鹤亭听了，心下却不禁骇然，他也曾听过，关外的马贼多擅伏地听声之术，远在里外之地行来的人马，他们只要耳朵贴在地上一听，便知道人马之数，但像戚四这样一面谈笑，却已将远处的人马数目、男女性别，甚至马的好坏都听了出来，那却真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之事，尤其令柳鹤亭惊骇的是，他所说出的这人马数目，正和那来自南荒的一行人马一样。

只听戚大器笑道：“不知道这些人武功怎样，胆子可大——”

戚四奇“呀”了一声，道：“不好，不好，这些人耳朵也很灵，居然听出这里有人了，咱们可得躲一躲，若让他们一起见到我们四人，那就没有戏唱了。”

柳鹤亭目光动处，只见这四人此刻一个个眉开眼笑，一副跃跃欲试的模样，就有如幼童婴儿面对着心爱的玩物一样。

他心里只觉好笑，却有些不太舒服，暗中寻思道：“不知道那陶纯纯此刻是否还和他在一起。”

又忖道，“反正我已不愿再见他们，管他是否与她在一起，都与我无关。”口中急道：“正是，正是，我们快躲他一躲。”

目光一转，却见戚氏兄弟四人，各个眼动目跳，以目示意，像是又想起什么好玩的事一样，一会儿又不住打量自己，他心中一动，连忙摇手道：“不行，不行。”

戚三栖忍住笑道：“不行什么？”

柳鹤亭一怔，忖道：“是呀，不行什么，人家又没有叫我干什么。”

只听戚大器笑道：“你是说不愿躲起来是么！那正好极，你说站在这里，替我们把这班人拦住，然后——”

柳鹤亭此刻大感焦急，又想掠去，又想分辩，但他说个不停，他走又不是，插口也不是，哪知他话声未了，戚四奇突地轻咳一声，戚大器立刻顿住语声，柳鹤亭忙待发话，哪知咳声方住，这戚氏兄弟四人，竟已一起走了。

这戚氏兄弟四人武功不知究竟怎样，但轻功的确不弱，霎眼之间，四人已分向四个方向如飞掠走。

柳鹤亭怔了一怔，暗道：“此时不走，正待何时。”

心念动处，立刻毫不迟疑地一拧身躯，正待往道边林野掠去，哪知身后突地传来一声娇呼：“呀——你！”

另一个冰冷的语声道：“原来是你！”

柳鹤亭心往下一沉，吸了口长气，极力按捺着胸中的愤慨之意，面上作出一丝淡淡的笑容，方自缓缓回转身去，含笑道：“不错，正是在下。”

他不用回头，便知道身后的人，一定便是那陶纯纯与“东宫太子”项煌，此刻目光一抬，却见陶纯纯那一双明如秋水的秋波，正自瞬也不瞬地望着自己，她一掠鬓角秀发，轻轻道：“方才我们远远听到这里有人声，就先掠过来看看，却想不到是你。”

柳鹤亭面上的笑容，生像是石壁上粗劣笨拙的浮雕一样，生硬而呆板。

要知他本不喜作伪，此刻听她说“……我们……”两字，心里已是气得直要吐血，再见了那项煌站在她旁边，负手而笑，两眼望天，一副志得意满之态，更恨不得一脚踢去，此刻他面上还有这种笑容，已是大为不易，又道：“不错，正是在下。”

陶纯纯微微一笑，道：“我知道是你，可是你方才为什么不声不响地就跑了？”

柳鹤亭心中冷哼，一声，忖道：“反正你有人陪着，我走不走于你何事？”口中仍含笑道：“不错，在下先走了。”

陶纯纯秋波一转，像是忍俊不住，“噗哧”一声，笑出声来，她缓缓伸出手掌，掩住樱唇，轻笑道：“你这人——真是。”

项煌突地冷笑一声，道：“阁下不声不响地走了，倒教我等担心得很，生怕阁下也像我宫中的女婢一样，被人宰了，或是被人强行掳走，嘿嘿——想不到阁下却先到这里游山玩水起来了，却将救活人、埋死人的事，留给我等来做。”

他冷笑而言，柳鹤亭昂首望天，直到他话说完了，方喃喃自语道：

“ 好天气，好天气…… ”

目光一转，满面堆欢，道：“ 兄合方才是对小可说话么，抱歉，抱歉，小可方才正自仰望苍穹，感天地之幽幽，几乎怆然而泪了，竟忘了聆听兄台的高论。 ”

他方才与那戚氏兄弟一番论交，此刻言语之中，竟不知觉地染上那兄弟四人一些滑稽玩世的味道，要知道聪明的少年大多极善模仿，他见了这项煌的神情举止，正自满腹怒气，却又自恃身份，不愿发作出来，此刻他见项煌面上阵青阵白，知道他此香心中的怒气，只怕还在自己之上，心下不觉大为得意，干笑了两声，竟真的忍不住放声大笑了起来。

一阵马蹄声，如飞奔来，前行四匹健马，两匹马上有人，自是那两位“ 将军 ”，此刻他两人一手带着另一匹空鞍之马，扬蹄奔来，到了近前，一勒缰绳，四匹马竟一起停住。

柳鹤亭哈哈笑道：“ 好马呀好马，好人呀好人，想不到两位将军不但轻功极好，马上功夫更是了得，小可真是羡慕得很，羡慕得很。 ”

“ 神刀将军 ”胜奎英、“ 铁锕将军 ”尉迟文，见着柳鹤亭，已是微微一怔，齐地翻身掠丁马来，听了他的话，“ 铁锏将军 ”一张满布虬须的大脸。

已变得像是一只熟透了蟹壳，僵在当地，怒又不是，笑更不是，不知该如何是好。

项煌此刻的心情正也和柳鹤亭方才一样，直恨不得一脚将柳鹤亭踢到八百里外去，永远见不着这惹厌的小子才对心思，胸中的怒气向上直冒，忍了半晌，想找两句话来反唇相讥，但一时之间，却又偏偏找不出来。

柳鹤亭见了，更是得意，目光一转，只见陶纯纯正自含笑望着自己，目光之中，满是赞许之色，再望到项煌的怒态，虽然仍觉甚为好笑，但却已有些不忍了。

此刻那些淡银衣裳的少女，也已都策马而来，最后的一匹马上，一鞍两人，想必是有一人让出一匹马来给陶纯纯了，这些少女此刻一个个云鬓蓬乱，衣衫不整，极为狼狈，见到柳鹤亭，目光齐地一垂，缓缓勒庄马缰。

项煌不愿陶纯纯和柳鹤亭亲近，目光连转数转，忽地向陶纯纯笑道 :“ 这鬼地方无人烟，又无休息之处，你找还是早些走吧，大家劳累了一夜，此刻我已是又累又饿了。 ”

陶纯纯点了点头，道：“ 我也有些饿了。 ”

项煌哈哈笑道：“ 姑娘想必也有些饿了。 ”他凡事都先想到自己，然后再想到别人，却以为这定是天经地义之事。

陶纯纯转首向柳鹤亭一笑，道：“ 你也该走了吧？ ”

柳鹤亭在一旁见到他们谈话之态，心里竟又有些闷气！暗道：“ 原来她对这小子也不错。 ”

要知道少年人心中的情海波澜，变比最是莫测，心中若是情无所钟，那么行动自是潇潇洒洒，胸中自是坦坦荡荡，若是心中情有所钟，那么纵然是像柳鹤亭这样心胸磊落的少年，却也难免变得患得患失起来，他勉强一笑，自然又是方才那种生硬的笑容，强笑说道：“ 姑娘你们只管去好了，小可还得在此等几个朋友。 ”

陶纯纯明眸一张：“ 等朋友，你在这里还有朋友—— ”秋波一转：“ 啊！对了，刚才你就是在和他们说话是不是，现在他们到哪里去了？ ”

项煌冷笑道：“ 这个人行踪飘忽，事情又多，姑娘你还是省些力气，留

待一会儿和别人说话吧！”

柳鹤亭剑眉一轩，突地笑道：“不过姑娘若是腹中有些饿了的话，不妨和小可在此一同等候，让这位太子爷自己走吧。”

陶纯纯轻轻笑道：“我实在有些饿了，你叫我在这里等，难道有东西吃喝？”

项煌连声冷笑道：“这里自然有东西吃，只不过这里的东西，都是专供野狗吃的。”

柳鹤亭生像是根本没有听到他的话，目光凝注着陶纯纯笑道：“敝友们此刻就是去准备酒食去了，让小可在这里等候，这里离最近的城镇只怕也有一段极远路途，我劝姑娘不如在此稍候吧。”他见了项煌的神态心中大是不忿，立意要气他一气。

要知道柳鹤亭虽然胸怀磊落，却仍不过是个弱冠少年，自难免有几分少年人的争强斗胜之心，心想：“你既如此张狂，我又何苦让你，难道我真的畏惧于你不成。”一念及此，他便立心要和这“东官太子”斗上一斗。

只听陶纯纯拍掌笑道：“那真好极了，我就陪你在这里等吧。”

柳鹤亭微微一笑，斜瞟项煌一眼，道：“太子爷若是有事的话，小可却不敢斗胆留太子爷大驾。”

项煌面色一变，倏地回转身去，走了两步，脚步一顿，面上阵青阵白，霎眼之间，竟变幻了数种颜色，突地一咬牙齿，咧嘴轻笑了几下，然后又突地回过头来，微微一笑，道：“这位姑娘既是和我一起来的，我若先走，成什么话。”双掌一拍，拂了拂身上的尘上，然后双手一背，负手踱起方步来了。

柳鹤亭心中既是愤怒，又觉好笑，见他不走，自也无法，心中却有些着急，等一下哪里会有酒食送来，又暗中奇怪，方才看那戚氏兄弟的样子，以为他们一定会去而复返，甚至也将这项煌捉弄一顿，但此刻却仍不见他们人影，不知他们到哪里去了。

陶纯纯秋波四转，一会儿望柳鹤亭一眼，一会儿又望项煌一眼，一会儿又垂下头去，像是垂首沉思的样子。

尉迟文、胜奎英并肩而立，呆若木鸡。

那些银裳少女武功虽不高，骑术却甚精，此刻仍端坐在马上，这一群健马亦是千中选一的良驹，群马集聚，也不过只发出几声低嘶，以及马蹄轻踢时所发出的声响，风声依依。

项煌突地低声吟哦起来：“春风虽自好，春物太昌昌，若教春有意，惟遣一枝芳，我意殊春意，先春已断肠……先春已断肠，唉……姑娘，你看此诗作得可还值得一盼吗？我意殊春意，先春已断肠……”眼帘一合，像是仍在品诗中余味。

陶纯纯眨了眨眼睛，轻轻一笑，道：“真好极了，不知是谁作的？”

项煌哈哈一笑，道：“不瞒姑娘，这首永春风，正是区——”

陶纯纯“呀”了一声，轻拍手掌，娇笑道：“我想起来了，这首诗是李义山作的，难怪这么好。”

柳鹤亭忍住笑回过头去，只听项煌干笑数声，连声说道：“正是，正是，正是李义山作的，姑娘真是博学多才得很。”

语声微顿，干笑两声，项煌又自踱起方步来，一面吟道：“花房与密脾，蜂雄峡蝶雌，同时不相类，那复更相思。本是丁香树，春条结……更……生……

姓柳的，男子汉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等会儿若是没有东西送来，又当怎地？”

柳鹤亭转首不理，干咳一声道：“黄河摇溶天上来，玉栖影近中天室，龙头浮酒客寿杯，主人浅笑红玫瑰——咳，这首诗真好，可惜不是区区在下作的，也是李义山作的，李义山呀李义山，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可是你却为什么将天下好诗都抢得去了，却不留两首给区区在下得呢？”

项煌面色又自一变。

陶纯纯却轻笑道：“有没有都无所谓，我在这里听听你们吟诗，也蛮好的。”

项煌冷笑一声，道：“我却没有——”他本想说“我却没有这种闲功夫”。但转念一想，这是自己要在这里等的，又没有别人勉强，他纵然骄狂，但一念至此，下面的话，却也无法说下去。

柳鹤亭微微一笑，心下转了几转，突地走到陶纯纯面前，道：“姑娘，方才小可所说有关酒食之言，实在是——”

他心中有愧，想来想去，只觉无论这项煌如何狂做，自己也不该以虚言谎话来欺骗别人，他本系胸襟磊落之人，一念至此，只觉自己实在卑鄙得很，忍不住要坦白将实情说出，纵然说出后被人讥笑，却也比闷在心里要好得多。

知过必改，已是不易，知过立改，更是大难，哪知他话方说到一半，陶纯纯突又“呀”了一声，娇笑着说道：“呀！好香好香，你们闻闻看，这是什么味道——”

柳鹤亭心中一怔：“难道真有人送酒食来了。”鼻孔一吸，立时之间，只觉一股不可形容的甜香之气，扑鼻而来。

只听陶纯纯轻笑又道：“你们闻闻看，这是什么味道——嗯，有些像香酥鸭子，又有些像酥炸子鸡，呀——还有些辣辣的味道，看样子不止一样菜呢。”

她边笑边说，再加上这种香气，直说得项煌嘴中忍不住唾沫横流，却又怕发出声音来，是以不敢咽下口去。

柳鹤亭亦是食指大动，要知道这些人俱是年轻力壮，已是半日一夜未食，此刻腹中俱是饥火中烧，此地本是荒郊，自无食物可买，他们饿极之下骤然嗅到这种香气，只觉饿得更是忍耐不住。

那尉迟文、胜奎英，虽然一股闷气，站得笔直，但嗅到这种香气，方自偷偷咽下一口口水，腹中忽地“吐噜吐噜”地叫了起来。

项煌回过头去，狠狠瞪了两眼，方待喝骂出声，哪知“咕噜”两声，他自己的肚子也叫了起来。

柳鹤亭精神一振，忽地听到蹄声得得，自身后传来，他疾地回首望去，只见道前的那片树林之中，一个身穿紫红风衣的老人，驾着一辆驴车，缓缓而来，那拉车的驴了全身漆黑光亮，只有四蹄雪白，一眼望去，便知定是名种，最奇的是此驴既无缰绳，更无辔头，只松松地套了一副挽具，后面拉着一辆小车子，在这种山路上，走得四平八稳，如履康庄。

项煌见这驴子走得越近，香气便越浓，知道这香气定是从这车上发出的，忍不住伸头望去，只见这驾车的老人一不挽缰，二不看路，双手像是缩在风衣之中，眼睛竟也是半开半合，但驴车却走得如此平稳，心中不禁大奇。

柳鹤亭一见这驾车之人穿着紫红风衣，心方往下一沉，但是定睛一望，这老人虽然衣服不同，却不是戚氏兄弟是谁？他大喜之下，脱口叫道：“喂

——”

这老人对他微微一笑，现出两个笑窝，他连忙接道：“原来是四兄来了。”忍不住展颜笑了起水。

戚四奇一笑过后，双目一张，四扫一眼，哈哈大笑道：“小老儿来迟了，来迟了，倒累你等了许久，你有这许多朋友要来，怎地方才也不告诉我，也好叫我多拉些酒菜来。”

他一笑将起来，眼睛在笑，眉毛在笑，嘴巴在笑，竟连鼻子也在笑，当真是喜笑颜开，眉开眼笑。

柳鹤亭口中笑诺，心中却大奇：“他竞真是送来酒菜，而且好像听到我方才说话似的——唉，看来此人当真有过人之能，远在别处，竟能听到这里的对话，又不知从哪里整治出这些食物。”

项煌自恃身份，仍自两眼望天，负手而立，意甚不屑，但见这骡车越走越近，腹中饥火上升，忍不住偷看两眼，这一看不打紧，目光却再也移动不开。

尉迟文、胜奎英望着驴车后面的架板，双目更是要冒出火来。

陶纯纯轻笑道：“真的送来了。”回顾项煌一眼：“我知道他不会骗人的。”

戚四奇哈哈大笑，将驴车驾至近前，轻轻一跃下地，大笑道：“这都是些粗食，各位如果不嫌弃的话，大家请都来用些。”

项煌、尉迟文、胜奎英俱都精神一振，目光灼灼地望着这驴车后面驾板上放着的一整锅红烧肥肉鸡蛋，一整锅冒着红油的冰糖肘子，一整锅黄油肥鸡，一眼望去，竟似有五、七只，还有一整锅大肉油汤，一大堆雪白的馒头，一大葫芦酒。

这些东西混在一起的香气，被饥火燃烧的人间将起来，那味道便是用上三千七百五十二种形容词句，却也难形容出其万一。

项煌若非自恃身份，又有佳人在侧，真恨不得先将那最肥的一只黄鸡捞在手里，连皮带内地吃个干净才对心思。

柳鹤亭心中却既惊且佩，他无法想象在如此深山中，这四个无臂无手的老人怎么弄出这些酒菜来的，只见这戚四奇眉开眼笑地向尉迟文、胜奎英道：“两位大约是这位公子的贵管家，就麻烦两位将这些东西搬下来，用这架板做桌子，将就食用些。”

那“神刀将军”胜奎英与“铁锏将军”尉迟文，本是武林中成名人物，此刻被人称做贵管家，暗哼一声，咬紧牙关，动也不动，若非有柳鹤亭、项煌在旁，只怕这两人早已抽出刀来，一刀将这糟老儿杀死，然后自管享用车上的酒食了，哪里还管别的。

他两人咬牙切齿地忍了斗晌，突地回头喝道，“来人呀，将东西搬下来。”

原来他两人站在车前，一阵阵香气扑鼻而来，他两人心中虽有气，却也忍不住。

心念一转，便回头指使那些银衫女子，这些银衫女子与项煌同来。此刻，亦是半日一夜粒米未沾，腹中何尝不饿，巴不得这声吩咐，一个个都像燕子般掠了过来，霎眼之间便将酒食搬在道边林荫下排好，尉迟文、胜奎英面带微笑，似乎因自己的权威甚为得意。

那戚四奇眉开眼笑，道：“柳老弟，你怎地不招呼客人用些。”

柳鹤亭微微一笑，本想将那项煌羞辱一番，但见了他面上的饥饿之色，

又觉不忍，便笑道：“阁下若不嫌弃，也来共用一些如何？”

项煌心中正巴不得，口中却说不出来，陶纯纯一笑道：“你就吃一点吧，客气什么？”

项煌干咳一声，朗声道：“既是姑娘说的，我再多说便变假了。”

柳鹤亭心中暗笑，口中道：“请请！”

项煌走到酒菜边，方待不顾地上污泥，盘膝坐下。

哪知戚四奇突地大笑道：“柳老弟，你请这位大公子吃这些酒食，那就大大的不对了。”

项煌面色一变，倏然转回身来，柳鹤亭心中亦是一怔，知道这老人又要开始捉弄人了，但如此捉弄，岂非太过，只怕项煌恼羞之下，翻脸成仇，动起手来，自己虽不怕，却又何苦？

却听戚四奇大笑又道：“这些粗俗酒食，着是让这位公子吃了，岂非大大不敬。”

项煌面色转缓，戚四奇又道：“柳老弟，这位公子既是你的朋友，我若如此不敬，那岂非也有如看不起你一样么？幸好寒舍之中，还备有一些较为精致些的酒食，你我三人，再加上这位姑娘，不妨同往小饮，这里的酒食，就留给公子的尊属饮用好了。”

项煌方才心中虽然恼怒，但此刻听了这番话，心道：“原来人家是对我另眼相看。”一时心中不觉大畅，他生性本来就喜别人奉承，此刻早已将方才的不愉快忘得于干净净，微微笑道：“既承老丈如此抬爱，那么我就却之不恭了。”伸手一拂袍袖，仰天大笑数声，笑声中满含得意之情。

柳鹤亭目光转处，只见那戚四奇眉开眼笑，笑得竟比项煌还要得意，心中又觉好笑，却又有些担心，只听戚四奇哈哈笑道：“寒舍离此很近，各位就此动身吧。”

陶纯纯轻笑道，“要是不近，我就情愿在这里——”掩口一笑，秋波流转。

项煌含笑道：“不错，不错，就此动身吧。”回头向尉迟文、胜奎英冷冷一瞥道：“你等饭后，就在这里等我。”

戚四奇呼哨一声，那黑驴轻轻一转身，掉首而行，戚四奇一跃而上，说道：“那么小老儿就带路先走了。”

柳鹤亭虽想问他的“寒舍”到底在哪里，但见那项煌已兴高采烈地随后跟去，只得住口不说，陶纯纯纤腰微扭，袅袅婷婷地一起掠去，轻轻道：“还不走，等什么？”

柳鹤亭随后而行，只见她脚下如行云流水，双肩却纹丝不动，如云的柔发，长长披在肩上，纤腰一妞，罗衫轻盈，一时之间，柳鹤亭几乎连所走的道路通向何处都未曾留意。

蹄声得得之中，不觉已到一处山弯，此处还在沂山山麓，是以山势并不险峻高陡，戚四奇策驴而行，口中不时哼着山村小调，仿佛意甚悠闲。

项煌想到不久即有美食，却越走越觉饥饿难忍，忍不住问道：“贵处可曾到了？”

戚四奇哈哈笑道：“到了，到了。”

柳鹤亭突被笑声所惊，定了定神，抬目望去，突见一片秋叶，飘飘自树梢落下，竟将要落到陶纯纯如云的柔发上，陶纯纯却浑如未觉，垂首而行，仿佛在沉思着什么。

柳鹤亭忍不住脚步加紧，掠到她身侧，侧目望去，只见她秀目微垂，长长的睫毛，轻轻覆在眼帘上，仿佛有着什么犹豫之事似的，柳鹤亭忍不住轻唤一声：“ 陶姑娘—— ”

却见陶纯纯目光一抬，似乎吃了一惊，秋波流转，见到柳鹤亭，展颜一笑，轻轻的道：“ 什么事？ ”

柳鹤亭鼓足勇气，讷讷道：“ 我见到姑娘心里像是在担着什么心事，不知能否相告？只要……只要我能尽力…… ”

陶纯纯目光一闪，像是又吃了一惊，道：“ 没有什么，我……我只是太饿了。 ”

柳鹤亭口中“ 哦 ”了一声，心中却在暗忖：“ 她心里明明有着心事，却不肯说出来，这是为了什么呢？ ”转念又忖道：“ 唉，你和人家本无深交，人家自然不愿将心事告诉你的。 ”

目光抬处，只见那项煌不住回过头来，面带冷笑，望着自己，而那戚四奇已大笑道：“ 到了，到了，真的到了。 ”口中呼哨一声，那黑驴扬起四蹄，跑得更欢，山势虽不险峻，但普通健马到了此处，举步已甚艰难。但这小小黑驴，此刻奔将起来，却仍如履平地，若非柳鹤亭这等高手，只怕还真难以跟随得上。

山坡迤逦而上，麓秀林清，花鸟投闲，到了这里，忽地一片山崖，做岸而立，平可罗床，削可结屋，丹泉碧壁，左右映发，柳鹤亭脚步微顿，方疑无路，忽地一阵铃声，一声大吠，崖后竟奔出一条全身长满白色卷毛的小狗来，长不过盈尺，但蹲踞地上，汪汪犬吠几声，竟有几分虎威。

柳鹤亭不禁展颜一笑，只听戚四奇笑道：“ 小宝，小宝，来来。 ”飘身掠下山崖，这白毛小犬已汪地一声，扑到他身上，他身躯微微一扭，这白毛小大双足一搭，搭上他肩头，后足再一扬，竟安安稳稳地立在他肩头上。

柳鹤亭笑道：“ 此犬善解人意，当真有趣得很。 ”侧首一望，只见陶纯纯目光却望在远处，他这话本是对陶纯纯说的，此刻不禁有些失望。

戚四奇大笑道：“ 崖后就是山居，小老儿又要带路先行了。 ”再次登上车座。

柳鹤亭随后而行，方自转过山崖，忽地水声振耳，竟有一道山涧，自崖后转出，细流涓涓，但山沟却有竦荡之势，将这一山坡，有如楚汉鸿沟，划然中断，又如瞿塘之濒，吞吐百川，秋水寒烟中一道长桥，白涧边飞跨而过。

戚四奇呼哨一声，骑过桥去。

柳鹤亭不禁暗中赞叹：“ 想不到此间竟有如此胜境，想来天下独得之径，莫过于此了。 ”

过桥之后，竟是一片平坡，右边高挂一道小小的飞泉，泉瀑虽不大，但水势却有如银汉倾翻，秃丸峻坂，飞珠溅玉，点点滴滴，洒向山涧，不知是否就是这山涧的尽头。

瀑布边却是一片岩山，巨石如鹰，振翼欲起，向人欲落，此刻正值深秋，岩上丛生桂树，倒垂藤花，丝丝缕缕，豁人渺思，在这有如柳絮飞雪般的山藤下，却有一个洞窟，远处虽望不甚清，但已可想见其窈窕峪蚜之致，洞前竟赫然系着一个巨大的帐幕，望去仿佛像是塞外牧人所居的帐篷，但却又不似，帐篷前又停着一辆板车，车后似有人影晃动，也隐隐有笑语声传来，只是为水声所掩，是以听不甚清。

柳鹤亭目光一转，不禁脱口轻唤一声：“ 好个所在。 ”

项煌亦不禁为之目定口呆，他久居南荒，恶雨穹瘴，几曾见过如此胜境，他虽然狂傲，但到了此刻，亦不禁暗叹造物之奇与自身之渺，只有那陶纯纯秋波流转，面上却一无表情，半晌方自轻轻一笑，道：“ 真好！”

只听戚四奇哈哈大笑道：“ 怎么样，不错吧？”掠下车，口中又自呼哨一声，黑驴便缓缓走向那个帐幕，帐幕后突地并肩走出三个自发老人来，项煌、陶纯纯目光动处，不禁又为之一惊，几乎要疑心自己眼花缭乱，将一个人看成了三个影子。

柳鹤亭见了他们的神态，心中不禁暗笑，只听这戚氏兄弟三人齐地笑道：“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不亦乐乎。”

这三人此刻身上竟也各个披上一件风衣，一个浅黄，一个嫩绿，一个湖蓝，再加上他们的皓首白发，当真是相映成趣。

只听戚大器道：”柳老弟，你还不替我们肃客。”

戚四奇笑道：“ 此刻酒菜想必都已摆好，只等我们动手吃了吧。”他大步走了过去。

柳鹤亭心中却突地一动。

“ 动手吃了……他们无手无臂，却不知吃饭时该怎么办？”

众人走了过去，转过帐幕，项煌精神一震，帐幕后的草地上平铺着一方白布，白布上竟满布各式菜肴，香气四溢，果然又比方才不知丰富若干倍。

戚氏兄弟眉开眼笑地招呼他们都盘膝坐在白布边，突又喝道：“酒来！”

语声未了，柳鹤亭突觉一阵阴云，掩住了日色，他眼前竟为之一暗，抬目望去，哪里有什么阴云。

却只有一个黑凛凛的大汉，自帐幕中走了出来，双手捧着一面玉盆，生像是半截铁培似的，面目呆板已极，一步一步地走了过来。

柳鹤亭此刻坐在地上，若是平目而视，像是最多只能望到此人露在鹿皮短裤外的一双膝盖，纵然站了起来，也不过只能齐到此人前胸。

陶纯纯见了这种巨无霸似的汉子，眼波微动，轻轻笑道：“ 好高呀！”

坐在她身旁的项煌微微一笑，道：“ 这算什么。”

陶纯纯回眸笑道：“ 难道你还见过比他更高的人么？”

项煌悄悄咽下一口唾沫，笑道：“ 你若跟我一起回去，你便可以见到了。”横目一瞟柳鹤亭。

柳鹤亭面带笑容，却似根本没有听到。

只见这铁塔般的汉子走到近前，缓慢而笨拙地蹲下来，将手中玉盆，放到菜肴中间，里面竟是一盘琥珀色的陈酒，一放下来，便酒香四溢，盆为白玉，酒色唬琅，相映之下，更是诱人馋涎。

项煌见了，心中却大奇：“ 这些人的酒，怎地是放在盆里的？”

目光一转，这才见到这白布之上，既无杯盏，更无碗筷，主人连声劝饮，他忍不住道：“ 萍水相逢，便如此打扰，实在——”

戚大器抢荷笑道：“ 哪里，哪里，到了此间，再说客气的话，便是见外！请请……”

项煌讷讷道：“ 只是……只是如无杯筷，怎生吃用？”

话声未了，只见这四个白发老人，突地一起顿住笑声，眼睁睁地望着他，像是将他方才问的那句话，当做世上最奇怪的话似的，满面俱是惊诧之色，直看得项煌目定口呆，不知所措。

柳鹤亭见了，心中暗笑，直到此刻，他才知道这戚氏兄弟是要如此捉弄

别人，但又不禁忖道：“如此一米，不是连我与陶姑娘也一起捉弄了。”想到这里，不禁笑不出来。

只听戚四奇道：“这位兄台，小老儿虽不认识，但见兄台这种样子，武功想必不错，怎地竟会问出这种话来，真是奇怪，真是奇怪。”

项煌又一愕！心想：“真是奇怪？奇怪什么？武功的深浅，和杯筷吃饭有什么关系？”他见到这些老人都是一本正经的神色，愣了许久，恍然忖道：“我听说塞外边垂之地，人们都是以手抓饭而食，这些老人有如此的帐幕，想必也是来自塞外，是以也是这种风俗。”

一念至此，不禁笑道：“原来如此，那么我也只好放肆了，请请。”伸出五爪金龙，往当中的一大碗红烧丸子抓去，方待抓个来吃，暂压饥火。

哪知四个老人却一起大笑起来，他呆了一呆，只听戚大器道：“‘想不到，想不到，我见你斯斯文文，哪知你却是个——嘿嘿，就连我家的‘小宝’，吃饭都从来不会用手去抓的，此刻还有这位姑娘在座，你难道当真不觉难为情么？”

柳鹤亭心中暗忖：“猫犬吃饭，的确是不会动手，但难道也要和鸡犬一样，用舌去舔么？”他心里又是好气，又是好笑。

只见项煌慢慢缩回手掌，面上已变了颜色，突地厉声道：“我与你们素不相识，你们为何这般戏弄于我，这顿饭不吃也罢。”他说话的时候，眼角不时飘向柳鹤亭，目光中满是恨毒之色。

柳鹤亭知道他一定是在疑心自己和戚氏兄弟串通好了，来捉弄于他，但此时此刻，却又不便解释。

只见他话声一了，立刻长身而起，哪知身形方自站起一半，却又“噗”地坐了下来，原来此刻那半截铁塔似的大汉，已站到他身后，见他站了起来，双手一按，按住他肩头，就生像是泰山压顶般，将他压了下去。

项煌武功虽高，只觉自己此刻双肩之重，竟连动弹都无法动弹一下，要知道这种天生神力，当真是人力无法抵抗，项煌内外兼修，一身武功，若是与这大汉对面比斗，这大汉手呆脚笨，万万不会是项煌的敌手，但项煌方才羞恼之下，被他捉住肩头，此刻就像是压在五指山下的孙悟空，纵有七十二种变化，却一种也变不出来了。

戚大器哈哈笑道：“我兄弟好意请你未吃酒，你又何昔敬酒不吃吃罚酒呢！”

话声方了，突地张口一吸，碗中的一个肉丸，竟被他一吸而起，笔直地投入他嘴中，他张口一阵大嚼，吃得干干净净，吐了口气，又道：“难道像这样吃法，你就不会吃了么？”

项煌忖道：“原来他如此吃法，是要来考验我的内功，哼哼——”口中道：“这又何难。”

张口也想吸一个肉丸，但全身被压得透不过气来。

戚大器道：“大宝，把手放开，让客人吃东西。”

柳鹤亭暗道：“原来这汉子叫大宝。”侧目望去，只见“大宝”巨鼻阔口，前额短小，眉毛几乎要接上头发，一眼望去，倒有三分像是猩猩，当真是“四肢发达，头脑缺乏”的角色，听到戚大器的话，咧嘴一笑，巨掌一松。

项煌长长透了口气，戚大器笑道：“既然不难，就请快用。”

项煌冷“哼”一声，张口一吸，果然一粒丸子，亦自离碗飞起，眼看快要投入他口中。

哪知戚二突地笑道：“要阁下如此费力方能吃到东西，岂是待客之道，还是我来代劳吧。”呼地吸起一粒丸子，又呼地一声喷了出去，只见这粒肉丸有如离弦之箭般，射向项煌口里，正巧与项煌吸上的那粒肉丸互相一击，两粒肉丸，都被击得一偏，落到地上，那白毛小犬跑来仰首一接，接过吃了。

项煌眼睁睁望着自己将要到口的肉丸竟落到狗嘴里，心中又是愤慨，又是气恼，目光动处，只见身后那巨人的影子，被日光映在地上，竟是腰身半曲，双臂箕张，有如鬼魅要择人而噬。

他想方才的事情，此刻两臂还在发痛，生怕这家伙再来一手，何况此刻在座备人，俱都是敌非友，这四个老人路道之怪，无与伦比，又不知武功深浅，自己今日若要动火，只怕眼前亏是要吃定了。

他虽然狂傲，却极攻于心计，心念数转，只得将气忍住，冷笑道：“老丈既然如此客气，那么我只好生受了。”他心想我就不动口亦不动手，等你将东西送到我嘴里，看你还有什么花样。

戚二气哈哈笑道：“柳老弟，你是自己人，你就自己吃吧，这位姑娘么——哈哈，男女授受不亲，亦请自用，我们请专人来招呼这位兄台了。”

柳鹤亭见了他方才一吸一喷，竟用口中所吐的一点真气，将肉丸操纵如意，不禁暗叹忖道：“难怪他叫做‘二气’，看来他气功练得有独到之处，唉——这兄弟四人当真是刁钻古怪，竟想出如此缺德的花样。”

目光一抬，只见陶纯纯正似笑非笑地望着他，这女子有时看来那般天真，有时看来却又似城府极深，戚氏兄弟一个个眉花眼笑地望着项煌，项煌却盘膝而坐，暗调真气，如临大敌，他此刻心中直在后悔，自己为什么要跟来此间。

那条白毛小犬围着他身前身后乱跑乱叫，身上系着的金铃，当当直响，一会在他身前，一会儿又到了他身后，当真是跑得迅快绝伦。

那巨人“大宝”的影子，却动也不动地压在他身上。

第四章　且论杜康

这一片巨大的黑影，直压得项煌心头微微发慌，若是两人交手搏斗，项煌尽可凭着自己精妙的武功、轻灵的身法，故示以虚，以无胜有，沉气于渊，以实击虚，随人所动，随屈就伸，这大汉便万万不是他的敌但两人若以死力相较，那项煌纵然内功精妙，却又怎是这种自然奇迹、天生巨人的神力之敌，项煌生性狂傲自负，最是自恃身份，此刻自觉身在客位，别人若不动手，他万万不会先动，但任凭这巨人站在身后，却又有如芒刺在背，坐立不安。

他心中懊恼，但听那身披鹅黄风衣的老人哈哈一笑道：“兄台远来，且饮一杯淡酒，以酒征尘。”语声一了，“吁”地一声，颔下白须，突地两旁飞开，席中那个玉盆中的琥珀美酒，却随着他这“吁”地一声，向上飞激而起，激成一条白线，宛如银箭一般，闪电般射向项煌口中。

项煌心中一惊，张口迎去，他此刻全身已布满真气，但口腔之内，却是劲力难运之处，霎眼之间，酒箭入口，酒色虽醇，酒味却劲，他只觉口腔微麻，喉间一热，烈酒入肠，仿佛一条火龙，直烫得他五腑六脏都齐地发起热来。

他自幼风流，七岁便能饮酒，也素以海量自夸，哪知这一口酒喝了下去，竟是如此辛辣，只见这条酒箭宛如高山流泉，峭壁飞瀑，竟是滔滔不绝，飞激而来。

他如待不饮，这酒箭势必溅得他一头一脸，那么他的诸般做作，着意自恃，势必也要变做一团狼狈，他如待挥掌扬凤，震散酒箭，那更是大煞风景，惹人讪笑。

项煌心中冷笑一声，暗道：“难道你以为这区区一盆酒，就能难得倒我。”索性张开大口，瞬息之间，盆中之酒，便已涓滴不剩，项煌饮下最后一大口酒，方待大笑几声，说两旬漂亮的话，哪知面上方自挤出一丝笑容，便已头昏眼花，早已在腹中打了若干遍腹稿的话，竟连一个字都说不出来了。

“戚二气”哈哈一笑道：“海量，海量，兄台真是海量，我知道兄台若是酒力不胜，只要轻拍手掌，便可立时停下不饮，哪知兄台竟将这一盆喝干了，此刻还似意犹未尽，哈哈——海量，海量，真是海量！”

柳鹤亭只见他边说边笑，神态得意已极，心中不觉暗笑：“这兄弟数人，当真是善于捉弄别人，却又无伤大雅，让人哭笑不得，却又无法动怒。”试想人敬你酒，本是好意，你有权不喝，便却万无动怒之理。

那项煌心中果是哭笑不得，心中暗道：“只要轻拍手掌，便可立时不饮，但是——哼哼，这法子你敬过酒之后才告诉于我，我又不是卧龙诸葛，难道还会未卜先知么？”

他心中有气，嘴中却发作不得，嘿嘿强笑数声，道：“这算什么，如此佳酿，便是再喝十盆，也算不得什么！”

一边说话，一边只觉烈酒在腹中作怪，五赃六腑，更像是被投进开了锅的沸水之中，突突直跳，上下翻腾。

心头烦闷之时，饮酒本是善策，但酒入愁肠，却最易醉，这条大忌，人多知之，却最易犯。

此刻项煌不知已犯了这饮酒大忌，更何况他饿了一日一夜，腹中空空，暴饮暴食，更是乖中之乖，忌中之忌。

却听“戚二气”哈哈笑道：“原来兄台不但善饮，并还知酒，别的不说，

这一盆酒，确是得来不易，这酒中不但有二分贵州‘茅台’，分半泸州‘大曲’，分半景芝‘高粱’，一分江南’花雕’，一分福州‘四平’，还杂有三分‘清酴’，幸好遇着兄台这般善饮喜酒知酒之人——哈哈，宝剑赠烈士，红纷赠佳人，佳酿赠饮者，哈哈，当真教老夫高兴得很。”

柳鹤亭本亦喜酒，听得这盆中之酒，竟将天下名酒，全都搜罗一遍，心中还在暗道自己口福不好，未曾饮得这般美酒，转目一望，只见项煌此刻虽仍端坐如故，但面目之上，却已变得一片通红，双目之中，更是醉意模糊，正是酒力不支之像，不禁又暗自忖道：“杂饮最易醉人，何况此酒之中，竟还杂有三分‘酒母清除’，这戚氏兄不但捉弄了他，竟又将他灌醉，这一来，等会儿想必还有好戏看哩！”

目光一转，却见陶纯纯那一双明如秋水的眼波，也正似笑非笑地凝视着自己，两人相对一笑，柳鹤亭心中暗道：“她看他醉了，并无关心之态，可见她对他根本无意。”心头突又一惊：“男子汉大丈夫立身外世，岂能常将这种儿女私情放在心上。”

人性皆有弱点，年轻人更易犯错，柳鹤亭性情中人，自也难免有嫉忌、自私……等人类通病，只是他却能及时制止，知过立改，这便是他超于常人之处。

只见项煌肩头晃了两晃，突然放声大笑起来，拍掌高歌——

“天若不爱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爱酒，地应无酒泉，天地既爱酒，爱酒不愧天……哈哈，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哈哈，常言道：‘辣酒以待饮客，苦酒以待豪客，甘酒以待病客，蜀酒以待俗客。’哈哈！你不以病俗之客待我，敬我苦辣美酒，当真是看得起我，……看得起我！……哈哈！能酒真吾友，成名愧尔曹，再来一盆……再来一盆……”一阵风吹来，酒意上涌，他肩头又晃了两晃，险险乎一胶跌到地上。

戚氏兄弟一个个喜笑颜开，眉飞色舞，一会儿各自相望，一会望向项煌，等到项煌嘻嘻哈哈、断断续续地将这一篇话说完，兄弟四人，目光一转，戚二气哈哈笑道：“酒是钩诗钩，酒是扫愁帚，这一盆酒可真钓出了兄台的诗来，酒还有，菜也不可不吃，来来来，老夫且敬兄台一块。”吸口又是一喷，项煌醉眼惺忪，只见黑忽忽一块东西飞来，张口一咬，肆意咀嚼起来，先两口还不怎地，这后两口咬将下去，直觉满嘴却似要冒出烟来。

只听“戚二气”笑道：“酒虽难得，这样菜也并不易，这样‘珠穿凤足’，不但鸡腿肉中，骨头全已取出，而且里面所用的，全是大不易见的异种辣椒‘朝天尖’，来来来，兄台不妨再尝上一块。”

语声未了，又是一块飞来，项煌本已辣得满嘴生烟，这一块“珠穿凤足”方一入口，更是辣得涕泪横流，满头大汗涔涔而落。

柳鹤亭见了他这种狼狈神态，虽也忍不住要笑出声来，但心中却又有些不忍，方待出言打打圆场，却听项煌大笑叫道：“辣得好……咳咳。辣得好……嘻嘻，这辣椒正对男子汉大丈夫的胃口，……”说到这里，不禁又大咳几声，伸手又抹鼻涕，又抹眼泪。他虽然一心想做出“男子汉大丈夫”满不在乎的神态，却怎亲眼泪鼻涕偏偏不听他的指挥。

又是一阵风吹过，这“异种辣椒”与“特制美酒”，便在他腹中打起仗来，他虽然一身内功，但此刻功力却半分也练不到肠胃之处，脑中更是混混沌沌。

柳鹤亭心中不忍，忍不住道：“项兄想是醉了，还是到——”

项煌眼睛一瞪，大叫道：“ 谁说我醉了，谁说我醉了——嘻嘻，再将酒拿来，让我喝给他们看看……陶姑娘，他在说谎，他骗你的，你看，我哪里醉了，咳咳，我连半分酒意都没有，再喝八盆也没有关系。 ”

陶纯纯柳眉微颦，悄悄站起身来，想坐远些。

项煌涎脸笑道：“ 陶姑娘……你不要走，我没有醉……再将酒来，再将酒来…… ”伸出双手，想去抓陶纯纯的衣衫。

陶纯纯秀目一张，目光之中，突地现出一丝煞气，但一闪又过，微笑道：“ 你真的醉了！ ”纤腰微扭，身形横掠五尺。

“ 戚大器 ”道：“ 兄台没有醉，兄台哪里会醉！ ”

“ 戚二气 ”大笑道：“ 哪个若要是说兄台醉了，莫说兄台不答应，便是兄弟我也不答应的，来来来，再饮一盆。 ”

语声落处，一吸一喷，白布正中那盆“ 珠穿凤足 ”的汤汁，竟也一条线般离盆激起，射向项煌口中，项煌醉眼模糊，哪里分辨得出，口中连说：“ 妙极，妙极！ ”张口迎去，一连喝了几口，方觉不对，大咳一声，一半汤汁从口中喷出，一半汤汁从鼻中喷出，嘴唇一合，源源而来的汤汁一头一脸地射在他面上，这一下内外交击，项煌大吼一声，几乎跳了起来。

那巨人手掌一技，却又将他牢牢按在地上，戚氏兄弟笑得前仰后合，他兄弟四人一生别无所嗜，只喜捉弄别人，此刻见了项煌这副狼狈之态，想到他方才那副志得意满、目中无人的样子，四人越笑越觉得可笑，再也直不起腰来。

柳鹤亭心中虽也好笑，但他见项煌被那巨人按在地上，满面汤汁，衣衫零落，却无丝毫怒意，反而嘻嘻直笑，手舞足蹈，口中连着：“ 好酒好酒……好辣好辣…… ”过了一会，语声渐渐微弱，眼帘一合，和身倒了下去，又过了一会儿，竟呼呼地睡着了。

“ 戚三栖 ”看了项煌一眼，微笑道：“ 这小子刚才那份狂劲，实在令人看不顺眼，且让他安静一会，去去，大宝把他抬远一些，再换些酒来，让我兄弟敬陶姑娘和柳老弟一杯。 ”

陶纯纯“ 咯咯 ”一笑道：“ 你难道叫我们也像这姓项的那样吃法么？哎哟！那我宁可饿着肚子算了。 ”“ 戚大器 ”哈哈笑道，“ 去将杯筷碗盏，也一起带来。 ”柳鹤亭微微一叹，道：“ 此间地势隐僻，风景却是如此绝佳，当真是洞天福地，神仙不羡，却不知你们四位是如何寻到此处的？ ”

心中却更忖道：“ 他兄弟四人俱都是残废之人，却将此问整理得如此整齐精致，这却更是难得而又奇怪了！ ”只是他怕这些有关残废的话触着戚氏兄弟的痛处，是以心中虽想，口中却未说出。

只见那巨人“ 大宝 ”果真拿了两副杯筷，又携来一壶好酒，走了过来，弯腰放到地上，他身躯高大，举动并不十分蠢笨，弯腰起身之间，一如常人，柳鹤亭一笑称谢，却听戚四奇已自笑道：“ 此事说来话长，你我边吃边讲好了，陶姑娘的肚子不是早已饿了吗？ ”

柳鹤亭一笑拿起杯筷，却见面前这一壶一杯一盏，莫不是十分精致之物，那筷子更是翡翠所制，镶以银壳，便是大富人家，也难见如此精致的食具。

柳鹤亭不禁心中一动，暗暗忖道：“ 这戚氏兄弟天生残废，哪里会有杯筷，但这杯筷却偏偏又是这般精致，难道是他们专用以招待客人的吗？ ”

心念转动间，不禁大疑，只见“ 大宝 ”又自弯下腰来，替自己与陶纯纯满斟一杯酒，却又在那碧玉盆中，加了半盆。

“戚大器”大笑道：“来来！这‘珠穿凤足’却吃不得，但旁边那盆‘龙穿凤翼’以及‘黄金烧鸡’，却是美物，乘着还有微温，请快吃些。”

柳鹤亭斜目望了肉纯纯一眼，只见她轻伸玉掌，挟起一块鸡肉，手掌银白如玉，筷子碧翠欲滴，那块鸡肉，却是色如黄金，三色交映，当真是悦目已极，遂也伸出筷子，往那盆“黄金烧鸡”挟去。

哪知——

他筷子方自触着鸡肉，突地一声尖锐啸声，自上而下，划空而来，他一惊之下，筷子不禁一顿，只听“嗖”地一声，一支黄翎黑杆的长箭自半空中落了下来，不偏不倚地插在那“黄金烧鸡”之上，他呆了一呆，缩回筷子，却见这双翡翠筷子的包头镶银，竟变得一片乌黑。

陶纯纯轻轻娇呼一声，戚氏兄弟面上笑容亦已顿停，这支长箭来得奇特，还不说它，这里四面山壁，箭却由半空而落，竟不知来自何处，但来势之急，落后余势不衰，箭翎犹在不住震颤，显见发箭之人，手劲之强，当可算得上万中选一的好手。

更令人惊异的是长箭方落，微微触着鸡肉的银筷，便已变得乌黑，这箭上之毒，岂非是骇人听闻！

柳鹤亭目光一转，只见戚氏兄弟面面相觑，陶纯纯更是花容失色，一双秋波之中，满是惊恐之意，呆呆地望着那支长箭，柳鹤亭剑眉皱处，健腕一翻，方自要拔那支长箭，哪知肩头一紧，却被那巨人“大宝”按得动弹不得，一个粗哑低沉的声音，自身后传来：“箭上剧毒，摸不得的！”

柳鹤亭不禁暗叹一声，忖道：“想不到此人看来如此蠢笨，却竟这般心细！”回头一笑，意示赞许感激，“唰”地撕下一块白布，裹在箭杆黄翎之上，拔了过来。

定眼望去，只见这箭箭身特长，箭杆乌黑，隐泛黑光，箭镞却是紫红之色，杆尾黄翎之上，一边写着“穿云”两个不经注目便难发觉的蝇头小字，另一边却写的是“破月”二字。

柳鹤亭皱眉道，“穿云破月……穿云破月！”倏地站起身来，朗声道：“朋友是谁？暗放冷箭何意？但请现身指教！”

语声清朗，中气充沛，一个字一个字地远远传送出去，余音袅袅，与空山流水、林木微簌之声，相应不绝，但过了半晌，四下仍无回音。

柳鹤亭皱眉道：“这支箭来得怎地如此奇怪……穿云破月，戚兄，陶姑娘，你们可知道武林之中有什么人施用这种黄翎黑杆，翎上写着‘穿云破月’的长箭么？”

陶纯纯眼帘一合，微微摇头，道，“我一直关在家里，哪里知道这些。”

“戚大器”道：“兄弟也不知道。”突又哈哈大笑起来，道：“管他是谁，他若是来了，我兄弟也敬他一盆‘特制美酒’，一块‘珠穿凤足’，让他尝尝滋味！”语声一落，兄弟四人一起哈哈大笑起来。

哪知——

他兄弟四人笑声未绝，蓦然又“砰”地一声，划空而来。

这晌声短促低沉，与方才箭杆破空尖锐之声绝不相同，陶纯纯、柳鹤亭、戚氏兄弟齐地一惊，仰首望去，只见一条青碧临光，自头顶一闪而过，接着“啪”地一声，对面那片如鹰山石之上，突地爆开一片青灿碧火，火光中竟又现出几个碧色的字迹：“一鬼追魂，三神夺命！”字迹临光，一闪而没！

柳鹤亭变色道：“这又是什么花样？”

“戚四奇”哈哈笑道：“一鬼三神，若来要命，我兄弟四人服侍一个，包管鬼神都要遭殃！”

话声方落，突地又见一点黑影，缓缓飞来，飞到近前，才看出竟是一只碧羽鹦鹉，在众人头顶飞了一圈，居然吱吱叫道：“读书不成来学剑，骚人雅集震八方……”鸟语啾调，乍听虽不似人语，但它一连叫了三遍。

柳鹤亭、陶纯纯、戚氏兄弟却已都将字音听得清清楚楚，陶纯纯“咯咯”一笑，娇声道：“这只小鸟真有意思。”

“戚三栖”大笑道：“老夫给你抓下来玩就是””突地纵身一跃，跃起几达三丈，白须飘动，仰天呼出一口劲气。

哪知这只碧羽鹦鹉却似已知人意，低飞半圈，竟突地冲天飞去，吱吱叫道：“不要打我……不要打我……”

说到最后一句，已自飞得踪影不见。

柳鹤亭只见“戚三栖”的身形，有如一片蓝夭，飘飘落下，哈哈笑道：“我到底不如小鸟，飞得没有它快——但是我说话却总比它说得高明些吧！”

柳鹤亭见这兄弟四人，包括陶纯纯在年，直到此刻仍在嘻嘻哈哈，将这一箭、一火、一鸟突来的怪事，全部没有放在心上，不禁双眉微皱，暗忖道：“这些怪事，断非无因而来，只是不知此事主使之人究竟是谁？这样做法，却又是为的什么？难道他与我们其中一人有着仇恨？”

目光一转，扫过戚氏兄弟及陶纯纯面上：“但他们却又不似有着仇家的人呀！”又忖道：“莫非是来找项煌的不成？”

他心念数转，还是猜测不出，目光一抬，却见那只碧毛鹦鹉，竟又缓缓飞来，只是这次却飞得高高的，戚三栖大笑道：“你这小鬼又来了，你敢飞低些么？”

却听那鹦鹉吱吱的叫道：“不要打我，不要打我……”

叫声一起，突有一片雪白的字笺，自它口中飘飘落了下来，柳鹤亭轻轻一掠，接在手中，那鹦鹉叫道：“小翠可怜，不要打我……”又自飞得无影无踪。

陶纯纯娇笑道：“这只小鸟真的有趣，这字条上写的是什么呀？”

柳鹤亭俯首望处，只见这字笺一片雪白，拿在手中，又轻又软，有如薄绢一般，似是薛涛香笺一类的名纸。

笺上却写着：“黄翎夺命，碧弹追魂，形踪已露，妄动丧身！”下面署名：“黄翎黑箭，一鬼三神，骚人雅集同上。”字作八分，铁划银钩，竟写得挺秀已极。

柳鹤亭皱眉大奇道：“这些人是谁？这算是什么？”

戚氏兄弟、陶纯纯一起凑过来看，“戚四奇”突地哈哈大笑起来，连声笑道：“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柳鹤亭奇道：“你知道什么，难道你认得这些人么？”

“戚四奇”笑道：“这些人我虽不认得，但我却知道他们此来，为的什么。”

陶纯纯秀目一张，失声问道：“为的什么？”

目光凝注，却见“戚四奇”突地白眉一皱，翻身倒在地上，贴地听了半晌，一个悬空筋斗，鹅黄风衣四下飞舞，他已站了起来，连声道：“好厉害！好厉害！这下怕不至少来了几百人，我只怕——”

语声未了，突地一阵巨吼，四下传来：“黄翎黑箭，穿云破月！”声如

雷鸣，也不知是多少人一起放声吼出，这一吼声方落，又是一阵吼声响起：

“一鬼追魂，三神夺命！”紧接着又有不知多少人吼道：“骚人雅集，威震八方！”

戚氏兄弟、柳鹤亭、陶纯纯对望一眼，耳根方自一静，哪知猛地又是一声狂吼：“呔！”

这一声“呔”字，数百人一起发出，竟比方才的吼声还要响上数倍，柳鹤亭抬头望去，只见四面山壁之上，突地一起现出数百个汉子来，其中有的穿着一身阴惨的墨绿衣衫，有的一身白衣，有的却遍体纯黑，只有头上所包的黑巾之上，插着一根黄色羽毛，手中却都拿着长绳软梯钉钩一类的爬山用物，显见得是从后面翻山而来，一个个面色凝重，如临大敌，但“呔”地一声过后，却俱都一声不响，或伏或蹲地附在山壁顶头，也不下来。

柳鹤亭目光转处，心中虽然惊奇交集，却见戚氏兄弟四人，仍在眉开眼笑，生像是全不在意，他既不知道这些人来自何处，更不知道这些人是因何而来，是以自也不便发话，只觉身侧微微一暖，陶纯纯已依依靠了过来，轻声道：“我们不要管别人的闲事好么？”

柳鹤亭双眉微皱，不置可否地微微一笑，心中却自暗付：“这些人如是冲着戚氏兄弟来的，我与他兄弟虽无深交，却又怎能不管此事？”

心念方动，突地一阵朗笑，自谷外传来，那只碧羽鹦鹉，也又自谷外飞来，吱吱叫道：“读书不成来学剑，骚人雅集震八方……”飞到当头空间，柳鹤亭微拧身形，“嗖”地掠过帐篷，只见朗笑声中，一群人缓缓自长桥那边走了过来。

柳鹤亭暗中一数，共是一十三人，却有两个是垂髫童子。

只见一个方中朱履、白色长衫的中年文上当先走来，朗声笑道：“想不到，想不到，山行方疑无路，突地柳暗花明，竟是如此胜境。”

目光一转，有如闪电般在柳鹤亭身上一转：“阁下气字不凡，难道就是此间主人么？”微微一揖，昂首走来。

突地见到戚大器、陶纯纯，以及那巨人“大宝”自篷后转出，脚步一顿，目光电闪，他身后一个高髻乌簪、瘦骨嶙峋，却穿着一件长仅及膝的墨绿衣衫，装束得非道非俗的颀长老人，越众而出，阴恻恻一声冷笑，面上却一无表情，缓缓道：“此间主人是谁，但请出来答话！”

柳鹤亭目光一转，突觉身后衣袂牵动，陶纯纯娇声道：“你又不是这里主人，站在前面干什么？”

那碧衫高髻的瘦长老人，两道阴森森的目光，立时闪电般射向戚大器，冷冷道：“那么阁下想必就是此间的主人了？”

“戚大器”嘻嘻一笑，道：“我就是此间主人么？好极好极，做这种地方的主人，也还不错！”

碧衫老人目光一凛，冷冷道：“老夫远道而来，并非是来说笑的。”

“戚大器”依然眉开眼笑，哈哈笑道：“凡人都喜说笑，你不喜说笑，难道不是人么？”

碧衫老人冷冷道：“正是！”

柳鹤亭不禁一愣，他再也想不到世上居然有人自己承认自己非人。却听“戚大器”哈哈笑道：“你不是人，想必就是鬼了！”

碧衫老人目光不瞬，面色木然，嘴角微动，冷冷说道：“正是！”

柳鹤亭但觉心头一懔，此刻虽是光天化日，他虽也知道这碧衫老人不会

是鬼，但见了这碧衫老人的神态，却令人不由自主地自心底生出一般寒意，只见“戚大器”突地大喊一声：“不得了！不得了！活鬼来了！快跑，快跑！”倏地一声，身形掠到帐篷之后。

碧衫老人冷笑一声，阴恻恻地沉声道：“你若在我‘灵尸’谷鬼面前乱玩花样，当真是活得不耐烦了。”

声未了，却听大叫之声：“快跑，快跑！”又自篷后转出，他只觉眼前一花，方才那灰袍白发的老人，此刻竟突地变成两个，自篷后奔出，口中不住大喊：“不得了，快跑……”在帐篷前一转又奔入篷后。

众人方自一楞，灰袍老人又大喊着往篷后奔去，众人眼前一花，此人竟已变成三个，亡命般转了又转，又奔入篷后。

这碧衫老人，江湖人称“灵尸”，他自己也取名叫做“谷鬼”，人家称他活鬼，他非但不怒，反而沾沾自喜，当真是不喜为人，但愿做鬼，平生行事，一举一动，部尽量做出阴恻恻、冷森森的样子，喜怒从不形于辞色，但此刻却仍不禁神色一变，其余之人更是面面相觑，群相失色！

柳鹤亭心中暗笑，却又不禁暗惊！暗奇！

这些人先封退路，大学而来，计划周密，仿佛志在必得，但却连此间主人是谁，都不知道，这当真是件怪事！

却见大呼大喊声中，戚氏兄弟四人一起自篷后奔出，突地呼喊之声一顿，他四人竟在这“灵尸”谷鬼面前停了下来！

“灵尸”谷鬼见这灰袍老人，瞬息之间，竟由一个变成四个，目光之中，不禁也微微露出惊怖之色。

只见这灰袍老人一动不动地站在自己面前，面上既无笑容，亦不呼喊，竟变得神色木然，面目凝重，庄容说道：“你们有神有鬼，你知道我是谁吗？我乃西天佛祖，大慈大悲，大智大勇，大神大通，文殊菩萨座下阿难尊者，只因偶动凡心，被谪人间，至今九百七十二年，还有二十八年，便要重返极乐，本尊者身外化身，具诸多无上隆魔法力，呔——你这妖尸灵鬼，还不快快现形，磕头乞命，也许本尊者念你修为不易，将你三魂七魄，留下一半，让你重投人世，否则你便要化虫化蚁，万劫不复了！”他语声缓慢，一字一句，说得郑重非常，竟像是真的一样。

柳鹤亭心中暗笑，面上想笑，听到后来，再也忍不住，只有回转头去，但却又忍不住回过头来，偷眼去望那“灵尸”谷鬼面上的表情。

只见他呆呆地楞了半晌，面色越发阴森寒冷，双掌微微一曲伸，满身骨节格格作响，冷冷一笑，缓缓说道：“在我谷鬼面前说笑，莫非活得不耐烦了？”脚步移动，向戚氏兄弟走去，身形步法，看似僵直呆木，缓慢已极，但一双利目之中碧光闪闪，本已阴森丑怪的面目之上，竟又隐隐泛出碧光，再加上他那惨绿衣衫，当真是只有三分嫁人，却有七分似鬼。

柳鹤亭确信这半鬼半人的怪物，必有一些奇特武功，见他此刻看来已将出手，剑眉微剔，便待出手，但心念微微一动，便又倏然止步。

“戚二气”哈哈一笑，道：“你这妖尸灵鬼，莫非还要找本尊者斗法么？”眼珠一转，与他兄弟四人，打了个眼色，竟也缓缓走出，只见这两人越来越近。

“灵尸”谷鬼面目更见阴森，身形也更呆木。

“戚二气”却笑得越发得意，几乎连眼泪鼻涕都一起笑了出来。

霎眼之间，两人身形，已走得相距不及一丈，柳鹤亭虽未出手，却已凝

神而备，陶纯纯依偎身侧，半带惊恐，半带娇羞。

突听“ 灵尸 ”谷鬼长啸一声，双臂一张，曲伸之间，两只瘦骨鳞峋、留着惨绿长甲，有如鬼爪一般的手掌，便已闪电般向“ 戚大器“ 前胸、喉头要害之处抓去！

他身形呆木已极，但此番出招击掌，不但快如闪电，而且指尖长甲微微颤动，竟似内家剑手掌中长剑所抖出的剑花。

数十年前，武林中有一成名剑客古三花，每一出手，剑尖必定抖出三朵剑花，行走江湖数十年，就仗着这一手剑法，极少遇着敌人，当时武林中人暗中传语，竟作谚道：“ 三花剑客，一剑三花，遇上眼花，头也开花！ ”

可见武林中人对这“ 三花剑客 ”剑法之推重！

但此刻“ 灵尸 ”谷鬼十只指甲，竟自一起颤动，生像是十支碧绿短剑，一起抖出剑花，同时向“ 戚二气 ”身上击来，普通武林中人，遇着这等招式，纵不立即“ 头晕眼花，脑袋开花 ”！只怕龙无法招架。

哪知“ 戚二气 ”却仍自仰天狂笑，就像是没有看见这一招似的，眼见这“ 灵尸 ”谷鬼的两只鬼爪，已堪堪击在他身上，他却笑得前仰后合，全身乱动，“ 灵尸 ”谷鬼明明已要抓在他身上的两只鬼爪，却竟在他这大笑颤动之中，两爪同时落空！

“ 灵尸 ”谷鬼纵然武功极奇，交手经验亦颇不少，但一生之中，几曾见过这般奇异的身法，一抓落空，不禁微微一愣，哪知对方哈哈一笑，双腿突地无影无踪地踢将出来！“ 灵尸 ”谷鬼竟是无法招架，厉啸一声，“ 唰 ”地后退一丈，方自避开这一招两腿，但掌心却已惊出一掌冷汗！

无论是谁，脚上力道，总比手上要大上数倍，常人推门，久推不开，心急情躁，大怒之下，必定会踢出一脚，却往往会将久推不开的门户应脚踢开，便是脚力大于手力之理。

但武功中自古以来的绝顶高手，却从未闻有以“ 腿法 ”成名武林的，只有以“ 拳法 ”、“ 掌法 ”或是兵刃招式，名传天下，这一来自是因为脚总不如手掌灵便，再来却是因为无论是谁，踢出一脚以前，肩头必定会微微动一下，有如先跟别人打了个招呼，通知别人自己要踢出一脚一样，对方只要武功不甚悬殊，焉有避不过这一脚之理！

南派武功中的绝顶煞手“ 无影腿法 ”便是因为这一腿踢出之前，可以肩头不动，让人防不胜防，但虽然如此，还是难免有一些先兆，骗得过一般武林豪客，却逃不过一流内家高手的目光，是以擅长这种腿法的武家，纵然声名颇响，却永远无法与中原一流高手一较短长！

而此刻这“ 戚二气 ”大笑之中，全身本就在不住颤动，这一脚踢将出来，就宛如常人笑得开心，以致前仰后合，手舞足蹈时的情况一样，哪有一丝一毫先兆，众人俱是见多识广的武林人物，但见了这般身法，却也不禁一起相顾失色！

柳鹤亭心中既是好笑，又觉敬佩，方才他想抓住“ 戚大器 ”的肩头之际，便已领教过了这种离奇古怪的身法，是以他方才驻足不动，便也是因为想看看戚氏兄弟怪异的武功！

只听“ 戚二气 ”哈哈笑道：“ 我还当你这妖尸灵鬼有多大神通，哪知如今老夫这一手‘ 快活八式 ’仅只使出一式，你便已招架不住，哈哈，丢人呀丢人！丧气呀丧气：我看你不如死了算了，还在这里现什么活丑！ ”

“ 灵尸 ”谷鬼大惊之下，虽然避开这一脚，但心头此刻犹在突突而跳，

四顾左右山石之上，数百道目光，俱在望着自己，他虽被对方这种怪异身法所惊，但却又怎会在自己这些门人弟子眼前丢人，目光一转，又自阴恻恻地冷笑一声，脚步一动，竟又像方才一式一样地向“戚二气”走去！

他若是身法改变，还倒好些，他此番身法未变，柳鹤亭不禁暗中吃惊，知道他必有成竹在胸，甚或有制胜之道，“戚氏兄弟”武功虽怪异，但也只能在人猝不及防之下施展而已，别人若是已知道他们武功的身法，自便不会那般狼狈，何况他们双臂已断，与人对敌，无论如何，也得吃亏极大，一念至此，柳鹤亭再不迟疑，清叱一声：“且慢！”

身形微动之间，便已掠至“戚二气”身前，就在他叱声方自出口这刹那之间，“灵尸”谷鬼身后，已有人喝道：“谷兄且慢！”

一条自衣人影，一掠而出，掠至“灵尸”身前，这一来情况大变，本是“戚二气”与谷鬼面面相对，此刻地变了柳鹤亭与这白衣人影面面相对了！

柳鹤亭定晴望去，只见这白农人影，方中朱履，清灌颀长，正是方才当先踱过桥来的那中年文士，只见他微微一笑，道：“兄台年纪轻轻，身怯惊人，在下虽非杜甫，却最怜才，依在下所见，兄台如与此事无关还是站远些好！”

柳鹤亭微笑抱拳道：“阁下好意，柳鹤亭心领，不知兄台高姓大名，可否见告？”

中年文士仰天一笑，朗声道：“兄台想必初出江湖，是以不识在下，在下便是‘五柳书生’陶如明，亦是‘花溪四如，骚人雅集’之长，不知兄台可曾听过么？”

柳鹤亭微微一愣，暗道：“此人名字起得好奇怪，想不到武林帮派竟会起一个如此风雅为名字！”

却听“戚二气”又在身后哈哈笑道：“好酸呀好酸，好骚呀好骚！‘五柳先生，陶渊明难道是你的租宗么？”

陶如明面色一沉，柳鹤亭连忙含笑道：“在下虽非此间主人，却不知兄台可否将此番来意，告知在下，谁是谁非，自有公论，小弟不揣冒昧，却极愿为双方作调人！”

陶如明微微一笑，方待答话，他身后却突地响起一阵狂笑之声，两条黑影，闪电般掠将过来，一左一右，掠至柳鹤亭身前两侧，只见这两人，一人身躯矮胖，手臂却特长，双手垂下，虽未过膝，却已离膝不远，另一人却是身躯高大，满面虬须，一眼望去，有如天神猛将，凛凛生威！

这两人身材容貌虽然迥异，但装束打扮却是一模一样，遍体玄衣劲装，头系黑中，中上黄羽，腰畔斜挂乌鳞箭壶，壶口微露黄翎黑箭，背后各各斜背一只巨弓，却又是一黄一黑，黄的色如黄金，黑的有如玄玉，影映日光之下，不住闪闪生光。

那虬须大汉笑声有如洪钟巨振，说起话来，亦是字字锵然，朗声说道：“朋友你这般说法，难道是想伸手架梁么？好汲好极！我黑穿云倒要领教朋友你究竟是什么惊人手段，敢来管我‘黄翎黑箭’的闲事！”

柳鹤亭剑眉微剔，冷冷道：“兄台如此说话，不嫌太莽撞了么？”

虬须大汉黑穿云哈哈笑道：“黑穿云从来只知顺我者生，挡我者死，这般对你说话，已是客气得很了，你若以为但凭‘柳鹤亭’三字，便可架梁多事，江湖之中，焉有我等的饭吃，哈哈，柳鹤亭，这名字我却从未听过！”

柳鹤亭面色一沉，正色道：“在下声名大小，与此事丝毫无关，因为在

下并不是凭武功架梁，而是以道理解怨，你等未此为着什么，找的是谁？总得说清楚，若是这般不明不白地就莽撞动手，难道又能算得英雄好汉么？”

“五柳书生”陶如明双眉微皱，缓缓道：“此话也有几分道理，兄台却——”

话声未了，黑穿云笑声突顿，侧首厉声道：“我等此来，是为的什么？岂有闲情与这无知小子废话，陶兄还是少谈些道理的好！”

陶如明面容一变，冷冷道：“既是如此，我‘花溪四如’暂且退步！”

黑穿云道：“正是，正是，陶兄还是一旁休息休息的好，说不定一会诗兴诵发，做两首观什么大娘舞剑之类，名作出来，也好教兄弟们拜读！”

陶如明冷冷一笑，袍袖微拂，手掌轻轻向上一飞，本来一直在他头顶之上盘旋不去的那只碧羽鹦鹉“小翠”，突又一声尖鸣，冲天而起，四面山石之上的白衣汉子，立刻哄然一声，退后一步，陶如明缓缓走到另三个自衣文士身侧，四人低语几句，俱都负手而立，冷眼旁观，不再答话。

“灵尸”谷鬼却又跨前数步，将柳鹤亭围在核心。

大敌临前，正是剑拔弩张，一触即发，柳鹤亭不知对方武功如何，但以一敌三，心中并无半分畏怯之意，只是听到戚氏兄弟在身后不住嘻嘻而笑，竟无半分上前相助心意，心中不禁奇怪，但转念一想，又自恍然。

“是了，我方才想看看他兄弟的武功，此刻他兄弟想必亦是想看看我的武功了，”转目一望，却见陶纯纯秋波凝注，却是随时有出手之意，心中不觉大为安慰，似乎她不用出手，就只这一份情意，便已给了他极大助力勇气。

心念方转，忽听弓弦微响，原来就在这霎眼之间，这“黄翎黑箭”两人，已自撤下背后长弓，一金一玄，耀眼生花，那矮胖汉子，面如满月，始终面带笑容，哪知此刻突地一弓点来，堪堪点到柳鹤亭左“肩井”，方自喝道：“黄破月先来领教！”

不等他话声说完，黑穿云左手一拉弓弦，右手玄色长弓，突地弹出，“嗖”地一声，直点柳鹤亭右肩“肩井”大穴。

这两人长弓弓身极长，但此刻却用的“点穴镢”手法去点穴道，柳鹤亭知道这两人既敢用这等外门兵刃，招式必定有独到之处，剑眉微轩，胸腹一吸，肩突地一侧，右掌自黄金弓影中穿去，前击黄破月胸下，右掌却自协下后穿，五指箕张，急抓黑穿云玄铁长弓之弓弦。

这一招两式，连削带打，时间部位，俱都拿捏得妙到毫巅。

黄翎黑箭，心头俱都一惊，黑穿云撤招变式，长弓一带回旋，却又当做“虎尾长鞭”，横扫柳鹤亭背脊腰下。黄破月身形一拧，踏奇门，走偏锋，“唰”地亦是一招击来，柳鹤亭一招之下，已知这两人联手对敌，配合己久，实有过人之处，武林高手较技，本以单打独斗为主，未分胜负之下，旁人若来相助，当局人心中反而不乐，有的纵然胜负已分，负方若是气节做岸之人，也不愿第三者出来。

但此种情性，却也有例外之处。武林群豪之中，有的同门至友，或是姐妹兄弟，专门练的联手对敌，对方一人，他们固然是两人齐上，但对方纵有多少人，他们却也只是两人对敌。

这“黄翎黑箭”二人，乍一出手，便是联手齐攻，而且黑穿云右手握弓，黄破月却用左手，刹那之间，只见一人左手弓，一人右手弓，施展起来，竟是暗合奇门八卦，生灭消长，亏损盈虚，互相配合得一丝不漏，忽地黑穿云厉叱一声，长弓一抖，闪电般向柳鹤亭当胸刺来，弓虽无刃，但这一弓点将

下去，却也立刻便是穿胸之祸。

就在这同一刹那之间，黄破月嘻嘻一笑，长弓“呼”地一摔，弓头颤动中，左点右刺，虽仅一招，却有两式！封住柳鹤亭左右两路！

两人夹攻，竟将柳鹤亭前后左右，尽都包于弓影之中，这一招之犀利狠毒，配合佳妙，已远非他两人起初动手时那一招可比，竟教柳鹤亭避无可避，躲无可躲，他心中一惊，突地长啸一声，劈手一把抓住黑穿云掌中玄弓，奋起真力，向前一送，黑穿云那般巨大的身形，竟站立不稳“蹬蹬蹬”向后连退三步，柳鹤亭借势向前一窜，黄破月一招便也落空。

柳鹤亭手掌向后一夺，哪知黑穿云身形虽已不稳，但掌中玄弓，却仍不脱手，脚步方定，突地马步一沉，吐气开声，运起满身劲力，心想夺回长弓，柳鹤亭剑眉一扬，手掌一沉，弓头上挑，黑穿云只觉一般大力，自弓身传来，掌中长弓，险险地把持不住，连忙用尽全力，往下压去。

柳鹤亭扬眉一笑，手掌突地一扬，亦将弓头下压，黑穿云一惊之下，连忙又沉力上挑，柳鹤亭冷笑喝道：“还不脱手！”手掌再次一沉。

只听“崩”地一声声响，这柄玄铁长弓，竟禁不住两人反来覆去的真力，中断为二，黑穿云手中的半截玄弓，彼这大力一激，再也把持不住，脱手直冲天上，那碧羽鹦鹉吱地一叫：“小翠可怜……不要打我……’远远飞了开去，柳鹤亭手握半截长弓，忽听背后风声击来，脚步微错，身躯半旋，一招“天星横曳”，以弓作剑，“唰”地向黄破月弓影之中点去。

黄破月本已被他这种神力所惊，呆了一呆，方自攻出一招，此刻柳鹤亭又是一招连削带打地反击而来，他长弓一沉，方待变招，哪知柳鹤亭突地手腕一振，“ ”地一点，在弓脊之上，点了一下，黄破月方觉手腕一震，哪知柳鹤亭掌中断弓，竟原式不动地削了下来，轻轻在他左臂“曲池”穴上一点，黄破月只觉臂上一阵酸麻，长弓再也把持不住，“噗”的一声，掉落地上。

柳鹤亭只施出一招，而且原式不动，便将黄破月穴道点中，旁观群豪，不觉相顾骇然，这原是霎眼间事，笔直冲天而上的半截断弓，此刻又直坠下来，柳鹤亭初次出手，便败劲敌，不觉豪气顿生，仰天朗声一笑，掌中半截长弓，突也脱手飞出，一道乌光，惊虹掣电般向空中落下的半截断弓迎去。

只听又是“铮”地一声响，两截断弓一起远远飞去，横飞数丈，势道方自渐衰，“噗”地一声，落在那道山涧之中，溅起一片水珠，却几乎溅在负手旁观的“花溪四如”身上！

只听“戚二气”哈哈一阵大笑，拍掌道：“好极，好极，这一下叫花子没了蛇弄，做官的丢了官印，我看你们的‘黄翎黑箭’，以后大概只能用手丢着玩玩了！”

陶纯纯又自悄悄走到柳鹤亭身侧，轻轻一笑，低声说道：“想不到那一招简简单单的‘天星横曳’，到了你手上，竟有这么大的威力！”

柳鹤亭微微一笑，他不惯被人称赞，此刻竟然面颊微红，心中想说两句谦逊的话，却不知该如何出口！

哪知陶纯纯一笑又道：“可是刚刚我真替你捏一把汗，你知不知道你有多危险！”

柳鹤亭微微一愣，道：“还好嘛！”

陶纯纯秋波一转，轻声笑道：“方才若是那黑穿云劲力比你稍强，甚或和你一样，你虽然抓住他的长弓，却无法将他的身形冲迟，那么你背后岂非

被那黄破月点上两个大窟窿！”

柳鹤亭心头一惊，却听陶纯纯又道：“假如他两人使的不是长弓，而是利刃，你那一把抓上去，岂非连手指也要折断，唉！你武功虽好，只是……只是……”她一连说了两句“只是”，倏然住口。

柳鹤亭脱口问道：“只是什么？”

陶纯纯轻轻一笑道：“只是太大意了些！”

柳鹤亭也不知道她本来要说的是不是这句话，但细细休味她言中之意：“若黑穿云劲力和我一样……他们使的若是利剑……”越想越觉心惊，呆呆地站了半晌，却已出了一身冷汗。

他却不知道交手对敌，武功虽然重要，但临敌经验，却亦是制胜要素之一，他武功虽高，怎奈方出江湖，根本未曾与人动手，临敌变招之间，有许多可以制敌的机会稍纵即逝，却不是他这般未曾与人交手之人所能把握的。

一时之间，他心中翻来覆去，尽是在想该如何解破那一招之法。

却听“戚二气”大声笑道：“僵尸斗不过尊者，你们两个，又不是我小兄弟的放手，你们还在这里干什么？”

柳鹤亭心念一动，突地走到前面，向那边呆呆伫立、面如死灰的“黄翎黑箭”两人长身一揖，抱拳朗声说道：“在下一时侥幸，胜了两位半招，两位一时失手，心里也用不着难受，在下直到此刻为止，心里实无半分恃强架梁之意，只要两位将此番来意说出，是谁曲直一判，在下绝不插手！”

他一面说着，“花溪四如”一面不住点头，像是颇为赞佩。

哪知他话声一了，黑穿云突地冷冷道：“我兄弟既已败在你的手下，而且败得的确口服心服，丝毫没有话说，若你我是在比武较技，我兄弟立刻一言不发，拍手就走。”语声一顿，突地厉声道：“但我兄弟此来却为的要铲去你们这般伤天害理、惨无人道的万恶之徒，什么武林规矩，都用不着用在你们身上。”身形突地横掠丈余，扬臂大呼道：“兄弟们张弓搭箭！”

山石以上的数百个汉子，哄然而应，声震四谷！

柳鹤亭变色喝道：“且慢！你说谁是万恶狂徒？”

“灵尸”谷鬼阴森森一声冷笑道：“我谷鬼虽然心狠手辣，但比起你们这些‘乌衣神魔’来，还差得远，你们终日藏头露尾，今日被我们寻出巢穴，还有什么话说？”

柳鹤亭大奇喝道：“谁是‘乌衣神魔’？你在说些什么？”

心念突地一动，“入云龙”金四在那荒郊野店向他发泄满腹牢骚时所说的话，突地又在他心中一闪而过：“……柳兄，你可知道那‘乌衣神魔’的名声？你当然不会知道，可是武林之中，却无一人听了这四字不全身发抖的，连名满天下的‘一剑震河朔’马俊超那种人物，都死在这班来无影去无踪的魔头手里……江湖中人，有谁知道这些‘乌衣神魔’的来历，却又有谁不惧怕他们那身出神人化的武功，这些人就好像是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俱是杀人不眨眼，无恶不作的恶徒……”

柳鹤亭心头不禁一跳，暗道：“难道此地便是这些‘乌衣神魔’的巢穴，难道这‘戚氏兄弟’四人，便是杀人不眨眼、无恶不作的‘乌衣神魔’？”

不禁回首向戚氏兄弟望去，却见这兄弟四人，仍在嘻皮笑脸地说道：“乌衣神魔？什么妖魔鬼怪的，在本尊者面前，统统不灵！”

“黑穿云”厉声喝道：“大爷们不远千里而来，为的是除奸去恶，谁来与你这残废说话！”大喝一声：“一！”

柳鹤亭抬头望处，只见四面山石以上数百条汉子，此刻有的弯开铁弓，搭起长箭，有的的各捧着一方黑铁匣子，似是更难对付的“诸葛神弯”，知道就在这刹那之间，等到黑穿云发令完毕，便立刻万箭齐下，那时自己武功再高，却也不能将这些武家克星、长程大箭一一避开。

转念之间，却听“黑穿云”又自大喝一声：“二！”

拧腰错步，往山涧之旁“花溪四如”立身之处退去，嘴唇微动，方待说出：“三！”

“三”字还未出口，柳鹤亭突地清啸一声，身形有如展翅神雕一般，飞掠而起，双臂带风，笔直向“黑穿云”扑去。

“黑穿云”惊弓之鸟，知道这少年一身武功，招式奇妙，深不可测，不知是何门何派门下，见他身形扑来，更是大惊，大喝道：“并肩子还不一起动手！”

喝声未了，清啸声中，柳鹤亭已自有如苍鹰攫兔，飞扑而下，十指箕张，临头向“黑穿云”抓来。

“黑穿云”沉腰坐马，“呼呼”向上劈出两掌，“黄破月”大喝一声，如飞掠来，“灵尸”谷鬼阴恻恻冷笑一声，扬手击出三点碧光，山石之上那些汉子，箭在弦上，却不知该发还是不发！

只见柳鹤亭身躯凌空，竟能拧身变招，腕时伸缩之间，“黑穿云”只觉肩头一麻，全身劲力顿消，大惊喝道：“三！”

但此刻柳鹤亭脚尖一点地，竟又将他凌空提起，高举过顶，大喝一声：“谁敢发箭！”数百枝弦上之箭，果然没有一枝敢以射下！

柳鹤亭喝道：“此事其中，必有误会，若不讲明，谁也不得妄动！”转向戚氏兄弟：“戚兄，此刻已非玩笑之时，还请四位说明，此间究竟是什么地方，你们是否与‘乌衣神魔’有关？”

“戚大器”哈哈一笑，道：“江湖中事，一团乌糟，老夫们从来就未曾问过这些事情，‘乌衣神魔’是什么东西，老夫们更是从来未曾听过！”

柳鹤亭心念动处，暗中忖道：“他们行事特异，武功亦高，但这些武林豪客，却无一人知道他们姓名来历，看来他们不问武林中事，确是真话！”

只听“戚二气”接口笑道：“这地方是被我们误打误撞地寻得来的，老实说，这里的主人是谁，我们也不知道！”

“灵尸”谷鬼冷笑一声道：“这些话你方才怎的不说清楚？”五柳书生陶如明接口道：“你这番话若早说出来，岂非少却许多事故！”“戚三栖”哈哈笑道：“少却了事故，老夫们不是没有玩的了么？”

“那怎么可以！”柳鹤亭心中，又觉好气，又觉好笑，只得忍着性子问道：“戚兄们到此谷中来的时候，此间可就是一无人踪了么？”

“戚四奇”点头笑道：“我们来的时候，这里已无人踪，但洞里灶上却炖着足够数十人吃的菜肴，我们吃了一点，也吃不完，后来我们遇着了你，又正好遇着那么多饿鬼，就将这些菜热了一热，拿来逗那小子，只是这些菜是谁做的？做给谁吃的？这些人为什么来不及吃，就都走得无影无踪，倒的确有点奇怪！”

柳鹤亭双眉微皱，沉吟半晌，朗声说道：“此间想必曾是‘乌衣神魔’巢穴，但却早已闻风走了，此中真相，各位此刻想必亦能了解，毋庸在下多口！”

语声微顿，将“黑穿云”放了下来，手掌微捏，解了他的穴道，“黑穿

云”在地上一连两个翻身，挺身站起，柳鹤亭却已躬身抱拳道：“黑大侠请恕在下无礼，实不得已，若是黑大侠心中犹存不忿，但请黑大侠出手相惩，在下绝不还手。”

黑穿云双拳紧握，横眉怒目，大喝道：“真的？”一个箭步，窜了过去，劈面一拳，向柳鹤亭打去，只见柳鹤亭含笑而立，动也不动，黑穿云突地长叹一声，半途收回拳势，叹道：“兄台当真是大仁大义，人所不及，只怪我兄弟鲁莽，未曾细查真相，唉……不知是谁走漏了风声，竟教那班恶贼跑了！”

“灵尸”谷鬼阴阴一笑，立在远处道：“黑兄也未免太过轻信人言了，就凭他们所说的话，谁知真假？”

柳鹤亭变色道：“要怎的阁下才能相信？”

“灵尸”谷鬼冷冷笑道：“要我相信，大非易事，宁可冤枉了一万个好人，却不能放走一个恶贼！”突地大喝一声，“幽灵诸鬼，还不发弩，更待何时！”

喝声方落，突地“宗宗”之声，连珠而起，数百道乌光，各带一缕尖风，自四面岩石之上飞时而下，注向谷中戚氏兄弟、陶纯纯、柳鹤亭立身之处，黑穿云此刻身形也还立在柳鹤亭身前，见状大惊呼道：“谷兄，你这是做什么？”

哪知突地一阵强劲绝伦、从来未有的劲风，带着一片乌云，临空飞来，那数百道强弓硬弩，被这片劲风乌云一卷，俱都四散飞落。

“戚大器”哈哈笑道：“就是你们这点破铜烂铁，又怎能奈得了我兄弟之何！”

柳鹤亭、陶纯纯原本俱在大奇，这片强风乌云，怎地来的如此奇怪，定睛一看，方见原来是那巨人“大宝”，双手紧握帐篷，不住飞旋而舞，他神力惊人，这方厚重的帐篷，竟被他扬起，但见风声呼呼，群弩乱飞！

黑穿云惊愤交集，大骂道：“好个谷鬼，竟连我也一起卖了！”目光动处，忽地瞥见自己足旁，便是黄破月方才跌落地上的黄金长弓，双目一张，俯身拾起，微伸舌尖在拇指上一舐唾沫，拔出一根“黄翎黑箭”，弯弓搭箭，大骂道，“欢迎，欢迎，你只管射来便是！”原来就在这刹那之间，“一鬼三神”同时动手，竟将黄破月亦自制住，挡在自己身前。

黑穿云一惊一楞，手腕一软，只听“灵尸”谷鬼“■■”怪笑道：“我这论葛神弩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看你这大蠢怪物，能将帐篷舞到几时！”黑穿云仰首大喝道：“黄翎黑箭兄弟，还不快将那班幽灵鬼物制死！”

“灵尸”谷鬼怪笑道：“谁敢动手，难道你们不要黄老二的命了么？”话声方了，只听“铮”地一声弦响，一道尖风，笔直自头顶落下。

原来黑穿云武功虽不甚高，但箭法却当真有百步穿杨、神鬼莫测之能，这一箭虽是射向天上，但转头落下之时，却仍不偏不倚地射向谷鬼头顶正中之处！

箭翎划风，箭势惊人！“灵尸”谷鬼大惊之下，拼命向左拧身，只觉尖风一缕，“唰”地自身侧掠过，“噗”地在身侧插入地下，箭杆竟已入土一半，不禁暗捏一把冷汗，哈哈狞笑道：“难道你真的不怕黄老二死无葬身之地？”

黑穿云大喝道：“他死了你还想活吗？”

“灵尸”谷鬼阴恻恻一声冷笑，瞑目道：“你不妨试上一试！”

黑穿云冷“哼”一声，又自伸出拇指，舌头一舐唾沫，又自拔出一枝长

箭，柳鹤亭心中不禁暗叹道：“这般江湖中人，当真是只求达到目的，从来不计手段，‘一鬼三神’与‘黄翎黑箭’本是同心而来，此刻却竟已反脸成仇，而这黑穿云此刻竟只求伤敌，连自己兄弟生死都可置之不顾，岂非更是可叹！”

只见黑穿云左手弯弓，右手搭箭，引满待发，“灵尸”谷鬼仍在“■■”怪笑！

笑声越来越见尖锐刺耳，黑穿云引着的弓弦，却越来越弱，柳鹤亭侧目望去，只见他手掌渐渐颤抖，牙关渐渐咬紧，面颊之下，肌肉栗栗凸起，额角之上，汗珠涔涔而落，突地右手三指一松，弦上长箭，离弦而出！

柳鹤亭暗叹一声，悄然合上眼帘，不忍见到即将发生的手足相残惨剧，他知道黑穿云这一箭射出，“灵尸”谷鬼必将黄破月用作箭盾，血肉之躯，怎挡得过这般足以开山裂石的强弓长箭？岂非立刻便是鲜血横飞之祸！

哪知黑穿云这一箭射出，不及三尺，便无力地落了下去，“灵尸”谷鬼的狞笑之声越发得意，柳鹤亭张开眼来，只见黑穿云一声长叹，突地奋力抛去手中长弓，大喝着道：“我和你拚了！”纵身向谷鬼扑去！

柳鹤亭心头一懔，闪电般拔出背后斜插的长萧，随手一抖，舞起一片光华，身形一闪，一把拉住黑穿云的衣襟，只听“当当”数声清响，由四面山巅射下的铁箭，遇着这片玉萧光影，齐地反激而上，柳鹤亭拧腰错步，一掠而回，沉声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黑兄，你这是做什么？”

目光微转，却见黑穿云肩头、背后一片血红，在这刹那之间，他竟已身中两枝长箭，赤红的鲜血，将他黑缎衣裳浸染成一片丑恶的深紫之色，柳鹤亭剑眉一轩，闪电般伸出食中二指，连接两挟，挟出黑穿云肩头、背后的两枝长箭，黑穿云面容一阵痉挛，目光却感激地向柳鹤亭投以一瞥，嘶声道：“些须微伤，不妨事的！”

柳鹤亭微微一笑，心中暗地赞叹，这黑穿云真无愧是条铁汉，要知道柳鹤亭虽然风流倜傥，不拘小节，但却极具至性，黑穿云那一箭若是真的不顾他兄弟生死，逞而射出，他便是死了，柳鹤亭也不会为他惋惜，但此刻柳鹤亭见他极怒之下，虽不惜以自己性命相搏，却始终不肯射出那足以危害他兄弟性命的一箭，心中不禁大起相惜之心，手腕一反，掌中长萧，已自点他“肩灵”、“玉曲”两处穴道，一面微笑道：“小弟此刻先为黑兄止血，再——”

突地一声大喝：“随我后退！”喝声有如九霄霹雳、旱地沉雷，凌空传下。

柳鹤亭毋庸回顾，便已知道那巨人“大宝”所发，反手插回长萧，一抄黑穿云胁下，只听“呼呼”之声，帐幕带凤，缓缓向山壁洞窟那边退去，本已疏落的箭势，此时又有如狂风骤雨般射下。

“灵尸”谷鬼“■■”怪笑道：“就是你们躲进山洞，难道你们还能躲上一年么？”突地挥手大喝：“珍惜弓箭，静等瓮中捉鳖！”

柳鹤亭冷笑一声，本想反口相讥，但又觉不值，脚步缓缓后退，突听戚氏兄弟大喊道：“小宝——驴子，我的小宝驴子呢？”柳鹤亭心念动处，目光微转，只见方才饮酒的那片山石，酒菜仍在，帐幕扯起，亦自现出里面的一些泥烬锅盏，但除此外，不但那辆驴车及戚氏兄弟的爱犬“小宝”已在混乱之中走得不知去向，就连方才烂醉如泥、被巨人“大宝”抬走的项煌，此刻亦自踪影不见！

只听戚氏兄弟喊过声后，那翠羽鹦鹉又自吱吱叫道：“小宝——驴子—

—小宝驴子！”

“吱”地一声，自陶如明肩头飞起，见到疏疏落落射下的长箭，又“吱”地一声，飞了回去：“小翠可怜……不要打我……”

柳鹤亭皱眉忖道：“禽兽之智，虽然远远低于人类，但其趋吉避凶之能，却是与生俱来，何况那头“驴子”与“小宝”，俱非凡兽，必已早就避开，倒是那位“东宫太子”项煌，烂醉如泥，不省人事，极为可虑！

只见戚氏兄弟大叫大嚷地退入山洞，柳鹤亭却仍在担心着项煌的安危，突地一只纤纤玉手，轻轻搭到他手腕上，一阵甜香，飘飘渺渺，随风而来，一个娇柔甜蜜的声音依依说道：“我们也进去吧！”

柳鹤亭茫然走入山洞，只觉腕间一阵温香，垂下头去，呆呆地望着自己的手腕，陶纯纯轻轻一笑，柔声道：“你在担心项煌的安危，是么？”

柳鹤亭抬起头来，望着她温柔的眼波，良久，方自点了点头。

陶纯纯轻笑又道：“刚刚他喝得烂醉的时候，就被那巨人抬到驴车上去了！”

柳鹤亭长长透了口气！低声问道：“那辆驴车呢？”

陶纯纯“噗嗤”一笑，轻轻一掠鬓间乱发，柔声又道：“驴车早已跑进了山洞，人家才不用你担心呢？”

柳鹤亭面颊一红，一时之间，心里也不知是什么滋味，这少女看来如此天真，如此娇柔，但遇事却又如此镇静，她始终无言，却将身侧的一切看得清清楚楚，似乎世间的一切事，都逃不过她那一双明如秋水的眼波！

风声顿寂，巨人“大宝”也已弓身入洞，弓身站在柳鹤亭面前，柳鹤亭愣了半晌，方自歉然一笑，让开道路，原来他直到此刻，还站在洞口，连黑穿云何时走入洞后坐下的都不知道。

他转身走入，却见戚氏兄弟一个挨着一个，贴壁而立，嘴里似乎还在喃喃地低声吟道：“小宝……”

柳鹤亭暗叹一声，至此方知这兄弟四人虽然滑稽突梯，玩世不恭，但却俱是深情之人，四个白发而又残废的老人，忧愁地站在暗黑的山洞里，惯有的嘻笑，此刻已全部无影无踪，却只不过为了一只狗和驴子而已，多情的人，永远无法经常掩饰自己的情感，因为多情人隐藏情感，远远要比无情人隐藏冷酷困难得多。

一时之间，柳鹤亭心中又自百感众生，缓缓走到戚氏兄弟身前，想说几句安慰的话，突听一阵清脆的铃声自洞内传出。

戚氏兄弟齐地一声欢呼，只见“叮■”声中，驴车缓缓走出，驴背之上，“汪汪”一声，竟稳稳地蹲伏着那只雪白的小犬，就像是它在驾着辆驴车一样，又自“汪汪”一声，跳了下来，嗖地跳到“戚大器”怀里。

那忧郁的老人，立时又眉开眼笑地笑了起来，洞中也立时充满了他们欢乐的笑声，柳鹤亭眼帘微眨，转过头去，陶纯纯向他轻轻笑道：“你担心的人，不是就在那辆车上吗？”

柳鹤亭微微一笑，却见黑穿云瞑目盘膝坐在地上，这满洞笑声，似乎没有一丝一缕能传入他的耳鼓！

这山洞不但极为深邃，而且越到后面，越见宽阔，十数丈后，洞势一曲，渐渐隐入柳鹤亭目力之外，却听陶纯纯又自笑道：“这里面像是别有洞天，你想不想进去看看？”

柳鹤亭垂目望了望黑穿云一眼，目光再回到她身上，又转回洞外，在这

满洞的欢笑声中，他越发不忍见到黑穿云的痛苦与忧郁，突然，他觉得很羡慕戚氏兄弟，因为他们的情感，竟是如此单纯、直率！

他愣了半晌，方自想起自己还未回答陶纯纯的话，突地“嗖嗖”数声，自洞外击来，他大惊转身，铁掌挥动，掌风虎虎，当头射入的两枝弩箭，被他铁掌一挥，斜射而出，“铮”地一声，弹到两边山石上！

接着又是三箭并排射来，柳鹤亭铁掌再挥，反腕一抄，抄住一枝弩箭，却将另两枝弩箭挥退，手腕一抖，乌光点点，便又将第六、七两枝弯箭点落地上！

只听一阵沉重的脚步声自后传来，巨人“大宝”腰身半曲，双手箕张，分持帐篷两角，大步走来，走到洞口，将帐篷往洞口一盖，“噗噗”几响，数枝弯箭，都射到帐篷上，洞内顿时越发黝暗，巨人“大宝”回身一笑，缓缓走入洞后。

又是一连串“噗噗”之声，有如雨打芭蕉，柳鹤亭方自暗中赞叹这巨人心思的灵巧，却听陶纯纯幽幽一叹，沉声道：“这一下真的糟了！唉，来不及了——来不及了——”柳鹤亭不禁一愣，奇道：“什么事糟了？”

语声未了，又是“噗噗”数声，陶纯纯摇首轻叹道：“这洞中本无引火之物，这么一来——唉！”

柳鹤亭心头一惊，转目望去，就在这霎眼之间，洞口帐篷，已是一片通红，只听“灵尸”谷鬼的桀桀怪笑之声，自洞外传来：“烧呀，烧呀，看你们躲到几时！”

柳鹤亭剑眉一轩，却见“戚大器”手拍白犬，缓步而未，大笑道：“烧吧烧吧！看你们烧到几时！”柳鹤亭暗叹一声，只怪兄弟四人直到此时此刻，还有心情笑得出来，哪知陶纯纯亦自轻笑道：“这洞里是不是地方极大！”

“戚大器”哈哈笑道：“正是，正是，陶姑娘当真聪明得很，这洞里地方之大，嘿嘿，就算他们烧上一年，也未必能烧得到底，反正他们也不敢冲进来，我们也就更犯不着冲出去。”

他虽然滑稽突梯，言语多不及义，此话却说得中肯已极，要知道方才柳鹤亭等人之所以未在巨人“大宝”的掩护之下冲上前去，一来固是因为对方人多，自己人寡，交手之下，胜负难料，再者却因为自己与这班人本无仇怨，纠纷全出误会，如果交手硬拚，岂非甚是不值，是以“戚大器”所用这“犯不着”三字，正是用得恰当已极！

柳鹤亭凝注洞前火势，心道：“你兄弟若是早将事情说明，此刻哪有这般麻烦。”

目光闪电般向“戚大器”一转，但见他鹤发童颜，满脸纯真之色，不禁暗叹一声，将口边的话忍住，他生性本就宽豁平和，只觉任何责备他人之言，都难以出口，默然转身，走到黑穿云面前，恭身一揖，缓缓道：“黑兄伤势，可觉好些了吗？唉！只可惜小弟身上未备刀创之药，再过半个时辰，等黑兄创口凝固，小弟便为兄台解开穴道，此刻还是先请到洞内静养为是。”缓缓俯下头去，查看他肩头伤势。

哪知黑穿云突地冷“哼”一声道：“在下伤势不妨事的，不劳阁下费心！”语意虽然客客气气，语气却是冰冰冷冷，柳鹤亭微微一愣，退后半步，只见黑穿云双脚一挺，长身而起，缓缓道：“在下既已被阁下所掳，一切行事，但凭阁下吩咐，阁下要叫我到洞内去，在下这就去了！”目光低垂，望也不望柳鹤亭一眼，缓步向洞内走去。

柳鹤亭面壁而立，只见山壁平滑如镜，洞前的火光，映出一个发愣的影子，久久都不知动弹一下，他真诚待人，此番善意被人当做恶意，心中但觉委屈难言，缓缓合上眼帘，吐出一口长气，再次睁开眼睛来，山壁上却已多了一条纯白的影子！

他微微闻到那飘渺发香，他也依稀看得到那剪水双瞳，洞前的火势愈大，这一双眼波就更加明亮，他想转身，又想回头，但却只是默默垂下目光，只听陶纯纯轻轻说道：“你心里觉得难受吗？”

他嘴唇掀动一下，嘴角微微一扬，算做微笑，缓缓回答：“还好……

有一些！”

陶纯纯秋波一转，轻轻又道：“你若是对别人坏些，是不是就不会时常生出这种难受了呢？”

柳鹤亭愣了一楞，抬起头来，思索良久，却不知该如何回答她的话，默默转身，只见她娇靥如花，眼波如水，秀发波肩，自然而然地带着一种纯洁娇美的神态，不自觉缓缓抬起手掌，但半途却又缓缓放下，长叹一声，说道：“我们也该到洞里去了吧！”目光转处，才知道此刻洞中除了自己两人之外，已别无他人，急忙回身，匆匆走了几步，但脚步越走越缓，只觉自己心里似乎有个声音在问着自己：“你若是对别人坏些，是不是就不会时常生出这种难受呢？”

这问题问得次数越多，他就越发不知回答，他无法了解怎地回答如此简单的一个问题，竟会这般困难，于是他顿住脚步，回首道：“你问我的话，我不会回答！”

语声一顿，目光中突地闪过一丝光芒：“也许以后我会知道它的答案，到那时我再告诉你吧！”

陶纯纯的一只纤纤玉手，始终停留在她鬓边如云的秀发上，似乎也在思索着什么，前行两步，秋波微转，嫣然笑道：“其实我也不知道这问题的答案！”停下脚步，站到柳鹤亭身侧，柳眉轻颦，仰首缓缓道：“这世界上有许多善人，有许多恶人，有许多恶人向善，也有许多善人变恶，更有许多善善恶恶，时善时恶，你说他们是不是就在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呢？”

柳鹤亭脚步移动，垂首走了数步，嘴角突地泛起淡淡一丝笑容，回首道：“有些问题的答案，并非一定要亲自做过才会知道的，看看别人的榜样，也就知道了，你说是么？”

陶纯纯嫣然一笑，垂下玉手，若是柳鹤亭能够了解女子的心意，常会在无意之中从一只玉手的动作上表露，那么他忧可以发觉，隐藏在她平静的面容后的心境是多么紊乱。

火势越大，“灵尸”谷鬼桀桀笑声，仍不时由洞外传未，洞口两侧的山壁，已被烟火熏得一片黝黑。

柳鹤亭缓步而行，不时回首，却不知是在察看洞口火势，抑或是在端详陶纯纯的娇靥。

陶纯纯莲步细碎，默默垂首，也不知是在想着心事，抑或是不敢接触柳鹤亭那一双满含深情的目光！

只见洞势向左一曲，光线越发黝暗，洞内隐隐有戚氏兄弟开心地笑声传来，与洞外“灵尸”谷鬼阴森、冷酷的笑声相合，在这黝暗的古洞里、闪动的火花中，听到这般笑声，让人几不知自己的遭遇，究竟是真？是幻？

第五章　是真是幻

陶纯纯垂首而行，突听柳鹤亭一声轻叱，身躯猛旋，嗖地一掠数丈，右足虚空一踢，身形平俯，探手抄起地上的两枝弩箭，左足又是一踢，凌空一个翻身，“嗖”、“嗖”两声，掌中弩箭，已自借势发出，带着两缕尖锐风声，投入火影之中，陶纯纯方自一愣，只听洞外两声惨呼，由近而远，柳鹤亭双足站定，大声喝道：“今日之事，本有误会，你等虽然不听解释，但柳鹤亭与你等无冤无仇，是以再三容忍，你等只要再往洞口前进一步，哼哼！方才那两个人便是榜样！”语声锵然，声如金石，但语声一落，四下却寂无回声，连“灵尸”谷鬼的桀桀怪笑，此刻都已停顿。

柳鹤亭侧耳静听半晌，拧腰掠到陶纯纯身侧，呆了一呆，长叹一声，大步而行。

陶纯纯轻笑道：“你心里在想什么？”

柳鹤亭闭口不言。

陶纯纯幽幽叹道：“你在想你方才不该伤人，是么？”

柳鹤亭双目一张，愕然止步，缓缓回过头来。只觉陶纯纯的一双秋波，仿佛已看到自己心底深处！

洞势向左一曲之后，洞内景物，突地大变，时有钟乳下垂，风致生动，有如琼宫瑶室，鬼斧神工，却无斧痕，入洞愈深，前面钟乳越多，四下林列，璎瑶下垂，五光十色，光怪陆离，尽头处石顶逐渐高起，一片钟乳结成的璎珞流苏，宛如天花宝帽，自洞顶笔直垂下，挡着去路！

钟乳致致生光，人面交相辉映，一时之间，柳鹤亭心中思潮虽乱，却也不禁被这种奇丽景象所醉，傍着陶纯纯转过那片璎珞流苏，眼前突地一亮，只见一面璎珞流苏，化做四面璎珞流苏，四面璎珞流苏之中，端坐四尊佛像，被四下璎珞流苏透出的珠光一映，几疑非是人间，而是天上！

柳鹤亭方自一呆，突地四尊佛像一起哈哈一笑，跳了起来，大笑道：“你们在外面折腾什么！怎地只到此刻方自进来？”见到柳鹤亭发呆的神色，又道：“难道你还不敢进来么？”

柳鹤亭眼帘微眨，含笑说道：“你们若是永远不动，只怕我也会永远呆在这里。”微唱一声，回顾道：“若不是那般人说这里是‘乌衣神魔’的秘窟，我真要当此间是世外洞天，人间仙府，哪敢胡乱踏进一步！”

陶纯纯一双玉手捧在心畔，却正好握住自己肩头垂下的秀发，娇躯轻轻在一片璎珞流苏旁一靠，幽幽叹道：“有人说，‘乌衣神魔’毒辣残酷，如今我看了他们住的地方，倒真不敢相信他们全是杀人不眨眼的魔头！”

“戚四奇”哈哈笑道：“管他什么魔头不魔头，我戚老四今天当真是玩得开心已极，柳老弟，你先莫赞叹，且到里面看看！”身形一转，向迎面一片璎珞后闪了进去，只听“汪汪”一声，那只白犬“小宝”却又跑了出来，跑到陶纯纯身前，舐了舐陶纯纯的脚尖，突又“汪汪”一声，跑了开去，陶纯纯轻笑着弯下柳腰，伸手去捉，哪知“小宝”背脊一弓，竟“嗖”地窜进柳鹤亭怀里。

“戚大器”白眉一扬，大笑道：“小宝跟着我们这些老骨头跟得久了，居然也不喜欢女子！”大笑着转入璎珞之后，柳鹤亭心中暗笑，却见陶纯纯正自凝注着自己怀中的“小宝”，目光中竟似突有一条奇异的神色，一闪而过，只可惜柳鹤亭入世未深，还不能了解这种奇异眼色的含意！

他只是轻抚着白犬头上的柔毛，方待随后转入璎珞，哪知陶纯纯却幽幽长叹一声，道：“我从不知道我竟然这样惹人讨厌，连这只狗部不喜欢和我在一起！”

柳鹤亭呆了一呆，心中暗道：“这只狗懂得什么，你怎会和它一般见识！”又忖道：“谁说你惹人讨厌，我就是极喜欢和你在一起的！”这句话在嘴边转了两转，还未说出来，只觉一只纤纤玉手又自搭到自己肩上，一阵淡淡幽香，扑鼻而来，忍不住回转头去，只见四面钟乳反映的璇光之中，一张宜喜宜嗔的如花娇靥，正似愁似怨地面对着自己，两人鼻端相距，不及半尺，两人心房跳动，更似已混合在一起，柳鹤亭默然伫立，不但方才的流血、苦战、飞蝗、烈焰……等等事情早已离他远去，就连世上的一切荣辱、成败、纠争、利害——也似俱都不再在他心里，古洞之中，顿时静寂。

陶纯纯秋波凝注，突又幽幽一叹道：“你这样看着我干什么？”

柳鹤亭又自呆了一呆，只见她秋波一闪，闪了开去，玉手悄悄滑到他肩下，秋波却又转回，轻轻说道：“你……你……你……”目光一垂：“你心里有没有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柳鹤亭缓缓摇了摇头，一丝温暖，升自心底，一丝微笑，注上嘴角。

只听陶纯纯轻叹又道：“我若是喜欢一个人，我就希望他也不要讨厌我，若是别人讨厌我，我也会讨厌他！”秋波一转，忽地闪电般直注在柳鹤亭面上：“你要是……要是真的不讨厌我……”娇柔地吐出一口如兰如馨的长气。

柳鹤亭忍不住脱口道：“自然是真的！”

陶纯纯纤指微微一动，道：“那你就该把讨厌的东西替我杀了！”

柳鹤亭心头一震，双手一松，“汪汪”一声，“小宝”跳到地上，一时之间，他只觉又惊又惧，目瞪口呆地惊问：“你……你说什么？”

陶纯纯秋波一转，轻轻道：“我说以后假如有恶人要欺负我，你就应该保护我，将那恶人杀死——”忽地抬头嫣然一笑：“你吃惊什么？难道你以为我在说这只狗吗？”

柳鹤亭一抹头上汗珠，吐出一口长气，摇首道：“我真以为……你真把我……唉！你有时说话，真会把人吓上一跳！”目光转处，却见那只白狗仍在仰首望着自己，两只碧绿的狗眼里，一闪一闪地，竟似有几分嘲笑之意！

这迎面一道璎珞，恰好将一间石室挡住，石室之中，玉几丹床，石凳青桌，应有尽有，石室之后，又有石室，一室连着一室，俱都广敞华丽，而且整洁异常，像是经常有人打扫，不但戚氏兄弟欣喜若狂，就连黑穿云骤然来到这般洞天福地，也不禁将一些烦恼忧苦，暂时忘却。

“戚大器”兴高采烈，眉开眼笑，走东走西，一会儿往床上一躺，一会儿又跳到桌上，忽的跳了下来，轻轻笑道：“柳老弟好像已被那妞儿迷住了，还不进来，我们索性走到里面去，让他们找不着！”兄弟四人心意相通，他话未说完，另外三人早已扬眉咧嘴地大表赞成。

黑穿云倚墙而坐，不闻不见，哪知突地一双巨掌穿过胁下膝下，将他平平稳稳地抬了起来，乎平稳稳地放到那辆骡车之上。

黑穿云被人如此播弄，只觉满腹闷气，积郁心中，钢牙一咬，转过头去，却有一股酒气，扑鼻面来，嗅之作呕，再见到一人满面通红，口角流涎，躺在自己身侧，不禁暗叹一声，目光闪闪，似要流下泪来。

第二间石室，却有两重门户，“大宝”手牵骡车，遇着这路狭窄之处，双臂一伸，口中微哼一声，便将骡车平平举起，抬了过去，第三间石室，竟

有三重门户，再进一间，门户竟又多了一重，走入第五间时，“戚大器”望着五重分通五处的门户，笑声突地一顿，皱眉道：“看来这个石洞里面，还有一些奇奇怪怪的花样。”

语声未了，突地脚下一阵摇动……

柳鹤亭含笑道：“小宝，你主人到哪里去了，还不带我们去找他们！”

“小宝”前爪在地上抓了两抓，尾巴一摇，转身跑了进去。

陶纯纯轻轻叹道：“这只小狗真的可爱，只可惜它不喜欢我！”

柳鹤亭含笑摇头，心中暗忖：“她真是小孩子脾气。”跨入石室，目光一转，不禁惊叹道：“那班‘乌衣神魔’，当真神通不小，居然找到这般所在，作为落脚之处——”忽听戚氏兄弟的一声惊呼，巨人“大宝”的一声怒吼，以及山摇地震般一串“隆隆”声响，自石室深处传来！

柳鹤亭大惊之下，循声扑去，身形微一起落，便已掠入第二间石室中，只听那两声惊呼怒吼，余音袅袅，仍在洞中，仿佛是由右传来！脚步微顿之间，便向右边一扇门中掠去！

但一入第三间石室，他身形却不禁又为之一顿，此刻回声渐散，他凝神静听良久，便又掠向迎面一扇门中！

等他掠入第四间石室之时，回声渐散渐消，古洞石室，便又归于寂静，柳鹤亭目注这间石室中前、后、左、右四扇门户，却不知自己该向哪扇门户走去才好！

他只盼“戚氏兄弟”等人，会再有惊呼示警之声传来，但自从余音绝后，却只有他自己心跳的声音，与呼吸之声相闻，他深知若非遇着十分紧急之事，“戚氏兄弟”绝不会发出那惊呼之声来，自己若是走错一扇门户，便不知要耽误多少时间，那时赶去，只怕已救援不及，但这四扇门户，分通四间不同石室，看来石室之内，还有石室，除非自己有鬼谷诸葛一般地未卜先知之能，否则又怎能选出哪条正确的途径！

一时之间，他呆如木鸡的伫立在一张青玉石桌之旁，心里想到“戚氏兄弟”方才那一声惊呼中的焦急惊恐之情，额上汗珠，不禁涔涔而落。

虽只刹那之间，但在柳鹤亭眼中看来，却似已有永恒般长久。

陶纯纯一手微抚秀发，轻盈地掠入室中，只见他呆呆地站在桌旁，垂在双肩下的手掌不住微微颤抖，为友焦急之情，竟似比为己焦急还胜三分，不禁柳眉微皱，轻轻说道：“你看看这里地上，可有驴蹄车辙一类的痕迹留下么？”

语声虽轻，却已足够将呆立于迷惘焦急中的柳鹤亭一言惊醒，回头向陶纯纯投以感激的一瞥，立刻凝目地上！

只见打扫得极其洁净的石地之上，果有两道淡淡车辙，自外而内蜿蜒而入，但到了石桌之旁，却蓦然中断。

柳鹤亭挥掌一抹额上汗珠，转手指向地上车辙中断之处，手指微颤，嘴角微张，却未曾说出半句话来。

陶纯纯明眸流波，四下一转，轻轻又道：“石桌边空距太窄，骡车难以通过，到了这里，想必是被那巨人双手托了起来，你且到那边第三扇门口去看看，那扇门中有无车辙复现，他们那班人想必就是往那边去了！”

柳鹤亭长叹一声，暗中忖道：“我只当自己是绝顶聪明人物，哪知还有人比我聪明百借，推测物理，宛如目见。”他却不知道自己并非愚不及此，只是关心而乱！

思忖之间，他身形闪动，已在左、右、以及迎面三扇们中地面看了一迄，哪知这三扇门中，竟再也没有车辙复出，他缓缓转过身未，摇首苦笑，陶纯纯柳眉一蹙，沉声问道：“这三扇门里，难道都再也没有骡蹄车辙的痕迹留下了么？”

柳鹤亭再次摇首苦笑，陶纯纯道：“这倒奇怪了，除非他们那班人到了前面的石室里，就突然消失！”缓缓前行，在三扇门中，各各留意看了一遍，又道：“要不他们就是走到第四间石室中去了，但这里除了我们来过走过的一扇之外，只有三扇门户，哪里会有第四间石室哩！”目瞑半晌：“难道那巨人会一直托着骡车前行？但这看来似乎也是不可能的事呀！”

柳鹤亭虽有十分智慧，但到了这种似神话传说般的石洞幽室中，却连一分也施展不出，直急得顿足摇首，连声长叹，不住问道：“他们到底遇着什么事呢？难道……”

陶纯纯轻轻一叹，道：“到了这种地方，你着急有什么用，他们不是遇着了藏匿一洞中的强仇大敌，便是误触这里面别人留下的消息机关，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可能，便是洞中突有极恶的蛇兽出现，我们在这里，又何尝不也随时会遇着危险，但究竟会遇着什么，却真的叫人难以猜测！”

柳鹤亭只觉心头一懔，目光不自觉地四下望去，突听“汪汪”一声，那白犬“小宝”竟从迎面一间石室中窜了出来！

陶纯纯轻唤一声，道：“原来这里面的石室，竟是间间相通的。”语声突止，突地反腕自发间拔出一根金钗，纤腰微扭，玉掌轻抬，在石壁之上，划了一个“之”形痕迹，回眸一笑，道：“你跟着我来！”脚下轻轻一点，倏然向前面一间石室中掠去！

柳鹤亭微微一愣，随后跟去，只见她身形轻盈曼妙，脚下有如流水行云，玉掌微扬，又在这间石室壁上，划下一道“之”形痕迹，便毫不停留地向另一间石室掠去！

刹那之间，柳鹤亭恍然悟道：“这些石室间间相连，我们只要循着一个方向查去，便可将所有石室查个一遍，金钗留痕，自是避免重复错乱！”

一念至此，柳鹤亭心中不禁大为叹服，他初见陶纯纯时，只当她天真纯洁，是个不知世故的孩子，但隔的时间久了，他就发现这“天真纯洁，不知世故”的孩子，虽然和他想象中一般纯真，但绝不是他想象中的“不知世故”，因为她无论分析事理，抑或是随机应变之能，都远在自己之上！就在他心念一转间，陶纯纯已掠过十数间石室，留下十数处痕迹，但戚氏兄弟以及黑穿云、项煌等人，却仍踪迹未见，那“白大”小宝有时却又在他们身后急窜，有时却又在另一间石室中现出，柳鹤亭五内焦急，不禁大喝道：“戚兄，你们在哪里？”但有回声，不见应声。

陶纯纯突地驻足道：“难道他们已寻得出路，出去了吗？”

柳鹤亭皱眉摇首道：“他们若是寻得出路而非脱险，怎会有那等惊呼之声？”

陶纯纯秋波一转道：“我若是遇到了出路，我也会情不自禁地惊呼起来的。”

柳鹤亭俯首微一沉吟，仍自皱眉道：“他们若是寻得出路，又怎会不等我们！”

陶纯纯幽幽一叹，轻轻道：“你未免也将人性看得太善良了些。”

柳鹤亭呆了一呆，目光再次一转，只见这些石室之中，实在一无惹眼之

处，更不见人踪兽迹，俯首半晌，黯然叹道："我是将人性看得太善良了么？"

陶纯纯突地嫣然一笑，笔直地走到他身前，轻轻说道："你闭起眼睛，我带你去看一样东西！"

柳鹤亭不禁又自一呆，陶纯纯却已轻轻握住他的手腕，他只得合上眼帘，只觉陶纯纯身形向前走了几步，又向左一转，忽地一丝冷风拂面而来，柳鹤亭心中虽忍不住要睁开眼睛，但眼帘却还是合得紧紧的，又走了数步，陶纯纯脚步突地变缓，柳鹤亭心奇难忍，方要悄悄张开一线眼睛，偷看一眼，哪知，一只柔荑却已轻轻盖到他的眼帘上，只听陶纯纯半带娇嗔，半含微笑，轻轻说道："你要是张开眼睛，我就不理你了。"玉掌移开，柳鹤亭却果然再也不敢将眼睛睁开，此刻他自己亦难以自知，为什么她说的话，纵无道理，他也不敢不听，只得在心中暗笑自己！

"幸好她天真纯洁，不会叫我去做什么丧天害理之事，如若不然，我这么听他的话，若是做错事情，岂非终身抱恨！"

忽听陶纯纯笑道："你摸摸这里！"

柳鹤亭伸出手掌，只觉触手之处，冰凉柔软，竟似死人尸体，不觉心中一震，脚下连退三步，剑眉连扬数扬，大骇问道："这是什么？"

陶纯纯轻轻笑道："你猜猜看！你若是猜不到，等会我再告诉你，你若是猜对了，我就算你有本事！"

柳鹤亭听她言语之中，满含喜悦，却无半分惊骇之意，心中不禁一定，知道此物若是死尸，陶纯纯焉有如此喜悦他说话之理。

心念至此，亦自含笑道："我不用猜，等你告诉我好了。"陶纯纯向前走了几步，轻笑道："这才是聪明人，你就算猜上——"脚步突地一顿，语声亦突地一顿。

柳鹤亭突觉一股劲风，自身侧掠过，接着几声犬吠，心头不觉又为之一奇，忍不住又自脱口问道："你在干什么？"良久不见回声，柳鹤亭方自剑眉微皱，突觉握在自己手腕上的一只柔荑，竟起了微微一阵颤抖。

柳鹤亭心中再次一惊，问道："你这是在做什么？"

只听陶纯纯突地幽幽长叹了一声，道："你那样相信别人，怎地却这般不相信我？"柳鹤亭一愣，却听陶纯纯接口又道："我若是闭起眼睛，跟着你走十年八年，随便你带我到哪里，我也不会问你一句，但是——唉，我就只带你走了数十步，你却已问了我三句，难道我会带你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难道我会乘你闭着眼睛的时候做你不愿意做的事！"

柳鹤亭出神地愣了半晌，反复体味着她话中的真意，一时之间，只觉心中又是温暖，又是惭愧，终于长叹一声，无言地反手捉着她的柔荑，默然向前走去！

此时此刻，他但觉自己纵然眼睛立时瞎了，也是世上最最幸福之人，因为他已从她这几句话中，寻得了他从未敢企求的真情。

无言地走了两步，他忍不住轻轻说道："纯纯，你就算将我带至刀山火海中去，只要你……我也甘心愿意。"

又是一阵沉寂，陶纯纯突地"噗哧"一笑道："真的？你说的是真的？"

柳鹤亭幸福地吸进一口长气，缓缓吐出，缓缓说道，"我纵然会骗世上所有的人，也不会骗你一句半句！"

他只觉两手相握，两心相投，说出的话当真句句俱是发自他心底，突觉陶纯纯手掌一松，移至他处，再握回他手掌时，这只柔荑，似乎已有些潮润。

“难道这是她的泪珠？”

他暗问自己，然后又幸福地长叹一声，默默地感谢着这纯真的女孩子在为自己的真情流泪，但是——他若不自己张开眼睛，看上一看，那么这问题的答案，普天之下，又有谁能正确地知道呢？

无论如何，他此刻是幸福地、真心诚意地感激着这份幸福的由来，他知道世上有许多人，一生一世，都不会寻得这种幸福。

于是他便在这种难以描摹的幸福中，瞑目向前走去，只觉时有冷风缕缕，拂面而至，走了两步，忽地又有水声淙淙，入耳而来。

冷风渐清，水声渐明，陶纯纯一声轻笑道：“到了，张开眼来！”

柳鹤亭轻轻握了握她的柔荑，微笑着张开眼来——

刹那之间，他心情激动得几乎要高声呼起来，一眼望去，只见这一片清碧万里的苍穹，横亘面前，几片浮云，冉冉飘过，立足之处，却是一道危崖，奇岩怪石，不可胜举，有如引臂，亦如垂幢，石间清泉缕缕，一如悬练，万泉争下，其下一道清涧，试一俯瞰，却如仙子凌空，飘飘欲舞。

陶纯纯轻抚云鬓，脉脉地凝注着他，轻轻笑道：“你说我带你看的东西好不好？”

柳鹤亭屏息四顾，良久良久，方自长叹一声，侧目问道：“我们已经走出来了？”

陶纯纯“噗嗤”笑道：“难道我们还在山洞里么？”

柳鹤亭目光一合即张，侧目又道：“你如何能寻到出路，实在——”

陶纯纯秋波微转，含笑道：“我说你太过信任别人，却总是不信任我。”柳鹤亭目光一垂，却听陶纯纯又说道：“刚才我叫你闭起眼睛的时候，其实已发现了地上的车辙和几个淡淡的足迹，就沿着这些痕迹寻来，果然就发觉了这个出口。”幽幽一叹：“唉！世人若都像你一样，那么‘仇敌’这两个字，也许就不会存在了！”

柳鹤亭剑眉一扬道：“如此说来，他们已真的寻到出路了！”默然半晌，摇头笑道：“如此说来，免得我为他们担心。”目光动处，只见地面砂石间，果有一些车辙足迹向左而去，心中暗叹一声，亦自随之而行，只见道上乱石垒垒，蔓草丛枝，石路倾记，角态甚锐，转折亦颇多，他心中不禁暗问自己：“这等道路，骡车怎生通行？”但瞬即寻出答案：“若以常理忖度，自无可能，但那巨人‘大宝’，实非常人，非常人所做之事，自亦不能以常理度之。”回首一望，陶纯纯随后跟来，柳眉轻颦，明眸流波，眼波中却满是委屈之意，显然是因为自己太过冷淡于她，心中大生自责之意，回首笑问：“纯纯，你心里在想什么？”

陶纯纯明眸微眨，轻叹摇首，良久良久，方自叹道：“你……你要到哪里去？”柳鹤亭微微一愣：“我要到哪里去？我要到哪里去？……”缓缓抬起头来，仰视白云悠悠，苍碧如洗，突地回首道：“你要到哪里去？”

陶纯纯眼帘一垂，幽幽叹道：“我在世上除了师姐之外，再无亲人，我出来本是来打师姐的，但是她——”悄然闭起眼睛，眼帘上泪光闪动。被天光一映，晶莹如珠，明亮如玉，缓缓顺腮而下，轻轻叹道：“我能不能……也闭起眼睛……”语声悠悠而断，言下之意，却如一股怒潮激浪，在柳鹤亭心头升起。

他缓缓回头，缓缓回到她身边，缓缓握起她的玉掌，缓缓说道：“我但愿你一生一世闭着眼睛，好像我让你领着我似的领着你！”

陶纯纯抬起头来，张开眼帘，轻问：“ 真的？ ”

柳鹤亭几乎不及待她将短短两字说完，便已抢着说道：“ 自然是真的，我不是早就告诉过你，我永远不会骗你的。 ”

陶纯纯伸手一抹泪痕，破涕为笑，依依倚向柳鹤亭胸膛，山风如梦，流水如梦，青天如梦，白云如梦，柳鹤亭亦已坠入梦境，但觉天地万物，无一不是梦中景物，无一不是美妙绝伦，他不敢伸手去环抱她的香肩，但却又忍不住伸手去环抱她的香肩，他不敢俯下头去嗅她云鬓的发香，但却又忍不住俯下头去嗅她的云鬓发香！

良久，良久，良久——

淘纯纯“ 嘤咛 ”一声，轻轻挣开他的怀抱，后退一步，轻抚云鬓，但一双秋波，却仍脉脉欲语地凝注在他身上。

又是良久，良久——

柳鹤亭方自从梦中醒来，缓缓抬起手掌，掌中却已多了一支玲珑小巧、在天光下不住闪着璇光的金钗。这支金钗，方才在古洞石室的石壁上，划下了许多个之形的痕迹，此刻，却将要划出更多痕迹，划在柳鹤亭心里，石壁上的痕迹虽深，却比不上在柳鹤亭心里的万一。

青天为证，白云为证，山石为证，水流为证，看着他将这枚金钗放入怀里，藏在心底。

他嘴角泛起一丝纵是丹青妙手也无法描述万一的笑容，轻轻说道：“ 我真想不到—— ”

哪知他话犹来了，突有一声惨呼，自山巅那边传来，这凄凉、尖锐的呼声直上九霄，尚未衰竭，接着……

竟然又是一声惨呼！

柳鹤亭在这半日之间，不知已有多少惨呼曾经入耳，但却都没有这两声惨呼如此令人刺耳心惊，他心中虽充满柔情蜜意，但刹那之间，所有的柔情蜜意，却都已不见踪迹！

陶纯纯柳眉微颦，轻轻一拉柳鹤亭衣角，微伏身形，向这惊呼之声的来处掠去，她轻盈的身形，有如惊鸿，亦如飞燕，在这坎坷崎岖的危崖乱石中，接连几个纵身，突地一顿，隐身于一方怪石之后，探目而望，柳鹤亭随后掠至，见她回身微一招手，面目上却似满布惊奇之色！

柳鹤亭心头一跳，亦自探首下望，目光动处，剑眉立皱——

原来这片危岩之下，便是方才那片谷地，但谷地之中，情势却已大变，本自张弓搭箭，攀附在四面山头的汉子，竟已齐都下至谷地，而那“ 花溪四如 ”以及他们手下的一批白衣汉子，此刻却一个不见，想必已都不顾而去！洞口仍堆满柴木，但火势却已渐弱，百十个黑衫黄巾的汉子，俱都盘膝坐在洞侧山石之前，似在袖手旁观！

当中一片犹自满布方才自山头射下的弩箭的空地上，却是人头耸拥，层层密布。

最外一层，便是“ 幽灵帮 ”门下，身穿及膝碧绿长衫的大汉，有的手中虽仍拿着弩箭，但大多却已换作折铁快刀，有的却已横尸地上！

中间一层，竟是那“ 东官太子 ”项煌手下的十六个银衫少女，以及分持“ 刀 ”、“ 锏 ”的“ 神刀将军 ”胜奎英，与“ 铁锏将军 ”尉迟文！银衫少女手中，各各多了一条长达三尺、银光闪闪、宛如“ 亮银练子枪 ”却无枪尖的外门奇形长鞭，与那班“ 幽灵帮 ”众，对面而立，云鬓微乱，香汗淋漓，似

乎方才已经过一番恶斗。

“灵尸”谷鬼，身形依然僵木如尸，面目却更凄厉如鬼，与另一乌簪堆发、瘦骨嶙峋，手中分持两柄“梅花卍字夺”的碧衫人并肩而立！两人身前不远处，却倒毙着两具碧衫人的尸身，仰天而卧，全身一无伤迹，只有一道刀痕自额角直划颔下，鲜血未干，刀痕入骨，竟将他两人的大好头颅，中分为二！

柳鹤亭居高临下，虽看不清他两人面上的形状，但从方才的那两声惨呼，亦可想见他两人临死前是如何惊恐，不禁心头一寒，目光一转，转向与“灵尸”谷鬼面面相对的一个白衣人身上！

只见此人双臂斜分。

长袖飘飘，手持长剑——

剑光沁碧，森寒如水——

剑尖垂地，做然肃立——

全身上下，纹风不动——

身上一袭其白如雪的长衫，左右双肩之上，却赫然有两串鲜红的血迹，衫白血红，望之惊心触目！

虽只轻轻一瞥，柳鹤亭却己觉得此人的神态之中，仿佛有一种不可描述的森寒之意，这种寒意虽与“灵尸”的森森鬼气不同，但却更加摄人心魂！

谷地之上这么多人，但此刻一个个却俱都有如木雕泥塑，没有一人发出半点声音，更无一人敢有丝毫动作！

突地！

白衣人缓缓向前踏出一步！

双臂仍然斜分！剑尖仍然垂地！“灵尸”谷魂与另一碧衫人却立即不由自主倒退一步，白衣人冷冷一笑，缓缓转过身未，缓缓向前走动，剑尖划地，丝丝作响，“灵尸”谷鬼手掌微一曲折，骨节缓缓作响，双目厉张，随之向前走出数步，似要作势扑上，白衣人突又回身，“灵尸”谷鬼竟又“蹬、蹬、蹬”连退数步！

柳鹤亭只觉心头微颤，指梢发冷，他再也想不出这白在人竟是何许人物，竟能使得“灵尸”谷鬼如此畏惧，突听谷鬼沉声一叱：“开！”

立在外围，手持弯箭的碧衫汉子双手一扬，数十支弯箭，闪电射出，银衫少女纤腰微扭，掌中银鞭，瞬即结起一道光墙！

只听一阵“叮当”微响，数十支弯箭一起落地，另一些碧衫汉了手挥快刀，一起扑上，银衫女子掌中长鞭一挥一展，银光闪闪，有如灵蛇飞舞，立即又有儿声惨呼，几人丧命！

惨呼声中，乌堆簪发的碧衫人突地沉声一叱：“来！”

手中“梅花卍字银光夺”舞一道光幕，和身向白衣人扑去！

这一招看来虽似只有一招，但他却已将“追魂十七夺”中的煞手三招“香梅如雪”、“雪地狂飙”、“狂飙摧花”，一起施出，当真是密不透风，点水难入，攻强守密，招中套招的佳作！

白衣人双臂微分，剑尖垂地，却仍傲然卓立，动也不动，身侧的乱箭飞来，乱刀砍来，他连望都未去望它一眼，此刻碧衫人施煞手攻来，他不避不闪，竟也没有丝毫动作！

眼看这一团银光，已快将他身躯卷入，突地——

一声轻叱，一闪剑光，一声惨呼，一条碧衫人影连迟三步，双臂大张，

掌中“银光卍字夺”不住颤抖，身形连摇两摇，扑在地上，全身一无伤迹，但——一道剑痕，自额角直到颔下，鲜血如泉涌出，剑痕深透入骨！

白衣人双臂微分，指尖垂地，仍然动也不动地做然卓立，剑光也仍然一碧如水，但他的雪自长衫上，却又多了一串鲜红血痕！

柳鹤亭轻轻吁出一口长气，心中不住怦然跳动，白衣人的这一剑伤敌，别人虽未看清，他却看得清清楚楚，只觉这一剑的稳、准、狠、辣，足以惊世骇俗。

要知道天下各门各派的武功招式，绝无任何一种毫无破绽，纵是素以绵密严谨著称天下的武当“九宫连环”以及“两仪剑法”剑招之中，也难免有破绽露出，只是破绽部位有异，多少不同，有些招式的破绽，是在对方难以觉察之处，有些招式的破绽，对方纵然觉察，却也无法攻入，是以巧者胜拙，强者胜弱！

碧衣人的那一团银光，三招煞手中，只有左下方微有一处破绽，此处破绽，不但极为难以看出，而且部位亦在对方难以发招之处，但白衣人剑光一抖，竟能闪电般自此破绽中挑起、穿出，此等眼力、神力，当真叫人无法不服！

三神已去，一鬼尚存，“灵尸”谷鬼呆望着地上的三具尸身，凄厉的笑声既不再闻，森冷的目光亦不再见，那些“幽灵帮”众，此刻早已丧失斗志，只不过在虚幌着兵刃而已。

“灵尸”谷鬼默然半晌，抬起头来，挥手长叹一声低喝：“退！”

身躯一转，缓缓走去，白衣人卓立如故，既不追击，亦不发言，只见那些“幽灵帮”众，有的手扶伤残，有的怀抱死尸，一个接着一个，向谷外走去，片刻之间，便已走得干干净净。

谷地之上，顿时又自寂无人声，“神刀将军”胜奎英右掌一横，左掌搭住刀尖，往刀鞘一凑，“呛啷”一声，长刀入鞘，大步走到一直默然静坐的那些黑衫黄巾汉子身前，沉声叱道：“快将那边洞口火势弄灭，入洞寻人！”

黑衫汉子们一个个却仍盘膝而坐，不言不动，竟似未曾听到这番言语一般，胜奎英浓眉一扬，厉叱：“听到没有？”

黑衫汉子们依然一无回应，尉迟文一步窜来，双锏交击，“　”地一响，响声未绝，黑衫黄巾汉子群中，突地响起一个粗壮之声：“要杀我等头颅容易，要使我等听命于帮主以外之人，却是难如登天！”语句简短有力，字字截金断铁，柳鹤亭不禁暗中喝彩，这般人若论武林地位，虽不足道，但若论江湖道义，岂非还要远在那班满口仁义、满腹奸诈、言行不符、反覆无常的武林高手之上！

只见那白衣人目送“幽灵群鬼”走尽，长袖飘飘，转身走来，尉迟文、胜奎英齐地退步躬身，对此人的恭敬，竟似不在项煌之下，白衣人对此二人，却是漫不为礼，右掌微提，剑尖在地面径轻一点，口中简短地吐出四个字来：

“谁是帮主？”

黑衫黄巾汉子群中，又有人朗声说道：“大帮主已去谷外，留言我等，静侯于此，二帮主人此洞中，不知凶吉——”

语声未了，白衣人突地冷“哼”一声，右掌一翻，掌中长剑，剑尖上挑，剑柄脱手，白衣人拇、食、中、三指轻轻一挟，挟住剑尖，脚下连迟三步，右臂倏然抡起，长剑竟然脱手飞出！

柳鹤亭见他倒转掌中长剑，方自愕然不明其意，突见一道青碧剑光，划

空而过，竟闪电般向自己隐身的这片山石飞来！

剑身划过山石，“ 呛 ”地一声清吟，激起一片火花，竟又匹练般向来路飞回。

柳鹤亭心头一跳，知道自己行藏，已被这静如山岩、冷如玄冰、剑法造诣已炉人纯青的白衣人发现，只见白衣人手掌微招，这道匹练般的剑光，竟神奇地飞回他手掌之中，轻轻一抖，剑花点点，漫天飞舞。

白衣人头也不抬，冷冷说道：“ 躲在石后的朋友，还不现身？ ”

陶纯纯轻叹一声，仰首道：“ 这人当真厉害得紧！ ”

柳鹤亭一面颔首作答，一面心中思忖，沉吟半晌，突地长身而起，轻轻掠到山石之上，山风吹动，吹得他衣袂飞扬，发丝飘舞。

尉迟文、胜奎英仰首而顾，齐地变色惊呼道：“ 原来是你！ ”

白衣人剑尖又自缓缓垂落地上，依旧头也不抬，冷冷说道：“ 朋友既然现身，还不下来？ ”

柳鹤亭朗声一笑，道：“ 阁下剑法惊人，神态超俗，在下早已有心下去参见，此刻既蒙宠召，敢不从命！ ”目光下掠，只见自己立足的这片山石，离地竟有数十丈左右，势必不能一掠而下，不禁剑眉微皱地沉吟半晌，一面回身俯首，轻轻问道：“ 纯纯，下去好么？ ”

陶纯纯秋波微转，含笑道：“ 你既已对人说了，焉有不下去之理。 ”纤腰微拧，亦自掠上山石，白衣人剑尖在地面左右划动，既不出言相询，亦不仰首而顾，陶纯纯秋波再次一转，探首下望，突地低语道：“ 这人头顶发丝已经灰白，年纪想必已不小，武功也似极高，但神情举止，却怎地如此奇怪，难道武功高强的人，举动都应特殊些么？ ”

柳鹤亭暗中一笑，心道：“ 女子当真是奇怪的动物，此时此刻，还有心情来说这些言语，一面却又不禁暗赞女子之心细，细如发丝，自己看了许久，毫未发觉，她却只瞧了一眼，便已瞧出人家头上的灰发！ ”

白衣人虽仍心平气静，胜奎英、尉迟文却已心中不耐，两人同声大喝：“ 陶姑娘—— ”尉迟文倏然住口，胜奎英却自接口喊道：“ 你不是和我家公子在一起么？此刻他到哪里去了？ ”

陶纯纯轻瞟柳鹤亭一眼，并不回答山下的喝问，只是悄语道，“ 如此纵身而下，落地之后，只怕身形难以站稳，别人若是乘隙偷击，便极可虑，你可想出什么妥当的方法么？ ”

柳鹤亭微微一笑道：“ 为人行事，当做即做，考虑得太多了，反而不好，我先下去，你在后面接应，除此之外，大约便只有爬下去了。 ”

陶纯纯嫣然一笑，竟示赞许，只见柳鸽亭胸膛一挺，深深吸入一口长气，撩起衣袂，塞在腰畔丝绦之上，双臂一张，倏然向下掠去！

这一掠之势，有如大河长江，一泻千里，霎时之间，便已掠下十丈，柳鹤亭双掌一沉，脚尖找着一块山石突出之处，一点又落。

只听白衣人又自冷冷道：“ 你尽管跃下便是，我绝不会乘你身形不稳时，暗算于你！ ”

话声方落，柳鹤亭已自有如飞燕一般跃落地面，向前冲出数步，一沉真气，拿桩站稳，朗声一笑，回首说道：“ 小可若恐阁下暗算，只怕方才也就不会跃下了！ ”

白衣人“ 嗯 ”了一声，亦不知是喜是怒，是赞是贬，突地回转身来，面向柳鹤亭冷冷道：“ 朋友果然是一条汉子！ ”

两人面面相对，柳鹤亭只觉两道闪电般的目光，已凝注自己，抬目一望，心头竟不由自主地为之一惊，方自站稳的身形，几乎又将近摇晃起来，原来这白衣人的面目之上，竟戴着一面青铜面具，巨鼻狮口，闪出一片青光，与掌中剑光相映，更显得狰狞刺目！

这面青铜面具，将他目、额、鼻、口一起掩住，只留下一双眼睛，炯然生光，上下向柳鹤亭一扫，冷冷又道：“项煌殿下，是否就是被朋友带来此间的？”

语声虽清朗，但隔着一重面具发出，听来却有如三春滴露，九夏沉雷，不无稍嫌沉闷之感，但这两道目光，却正又如露外闪光，雷中厉电，柳鹤亭只觉心头微颤，虽非畏惧，却不由一愣，半晌之后，方自回复潇洒，微微一笑，方待答话！

哪知他语声尚未发出，山腰间突地响起一阵脆如银铃的笑声，众人不觉一起仰首望去，只见一片彩云霓裳，冉冉从天而降，笑声未绝，身形落地，柳鹤亭伸手一扶，陶纯纯却已笑道：“项殿下虽与我等同来，但……”秋波转处，瞥见白衣人面上的青铜面具，语气不禁一顿，娇笑微停，方自缓缓接道：“但他若要走，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

白衣人冷“哼”一声，目光凝注，半晌无语，只有剑尖，仍在地上不住左右划动，丝丝作响，响声虽微弱，但让人听来，却只觉似有一种难以描述为刺耳之感，似乎有一柄无形之剑的剑尖，在自己耳鼓以内不住划动一般。

他面覆青铜，教人根本无法从他面容变化中，测知他的心意，谁也不知道他对陶纯纯这句听来和顺，其实却内藏机锋的言语，将是如何答复，将作如何处置，谷地之中，人人似乎俱都被他气度所慑，数百道目光屏声静气，再无一道望向别处！

此种沉默，最是难堪，也不知过了许久，白衣人掌中剑尖倏然顿住不动！

丝丝之声顿寂，众人耳中顿静，但这令人刺耳的丝丝之声，却似突地到了众人心中，人人俱知他将说话，他究竟要说什么，却再无一人知道。

要知愈是沉默寡言之人，其言语便愈可贵，其人若论武功、气度俱有慑人之处，其言之价，自就更高，柳鹤亭嘴角虽带笑容，但心情却亦有些紧张，这原因绝非因他对这白衣人有丝毫怯畏，却是因为他对寡言之人的言语，估价亦自不同！

只有陶纯纯手抚云鬓，嫣然含笑，一双秋波，时时流转，似乎将身外之事、身外之物，全都没有放在心中。

只见白衣人目光微抬，闪电般又向柳鹤亭一扫，缓缓说道：“阁下方才自山顶纵落，轻功至少已有十年以上造诣，而且定必得自真传，算得是当今武林中的一流人物！”

众人心中不禁既奇且佩，奇的是他沉默良久，突他说出一句话来，竟是赞扬柳鹤亭的言语，佩的是柳鹤亭方才自山顶纵下之时，他头也未抬，根本未看一眼，但此刻言语批评，却宛如目见。

就连柳鹤亭也不免暗自奇怪，哪知这白衣人却又接道：“是以便请阁下亮出兵刃——”语气似终未终，便又倏然而顿，身形卓立，目光凝注，再不动弹半分！

柳鹤亭不禁为之一愣，但觉此人说话，当真是句句简短，从不多说一字，却又是句句惊人，出人意料之外，赞赏别人一句之后，立刻又要与人一较生死！

他心意转处，还未答话，却听陶纯纯又自含笑说道：“我们和你往日无冤，近日远仇，而且可说是素不相识，好生生的为何要和你动手？”

白衣人目光丝毫未动，竟连望也不皇她一眼，冷冷道：“本人从来不喜与女子言语——”语气竟又似终未终，但人人却尽知其言下之意。

陶纯纯秋波微转，含笑又道:“你言下之意，是不是叫我不要多管闲事？

白衣人冷“哼”一声，不再言语，目光如电，仍笔直地凝注在柳鹤亭身上，仿佛一眼就要看穿柳鹤亭的头颅似的。

哪知他这种傲慢、轻蔑之态，陶纯纯却似毫不在意，竟又轻轻一笑道：“这本是你们两人之间的事，与我本无关系，我不再说话就是！”

柳鹤亭微微一愣，他本只当陶纯纯虽非骄纵成性之女子，但却也绝无法忍受一个陌生男子对她如此无理，此刻见她如此说话，不禁大感惊奇，他与陶纯纯自相识以来，每多处一刻，便多发觉她一种性格，相识之初，他本以为她是个不知世故、不解人情、性格单纯的少女，但此刻却发觉不仅胸中城府极深，而性格变化极多，有时看来一如长于名门、自幼娇纵成性的人家闺秀，落落风范，却又惯于娇嗔！

有时看来却又有如涉世极深，凡事皆能宽谅容忍，饱经忧患的妇人！洞悉人情，遇事镇静！

一时之间，他但觉他俩虽已相爱颇深，却丝毫不能了解她的性情，不禁长叹一声，回转头去，却见那白衣人仍在凝目自己，剑尖垂地，剑光如水！

时已过午，阳光最盛之时已去，夏日既过，秋凤已有寒意。

一阵风吹过，柳鹤亭心头但觉气闷难言，泰山华岩，祁连莽苍，无数大山，此刻都似乎横亘在他心里！

谷地之中，人人凝神注目，部在等待他如何回答这白衣人挑战之言，胜奎英、尉迟文，与他虽非素识，但却都知道他武功遇异流俗，绝非胆怯畏事之徒，此刻见他忽而流目他顾，忽而垂首沉思，只当他方才见了那白衣人的武功，此刻不敢与之相斗，心中不禁稍感惊奇，又觉稍感失望！

哪知就在这一念头方自升起的刹那之间，柳鹤亭突地朗声说道：“在下之意，正如陶姑娘方才所说之言相同，你我本无任何相斗之理，亦无任何相斗之因，只是——”

“只是”两字一出，众人但觉心神一振，知道此言必有下文，一时之间，谷中数百道目光，不约而同地又都屏息静气、瞬也不瞬地望到柳鹤亭身上，只听他语声顿处，缓缓又道：“若阁下有与在下相斗之意，在下武功虽不敢与阁下相比，但亦不敢妄自非薄，一切但凭尊意！”

白衣人直到此刻，除了衣袂曾随风微微飘舞之外，不但身躯未有丝毫动弹，甚至连目光都未曾眨动一下，再加以那狰狞丑恶的青铜面具，当真有如深山危岩，古刹泥塑，令人见之生畏，望之生寒！

柳鹤亭语声方了，众人目光，又如万流归海、葵花向日一般，不约而同地归向白衣人身上，只见他微一颔首，冷冷说道：“好！”

柳鹤亭拧腰退步，反腕拔出背后青策，哪知白衣人“好”字出口，突地一挥长袖，转身走开！

众人不觉齐地一愣，柳鹤亭更是大为奇怪，此人无端向己挑战，自己应战之后，他却又转身走开，这岂非令人莫名其妙！

只见他转身走了两步，左掌向前一招，口中轻叱说道：“过来！”

右掌一沉，竟将掌中长剑插入地面，剑尖入上五寸，剑柄不住颤动，柳

鹤亭心中气愤，再也难忍，剑眉一轩，朗声道：“ 阁下如此做法，是否有意戏弄于我，但请明言相告，否则—— ” 语声未了，白衣人突又倏然转身，目中光芒一闪，冷冷接口道：“ 在下不惯受人戏弄，亦不惯戏弄他人—— ” 突地双臂一分，将身上纯白长衫甩落，露出里面一身纯白劲装！却将这件染有血迹的长衫，仔细叠好。

柳鹤亭恍然忖道：“ 原来他是想将长衫甩落，免得动手时妨碍身手！ ”

一念至此，他心中不觉大为宽慰，只当他甚为看重自己，微一沉吟，亦将自己长衫脱下！陶纯纯伸手接过，轻轻道：“ 此人武功甚高，你要小心才是！ ” 语气之中，满含关切之情。

柳鹤亭嘴角泛起一丝笑意，心中泛起一丝温暖，含笑低语 :“ 我理会得！” 目光转处，突地远远伫立的银衫少女群中掠出一人，怀中抱着一个纯白包袱，如飞掠到白衣人身前，白衣人解开包袱，将叠好的长衫，放入包中，却又取出另一件白衫，随手抖开，穿到身上，反手拔起长剑，剑尖仍然垂在地面，前行三步，凝然卓立。

一时之间，柳鹤亭又自楞在当地，作声不得，这白衣人的一言一行，无一不是大大出乎他意料之外，他生平未曾见到此等人物，生平亦未曾遇到此等对手，此时此刻，他势必不能再穿回长衫，呆呆地愣了半晌，却听陶纯纯突地“ 噗哧 ” 一笑，抿口笑道：“ 我猜这世上有些人的脑筋，一定不太正常，鹤亭，你说是吗？ ”

柳鹤亭闻言惊奇之外，又觉好笑，但大敌当前，他只得将这份笑意，紧压心底。

哪知白衣人突地冷“ 哼 ” 一声说道：“ 在下既不惯无故多言，亦不惯无故多事，自幼及长，武林中能被我视为对手之人，除你之外，寥寥可数，你之鲜血，自不能与那班奴才相比，若与其血迹混在一处，岂不会失了你的身分！ ”

从他言语听来，似乎对柳鹤亭的武功气度，极为赞赏，但其实却无异在说此次比斗，柳鹤亭已落必败之数，只听得柳鹤亭心里亦不知是怒是喜，本想反唇相讥，但却又非口舌刻薄之人，沉吟半晌，只得微一抱拳，暗中镇定心神，运行真气，横箫平胸！

他平日行动举止虽极洒脱，但此刻凝神待敌之时，却当真的静如泰山，定如北斗，白衣人目中又有光芒一闪，似乎也看出当前对手，乃是劲敌，不可轻视。

陶纯纯左臂微曲，臂弯处搭着柳鹤亭一件长衫，星眸流转，先在他身上身下凝注几眼，然后移向白衣人，又自凝注几眼，柳眉似颦非颦，嘴角似笑非笑，纤腰微扭，后退三步，谁也无法从她的神情举止上，测知她的心事。

尉迟文、胜奎英对望一眼，两人各各眉峰深皱，隐现忧态，一起远远退开，他们心中担心的事，却不知是为了他们“ 殿下 ” 项煌的生死安危，抑或是为了此刻这两人比斗的胜负！

银衫少女们站得更远，斜阳余晕，映着她们的蓬乱秀发、残破衣衫，也映着她们的如水眼波，如花娇靥，相形之下，虽觉不类，但令人看来，却不禁生出一种怜惜之感！

柳鹤亭手横青箫！

白衣人长剑垂地！

两人面面相对，目光相对，神态相似，气度相似，但这般默然企立，几

达盏茶时刻，却无一人出手相击，柳鹤亭看来虽然气定神闲，但心中却紊乱已极，他方才居高临下，将这白衣人与“一鬼三神”动手之情况，看得清清楚楚，此刻他自己与人动手，更是不敢有丝毫大意。

要知这高手比斗，所争往往只在一招之间，一招之失，被人制住先机，整场比斗，胜负之数，便完全扭转！

加以柳鹤亭方才见了这白衣人的武功，知道自己招式之中只要微有破绽，不但立时便得居于下风，而且可能遭到一剑杀身之祸，他胸中虽可谓包罗万象，天下各门各派的武功中的精粹，均有涉猎，但在这盏茶时间以内，他心中思潮连转，不知想过了多少变化精微、出手奇妙的武功招式，却未想出一招绝无破绽，更未想出一招能以制敌机先！

众人屏息而观，见他两人自始至此，始终不动，不觉奇怪，又觉不耐，只见柳鹤亭掌中青箫，突地斜斜举起，高举眉间，脚步细碎，似踩迷踪，向右横移五寸！

白衣人目光随之转去，脚下却有如巨磨磨动，转了个半圈，剑尖微微离地而起，高抬七寸，左掌中指轻轻一抬肩头，双膝却仍未见动弹！

柳鹤亭剑眉微皱，暗叹忖道：“他如原式不动，我方才那一招出手用天山‘三分剑’中的‘飞莺戏蝶’，让他无法测知我萧势的去向，临身左掌变为少林‘罗汉掌法’中的‘九子万笏’，右萧再用武当‘九宫审剑’中的‘阳关走马’，左掌沉凝，可补右箫轻灵不足，右箫灵幻，却又可补左掌之拙笨，这两招一上一下，一正一辅，一刚一柔，一幻一真，他剑尖垂地，纵能找着我箫招中的破绽，但我那招‘九子万笏’却已全力攻他要害，如此我纵不能占得先机，也不致落于下风，哪知——”

心念电闪而过，目光凝注对方，又自忖道：“他此刻剑尖离地，左指蓄力，两面都是待发之势，我若以北派‘潭腿’夹杂南派‘无踪腿’，双足连环离地，左踢他右膝‘阳关’，右踢他左膝‘地机’，引得他剑掌一起攻向我下路，然后萧掌齐地攻向他上路，一用判官笔中的最重手法‘透骨穿胸’，一用传自塞外的‘开山神掌’，不知是否可以占得上风？”

他心念这数转之间，实已博及天下各家武术之精妙，尤其他掌中一支青箫，名虽是“箫”，其实却兼有青锋剑、判官笔、点穴镢、银花枪，内外各家兵刃的各种妙用！

此刻他一念至此，脚下突地行去，流水般向右滑开一丈，掌中长箫，亦在身形流走间，手势一反，由齐眉变为凭空直指！

身形流走，为的是迷惑对方眼光，让他不知道自己要施展腿法，右箫直指，为的是想将对方注意力移至萧头！

哪知白衣人身形，又有如巨磨推动一般，缓缓随地转动，剑尖竟自离地更高，左手亦又变指为掌，肘间微曲，掌尖上扬，防胁护胸，柳鹤亭一番攻敌的心境，竟似乎又自落入他的计算之中！

他俩这番明争，实不啻暗斗，只引得众人目光，一时望向白衣人，一时望向柳鹤亭，有如身在其中一般，一个个心头微颤，面色凝重，知道这两人招式一发，便可立分胜负！

只见白衣人身形自转，本自面向东方，此刻却已面向夕阳，柳鹤亭身形有时如行云流水，有时却又脚步细碎，距离他身外丈余之处，划了一道圆孤！两人掌中箫、剑，亦自不停地上下移动，虽未发出一招，却已不啻交手数十回合！

时间越久，众人看得心头越发沉重，真似置身浓云密布、沉闷无比的天候之中，恨不得一声雷响，让雨点击破沉郁！

陶纯纯嘴角的半分笑意，此刻已自消逸无踪，额眉间微聚的半分忧心，此刻也已变得十分浓重！夕阳将下，漫天红霞——

柳鹤亭突地大喝一声，身形有如梅花火箭，冲天而起！

众人心头不觉为之一震，齐地仰首望去，只见他凌空三丈，突一转折，双臂箕张，竟以苍鹰下攫之势，头当扑下！

这一招虽似天山北麓“狄氏山庄”的不传绝技“七禽身法”，但仔细一看，却又夹杂着昔日武林一世之雄“银月双剑”传人熊个留下的“苍穹十三剑式”！

这两种身法，一以敌矢著称，一以空无见长，此刻被他熔二为一，漫天夕阳，衬着他之身形，霍如日落，矫如龙翔、尉迟文、胜奎英对望一眼，相顾失色，黑衫黄巾汉子群中，甚至有人不由自主地站起身来，但膝头却又不禁微微颤抖！

刹那之间！

只见一团青光下击，一片剑气上腾！

青光与剑气！

剑气与青光！

相混！相杂！相拚！

突听两人大喝一声！众人只觉眼前微花，两人又已站在方才未动时之原处，相隔丈余，互相凝注，对面而立！

白衣人的目光，瞬也不瞬，厉电般望向柳鹤亭的身上！

柳鹤亭的目光，瞬也不瞬，厉电般望向白衣人的身上！

一时之间，众人亦不知谁胜谁负，谁死谁生，站着的人，“噗”地坐到地上，坐着的人，倏然站了起来，陶纯纯娇唤一声，退后一步，突又掠前三丈，一掠而至柳鹤亭身侧，樱唇微启，秋波一转，瞟了白衣人一眼，于是默然无语！

尉迟丈、胜奎英齐都一愣，冲前三步，突又顿足而立，四道目光，齐都笔直地望在白衣人身上！

良久，良久！

静寂，静寂！

白衣人突地扭转身躯，双臂一分，推开尉迟丈、胜奎英两人的身躯，笔直地走到那班银衫少女身前，身形一顿，霍然甩却身上自衫——一无血迹，霍然再次转身——剑尖闪烁！

柳鹤亭木然卓立，目光但随白衣人而动，突地见他转身说道：“一剑不能伤得阁下，一年之后再见有期！”反腕一扬，白衫与长剑齐飞，剑光共晚霞一色！

白衫落在银衫少女扬起的皓腕之上！

长剑青光一闪，划空而过，“夺”地一声，剑光没入山石数寸，身形又自一呆，呆呆地愣了半响，冷厉地一声吼道：

“走！”宛如石破天惊，在众人耳畔一响，在众人心底一震，谁也不知他两人谁胜谁负，此刻听了他这一声叱声，心中但觉又惊、又奇、又诧、又愕，柳鹤亭胸横青箫，缓缓落下，左右四顾一眼，笑道：“胜负未分，阁下为何要走！”语声清朗，语气却极沉缓，似乎得意，又似可惜！

白衣人胸膛一挺，目光一凛，突又隐去，缓缓说道：“在下与阁下初次相识，在下性情，你可知道？”

柳鹤亭剑眉微皱，旁顾陶纯纯一眼，缓缓答道：“阁下与在下初次相识，阁下性情，在下既无知道之可能，亦无知道之必要！”

白衣人突地仰天一望，青铜面具之内，竟自发出一阵冷冷的笑声。笑声一顿，缓缓说道：“自幼至今，伤在我剑下之人，虽不知凡几，但懦弱无能之人，在下不杀！武功不高之人，在下不杀！籍籍无名之人，在下不杀！认败服输之人，在下不杀！妇人孺子，在下不杀！剑不能占胜之人，在下不杀！阁下武功惊人，对敌之时，头脑冷静，判事分明，这均非常人能以做到之事，在下一剑既不能伤及阁下，焉有再动手之理。”语罢，再也不望柳鹤亭一眼，大步向谷外走去，彩霞，夕阳，映着他刚健颀长的身影，缓缓踱过小桥，桥下流水潺潺，水声淙淙，暮风吹舞衣袂，却在小桥栏杆，轻舞起一片零乱人影！

人影零乱，人声细碎，夕阳影中，突地飞过一只孤雁，雁声一唳，却不知是高兴，抑或是叹息！

斜阳暮色中，柳鹤亭手垂青萧，目送他的身影远去，一时之间，对此人亦不知是相惜、钦佩、抑或是轻蔑、痛恨，只听身侧的陶纯纯突地轻轻一声长叹，低语道：“可惜呀可惜！”

柳鹤亭心不在焉，茫然问道：“可惜什么？’

陶纯纯走前半步，将樱唇几乎凑到他的耳畔，轻轻说道：“可惜你用的兵刃不是刀剑，否则方才面对灿烂的夕阳，刀闪寒光，剑花缭目，那白衣人只怕便再也看不到你右手那一招‘泛渡银河’，和左手那一招‘苍鹰落’中的破绽，左肩纵不中剑，右腕脉门，却要被你扣住——”语声一顿，又道：“不过，这白衣人的武功，倒真的令人佩服，你那一招，泛渡银河’本来可说是一无破绽，只有剑式还未完全落下的时候，右胁下微有半分空隙之处，但对方若身形不动，而用右手剑刺入左边的空隙中，简直不大可能，何况你左掌那一招‘太山七禽掌’中的‘神鹰一式’变化而来的‘苍鹰落’，又正好封住他长剑的去势，但是他那一剑，却偏偏能刺向你那处空隙，更奇怪的是，他那一剑的剑法，虽和江湖常见的‘举火撩天’以及点苍绝学‘楚鬼乘烟’有几分相似之处，但剑式变化的诡谲奇幻，却又不知高过这两招多少倍，我想来想去，竟想不出他这一招的来历！”

她语声极轻，又极快，柳鹤亭左掌轻抚右掌青萧，默然倾听，那班银衫少女们，此刻多已远远绕过他们，随着那白衣人走向谷处，只有尉迟文、胜奎英却自仍立在一边，窃窃私议，却又不时向柳、陶二人，望上两眼！

陶纯纯语声未了，尉迟文、胜奎英倏然双双掠起，掠过那班银衫少女，走过小桥，柳鹤亭抬起头来，见到这般情况，剑眉微皱，似乎不胜惊异！

尉迟文、胜奎英以及银衫少女们，觅路来此谷中。当然为的就是要寻找他们的“殿下”项煌，但此刻项煌下落未明，白衣人说了句“走”，他们便一起走了，显然这班人对白衣人的畏惧敬服，非但不在对项煌的畏惧之下，甚或是尤有过之，否则怎会将项煌置之不顾！

直到此刻，柳鹤亭只知那白衣人武功奇绝，生性尤怪，而且亦是那“南荒太君”的门下人物，但此人的姓名来历、武动派别，柳鹤亭却丝毫不知！是以暗中奇怪，这班人怎会如此听命于他？

思忖之间，只见尉迟文身形突顿，立在桥头，和当先走出的两个银衫少

女低语了几句，目光远远向自己投来，但见到了自己的目光亦在望他，立刻拧腰错步，纵身而去，那两个银衫少女亦自回头向这边看了两眼，纤腰弱弱，莲步姗姗，缓缓走去！柳鹤亭不禁又自一皱双眉，却听陶纯纯语声顿了半晌，又道：“我知道你也在奇怪他的身分来历，但是他那一招武功，你可看得出究竟是何门派么？”

柳鹤亭抚然长叹一声，缓缓抬起掌中青箫，陶纯纯垂头一看，只见萧身之上，缺口斑斑，竟似被人斫了，仔细一看竟有七处，七剑一样，但白衣人明明只削出一剑，萧身上何来七道剑痕？

她不禁轻皱柳眉，骇然道：“以你箫上剑痕看来，白衣人掌中所使，不但是口宝剑，而且所用剑法，又有几分与早已绝传的‘乱披风’剑法相似！”要知这“乱披风”剑法，此时虽仍在武林流传甚广，但武林流传的，却都是后人借名伪诧，真正“乱披风”剑法，早已绝传多年，昔年一代剑圣白无名，仗此剑法，纵横天下，直到此刻，他的一生事迹虽仍为人津津乐道，但他的一手剑法，却及身而没！直到后来武林中又出了个天纵奇才梅山民，不知由何处学得了这剑法中的几分精髓，并且将之精研变化成当时武林中最具威力的“虬架神剑”！武林故老相传至今，都道：“七妙神君”梅山民只要随手抖出一剑，剑尖便可弹出七点剑影，幻成七朵梅花！

梨花大枪、白腊长竿这等兵器，只要稍有几分功力之人，便可抖出枪花、剑花，枪竿长过七尺，是以并非难事！

但要以三尺青锋抖出剑花，却是大为不易。是以昔年“古三花”一剑三花，已足称雄武林，一剑能够抖出七朵剑花的剑法，自更是纵横天下，但此刻梅山民犹在襁褓，“虬枝剑法”尚未创出，白无名故去多年，“乱披风”失传己久，白衣人一剑竟能留下七道剑痕，岂非大是令人惊异！

陶纯纯秋波凝注着箫上的七道剑痕，心中正是惊异交集，只听柳鹤亭长叹一声，缓缓说道：“一剑七痕，虽似那失传已久的‘乱披风’剑法，但出手部位，却又和‘乱披风’绝不相似，此人剑法当真是怪到极处——”

语声至此，长叹而顿，意兴似乎颇为萧索，陶纯纯秋波一转，婉然笑道：“此人不但剑法怪到极处，我看他生性为人，只怕还要比剑法怪上三分，好好一个人偏偏要戴上青铜面具，好好一件衣衫，却偏偏要让它溅上血迹，然后又要再换，还有——”

柳鹤亭长叹一声，截口道：“此人生性虽怪，但却绝非全无令人敬佩之处，唉！我方才的确存有几分取巧之心，相借夕阳，缭乱他的目光，而他的一剑，也的确因此受到一些影响……”语声再次一顿，缓缓抬起头来，望向西天彩霞，一面深思，一面说道：“方才我围着他的身形，由左至右，走了半圈，虽似一招未发，其实在心中却不知已想过多少招式，但这些招式，我自觉俱都破绽极多，而且算来算去，都不能逃过他的目光，有时我想以一些动作掩饰，但却也都被他识破，是以我心中虽有千百式招式想过，但自始至终，却未发出一招！”

陶纯纯眼帘半闭，长长的睫毛，轻轻地覆盖着明媚的眼波，只要他说的话，她都在全心全意地留心听着。

只听他接着又道：“到后来我转到一处，突然发觉侧面有夕阳射来，极为耀目，我知道那时正是夕阳最最灿烂的时候，心里转了几转，便故意让他面对着漫天夕阳，然后我再突然冲天掠起，他只要抬头看我，便无法不被夕阳扰乱眼神，他若是不抬头看我，又怎知道我用的是什么招式？他纵有听风

辨位的耳力，可以听出我的招式是击向他身体何处，却又怎能用耳朵来听出我所用招式中的破绽！”

陶纯纯柳眉一展，颔首轻笑道：“所以你掠起时所用的身法，只是普通常见的轻功‘一鹤冲天’，但身躯凌空，一振之后，双足用的便是‘苍穹十三式’，双臂却用的是‘天山’身法，让他根本无法从你的身形中看出你的招式。”

柳鹤亭微唱一声，道：“那时我正是此意，才会孤注一掷，骤然发难，否则也许直到此刻，我仍未发出一招，”垂下头来，俯视着自己掌中青箫，又道：“我只望我这一招两式，纵不能占胜，亦不会落败，是以我身形上冲到三丈以后，才笔直掠下，也是因为又想借下冲之力，使我箫掌的攻敌之力，更为强大……”

陶纯纯眼波微横，似已露出赞赏之意，在赞赏他临敌的小心、谨慎。

只听柳鹤亭长叹又道：“当时我俯首下冲，只觉他的身躯越来越大，越来越近，但他却仍未动弹，只是果已抬起头来，我心中大喜，右手箫挽出一片银光，刺向他左肩，左掌再以‘鹰爪’去攫他持剑的手腕……”

陶纯纯秀目一张，“噢”了一声，问道：“我忘了问你，方才你左掌半伸半曲，固然是‘鹰爪’的手势，却不知你食指为什么要蜷在掌心，曲作一处！”

柳鹤亭微一沉吟，终于答道：“那亦是我预留的煞手，准备……”

陶纯纯柳眉轻颦，接口问道：“听你说来，那敢是一种指功？但华山秘技‘弹指神通’，少林绝学‘一指禅功’，以及天下各门各派的指上功力，似乎从未听人练在左手，而且蜷在掌心，曲作一处！”

柳鹤亭又自微微一呆，四顾一眼，旁人都已走去，只有那班黑衫黄中汉子，仍在盘膝而坐，似乎有所期待。

而陶纯纯却又道：“我这样问实在不该，设若不愿告诉我，我半分都不会怪你。”缓缓垂下头去，抚弄着自己衣角。

她知道凡是武林中人，最最珍贵之物，便是自己的独得之秘、不传武功，纵然亲如父母兄妹，也未必泄漏，是以陶纯纯才会暗怪自己不该问出此话。

柳鹤亭道：“纯纯，我不只一次对你说，我什么话我都愿意告诉你！难道你还不相信我么？”低叹一声，伸出手掌，似乎要握向陶纯纯的皓腕，但手掌伸出一半，却又垂下，接口道：“我方才曲在掌心那一指，既非‘弹指神通’，亦非‘一指禅功’，但却是家师昔年遍游天下，参研各门各练习指力的方法，去芜存菁，采其优点，集其精粹，苦练而成，这一指之中，包含有武当、长白、峨嵋、天山这四个以‘剑’为主的门派，左掌所捏剑诀中指力的飞灵变幻，也包含有少林、昆仑这两个以拳掌为主门派中指力的雄浑凝重，再加以华山‘弹指神通’的运力之巧，少林‘一指禅功’运力之纯，正是家师平生功力之精粹，方才我那一招两式，主要威力，看来似乎在萧掌之中，其实却是在这一指以内，既可作箫掌之辅，又可作攻敌之主，随机而变，随心而定，但家师常言，此指多用，必遭天忌，是以不可多用。”

陶纯纯突地抬起头来，接口道：“我师傅还没有仙去的时候，曾经对我说过，普天之下，只有三种武功，最最可怕，其中一种，便是昔年‘伴柳先生’的生平绝技，是‘伴柳先生’穷平生精力而成的一种指功，正是功已夺天地造化，力可惊日月鬼神，盈可曳丹虹，会蛟龙，展可贯蚤心，穿鹭目，武林中人不知其名，便称之为‘盘古斧’！但家师又说这‘盘古斧，三字只

能形容这种功夫的威力，而未形容出这种功夫的实际，还不如叫做‘蜗女指’来得恰当些，我当时心里就有些好笑，女人起的名字，总与‘女’字有关……”

话声微顿，嫣然笑问：“你说的可就是此种功夫？”

柳鹤亭微一颔首，肃然道：“伴柳先生，正是家师。”话声方落，人群之中，已起了一阵轻微骚动，要知道“伴柳先生”名倾天下，这班汉子虽然庸俗平凡，却也知道“伴柳先生”的声名武功，听到这少年便是“伴柳先生”的传人，自然难免惊异骚动！

但这阵骚动之声，却似根本未曾听入柳鹤亭耳里，他垂首望着掌中青箫上的斑斑剑痕，心境却又变得十分落寞萧索！

第六章　绝代剑痴

暮云四合，夕阳将落，大地上暮色更加浓重，青箫上的剑痕，也已有些看不甚清，但触手摸来，却仍斑斑可数，柳鹤亭微叹又道：“在那刹那之间，他目光似乎也为之一变，垂地长剑，骤然闪电般挑了起来，但却似因夕阳耀眼，未能立即看出我招中破绽，长剑微一颤动，那时我左掌已抓向他右腕，右手萧业已将点向他右肩，只当他此番轻敌过甚，难逃劫数！”

他又自长叹一声，缓缓接口道：“哪知此人武功之惊人，令人匪夷听思，就在这一刹那中，他目光一瞬，右手长剑，突然转到左掌之内，剑尖一颤，笔直地刺向我萧招之中的破绽，那时我左掌左指纵能伤得了他的右掌右腕，但我右掌右臂，却势必要被他左掌长剑刺中，这其间全无考虑选择的余地，我只得不求伤人，但求自保，左掌变抓为拍，与他右掌相交，我身形也就借着这两掌相拍之力，向后掠去，其中只听叮叮七声微响，直到我纵落地上，这七声微响，似乎还留在我耳中。”

陶纯纯幽幽叹道：“当时我生怕你已受伤落败，心里的着急，我不说你也该知道，直到看清你身上一无伤痕，才算放下心事！”

柳鹤亭苦笑一声，长叹接口道：“我身形虽然站稳，心神却仍未稳，若不是夕阳耀眼，他只怕不等我左掌掌至，便已刺穿我的右肋，若不是我左掌指力不发，变抓为拍，他那一剑，我也无法躲开，但他左掌使剑，仍有那般威力，在我箫上留下七道剑痕，右掌仓猝变招，仍能接我那全身下击的一拍之力，武功实在胜我多多，唉——我看似未落败，其实却早已败在他的剑下，而他明知我取巧侥幸，口中却无半句讥嘲言语，姑且不论其武功，就凭这分胸襟，何尝不又胜我多多！”

语声渐更低沉，面上神色，亦自渐更落寞，突地手腕一扬，掌中青箫，脱手飞出，只听“呛”地一声，笔直击在山石之上，山石片片碎落，青箫亦片片碎落，本自摘在山石中的长剑，被这一震之势，震了下来，落在地上青箫与山石的碎片之上！

众人不禁俱都为之一惊，陶纯纯幽幽长叹一声，轻轻说道：“你说他胸襟磊落，我却说你的胸襟比他更加可人，世上的男子若都像你，当胜即胜，当败即败，武林中哪里还有那么多纷争——”仰首望去，夕阳已完全没于这面山后，她犹豫的面容上，忽又绽开一丝笑容，微笑着道：“我只顾听你说话，竟忘了我们早该走了。”缓缓抬起玉掌，将搭在臂弯处的长衫，轻轻披在柳鹤亭肩上，嫣然又道：“秋夜晚风，最易伤人，你还是快些穿上衣服，我们该走了。”温柔的语言，使得柳鹤亭犹豫的面容，不禁也绽开一丝感激的微笑，一面无言地穿起长衫，一面随着陶纯纯向谷外走去。

夜，终于来了。

盘膝坐在地上的黑衫黄巾汉子们，虽然俱都久经风尘，但今日所见，却仍令他们终身难忘。

他们亲眼看着“灵尸”谷鬼如何被“戚氏兄弟”戏弄嘲笑，亲眼看到巨人“大宝”手舞帐篷，挥退箭雨，亲眼看到他们的两位帮主一人被俘，一人受制，也亲眼看到白衣人突地从天而降，以一身武功，震住谷中诸人，黄破月却乘隙逸去！

此刻，他们又亲眼看到一切惊心动魄的事情，俱已烟消云散。

直到柳鹤亭与陶纯纯两人的身形转出谷外，谷中顿时变得冷清无比。

于是他们各各都突然感到一阵难以描述的寂寞，凄清的寒意，自他们心底升起，竟是他们自闯荡江湖以来，从来未曾经历！

于是他们心里都不禁有了去意，只是帮主黄破月临去之际，却留下叫他们等候的言语，他们虽也不敢违命，一时之间，众人面面相觑，各人心头，都似压有一副千斤重担，压得他们几乎为之窒息。

就在这寂寞、冷清的刹那之间！

四面山头，突地闪过十数条黝黑的人影，双手连扬，抛下数十团黝黑的铁球，铁球落地，“噗”地一声巨响！那十数条黝黑的人影，却又有如鬼魁一般，一闪而没！

黑衫汉子见到铁球落地，不禁心中齐都一愕！

哪知……

转出谷外，柳鹤亭放眼四望，只见山色一片苍茫，眼界顿时为之一宽，心中积郁，也似乎消去不少。陶纯纯素手轻轻搭在他臂弯之上，两人缓缓前行，虽然无言，但彼此心中，似乎都已领会到对方的千百句言语。

山风依依，大地静寂，初升的朦胧星光，朦胧暮色，映着他们一双人影，林间的宿鸟，似乎也忍不住要为他们发出咽瞅地羡慕低语。

他们也不知走了多久，突地——

山深处传来一声惊天动地般地大震，震耳欲聋，两人齐地大惊，耳畔只听一片隆隆之声，夹杂着无数声惨呼，目中只见自己来路山后，突有一片红光闪起。

柳鹤亭面容骤变，喝叱道：“那边谷地之中，必生变故——”不等语声说完，身形已向来路掠去，来时虽慢，去时却快，接连数个纵身，已到山谷入口之处，但这景物佳妙的世外洞天，却已全非方才景象。

惨呼之声渐少渐渺，隆隆之声，却仍不绝于耳。

山石迷漫，烟火冲天，四面山巅，半已倒塌，柳鹤亭呆呆地望着这漫天飞舞的山石烟火，掌心不觉泛起一掌冷汗。

“我若是走迟一步，留在这谷中，此刻哪里还有命在！”

一念至此，更是满头大汗，涔涔而落，突又想起坐在谷中的数十个黄巾汉子，此刻只怕俱都肢断身残，心中不觉更是悲愤填膺，只听身后突地传来一声悠长的叹息，想必陶纯纯心中，比自己还要难受！

他不禁伸手握住她的香肩，只觉她的娇躯，在自己的怀中不住颤抖，他不忍再让她见到这不可收拾的残局，伴着她又自缓缓转身走去！

身后的惨呼声响，终于归为寂静，但他的脚步，却变得无限沉重，他自己也不忍再回头去看一眼，只是在心中暗问自己！

“这是谁下的毒手？这是谁下的毒手？”

再次转出谷外，山色虽仍和方才一样苍茫，大地虽仍和方才一样静寂，但这苍茫与静寂之中，却似平添了无数凄凉之意。

他们没看方才走过的山路，缓缓前行，突地陶纯纯恨声说道：

“乌衣神魔！一定就是那些乌衣神魔！”

柳鹤亭心意数转，思前想后，终于亦自长叹一声，低声说道：

“不错，定是乌衣神魔！”

又是一段静寂的路途，他们身后的山林中，突地悄悄闪出两条白影，闪避着自己的身形，跟在他两人的身后！

陶纯纯柔顺如云，依在柳鹤亭坚实的肩头上，突地仰首悄语，“后面有

人！”

柳鹤亭剑眉微剔，冷“哼”一声，装作不知，缓缓前行，眼看前面便是自己与“戚氏兄弟”相遇的那条山道，夜色朦胧中，山道上似乎还停留着数匹健马，他脚步越来越缓，其实却在留神分辨着自己身后的声息，突地大喝一声：“朋友留步！”掌心一穿，身形突地后掠数丈，眼角一扫，只见两条白影在林中一闪，柳鹤亭转身正待扑去，哪知林中却已缓缓走出两个披着长发的银衫少女，缓缓向他拜倒。

这样一来，却是大出柳鹤亭意料之外，他不知这两个银衫少女为何单独留下，跟踪自己，亦不知自己此刻该如何处置！

只觉一阵淡淡香气，随风飘来，陶纯纯又已掠至他身后轻轻说道：“跟踪我们的，就是她们么？”

柳鹤亭点了点头，干咳一声，低声道：“山野之中，你两个年轻少女怎能独行，还不快些回去！”他想了半天，所说言语，不但没有半分恶意，而且还似颇为关切，陶纯纯“噗哧”一笑，柳鹤亭面颊微红，低声又道：“你两人若再偷偷跟踪我，莫怪……莫怪我再不客气！”

语声一了，转身就走，他生性平和，极难对人动怒，对这两个弱质少女，更是难以说出凶恶的言语，只当自己这一番说话，已足够吓得她两人不敢跟踪。

哪知突听这银衫少女娇喊道：“公子留步！”

柳鹤亭剑眉微皱，停步叱道：“你两人跟踪于我，我一不追究，二不查问，对你等已是极为客气，难道你两人还有什么话要说么？”

转过身去，只见这两个银衫少女跪在地上，对望一眼，突地以袖掩面，轻轻哭泣起未，香肩抽动，似是哭得十分伤心。

秋夜荒山，面对着两个云鬓蓬乱、衣衫不整、哀哀痛哭着的少女，柳鹤亭心中怒既不是，怜又不是，一时之间，竟作声不得！

陶纯纯秋波一转，轻轻瞟了他一眼，婀娜走到她两人身前，道：“你们哭些什么？能不能告诉我？”语气之间，充满怜惜，竟似对这两个无故跟踪自己的少女，颇为关怀！

只见她两人突地抬起头来，流泪满面，抽泣着道：“姑娘救救我们……姑娘救救我们……”一起伏到地上，又自痛哭起来。

啼声婉转，凄楚动人，朦胧夜色，衬着她两人伶仃瘦弱的娇躯，柳鹤亭不禁长长叹息一声，低声又道：“你两人若是有什么困难之事，只管对这位姑娘说出便是！”

陶纯纯娇靥之上，梨窝微现，瞟了柳鹤亭一眼，轻声道：“对了，你两人若是有什么困难的事，只管对这位公子说出好了！”

柳鹤亭呆了一呆，还未完全领略出她言下之意，那两个银衫少女又已一起仰首娇啼着道：“真的么？”

柳鹤亭轩眉道：“你两人若有——”

干咳一声，倏然不语。

陶纯纯眼波一横，接口道：“你两人若被人欺负了，或是遇着了很困难的事，说出来我和这位公子一定帮你解决，绝对不会骗你们的。”

左面的银衫少女，伸袖一拭面上泪痕，俯首仍在轻泣，道：“这件事只要姑娘和公子答应，就能救得枫儿和叶儿一命，否则……”语声未了，两行泪珠，又自涔涔而出，月光映影，山风拂发，伶仃弱女，弱质伶仃，凄楚动

人。

陶纯纯星眸凝睇，柳鹤亭长叹一声，缓缓点了点头，陶纯纯轻轻道：“这位公子已经答应了你……”

右面的银衫少女仍然不住哭泣，一面哀声道：“姑娘若不答应，叶几和枫儿一样还是没命，只望姑娘可怜可怜我们……”

陶纯纯轻轻一声叹息，缓缓说道：“他既然已经答应了你们，难道我还会不答应么，快起来，不要哭了！”

左面少女哭泣虽止，泪痕却仍未干，也轻叩了个头，哀哀道：“我只怕……”

柳鹤亭剑眉微皱，低声道：“只要我等能力所及，自无话说，此事若非我等能力所及——”

左面少女接口道：“叶儿早说过，只要姑娘和公子答应，一定可以做到的。”

右面少女直挺挺地跪在地上，早已不再哭了，目光一会儿乞怜地望向陶纯纯，一会儿乞怜地望向柳鹤亭，轻轻说道：“只要姑娘和公子将枫儿、叶儿收为奴仆，让我跟在身边，便是救了我们，否则——”眼眶一红，又似要哭了起来。

柳鹤亭不禁一愕，心中大奇，却见陶纯纯秋波一转，突地轻笑道：“这件事容易得很，我们既然答应了你，当然不会反悔！”

“叶儿”和“枫儿”破涕一笑，轻快地又一叩头，娇声道：“婢子拜见公子，姑娘！”纤腰微扭，盈盈立起，仍有泪痕的面靥上，各各泛起一丝娇笑。

陶纯纯带笑看她们，半晌，又道：“不过我要问问你们，你们是不是被那两个‘将军’命来跟踪我们的？”

叶儿、枫儿齐都一愕，花容失色，眼波带惊，你望着我，我望着你，不知所措地对望了几眼，却听陶纯纯又道：“可是你们明明知道绝对无法跟踪我们，却又不敢不听从两个‘将军’的命令，想来想去，就想了个这样的绝招来对付我们，知道我们心软，不会不答应你们的，你说是不是？”

叶儿、枫儿两膝一软，倏地又跪了下去，左面的叶儿颤声道：“姑娘兰心慧质，什么事都逃不过姑娘眼里。”

枫儿接道：“我们只请姑娘可怜我们，枫儿和叶儿若不能跟着姑娘一月，无论走到哪里，都会被他们杀死，而且说不定还是悄悄的杀死……”语气未了，香肩抽动，又哭了起来。

柳鹤亭剑眉一轩，心中但觉义愤难当，低声说道：“既是如此，你们跟着我们就是！”转向陶纯纯道：“我倒不信他们能做出什么手段！”

陶纯纯轻轻一笑，嫣然笑道：“你不管说什么，我都听你的。”

柳鹤亭但觉心头一荡，忍不住脱口道：“我不管说什么，你都听我的？”

陶纯纯缓缓垂下头，夜色朦胧中，似乎有两朵红云，自腮边升起，远处传来两声马嘶，她轻声道：“那两匹马，可是留给你们的？”

叶儿、枫儿一起破涕为笑，拧腰立起，齐声应是。

柳鹤亭心中却还在反复咀嚼着那句温柔的言语：“你不管说什么，我都听你的。”

星光之下，两匹健马，驮着四条人影，向沂水绝尘飞去！

沂水城中，万籁俱寂。

向阳的一间客栈中，西面的一座跨院里，仍有一灯荧然。

深夜，经过长途奔驰，面对孤灯独坐的柳鹤亭，却仍无半分睡意，秋风吹动窗纸，簌簌作响，他心中的思潮，亦在反复不已。

这两夜一日的种种遭遇，此刻想来，俱似已离他极远，却又似仍在他眼前，最令他心中难受的，便是谷中的数十个黄巾大汉的惨死。

突地，又想到："若是'戚氏兄弟'仍困于洞中，未曾逃出，岂非亦遭此祸！"一念至此，他心中更是悲愤难过，出神地望着灯花闪动，灯花中似乎又闪出"戚氏兄弟"们喜笑颜开的面容。

他想到那夜深山之中，被他们捉弄的种种事情，心中却丝毫不觉可怒可笑，只觉可伤可痛，他生具至性，凡是以真诚对他之人，他都永铭心中，难以忘怀，长叹一声，自怀中取出那本得自"戚大器"靴中的"秘籍"，望着这本"秘籍"微微起皱的封皮，想到当时的情景，他不觉又落入沉恩中。

良久良久，他翻开第一页，只见上面写着八个歪歪斜斜的字迹："无地奥秘，俱在此中！"

他嘴角不禁泛起一丝笑容——凄惨的笑容，再思及"戚氏兄弟"的一生行事，不知这本"秘籍"之中，究竟写的是什么，忍不住又翻开了第二页，却见上面写着的竟是一行行蝇头小字，字迹虽不整齐，却不知这四个无臂无手的老人，是如何写出来的。

只见上面写道：

"语不惊人，不如不说，鸡不香嫩，不如不吃，人不快活，死了算了！

"香嫩鸡的做法，依法做来，香嫩无穷。

"肥嫩的小母鸡一只，葱一把，姜一块，麻油二汤匙，酱油小半碗，盐巴一大匙……"

后面洋洋数百言，竟都是"香嫩鸡"的做法，柳鹤亭秉烛而观，心中实不知是悲痛，抑或是好笑，暗中叹息一声，再翻一页上写：

"甲乙两人，各有一马，苦于无法分别，极尽心智，苦思多日，得一良策，寻一皮尺，度其长短，才知白马较黑马高有七寸。"

柳鹤亭再也忍不住失声一笑，但笑声之后，却又不禁为之叹息，这兄弟四人，不求名利，与世无争，若然就此惨死，天道岂非大是不公。

又翻了数面，只见上面写的不是食经，便是笑话，只令柳鹤亭有时失笑，有时叹息，忽地翻开一页，上面竟自写道：

"快活八式，功参造化，见者披靡，神鬼难当。"柳鹤亭心中一动："难道这'快活八式'，便是他兄弟制敌伤人的武功？"不禁连忙翻过一页，只见上面写着：

"快活八式：

"第一式：眉飞色舞，第二式：龇牙咧嘴，第三式：乐不可支，第四式：花枝乱颤，第五式：头舞足蹈，第六式：前仰后合，第六式：雀跃三丈，第八式：喜极而涕。"

柳鹤亭见了这"快活八式"的招名，心中当真是又奇又怪，又乐又叹，奇怪的是他再也想不透这些招式，如何能够伤人，乐的是，这兄弟四人，一生玩世，就连自创的武功，也用上这等奇怪名目，叹的却是如此乐天之人，如今生死不知，凶吉难料。

他暗然思忖半晌，便再翻阅看去，却见这"快活八式"，名目虽可笑，妙用却无方，越看越觉得惊人，越看越觉得可笑，这八式之中，全然不用手

掌，却无一式不是伤人制敌，若非一代奇才，纵然苦思一生，也无法创出这八式中的任何一式来。

看到一半，柳鹤亭不禁拍案惊奇，暗中恍然忖道：“那时我伸手捉他肩头，他身形一颤，便自躲开，用的竟是这第三式‘花枝乱颤’，而他与‘灵尸’谷鬼动手时所用的招式，看来定必是第六式‘前仰后合’，原来他兄弟一笑一动，俱都暗含武功上乘心法，我先前却连做梦也未曾想到。”

东方微现曙色，柳鹤亭仍在伏案静读，忽而喜笑颜开地放声大笑，忽地剑眉深皱地掩卷长叹，此本“秘籍”之上，开头几页，写的虽是一些滑稽之事，但越看到了后来，却都是些令人不禁拍案惊奇的武学奥秘，尤其怪的是这些武功秘技，俱都全然不用手掌，件件皆是柳鹤亭前所未闻未见。

最后数页，写的是气功之秘，其运气之妙，竟与天下武林各门各派的武功全然大不相同，柳鹤亭天资绝顶，虽只看了一遍，却已将其中精奥，俱都了然于胸。

鸡啼声起，此起彼落，柳鹤亭手掌微挥，扇灭烛火，缓缓将这本“秘籍”放入怀中，触手之处，突觉一片冰冷，他心念一动，才想起那翠衫少女交给他的黑色玉瓶，此刻仍在怀中。

刹那之间，翠衫少女的婀娜身影，但又自他心底泛起。

随着这身影泛起的，还有许多个不能解释的疑问，而这些疑问之中，最令他每一思及，便觉迷惘的就是。

“那翠衫少女是否真的就是那冷酷残忍的‘石观音’石琪？”

因为这问题的答案，牵涉着陶纯纯的真诚，他缓缓取出这黑色玉瓶，曙色迷惘之中，玉瓶微闪乌光，他暗叹一声，暗自低语：“江苏，虎丘，西门笑鸥？他是谁？是谁？……”浓林密屋中的种种秘密，在他心中，仍是一个无法解开的死结，他缓缓长身而起，推开向阳的窗门，一阵晓风，扑面而来，他深深吸进一口清新而潮湿的空气，但心中思潮，却仍有如夜色般的黝暗。

突地，门外一阵叩门声响，陶纯纯闪身而入，嫣然一笑，道：“早！”眼波转处，瞥见床褥整齐的床铺，柳眉轻颦，又道：“你难道一夜都没有睡么？”

柳鹤亭叹息一声，点了点首。

陶纯纯转眼瞥了他手中玉瓶一眼，轻叹道：“你在想些什么？”

她婀娜的走到他身畔，伸出玉手，按住他肩头，道：“快去歇息一会儿，唉——你难道不知道爱惜自己的身子么？”

朝阳之下，只见她云鬓未整，星眸微晕，面目越发娇艳如花，柳鹤亭但觉一阵震撼心怀的情潮，自心底深处升起，不能自禁地反手捉住她的一双皓腕，垂下头去，又见眼波荡漾，情深如海。

两人目光相对，彼此相望，柳鹤亭头垂得更低，更低……

突地，门外响起一阵咯咯的笑声，房门“砰”地一声，撞了开来，柳鹤亭心头一惊，轩眉叱道：“是谁？”

咯咯笑声之中，只见门外跌跌撞撞、拉拉扯扯地撞入两人来，竟是那“南荒大君”门下的一双银衫少女！

柳鹤亭不禁惊奇交集，只见她两人又笑又闹，你扯住我的头发，我拉着你的衣襟，你打我一掌，我敲你一拳……发丝紊乱，衣襟零落，且从门外一直打入门内，竟连看也不看柳鹤亭与陶纯纯一眼，柳鹤亭的连声叱止，她两人也似没有听见。

两人越闹越凶，闹到桌旁，叶儿一把抓起桌上油灯，劈面向枫儿掷来，枫儿一让，油灯竟笔直地击向柳鹤亭的面门。

柳鹤亭长袖一拂，油灯“砰”地一声，跌出窗外，灯油却点点滴滴，溅满了窗纸，枫儿一把抓起茶壶，却掷到了墙上，残茶四溅，碎片飞激，两人打得不够，竟一来一往地掷起东西来了，柳鹤亭既惊且怒，却又不便伸手去阻拦两个正值豆寇年华的少女，连喝数声，顿足道：“这算什么？她两人莫不是疯了。”转向陶纯纯又道：“纯纯，你且伸手将她两人制住，问个清楚，究竟——”

语声未了，突见两人一起穿窗而出，一个肩上披着毛巾的店伙，手里提着一壶滚茶，方自外走向房中，突见两个银衫少女从窗中飞了出来，又笑又嚷，又打又闹，不禁惊得呆了，“砰”地一声，手中茶壶，跌到地上，壶中滚茶，溅得他一身一腿。

柳鹤亭剑眉一轩，忍不住轻喝一声，闪电般掠出窗外，伸出铁掌，一把拉着叶儿的肩头，沉声喝道：“你疯了么，还不快些停下……”

叶儿口中不住咯咯痴笑，肩头挣来挣去，枫儿突地扬掌一拳，劈面向柳鹤亭打来。

柳鹤亭手腕一翻，闪电般扣住她的脉门。

枫儿用力甩了两甩，却怎会甩得开，笑声一顿，突地坐到地上，大嚷道：“救命，救命，强盗来了，打强盗！”

柳鹤亭心中当真是又惊、又奇、又怒，那店伙几曾见过这般奇事，不禁忘了腿上疼痛，呆立而望，柳鹤亭孤掌难鸣，虽已将这两个形如疯狂的少女一手一个捉在手中，却不知该如何是好！

突地又有一声苍老沉重的叱声，响自房外，沉声叱道：“光天化日之下，欺凌弱女，朋友你这等行径，还算得上是大丈夫么？……”

柳鹤亭无法闪避，只得放开两人，错步拧身，让开这一拳，方待解说，哪知叶儿、枫儿揉了揉肩头、腕际，突又大嚷着向门外奔去，柳鹤亭知道似此情况，她两人万无不出事情之理，方待跟踪追去。

哪知这老人又自大怒叱道：“朋友你难道还不放过她两人么？”呼呼两拳，贯耳击来，柳鹤亭只能闪避，无法还手，这老人拳法不弱，一时之间，他竟脱身不开。

陶纯纯手扶窗门，秋波转动，直到此刻，方自掠出窗外娇喝道：“我到外面去追她们。”

柳鹤亭心神一定，身躯闪动，避开这老人急攻的数拳，口中说道：“老前辈已有误会，可否停手听在下解释。”

哪知这老人全不理会，反而怒叱道：“似你这等轻薄子弟，武功愈高，愈易贻害江湖，老夫今日非要好好教训你一番不可。”长髯拂动时，呼呼又是数拳。

柳鹤亭心中不禁也微微有气，心想这老人偌大年纪，脾气怎地还是这等莽撞，但又知道此人此举全属正义，自己定然不能还手，轻轻闪过数拳，只见这老人拳风虽颇沉厚，但拳法却不甚高明，招式中尤其破绽甚多，在江湖中虽可称高手，但与自己对敌，却还相差颇远。

又打了数招，老人似乎越发激怒，髯发皆张，暴跳如雷，口中连番怒骂，直将柳鹤亭骂成了一个世上最最轻薄无耻的登徒子弟，拳势亦更激烈，生像是恨不得一拳就将柳鹤亭伤在手下。

柳鹤亭心中又气又笑，这老人如此容易被人激怒，岂是与人交手之道，他年纪虽轻，但却深得武家对敌的个中三味，知道心浮气躁，最是犯了此中大忌，又过数招，他身形轻轻一闪，掠后一丈，便已脱开老人拳风之外，方待好言解说，哪知身后突地一缕尖风刺来！

一个娇甜轻脆的口吻说道：“爹爹，将这无耻狂徒，交给燕儿好了。”柳鹤亭脚下微一滑步，陡然翻身，让开一剑，只见一个青巾包头、青衣窄袖的绝色少女，掌中青锋连闪，又自攻来三剑，剑式锋利，剑式狠辣，招招俱刺向自己要害，竟似与自己有着深仇大恨一般。

那老人呼呼喘了两口气，双手叉腰，站到一旁，尤在怒喝：“燕儿，这厮身法甚是滑溜，你只管放开身手招呼他便是。”

青衣少女娇应一声，玉腕一翻，剑锋飞抹，剑招倏然一变，霎眼之间，但见青光漫天，剑气千幻，柳鹤亭心中不禁又为之一愣，他见到那老人武功不高，只当她女儿剑术亦是泛泛，哪知她此刻展开身手，剑式之轻灵幻变，竟是江湖少见。

这念头在他心中一闪而过，而就在他心念转动间，青衣少女剑光霍霍，竟已向他攻来七剑！

这七剑剑式连绵，招中套招，一剑接着一剑，矢如龙翔，矫如凤舞，连刺柳鹤亭双肩、前腕、双肘七处大穴。

柳鹤亭衣袂飘飘，长袖飞舞，虽将这七剑一一躲过，但已不似方才那般从容，再躲数招，只听阵阵痴笑由远而近，似乎在打着圈子，柳鹤亭暗中焦急，知道今日若不还手，当真不知何时该是了局，陶纯纯一去不返，又不知那两个少女是否已斗出祸来。

高冠老人怒目旁观，看了半晌，只见这“登徒子弟”虽然迄今尚未还手，但身法之轻灵曼妙，无与伦比，心中不觉又气又奇，面上也不觉现出惊异之色，目光一转，突地一声大喝：“你们看些什么！”

原来窗门外已聚集了数个早起的旅客，闻见声响，跑来旁观，听到这一声大喝，出门人不愿多惹是非，耸了耸肩膀，都转身走了，青衣少女刹那间一连刺出数十剑，却连对方的衣袂也没有碰到一点，柳鹤亭只当她也将沉不住气，那时自己便要出手将之惊走。

哪知这少女竟与她爹爹大不相同，数十招后剑势突又一变，由轻灵巧快，变为沉厚雄浑，秋波凝睇，正心静气，目注剑尖，左掌屈指，无名指、小指连环相叠而成剑诀，与剑法相辅相生，竟像是一个有着数十年功力的内家剑手，哪里还像是一个年方破瓜的窈窕少女。

剑招一变，情势亦为之一变，柳鹤亭身形步法间，似已微有明象，青衣少女秋波一转，知道对方若再不还手，不出十招，便得败在自己剑下，嘴角不禁升出一丝笑意，哪知就在她心神微一旁骛的刹那之间，突见对方长袖一拂，宛如从云端向自己剑尖拂来般，她脚下立一错步，玉掌疾伸，“唰唰”两剑，一左一右，刺向柳鹤亭的双肩，剑招方出，突觉手腕一麻，掌中长剑“呛”地一声清吟！

她大惊之下，拧腕后掠，秋波转处，却见自己掌中长剑，竟已齐腰折断！

老人本见他爱女已将得胜，突见这轻簿少年，长袖之中，弹出一指，爱女手中长剑，竟自应指一折两断，心念转处，大声喝道：“盘古斧！”

柳鹤亭本自不愿与他父女交手，更不愿露出自己身分来历，是以长袖光拂，手指后弹，意在掩饰，哪知这老人一语便已喝破自己这一招的来历，心

中亦不禁为之一征，只见老人一步掠至身前，沉声道：“伴柳先生是你何人？”
　　柳鹤亭微一沉吟，终于答道：“家师。”
　　锦袍老人浓眉一扬，神情微变，突地连退三步，仰天一声长叹！柳鹤亭心中大奇，不知道这老人叹的什么，却听他已自沉声叹道：“苍天啊苍天！你难道当真无眼？伴柳先生一生行事，正大光明，是何等胸怀坦荡的磊落君子，你为何要教他收下这等不肖子弟？”
　　柳鹤亭暗叹一声，知道这老人对自己误会已深，绝非三言两语可以解释得清，长袖垂处，躬身一揖，朗声说道：“小可自知愚鲁无材，但亦绝非老前辈想象中之登徒子弟，方才之事全出误会——”
　　锦袍老人浓眉一扬，大喝道：“光天化日之下，欺凌弱女，老夫亲眼目睹，你岂还能狡辩！”
　　语声方了，突地一声娇笑，自远而近，一闪而来。
　　柳鹤亭大喜道：“纯纯，她人捉回来了么？”
　　陶纯纯一声娇笑，飘然落下，缓缓道：“亲眼目睹的事，有时也未必正确哩！”
　　锦袍老人呆了一呆，突地仰天狂笑起来。一面狂笑着道：“亲眼目睹之事，还不正确，哈哈——老夫闯荡江湖数十年，至今还没有听过如此言语。”
　　陶纯纯手抚云鬓，娇笑接道：“曹操误踏青苗，微法自判，王莽廉恭下士，天下皆知，若以当时眼见情况，判其善恶，岂非失之千里。”
　　锦袍老人不禁又自一呆！
　　陶纯纯缓缓接道：“三国关公还金赠袍，过五关、斩六将，老前辈当时着也在旁眼见，岂非要说他对曹操不义？吴越西施为家国施媚术，老前辈当时若也在旁眼见，岂非也要说她不忠？昔年滇中大侠嫉恶如仇，遍杀江湖匪寇，鄱阳一役单剑纵横，诛尽两湖淫贼，据闻湖水为之变赤，老前辈若也亲见，难道要说他不仁？还有——还有的事太多了，我说也说不尽，一时眼见，未必属真，老前辈你说是么？”
　　锦袍老人瞠目结舌，木然而立，只觉她这番言语，说得教人无言可对，呆呆地愣了半晌，突地大喝道：“这等事情，哪能与方才之事相比，纵然你舌灿莲花，也难使……”
　　陶纯纯轻轻一点头，双掌一击，院门外走出四个店伙，将那两个银衫少女抬了进来，陶纯纯含笑又道：“这少女两人，形已疯癫，所以我们才会制止她们，为的只是怕她们惹出祸事，伤人害己，难道这又有什么不对么？”
　　锦袍老人浓眉一扬，大步走到那两个似乎已被点中穴道的少女身前，俯首看了半晌，伸手翻了翻她两人的眼角，把了把她两人的脉息，挺胸立起，瞑目沉思半晌，突地又走到柳鹤亭身前，当头一揖，道：“老夫错了！休怪休怪。”
　　柳鹤亭见了这老人的言语举止，知道此人定是个胸情坦荡、直心热肠的性情中人，方待还礼谦谢，哪知这老人一揖之后，转身就走，竟笔直地走向自己所赁的厅堂，回首喝道：“将她两人快些抬入，老夫还要仔细看看。”
　　柳鹤亭、陶纯纯对望一跟，互相一笑，并肩走入。
　　那青衣少女本自手持断剑，呆呆地发愣，此刻突地掠至柳鹤亭身侧，朝他肩头一拍，柳鹤亭愕然转身，心中大奇，却听她已说道：“方才我那一剑，若不用‘左右分花’反而‘倒踩七星’绕到你身右，然后再用‘抽撤连环’刺你肋下三寸处的‘天灵’大穴，你势必要先求自保，我掌中之剑，就不会

被你折断了吧！”

柳鹤亭本在奇怪这女子为何要拍自己的肩膀，见她那番言语，方知她方才输得甚不心服，微微一笑，缓缓道：“我用的是左指！”

青衣少女倏然垂下手掌，目光中闪过一丝失望之色，但瞬即又说道：“那么我就用‘缩尺成寸’的身法，一闪到你身左，剑身随势削你的右足，你若闪身掠开，我就反手刺你足心‘涌泉’，你若转身后避，我就抖手刺出一招‘七月飞花’，剑尖三点，分点你左肋‘膺窗’、‘乳根’、‘期门’三处大穴。”

柳鹤亭微微皱眉，暗道一声：“这女子剑招怎地如此狠辣。”口中却毫不犹豫地说道：“我既不纵身，亦不后退，你脚下方动，我右手两指就先去点你右腕的脉门，左肘撞你脐上‘分水’，你纵能躲开这两指，但你手中之剑，就仍要被我折为两断！”

青衣少女呆了一呆，轻叹道：“你的右手呢？”

柳鹤亭微微一笑，道：“我还需用右手么？”转身走入大厅，走了两步，忍不住回首望去。

只见这少女木然呆立，俯首垂目，朝阳之下，只见她眼帘之中，竟已垂落两滴晶莹的泪水，心中突地大为不忍，停下脚步，正待安慰她两句，又听她幽幽一叹，缓缓像是自言自语般低声说道：“我什么都不学，什么都不想，一心一意地专练剑法，哪知我苦练了十年的剑法，到了人家面前，竟有如儿戏。”双手一垂，手中断剑，“铛”地落下。

柳鹤亭恍然忖道：“难怪她剑法这般精纯，原来是此缘故。”转念又忖道：“她苦练多年的剑法，如此轻易地败在我手下，心里自然难受。”一念至此，忍不住悦声道：“姑娘不必伤心，若以剑法而论，以在下所见，在武林中已是极少敌手了。”

青衣少女垂首沉思半晌，突地抬起头来，嘴角微泛笑容，口中说道：“对了，你虽然胜了我，却不是用剑法胜的，”纤腰突地一扭，又自掠到柳鹤亭身侧，一把捉住柳鹤亭的手掌，娇声道：“你老实告诉我，在你眼中所见的人物中，有没有剑法高过我的？”

柳鹤亭手掌被她捉在手里，心中既觉不安，又觉好笑，暗中笑道：“原来这少女是个剑痴，除剑之外，丝毫不懂世事！”虽想安慰于她，却又不会对人说出欺骗的言语，沉吟许久，终于苦叹一声，缓缓道：“不瞒姑娘说，昨日小可见到一人，一剑便将小可击败，若以剑法而论，此人实在胜过姑娘一筹，但姑娘年纪还轻，来日成就，不可限量——”

青衣绝色少女柳眉一扬，接口道：“他一剑就击败了你？真的？”

柳鹤亭长叹颔首道：“真的！”

青衣少女怔了一怔，眼帘一垂，轻轻放下柳鹤亭的手掌，缓缓走到她爹爹身侧，喊道：“爹爹……”语声未了，泪光闪动，又有两滴泪水，夺眶而出，顺腮流下。

锦袍老人半躬身躯，犹在俯身查看那两个已被人放在椅上的银杉少女，一会儿附耳侧听她们心跳的声音，一会儿扳开她们的手掌，突又铁掌一托一捏，捏住她们的下巴，伸手从怀中取出一方小小银盒，将她们的唾沫刮在盒中，对她爱女所有的言语动作，竟全然不闻不见。

柳鹤亭凝注这父女两人，心道：“有其父必有其女，这父女两人的心性，当真是一模一样，怪得可爱，心下不觉又是感叹，又是好笑。

侧目一望，陶纯纯一双秋波，正在瞬也不瞬地望着自己，不觉伸手指了指这父女两人的背影，失声笑道：“你看他们……”突又觉得不应在背后论人长短，倏然住口，缩回手掌，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唇边颔下，这才知道自己这两日未曾梳洗，颔下微髭，已有一分长了。

却见陶纯纯突地悄悄踱到他身侧，低语道：“香么？”

柳鹤亭怔了怔，方自领悟到她言中之意，因爱生妒，无情不嫉，少女娇嗔，最是动心，他不觉忘情地捉住陶纯纯的柔荑，举到鼻端，笑道：“香的！香的！”

哪知陶纯纯突地冷“哼”一声，反手甩开了他的手掌，转身走入厅侧套房，再也不望他一眼。

柳鹤亭不禁又自一怔，暗叹道：“她心眼怎地如此窄小！”转念又忖道：“她若是对我无情，想必便不会如此，她既然对我有情，我只应感激，怎能怪她。”

一时之间，他心里反反复复，都是这简简单单的两句活，“无情便不如此，有情不该怪她……”长叹一声，亦欲跟她一同进去，哪知锦袍老人突地直起腰来沉声一叹，摇头道：“好厉害，好厉害！”

柳鹤亭脚步一顿，愕然道：“厉害什么？什么厉害？”

锦袍老人伸手向椅上的银衫少女一指，沉声问道：“这两个女子你是在何处见着的？”

柳鹤亭皱眉道：“她两人与在下由沂山一路同来，不知怎地突然癫狂起来——”

锦袍老人目光一凛，厉声接道：“她两人与你一路同来，昨夜身中奇毒，你怎会不知？莫非她两人身中之毒，就是你施放的么？”

柳鹤亭剑眉一扬，变色道：“身中奇毒？昨夜中毒？老前辈，此话怎讲？难道她两人之所以癫狂，非出自然，而是被别人以药物所迷？并且是在昨夜？”

锦袍老人目光紧紧盯在柳鹤亭面上，像是要看出他言语的真诚，凝目半晌，方自缓缓道：“她两人不但身中奇毒，而且所中之毒，世罕其匹，竟能将人之本性，完全迷灭，所幸她两人发作之时，有人在侧制止，否则若是任她在乱山乱野之间，狂奔狂走数日，或是将之闭于密室，苦苦折磨数日，待其药力消过，这两人便从此本性迷失，良知泯灭，还不知要做出什么事来！”

柳鹤亭变色倾听，只听得心头发颤，寒意顿生，木然良久，垂首低语道：“昨夜中毒？在下怎的丝毫不知？丝毫不知……”突地抬头道：“老前辈既知药性，可有解方？”

锦袍老人苦叹一声道：“老夫昔年，浪游天下，对天下所有迷药、毒药均曾涉猎，自信对于解毒一方，尚有几分把握，但此种药物，却是老夫生平未见！”

柳鹤亭怔了半晌，“噗”地坐到椅上，心中惊骇交集，缓缓道：“此毒虽然可怕，但下毒之人却更为可怕，这女子两人昨夜就住在我卧房之旁，我尚且一夜未眠，但她两人何时中毒，我竟然半点也不知道，难道……”目光四扫一眼：“难道这店家……”

锦袍老人接口道：“此种毒药，天下罕睹，使是昔年‘武天媚’所使迷魂之药，只怕也没有此药这般厉害，店家焉有此物……”语声一顿，突地瞥见她爱女面上的泪珠，似乎为之一怔，诧然道：“燕儿，你哭些什么？”

青衣少女伸手一拭泪痕，依依道：“爹爹，我剑法……我剑法……”索性伏到桌上放声痛哭起来。

锦袍老人浓眉深皱，伸手轻抚她爱女的秀发，黯然说道：“燕儿，你是伤心你剑法不如人么？”

青衣少女伏在桌上，抽泣着点了点头，锦袍老人苦叹一声，缓缓又道：“要做到剑法无敌，谈何容易，古往今来，又有几人敢称剑法天下第一？你伤心什么？只要肯再下功夫，还怕不能胜过别人么？”

柳鹤亭心中虽然疑云重重，紊乱不堪，但见了这种情况，忍不往为之叹息一声，插口说道：“方才在下亦曾以言语劝过令媛，但——”

锦袍老人苦叹接口道：“老弟你有所不知，这孩子对剑法如此痴迷，实在要怪在老夫身上。”缓缓抬起头来，目光远远投向院外，长叹又道：

“昔年老夫自诩聪明绝顶，对世间任何新奇之事，都要去学它一学，看它一看，数十年来，老夫的确也学了不少，看了不少，但世间学问浩如沧海，无穷无尽，人之智力却有如沧海一粟，到底有限，老夫旁骛杂学太多，对武功一道，不免无暇顾及，与人动手，总是吃亏的多，江湖中人竟送我‘常败高手’四字，作我之号。”

语声微顿，目光之中，突地露出愤恨怨毒之色，切齿又道：“不说别人，便是家兄，也常冷言讥嘲于我，说我是‘学比管乐——不如！誉满武林——常败！红杏才华——可笑！青云意气——嫌高！’我心中气愤杂填，却又无法可想，纵想再下苦功，但年华老去，青春不再，我再下苦功，亦是徒然！”

柳鹤亭目光望去，只见他双拳紧握，切齿怒目，想到他一生所遇，心头不禁一惊，暗叹忖道：

“听他言语，想必他幼年定必有神童之称，是以由骄矜不免生出浮躁，是以好高骛远，哪知到头来却是博而不精，一事无成，只是悔之已晚，如此说来，纵是心比天高，若无恒毅之力，又有何用！”

一念及此，不禁对自己今后行事，生出警戒。

只见这锦袍老人忽又缓缓垂下目光，放松手掌，沉声叹道：“老夫晚来，追忆往昔自多感慨，见到小女幼时生性，竟也和老夫童稚时一样，老夫以己为鉴，自不愿她再蹈我这覆辙，是以自幼便令她屏弃杂学，专攻剑术，甚至连女红闺事，都不准她去学，哪知过犹不及，她沉迷剑术竟然一痴至此！”

柳鹤亭听到这里，暗叹忖道：“原来这少女之所以成为剑痴，竟有是这般原因。”抬目望处，只见这老人手捋长髯，垂首无语，方才的豪情胜慨，此刻俱已不见，青衫少女伏案轻位，白发红颜，各自黯然，相映之下，更见清凄！

一时之间，柳鹤亭只觉自己似乎也随之感染，心中一团闷气，无法排遣……

哪知锦袍老人默然半晌，突又仰天长笑起来，朗声笑道：

“西门鸥呀西门鸥！你一生自命，别无所长，只有‘豪’之一字，可称不败，怎的今日也学起这般儿女之态来了。”大步奔至厅前，朗声喊道：“店伙，酒来！”

“西门鸥”三字一经入耳，柳鹤亭心头不禁为之一震，突地长身而起，一步掠至厅门，脱口道：“西门鸥三字，可就是老前辈的台甫？”

锦袍老人朗声笑道：“不错，‘常败国手’西门鸥便是老夫。”

柳鹤亭微一沉吟，道：“有一西门笑鸥，不知和老前辈有无渊源？”

西门鸥霍然转过身来，目中光彩闪动，凝注在柳鹤亭身上，缓缓说道：“西门笑鸥四字，便是家兄替他儿子取的名字。”突又仰天笑道：“所谓‘笑鸥’者，自然就是‘笑西门鸥’也，他自己笑我尚嫌不够，更要叫他的儿子也一起来笑我，西门鸥呀西门鸥！你当真如此可笑么？”话声渐弱，语气也渐渐沉痛，突地大喝一声：“酒来，酒来！”心中的万千积郁，似乎都想借酒扫出。

柳鹤亭茫然站在一旁，不知该如何安慰于他，口中讷讷连声，一字难吐，心中却在暗自思忖：“原来西门笑鸥便是此人之侄，看来这西门一姓，竟是个武林世家！”他初入江湖，竟未听过“虎丘双飞，姑苏双雄，东方西门，威镇关中”这四句流传江湖的俗谚，更不知道这句俗谚中所说的“西门”二字，便说的是苏州虎丘，飞鹤山庄，也就说的是西门鸥之一族！

但柳鹤亭却已知道，这西门鸥与他兄长之间，定必甚是不睦，是以他也无法将查问“西门笑鸥”之事，问将出口，只见那青衫窄袖的绝色少女，盈盈站了起来，款款走到她爹爹身侧，手拭痛泪，轻轻说道：“爹爹，大伯对你表面看来虽然不好，但其实还是关心你的……”

西门鸥浓眉一扬，瞪目叱道：“你懂得什么？”长叹一声，敛眉垂目，轻轻一抚他爱女香肩，目光中突地满现慈祥之意，和声悦色，接口又道：“孩子，你懂得什么……”

这两句“懂得什么”言词虽然完全一样，语气却是不相同，一时之间柳鹤亭但觉熙熙父爱，充满房中，想到自己的身世，不禁悲从中来，不能自己，暗叹一声，走到院外，朗声喝道：“酒来，酒来……”

此刻朝阳虽升，仍在东方，秋日晴空，一碧万里。

直至日影西移，暮蔼夕阳，自碎花窗间投入一片散细花影，柳鹤亭、西门鸥，这一老一少、满怀愁绪的武林豪客，还仍在这片细碎光影中，相对而斟，虽无钓诗之心，却有扫愁之意，哪知愁未扫去，却又将一番新愁兜上心头。

细花的窗棂下，木然凝坐着的青衫少女，柳眉微颦，香腮轻托，一双秋波，像是在凝注着自己的一对纤纤弓足，又似乎已落入无边无际的一片冥思，她目光是深邃而美丽的，但却远不如陶纯纯的灵幻而多姿，陶纯纯的眼波中，可以流露出一千种表情，却让你永远无法从她眼睛的表情中测知她的心事，而这青衫少女的秋波虽然不变，却又永远笼罩着一重似轻似浓、似幽似怨的薄雾，于是这层薄雾便也就将她心底的思潮一起掩住。

里面的厢房，门户紧闭，陶纯纯在里面做些什么，谁也不知道，柳鹤亭不止一次想开开这扇紧闭着的门户，他站起身，又坐下去，只是又加满了自己杯中的酒，仰首一饮而尽。

于是他开始发觉，“酒”真是一种奇妙的东西，它在勾起你的万千愁思之后，却偏偏又能使你将这万千愁思一起忘去。

他不知自己是否醉了，只知自己心中，已升起了一种飘忽、多彩、轻柔而美妙的云雾，他的心，便也在这层云雾中飘飘升起，世上的每一种事，在这刹那间，都变得离他十分遥远。所以他更尽一杯酒，他想要这层云雾更飘忽，更多彩，更美妙，他想要世上的每一件事，离他更远。

西门鸥捋须把盏，纵谈着天下名山，武林胜事，英雄虽已老去，豪情却仍不减，但盛筵虽欢，终有尽时，店家送上酒来，倒退着退出厅门，黄昏的灯光，映在那两个已被点中穴道的银衫少女苍白的面靥上，西门鸥突地一皱

浓眉，沉声道：“数十年来，经过老夫眼底之事之物，尚无一件能令老夫束手无策、不知来历，柳老弟，你若放心得过，便将这少女二人，交与老夫，百日之后，老夫再至此间与你相晤，那时老夫定可将此二人身中何毒、该怎样解救，告诉于你。”

柳鹤亭皱眉沉吟半晌，忽地扬眉一笑道：“但凭前辈之意。”

西门鸥捋须长笑道：“老夫一生，敬的是光明磊落的丈夫，爱的是绝世聪明的奇才，愚蠢卑鄙之人，便是在老夫面前跪上三天三夜，老夫也不屑与他谈一言半语，但柳老弟，今日你我萍水相交，便已倾心如故，老夫有一言相劝……”

青衫少女忽地站起身来，走到柳鹤亭身前，轻轻说道：“方才你说的那个剑法极高的人，你可知道他现在何处？”

她说起话来，总是这般突兀，既不管别人在做什么，也不管别人在说什么，只要自己心里想说，便毫不考虑地说出，道德规范，人情世故，她一概不懂，亦似根本未放在她眼中。

柳鹤亭扬眉笑道：“姑娘莫非是要找他么？”

青衫少女秋波凝注着柳鹤亭手中的一杯色泛青碧的烈酒，既不说“是”，亦不说“否”。

柳鹤亭哈哈一笑，道：“那白衣人我虽不知他此刻身在何处，但似他这般人物，处于世上，当真有如椎藏囊中，纵想隐藏自己行踪，亦是大不可能，姑娘你着想寻找于他，只怕再也容易不过了。”

西门鸥“哼”了一声，推杯而起，瞪了他爱女两眼，忽地转身道：“酒已尽欢，老夫该走了。”大步走去，抱起银衫少女的娇躯，放到仍在呆呆瞑想着的青衫少女手中，又转身抱起另一银衫少女，走出厅外，忽又驻足回身，朗声说道：“柳老弟，老夫生平唯有一自豪之处，你可知道是什么？”

柳鹤亭手扶桌沿，踉跄立起，捋手道：“酒未饮完，你怎他说要走了。”忽地朗声大笑：“我生平唯一不善之处，便是不会猜人家心事，你心里想什么，我是万万猜不着的。”

醉意酩酊，语气酩酊。

西门鸥轩眉笑道：“数十年来，西门世家，高手辈出，我却是最低的低手，生而不能为第一高手，但能为第一低手，老夫亦算不虚此生了。”仰天长笑，转身而去。

柳鹤亭呆了一呆，脚下一个踉跄，冲出数步，忽地大笑道：“高极，高极，妙极，妙极，西门兄，西门前辈，就凭你这句话，小弟就要和你干一杯……西门兄，你到哪里去了？……西门前辈，你到哪里去了……”脚下一软，斜去数尺，“噗”地坐到椅上。

一阵风吹过，世上万物，在他眼中都变成一片混沌，又是一阵风吹过，就连这片混沌，也开始旋转起来。

他鼻端似早闻得一丝淡淡的香气，他耳畔似乎听到一声软微的娇嗔，他眼前也似乎见到一条窈窕的人影……

香气、娇嗔、人影——人影、娇嗔、香气——娇嗔、人影、香气——人香、影娇、气嗔、——人嗔、娇香、气影——香影、人嗔、气娇……

混乱，迷失！

混乱的迷失，迷失的混乱！

中夜！

万籁无声，月明星繁，远处一点闪烁的灯火，闪烁着发出微光，似乎在妄想与星月争明，近处，却传出一声叹息！轻微，但却悠长的叹息，瞬眼便在秋夜的晚风中消散无影。

于是万籁又复无声，月仍明，星仍繁，远处的灯光，也依然闪烁，只是谁也不知道这一声已似消散了的叹息，在世上究竟留下了多少余韵。

于是残月西沉，繁星渐落，大地上又开始有了声音，世人的变幻虽多，世事的变幻虽奇，但是大地上的晨昏交替，日升月落，却有着亘古不变的规律。

第二天，西跨院中几乎仍然没有任何声音，跨院的厅门，有如少女含羞的眼帘般深深紧闭，直到黄昏——

又是黄昏。

陶纯纯垂眉敛目，缓缓走出店门，缓缓坐上了店家早已为她配好了鞍辔的健马，玉手轻抬，丝鞭微扬，她竟在暮色苍茫中踏上征途。

柳鹤亭低头垂手，跟在身后，无言地挥动着掌中的丝鞭，鞭梢划风，飒飒作响，但却划不开郁积在他心头的愧疚。

两匹马一前一后，缓跑而行，片刻之间，便已将沂水城郭，抛在马后，新月再升，繁星又起，陶纯纯回转头来，轻唤：“喂——”

柳鹤亭抬起头来，扬鞭赶到她身侧，痴痴地望着她，却说不出后来，寂静的秋夜对他们说来，空气中仿佛有一种无声的音乐。

陶纯纯秋波一转，纤细柔美的手指，轻抚着鬓边风鬟，低语道：“你……”眼帘一垂，轻哼檀唇，却竟又倏然住口。

这一声“喂”，这一声“你”，简简单单的两个字里，包含着的究竟有多少复杂的情意，除了柳鹤亭，谁也无法会意得到。

他茫然地把玩着自己腰间的丝绦，忽又伸出手去，抚弄马项间的柔鬃，垂首道：“我……我……今夜的月光，似乎比昨夜……”

“昨夜……”陶纯纯忽地一扬丝鞭，策马向前奔去，柳鹤亭呆呆地望着她纤弱窈窕的身影，目光中又是爱怜，又是难受。

寂静的道路边，明月清辉，投下一幢屋影，滴水的飞檐，在月光下有如一只振翼欲起的飞鹰，蔓草凄清，阴阶砌玉，秋虫相语，秋月自明，相语的虫声中，自明的秋月下，凄清的蔓草间，是一条曲折的石径，通向这荒祠的阴阶。

陶纯纯微拧纤腰，霍然下马，身形一顿，缓缓走入了这不知供奉着何方神祇的荒祠，秋月，拖长了她窈窕的身形，使得这绝色的红颜，与这凄清的景象，相映成一幅动人心弦的图画。

柳鹤亭呆望着她，蜘蹰在这曲折的石径上，他的思潮，此刻正有如径畔的蔓草一样紊乱，终于，他也下了马，朦胧的夜色中，陶纯纯背向着他，跪在低垂着的神幔前。

她抬起手，解开发结，让如云的秀发披下双肩，然后，虔诚地默祷着上天的神明，许久，许久，她甚至连发梢都未曾移动一下。

柳鹤亭木立呆望，直觉有一种难言的窒息，自心底升起，荒祠是残败的，低垂的神幔内，也不知供奉着的是什么神祇，但是他却觉得此时此刻，这残败的荒祠中，似乎有一种难言的圣洁，他开始领略到神话的力量。这种亘古以来便在人心中生了根的力量，几乎也要使他忍不住在积满灰尘的地上跪下来，为去日忏悔，为来日默祷。

心情激荡中，他突地觉得顶上微凉，仿佛粱上有积水落下。

他不经意地拭去了，只见陶纯纯双手合十，喃喃默祷：“但愿他一生平安，事事如意，逢凶化吉，遇难呈祥，小女子受苦受难，都无所谓。”

平凡的语声，庸俗的祷词，但出自陶纯纯口中，听在柳鹤亭耳里，一时之间，他只觉心情激荡，热血上涌，又有几滴积水滴在他身上，他也顾不得拭去，大步奔前，跪到陶纯纯身前，恭恭敬敬叩了三个头，大声祷道：“柳鹤亭刀斧加身，受苦受难，却无所谓，只要她一生如意，青春常驻，柳鹤亭纵然变为犬马，也是心甘情愿。”

陶纯纯回过头，轻轻说道：“你在对谁说话呀！”

柳鹤亭呆了一呆，期艾着道：“我在向神明默祷……”

陶纯纯幽幽轻叹一声，缓缓道：“那么你说话的声音又何必这么大，难道你怕神明听不见么？”

柳鹤亭又自呆了一呆，只见她回转头，默祷着低声又道：“小女子一心一意，全都为他，只要他过得快活，小女子什么都无所谓，纵然……纵然叫小女子立时离开他，也……也……”螓首一垂，玉手捧面，下面的话，竟是再也无法说出。

柳鹤亭只觉又是一股热血，自心底涌起，再也顾不得别的，大声又道：“柳鹤亭一生一世，再也不会和她分开，纵然刀斧加身，利刃当头，也不愿离开她一步半步，有违誓言，天诛地灭。”

话声方了，只听一个颤抖、轻微、激动、娇柔的声音，在耳畔轻轻说道：“你真的有这个心……唉，只要你有此心，我……我什么都不在乎了。”

柳鹤亭倏然转身，忘情地捉着她的手掌，黑暗之中，两人手掌相握，声心相闻，几不知是何时，更忘此是何地。

一只蜘蛛，自梁间承丝落下，落在他们身侧，一阵秋风，卷起了地上的尘埃，蜘蛛缓缓升上，梁间却又落下几滴积水！

陶纯纯幽幽长叹一声，垂首道：“你师傅……唉，你千万不要为我为难，只要你活得快活，我随便怎样都没有关系。”

柳鹤亭没有回答，黑暗中只有沉重的叹息，又是良久，他忽然长身而起，轻轻托住陶纯纯的纤腰，轻轻将她扶起，轻轻道：“无论如何，我总……”

陶纯纯接口叹道：“你心里的意思，不说我也知道——唉，现在是什么时候了？快要二更了吧？这里清静得很，我们为什么不多待一会。”

柳鹤亭一手环抱着她的香肩，俯首道：“我总觉得此间像是有种阴森之意，而且梁间又似积有雨水——”语声未了，又是一滴积水落下，滑过他耳畔，落在他肩上，他反手去拭，口中突地惊“咦”一声，只觉掌心又温又黏！

陶纯纯柳眉微扬，诧问：“什么事？”

柳鹤亭心中疑云大起，一步掠出祠外，伸开手掌，俯首一看——

月光之下，但见满掌俱是血迹！

秋风冷月，蔓草秋虫，这阴暗、凄清的荒祠中，梁间怎会有鲜血滴下！

微风拂衣，柳鹤亭但觉一阵寒意，自心底升起，伸手一摸，怀中火折子早已失去，停在道边的两匹健马，见到主人出来，仰首一阵长嘶！

嘶声未绝！

突有一道灯光，自远而近，划空而来，柳鹤亭拧腰错步，大喝一声：“是谁？”

灯光一闪面灭，四下荒林蔓草，飒飒因风作响，柳鹤亭倒退三步，沉声

道："纯纯，出来！"

语声方落，突地又有一道灯光，自荒林中冲天而起，划破黝黑的夜色，连闪两闪，倏然而灭。

刹那之间，但听四下人声突起，衣袂带风之声，自远而近，此起彼落，接连而来，柳鹤亭反手拉起陶纯纯的手腕，目光如电，四顾一眼，夜色之中，但见人影幢幢，有如鬼魅一般，四下扑来！

"唰"地，一条人影掠上荒祠屋脊，"唰"地！又是一条人影，落入荒林树后，道旁的两匹健马，不住昂首长嘶，终于奔了出去，奔了不到几步，突地前蹄一扬，"唏律"又是一声令人心悸的嘶喊，后蹄连踢数蹄，"噗"的一声，双双倒到地上！

柳鹤亭剑眉一轩，朗声大喝："朋友是谁？躲在暗处，暗算言牲，算得了什么好汉！"

四下荒林，寂然无声，祠堂屋脊，却突地响起一声低叱："照："

霎时间，数十道孔明灯光，自四下荒林中一起射出，一起射到柳鹤亭身上，陶纯纯附耳道："小心他们暗算！"

柳鹤亭"哼"一声，昂然挺胸，双臂一张，朗声喝道："阁下这般做法，是何居心，但请言明，否则——"屋脊上突地传下一阵朗声大笑，柳鹤亭剑眉一轩，转身望去，只见星月之下，屋脊之上，双腰叉立，站立着一个银发银髯、精神矍铄、一身灰布劲装的威猛老人，他身材本极高大，自下望上，更觉得身材魁梧，有如神人。

这一阵笑声有如铜杵击钟，巨锤敲鼓，直震得柳鹤亭耳畔嗡嗡作响，四下的孔明灯火，自远而近，向他围了过来，灯光之后，各有一条手持利刃的人影，骤眼望去，也不知究竟有多少人。

大笑声中，只听这老人朗声说道：

"数十里奔波，这番看你再往哪里逃走！"一捋长髯，笑声突顿，大喝道："还不束手就缚，难道还要等老夫动手么？"

柳鹤亭暗叹一声，知道此刻又卷入一场是非之中，沉吟半晌，方待答话，只听祠堂中突地发出两声惊呼，有人惊呼道："边老爷子，夏二姐、梅三弟、梅四弟，都……都……都……"

此人一连说了三个"都"字，还未说出下文，人群中已大喝着奔出一个虬髯大汉，接连两个起落，奔入荒祠，接着一声惊天动地般的大喊，虬髯大汉又自翻身掠出，口中大骂："直娘贼，俺跟你拼了！"劈面一拳，向柳鹤亭打来，拳风虎虎，声威颇为惊人。

威猛老者两道尽已变白的浓眉微微一剔，沉声叱道："三思，不要莽撞，难道他今日还逃得了么？"语声未了，虬髯大汉拳势如风，已自连环击出七拳，却无一拳沾着柳鹤亭的衣袂，四下人影，发出数声惊呼，向前围得更近，数十道孔明灯光，将祠堂前的一方空地，映得亮如白昼，但灯光后的人影，却反而更看不清。

柳鹤亭虽然暗恼这般人的不分皂白，如此莽撞，却也不愿无故伤人，连避七拳，并不还手，那汉子见他身形并未如何闪避，自己全力击出的七招，却连人家衣袂都未沾着，拳势顿住，仿佛呆了一呆，突又大喝一声，和身扑上，果真是一副拼命模样。

威猛老人居高临下，看得清清楚楚，浓眉一皱，叱道："住手！"

虬髯大汉再击三拳，霍然住手，紧咬牙关，吸进一口长气，突地转身大

喝道：“师傅，师傅……蓉儿已经死了，被人害死了。”双手掩面，大哭起来，他满面虬髯，身材魁伟，这一哭将起来，却哭得有如婴儿，双肩抽动，伤心已极，显见得内心极是悲痛。

威猛老人手捋银髯，猛一跺足，只听格格之声，屋上脊瓦，竟被他踩得片片碎落，柳鹤亭剑眉深皱，抱拳说道：“阁下——”他下面话还未出口，威猛老人已大喝一声，“唰”地落下，荒祠中垂首走出两个人来，目光狠狠望了柳鹤亭两眼，口音直直地道：“夏二姐、梅三弟他们，身受七处刀伤，还被这厮缚在梁上——”

威猛老人大喝一声：“知道了！”双臂微张，双拳紧握，一步一步走到柳鹤亭身前，从上到下，自下到上，狠狠看了柳鹤亭几眼，冷笑一声，道：“看你乳臭未干，想不到竟是如此心狠手辣，这些人与你究竟有何冤仇，你倒说给老夫听听？”双掌一张，双手骨节，格格作响！

柳鹤亭暗叹一声，想到昨日清晨遇到西门鸥，与这老人当真俱是姜桂之性，老而弥辣，火气竟比年轻小子还旺几分，口口声声的别人不要莽撞，自己却不分青红皂白，加人之罪，又想到自己数日以来，接二连三地被人误会，一时之间，心中亦不知是气？是笑？是怒？口中却只得平心静气地说道："“在下无意行至此间，实不知此间究竟发生何事，与阁下更是素昧平生，阁下所说的话，我实在一句也听不懂！”

威猛老人目光一凛，突地仰天冷笑道：“好极好极，想不到你这黄口小儿，也敢在老夫面前乱耍花枪，你身上血迹未干，手上血腥仍在，岂是胡口乱语可以推挡得掉，临沂城连伤七命，再加上这里的三条冤魂，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小子，你就与老夫拿命来吧！”

虬髯大汉一跃而起，紧握双拳，身躯前仰，生像是恨不得自己师傅一拳就能将此人打得大喝一声、口喷鲜血而死。

周围数十道目光，亦自各个满含怨毒之色，注目在柳鹤亭身上，灯光虽仍明亮如昼，但却衬得圈外的荒林夜色，更加凄清寒冷。

陶纯纯突地“噗哧”一笑，秋波轻轻一转，娇笑着道：“边老爷子，你身体近来可好？”

威猛老人呆了一呆，只见面前这少女秋波似水，娇靥如花，笑容之中，满是纯真关切之意，心中虽不愿回答，口中却干咳一声道：“老夫身体素来硬朗得很！”

陶纯纯口中“噢”了一声，娇笑又道：“您府上的男男女女、大大小小，近来也还都好吗？”

威猛老人不禁又自一呆，呆了半晌，不由自主地点头又道：“他们都还好，多谢——”他本想说：“多谢你关心。”说了多谢两字，突又觉得甚是不妥，话声倏然而住，众人面面相觑，都不知这少女问话之意，就连柳鹤亭，心中亦自大惑不解。

只听陶纯纯突地幽幽叹道：“那倒奇怪了！”

说了一句，半晌再无下文，威猛老人浓眉一皱，忍不住问道：“奇怪什么？”

陶纯纯轻轻抬起手掌，挡住自己的一双眼波，轻叹又道：“好亮的灯光，照得人难过死了。”

威猛老人环顾一眼，缓缓放开手掌，突地挥掌道：“要这么亮的灯光作什么？难道老夫是瞎子么，还不快熄去几盏。”

柳鹤亭心中暗笑，暗道：“ 这老者虽然满头白发，却仍童心未泯。 ”

只见老人喝声一落，四下灯光，立即熄去一半，这才看出月下人影，俱是一色劲装，人人如临大敌，过了一会，陶纯纯仍然手托香腮，默然无言，威猛老人干咳一声，继又问道：“ 你奇怪什么？ ”

陶纯纯缓缓走到他面前，缓缓瞧了他几眼，目光之中，满是关切之意，纵是心如铁石之人，见了这般纯真娇柔少女的如此之态，亦不禁要为之神移心动，何况这老人外貌看来威风凛凛，言语听来有如钢铁，其实心中却是柔软仁慈，若非如此，此时此刻怎会还有心情与一少女絮絮言语。

第七章　幔中傀儡

柳鹤亭心中甚感奇怪，这威猛老人子女被害，原对自己误会甚深，怎的此刻还有心情和陶纯纯絮絮不休呢？正思忖间，只听陶纯纯突又一声幽幽长叹，手抚云鬓，缓缓说道：“我奇怪的是你老人家身体健朗，家宅平安，可称是福寿双全，头脑应该正常得很，怎地却偏偏会像那些深受刺激、专走偏锋的糊涂老人一样，专门冤枉好人，呀——的确奇怪得很。”

她言语轻柔，说得不急不徐，说到一半，威猛老者鬓发皆动，面上已自露出愤怒之色，等她话一说完，老人大喝一声，几乎当场气晕。陶纯纯轻轻一笑，缓缓又道：“我说话一向直爽得很，你老人家可不要怪我！”秋波四下一转：“我和他若是杀人的凶犯，方才最少也有十个机会可以逃走，哪里有呆站这里等你们来捉的道理，你老人家可说是么？”

虬髯大汉胸膛一挺，厉喝道：“你且逃逃看？”

陶纯纯流波一笑，微拧纤腰，又自缓缓走到他身前，嫣然笑道：“你以为我走不掉么？”突地皓腕一扬，两只纤纤玉指，却有如两柄利剑，笔直地戳向他的双睛，虬髯大汉见她笑语嫣然，万万想不到她会猝然动手，等到心中一惊，她两只玉指，已堪堪刺到自己的眼珠，直骇得心胆皆丧，缩颈低头，堪堪躲过，哪知头顶一凉，头上包巾，竟已被人取去，微一定神，抬头望去，却见这少女嫣然一笑，又自转身走去。

威猛老者目光一横，仿佛暗骂了句“不中用的东西”。

陶纯纯娇笑着道：“你老人家说说看，我们逃不逃得掉呢？”

威猛老人冷“哼”一声，陶纯纯却似没有听到，接口道：“这些我们但且都不说它，我只要问你老人家一句，你说我们杀人，到底有谁亲眼看见呢？没有看见的事，又怎能血口喷人呢？”

威猛老人转过头去，不再看她，冷冷说道：“老夫生平最不喜与巧口长舌的妇人女子多言噜嗦。”

柳鹤亭听了陶纯纯的巧辩，心中忽地想起她昨日与那西门鸥所说的言语：“亲眼目睹之事，也未见全是真的。”不禁暗叹一声，又想到这威猛老人方才还在不嫌其烦地追问陶纯纯：“奇怪什么？”如今却又说：“不喜与女子言语。”

一时之间，他思来想去，只觉世人的言语，总是前后矛盾，难以自圆，突见威猛老人双掌一拍，叱道：“刀来！”

虬髯大汉本来垂头丧气，此刻突地精神一振，挥掌大喝：“刀来！”

暗影中奔出一个彪形大汉，双手托着一口长刀，背厚刃薄，刀光雪亮，这彪形大汉身高体壮，步履矫健，但双手托着此刀，犹显十分吃力。威猛老人手指微一伸缩，骨节格格松响，手腕一反，握住刀柄，右手轻轻一抹血槽，拇指一转，长刀在掌中翻了个身，威猛老人闪电般的目光，自左而右，自右而左，自刀柄至刀尖，又自刀尖至刀柄，仔细端详了两眼，突地长叹一声，不胜唏吁地摇头叹道：“好刀呀好刀，好刀呀好刀！”左手一捋长髯，回首道：“三思，老夫已有多久不曾动用此刀了，你可记得么？”

虬髯大汉浓眉一皱，松开手指，屈指数了两遍，抬头朗声道：“师傅自从九年前刀劈‘金川五虎’，南府大会群豪后，便再未动过此刀，至今不多不少整整有九个年头了。”

陶纯纯“噗哧”一笑，轻语道：“幸好是九个年头。”

威猛老人怒喝道：“ 怎地？ ”

陶纯纯嫣然笑道：“ 双掌只有十指，若再多几个年头，只怕你这位高足就数不清了。 ”

柳鹤亭不禁暗中失笑，威猛老人冷哼一声：“ 巧口长舌的女子。 ”回转头来，又自仔细端详了掌中长刀几眼，目光闪烁，意颇自得，突地手臂一挥，刀光数闪，灯火照射下，耀眼生花，刀刃劈风，虎虎作响，老人大步一踏，扬眉道：“ 此刀净重七十九斤，江湖人称万胜神刀，你只要能在老夫刀下走过三十招去，十条命案，便都放在一边怎样？ ”

柳鹤亭目光一扫，只见四周本已灭去的孔明灯光，此刻又复亮起，灯光辉煌，人影幢幢，既不知人数多少，亦不知这般人武功深浅，知道今日之局，势成乱麻，不得快刀，纠缠必多，目光一转，只见那威猛老人掌中的一柄快刀，刀光正自耀眼射来，微微一笑，抱拳朗声说道：“ 三十招么？ ”突地劈面飘飘一掌击去！

威猛老人仰天一笑，直等他这一掌劈到，刀刃一翻，闪电般向他腕脉间割去。

这老人虽然心情浮躁，童心未失，但这劈出的一刀却是稳、准、狠、紧兼而有之，柳鹤亭笑容未敛，缓缓伸出右掌……

只听“　 ”地一声大震，威猛老人稳如山岩般的身形，突地“ 蹭、蹭、蹭 ”连退三步，手掌连紧数紧，长刀虽未脱手，但灯光耀射之中，却见有如一泓秋光般的刀光，竟已有了寸许长短的一个三角裂口！

灯光一阵摇动，人声一阵喧哗，灯光后众人的面容虽看不清楚，但从人声中亦可显然听出他们的惊异之情，陶纯纯嫣然一笑，虬髯大汉瞠目结舌，后退三步，柳鹤亭身躯站得笔挺，抱拳道：“ 承让了！ ”

只见威猛老人双臂垂落，面容僵木，目光瞬也不瞬地望着柳鹤亭，呆呆地愣了半晌，又自缓缓举起手中长刀，定神凝目，左右端详，突地大喝一声，抛却长刀，和身向柳鹤亭扑了上来！

柳鹤亭心头微微一惊，只当他羞恼成怒，情急拚命，剑眉皱处，方待拧身闪避，目光一动，却见这老人满面俱是惊喜之色，并无半分怨毒之意，尤其是双臂大张，空门大露，身形浮动，全未使出真力，哪里是与人动手拚命的样子，心中不觉微微一愕，这老人身形已自扑来，一把抓住柳鹤亭的双臂……

陶纯纯惊呼一声，连足轻点，出手如风，闪电般向这老人肋下三寸处的“ 天池 ”大穴点去，哪知这老人竟突地大喜呼道：“ 原来是你，可真想煞老夫了。 ”

陶纯纯不禁为之一愕，心中闪电般升起一个念头：“ 原来他们是认识的…… ”悬崖勒马，竟将出手生生顿住，纤纤指尖，虽已触及这老人的衣衫，但内力未吐，却丝毫未伤及他的穴道。

四周众人，却一起为之大乱，只当这老人已遭她的煞手，虬髯大汉目如火赤，大喝扑上，呼地一拳，“ 石破天惊 ”，夹背向陶纯纯击来，脚下如飞踢出一脚，踢向陶纯纯左腿膝弯。

陶纯纯柳腰微折，莲足轻抬，左手似分似合，有如兰花，扣向虬髯大汉右掌脉门！去势似缓实急，部位拿捏得更是妙到毫巅，但右手的食、中二指，却仍轻轻搭在威猛老人的肋下。

虬髯大汉曲肘收拳，“ 弯弓射雕 ”，方待再次击出一招，哪知脚底“ 涌

泉”大穴突地微微一麻，已被陶纯纯莲足踢中！他身形无法再稳，连摇两摇，“噗”地坐到地上！

陶纯纯回首缓缓说道：“你们在干什么？”

众人目定口呆，有的虽已举起掌中兵刃，却再无一人敢踏前一步！

这一切的发生俱在刹那之间，威猛老人的手搭住柳鹤亭的肩头，双目注着柳鹤亭的面容，对这一切的发生，却都如不闻不见。

“原来是你，可真想煞老夫了！”

他将这句没头不脑的言语，再次重复了一遍！柳鹤亭心中只觉惊疑交集，他与这老人素昧平生，实在想不出这老人怎会想煞自己的理由，只见这老人面容兴奋，目光诚挚，两只炙热的大手，激动地搭在自己肩上，竟有如故友重逢，良朋叙阔，哪里还有一丝一毫方才的那种敌视仇恨之意。

这种微妙的情况，延续了直有半盏茶光景，柳鹤亭实在忍不住问道：“老前辈请恕在下无礼，但在下实在记不起……”

威猛老人哈哈一阵大笑，大笑着道：“我知道你不认得老夫，但老夫却认得你。”双手一阵摇动，摇动着柳鹤亭的肩头，生像是满脸热情，无处宣泄，大笑着又道：“十余年不见，想不到你竟真的长成了，真的长成了……”

语音中突地泛起一阵悲惜苍凉之意，接口又道：“十余年不见，我那恩兄，却已该老了，唉——纵是绝顶英雄，却难逃得过岁月消磨，纵有绝顶武力，却也难斗得过自然之力……”

仰首向天，黯然一阵叹息，突又哈哈笑道：“但苍天毕竟待老夫不薄，让老夫竟能如此凑巧地遇着你，我再要这般长吁短叹，岂非真的要变成个不知好歹的老糊涂了么？”

他忽而激动，忽而感叹，忽而大笑，语声不绝，一连串说出这许多言语，却教柳鹤亭无法插口，又教柳鹤亭莫名所以。

“难道这老人本是恩师昔年的故友？”要知柳鹤亭自有知以来，虽曾听他师父谈起无数次江湖的珍闻，武林的逸事，但伴柳先生对自己少年时的遭遇，却始终一字不提。

方才这念头在柳鹤亭心中一闪而过，他心中不禁又是惊异，又是欣喜，这老人若真是自己恩师的故友，那么恩师的平生事迹，自己便或可在这老人口中探出端倪，一念至此，脱口喜道：“难道老前辈与家师本是……”

话未说完，又被威猛老人抢口说道：“正是，正是，我那恩兄近来身体可还健朗么？”他竟一字未问柳鹤亭的师傅究竟是谁，只是口口声声地自道“恩兄”。

陶纯纯嫣然一笑，轻轻垂下犹自搭在老人肋下的玉指，缓缓道：“你可知道他的师傅是谁么？”

威猛老人转过头来，瞪眼瞧了她两眼，像是在怪她多此一问。

陶纯纯有如未见，接口笑道：“你的恩兄若不是他的恩师，那又该怎么办？”

威猛老人呆了一呆，缓缓转过头，凝注柳鹤亭两眼，突地哈哈笑道：

“问得好，问得好，但普天之下，武林之中，除了我那恩兄之外，还有谁习得力能开天、功能劈地的‘盘古斧’绝技，除了我那恩兄的弟子，还有谁能传得这惊人绝技，小姑娘，你这一问，问得虽好，却嫌有些太多事了。”

柳鹤亭只觉心底一股热血上涌，再无疑惑之处，反身扑地拜倒，大喜道：“老前辈，您是恩师故友，请恕弟子不知之罪。”

威猛老人仰天一阵长笑，静夜碧空，风吹林木，他笑声却是越笑越响，越响越长，直似不能自止，柳鹤亭与陶纯纯对望一眼，转目望去，忽见他笑声虽仍不绝，面颊上却有两行泪珠滚滚落下，流入他满腮银白的长髯中。

于是他也开始听出，这高亢激昂的笑声中，竟是充满悲哀凄凉之意，四周众人虽看不到他面上的泪珠，但见了他此等失常之态，心中自是惊疑交集。

虬髯大汉大喝一声，“ 师傅！ ” 挺腰站起，却忘了右腿已被人家点中穴道，身形离地半尺，“ 噗 ” 地却又坐回地上，双目圆睁，牙关紧咬，双手在地上爬了几爬，爬到他师傅膝下。

威猛老人的笑声犹未停顿，却已微弱，终于伸手一抹面上泪痕，仰天道：“ 故友，故友…… ”一把抓住柳鹤亭的肩头，“ 我边万胜岂配做他的故友…… ” 语声未了，泪珠却又滚滚落下。

柳鹤亭愕然呆立，心中虽有千言万语，却无一字说得出口，直到此刻为止，他既不知道这老人的身份来历，更不知道他与师傅间的关系。

只见那虬髯大汉抱往这老人的双膝仰面不住问道：“ 师傅，你老人家怎地了…… ”

威猛老人笑声一顿，垂首看了他一眼，忽地俯身将他一把拉起。陶纯纯玉掌微拂，轻轻拍开了他的穴道，却听威猛老人夹胸拉着他的弟子，缓缓问道：“ 我若遇着十分困难之事，教你立时为我去死，你可愿意么？ ”

虬髯大汉呆了一呆，挺胸道：“ 师傅莫说教我去死，便是要叫我粉身碎骨，我也心甘情愿！ ”

老人长叹一声，又道：“ 生命乃是世上最可贵之物，你却肯为我抛弃生命，为的什么？ ”

虬髯大汉张口结舌，又自呆了半晌，终于期期艾艾地说道：

“ 师傅待我，天高地厚，我为师傅去死，本是天经地义之事，我……我……我总觉师傅什么事都不教我做……我……我……反而难受得很…… ” 伸出筋骨强健的大手，一抹眼帘，语意哽咽，竟再也说不下去了。

老人又自长叹一声，缓缓松开手掌，仰天又道：“ 你虽然从我习武，我已待你不薄，但这不过只是师徒应有之义，怎能算得上是天高地厚之恩，你却已肯为我去死，有一人待我之恩情不知要比我待你深厚多少倍，但直到今日，我除了心存感激外，从未能替他做过一丝一毫的事，你说我心里是否也要比你难受千万倍呢？ ” 他说到后来，竟然也是语气哽咽，不能继续。

柳鹤亭抬手一拭脸颊，手又落下，微抚衣襟，再抬起，又落下，当真是手足失措，举止难安，他此刻已从这老人的言语之中，听出他必对自己的师傅深怀感激之心，详情虽不甚清，大略却已了然，但面对这般一个热情激功的老人，自己究竟该说些什么言语，他想来想去，却仍不知该如何是好。

只见这老人突地转过身来，缓缓说道：“ 四十年前，我年轻气盛，终日飞扬浮躁，自以不可一世，终于惹下杀身之祸，我那恩兄却为我……为我……唉，自此以后，我便终年追随在他身畔，希望能让我有机会报答他那一番恩情，哪知……唉，我非但不能报恩，却又不知为他惹出多少烦恼，他却始终待我有如手足家人，直到他临隐之际，还不断地为我关心。恩兄呀恩兄，你此刻已有传人，心愿已了，你可知道你这不成材的边二弟，却将要对你遗憾终生么？ ”

陶纯纯嘴角含笑，眼波一转，轻轻说道：“ 施恩者原不望报，望报者便非恩情，你和他数十年相交，若始终存着这份报恩之心，他若知道，说不定

比你更要难受哩！”

老人神情一呆，当自凝思了半晌，目中光芒闪动，亦不知心中是喜是恼，木立良久，亦是举止不安。

柳鹤亭悄悄走到虬髯大汉身侧，悄语道：“令师的高姓大名，不知兄台可否见告？”

虬髯大汉浓眉一皱，似是十分诧异，皱眉道：“你连我师傅的名字都不知道么？”

柳鹤亭见这大汉腰粗背阔，生像威猛，满面虬髯，目光灼灼，但言行举止，却有如垂髫幼童，忍笑低语道：“令师虽与家师相交已久，但小可却是初次见面……”

虬髯大汉接口道：“我师傅方才还说与你十余年不见，想必是十余年前已经见过你，你怎地却说是初次见面，难道你要骗我么？”

虬髯大汉上下打量了柳鹤亭数眼，口中“哦”了一声，似是恍然大悟，不住颔首，道：“是了，是了，十余年前，你不过只是个乳臭未干的小孩子罢了。”忽地觉得自己所说的话甚是幽默风趣，忍不住又重复一句：“你只不过是个乳臭未干的小孩子罢了。”终于情不自禁，大笑起来，附在柳鹤亭耳畔，轻轻说道：“我师傅说起话来，虽然一板一眼，但我说话却是风趣得很，有一日开封中州镖局几个镖头，不耻下问地来拜访我师傅，我师傅恰巧有俗务去游山玩水了，我当仁不让，自告奋勇地出去与他们应酬，和他们说了半天话，直把他们几个人都说得弯腰捧腹！几乎要笑出眼泪，还有一次……”他挺胸凸腹，侃侃而言，言下极是得意。

柳鹤亭听他将“不耻下问”与“拜访”连在一处，又将“俗务”与“游山玩水”交为一谈，已忍不住要笑出声来，听他说到“还有一次”，生怕他还要说出一些自己的得意之事，赶快接口道：“极是！极是！兄台的言语当真是风趣得紧。”

虬髯大汉哈哈一阵大笑，刹那之间，便已将方才的悲哀痛苦忘去，陶纯纯嫣然含笑，站在他身侧，这两人一拙一巧，一敏一钝，相去之远，当真不知要有若干倍。

虬髯大汉大笑数声，突又长叹道：

“老弟，你可知道，世人常道，绝顶聪明之人，大多不能长寿，是以我也常在担心，只怕我会突然夭折而死！”

柳鹤亭见他说得一本正经，心中虽然好笑，却再也不忍笑出声来，只听陶纯纯嫣然笑道：“阁下虽然满腹珠玑，才高八斗，而且说起话来，妙语如珠，满座生风，但为人处世，却是厚道得很，你说是么？”

虬髯大汉拊掌笑道：“极是极是，半点不错——”突地愣然瞧了陶纯纯两眼，浓眉深皱，似乎又非常诧异，接口道：“我与姑娘素……素……”一连说了两个“素”字，终于想起了，接口道：“素昧平生，但姑娘说我的话，却是一句也不错，像是与我早已青梅竹马似的，这倒真是怪了！”

“青梅竹马”四字说出口，柳鹤亭再也忍不住，终于笑出声来。

却见陶纯纯仍然十分正经地说道：“你行事这般厚道，非但不会短命，而且一定长命百岁，只有等到九十六岁那年，要特别小心一些，最好不要与女子接近，过了这年，我担保你能活到百岁以上！”

柳鹤亭剑眉微剔，方待说话，却听那虬髯大汉已自哈哈笑道：“九十七岁，哈哈，不要与女子接近，哈哈，九十六岁时我纵因女子而死，也死得心

甘情愿得很，只怕……”

语声未了，柳鹤亭面寒如水，微“嘿”一声，已忍不住截口说道：“纯纯，你可知道你方才说的是什么话？”

陶纯纯眼皮一转，面上突地满现委屈之意，垂下头去，一言不发。

虬髯大汉浓眉一轩，还似要为陶纯纯辩驳几句，柳鹤亭又自正色接道：“纯纯，戚氏兄弟玩世不恭，专喜捉弄他人，那是因为他们生世特殊，遭遇离奇，你若也学他们一样，便是大大的不该了。”

陶纯纯粉颈垂得更低，长长的秀发，有如云雾一般，从肩头垂落下来，柳鹤亭生具至性，听了那虬髯大汉的言语，虽觉哭笑不得，但又觉此人当哭则哭，当笑则笑，心中所思，口中言之，不知虚伪掩饰，的是性情中人，不觉又对他颇生好感，是以见到陶纯纯如此戏弄促狭于他，心中便觉不忍！

虬髯大汉上下瞧了柳鹤亭两眼，浓眉一扬，大声道：“与这位姑娘谈得甚是有趣，你却在旁插的什么嘴，哼哼，那戚氏兄弟是谁？又怎能与这位姑娘相比。”

柳鹤亭转过头，只作未闻，目光转处，却见那威猛老人，不知何时已走到自己身后，此刻正自含笑望着自己，缓缓说道：“年轻人欢喜玩笑，本是常情，你又何苦太过认真？”

柳鹤亭苦笑数声，似乎要说什么，回首望了陶纯纯一眼，却又倏然住口，威猛老人左顾右盼，忽而望向柳鹤亭，忽而望向陶纯纯，面容上的笑容，也越发开朗，口中缓缓道：

“这位姑娘是……”

柳鹤亭干咳一声，道：“这位姑娘是……”又自干咳一声。

威猛老人哈哈一声，连声道：“好，好……”

柳鹤亭不禁也为之垂下头去，却有一阵难以描述的温暖之意，悄悄自心底升起。

虬髯大汉突也哈哈大笑起来，一手指着柳鹤亭，一手指着陶纯纯，哈哈笑道：“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原来你们是……哈哈！”

一步走到柳鹤亭身侧，重重一拍他的肩膀，接口笑道：“方才我与那位姑娘说话，原来你在吃醋是不是，老弟，老实告诉你，其实我也有……

也有……也有……”语声渐渐哽咽，突地双手掩面，大喊道：“蓉儿……蓉儿……”终于放声大哭起来。

柳鹤亭本自被他说得哭笑不得，此刻见了他的神态，又不禁为之黯然，只见他双手掩面，大步奔到方才自荒祠中抬出的尸身之前，扑地跪了下去，哀哀痛哭不止。

威猛老人长叹一声，道：“三思，你怎地还是这般冲动，难道你又忘了‘三思而行’这句话么，要哭也不要在此地……”突地背转身去，双肩起伏不止。

柳鹤亭、陶纯纯一起抬起头来，默然对望一眼，晚风甚寒，风声寂寂，大地之间，似乎已全被那虬髯大汉悲哀的哭声布满……

突地，荒祠中传出一阵大笑之声，笑声之中，微带颤抖，既似冷笑，又似干嚎，虬髯大汉哭声渐微，威猛老人霍然转过身来，祠外人人心房跳动，双目圆睁，祠内笑声愈见高亢，让人听来，却不知是哭是笑。

柳鹤亭剑眉微轩，一步掠上祠前石阶，虬髯大汉大喝一声，跳将起来，飞步跟去，威猛老人低叱一声：“且慢！”挥手一圈，数十道孔明灯光，重

又一起亮起，射向荒祠。柳鹤亭暗调真气，横掌当胸，一步一步走了进去，只见祠内低垂着的神幔前面，盘膝坐着一条黑衣人影，断续着发出刺耳的狂笑之声。

灯光连连闪动，祠内更见明亮，威猛老人一步掠入，只见这狂笑之人，遍体黑衣，黑中蒙面，心头不禁为之一懔，脱口道：“乌衣神魔！”

狂笑之声，断续不止，威猛老人双臂一张，拦住柳鹤亭的身形，却听这黑衣人干笑着道：“糊涂呀糊涂，万胜金刀边傲天呀，你当真糊涂得紧。”语声亦是断断续续含糊不清，生像是口中含了个核桃似的。

威猛老人浓眉剑轩，厉叱道：“临沂城中的命案，是否全是朋友你一手所为……”

黑衣人却似根本未曾听见他的言语，自管干笑着大声道：“你倾巢而出，来到此间，难道未曾想到你家中还有妇孺老小么？难道你不知‘乌衣神魔’一向的行事，难道你不怕杀得你满门鸡犬不留，哈哈……哈哈……”

三句“难道”，一句接着一句，三声“哈哈”，一声连着一声，威猛老人边傲天神情突地一呆，额上汗落如雨。

柳鹤亭轻轻推开威猛老人边傲天的臂膀，他也浑如不觉，只听这黑衣人的干笑之声，似乎已变做他老妻弱孙的临死哀哭，一时之间，他心头悲愤之气，不觉翻涌而起，满身血脉贲张，瞠目大喝一声，腾身扑了上去！

那黑衣人虽仍盘坐如故，笑声却已顿住，只剩下喉间一连串格格的干响。

边傲天一生闯荡江湖，虽在激怒之下，见到这黑衣人如此镇静，仍不禁出于本能地为之一愕，但是念头在心中只是一闪而过，他身形微顿一下，双掌已自闪电击出，击向那黑衣人胸前“膺窗”、“期门”两处穴道。

他只道这黑衣人身怀绝技，是以这两掌并未出尽全力，却留下一着极厉害的后着，但见他十指似屈似伸，掌心欲吐未吐，正是意在招先，含蓄不攻，哪知黑衣人不等他的双掌击到，突地抬头大呼道：“饶命！”

这一声“饶命”，直喊得柳鹤亭、边傲天俱都为之一呆，在这刹那之间，边傲天心中念头连转数转，终于闷哼一声，硬生生撤回掌上力道，“唰”地后掠五尺，他不愿妄杀无辜，是以收招退式，却又怕这黑衣人行使奸诈，将这一声“饶命”作为缓兵之计，然后再施煞手，是以后退五尺。

只见这黑衣人双手蒙头，浑身颤抖，当真是十分畏惧的模样，他心中不禁既惊且奇，沉声叱道：“朋友究竟是谁？在弄什么玄虚？”

却听黑衣人颤声道：“好汉爷饶命，小的……”突地全身一软，“噗通”自神台上跌了下来，接着“呛琅”一声，神幔后竟落下一柄雪亮钢刀。

柳鹤亭足尖轻点，一掠而前，微一俯身，将钢刀抄在手中，只见神幔后歪倒着一具泥塑神像，墙壁间却有两尺方圆一个破洞，冷风飕飕，自洞外吹入，洞口却交叉架着两枝枯木。

他目光一闪，转首望去，那黑衣人犹自伏在地上，不住颤抖，背后脊椎下数第六骨节内的“灵台穴”上，似有一点血迹，仍在不住渗出，边傲天浓眉微皱，一把将他自地上提起，“唰”地揭下他面上黑巾，厉声喝道：“你是什么人？”哪知这黑衣人颤抖两下，竟吓得晕死过去。

柳鹤亭、边傲天对望一眼，此刻两人心中俱已知道，其中必定别有蹊跷，柳鹤亭手掌动处，连拍他身上七处穴道，这种拍穴手法，乃是内家不传秘技，尤在推宫过穴之上，霎目之间，黑衣人缓缓吐出一口长气，睁开眼来，突又颤声大呼道：“好汉爷饶命，小的什么都不知道。”又挣扎着回过头去，向

墙上破洞处望了几眼，目光中满布惊恐之色，生像是那破洞后潜伏着什么鬼魅一般。边傲天手掌一松，他便又“噗”地坐在地上，连声道：“那些话是一些黑衣爷爷叫我说的，小的是个庄稼汉，什么都不知道。”

边傲天见他面如死灰，嘴唇发抖，已吓得语不成声，再一把抓起他的手掌，掌心满是厚茧，知道此人的确是个庄家汉子，所说的话，亦非虚语，当下轻咳一声，和声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且说来听听，只要与你无关，我们不会难为你的。”

这黑衣人见他语声极是和缓，稍稍放下些心，但目光中却仍有惊恐之色，声音中亦仍带颤抖，断断续续地说道：“小的是个庄稼汉，收过麦子，累了一天，今天晚上吃过晚饭，洗了脚，就和老婆……”

那虬髯人汉在他师傅身边，似乎颇为老实，一直没有妄动，此刻忍不住大喝一声，道：“谁要听你这些废话！”

他说起话来声如洪钟，这一声大喝，直吓得那汉子几乎从地上跳了起来，边傲天皱眉道：“三思，让他慢慢说出就是，这般骇他作啥。”

虬髯大汉不敢言语，心中却大为不服，暗道：“他若把和老婆吃饭睡觉的事都说出来，难道我们也有工夫听么？”

那黑衣汉子偷偷瞧了他几眼，见他犹在怒目望向自己，机伶伶打了个冷战，口中赶紧说道：“小的和老……睡得正熟，突然觉得身上盖的被子被人掀了起来，俺大吃一惊，从炕上跳了起来，只看见好几个穿着黑衣裳黑巾蒙面的大爷站在俺炕头，俺老婆张口就想叫，哪知人家手一动，俺老婆就呆住了，动也不能动。”

他心中紧张，语声颤抖，说的又是山东土腔，柳鹤亭若不留意倾听，实难听出他所说的字句。

只见他伸手一抹鼻涕，接口又道：“这一下，俺可急了，张口就骂了出来，哪知还没有骂上一句，嘴上就挨了一个大耳光子，当中一个人冷笑着对我说：‘你要是再说一句话，我就先割下你耳朵，再挖出你的眼睛。’他说话的声音又冰又冷，简直不像人说的，他话还没有说完，我已骇得软了，再给我五百吊钱，我也不敢开口说一个字了。”

说到这里，喘了两口气，摸了摸自己的耳朵，方自接着说道：“那些穿黑衣裳的大爷……咳咳，那些穿黑衣裳的小子就一下把俺扯了起来，我先还以为他们是强盗，可是俺想，俺又有什么东西给人家抢呢，这班贼小子难道穷疯了么，抢到俺这里来了？哪知他们反倒给俺穿上这套黑衣裳，又教了刚才那套话，把俺送到这里来，叫我假笑，等到有人进来，就将他们教的话一字不漏的说出来。”

他叹了口气又道：“俺记了老半天，才把那些话记住，他们就从那个洞里把俺塞进来，叫俺坐在那里，俺想逃，可是他们把刀抵在俺背后，说动一动，就给俺一刀，刀尖直扎进我肉里，俺又疼又怕，哪里笑得出，可是又非笑不可，不笑扎得更疼，没办法，只好笑啦，直娘贼，那滋味可真不好受。”

柳鹤亭暗道：“难怪方才笑声那般难听，原来如此。”又忖道：“那班‘乌衣神魔’，如此做法，却又为的是什么？”

却听这汉子骂了两句，又道：“到了爷们进来，我不敢说那些话，又不敢不说，谁知道那班贼小子也是怯货，看见你们进来，他们就跑了。”

边傲天一直浓眉深皱，凝神倾听，此刻突地沉声问道：“那班人是何面容，你可曾看清？”

那汉子道：“那班贼小子头上也都蒙着黑巾，像是见不得人似的。”

他又想了半晌，道：“他们有的南腔，有的北调，也不知怎么凑合在一起的。”

边傲天目光一转，诧声自语道：“这倒怪了！”俯首沉吟半晌，亦在暗问自己：“他们如此做法，却又为的什么？”心头突地一懔：“难道他们是想借此调虎离山？或是想将我们诱到这庙里，然后……”心念及此，忙转身向门外扑去！

柳鹤亭目光转处，只见孔明灯光从门外笔直射入，那班汉子早已拥至祠堂门口，探首向内张望，然而却不见陶纯纯的行踪，心中不禁一惊：

“她到哪里去了？”一撩衫脚，向祠外掠去。

两人同时动念，同时掠向祠外，柳鹤亭却快了半步，“唰”地腾身从门口人群头上掠出，只见星河耿耿，明月在天，乱草荒径，依然如故，然而风吹草动，月映林舞，月下却一无人影。

柳鹤亭心头一阵颤动，忍不住呼道：“纯纯，你在哪里？”四下一无回应，但闻虫鸣不已。

他不禁心胆俱寒，拧身错步，“唰”地掠上荒祠屋脊，再次呼道：“纯纯，你在哪里？”这一次他以内力呼出，呼声虽不高亢，但一个字一个字地传送出去，直震得林梢木叶，簌簌而动。

呼声方落，突地一声娇笑，传自祠后，只听陶纯纯娇笑道：“你喊些什么，我不是在这里么？”

柳鹤亭大喜道：“纯纯，你在哪里！”“唰”地一声，笔直掠下，他这一声“你在哪里！”字句虽和方才所呼完全相同，但语气却迥然而异。

只见陶纯纯衣袂飘飘，一手抚发鬓，俏立在祠后一株白杨树下，杨花已落，木叶未枯，树叶掩住月色，朦胧之中，望去直如霓裳仙子！

柳鹤亭身形一折，飘飘落在她身侧，默然盯了她两眼，一言不发。

只听陶纯纯轻轻笑道：“你在怪我不该乱跑，是么？”

柳鹤亭道：“你若是替别人想想……”忍不住长叹一声：“你知道我多么担心呀！”

陶纯纯嫣然一笑，仰面道：“你真的在担心我？”

柳鹤亭深深盯住她，良久良久，却不答话。

陶纯纯秋波微转，垂首道：“方才你为什么当着别人面前骂我？”

柳鹤亭长叹一声，缓缓道：“日久天长，慢慢你就会知道我的心了。”

陶纯纯轻轻道：“难道以为我现在不知道？”突地仰面笑道：“难道你以为我真的因为生你的气才躲到这里来的？”缓缓伸出手掌，指向荒祠殿角，接口又道：“你看，那边殿角堆的是些什么？”

月光之下，她指如春葱，纤细秀美，莹白如玉，柳鹤亭顺着她的手指望去，只见荒祠殿角，四周堆着一些事物，远看看不甚清，也不知是些什么，他心中一动，掠前俯首一看，掌心不禁渗出一掌冷汗。

只听陶纯纯在身后说道：“你可知道这是什么？”

柳鹤亭缓缓点了点头，突地转身长叹道：“纯纯，这次若不是你，只怕我们都要丧生在这些硫磺火药之下了！”

只见远处一人大步奔来，口中喝道：“什么硫磺火药？”银髯飘飘，步履矫健，正是那“万胜金刀”边傲天，霎眼之间，便已掠至近前。

柳鹤亭道：“那班‘乌衣神魔’，好毒辣的手段，将我们诱至祠中，却

在祠外布满火药。”

要知火药一物，虽然发明甚久，但俱多用于行军对阵，江湖间甚是少见，边傲天一听火药两字，心头不禁为之一懔，只听他微喟一声，接口又道：“若不是她，只怕……”忽觉自己“她”之一字用的甚是不妥，倏然住口不言，却见陶纯纯连忙万福还礼，轻笑道：“这可算得了什么，老前辈千万不要如此客气，只可惜我赶来时那班‘乌衣神魔’已逃走了，我担心这里，是以也没有追，不然将他们捉上一个，也可以看看这些能使得武林人人间之变色的‘乌衣神魔’们，到底是什么样子！”

“万胜金刀”边傲天一揖到地，长身而起，仔细瞧了她几眼，突地长叹一声，道：“老夫一生之中，除了这位柳老弟的恩师之外，从未受人恩惠，姑娘今夜大恩大德，却令老夫没齿难忘，区区一揖，算得了什么？”

他一面说话，一面长吁短叹，心中似是十分忧闷，柳鹤亭道：“老前辈可是在为府上担心，此间既已无事，晚辈们可随老前辈一起回去，或许还可助老前辈一臂之力。”

边傲天叹道：“此事固然令我担心，却也算不得什么，那班‘乌衣神魔’，身手想必也不会有这般迅速，你我只要早些赶回去，谅必无妨。”

陶纯纯含笑道：“老前辈有什么心事，不妨说将出来，晚辈们或许能替老前辈分担一二。”

边傲天一手捋髯，双眉深皱，又自沉重地叹息一声，道：“老夫一生恩怨分明，有仇未报，固是寝食难安，有恩未报，更令我心里难受。”突又向陶纯纯当头一揖，道：“姑娘你若不愿我心里难受，千万请吩咐一事，让老夫能稍尽绵薄之力，不然的话……”连连不住叹息。

陶纯纯忙还礼道：“晚辈们能为老前辈分劳，心里已经高兴得很了，老前辈如此说法，岂非令晚辈们汗颜无地！”

边傲天愕了半晌，长叹几声，垂首不语，柳鹤亭见他神情黯然，两道浓眉，更已皱到一处，心中不禁又是佩服．又是奇怪，佩的是此人恩怨分明，端的是条没奢遮的好汉，奇的是武林中恩怨分明之人固多，但报恩岂在一时，又何须如此急躁？

他却不知道这老人一生快意恩仇，最是将“恩怨”二字看得严重，人若与他有仇，他便是追至天涯海角，也要复仇方快，而且死打缠斗，不胜不休，武林中纵是绝顶高手，也不愿结怨于他，人若于他有恩，他更是坐立不安，恨不能立时将恩报却，江湖中几乎人人俱知“万胜金刀”边傲天的一句名言，那便是：“复仇易事，报恩却难，宁人与我有仇，切莫施恩于我！”他一生也当真是极少受人恩惠。

一时之间，但见他忽而仰首长叹，忽而顿足搔头，忽而叹道：“姑娘若真的不愿让老夫效劳……”

柳鹤亭忍不住接口道：“纯纯，你就求边老前辈一事罢了。”他见这老人此刻毫无去意，想到庄稼汉子代“乌衣神魔”说出的言语，心里反而担心，是以便示意陶纯纯说出一事，也便罢了。

陶纯纯秋波一转，道：“那么，恭敬不如从命……”

陶纯纯轻轻瞟了柳鹤亭一眼，突又垂下头去道：“老前辈叫他说吧。”

边傲天愕了一愕，来回走了几步，顿下身形，思索半晌，突地抚掌大笑道：“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总算老夫几十年还未白活，姑娘们的哑迷，也猜得中了！”大步走到柳鹤亭身前，大声道：“这位姑娘，你可喜欢么？”

柳鹤亭不禁一愣，讷讷说不出话来，却听边傲天又自笑道：“我知道你是喜欢她的，只可惜既无父母之命，又无媒的之言，是以虽是两情相悦，却不能结为连理，是么？”

柳鹤亭、陶纯纯一起垂下头去，这莽撞的老人的一番言语，却恰好误打误撞他说到他们心里。

边傲天自左至右，自右至左，仔细瞧了他们几眼，大笑又道：“那么就让老夫来作媒人好了。”

柳鹤亭心里一急，讷讷道：“但是……”

边傲天扬眉道：“但是什么，这位姑娘慧质兰心，美如天仙，难道还配不上你？难道你还有些不愿意么？”

柳鹤亭心里着急，讷讷又道：“不是……”

边傲天哈哈大笑道：“不是便好，一言为定，一切事都包在老夫身上，包管将这次喜事做得风风光光地，你们放心好了。”不等他两人再开口，转身飞步而去，只剩下柳鹤亭、陶纯纯你垂着头，我垂着头，突地两人一起抬起头来，你望着我，我望着你。

两人眼波相接，心意暗流，只觉今夜的秋风，分外温暖，今夜的秋月，分外明亮，直到那“万胜金刀”远远喝道：“柳老弟，该走了。”他一连喝了三声，柳鹤亭方自听见。

朝霞早升！

临沂城外的大道上，一行数十人，跟着一辆篷车，沿路而行，这期间有的银髯银发，有的满面沉思，有的风姿爽朗，有的貌如春花，神情亦忧亦喜，脚步似缓而急，似急而缓，装束非侠非盗，非官非商，语声时叹时笑，时高时低，早行的路人虽都侧目而视，却无一人敢报以轻蔑怀疑之色，因为人人俱都认得，为首的那一老人，便是城中大豪，“万胜金刀”边傲天。

柳鹤亭、陶纯纯一左一右，将边傲天挟在中间，并肩而行，这两人谁都不敢抬起头来，但偶尔抬起，却都会发现对方的目光也正在望着自己，边傲天脚下不停，一捋长髯笑道：“数十年来，今日老夫当真是最最开心的日子。”忽地又不禁皱眉道：“那班‘乌衣神魔’手脚想必不会这般迅速，你我如今赶回去，一定不会出事的。”

柳鹤亭、陶纯纯对望一眼，又自垂下头去，心里各个知道，这老人口中虽如此说，心里其实担心已极。

但此刻天色既明，路上又有了行人，他们势必不能施展轻功，那虬髯大汉跟在身后，忍不住道：“师傅，我先跑回去看看！……”

边傲天回首道：“你先回去，又有何用！”又道：“你我如今赶回，一定不会出事的。”又不住皱眉，不住干咳，不住叹息，却又不住大声笑道：“老夫今日，当真是开心已极！”

一入临沂城，向左一折，便是一条青石大街，街头是个小小的市集，但越行人迹越少，这一行人的脚步也就越急，柳鹤亭初至此间，心中自不免有一份陌生的旅客踏上陌生的地方那种不可避免的新奇之感，只见街右街左栉比鳞次的屋宇，青瓦红墙，都建筑得十分朴实，来往的行人，也多是风尘仆仆的彪形大汉，与江南的绮丽风光，自是大异其趣。

渐至街底，忽见两座青石狮子，东西对蹲在一面紧闭着的黑漆大门之前，青兽铜环，被朝阳一照，闪闪生光，边傲天目光动处，浓眉立皱，“唰”地一步，掠上前去，口中喃喃自语着道：“怎地还未起来！”伸出巨掌，连连

拍门，只听一阵铜环相击之声震耳而起，但门内却寂无回应。

柳鹤亭心头一惊，道：“那班‘乌衣神魔’已先我们而至？”

边傲天浓眉皱得更紧，面目之上，似已现出青色，忽地大喝：“开门！”

这一声巨喝，直比方才铜环相击之声，还要猛烈多倍。

但门内却仍是寂无应声，虬髯大汉双足一顿，喝然一声，掠入墙内，接着大门立开，边傲天抢步而入，只见一条青石甬道，直通一扇垂花廊门，入门便是两道游廊，正中方是穿堂，一面紫檀木架的青石屏风，当门而立。

边傲天一步掠入厅门，目光动处，不禁又大喝一声。

柳鹤亭随之望去，只见那青石屏风之上，竟赫然写着两行触目惊心的大字：“若非教主传谕，此宅已成火窟！”字迹朱红，似是鲜血，又似朱砂，边傲天髯发皆张，扬手一掌，向前劈去。

只听哗然一声大震，青石屏风跌得片片碎落，露出里面的三间正厅……

在这刹那之间，柳鹤亭凝目望去，只见这三间厅房之中，数十张紫檀木椅之上，竟都坐着一人，有的是白发皓首的老妇，有的是青衣垂髫的少女，此刻俱都僵坐不动，一个个神情木然，有如泥塑。

日光虽盛，柳鹤亭一眼望去，仍不禁机伶伶打了个寒战，只觉一阵阴森恐怖之意，倏然自心底升起。

边傲天双目皆赤，大喝一声：“芸娘，你怎地了？”但满厅之人，却俱都有如未闻。

边傲天三脚两步，向居中而坐的一个华服老妇面前扑了过去，这名满武林的高手，此刻身形动作，竟似已变得十分呆笨，这突来的刺激，刺伤了他遍身上下的每一处肌肉，每一根神经，柳鹤亭随后掠到，目光动处，突地长长吐出一口气，含笑说道：“幸好……”

语声未了，突地一阵激烈的掌风，自身后击来，柳鹤亭微微一惊，拧腰错步，避了开去，只见那虬髯大汉势如疯狂一般，刹那之间，便又向自己击出数掌，拳风虎虎，招招俱足制命。

柳鹤亭心中又惊又奇，身如游龙，连避五招，口中诧声叱道：“兄台是怎的了？”

虬髯大汉目眦尽裂，厉声叱道：“好你个小子，非打死你不可！”呼呼又是数拳，他招式虽不甚奇，但拳势极是刚猛，掌影之中，突又飞起一脚，踢向柳鹤亭“关元”穴下。

这“关元”穴在脐下三寸，为小腹之幕，乃是人身死穴之一，用足点重者，五日必死。

柳鹤亭剑眉微皱，不禁动怒，却听这大汉又道：“我师傅一家满门都被人害了，你这小子还说很好，非打死你不可！”

柳鹤亭不禁恍然大悟：“原来如此！”只见他当胸一拳，猛然打来，口中便含笑道：“兄台又误会了！”微一侧身，向击来的拳头迎了上去。“噗”地一声轻响，虬髯大汉这一招“黑虎偷心”，虽已着着实实击在柳鹤亭右肩之上，可是他拳上那足以毙狮伏虎的力道，却似一分一毫也未用上。

虬髯大汉微微一愕，看见对方犹在含笑望着自己，心中不禁一寒，大生惊服之意，发出的拳势竟未收将回来。

柳鹤亭微微一笑，道：“令师家人不过仅是被人点中穴道而已，绝不妨事，是以……”

柳鹤亭笑道：“在下自无欺瞒兄台之理。”转身行至那犹自伏在椅边痛

哭的边傲天身侧，伸手轻轻一拍他肩头，和声道：“边老前辈……”话犹未说，那虬髯大汉却已大喝着代他说了出来：“师傅，他们没有死，他们不过是被人点了穴道而已。”

柳鹤亭心中既是好笑，又是感叹，暗中忖道：“这师徒两人，当真俱都鲁莽得紧，这虬髯大汉犹有可说，边老前辈一生闯荡江湖，未将事态分清，却已如此痛哭起来。”

转念又忖道：“人道莽夫每多血性，此言绝非虚语，这师徒两人，当笑则笑，当哭则哭，端的俱是血性中人，犹自未失天真，虽然鲁莽，却鲁莽得极为可爱，武林中人若都有如这师徒一般，尚存一点未泯的童心，岂非大是佳事？”

抬目望去，只见边傲天泪痕未干的面上，已自绽开一丝微笑。

垂髫幼童破啼为笑时，其状已甚是可笑，这边傲天年已古稀，满头白发，满面皱纹，生像又极威猛，此刻竟亦如此，柳鹤亭见了，不觉哑然，微一侧首，忽见一双目光，直勾勾地望着自己，却是他身侧一张紫檀木椅上被人点中穴道的一个垂髫幼女，满面俱是惊怖之色，竟连眼珠都不会动弹一下。

柳鹤亭心中不禁一动，忖道：“普天之下点穴手法，大多俱是制人血脉，使人身不能动，口不能言，但这少女却连眼珠俱都一起被人制住，此类手法除了‘昆仑’的独门点穴之外，似乎没有别派能够……”转念又忖道：“但‘昆仑’一派，一向门规森严，从无败类，这般‘乌衣神魔’，怎地会投到‘昆仑’门下呢？”

一念至此，他心中不禁大奇，仔细端详了半晌，他性情虽潇洒，行事却不越规矩，这女孩子年绍虽小，他却也不便出手为她解穴，陶纯纯斜倚门边，此刻一掠而前，玉手轻抬，在这女孩子前胸、后背七处大穴之上，连拍七掌，柳鹤亭心中既是感激，又是得意，他心中所思之事，不必说出，陶纯纯却已替他做到。

这垂髫少女轻叹一声，醒了过来，目光一转，哇地一声，大哭起来，哭喊着跑了过去，一头倒入那虬髯大汉的怀里。

虬髯大汉轻轻抚着她头发，柔声道：“沅儿，莫怕，大哥在这里！”他生像虽极吓人，但此刻神情言语，却是温柔已极，那女孩子抬起头来，抽泣着道：“大哥……我……我姐姐回来了没有？”

虬髯呆了一呆，突地强笑道：“蓉姐姐到你姑妈那里去了，要好几个月才会回来哩。”他嘴角似有笑容，但目光中泪珠闪动，胸膛更是起伏不定，显见得心中哀痛已极，似他这般性情激烈之人，此刻竟能强忍着心中的悲痛，说些假话来免得这女孩子伤心，这当真比让他做任何事都要困难十倍。

柳鹤亭心头一阵黯然，回转头去，不忍再看，只见陶纯纯已为第二个少女解开了穴道，拍的却是这少女双肩上的左右“肩井”两穴，以及耳下“藏血”大穴，柳鹤亭双眉一皱，奇道：“纯纯，你用‘双凤手’和‘龙抬头’的手法为她解穴，难道她中的是‘峨帽派’圣因师太的秘技拂穴手法么？”

陶纯纯回首一笑，道：“你倒渊博得很！”

柳鹤亭心中大感惊异：“怎地峨帽弟子也做了‘乌衣神魔’？”走到另一个青衣丫环身侧，俯身微一查看，双眉皱得更紧，道：“纯纯，你来看看，这少女是否被‘崆峒’点穴手法所制！”

陶纯纯轻伸玉手，在青衣丫环鼻下“仁中”、脑后“玉枕”、左右“太阳穴”各各捏了一下，等到这丫环跑了开去，方自低语道：“不错，正是崆

峒手法！”柳鹤亭呆了一呆，快步走到那边一排数个皂衣家丁之前，为他们解开了穴道，只见这些家丁有的是被普通武林常见的手法所点，有的却是某一门户的独门点穴。

回首望去，只见边傲天犹自在为那华服老妇推宫过穴，那老妇口中不住呻吟，穴道却仍未完全解开，要知道“解穴”本比“点穴”困难，要能解开别派独门手法，更是十分困难之事，柳鹤亭的授业恩师昔年遍游天下，武林中各门各派的武功均有涉猎，是以柳鹤亭此刻才能认出这些手法的来历，才能并不十分费事地为他们解开穴道。

纵是如此，过了数盏热茶时分，柳鹤亭、陶纯纯才将厅中数十人穴道一一解开，方自松了口气，却听边傲天突地又是一惊大喝：“芸娘，你怎地了？”

柳鹤亭、陶纯纯不约而同，一起掠到他的身侧，只见那华服老妇，不但穴道未被解开，而且此刻双目又自紧闭起来！

柳鹤亭双眉一皱，道：“纯纯……”

陶纯纯点头会意，将边傲天拦到一边，提起这老妇左手食、中两指瞧了半晌，又顺着她太阴太阳经、肝胆脉上一路推拿下去，然后在她左右两肋、梢骨下一分、气血相交之处的“血囊”上轻拍一下。

只见这老妇眼皮翻动一下，轻轻吐了口气，眼帘竟又垂落。

柳鹤亭面容一变，耸然道：“纯纯，可是‘天山撞穴’？”

陶纯纯幽幽一叹，垂首道：“天山撞穴的手法，中原武林中已有十余年未见，我也不知解法。”

边傲天一直凝注着她的一双手掌，此刻双目一张，颤声道：“怎么办？”语声一顿，突又大喝：“怎么办？”

陶纯纯默然不语，柳鹤亭缓缓道：“老前辈请恕晚辈放肆……”突地疾伸双掌，提起这老妇左右两掌的两根中指，手腕一抖，只听“格”地一阵轻响，柳鹤亭双掌又已闪电般在她耳尖上三分处的“龙跃穴”连拍十二掌，双手突地挽成剑诀，以掌心向下的阴手，双取她腮上牙关紧闭结合之处“颊车”大穴，轻轻一点，立即掌心向上，一阴一阳，交互变换，连续轻点。

边傲天目定口张，如痴如呆地随着他双掌望去，喉间不住上下摆动，只见他手掌翻到第二次，那老妇眼帘一张，又自吐出一口长气，边傲天心神紧张，此刻情不自禁，“呀”地唤出声来。

只见柳鹤亭面色凝重，额上已现汗珠，苍白的脸色，变成血红，突又伸手疾点了她肩头“缺盆”、“俞府”，尾骨“阳关”、“命门”四处大穴，然后长叹一声，回手一抹自己额上汗珠。

边傲天目光一定，手指却仍在不住颤动，嘴唇动了两动，方自吐出声来，颤声问道：“不妨事了么？”

柳鹤亭微微一笑，缓缓道：“幸好此人撞穴手法并不甚高，又是正宗心法，否则小可亦是无能为力，此刻让她静歇一下，然后再用丹皮、红花各一钱，加醋用文火煎，冲夺命丹三付，每日一服，谅必就不妨事了。”语声一顿，又道：“这夺命丹乃是武林常见的丹方，老前辈想必是知道的了。”

边傲天呆了一呆，讷讷道：“武林常见？老夫却不知道。”

柳鹤亭沉吟半晌，缓缓道：“精制地鳖五钱，自然铜二钱，虾之、乳香、没药一钱五分，去油、透明血竭二钱五分，古钱一钱五分、醋炙匕次，红花二钱，碎补二钱、去毛童便炙，炒麻皮根二钱，归尾二钱，酒浸，蜜糖二两，共研细末，火酒送下。”

陶纯纯轻轻一笑，道：“你这样说，人家记得住么？”

柳鹤亭歉然一笑，道：“若有纸笔……”语声未了，那虬髯大汉突地朗声吟道：“精制地鳖五钱，自然铜……”竟一字不漏地将“夺命丹方”全都背了出来，柳鹤亭不禁大奇，他再也想不到这鲁莽粗豪的汉子，竟有如此惊人的记忆力，不禁脱口赞道：“兄台的记忆之力，当真惊人得很。”

虬髯大汉扬眉一笑，道：“这算不了什么。”口中虽如此说，却掩不住心中得意之情，要知大凡聪明绝顶之人，心中杂念必多，记忆之力，便不见会十分高明，直心之人心无旁骛，若要专心记住一事，反而往往会超人一等，这道理虽不能一概而论，却也十之不离八九。

边傲天此刻心怀大放，浓眉舒展，但却又不禁轻喟叹道：“柳老弟，老夫可……唉！又蒙你一次大恩了。”

柳鹤亭微微笑道：“这又算得了什么？”

虬髯大汉哈哈笑道：“他口中虽这么说，心里其实是得意得很。”

边傲天膛目叱道：“你又在胡说，你怎地知道？”

虬髯大汉愕了一愕，讷讷道：“方才我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心里得意得很，是以我猜这位老弟大约也和我一样。”

柳鹤亭不禁哑然失笑。

陶纯纯娇笑道：“他人存意，吾忖度之，这位兄台善于忖度他人之意，当真是……”忽地见到柳鹤亭半带责备的目光，倏然住口不语。

虬髯大汉浓眉一扬，道：“姑娘方才替我看的相，是否真的准确？”

陶纯纯眼波暗流，偷偷望了柳鹤亭一眼，却听虬髯大汉接口叹道：“我一直在担心，只怕聪明人不得长寿……”话未说完，陶纯纯已忍不住“噗哧”一笑，方才这大厅中的阴森恐怖之意，此刻俱已化做一片笑声，只有那垂髫女孩子，呆呆地望着他们，既不知他们笑的什么，也不知自己心里为何犹豫。

她只知道昨日她的姊姊随着大家一起走了，说是去捉拿强盗，但至今还没有回来，梅大哥虽然说妹姊到姑妈那里去了，她却总有些不大相信，她幼小的心灵中，暗暗地问着自己：“梅大哥对我说的活，一直都没有一句假的，为什么这一次我会不相信他呢？”她也不知道该怎样回答自己。

她想找她的梅三哥问问，可是梅三哥、梅四哥却都不在这里，她想了许久，终于悄悄走到她边大伯身侧，悄悄拉了拉他的衣角，轻轻问道：“大伯，我大姊到哪里去了，你知不知道？”

边傲天怔了一怔，心中突然一阵创痛，强笑着轻声道：“你大姊马上就会回来的，她到……她到……咳咳，她说到泰安去替你买包瓜去了。”

女孩子眼睛眨了一眨，轻轻道：“梅大哥说她到大姑姑那里去了，大伯又说她到……”话未说完，泪珠簌簌而落，终于哇地一声，大哭起来，哭道：“我不要吃包瓜，我要姊姊……”转身向厅外奔了出去。

边傲天、柳鹤亭、陶纯纯以及虬髯大汉梅三思，望着她的背影，再也笑不出来。

边傲天怔了许久，轻咳一声，道：“三思，你去看看，沅儿她怎地了。”

梅三思木然而立，目光痴呆，却似根本没有听到他的话似的。

陶纯纯柳眉轻颦，附在柳鹤亭耳畔，轻轻说道：“方才那小女孩子的姐姐，可是在那荒祠中被害死的女子？”

柳鹤亭沉重地点了点头，道：“大约如此。”

陶纯纯幽幽一叹，道：“她真是可怜得很……我现在忽然发觉，活着的

人，有时比死了的人还要可怜许多哩！”

柳鹤亭又自沉重地点了点头，心中仔细咀嚼着“活着的人，有时比死了的人还要可怜许多”这两句活，眼中望着这虬髯大汉痴呆凄凉的情景，只觉悲从中来，不能自已。

他知道这大汉梅三思与那死了的少女生前必是情侣，他也能体会到这大汉此刻心中的悲痛，因为他虽未遭受过别离的痛苦，却正享受着相聚的甜蜜，甜蜜既是这般浓烈，痛苦也必定十分深邃。

他黯然垂首，暗问自己：“若是纯纯死了，我……”一阵热血，自心底冲激而起，倏然回过头去，凝注着陶纯纯的秋波，再也不愿移开半分。

边傲天倒退三步，倏地坐到椅上，沉重地长叹一声，喃喃道：“蓉儿真是命苦……唉，红颜薄命，当真是红颜薄命！”突地瞧了陶纯纯一眼，瞬又垂下目光，只听梅三思突地大喝：“蓉儿！蓉儿……”

转身飞奔而出，悲哀凄凉的喊声，一声连接着一声，自厅外传来，一声比一声更远。边傲天低眉垂目，左掌紧握着颔下银髯，似乎要将它根根拔落，不住长叹道：“三思也可怜得紧，蓉儿方自答应了他，却想不到……唉！我若早知如此，先给他们成婚，也不致让三思终身遗憾，唉……天命！天命如此，我……我……”突又抬起头来，瞧了相对凝注着的柳鹤亭与陶纯纯一眼，目中突地闪过一丝明亮的光彩。

一阵烟尘扬起，远处奔来三匹枣红健马，这三匹马并辔而来，扬啼举步，俱都浑如一辙，马上的骑士纵骑扬鞭，意气甚豪，望来一如方奏凯歌归来的百战名将。

当中一骑，白衫白巾白履，一身白色劲装的少年，顾盼之间，神采飞扬，侧首朗声笑道：“大哥，你虽然急着回家探视娇妻爱子，但临沂城边老爷子那里，却也只怕不得不先跑上一趟吧。”

左侧的黄衣大汉含笑答道：“这个自然，想不到你我兄弟这趟栖霞之行，为时方自不到半月，江湖中却已生出如许多事，最奇怪的是那‘浓林密屋’中，竟然并无人迹，若不是诸城的王三弟言之凿凿，倒真教我难以相信！”

白衫少年朗笑道：“此事既已成过去，倒不知那位‘入云龙’金四爷怎样了，早知那密屋中并无人踪，‘石观音’不知去向，你我就陪他去走上一遭又有何妨，那样一来，‘荆楚三鞭’四字，只怕在武林中叫得更响了。”此人正是“银鞭”白振。

“金鞭”屠良应声笑道：“天下事的确非人所能预测，我本以为‘栖霞三鞭’十分难斗，哪知却是那样的角色，二弟，不是大哥当面夸你，近来你的武功，确实又精进了许多，那一招‘无风狂飙’，眼力、腕力、时间、部位，拿捏得确是妙到毫巅，就算恩师他老人家壮年时，施出这一招来，只怕也不过如此，大哥我更是万万不及的了。”

“银鞭”白振鞭丝一扬，大笑不语。

“金鞭”屠良又道：“边傲天一向眼高于顶，这次竟会为了两个名不见经传的少年男女，如此劳师动众地筹办婚事，也是大大出乎我意料之外的事。”

“银鞭”白振扬眉笑道：“那两个少年男女，想必是武功还不错……三弟，你可记得他叫做什么？”

“荆楚三鞭”中的三侠“狂鞭”费真，面色蜡黄，不轻言笑，身形笔直地坐在马鞍上，双眉一直似皱非皱，闻言答道：“柳鹤亭。”

“银鞭”白振朗声笑道：“是了，柳鹤亭。”鞭丝再次一扬，“唰’地落下：“柳鹤亭这三字今日虽然籍籍无名，来日或会声震江湖亦未可知，大哥，你说是吗？”

“金鞭”屠良含笑道：“武林中的人事变迁，正如长江之浪，本是以新易旧，但据我看来，江湖后起一辈的高手之中，若要找一个像二弟、三弟你们这样的人物，只怕也非常困难吧。”双眉轩处，长笑不止。

“狂鞭”费真突地冷冷接口道：“只怕未必吧。”

屠良为之一愕，白振哈哈笑道：“三弟，你休得长了他人志气，灭了自己威风，你我兄弟闯荡江湖以来，几曾遇过敌手？”

费真冷冷道：“你我未遇敌手，只是因为遇着的没有高手而已。”

屠良、白振笑声齐地一顿，无可奈何地对望一眼，似乎颇不以此话为然。

费真又道：“不说别的，你我若是遇见王老三口中所说的那白衣人，只怕就未必能讨得了好去。”

“银鞭”白振剑眉微剔，道：“那日我在迎风宴上打了五次通关，喝得已有些醉了，王老三后来说的话，我也未曾听清，那白衣铜面人究竟是怎么回事，你且说来听听。”

“狂鞭”费真道：“你请大哥说吧。”

“金鞭”屠良缓缓道：“济南府‘双枪镖局’里的‘烈马金枪’董二爷和‘快枪’张七，保了一趟红货，自济南直到镇江，这趟红货竟使得‘济南双枪’一起出马，不问可知，自是贵重已极，哪知方到宿迁，便在阴沟里翻了船了。”

“银鞭”白振皱眉道：“快枪张七也还罢了，‘烈马金枪’董正人一生谨慎，走镖大河东西、长江南北已有数十年，难道还会出什么差错不成？”

“金鞭”屠良微喟一声，道：“不但出了差错，而且差错极大，你可记得你我上次在宿迁城投宿的那家‘广仁’客栈？”

白振略一沉吟，道：“可是有个酒糟鼻子，说话不清的掌柜那家？”

屠良道：“不错。”

白振奇道：“那家客栈看来甚是本份，难道也会出错么？”

“金鞭”屠良微微一笑，道：“张七、董二那等精明的角色，若不是看准那家客栈老实本份，怎会投宿其中，而且‘烈马金枪’董正人律人律己，都极精严，押镖途中，自上而下，手不能碰赌具，口不能沾滴酒，按说绝无出错之可能，哪知到了夜半……”

他语声微顿，白振追问：“到了夜半怎样？”

屠良道：“到了夜半，董正人醒来之时，竟发觉自己押镖的一行人众，连镖师带趟子手共计一十七人，竟都被人以油浸粗索，缚在房中，四个蒙面大汉正在房中翻箱倒篓，搜寻那批红货，想是因为手忙脚乱，董正人收藏得又极是严密，是以未曾搜到。”

“银鞭”白振嘿嘿一笑，道：“烈马金枪居然会被人上了蒙汗药，这倒的确是件奇事。”

“狂鞭”费真冷冷道：“终日打雁的人，迟早一日，总要被雁啄了眼睛，刚者易折，溺者善游泳，这正是天经地义之事，有何奇怪？”

屠良只作未闻，接口道：“其中有个汉子，见到董正人醒来，便走来喝问，董正人怎肯说出，那大汉恐吓了几句，便举起蒲扇般的手掌，劈面向董正人拍下，‘烈马金枪’称雄一世，此番若被人打了个耳光，纵是不死，此

后又将怎地做人，不禁长叹一声，方待合上眼帘，准备事后一死了之。”

第八章　吉日良辰

白振干咳一声，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董二爷想得也未免太迂了。”语声方顿，突又接口道：“不过，除此之外，又有何办法呢？”虽是如此说话，语声中却无半分同情之意，仿佛只要这一掌不是打在自己脸上便与自己无关一样。

“金鞭”屠良道：“烈马金枪那时正是龙困浅滩，虎落平阳，毫无办法，哪知就在他眼帘将合未合时，房中突地多了一条白衣人影，以董金枪那等眼力，竟未看出此人是何时而来，自何处而来的。”

白振冷笑一声，道：“董金枪那时有没有看见，王老三却又怎会知道，看来他只怕也有些故意言过其实吧！”

“金鞭”屠良微微一笑，接道：“王老三也不是巧言令色之辈，想来也不会假吧！”

“银鞭”白振“嘿”地冷笑一声，意下甚是不服，“金鞭”屠良继道：“黑夜之中，房中一盏油灯，灯油将枯，火花甚是黝暗，只见那白衣人长衫飘飘，洁白如雪，神态极为潇洒，面上却戴着一具狰狞丑怪的青铜面具，望之真如鬼魅，那大汉见到地上的人影，手掌不禁一顿，倏然转过身去，大喝一声，方待拔刀，哪知刀未曾出鞘，只听一声龙吟，一声冷笑，接着一阵剑光闪动，四声惨呼，董正人只觉眼前一花，那四个蒙面大汉已俱都尸横就地，周身一无伤痕，只有一道致命剑创，自额角劈到颔下，四人竟是一模一样。”

“银鞭”白振心高气傲，听得别人夸奖那白衣人的武功，心下便大为不服，但屠良说到达里，他却也不禁为之耸然动容。

“金鞭”屠良语声稍歇，又自接道：“董正人那时心中，正是惊喜交集，惊的是这白衣人武功之高，行踪之诡，手段之辣，喜的是自己一筹莫展，竟会突地来了救星，只见这白衣人剑尖垂地，一步一步向自己走了过来，他自然连忙开口称谢，哪知这白衣人却冷冷说道：‘你莫谢我，我杀此四人，只是为了他们行为卑劣，与你无关，他四人若不施用蒙汗药，便是将你们十七人一起杀了，我也不会伸手来管。’语声冰冰冷冷，只听得董正人自心底冒出一股冷气，半晌说不出话来。”

白振剑眉微轩，似是想说什么，“金鞭”屠良却已接口道：“这些话都是‘烈马金枪’事后自己说出来的。”

“银鞭”白振冷笑道：“真的么？”

“金鞭”屠良接着说道：“只听那白衣人又道：‘但是你们这般人既要替人保镖，却又如此大意，亦是该死已极。’听到‘该死”两字，董金枪不禁机伶伶打了个寒噤，只见那白衣人缓缓伸出左掌，向他胸前伸了过来，将他身子一翻，从他身后的床底下，将那箱红货拿了出来。”

本自奔行甚急的健马，已不知不觉地放缓了下来，“金鞭”屠良语声微顿，又道：“董金枪一生闯荡江湖，深知人性弱点，人们凡是搜寻一物，必是自最隐秘难寻之处入手，愈是显目之处，愈是不加注意，方才那四个蒙面大汉，遍寻不得，他心中方自以为得计，哪知这白衣人却宛如目见一般，轻轻一伸手，便将红货取出，董金枪又惊又怕，方自轻呼一声，那白衣人冷冷道：‘你舍不得么？’突地一道剑光，‘唰’的向他削来，董金枪既不能避，又不能挡，只见这一道剑光快如闪电，他又只得瞑目受死。”

“银鞭”白振“嘿”地一声冷笑，道：“手持利剑，却来对待一个不能

反抗的人，也算不得什么好汉。”

“金鞭”屠良不答，却又接道：“只听‘嗖’地一缕锐风，自他身侧划过，那白衣人又自冷笑道：‘死罪可免，活罪难逃。’说到最后一字，似乎已远在数十丈外，董金枪才敢睁开眼来，却见自己仍是好生生的，只是身上所绑的粗索，那被白衣人长剑轻轻一挥，竟已断成十数段了！”

“银鞭”白振剑眉微剔，沉声问道：“十数段？”

“金鞭”屠良颔首不语，一时之间，但闻马蹄得得，直到健马又自缓缓驰出十数丈外，“银鞭”白振方自微喝一声，自语着道：“这是什么剑法？”

“狂鞭”费真冷冷道：“这是什么剑法，姑且不说它，但此人行事之奇，武功之高，我却是佩服得紧。”眼角横瞟白振一眼，哪知白振只管俯首沉思，竟未答话，又是一阵沉寂。

“银鞭”白振突地抬头道：“白衣人能在刹那之间，将四人一起伤在剑下，武功也算不错的了！”

“狂鞭”费真道：“自然！”

“银鞭”白振轩眉朗声道：“但这四人是谁？武功如何？他们若只是四个只会使用蒙汗药的下五门小贼，哼哼！那也不算什么。”

“狂鞭”费真冷笑一声，道：“若是江湖常见的普通蒙汗药物，那‘烈马金枪’又怎会着了他们的道儿。”

“银鞭”白振亦自冷笑一声，道：“不是普通蒙汗药物，难道是‘女娲五色天石散’不成？”

“狂鞭”费真面容一片冰冷，目光直注前方，冷冷道：“正是！”

“银鞭”白振心头一跳，失声道：“那四条大汉难道是‘诸神山庄’的门下？”

“狂鞭”费真道：“不错。”

“银鞭”白振呆呆地怔了半晌，却听“金鞭”屠良接口道：“那‘烈马金枪’将自己一行人的绑索解开之后，用尽千方百计，竟仍然无法将他们救醒，他又急又怒，再转身在那四条大汉尸身之上去搜寻解药，这才发现他们四人身上，竟都藏有‘诸神山庄’的腰牌，此刻他遭此巨变，已变得心灰意冷，也不想去寻找那‘诸神山庄’理论，等到天明，那些镖师一起醒转，他便回到济南，折变家财，赔了客人的红货，幸好他一生谨慎，绝不浪费，这些年来，生意又做得十分兴隆，是以还有些须剩余，他便悄然洗手，准备安安份份地度此残生，再也不想在刀口下讨生活了。”

他一面说话，一面叹息，亦不知是为了对“烈马金枪”的同情，抑或是为了对自己的感慨，要知这班武林豪士，终日驰马江湖，快意恩仇，在别人眼中看来，虽是十分羡慕，但在他们自己心中，却又何尝不羡慕别人的安适家居，只是此身一入江湖，便已再难脱身，纵有些人厌倦了江湖生涯，洗手归隐，但他们恩怨未了，归隐亦是枉然，有恩的人，千方百计寻他报恩，有仇的人，千方百计去复仇，甚至到他身死之后，恩仇还不能休止。

这些武林豪士的甘苦，当真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又岂是别人所能了解？

此刻“金鞭”屠良正是这种心境，但等到头脑不复冷静，胸中热血上涌之时，他便又会将此种感慨忘怀。

临沂城中，边府门前，车水马龙，冠盖云集，大江南北，黄河两岸，来自南七北六十三省成名立万的英雄豪客，不但早已将边府以内的正厅、偏厅，

甚至花厅一起坐满，就连厅前的游廊，庭院，亦都摆满酒筵，但见宅内宅外，悬红挂绿，张灯结彩，喜气洋溢，薄暮时分，数十串百字南鞭。一起点燃，更使这平日颇为清冷的大街，平添了不知几许繁华之意。

鞭竹之声响过，华灯如海，霎时齐明，“ 万胜金刀 ” 边傲天华服高冠，端坐堂前，不时发出洪亮豪迈的朗笑之声，竟似比自己嫁女儿娶媳妇还要高兴三分，此刻交拜天地已过，新娘已入洞房，新郎柳鹤亭满身吉服。满面春风，满口诺诺，周旋在这些虽是专程而来为他道喜，但却俱都与他素不相识的贵客之间，那 “ 妙语如珠 ” 的梅三思，在旁为他一一引见，自然不时引起阵阵哄堂大笑。

“ 荆楚三鞭 ” 兄弟三人，一起坐在正厅东首的一席上，“ 银鞭，白振又已有了几分酒意，只是在这满堂武林成名豪客之间，举止仍不敢十分失态。

华堂明烛，酒筵半酣，柳鹤亭转回堂前正席，边傲天一手捋髯，一手持杯，面向柳鹤亭朗声大笑道：“ 柳贤侄，你喜期良辰，老夫但有两句吉言相赠。 ”

梅三思哈哈笑道：“ 师傅这两句话，不说我也知道。 ”

边傲天含笑道：“ 你且说来听听。 ”

梅三思目光得意地四顾一眼，大笑朗声道：“ 少打老婆，多生贵子。 ”

这八个字一说出来，当真是说得声震屋瓦，满堂贺客，再次哄堂大笑起来。

边傲天沉声叱道：“ 这是什么话。 ” 自己却也忍俊不禁，失声而笑。

于是华堂明烛，人影幢幢之间，便洋溢起一片欢乐的笑声，柳鹤亭垂首而立，亦不知该笑抑或是不该笑。

哪知刹那之间，欢乐的笑声竟然渐沉、渐消，四下一片静寂中，忽然自游廊内缓缓走进一个人来，缓缓走入正厅，“ 银鞭 ” 白振举起酒杯，“ 嘿嘿 ” 强笑两声，但一触到此人两道冰冷森寒的目光，却再也笑不出来。

辉煌的灯光下，只见此人身材颀长，步履坚定，一身长衫，洁白如雪，面上却戴着一具狮鼻獠牙、狰狞丑恶的青铜假面。

一片静寂之中，他一步一步，缓缓走入正厅，冰冷的目光，闪电般四下扫动，似乎要看穿每一个人心中所想的心事。

满堂群豪，虽然大多是初次见到此人之面，但有关此人的种种传说事迹，近日却早已传遍武林，此刻人人心中不禁俱都为之惴惴不安，不知他今日来到此间，究竟是何来意？有何打算，“ 万胜神刀 ” 边傲天突地朗声大笑起来，这笑声立时便有如利剪断布，快刀斩麻，将四下难堪的寂静，一起划破，只听边傲天朗声笑道：“ 又有嘉客光临，更教蓬荜生辉。 ” 离座而出，大步向这雪衣铜面人迎去！

哪知这雪衣人目光冰凉，缓缓而行，竟似根本没有听到他的笑语，也根本没有向他望一眼。

柳鹤亭剑眉微剔，足跟半旋，轻轻一个箭步，身形有如行云流水般抢在边傲天之前，缓步而行，目光抬处，只见雪衣人两道冰冷的目光，也正在瞬也不瞬地望着自己。

两人目光相对凝视，彼此的身形，却愈走愈近，边傲天笑声越来越低，终于连声音都笑不出来，只剩下面上一丝僵硬的笑容。

只见雪衣人脚步突地一顿，左手拿起桌上酒壶，右手拿起壶边酒盏，自斟自饮，仰首连干三杯，然后放下杯盏缓缓道：“ 恭喜恭喜…… ”

这四字说得和缓低沉，与他平日说话的声音语气，俱都大不相同，柳鹤亭亦自料想不到他会说出这种话来，不禁为之一愕，他身后的边傲天忽又朗声说道：“阁下远道而来，快请坐下喝上三杯——”

雪衣人冷“哼”一声，掉首而行，将边傲天僵在那里，作声不得，柳鹤亭目光闪动，方待出言，哪知厅角突地又传来一阵狂笑之声，雪衣人听了狂笑之声，脚步便又一顿。

只见厅角脚步踉跄地走出一个身材颀长的白衣少年，由上至下，由下至上仔仔细细地瞧了雪衣人几眼，缓缓道：“你是到此来贺喜的么？怎地一来就要走了，你怎地要在头上戴个假面，难道是见不得人么？”

雪衣人垂手木立，不言不动，边傲天干咳一声，强笑着道：“白二侠醉了！”转目向梅三思送了个眼色，道：“快将白二侠扶到里面歇歇。”

梅三思口中应了一声，但却笔直地走到雪衣人身前，大声道：“你头上戴着这玩意儿，不觉得难受么？”

雪衣人身形仍然不动，目光缓缓一扫，口中一字一字地说道：“出去！”

梅三思呆了一呆，道：“哪里去？”

雪衣人冷“哼”一声，逼人的目光，不住在梅三思及那白衣少年面上扫动，却再也不说一个字出来！

满厅宾客中，武功较高、酒意较浓的，见了这雪衣人这般神态，已忍不住勃然变色，边傲天高举双臂，朗声道：“今日吉期良辰，请各位千祈看在边某面上，多喝喜酒，少惹闲事。”

已有几分酒意的“银鞭”白振，借酒装疯，伸手指着雪衣人狂笑数声，还未答话，边傲天又已抢口说道：“阁下既是柳贤侄的朋友，又好意前来贺喜，也望阁下凡事——”

雪衣人再次冷“哼”一声，一字一字地缓缓说道：“你们若不愿出去，在这里死也是一样。”这两句话语声之森寒，语意之冷削，竟使这张灯结彩的华堂之上，平空压下一层寒意。

梅三思呆了一呆，伸手一指自己鼻端，讷讷说道：“要我们死？”侧目望了满身白衣的“银鞭”白振一眼，突地仰天长笑起来：“要我们死，喂，你倒说说看，为的是什么？”

雪衣人目中光芒一闪，他生性偏激，睚眦必报，伤在他剑下的人，已不知凡几，却从未有一人向他问出此话来！

坐在他身侧桌畔的一个锦袍佩剑大汉，浓眉一扬，似乎再也忍不住心中怒气，突地推杯而起，哪知他怒喝之声尚未出口，只听“呛啷”一声龙吟，他腰畔长剑，竟已被雪衣人反手抽出，这一手当真是快如闪电，锦衣佩剑大汉一惊之下，手足冰冷，呆立半晌，胸中的怒气，再也发不出来。

雪衣人一剑在手，既未借挥剑显示武功，亦未用弹剑表露得意，只是目光凝注剑尖，就有如人们凝注着睽别已久的良友一般。

梅三思大笑之声渐渐沉寂，雪衣人掌中长剑渐渐垂落！

“银鞭”白振四顾一眼，心中突地升起一丝畏惧之意，伸手一抹面庞，亦不知是在借此掩饰自己面上的不安，抑或是拭抹额上的冷汗，“嘿嘿”干笑着道：“今日柳兄台吉期良辰，我犯不着与你一般见识，嘿嘿——”袍袖一拂，转身就走，“银鞭”白振居然如此虎头蛇尾，倒当真大出众人意料之外，边傲天浓眉一皱，他先前本待强劝白振走开，但此刻见白振如此泄气，却不禁又颇为不满。

梅三思呆了一呆，回首道：“ 你怎地走了？ ”

语声未了，眼前突地光华一闪，一阵森寒剑气，自鼻端一挥而过，雪衣人掌中的长剑，竟已经抵住白振脊椎，屠良、费真对望一眼，齐地长身而起，“ 嗖 ” 地掠了过来。

雪衣人冷笑一声，突地缓缓垂下掌中长剑，哂然说道：“ 如此鼠辈，杀之徒污此剑。 ” 上下瞧了梅三思两眼，冷冷骂了一声：“ 蠢才。 ”

拂袖转身，再也不望他两人一眼，缓缓走到那犹自坐在那里发愣的锦袍佩剑大汉身畔，举起掌中长剑，自左而右，自剑柄而剑尖，轻轻抚摸了一遍，缓缓道：“ 此剑名‘ 不修 ’，剑史上溯秦汉，虽非剑中圣品，却也绝非凡物，你武功不高，能得此剑，亦是天缘，但望你好生珍惜，刻苦自励，再多磨练，莫要辜负了此剑！ ”

左掌食、拇二指，轻轻夹住剑尖，右掌向内一弓，剑柄突地弹出。

锦袍佩剑大汉木然半晌，面上不觉泛起一阵羞愧之色，方自伸手接过剑柄，剑柄竟又脱手弹出，他惊愕之下，转目望向雪衣人，只见他全身纹丝不动，右腕突地一反，剑柄便自肋下向身后弹去，只听“ 叮叮 ” 几声微响，弹出的剑柄，竟似生了眼睛，恰好将漫无声息射向他后背的五点乌光，一一弹落！

雪衣人目光一凛，头也不回，冷冷道：“ 背后伤人，岂能再饶！ ” 缓缓转过身形，一步一步地向“ 银鞭 ” 白振走去！

方才他还剑发招之际，众人俱都定睛而视，凝声而听，只有费真、屠良双双到白振身侧，屠良皱眉低声道：“ 二弟，你怎地如此莽撞，你纵然对那人不服，也不应在此时此刻出手！ ”

费真面色深沉，缓缓道：“ 何况你纵然出手，也讨不了好去！ ”

他两人这一讽一劝，非但未能将“ 银鞭 ” 白振劝回位上，自己兄弟一来，反而使他自觉有了倚恃，一言不发地拧转身形，扬手五道乌光，向雪衣人背后脊椎之处击去！

哪知雪衣人头也不回，便将这在武林中亦称十分霸道的五点“ 鞭尾黑煞，无风乌针 ” 一一击落，白振心头一跳，只见雪衣人一步一步向自己缓步行来，右掌两指，微捏剑尖，却将剑柄垂落地上。

“ 银鞭 ” 白振目光转处，先瞧屠良一眼，再瞧费真一眼，突地“ 嘿嘿 ” 大笑起来，一面大声道：“ 你如此发狂，难道我‘ 荆楚三鞭 ’ 兄弟三人，还怕了你不成，嘿嘿…… ” 语声响亮，“ 荆楚三鞭，兄弟三人 ” 八字，说得更是音节锵然，但目光抬处，见到雪衣人一双冰冷的眼睛，却还是无法再笑得出来。

“ 万胜神刀 ” 边傲天望着他们越走越近的身形，心中真是左右为难，他方才虽然已将梅三思强拉开去，但此刻却无法拉开“ 银鞭 ” 白振，最难的是双方俱是宾客，那雪衣人虽然狂傲无礼，但“ 银鞭 ” 白振却先向别人寻衅，再加以背后暗算于人，更是犯了武林之忌，满厅群豪，此刻人人袖手旁观，又何尝不是不耻白振的为人！

但这般光景，边傲天若也袖手不理，日后传说出去，必说他是怕了那雪衣人，一时之间，他心中思来想去，却也无法想出一个妥善解决之法。

“ 银鞭 ” 白振干笑一声，脚下连退三步，掌中却已撤下围在腰畔的一条亮银长鞭，鞭长五尺，细如笔管，但白振随手一抖，鞭梢反卷而出，居然抖得笔直，生像一条白蜡长竿一般，要知“ 银鞭 ” 白振人虽狂傲浮躁，但在这

条银鞭上的功夫，却亦有十数年的苦练。

他银鞭方自撤出，费真、屠良对望一眼，两人身形一分，已和他立成鼎足之势，将那雪衣人围在中间。

雪衣人眼角微扬，目中杀机立现，脚步更沉重缓慢，“银鞭”白振再次干笑数声，手腕一送，方自垂下的鞭梢，又已挺得笔直。

在这刹那之间，双方俱是箭在弦上，突听“叮”地一声轻响，白振掌中银鞭，竟然笔直垂下，白振面容不禁为之大变，转目望去，只见一身吉冠吉服的新倌人柳鹤亭，已自大步行出，满厅群豪俱都眼见柳鹤亭方才凭空一指，便已将白振掌中挺得笔直的银鞭击落，于是本来不知他武功深浅的人，对他的态度便全然为之改观。

雪衣人凝目一望，脚步立顿，冷冷道：“此事与你无关，你出来做什么？”

银鞭白振冷冷“哼”了一声，立刻接口道：“正是，正是，此事与你无关，兄台还是早些入洞房的好。”

柳鹤亭面色森寒，冷冷看了白振一眼，却向雪衣人当头一揖道：“阁下今日前来，实令在下喜出意外，然在下深知君之为人，是以也未曾以俗礼拘束阁下，既未迎君于户外，亦未送君于阶下。”

雪衣人目光木然，缓缓道：“你若不是如此为人，我也万万不会来的。”

柳鹤亭嘴角泛起一丝微笑，又自朗声道：“在下此刻出来，亦非为了——”

雪衣人冷冷接口道：“我知道你此刻出来，绝非为了那等狂傲浮浅之徒，只是不愿我在此出手！”

柳鹤亭嘴角笑容似更开朗，颔首道：“在下平生最恨浮浅狂傲之徒，何况今日之事，错不在君，在下焉有助人无理取闹之理，但此人到底乃在下之宾客。”语声微顿，笑容一敛，接口又道：“阁下行止高绝，胜我多多，但在下却有一言相劝，行事……”

雪衣人又自冷冷接口道：“行事不必太过狠辣，不必为了些须小事而妄动杀机，你要劝我的话，可就是这两句么？”

这两人言来语去，哪似日前还在舍生忘死而斗的强仇大敌，倒似多年老友在互相良言规过，满堂群豪，俱都不知他两人之间关系，此刻各个面面相觑，不觉惊奇交集。

只听柳鹤亭含笑缓缓说道：“在下正是此意。”

雪衣人目光一凛，道：“今日我若定要出手，又当怎的？”

柳鹤亭笑容一敛，缓缓道：“今日阁下若然定要在此动手——”突地转身过去，面对“银鞭”白振道：“或是阁下也有不服之意，便请两位一起来寻我柳鹤亭好了。”

“万胜神刀”边傲天浓眉一扬，厉声接口道：“今日虽是柳贤侄的吉期良辰，但老夫却是此间主人，如果有人真要在这里闹事，这本帐便全都算在老夫身上好了。”

梅三思自从被他师傅拉在一边，便一直坐在椅上发闷，此刻突地一跃而起，大步奔来，伸出筋结满布的手掌，连连拍着自己胸膛，大声道：“谁要把帐算在我师傅身上，先得尝尝我姓梅的这一双铁掌。”双掌伸曲之间，骨节“格格”一阵山响，外门硬功，确已练到七成火候。

满厅群豪，多是边傲天知交好友，此刻见他挺身出面，俱都纷纷离座而起，本是静寂无比的大厅，立时变得一片混乱。

“银鞭”白振干笑数声，道：“今日我弟兄前来，一心是为了向边老爷子贺喜的，边老爷子既然出了头，我弟兄还有什么话说。”双手一圈，将银鞭围在腰畔，转身走回自己席位，举起酒杯，一干而尽，口中又自干笑着道：“在下阻了各位酒兴，理应先罚一杯。”

屠良、费真又自对望一眼，面上突然露出厌恶之色，显然对他们这位兄弟的如此作风极为不满。

柳鹤亭哂然一笑，目光缓缓转向雪衣人，虽未说出一言半语，但言下之意，却是不言而喻。

“万胜神刀”边傲天哈哈一笑，朗声道：“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好极，好极，各位还请快些坐下，边傲天要好好敬各位一杯。”

语声方了，只见雪衣人竟又一步一步地向白振缓缓行去，白振面容也变得有如死灰，目光故意望着面前的一盘鱼翅海参，一面伸出筷子去挟，心惊手颤，银筷相击，叮叮直响，挟来挟去，却连一块海参也没有挟起来，雪衣人却已站到他的身畔，突地出手如风，在他面上正反抽了七下耳光，只听“啪啪……”一连串七声脆响，听来直似在同一刹那间一起发出。

这七下耳光，打得当真是快如闪电，“银鞭”白振直被打得呆呆地愣了半晌，方自大喝一声，一跃而起，雪衣人却连望也不再望他一眼，只管转身走了开去，仿佛方才那七记耳光，根本不是他出手打的一样。

屠良、费真双眉一轩，双双展动身形，挡在雪衣人面前，齐地厉声喝道：“朋友，你这般——”

语声未了，只见雪衣人缓一举步，便已从他两人之间的空隙之中，从从容容地走了过去，竟连他们的衣袂亦未碰到半点，而大喝着奔来的“银鞭”白振，却几乎撞到他两人的身上。

这一步跨来，虽然轻描淡写，从容已极，但屠良、费真却不禁为之大吃一惊，屠良大叱一声：“二弟，放镇静些！”费真却已倏然扭转身，只见那雪衣人步履从容，已将走出厅外，费真身形方动立顿，目光微转，冷笑一声，突向边傲天抱拳道：“边老爷子，我们老二忍气回座，为的是什么——”语声突顿，冷笑两声，方自改口道：“此刻他被人如此侮辱，你老人家方才说的话，言犹在耳，我兄弟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还是请你老人家吩咐一声。”

白振推开屠良，一步掠来，大喝道：“老三——”下面的话，还未说出口来，费真已自抢口说道：“二哥，你先忍忍，反正今天我们都在边老爷子这里，当着天下宾朋，他老人家还会让我兄弟吃得了亏么！”

这一番说话，当真是言词锋利，表里俱圆。

“万胜神刀”边傲天浓眉剑轩，面色亦已涨成紫红，突地大喝一声：“站住！”

雪衣人缓步而行，已自走到厅外游廊，突地脚步一顿，头也不回，冷冷问道：“什么人？什么事？”他说话言词简短，从来不肯多说一字，边傲天一捋长髯，抢步而出，沉声喝道：“此地虽非虎穴龙潭，但阁下要来便来，要走便走，难道真的没有将老夫看在眼里？”

雪衣人冷冷一笑，左掌轻抬，拈起了那柄犹自被他捏在掌中的长剑，缓缓转过头来，道：“我若要走，焉有将别人之剑也带走之理？”目光一凛：“但我若真的要走，世上却再无一人能挡得住我。”话犹未了，已又自缓步向外行去，全然未将普天之下的任何人看在眼里，亦未将任何事放在心上！

边傲天一生闯荡，却未见到江湖中竟会有如此人物，只听一声大喝，梅三思飞步而出，大喝道：“好大胆的狂徒，竟敢对我师傅无礼！”连环三拳，击向雪衣人后背。

这三拳风声虎虎，声威颇为惊人，但雪衣人微一举足，这三拳便已拳拳落空，竟连他的衣袂都未沾上一点。

梅三思呆了一呆，又自大喝道：“你这小子快些回过头来，让俺好好打上三拳，似这般逃走，算得了什么好汉？”突觉有人一拉他衣襟，使他身不由主地连退三步！

雪衣人目光一凛，缓缓转过身形，却见站在他面前的，竟是已换了那一身吉服吉冠的新人柳鹤亭！

两人面面相对，身形俱都站得笔直，两边梁上的灯光，映着柳鹤亭斜飞入鬓的一双剑眉，亮如点漆的一双俊目，映得他清俊开朗的面容上的轮廓和线条，显出无比的坚毅和沉静，却也映得雪衣人的目光更加森寒冷削，于是他面上的青铜假面，便也变得越发狰狞可怖！

两人目光相视，俱都动也不动，似乎双方都想要看透对方的内心，寻出对方心理弱点，因为如此才能使自己占得更多的优势。

四下再次归于静寂，突听“　”地一声，雪衣人掌中垂下的剑柄，在花园石地上轻轻一点！

这响声虽轻，但却使群豪为之一震。

只听雪衣人冷冷说道：“我见你年轻英俊，武功不俗，是以方自敬你三分，也让你三分，你难道不知道么？”

柳鹤亭沉声道：“我又何尝没有敬你三分，让你三分？”

雪衣人目光一闪，道：“我一生行事，犯我者必杀，你三番两次地阻拦于我，难道以为我不敢杀你么？”

柳鹤亭突地轩眉狂笑起来，一面朗声道：“不错，阁下武功，的确高明过我，要想杀我，并非难事，但以武林人，不过只是匹夫之勇而已，又岂能算是大丈大的行径？”笑声一顿，厉声又道：“人若犯你，你便要杀他，你若犯别人，难道也不该被别人杀死么？”

雪衣人突地仰天长笑起来，一阵阵冰冷的笑声，接连自他那狰狞丑恶的青铜面具中发出，让人听来，哪有半分笑意。

这笑声一发，便如长江大河之水，滔滔而来，不可断绝，初时有如枭鸣猿啼，闻之不过令人心悸而已，到后来竟如洪钟大吕，声声振耳，一时之间，满厅群豪只觉心头阵阵跳动，耳中嗡嗡作响，恨不得立时掩上耳朵，再也不去听它。

柳鹤亭剑眉微剔，朗声道：“此间人人俱知阁下武功高强，是以阁下大可不必如此笑法。”声音绵密平实，从这震耳的笑声中，一字一字地传送出去，仍是十分清朗。

雪衣人笑声不绝，狂笑着道：“上智之人役人，下愚之人役于人，本是天经地义之事，弱肉强食，更是千古以来不变之真理，我武功高过你等，只因我才智、勇气、恒心、毅力，俱都强于你等几分，自然有权叫人不得犯我，若是有人才智、勇气、恒心、毅力俱都高过于我，他一样也有权叫我不得犯他，这道理岂非明显简单之极！”

柳鹤亭呆了一呆，竟想不出该用什么活来加以反驳。

只听雪衣人又道：“我生平恨的只是愚昧无知、偏又骄狂自大之徒，这

种人犯在我手里——”

话犹未了，柳鹤亭心中突地一动，截口说道：“世人虽有贤愚不肖之分，但聪明才智之士，却又可分为几种，有人长于技击，有人却长于文翰，又怎能一概而论，阁下如单以武功一道来衡量天下人的聪明才智，已是大为不当，至于勇气恒心的上下之分，更不能以此来做衡量。”

雪衣人笑声已顿，冷冷接口道：“凡有一技之长，高出群伦之人，我便敬他三分。”

柳鹤亭道：“自始至此，伤在你剑下的人，难道从无一人有一项胜过阁下的么？”

雪衣人冷笑道：“正是！莫说有一技胜过于我之人，我从未杀过，便是像你这样的人，也使我动了怜才之心，即使是个万恶之徒，我也替他留下一线生机，万万不会将之伤在剑下，这点你知道得已该十分清楚了吧！”

他言语之中，虽然满是偏激怪诞之论，但却又叫人极难辩驳。

哪知柳鹤亭突又纵声狂笑起来，一面笑道：“阁下巧辩的是高明，在下佩服得很。”

雪衣人冷冷道：“我生平从未一字虚言，何况我也根本毋庸向你巧辩！”

柳鹤亭笑道：“人们但有一言冲撞了你，你便要立刻置之死地，那么你又怎能知道他们是否有一技之长胜过于你，难道人们将自己的多少聪明才智、勇气恒心的标志全都挂到了脸上不成？”

雪衣人隐藏在青铜假面后的面色虽无法看出，但他此刻的神情，却显然呆了一呆，但瞬即冷冷道：“言谈举止，神情态度，处处俱可显示一人聪明才智，我剑光之下，也定然可以映出人们的勇气恒心。”

柳鹤亭沉声道：“大智若愚，似拙实巧之人，世上比比皆是。”

雪衣人“嗤”地冷笑一声，道：“若是此等人物，我不犯他，他岂有犯我之理，他不犯我，我亦万无伤他之理，这道理岂非更加明显？”

此刻柳鹤亭却不禁为之呆了一呆，沉吟半晌，方又沉声道：“武林之间，本以‘武’为先，阁下武功既高，别的话不说也罢，又何必苦苦为——”

雪衣人冷冷接口道：“你若真能以理服我，今日我便让那姓白的打回七下耳光，然后抖手一走，否则你若能以武服我，我也无话可说！”语声微顿，目光一扫，冷削的目光，有如两柄利刃，自立在柳鹤亭身后的梅三思，扫到被费真、屠良强拉住的“银鞭”白振身上，冷冷又道：“至于这两个人么，无论琴棋书画，文翰武功，丝竹弹唱，医卜星相，他两人之中，只要有一人能有一样胜过我的，我便——”

柳鹤亭目光一亮，忍不住接口道：“你便怎地？”

雪衣人目光凝注，冷“哼”一声，缓缓道：“我从此便是受尽万人辱骂，也不再动怒！”

柳鹤亭精神一振，回转身去，满怀期望地瞧了“银鞭”白振一眼，心中忖道：“此人虽然骄狂，但面貌不俗，又颇有名气，只怕总会有一两样成功之学，强过于这白衣怪客亦未可知。”要知他虽深知这雪衣人天纵奇才，胸中所学，定必洽翰如海，但人之一生，精力毕竟有限，又怎能将世上的所有学问，俱都练到绝顶火候，一时之间，他不禁又想起了那“常败国手”西门鸥来，心中便又加了几分胜算。

哪知他目光呆呆地瞧了白振半晌，白振突地干咳一声，大声道：“我辈武林中人，讲究的是山头挥刀，平地扬鞭，硬碰硬的真功夫，哪个有心思去

学那些见不得人的酸花样，来来来，你可敢硬接白二侠三鞭？”柳鹤亭目光一合，心中暗叹，雪衣人却仅冷冷一笑！

这一声冷笑之中，当真不知含蕴多少讥嘲与轻蔑，柳鹤亭心中暗叹不已，却听雪衣人冷笑着缓缓说道：“我早已准备在门外领教领教他兄弟三人的武功，只怕你也可以看出他们纵然兄弟三人一起出手，又能占得了几分胜算？”语声过处，垂目望了自己掌中长剑一眼，冷冷又道：“我之所以想借这柄长剑，只是为了不愿被这般狂俗之徒的鲜血，污了我的宝剑而已。”转过身去，目光再也不望大厅中的任何人一眼，再次缓步走了出去，一阵风自廊间穿过，吹起他雪白长衫的衣袂，就像是被山风吹乱了的鹤羽似的，随着满山白云，冉冉飞去！

“银鞭”白振怒吼一声，挣脱屠良、费真的手掌，一步抢出！

柳鹤亭霍然旋身，冷冷道：“阁下何必自取其辱。”

“银鞭”白振神情一呆，“万胜神刀”边傲天厉声喝道：“难道就让此人来去自如？今日老夫好歹也得与他拼上一拼！”

柳鹤亭心中暗叹一声，面上却淡然一笑道：“各位自管在此饮酒，容我出去与他动手。”语声一顿，剑眉微剔，朗声又道：“若是有人出去助我一拳一脚，便是对我不起。”转身昂然走出。

要知他方才转念之间，已知今日满座群豪，再无一人是那雪衣人的敌手，除非以多为胜，以众凌寡，如此一做，不但定必伤亡极众，且亦犯了武家之忌，但边傲天如若出手，却势必要形成混战之局，是以他便再三拦阻众人。

此刻他目光凝注雪衣人的后影走出廊外，他深知今日自己与雪衣人步出廊外之后，便是生死存亡之争，但心中却丝毫没有半分能胜得那雪衣人的把握，他脑海中不禁又泛起在洞房中一对龙凤花烛丁垂首默坐的倩影，因为今日自己若是一出不返，陶纯纯便要枯坐一生。

一声长长的叹息，自他心底发出，却停留在他喉间，他心中虽然思潮翻涌，面上却是静如止水，只因此时此刻，他别无选择余地，纵然明知必死，也要出去一战，令他悲哀沉痛的，只是竟无法再见陶纯纯一面。他每跨一步，需要多大的勇气与信心，除了他自己以外，谁也无法明了。

洞房之中，锦帐春暖，一双龙凤花烛的烛光，也闪动着洋洋的喜气，陶纯纯霞帔凤冠，端坐在锦帐边，低目敛眉，心鼻相观，不但全身一无动弹，甚至连冠上垂下的珠罩，都没有晃动一下。

她只是安详地静坐着，眉梢眼角，虽仍不禁隐隐泛出喜意，但在这喜意中，却又似乎隐含着一些别的心事。

边宅庭园深沉，前厅宾客的喧笑动静，这里半分都听不到，她耳畔听到的，只是身畔两个喜娘的絮絮低语，还不住告诉她一些三从四德的妇道、相夫教子的道理，她也只是安详地倾听，丝毫没有厌倦之意！

于是这安详、静寂，而又充满喜气的后院洞房，便和喧闹、混乱、杀气四伏的前厅，截然划分成两个不同的世界，前厅中所发生的事，她们全不知道，她们只是忍耐地待着新倌人自前厅敬完谢宾之酒，然后回到洞房来！

龙凤花烛的火焰更高，一个纤腰的喜娘，莲足姗姗，走了过去，拿起银剪剪下两段长长的烛花，然后忍不住回首悄语：“新倌人怎地还不回到后面来？”

另一个年纪略长、神态却更俏的喜娘，掩口娇笑道：“你瞧你，新娘子不急，你倒先急起来了！”

纤腰喜娘莲足一顿，似待娇嗔，却似又突地想起了自己此时此刻的身份，于是只得恨恨的瞟了她一眼，轻轻道：“我只是怕新倌人被人灌醉了，你怎地却说起疯话来了。”

俏喜娘偷偷瞧了神色不动的新娘子一眼，转口道：“说真的，新郎倌入了洞房之后，本来是不应该再去前面敬酒的，只是他们这些大英雄、大豪杰，做出来的事，自然都是和别人不同的，你也不必怕新郎倌喝醉，我听说，真正功夫高的人，不但喝酒不会醉，而且能够将喝下去的酒，从脚底下逼出来。”

这俏喜娘说到这里，神色之间，像是颇以自己的见多识广而得意，她却不知道此等事情，固非绝不可能，但亦是内功特高之人，在有所准备，与人较力的情况下才会发生，绝非常例，若是人人饮酒之前，先以内功防醉，那么喝酒还有什么情趣？

又不知过了许久，剪下几次烛花，龙凤花烛，已燃至一半，新郎倌却仍未回来，陶纯纯面上虽仍安坐如故，心里也不禁暗暗焦急，那两个喜娘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心里还在暗问：“新倌人还不来，难道出了什么事？”

但是她们身为喜娘，自然不能将心里的话问出来。

洞房外，庭院中，佳木葱宠，繁星满天，一阵微风吹过，突有几条黑影翩然落下。

柳鹤亭心头虽沉重，脚步却轻盈，随着雪衣人走出廊外，“万胜神刀”边傲天满腹闷气，无处可出，瞪了梅三思一眼，低叱道：“都是你闯出来的祸事！”

梅三思呆了一呆，他心直思拙，竟体会不出边傲天这一句低叱，实是指桑骂槐，只觉心中甚是委屈，方待追踪出去，突地身后衣襟被人轻轻扯了一下，回头望去，只见那善解人意的女孩子夏沅，不知何时走到他身后，轻轻道：“梅大哥，你过来，我有话告诉你。”

梅三思纵是怒火冲天，见了这女孩子却也发不出来，只有俯下身去，夏沅附在他耳畔，轻轻道：“方才那个穿白衣服的人欺负了你，你想不想把他赶跑？”

梅三思浓眉一扬，大声道：“当然，难道你有……”

夏沅轻轻“吁”了一声，接口低语道：“轻些！我当然有办法。”

梅三思压低声音，连忙问道：“什么办法，快说给你梅大哥听！”

他声音虽已尽量压低，但仍然满厅皆闻，群豪俱都移动目光，望着他们，夏沅明亮的眼珠一转，低声又道：“等会你追出去，只要问他三两句话，包管那穿白衣服的人调头就走。”

梅三思目光一亮，忍不住脱口又道：“什么话？”

夏沅眼珠又转了两转，悄悄将梅三思拉到一边，在他耳畔说了几句，梅三思的面目之上，果然不禁露出喜色！

走到宽阔的前院，雪衣人突地停下脚步，冷冷道：“今日是你的吉期，我不愿与你动手！”

柳鹤亭剑眉微轩，沉声道：“今日你好意而来，我也不愿与你动手，只要你将掌中之剑，交还原主——”

雪衣人霍然转身，目光如刃，柳鹤亭当作未见，缓缓道：“而且不再与我宾客为难，我必定以上宾之礼待你。”

雪衣人冷笑一声，接口道：“如果不然，你便一定要出手的了？”

柳鹤亭道：“正是！”这两字说得断钉截铁，当真是掷地可作金石之声！

雪衣人眼帘突地一闭，瞬又睁开，目中精光四射，这一开一闭动作间的含意，竟似乎在对柳鹤亭的作法表示惋惜。柳鹤亭暗叹一声，面上不禁为之动容，要知世上绝无一人能够完全“无畏”，只是有些人将“生”之一字，远较“义”字看得轻些，他勉强抑止住心中翻涌的思潮，只是冷冷接口道：“但此间非你我动手之地，门外不远，便是城郊，虽无人迹，但秋月繁星，俱可为证，今日之事，全由我作一了断，无论谁胜谁负，你均不得再对他人妄下杀手。”

雪衣人道：“好极！”他这两字亦是说得截钉断铁，但忽又叹息一声，缓缓道：“你原可不必如此的！”

他行止、言语，俱都冷削无情到了极处，但这一声叹息中，竟含蕴惋惜、怜悯、赞许、钦佩，许多种复杂而矛盾的情感。

等到这一声叹息传入柳鹤亭耳中时，他心里也不觉涌起了许多种复杂的情绪，他心中暗道：“我岂非亦是原可不必如此？”但他只是将这句话变做一声长叹，而未说出来，于是二人一起举步，穿过木立四周的人群，向外走去，二人的步伐虽然一致，但处世的态度却迥然而异！

突听身后一声断喝：“慢走！”两人齐地止步，只见梅三思大步奔出，雪衣人斜目一望柳鹤亭，柳鹤亭愕然望向梅三思。

但梅三思却不等他发话，便已哈哈笑道：“白衣兄，你自命武功高绝，学问渊博，此刻我且问你三两句话，你若能一一回答，那么你自狂自傲还能原谅，否则便请你快些出去，休得在此张牙舞爪！”

柳鹤亭心中却不禁为之一动，见梅三思笑声一顿，神色突地变得十分庄严肃穆，正容缓缓道：“武学一道，浩翰如海，自古以来只有儒、道、释三字差可比拟，尤其佛教自大唐西土取经归来后，更是盛极一时，繁衍演变，分为十宗，而有‘大乘’、‘小乘’之分，此等情况，正与我达摩祖师渡江南来后武学之繁衍演变毫无二致。”

说到这里，他语声微顿，但四下群豪，却已一起听得耸然动容，雪衣人目中的轻蔑之色，也不禁为之尽敛。

只听梅三思略喘息一下，接口又道：“而佛家有‘大乘’、‘小乘’之分，武学亦有‘上乘’、‘下乘’之别，所谓‘内家’、‘外家’，‘北派’、‘南派’，门派虽多，种类亦杂，却不过只是在‘下乘’武功中大兜圈子而已，终其极也无法能窥‘上乘’武家大秘之门径，但世人却已沾沾自喜，这正是雀鸟之志，不能望鹏程万里！”

他面色庄穆，语气沉重，滔滔不绝，字字皆是金石珠玉，句句俱合武家至理，满厅群豪，再无一人想到如此一个莽汉，竟能说出这番话来，不禁俱都为之改容相向，柳鹤亭暗叹一声，更是敛佩不已。

雪衣人木然未动，目中却已露出留神倾听之色，只听梅三思干咳一声，毫不思索地接口又道：“武功上乘，以道为体，以法为用，体用兼备，性命为修，而下乘之武，未明真理，妄行其是，拔剑援拳，快意一时，徒有匹夫之勇，纵能名扬天下，技盖一时，亦不能上窥圣贤之堂奥。”

柳鹤亭叹息一声，只觉他这番说话，当真是字字珠玑，哪知他叹息之声方过，他身侧竟又有一声叹息响起，转目望去，却见那雪衣人竟已垂下头去。

梅三思一挺胸膛，朗声又道：“上面两个问题，我已代你解答，如今我且问你第三问题，你若再回答不出，哼哼——”他冷“哼”道：“你之武功剑法，可谓已至‘下乘’武功之极，但终你一生，只怕亦将止于此处，日后

再望更进一步，实是难上加难，但你不知懊悔，反而以此为傲，唁唁狂声，目空一切，宁不教人可叹可笑！”

雪衣人目中光采尽敛，梅三思冷笑又道：“我且问你，武家‘上乘’、‘下乘’之分，分别何在，你可知道么？”

雪衣人默然不语，梅三思沉声接道：“武功有‘上乘’、‘下乘’之分，正如儒有君子小人之别，君子之儒，忠君爱国，守正恶邪，务使泽及当时，名留后世，若夫小人之儒，惟务雕虫，专攻翰墨，青春作赋，皓首穷经，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且如扬雄以文章名世，而屈身事莽，不免投阁而死，此所谓小人之儒也，虽日赋万言，亦何取哉！”

此刻他说起话来，神情、语气、俱都沉穆已极，言论更是精辟透彻无比，与他平日的言语神态，简直判如两人，群豪一面惊奇交集，一面却俱都屏息静气地凝神静听，有的席位较远，不禁都长身而起，走到厅口。

梅三思顿了顿，又道：“武家大秘，共有八法，你能试举其一么？”

雪衣人霍然抬起头来，但瞬又垂下，梅三思冷笑一声道：“所谓上乘武家大秘八法，即是以修神室，神室完全，大道成就，永无渗漏，八法者，‘刚’，‘柔’，‘诚’，‘信’，‘和’，‘静’，‘虚’，‘灵’是也，尤其‘刚’之一法，乃神室之梁柱，此之为物，刚强不屈，无偏无倚，端正平直，不动不摇，其所任实重，其实尤大，神室斜正好歹，皆在于此。”

语声一顿，突地仰天大笑起来，大笑着道：“神室八法，你连其中之一都无法举出，还有脸在此逞强争胜，我真要替你觉得羞愧。”笑声一起，他神态便又恢复了平日的粗豪之气。

群豪目光，却已俱都转向雪衣人身上，只见他呆呆地木立半晌，缓缓俯下身去，将掌中之剑，轻轻放在地上，然后缓缓长身而起，突地闪电般的伸出手掌，取下面上青铜面罩。

刹那之间，只听又是一连串“啪啪”声响，他竟在自己脸上一连打了七下耳光，等到群豪定眼望去，他已将那青铜假面重又戴回脸上，在场数百道目光，竟没有一人看清他面容的生相。

四下立即响起一片惊叹之声，亦不知是在为他的如此作法而赞叹，抑或是为了他手法之快而惊异。

只见他目光有如惊虹掣电般四下一扫，最后停留在梅三思脸上。

良久，良久。

他目中光彩渐渐灰暗，然而他颀长的身形，却更挺得笔直，终于，他霍然转过身形，袍袖微拂，人形微花，一阵夜风吹过，他身形竟如随风而逝，霎眼之间，便已踪迹不见。只有一声沉重的叹息，似乎还留在柳鹤亭身畔。

梅三思呆了半晌，突地纵声狂笑起来，回首笑道：“沅儿，他真的走了！”

柳鹤亭暗叹一声，忖道：“此人似拙实巧，大智若愚，我与他相处这些时日，竟未能看出他已渗透了那等武家大秘。”

一念至此，缓步走到梅三思面前，躬身一揖。

哪知梅三思笑声却突地一顿，似是十分惊异地说道：“你谢我作甚？”

柳鹤亭叹息一声，正色说道：“今日若非梅兄，定是不了之局，区区一揖，实不足表露小弟对兄之感激钦佩千万一，小弟自与兄相交以来，竟不知兄乃非常之人，直到今日见了兄台做出这等非常之事，方知兄台之超于常人之处——”

他性情刚正豪爽，当直则直，当曲则曲，此刻他心中对梅三思的感激钦

佩，半分不假，是以诚于中便形于外，言语神态，便也十分恭谨，哪知他话犹未了，梅三思却又纵声狂笑起来。

柳鹤亭剑眉轻皱，面上微现不豫之色，却听梅三思纵声狂笑着道：“柳老弟，你切莫这样抬举我，方才我所说的那一番话，其实我自己一句也不懂的。”

柳鹤亭不禁为之一愣，心中惊愕又起，忍不住问道：“你连自己也不懂的话，怎地能说得那般流利？”

梅三思笑声不绝，口中说道：“这有什么稀罕，自小到大，我一直都是这样的。”

柳鹤亭呆呆地愣了半晌，突地想起他方才背诵药方之事，不禁恍然忖道：“此人记忆之力虽高，理解力却极低，是以他不但过目便能成诵，而且还记得许多成语。”

只听梅三思一面大笑，一面说道：“方才那一番话，有些是沅儿附耳教给我的，有些却是从一本书上啃出来的，说穿了……”

他言犹未了，柳鹤亭却已耸然动容，接口问道：“什么书？”他方才心念转处，便已想到此点，是以早已将这三字，挂在口边，只是直到此刻方自说出口来。

梅三思哈哈一笑，大声道：“天武神经！”

“天武神经”四字一说出口，四下立刻传出一阵惊叹之声，只是这阵叹息声中的失望之意，似乎还远比惊讶来得浓厚。

柳鹤亭心中一动，虽觉这叹息来得十分奇怪，却仍忍不住脱口问道：“这本‘天武神经’，此刻在哪里？”他生性爱武，听到世上竟有这种记载着武家无上大秘之书，心中早已为之怦然而动，直恨不得立时便能拜读一下。

哪知他话才出口，四下的惊喟叹息，却立刻变成了一阵低笑，竟似乎在笑他武功虽高，见识却如此孤陋似的。

柳鹤亭月光一扫，心中不禁为之一愣，目光询问地瞧了梅三思一眼，只见梅三思犹在大笑不绝，而那“万胜神刀”边傲天却已满面惶急地一步掠了过来，一把抓住梅三思肩头，厉声道：“三思，你可是已将那本书看过了么？”

语声严厉，神态惶急，望之竟似梅三思已铸下什么大错一般。

柳鹤亭此刻当真是满腹惊奇，满头雾水，梅三思得了这等武家大秘，他师傅本应为他高兴才是，为何变成这般神态？自己方才问的那句话，更是人之常情，为何别人要对自己讪笑？

他想来想去，再也想不出其中答案，只听梅三思笑声一顿，亦似自知自己犯了大错似地低低说道：“我只不过看了一两遍……”

边傲天浓眉深皱，长叹一声，顿足道：“你怎地如此糊涂，你怎地如此糊涂！”

语声一顿，梅三思接口道：“徒儿虽记得那本书的字句，可是其中的含意，徒儿丝毫不懂——”

边傲天浓眉一展，沉声道：“真的么？”

梅三思垂首道：“徒儿怎敢欺骗师傅。”

边傲天长叹一声，缓缓道：“你既然不懂，看它做什么？”

柳鹤亭却是大惑不解，那等武林秘籍，常人若是有缘看上一遍已是可喜可贺之事，如今梅三思将之背诵如流，边傲天神情却反而如此情急犹豫，直到梅天思说他一字不懂，边傲天情急的神态才为之稍减，一时之间，柳鹤亭

想来想去，却也无法想出此中的答案，暗中忖道：“此书之中，记载的若是恶毒偏邪的武功，边傲天因不愿他弟子流入邪途，此事还可解释，但书中记载的，却又明明是堂堂正正的武家大秘！”

此刻散立四座的武林群豪，虽已多半回到席位上，但这喜气洋溢的喜筵被如此一搅之后，怎可能继续。

“荆楚三鞭”并肩站在游廊边的一根雕花廊柱前，此刻费真横目望了白振一眼，冷冷道：“老大，老二，该走了吧！”

屠良苦叹一声，道：“是该走了，老二——”转目一望，只见“银鞭”白振面容虽仍装做满不在乎，但目光中却已露出羞愧之色，不禁又为之长叹一声，住口不语。三人一起走出游廊，正待与主人招呼一声，哪知边傲天此刻正自满心情急，柳鹤亭却又满脸惊疑，竟全都没有看见，“荆楚三鞭”兄弟三人各各对望一眼，急步走出门去。

此三人一走，便有许多人随之而行，边傲天、柳鹤亭被人声一惊，他们身为主人，不得不至门口相送，于是柳鹤亭心中的疑念一时便又无法问出口来。

好花易折，盛筵易散，远处“铎铎”传来几声更鼓，夜风中寒意渐重，鲜红的灯笼，已有些被烟火熏黑。

一阵乌云，仿佛人们眼中的倦意，漫无声息、毫无先兆地缓缓飞来接着，有一阵狂风吹过，紫藤花架下的红灯，转瞬被吹灭了三个，也卷起棚上将枯的紫藤花，在狂风中有如醉汉般酩酊而舞。

终于，一阵骤雨落下，洗洁了棚架，染污了落花。

宾客已将散尽，未散的宾客，也被这阵暴雨而留下，大厅上换了酒筵，燃起新烛，但满厅的喜气呢？

难道也披这阵狂风吹走？难道也被这阵暴雨冲散？

柳鹤亭心中想问的问题，还是未能问得出口，终于，他寻了个机会，悄悄将梅三思拉到一边。一连问了他三个问题：“那‘天武神经’，你是如何得到的？为何满厅群豪听了这本神经，竟会有那等奇异的表情？而边大叔知道你已看了这本神经，为何竟会那般犹豫惶急？”这三句话他一句接着一句，极快地问了出来，目光立刻瞬也不瞬地望到梅三思脸上，静待他的答案。

却听梅三思哈哈一笑，道：“这本‘天武神经’的来历，已是江湖中最最不成秘密的秘密，难道你还不知道么？”

柳鹤亭呆了一呆，微微皱眉道：“最最不成秘密的秘密？此话怎讲？”

梅三思伸手一捋颔下虬髯，笑道：“这故事说来话长，你若真的有意‘洗耳恭听’，我倒可以‘循循善诱’你一番，只是——哈哈，今日是你的洞房花烛夜，怎能让你的新娘子“独守空帏’，我老梅可不答应，是以现在也不能告诉你，你还是快回房去和新娘子‘鱼水重欢’一下吧！”

他滔滔不绝，说到这里，又已用了四句成语，而且句句俱都说得大错特错，最后一句“鱼水重欢”，更是说得柳鹤亭哭笑不得，口中一连“哦”了两声，只听那边果已传来一片哄笑！

倾盆大雨，沿着滴水飞檐，落在檐下的青石板上。

两个青衣丫环，撑着一柄轻红罗伞，跟在柳鹤亭身后，从滴水飞檐下，穿到后园，洞房中灯火仍明，自薄纱窗棂中，依稀还可见到那对龙凤花烛上火焰的跳动，以及跳动的火焰畔模糊的人影。

这模糊的人影，给立在冷雨下的柳鹤亭带来一丝温暖，一丝自心底升起

的温暖。

因为，他深信今夜将是他今生此后一连串无数个幸福而甜蜜日子的开始，从现在到永恒，他和她将永远互相属于彼此。

他嘴角不禁也立刻泛起一丝温暖的微笑，他想起自己此番的遇合，竟是如此奇妙，谁能想到秘道中无意的邂逅，竟是他一生生命的转变。

当他走到那两扇紧闭着的雕花门前，他嘴角的笑容便越发明显。

于是他伸出手掌，轻轻一敲房门。

他期待房门内温柔的应声，哪知——

门内却一无回应，于是他面上的笑容消失，心房的跳动加剧，伸出手掌，沉重而急速地敲起房门。

但是，门内仍无回应，他忍不住猛地推开房门，一阵风随之吹入，吹乱了衣烛上的火焰，也吹乱了低垂的罗帐，锦织的鸳鸯罗衾，在闪动的火焰下闪动着绮丽而眩目的光彩，但罗帐下，翠衾上，烛花中……

本该端坐着的新娘陶纯纯，此刻不见踪影！

柳鹤亭心头蓦地一跳，只觉四肢关节，都突地升起一阵难言的麻木，转目望去，那两个喜娘直挺挺地站在床边，面容僵木，目光呆滞，全身动也不动，她们竟不知在何时被人点中穴道。

柳鹤亭所能具有的镇静与理智，在这刹那之间，已全都消失无影，立在床前，他不觉呆呆地愣了半晌，竟忘了替这两个被人点中穴道的喜娘解开穴道，只是不断地在心中暗问自己：“ 她到哪里去了？到哪里去了？ ”

窗外冷雨飕飕，雨丝之中，突地又有几条黑影，如飞向墙外掠去。这几条黑影来得那般神秘，谁也不知他们为何而来？为何而去？那两个撑着轻红罗伞的青衣丫环，立在雕花门外，不知洞房中发生了何事。

她们互相凝注，互相询问，只见洞房中静寂了，突地似有一条淡淡的人影，带着一阵深深的香气，自她们眼前掠过，但等到她们再用目光去捕捉，再用鼻端去搜寻时，人影与香气，却已都消失无踪！而雕花门内，此刻却传出一句焦急的语声：“ 纯纯，你方才到哪里去了？ ”

另一个温柔的声音立刻响起：“ 我等了你许久，忍不住悄悄去看—— ”语声突地一顿，语气变为惊讶：“ 呀！她们两人怎会被人点中穴道？ ”两个青衣丫环听到新郎新娘对话的声音，不禁相对抿嘴一笑，不敢再在门口久留，陶纯纯言犹未了，她们便已携手走去，心里又是羡慕，又是妒忌，不知自己何时才能得到这般如意的郎君。

她们没有听到陶纯纯最后那句话，是以她们自然以为洞房中是平静的，但洞房中真的平静么？

柳鹤亭犹自立在流苏帐下，皱眉道：“ 她两人是被谁点中穴道的，难道你也不知道么？ ”

陶纯纯圆睁秀目，缓缓摇头，她凤冠霞帔上，此刻已沾了不少水珠，柳鹤亭轻轻为她拂去了，然后走到那两个喜娘的面前，仔细端详了半晌，沉声道：“ 这像是武林常见的点穴手法，奇怪的是，此等武林人物，怎也到这里来闹事？为的又是什么？ ”

“ 替她们解开穴道后再问她们，不是什么都知道了么？ ”

两人一起伸出手掌，在左右分立的两个喜娘背后各各击了一掌，这一掌恰巧击在她两人背后的第七节脊椎之下，正是专门解救此等点穴的手法，哪知他两人手掌方自拍下，风光绮丽的洞房中，立刻传出两声惨呼！

惨呼之声，尖锐凄厉，在这冷雨飕飕的静夜里，令人听来倍觉刺耳心悸。

柳鹤亭轻轻一掌拍下，自念这喜娘被人用普通手法点中的穴道，本该应手而解，哪知他这一掌方自拍下，这喜娘竟立刻发出一声惨呼，声音之凄厉悲惨，竟生像是被人千刀万割还要痛苦几倍！

柳鹤亭一惊之下，脚步微退，只见惨呼过后，这两个喜娘竟一起“通”地倒到地上，再无一丝动弹，触手一探，周身冰冷僵木，她两人不但穴道未被解开，反而立刻尸横就地！

一时之间，柳鹤亭心中当真是惊恐交集，雪亮的目光，空洞地对着地上的两尸凝注半晌，才自长叹一声，黯然道：“我又错了……唉，好厉害的手法，好毒辣的手法！”

陶纯纯目光低垂，面上惊怖之色，竟似比柳鹤亭还要浓厚，她缓缓侧过头，带着十分歉意，望了柳鹤亭一眼，轻轻说道：“我也错了，我……我也没有看出这点穴的手法，竟是如此厉害，如此毒辣，我……”

她叹息数声，垂首不语，于是谁也无法再从她目光中窥知她的心意，包括了她新婚的夫婿！

柳鹤亭又自长叹一声，缓缓道：“我再也没有想到，这点穴的手法，竟是传说中的‘断血逆经，闭穴绝手’，据闻被此种手法点中的人，表面看来似乎一无异状，但只要稍有外力相加，霎眼之间，便要惨死，以前我耳闻之下，还不相信，如今亲眼见了……唉，却已嫌太迟，已嫌太迟了。”

陶纯纯垂首道：“她们既已被‘断血逆经，闭穴绝手’的手法点了穴道，迟早都不免……不免要送命的，你又何苦太难受！”她起先几句话中，竟似含有一丝淡淡的喜悦之意，但瞬即收敛，别人自也无法听出。

柳鹤亭剑眉一轩，目射精光，凛然望了陶纯纯一眼，但瞬即又重自低眉，长叹一声，黯然道：“话虽可如此说，但我虽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我又怎能木然无动于衷，我又怎能问心无愧？”

语声微顿，突又朗声说道：“断血逆经，闭穴绝手，乃是武功中最阴、最柔，却也是最毒的手法，武林中擅此手法的人，近年来已绝无仅有，此人是谁？到底和谁结下怨仇？为什么要在这两个无辜的女子身上施展毒手？”

陶纯纯柳眉轻颦，沉吟着道：“这两个喜娘不是武林中人，绝不会和这样的内家高手结下冤仇，你出来闯荡江湖也没有多久……”

柳鹤亭接口叹道：“你更不和人结怨，我自思了没有，那么难道是边老爷子结下的仇家么？可是，无论如何，这两个可怜的女子，总是无辜的呀！”

这两个喜娘与他虽然素不相识，但他生具悲天悯人之性，此刻心中当真比伤了自己的亲人还要难受几分。

他转身撤下床上的鸳鸯翠衾，轻轻盖在这两具尸体之上，缝制这床锦被的巧手妇人，只怕再也不会想到它竟会被人盖在死尸身上。

陶纯纯柳眉轻轻一皱，欲语还休，柳鹤亭叹道：“方才那两声惨呼，原该已将前厅的人惊动，但怎地直到此刻，前院中还没有人进来？”

他却不知道方才那两声惨呼的声音虽然凄厉，但传到前院时已并不十分刺耳，这种声音在酒酣耳热的人们耳中听来，正好是明日凌晨取笑新娘的资料，又有谁会猜到风光绮丽的洞房中，竟会生出这样的无头惨案！

于是柳鹤亭便只得将这两具尸身独自抬出去，这自然立刻引起前厅中仍在狂饮的群豪们的惊慌和骚动！

这些终日在枪林剑雨中讨生活的武林朋友，立刻甩长衫，卷袖口，开始

四下搜索，但他们这真凶是谁都不知道，搜寻的结果，自是一无所获，只不过徒自淋湿了他们的衣衫而已！

一夜飞雨，满院落花——

柳鹤亭的洞房花烛夜，便如此度过！

第九章　神经初现

清晨，雨歇，阳光满地的后院中，梅三思一把拉住正待回房歇息的柳鹤亭，哈哈一笑，道：“柳兄弟，你洞房花烛夜已经度过，就算死了，也不冤枉了。”

柳鹤亭苦笑一下，真不知如何回答他的话才好！

只听梅三思含笑接口又道：“今天我已可将那‘天武神经’的故事告诉你，你可要听么？”柳鹤亭不禁又暗中为之苦笑一下，只觉此人的确天真得紧，此时此刻，除了他之外，世上只怕再无一人会拉着一个在如此情况下度过洞房之夜的斩郎说话！

但这童心未泯的大汉，却使柳鹤亭体会出人性的纯真和善良，于是他微一颔首，含笑应允。

初升的阳光，洒满昨夜饱受风雨的枝叶，也洒满了地上的落花。他们在一株梧桐树下的石凳上坐了下来，只听梅三思道：“这本‘天武神经’，此刻虽然已是武林中最最不成秘密的秘密，但在数十年前——”语声突地一顿。

柳鹤亭一心等着他的下文，不禁转目望去，只见他竟呆呆地望着地上的落花出起神来，目光如痴如醉，也不知心里在想些什么，却显然想得极为出神，柳鹤亭不忍惊动一个平日不甚思索的人之思索，含笑而坐。

良久良久，只听梅三思长叹一声道：“你看阳光多么公平，照着你，朋着我，照着高大的树木，也照着地上的落花，既不分贵贱贪富，也不计较利害得失，若是人们也能和阳光一样公正，我想世上一定会太平得多了！”

柳鹤亭目光凝注着向阳群木，仔细体味着他这两句平平常常、简简单单的话中含意，含蕴着“平等”、“博爱”等至高至上的思想，若非他这样的简单的人，谁也不会对这种简单的问题深思，因为人们大多不知道，许多至高至上的道理，却都是含蕴在一些极其简单的思想中的。

风吹木叶，叶动影移，梅三思唏吁半晌，展颜笑道：“方才我说到哪里了……噢，那‘天武神经’今日虽已不成秘密，但在数十年前，却不知有多少人，为了这本捞什子丧却性命。”

他语声停顿了半晌，似乎在整顿脑海中的思绪，然后方自接口道：

“柳兄弟，你可知道每隔若干年，便总会有一本‘真经’之类的武学秘籍出现，在这些秘籍出现之前，江湖中人一定将之说得活龙活现，以为谁要是得到了那本真经，便可以练成天下无敌的武功！”

他仰天大笑数声，接口又道：“于是武林中人，便不惜拼却性命，舍生忘死地去抢夺这些‘武学秘籍’，甚至有许多朋友、兄弟、夫妇，都会因此而反脸成仇，但到最后得到那些‘武学秘籍’的人，是否能练成天下无敌的武功，却只有天知道了！只是过了一些年，这些‘武学秘籍’，又会不知去向，无影无踪。”

这鲁莽的大汉，此刻言语之中，虽带有极多讽世讥俗的意味，但其实他却绝非故意要对世人讥嘲，他只是在顺理成章、真真实实地叙说事情的真相，却往往会尖锐地刺入人类心中的弱点。

柳鹤亭微微一笑。

梅三思接着道：“那本‘天武神经’出世之时，自然也引起了江湖中的一阵骚动，甚至连‘武当’、‘少林’、‘昆仑’一些比较保守的门派中的掌门人，也为之惊动，一起赶到祁连山去，搜寻它的下落！”

柳鹤亭忍不住截口问道：“这本‘神经’要在祁连山出世的消息，又是如何透露的呢？”

梅三思重重地叹了口气道：“先是有山东武林大豪、以腿法称雄于天下的‘李青云’的三个儿子，在无意之中，得到一张‘藏经图’，图上写着无论是谁，得到此图，再按图索骥，寻得那本‘天武神经’，练成经上的武功，便可无敌于天下，兄弟三人得到达‘藏经图’之后自然是高兴已极，他们却不知道，这‘藏经图’竟变成了他们的催命符！”语声微顿，又自长长叹息一声，道：“世上有许多太过精明的人，其实都是糊涂虫！”

柳鹤亭不禁暗叹一声，忖道：“他这句话实在又击中了人类的弱点。”口中却道：“常言道‘糊涂是福’，也正是兄台此刻说话的意思。”

梅三思抚掌大笑说道：“糊涂是福，哈哈，这句话当真说得妙极，想那兄弟三人，若不是太过精明，又怎会身遭那样的惨祸？”

说到“惨祸”两字，他笑声不禁为之一顿，目光一阵黯然，微喟说道：“那兄弟三人本不是一母所生，老大李会军与老二李异军，对继母所生的老三李胜军，平日就非常妒忌怀恨，得了那‘藏经图’后，就将老三用大石头堵死在冰雪严寒的祁连山巅一个山窟里，他兄弟两人，竟想将他们的同父弟兄活活冻死！”

柳鹤亭剑眉微剔。

只听梅三思又道：“那老三李胜军在山窟里饿了几天，已经饿得有气无力，连石隙里结成的冰雪，都被他吃得干干净净，那时他心里对害他的哥哥，自然是痛恨到了万分，这一股愤恨之心，就变成了一种极其强烈的求生力量，使得他在那饥寒交迫的情况下，还能不死。”

柳鹤亭忍不住插口说道：“后来他可曾从那里逃出生天？”

梅三思缓缓点了点头，道：“那一年最是寒冷，满山冰雪的祁连山巅，竟发生了极为少见的雪崩，李胜军被困的那处山窟，被他用身畔所带的匕首掏取冰雪泥土，已变得十分松软，再加以恰巧遇着雪崩，山石间竟裂开一裂隙！”

柳鹤亭暗中透了口气，梅三思接道：“于是李胜军就是从裂隙爬了出来，因饥饿日久，体力自更不支，好在他年轻力壮，再怀着一股复仇的怒火，挣扎着滚下半山，半山间已有了山居的猎户，他饱餐了一顿，又舒舒服服睡了一觉，第二日起来，那猎户又整治了一些酒菜来给他吃喝，那时他着赶紧下山，也可无事，哪知这小子饱暖思淫欲，见那猎户的妻子年轻貌美，竟以点穴功夫将她制住，乘乱将她奸污了！”

柳鹤亭本来一直对这老三李胜军甚是同情，听到这里，胸中不禁义愤填膺，口中怒骂了一声：“早知他是如此忘恩负义的卑鄙淫徒，还不如早些死了好些。”

梅三思频频以拳击掌，双目瞪得滚圆，显见心中亦是满怀怒火，咬牙切齿地接口又自说道：“他奸了人家的妻子之后，竟还想将人家夫妻两人一起杀死灭口，于是他便守在那猎户的家里，等那猎户打猎归来。”

柳鹤亭心中微微一动，回首望去，只见林木深处，一个红衫丽人，踏着昨夜风雨劫后的满地落花，轻盈而婀娜地走了过来，朝阳映着她嫣红的娇靥，翠木衬着她窈窕的体态，她，正是此后将永远陪伴他的陶纯纯。

她，初卸素服，乍着罗衫。

她，本似清丽绝俗的百合，此时却有如体冠群芳的牡丹，又似一朵含苞

欲放的玫瑰蓓蕾，此时终于盛开！

柳鹤亭心中，不由自主地起了一阵轻微的颤动。

因为此刻她对他说来，本该十分熟悉，偏又那么陌生，直到此刻为止，柳鹤亭才深深体会到，衣衫的不同，对于女孩子会有多么重大的改变。

只听她轻轻一声娇笑，徐徐道：“只怕不用等到日后，他就会遇到恶报了！”

柳鹤亭问道：“你怎么知道？”

梅三思诧声道：“你怎么知道！”

这两句话不但字句一样，而且在同一刹那间发出，但语气的含意，却是大不相同，柳鹤亭是怀疑地询问，梅三思却是惊诧的答复。

陶纯纯面带微笑，伸出素手，轻轻搭在一丛垂下的枝叶上，轻轻地道：“你让他说下去，然后我再告诉你。”

她的这句话，只是单独对柳鹤亭的答复。

她的一双明亮的秋波，也在深深对着柳鹤亭凝视。

梅三思左右看了两眼，突地笑道：“我在对你们说话，你们的眼睛怎么不望着我。”

柳鹤亭、陶纯纯相对一笑，红生双颊。

梅三思哈哈笑道：“那李老三等了许久，直到天黑，猎户还不回来，忍不住将那妇人的穴道解开，令她为自己整治食物，又令她坐在自己身上陪酒，那妇人不敢反抗，只得随他调笑，只是眼睛也不愿望着他罢了。”

柳鹤亭、陶纯纯一起板着面孔，却又终于忍不住，绽开一丝欢颜地笑容。

哪知梅三思幽了人家一默之后，笑声竟突地一顿，伸手一捋虬髯，沉声道：“哪知就在此刻，那猎户突然地回来了，李胜军虽然自恃身份，从未将这猎户放在心上，但到底做贼心虚，还是不免吃了一惊，一把将那妇人推开，那妇人满心羞愧悲苦，大哭着跑到她丈夫身侧。”

柳鹤亭伸出铁拳，在自己膝盖之上，重重击了一拳，恨声道：“我若是那猎户，便是丧却性命，也要和那淫贼拼上一拼！”

陶纯纯似笑非笑地瞧了他一眼，梅三思长叹道：“我若是那猎户，只怕当时就要过去在那淫贼的喉咙上咬上两口，但——柳兄弟，你可知道那猎户当时是怎么做的？”

柳鹤亭摇了摇头，陶纯纯秋波一转，梅三恩叹道：“他竟也将自己的妻子推开，而且怒骂道：‘叫你好生待客，你这般哭哭啼啼地干什么，还不赶快过去陪酒！’一面怒骂，一面还在他妻子面上，‘啪啪’打了两掌……冷哼数声，愤然住口。”

柳鹤亭剑眉微轩，心中为之暗叹一声，对那猎户既是怜悯，却又不禁恼怒于他的无耻。

陶纯纯鼻中“嗤”地一声冷嘲，冷笑着道：“大丈夫生而不能保护妻子，真不如死了算了。”

柳鹤亭缓缓叹道：“我真不知道，为何有些人将生死之事，看得那般严重。”

梅三思目中一阵黯然，口中凄然低诵了两声：“蓉儿，蓉儿……”突地转口接道：“在当时那等情况之下，那猎户的妻子是又惊、又怒、又悲、又苦，就连本待立时下手的李胜军也不禁大为惊愕，那猎户反而若无其事地哈哈笑着解释自己迟归的原因，原来他是想在冰雪中寻捕几只耐寒的野兽，来

为那恶客李胜军做新鲜的下酒之物！”

柳鹤亭长叹一声，缓缓道：“待客如此，那猎户倒可算个慷慨的男子，只是……只是……”他终究还是没有说出心中想说的话，而只是用一声半带怜悯、半带轻蔑的叹息代替了结束。

只听陶纯纯、梅三思同时冷“哼”一声，梅三思道：“那李胜军若是稍有人性，见到这种情况，心里也该自知羞惭才对，哪知他生性本恶，在那山窟中的一段日子，更使他心理失了常态，他竟当着那猎户说出奸污那妇人的事，为的只是想激怒那猎户，再下手将之杀死！”

柳鹤亭手掌一阵紧握，陶纯纯一双清澈明亮的眸子里，却闪过一丝无法形容的光采，她似乎对世事早已了解得太过，是以她此刻的目光之中，竟带着一些对生活的厌倦和对人类的厌恶之意，口中轻轻问道：“那猎户说了些什么？”

梅三思嘿嘿冷笑了两声，击掌道：“那猎户非但不怒，反而哈哈大笑着道：“男子汉大丈夫何患无妻，像小的这样的祖人，能交到阁下这样的朋友才是难得已极。’说着又跑到后面去取了一樽酒，替李胜军满满斟了一杯，又大笑着道：“阁下千祈不要在意，容小的再敬一杯。’”梅三恩顿了一顿，接道：“那李胜军虽然心狠手辣，但遇着这种人却再无法下手，那猎户又叫他的妻子过来劝酒，那妇人果然擦干了泪，强颜欢笑的走了过来——”

陶纯纯一手轻轻抚着鬓边如云的青丝，缓缓道：“于是李胜军就将这杯酒喝了！”

梅三思点了点头，应声道：“不错，那李胜军便将这杯酒吃了。”

陶纯纯冷笑一声，道：“他喝了这杯酒下去，只怕便已离死期不远！”

梅三思浓眉一扬，从青石上跳了起来，十分惊诧地脱口喊道：“你又怎会知道？你怎地什么事都知道？”

陶纯纯轻轻一笑，道：“我不但知道这些，还知道那猎户本来是一个无恶不作的江洋大盗，被仇家逼得无处容身，是以才躲到祁连山来！”

梅三思面上的神色更是吃惊，接口道：“你难道早已知道了这个故事么？但是……但是‘天武神经’江湖中人知道的虽多，这故事知道的人却少呀！”

柳鹤亭目光转处，不禁向陶纯纯投以询问的一瞥。

只听陶纯纯含笑说道：“这故事我从未听人说过，但是我方才在那边听了你的那番话，却早已可以猜出来了！”

她语声微微一顿，又道：“试想严冬之际的祁连山，满山冰封，哪里会有什么野兽，即使有些狼狐之类，但在那种险峻的山地中，又岂是普通猎户能够捕捉得到的？再退一步来说，即使有普通猎户住在那里，生活定必十分穷困，又怎会有酒菜来招待客人，又怎会放心让自己的妻子和个陌生客独处在荒山之中，而自己跑去打猎，又怎会见了自己的妻子受人污辱而面不改色，无动于中？”

她一面缓缓而言，柳鹤亭、梅三思一面不住颔首。

说到这里，她稍微歇了一下，便又接口道：“我由这些可疑之点推测，便断定此人必定是个避仇的大盗，酒菜来源，自然不成问题，他那妻子也必定是他用不正当的手段得来，二人之间，根本没有什么感情，再加以他自家亦是阴险奸狡之徒，见了这等情况，唯恐自己不是李胜军的敌手，是以再用言语将之稳住，若换了普通人，总有一些血性，在那种情况下，纵是卑鄙懦弱到了极点的懦夫，也是无法忍受的！”

柳鹤亭暗叹一声，只觉自己娇妻的智慧，的确有着过人之处，但她表面看来，却偏偏又是那么天真，那么单纯，就生像是个什么事都不懂的纯情少女。

他又想起她在无意之中流露出的对猫狗之类小动物的残忍，行事、言语之间的矛盾，和那一份可以将什么事都隐藏在心底的深沉……

刹那之间，他对他新婚的娇妻，竟突地生出一种畏惧之心，但是他却又那样深爱着她，是以他心念转处，立刻便又命令自己不要再想下去，又不禁暗中嘲笑自己！

“柳鹤亭呀柳鹤亭，你怎会生出如此可笑的想法，难道你对你自己新婚的妻子的聪明才智，也会有嫉妒之心么？”

梅三思扬眉睁目，满面俱是惊奇钦服之色，伸出巨大的手掌，一指面上隐泛笑容的柳鹤亭道：“柳兄弟，你当真是三生修来的福气，竟能娶到这样的新娘子，分析事理，竟比人家亲眼看见、亲耳听到的还要清楚，那猎户果然是个山居避仇的江洋大盗，叫做‘双首狐’胡居，狐有双首，此人的凶狡奸猾，自然可想而知，那李胜军一杯酒喝将下肚，果然便大叫一声，当场晕倒！”

柳鹤亭叹息一声，缓缓说道：“想不到江湖之中，竟有这般厉害的迷魂之药！”

陶纯纯秋波一转，含笑不语，梅三思接道：“等到那李胜军醒来的时候，他已被人用巨索绑在地上，只觉一盆冷水当头淋下，然后他睁开眼睛，那猎户正满面狞笑地望着他，手里拿着一柄解腕屑刀，刀光一闪，便自他肩头肉厚之处，剐下一片肉来，那妇人立刻拿碗盐水，泼了上去，只痛得李胜军有如受了伤的野狗一样大叫起来！”

陶纯纯微微一笑，手掩樱唇，含笑说道：“你当时可曾在当场亲眼看见么？”

梅三思楞了一楞，摇头道：“没有！”语声一顿，笑道：“那时我还不知在哪里呢！”

陶纯纯娇笑着道：“我看你说得真比人家亲眼看见的还要详细！”

梅三思又自呆了一呆，半晌后方自会意过来，原来她是在报复自己方才说她的那句活，于是柳鹤亭便又发现了她性格中的一个弱点，那便是：睚眦必报！

只听梅三思大笑数声，突又叹息数声，方自接口道：“一刀下去，还不怎的，三刀下去之后，李胜军不禁又晕了过去，那猎户却仍不肯放过他，再拿冷水将他泼醒，那李胜军纵是铁打的汉子，也忍不住要哀声求告起来，那猎户‘双首狐’胡居却狞笑着道：‘你放心，我绝不会杀死你的！’李胜军心里方自一定，胡居却又接着道：‘我要等到剐你三百六十刀之后再杀你，每天十刀，你也至少可以再活十天。’李胜军机伶伶打了个寒战，只觉这句话比方才那两盆冰水还要寒冷！”

柳鹤亭剑眉微皱，缓缓道：“那李胜军固是可杀，但这‘双首狐’胡居也未免做得太过火了些！”侧目一转，陶纯纯嘴角，却仍满含微笑！

她微笑着缓缓说道：“在这种情况下，李胜军只怕要将那‘天武神经’以及‘藏经图’的秘密，来为自己赎罪。”

梅三思双掌一拍，脱口赞道：“又被你猜对了！”语声微微一顿，又道：“第四刀还未剐下去，那李胜军果然便哀声道：‘你若饶我一命，我便告诉

你一个最大的秘密，让你成为天下武林中的第一把高手。’那猎户‘双首狐’听了，自然心动，便答应了，李胜军便叫他发寸重誓，不杀自己，那‘双首狐’胡居便跪在门口，指天发誓道：‘李胜军将那秘密说出来，我若再杀了他，永坠九轮，万世不得超生。’李胜军见他发下了这般宣誓，便将那‘藏经图’的秘密说出来了！”

柳鹤亭剑眉微轩，不禁再为人类的贪生怕死叹息。

只见梅三思浓眉一扬，朗声接道：“哪知他将这秘密说出后，那‘双首狐’胡居竟将他手足一起绑住，嘴里塞上棉花，抛在满山冰雪的野地里，并在他耳畔冷笑道：‘我说不杀死你，就不杀死你！”但其实还不是和亲手杀死他一样！”

柳鹤亭望了陶纯纯一眼，两人相对默然，梅三思接口又道：“李胜军被抛在山地上，只听得‘双首狐’胡居得意的笑声，越去越远，放眼一望，四下俱是冰雪，连个鸟兽的影子都没有，哪里还会有人烟，他自知必死，只求速死，但是在那种情况下，他即使想快些死都不能够。”

柳鹤亭目光一垂，暗暗忖道：“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这当真是世上最凄惨之事。”

只听梅三思长叹又道：“就那样躺在雪地上，他一躺又躺了一天，那时他已被冻得全身麻木，几乎连知觉都没有了，距离死亡，实在相去仅有一线，哪知就在这个时候，他竟遇上了救星，将他抬下山去，救转过来，送了回家，只是他一连经过这些日子折磨，身上又有刀伤，他纵是铁打的汉子，也遭受不住，回到家后，便自一病不起，而他两个哥哥，却早已在他没有回家之前，便按着‘藏经图’上的记载，出去寻经去了！”

他稍微歇息半晌，方自接口说道：“他躺在病榻上，想到他的两个哥哥不久便会得经，练成武功，扬名天下，而他自己却不久便要死去，他越想越觉得气恼，便越想越觉不是滋味，在病榻上偷偷写了数十封一样的秘札，派了个心腹家人，一一快马送出，这些秘札的内容，自然是‘藏经图’的秘密，而他却将这封秘札，发到每一个他所记得的武林高人手里！”

此刻日色渐升渐高，映得梅三恩颔下的虬髯，闪闪发着玄铁般的光采，他停也不停地接口道：“他命令那心腹家了将这些信全都发出去后。自己只觉心事已了，没有过两天，就一命呜呼了……”

说至此处，不由长叹一声，一脚将地上的一粒石子，踢得远远飞了开去，“噗”地落入昨夜秋雨的一片积水中，溅起四下水珠！

梅三思望着这些在日光下变幻着彩光的细小水珠，呆呆地出了半天神，又自长叹一声，缓缓说道：“除了少林、武当、昆仑、点苍、峨嵋、华山、长白，这武林中的七大门派外，其余也都是当时江湖上顶尖儿的一流高手，接到这些书信的人，心里自然不免半信半疑，练武之人只要听得武林中有这种至高至上的秘籍出现，即使半信半疑却仍要去试上一试！”

“噗”地，又是一粒石子入水，又是一阵水珠溅起，梅三思双掌一拍，浓眉微轩，朗声接道：“于是不出十天，那祁连山中已聚满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武林高手，这些武林高手彼此见到面后，暗中都对所谓的真经，加强了信心，但表面上，却谁也不肯说出来，就仿佛大家全是到此地来游山玩水似的！”

他说到这里，已将近说了半个时辰，陶纯纯柳眉轻颦，看了看天色，微微一笑，缓缓道：“于是这些武林高手，便为了这本‘天武神经’，勾心斗角，舍生忘死地争夺起来，那李会军与李异军兄弟，自然是最先丧生的两人，

于是少林派或是武当派的掌门人，就出来镇压这个局面，是不是？”

梅三思本来还有一大篇话要说，听到她竟以三言两句便全部代替了，不觉呆了，赶紧接口道：“李家兄弟死后，那本‘神经，经过几次凶杀。方辗转落到‘点苍’派两个后起高手掌中，却又被‘昆仑派，的几个剑手看见，等到昆仑派的剑手们下手去夺这本真经时，‘少林寺’的监寺大师无相和尚，以及‘武当派’当时的掌门人离情道长，才一起出面，将那本方自出土、装在一方碧玉匣中的‘天武神经’，取到手中，而且协议一年之后，在少室嵩山，办一个夺经之会，到那时谁的武功真能出人头地，谁便是这本神经的得主，这样一做，自然可以免去了一些无谓的争杀。”

柳鹤亭暗赞一声，忙道：“看来少林、武当两派，当真有过人之处，与众不同。”

只见梅三思拇指一挑，接口又道：“那离情道长与无相大师俱是当时武林一流人物，再加以‘少林’、‘武当’两派声威壮大，门人弟子遍布天下，是以他们所说的话，自然无人敢加异议，只是这其中却还有一个问题……”

陶纯纯仰首望天，含笑缓缓道：“这一年之内，‘天武神经’究竟该由谁保管呢？”

她此话说将出来，既似在接梅三思的口，又似在询问于他，却又有几分像是在询问自己。

梅三恩目光一亮，陶纯纯却又接口道：“离情道长……”

梅二思以拳击膝，朗声说道：“不错，当时在场的武林高手，一致公议，将此本秘学交付给他，让他保管一年，那时众人中无论声威、名望，都数他最高，别人纵然心里不服，可也不敢提出异议。”

他语气、神情之中，竟是隐隐露出了一些得意之态，陶纯纯轻笑一下，方自含笑接道：“万胜神刀老爷子，大约只怕也是武当的俗家弟子吧！”

梅三思呆了一呆，陶纯纯娇笑着道：“你猜我这次怎会知道的，因为我看出你说话的言语神情，似乎在为你们武当派而得意。”

梅三恩浓眉一扬，手捋虬髯，哈哈笑道：“这一次你却猜错了！”话声一顿，又自大笑道：“原来像你这样的聪明人，也有将事情看错的时候。”

柳鹤亭心中一动，陶纯纯笑容一敛，梅三思接道：“那时众人若是将此本真经，交付给‘无相大师’，那么武林中必定会少了许多在死冤魂，只可惜当时我‘少林派’掌门人的法驾未曾亲至，否则也轮不到那老道头上——”

柳鹤亭轻“哦”一声，陶纯纯轻笑一声，梅三思轻吁一声，道：“到了一年之后，武林中人闻风而至少室嵩山的，不知凡几，有些固是志在真经，有的却只想看看热闹，还未到正日便已满坑满谷地挤上了人。”

他突又微微一笑，变了语声轻松地笑道：“据说仅仅在那短短的几天之内，这些武林豪客之中，有的结交了许多朋友，有的化解了许多深仇，最妙的是，有些单身而去，或是跟随着父母的少男少女，还结成了不少的大好姻缘。”

柳鹤亭却在心中暗自思付：“凡事如有其利，必有其弊，这其间男女混杂，固然成就了不少美满姻缘，又焉知没有发生一些伤风败俗之事？”但口中却问道：“此次较技夺经之会，必定精彩热闹已极，只可惜吾生也晚，未能目睹。”不禁又叹息一声，似觉十分懊恼。

哪知梅三思却“嘿嘿”地冷笑起来，一面道：“那次较技夺经盛会，虽然热闹却半分也不精彩，到了会期那日，武林中有名有姓的人物，差不多全

都来齐，却只单单少了一人！”语声微顿，再次冷笑一声：“此人便是那位保管神经的武当掌门，‘离情道长’。”

柳鹤亭愣了一愣，梅三思冷笑着又道：“那时众人心里虽然着急，但还以为凭‘离情道长’的声名地位，绝不会做出不仁不义的事来，又过了一日，众人才真的惊怒起来，只是在那武术发源的圣地少室嵩山，还不敢太过喧嚷。

“第三日晚间，少室嵩山掌教座下的四大尊者，飞骑自‘武当’赶回，众人这才知道，那‘离情道长’为了这本真经，竟不惜犯下众怒，潜逃无踪，听到这个讯息后，就连一向修养功深的‘无相大师’，也不禁为之大怒，召集武林中各门各派的掌门、名手一起出动，去搜寻‘离情道长’之下落，于是在武林中一直享有盛誉的‘武当剑派’，从此声名也一落千丈。”

柳鹤亭暗叹一声，意下十分惋惜，陶纯纯却含笑道：“天下之大，秘境之多，纵然出动所有的武林高手，只怕也未能寻出那‘离情道长’的下落！”

梅三思拍掌道：“一点不错，而且过了三、五个月后，众人已觉不耐，有的还另有要事，于是搜寻的工作，便由火火炽炽而变得平平淡淡，冬去春来，春残夏至，转瞬间便是天高气爽、露白风清的秋天，‘武当山’、‘真武领’、‘武当上院’，突地遍洒武林帖，邀集天下英雄，于八月中秋，到武当山去参与‘黄菊盛会’，而束中具名的，赫然竟是‘离情道长’！”

柳鹤亭不禁又为之一愣，要知武林中事，波谲云诡，此事一变至此，不但又大大出乎了柳鹤亭意料之外，就连当时的武林群豪，闻此讯息，亦是群相失色，再无一人能猜得到这“离情道长”此举的真正用意。

只听梅三思又道：“这帖子一发了出来，武林群豪，无论是谁，无论手边正有多么重要的事，无不立刻摒弃一切，赶到武当山去，据闻一时之间，由四面通往武当山的道路，竟俱都为之堵塞，沿途车马所带起的尘土，便连八月的秋风，都吹它不散，数百年来，江湖之中，竟再无一事有此轰动！”

他说得音节锵然，柳鹤亭也听得耸然动容，只听他接着又自说道：“八月中秋月色分外明亮，映得‘解剑岩’上，飞激奔放，流入‘解剑池’中的泉水，部闪闪的发着银光，秋风明月之中，岩下池畔的山地上，三五成群，或坐或站地聚满了腰畔无佩剑的武林群豪，于是一向静寂的道教名山，自然也布满了未曾爆发的轻轻笑声，和已抑止住的窃窃私语。”

语声微顿，浓眉一扬，立刻接着又道：“山巅处突地传下一声清澈的钟声，钟声余韵犹未断绝，四下的人声笑语，却已一起停顿，‘解剑岩’头，一方青碧的山石上，蓦然多了一个乌簪高髻、羽衣羽履的长髯道人，山风吹起他飘飘的衣袂，众人自下而上，一眼望来直觉他仿佛立时便要羽化登仙而去！”

梅三思干咳一声，接着道：“此人大约便是那‘武当’掌教、‘离情道长’了，但不知怎地，岩下群豪，心中虽然俱都对他十分愤恨不齿，此刻却又偏偏被他的神态所慑，良久良久，四下较远的角落里，自有人稀落地发出几声表示轻蔑和不满的吁声，哪知‘离情道长’却直如未闻，反而神态极其从容地朗声一笑，并且一面朗声说道：‘去岁嵩山之会，贫道因事远行，至今满座不欢，卖乃贫道一人之罪也，歉甚歉甚。’一面四下一揖，口中朗笑犹自未绝！”

梅三思说到这里，突又冷笑一声，这种阴森的冷笑，发自平日如此豪迈的大汉口中，实在有些不甚相称，尤其他冷笑次数一多，令人听来，更觉得刺耳，但是他却仍然一面冷笑，一面说道：“他以这三言两语，几声朗笑，

便想解开群雄对他的愤恨不齿，自然绝不可能，他话声方了，岩下群豪轻蔑的吁声，便立刻比方才加多了数倍，哪知他仍然行所无事，朗笑着道：‘贫道自己知罪孽深重，今日请各位到此间来，便是极欲向各位……’这时台下便有一些人大声喝道：‘如何恕罪？’这‘离情道长’朗笑着又道：‘贫道在这数月之中，已将那天武神经，亲笔抄录，一共抄了六六三十六份，乘此中秋佳节，贫道想将这六六三十六份天武神经，赠给三十六位德高望重、武功高明的武林同道！”

柳鹤亭不禁为之一愣，事情一变再变，竟然到这种地步，自然更加出乎他意料之外，而此事的结果究竟如何，他自然更加无法推测，于是他开始了解，自己的江湖阅历，实在太浅！于是他自今而后，对许多他原本未曾注意的事，也开始增加了几分警惕！

只听梅三思又道：“他此话一出，岩下群雄，立刻便又生出一阵骚动，这阵骚动之下，不知包括了多少惊异和猜疑，有些人甚至大声问出：‘真的么？’那离情道长朗笑道：‘贫道不打诳语！’他宽大的衣袖向上一样，解剑岩后，便一行走出六十二个紫衣道人来，两人一排，一人手中，拿着的是柄精光耀眼的离鞘长剑，一人手中，却托着一方玉匣，此刻众人心里自然知道，王匣之中，盛的便是‘天武神经’！”

阳纯纯秋波一转，缓缓道：“这些紫衣道人可就是‘武当剑派’中最负盛名的‘紫衣弟子’么？”

梅三思颔首道：“不错，这些紫衣道人，便是武当山真武庙中的护法道人‘紫衣弟子’，那时武林群豪中纵然有些人要对这些土匣中所盛的‘天武神经’生出抢夺之心，但见了这些在‘武当派’中素称武功最高的紫衣弟子，也俱都不敢再下手了，‘离情道长’便又朗声道：‘上面三十六个方匣之中，除了贫道手抄的三十五本神经外，还有一本，乃是真迹，诸位如果不相信，互相对照。一下，便知真假！’于是岩下群雄这才敛去疑惑之心，但却又不禁在心中猜测，不知这三十六本‘天武神经’究竟是如何分配！”

陶纯纯徐徐道：“七大剑派的掌门，一人一本，其余二十九本，由当时在场的武林群豪，互相较技后，武功最高的二十九人所得……”

梅三思又不禁满面惊讶的点了点头，还未答话，柳鹤亭已长长叹息一声，缓缓接口道：“这种人人垂涎的武家秘籍，仅仅一本，已经在武林中掀起风波，如今有了三十六本，岂非更要弄得天下大乱！”

梅三思嘿嘿地冷笑一声，道：“也正如陶姑娘所说，将那三十六本‘天武神经’如此分配了之后，余下的二十九本‘天武神经’，立刻便引起了当时在场的千百个武林豪士的一场舍生忘死的大战！”

柳鹤亭虽不想问，却又忍不住脱口问道：“结果如何？”

梅三思仰天长叹一声，缓缓接着说道：“这一场残杀之后，自然有二十九人脱颖而出，取得了那二十九本‘离情道长’手抄的‘天武神经’，至于这二十九个人的姓名，对我说这故事的人未曾告诉我，我也无法告诉你，总之这二十九人俱是武林中的一流高手，然而他们的成功，都是建筑在他人的鲜血与尸骨上！”

风动树影，日升更高，梅三思滔滔不绝，一直说了一个时辰，才将那“天武神经”的来历说出。

柳鹤亭一直凝神静听，但直到此刻为止，这“天武神经”中究竟有何秘密，为何武林中人员知这本“神经”所载武学妙到毫颠，却无一人敢练？这

些疑团，柳鹤亭犹自无法释然！
他目光一转，见到陶纯纯、梅三思而人，似乎都要说话，便自连忙抢先说道：“梅兄你说了半天，我却仍然丝毫不懂！”
梅三思浓眉一扬，手捋虬髯，张目问道：“你不懂什么？难道说得还不够清楚？我几乎将人家告诉我的一切，每一字每一句都说了出来！”
柳鹤亭却微微一笑，含笑说道：“梅兄你所说的故事，的确极其精彩动人，但这本‘天武神经’内所载的练功心法那般高妙，武林中却无人敢练，这其中的原因我想来想去也无法明白，莫非是那‘离精道长’早已将真的神经毁了去，而在练功心法的要紧之处，随意删改了不少地方，是以那三十六人，人人都着了他的道儿，而后人见了他们的前辈之鉴，便也无人敢去一试了！”
梅三思哈哈一笑，道：“你的话说得有些对，也有些不对，那三十五本手抄的‘天武神经’，字字句句，的确俱都和真本上的一模一样，但拿到这‘天武神经’的三十六人，不到数年时光，有的突然失踪，有的不知下落，有的却死在武功比其为弱的仇人手上，这原因为的什么，起先自然无人知道，但后来大家终于知道，练了这本武学秘籍中所载武功的人，为何俱都有如此悲惨的结果。”
柳鹤亭双目一张，诧声问道：“为什么？”
梅三思叹息着摇了摇头，缓缓道：“这原因说来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突地一声惊呼：“陶姑娘！”目光中更充满了无法描述的痛苦之色！
陶纯纯一双玉掌捧在心畔，嘴唇动了两动，似乎想说什么却没有说出来，纤柔而窈窕的身形，已虚弱地倒在地上！
强烈的同光，映得她身上的罗衫鲜红如血，也映得她清丽的面容苍白如死，柳鹤亭乍睹此变，被惊得呆了一呆，方自大喝一声，时上前去，口中不断惶急而惊惧地轻轻呼道：“纯纯醒来，纯纯，你只看我一眼……纯纯，你怎么样了……你……你……难道……难道……”
他一声接着一声呼喊着，平日那般镇静而理智的柳鹤亭，此刻却全然没有了主意，他抱着她的身躯，推拿着她的穴道，但他用尽了所有急救的方法，也无法使她苍白的面容透出一丝血色。
他只觉她平日坚实、细致、美丽、光滑，触之有如莹玉，望之亦如莹玉的肌肤，此刻竟变得异样地柔软而松弛，她所有的青春活力，内功修为，在这刹那之间，竟像已一起自她身上神奇地消失了！
一阵不可形容地悚栗与震惊，有如一道闪电般，重重击在柳鹤亭身上，他再也想不出她为何会突地这样，只好轻轻抱起了他的娇躯，急剧地向他们洞房中冲去，谨慎地将她放在那柔软华丽的牙床之上，只见陶纯纯紧闭着的眼睛，虚弱地睁开了一线！
柳鹤亭大喜之下，连忙问道：“纯纯，你好些了么？告诉我……”
却见她方自睁开的眼睛，又沉重地闭了起来，玲珑而苍白的嘴唇，仅蠕动了两下，模糊地吐出几个字音：“不……要……离……开……我……”
柳鹤亭连连点头，连连拭汗，连连说道：“是是，我不会离开你的……”
话声未了，双目之中，已有一片惶急的泪光，自眼中泛起！
胸无城府、无所顾忌的梅三思，笔直地闯入洞房中来，站在柳鹤亭身后，望着翠榻上的陶纯纯，呆呆的出了半天神，喃喃自语道：“这是怎么回事，难道她也练过‘天武神经’上的武功么？……”

柳鹤亭霍然转过身来，一把捉住他的肩头，沉声问道：”你说什么？”

梅三思浓眉深皱，长叹着缓经道：“凡是练过‘天武神经’上武功的人，一年之中，总会有三四次，会突地散去全身武功，那情况正和陶纯纯此刻一样……”

柳鹤亭双目一张，还未答话，梅三思接着又道：“那些练过‘天武神经’的武林豪士，之所以会突然失踪，突然不知下落，或者被武功原本不如他们的人杀死，便是因为这三四次散功的日子，俱是突然而来，不但事先没有一丝先兆，而且散功时间的长短也没有一定，最可怕的是，散功之际，稍一不慎，便要走火入魔，更可怕的是，凡是练了‘天武神经’的人，终生不得停顿，非得一辈子练下去不可！”

他语声微顿，歇了口气，立到接着又说道：“后来武林中人才知道，那些突然失踪的人，定是练了‘天武神经’后，发觉了这种可怕的变化，便不得不觅一深山古洞，苦苦修练，那些会被原本武林不如他们的仇家杀死的人，也必定是因为他们动手之际，突然散了功，这种情况要一直延续四十年之久，才能将‘天武神经’练成，武林群豪，虽然羡慕‘天武神经’上的精妙的武功秘技，却无一人再敢冒这个险来练它！除了一些非常非常奇特的人！”

柳鹤亭呆滞地转动了一下目光，望了望犹自昏迷着的陶纯纯，他心里此刻在想着什么？梅三思皱眉又道：“那‘离情道长’练了‘天武神经’，发觉了这种可怕的变化后，他自己寻不出解释，是以便将‘神经’抄了三十五份，分给三十五个武功最高的武林高手。让他们一同来练，看看他们练过‘天武神经’后，是不是也会生出这种可怕的变化，看看这些人中，有没有人能对这种变化，寻出解救之法，他用心虽然险恶，但是他还是失望了，武林中直到此刻为止，还没有人能对此事加以补救，只有一直苦练四十年，但是——唉！人生共有多少岁月，又有谁能熬过四十年的惊吓与痛苦？”

梅三恩浓眉微微一扬，望了望陶纯纯苍白的面容，接口又道：“是以当时武林七大门派的掌门人，临终之际，留给弟子的遗言，竟不约而同地俱是：‘切切不可去练那天武神经’，而此后许多年轻武士也常常会在一些名山大泽的幽窟古洞里，发现一些已经腐烂了的尸身或枯骨，死状都十分丑恶，显见是临死时十分痛苦，而在那些尸身或枯骨旁畔的地上或古壁上，也有着一些他们留下的遗言字句，却竟也是：‘切切不可再练天武神经’！”

他长长地叹息一声，缓缓接道：“那些尸身和枯骨，自然也就是在武当山解剑岩下，以武功夺得手抄的‘天武神经’后，便突然失踪的武林前辈，但饶是这样，武林中人对这‘天武神经’，却犹未死心，为了那些手抄的‘神经’，仍有不少人在舍死忘生地争夺，直到二十年后，少林寺藏经阁的首座大师‘天喜上人’，将这‘天武神经’，木刻墨印，印了数千本之多，随缘分赠给天下武林中人，这本在武林中引起了无数争端凶杀的‘天武神经’，才变成世间一件不成秘密的‘秘密’，而后起的武林中人，有了这些前辈之鉴，数十年来，也再无人敢去练它！”

他语音微顿，又自补充道：“不但无人敢再去练它，甚至连看都没有人敢再去看它，武林中师徒相传，都在警戒着自己的下一代：‘切切不可去练天武神经！’是以我刚才能凭着这本‘神经’上的字句，将那白衣铜面的怪人惊退，其实说穿之后，不过如此而已！”

柳鹤亭目光关心而焦急地望着陶纯纯，耳中却在留意倾听着梅三思的言语，此刻他心分数用，实是紊乱已极。

他与陶纯纯相处的时日越久，对她的疑惑也就越多，直到此刻，他对她的身世来历，仍然是一无所知，他对她的性格心情，也更不了解，但是，这一切却都不能减弱他对她的怜爱，他想到自己今后一生，却要和一个自己毫不了解的人长相厮守，在他心底深处，不禁泛起一阵轻轻的颤抖和一声长长的叹息：“如此神经！”

“万胜神刀”边傲天和久留未散的武林众豪，闻得柳鹤亭的新夫人突发重病，自都匆匆地赶到后园中的洞房里来，这其中自然有着一些精通医理的内家好手，但却再无一人能看得出陶纯纯的病因，而另一些久历江湖、阅历丰富、腹中存有不少武林掌故的老江湖们，见到她的病状，心中虽有疑惑，却也无一人能将心中的疑惑，加以证实了，只是互相交换一个会心的眼色而已。

日薄西山，归鸦聒噪，黄昏后的洞房里，终于又只剩下了柳鹤亭一人。

洞房中的陈设，虽然仍如昨夜一般绮丽，但洞房中的情调，却已不再绮丽，柳鹤亭遣走了最后两个青衣丫环，将罗帐边的铜灯，拨成最低暗的光线，然后焦急、惶恐而又满腹疑团地坐在陶纯纯身畔。

昏黄的灯光，映着陶纯纯苍白的面容，夜更深，人更静，柳鹤亭心房的跳动，却更急剧，因为此刻，陶纯纯仍未醒来！

她娇躯轻微转动了一下，面上突地起了一阵痛苦的痉挛，柳鹤亭心头一阵刺痛，轻轻握住她的皓腕。只见她面上的痛苦，更加强烈，口中也发出了一阵低微、断续而模糊不清地痛苦的呓语：“……师傅……你好……好狠……纯纯……我……我对不起你……杀……杀……”

柳鹤亭心头一颤，手掌握得更紧，柔声道：“纯纯，你好些了么？你心里有什么痛苦，都可以告诉我……”

但陶纯纯眼帘仍然紧闭，口中仍然在痛苦地呓语：“杀……杀……纯纯，我对不起你……”突又低低地狂笑着道：“天下第一……哈哈……武林独尊……哈哈……”

柳鹤亭惊惧地握着她的手腕，渐渐觉得自己的手掌，竟也和她一样冰冷，他竟开始在心里暗问自己：“她是谁？她到底是谁？她到底有多少件事是瞒着我的，她心中到底有多少秘密？她……她难道不是陶纯纯么？”

他心情痛苦，思潮紊乱，以手捧面，垂首沉思，一阵凉风吹过，窗外似乎又落下阵阵夜雨，夜色深沉中，窗外突地飘入一方纯白的字笺，却像是有着灵性一般冉冉飘到柳鹤亭眼前！

柳鹤亭目光抬处，心中大惊，顺手抄过这方字笺，身形霍然而起，一掠而至窗口，沉声地道：“是谁？”

窗外果已落下秋雨，点点的雨珠，挟着夜来更寒的秋凤，“嗖嗖”地打在新糊的轻红窗纸上，秋风夜雨，窗外哪有人影，柳鹤亭叱声方了，方待穿窗而出，但回首望了陶纯纯一眼，却又倏然止步，在窗口呆呆地愣了半晌，茫然展开了掌中纸笺，俯首而视，他坚定的双掌不禁起了一阵轻微的颤抖。

只见那纯白的纸笺上，写着挺秀的字迹，是：

“你可要知道你新夫人的秘密？

你可要挽救江苏虎丘，西门世家一家的性命？

你可想使自己脱离苦海？

那么，你立刻便该赶到江苏，虎丘，西门世家的家中去，后园西隅墙外，停着一匹鞍辔俱全的长程健马，你只要由此往南，顺着官道而行，一路上自

然有人会来替换你的马匹！假如你能在一日之间赶到江苏虎丘，你便可发现你所难以置信的秘密，你便可救得西门一家的性命，你也可使自己脱离苦海，否则……凶吉祸福，由君自择，动身且快，时不我与！”

下面既无具名，亦无花押，柳鹤亭惊惧地看完了它，手掌的颤动，且更强烈，他茫然回到他方才坐的地方，陶纯纯的面容，仍然是苍白而痛苦！

“这封信是谁写的，信中的话，是真的么？”

这些问题他虽不能回答，但犹在其次，最重要的问题是：“我该不该按照信中的话，立刻赶到江苏虎丘去？”

刹那之间，这一段日子来的往事，齐地在他心中闪过 :她多变的性情……她诡异的身世……秘道中的突然出现……清晨时的急病……在秘道中突地失踪的翠衫少女……满贮鲜血毛发的黑色玉瓶……以及她方才在晕迷中可怕的呓语……

柳鹤亭忍不住霍然长身而起，因为这一切都使他恨不得立时赶到江苏虎丘去，但是，他回首再次望了陶纯纯一眼，那娇美而痛苦的面容。却不禁在他心底引起了一阵强烈的怜爱，她喃喃他说道：“我不该去的；我该保护她！无论如何，她已是我的妻子！”

他不禁反复地暗中低语：“无论如何，她终究已是我的妻子，她终究已是我的妻子！”在那客栈中酒醉的温馨与迷乱，再次使得他心里泛起一阵混合着甜蜜的羞愧，昨夜花烛下，他还曾偷偷地揭开她覆面红巾的一角，偷看到她含羞的眼波和嫣红的娇靥。

就是那温馨而迷乱的一夜，就只这甜蜜而匆匆的一瞥，已足够在他心底，留下一个永生部难磨灭的印象，已足够使得他此刻又自沉重坐下来，但是，陶纯纯方才呓语中那几个杀字，却又突地又在他耳畔响起。

“杀！杀！”这是多么可怕而残酷的字句，从第一次听到这个字直到此刻，柳鹤亭心里仍存留着一份难言的惊悸，“天下第一，武林独尊！”他不禁开始隐隐了解到她心底深处的野心与残酷。

这份野心与残酷，虽也曾在她目光下不经意地流露出来，却又都被她嘴角那份温柔的笑容所遮掩，直到此刻……

柳鹤亭剑眉微轩，又自霍然长身而立，紧了紧腰间的丝绦。

“无论是真是假，我都要到江苏虎丘去看上一看！她在这里定必不会遭受到什么意外的！”

他在心中为自己下了个决心，因为他深知自己此刻心中对她已开始生出一种不可抗拒的疑惑，他也深知自己若让这份疑惑留在心里，那么自己今后一生的幸福，都将会被这份疑惑摧毁，因为疑惑和猜疑，本就是婚姻和幸福的最大敌人！

只听她突又梦呓着道：“鹤亭……不要离开我……你……你要是不保护我……我……何必嫁给你，我……要独尊武林……”

柳鹤亭呆了一呆，剑眉微轩，钢牙暗咬，身形动处，闪电般掠出窗外，却又不禁停下身来，轻轻关起窗子，然后轻轻掠到左侧一间小屋的窗外，沉重的敲了窗框，等到屋内有了惊诧的应声，他便沉声道：“好好看顾着陶姑娘，一有变化，赶紧去通知边大爷！”

屋内第二次应声还未响起，柳鹤亭身形已飘落在数丈开外，一阵风雨，劈面打到他脸上，他望了望那灯光昏黄的新糊窗纸，心底不禁泛起一阵难言的寒意，使得他更快地掠出墙外，月光闪处，只见一匹乌黑的健马，配着乌

黑的鞍鞍，正不安地仁立在乌黑的夜色与袭人的风雨中。

他毫不迟疑地飘身落在马鞍上，缰绳微带，健马一声轻嘶，冲出数十丈，霎眼之间便已奔出城外。

官道上一无人踪，他放马狂奔，只觉秋风冷雨，扑面而来，两旁的田野林木，如飞向后退去，耳畔风声，呼呼作响，也不知奔行了多久，他胯下之马虽然神骏，却已禁不住如此狂奔，渐行渐缓，他心中焦急，顾不得怜借马匹，丝鞭后扬，重重击在马股上，只打得马股上现出条条血痕，那马惊痛之下，虽然怒嘶扬蹄，加急奔行了一段路途，但终究已是强弩之末，眼看就要不支倒下！

雨丝渐稀，秋风却更烈，静寂之中，急剧的马蹄声顺风而去，传得更远，柳鹤亭振了振已被荫浸透的衣衫，纵目望去，只听深沉的夜色中，无人的官道边，黝黑的林木里突地传出一声轻呼：“换马！”马上人口中轻轻呼哨一声，自柳鹤亭身侧掠过，然后放缓缰绳，柳鹤亭侧目望去，只见此人一身劲装，青巾包头，身形显得十分瘦削，却看不清面目，不禁沉声喝问道：“朋友是谁？高姓大名，可否见告？”

哪知他喝声未了，那匹马上的骑士，已自翻身甩蹬，自飞奔的马背上，“唰”地掠下，反手一拍马股，口中再次低呼一声：“换马！”

柳鹤亭左掌轻轻一按鞍鞍，身形平空拔起，凌空一个转折，飘然落到另一匹马上，只听身后的人沉声喝道：“时间无多，路途仍远，望君速行，不可耽误！”

新换的奔马，霎眼之间，便将这语声抛开很远，雨势已止，浓云亦稀，渐渐露出星光，但柳鹤亭心中的疑云却更浓重，他再也想不出暗中传声给自己的人，究竟是谁，此人不但行踪诡异，行事更加神秘，而且显然在江沏中颇有势力，门人弟子必定极多，否则又怎能为自己安排下如此精确而严密的换马方法！他遍思故人，心中仍然一片茫然，不禁为之暗叹一声，宽慰着自己：“管他是谁？反正看来此人对父并无恶意！”

他一路思潮反复，只要到了他胯下的健马脚力渐衰之际，使必定有着同样装束打扮的骑士，自林木阴暗处突地奔出，为他换马，而且一色俱是毛泽乌黑、极其神骏的长程快马，而马上的骑士，亦总是不等他看清面目，便隐身而去！

这样一夜飞奔下来，他竟已换了四匹健马，黑暗中不知掠过多少乡村城镇，也不知赶过了多少路途，只觉东方渐露鱼青，身上晨寒渐重，又过了一会，万道金光破云而出，日野间也开始有了高歌的牧子与荷锄的农夫。

柳鹤亭转目而望，四野秋色，一片金黄，他暗中忖道：“这匹马又已渐露疲态，推算时间，换马的人该来了，却不知他在光天化日下，怎生掩饰自己的行踪？”

念头方转，忽听后面蹄声大起，他心中一动，缓缓一勒缰绳，方待转首回望，却见两匹健马，已直奔到他身畔，一匹马上空鞍无人，另一匹马上，坐着一个黑衣汉子，右手带着缰绳，却用左手的遮阳大笠，将面目一起掩住。柳鹤亭冷笑一声，不等他开口喝问，身形已自“唰”地掠到那一匹空鞍马上，右掌疾伸，闪电股向那黑衣汉子手上的遮阳大笠抓去。

那黑衣汉子口中“换马”两字方才出口，只觉手腕一紧，遮阳大笠，已到了柳鹤亭掌中，他一惊之下，轻呼一声，急忙以手遮面，拨转马头，向右边一条岔道奔去，但柳鹤亭却已依稀望见了他的面容，竟似是个女子！

这景况不禁使得柳鹤亭一惊一愕，又自恍然忖道：“难怪这些人都不愿让我看到他们的面目，原来他们竟然都是女子，否则我根本与他们素不相识，他们根本没有掩饰自己的面目的必要！”

在那岔路口上，柳鹤亭微一迟疑，方才他骑来的那匹健马，已虚乏地倒在道旁。

田畔的牧子农夫不禁向他投以惊诧的目光，终于，他还是扬鞭纵骑。笔直向南方奔去，遇到稍大的城镇，他便越城而过，根本不敢有丝毫停留，下一次换马时，他也不再去查看那人的形貌，只见这匹乌黑健马的马鞍上，已多了一皮袋肉脯，一葫芦温酒。

烈日之下奔行，加以还要顾虑着道上的行人，速度自不及夜行之快，但换马的次数，却丝毫不减，又换了三匹马后，时已日暮，只听前面水声滚滚，七彩晚霞，将奔腾东来的大江，映得多彩而辉煌，柳鹤亭马到江边，方待寻船摆渡，忽听身后一人朗声笑道：“马到长江，苏州已经不远，兄台一路上，必定辛苦了！”

柳鹤亭霍然转身，只见一个面白无髯、身躯略嫌胖肥，但神情却仍十分潇洒的中年锦衣文士，含笑立在自己身后，含笑说道：“江面辽阔，难以飞渡，兄台但请弃马换船！”

柳鹤亭露齿一笑，霍然下马，心中却无半分笑意，这一路奔行下来，他虽然武功绝世，但身上雨水方干的衣衫，却不禁又为汗水浸透，此刻脚踏实地，双脚竟觉得飘飘地有些发软。

那锦衣中年文士一笑说道：“兄台真是超人，如果换了小弟，这一路奔行下来，只怕早已要倒在道畔了！”一面谈笑之中，一面将柳鹤亭拱手让上了一艘陈设甚是洁净的江船。

柳鹤亭素性不闻不问，只是淡淡含笑谦谢，坐到靠窗的一张藤椅上，放松了四肢，让自己紧张的肌肉，得以稍微松懈，他只当这锦衣中年文士立刻便要离船上岸。

哪知此人竟也在自己对面的一张藤椅上坐了下来，目光灼灼地望着自己，这两道目光虽坚定却又有许多变化，虽冷削却又满含笑意。

柳鹤亭端起刚刚送来的热茶，浅浅吸了一口，转首窗外，望着江心 万里金波，再也不愿瞧他一眼。

片刻间江船便放棹而行，柳鹤亭霍然转过身来，沉声道：“阁下一路与我同船，又承阁下好意以柬示警，但在下直到此刻却连阁下的高性大名都不知道，当真叫在下好生惭愧！”

锦衣中年文士微微一笑，道：“小弟贱名，何足挂齿，至于那示警之柬，更非小弟所发，小弟只不过听人之命行事而已！”

柳鹤亭剑眉微轩，深深端详了他几眼，暗中忖道：“此人目光奸狡，言语圆滑，显见心计甚多，而举止却又十分沉稳，神态亦复十分潇洒，目光有神，肤如莹玉，显见内家功夫甚高，似这般人才，若亦是受命于人的下手，那主脑之人又会是谁？”

他想到这一路上的种种安排，以及那些掩饰行藏的黑衣女子，不禁对自己此次所遭遇到的对手，生出警惕之心。

只听那锦衣中年文士含笑又道：“阁下心里此刻可是在暗中猜测，不知道谁是小弟所听命的人？”

柳鹤亭目光不瞬，颔首说道：“正是，在下此刻正是暗中奇怪，似阁下

这般人才，不知道谁能令阁下听命于他！”

那锦衣中年文士面上笑容突敛，正色说道：“此人有泰山之高，似东海之博，如日月之明，小弟听命于他，实是心悦诚服，五体投地，丝毫没有奇怪之处。”

他面上的神色，突地变得十分庄穆，语声亦是字字诚恳，显见他这番言语，俱是出于至诚。

柳鹤亭心中一动，愕了半晌，长叹着道：“能令阁下如此钦服之人，必是武林中的绝世高手，不知在下日后能否有缘见他一面！”

锦衣中年文士面上又露出笑容，道：“兄台只要能及时赶到江苏虎丘不但定能见到此人之面，而且还可以发现一些兄台梦想不到的秘密……”

柳鹤亭剑眉微皱，望了望西方的天色，缓缓道：“在下若是万一不能赶上，又将怎地？”

锦衣中年文士面容一整，良久良久，方自长叹一声，缓缓道：“兄台若是不能及时赶上么……唉！”又自重重叹息一声，倏然住口不语。

这一声沉重的叹息中，所含蕴的惋惜与悲痛，使柳鹤亭不禁下意识地又望了望船窗外的天色，他生性奇特，绝不会浪费一丝一毫力气在绝无可能做到、而又无必要去做的事上，他此刻已明知自己绝不可能从锦衣中年文士口中，套出半句话来，是以便绝口不提此事！

但是他心中的思绪，却在围绕着此事旋转……

船过江心，渐渐将至对岸，许久未曾言笑的锦衣中年文士，突地缓步走到俯首沉思的柳鹤亭身旁椅上坐下，长叹着道：“为了兄台，我已不知花却了多少心血，不说别的，就指让兄台能以世间最快速度赶到江苏一事而言，已是难上加难，若是稍一疏忽，误了时间，或是地点安排得不对，致有脱漏，那么兄合又岂能在短短十个时辰之中，由鲁直赶到长江。”

他语声稍顿，微微一笑，又道：“小弟之所以要说这些话，绝非是故意夸功，更不是诉苦抱怨，只是希望兄台能排除万难，及时赶到虎丘，那么小弟们所有的苦心努力，便全都不会白费了。”

他此番语声说得更是诚恳，柳鹤亭徐徐抬起头来，口中虽不言，心中却不禁暗地思忖：“听他说来，似乎从此而往虎丘，路上还可能生出许多变故，还可能遇着一些危险！”

他只是淡淡一笑，望向窗外，夕阳将逝，水流如故，他不禁开始想到，世上有许多事，正都是人们无法避免的，一如夕阳虽好，却已将逝，水流虽长，亘古不息，又有谁能留住将逝的夕阳和奔流的河水？一时之间，他心中不禁涌起一阵微带苦涩的安慰，因为他心中已十分平静，有些悲哀与痛苦，既是无法避免之事，他便准备好去承受它。

船到彼岸，那锦衣中年文士殷勤相送，暮色苍茫中只见岸边早已备好一匹毛色光泽的乌黑健马。

秋风振衣，秋水呜咽，使得这秀绝人间的江南风物，也为之平原许多苍凉之意，锦衣中年文士仔细地指点了路途，再三叮咛！

“切莫因任何事而误了时间，若是误了时间，便是误了兄合一生！”

柳鹤亭一面颔首，霍然上马，马行数步，他突地转身说道：“今日一见，总算有缘，只可惜小弟至今还不知道兄台姓名，但望日后还有相见之期，亦望到了那时，兄台能将高姓大名告于在下！”他生具性情。言语俱是发自肺腑，丝毫没有做作！

话声未了，他已纵骑扬鞭而去，留下一阵袅袅的余音和一片滚滚的烟尘。
那锦衣中年文士望着他的背影，突地长叹一声，喃喃自语着道：“造化弄人……造化弄人，如此英俊的一个少年，却想不到也会坠入脂粉陷阱中，看来那女魔头的手段，当真是令人不可恩议！”
他负手而立，喃喃自语。远远伫立在一丈开外、似乎是守望着船只，又似乎是在宁望着马匹的一个低戴遮阳大笠、身穿紫缎劲装的虎形大汉，此刻突地大步走了过来，朗声一笑，道：“金二爷，你看这小子此番前去，可能保得住性命么？”他举手一推，将顶上的遮阳大笠推到脑后，露出两道铱眉，一双环目，赫然竟是那别来已久的“神刀将军”胜奎英。
被他称为“金二爷”的锦衣中年文士微微一笑，沉吟着道：“他此番前去，虽然必有凶险，但谅可无虑，只是他若与那女子终日厮守的话——哼哼，那却随时会有性命之虑！”他冷“哼”两声之后，语气已变得十分凝重。
“神刀将军”胜奎英倒抽一口凉气，道：“那女子我也见过，可是……可是我真看不出她会是个这样的人物，金二爷，我虽然一直都参与了此事，可是此事其中的究竟，我到现在还是不知道，譬如说……，‘西门世家’近年来人材虽不如往日之多，可是一直正正派派，也素来不与别人结怨，又怎会和此事有了关连，而那女子既是这么样一个人物，又为何要嫁给柳鹤亭，还有……这女子再强烈，也不过是个女子，却又有什么魔力，能控制住那么多凶恶到了极处的‘乌衣神魔’？这……真教人难以相信！”
他说说停停，说了许久，方自说完，显见得心中思潮，颇为紊乱！
“金二爷”剑眉微皱，沉声说道：“这件事的确是头绪零落，紊乱已极。有许多事看来毫无关系，其实却俱有着关连，你只要漏掉一事，就无法看破此中的真相！”他微微一笑，接口又道：“若非有老爷子那样的智慧，若非有老爷子那样的力量，出来管这件事，我就不信还有谁能窥破那女子的阴谋！”
胜奎英微一颔首，“金二爷”接口又道：“你可记得多年前盛传于武林的一事，‘西门世家’的长公子西门笑鸥，神秘地结了婚，又神秘地失了踪……”
胜奎英忍不住接口道：“难道这也与此事有着关系么？”
“金二爷”颔首道：“据我推测，那西门笑鸥结婚对象，亦是这神秘的女子，他渐渐看出了她的一些真相后，是以便又被她害死，至于……这女子为何总要引诱一些出身武林世家、武功都不弱的少年豪杰与她成婚？我想来想去，似乎只有一点理由，那便是她想借这些人的身分，来掩饰自己的行藏，可是这点理由却又不甚充分！”他微喟一声，顿住语声。
胜奎英皱眉道：“难道此事其中的真相，金二爷你还不甚清楚么？”
“金二爷”长叹道：“莫说我不甚清楚，便是老爷子只怕也不尽了然，我到此刻对那女子的一切，大半还是出于猜测，而没有什么确切的证据！”他又自长叹一声：“说不定事实的真相，并非一如我们的猜测也说不定！”
“神刀将军”胜奎英皱眉沉吟道：“若是猜错了……唉！”
“金二爷”接口微笑道：“若是猜错了，只怕此后世间便再无一人能知道那‘浓林密屋’与‘石观音’石琪的真相了！”
他语声微顿，面色一整，又自接道：“要知我等之行动，虽是大半出于猜测，但亦有许多事，我等已有八分把握，在那山城客栈中，突地发狂的‘叶儿’与‘枫儿’，便的的确确是被那女子暗中使下剧毒之药所述，此等药力

之强，不但能使人暂时迷失理智，若是药力用得得当，还能使人永久迷失本性，而且至今天下无人能解。”

胜奎英心头一惊，只听他一笑又道：“此事其中最难解释的便是那班‘乌衣神魔’的来历，这些人武功都不弱，行事却有如疯狂，几乎一夜之间，便同时在江湖出现，他们绝不可能俱是新手，更不可能是自平地涌出，那么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件事本令我百思不得其解，但自从‘叶儿’与‘枫儿’被药所迷后，我也猜出了些头绪！”

胜奎英双目一张，脱口说道：“什么头绪？”

“金二爷”微一拂袖，转身走到江畔，微一驻足，道：“这些线索，我虽猜出一些头绪，但还未十分明显，此刻说来，还嫌太早。”他边说边又从容的走上江船。

“神刀将军”胜奎英木立半晌，口中喃喃自语：“此刻说来，还嫌太早……唉！要到什么时候才能说呢？”他与此事虽无甚大关连，但此刻满心疑虑，满腹好奇，却恨不得此事早些水落石出，此时他竟似已有些等得不耐烦了。

江船又自放掉启行，来时虽急，返时却缓，船尾的梢公，燃起一袋板烟，让江船任意而行，“金二爷”坐在舱中，沉思不已，并不焦急，因为一些能够安排的事他均已安排好了，一些无法安排的事，他焦急也没有用！

船到江心，夜色已临，万里苍空，秋星渐升，突地一艘快艇自对岸如飞驶来，船舷两侧，水花高激，船舱内灯光昏黄，不见人影，“金二爷”目光动处，口中轻轻“咦”了一声，回首问道：“你可知道这是哪里的船只？为何这般匆忙？”

“神刀将军”胜奎英探首望了一服，微一沉吟，道：“这艘船锐首高桅，正是长江‘铁鱼帮’的船只，他们这些在水上讨生活的人，生涯自是匆忙得很！”

“金二爷”口中不经意地“哦”了一声，却听胜奎英长叹一声，又道：“长江‘铁鱼帮’，自从帮主‘铁鱼’俞胜鱼前几年突地无故失踪后，盛况已大不如前，江湖风涛，波谲险恶，在江湖中讨生活，当真是越来越不容易了！”

他语声之中，甚多感慨，要知他本亦是武林中成名立万的人物，近来命运潦倒，居于人下，心中自有甚多牢骚。

“金二爷”微微一笑，住口不答，两船交错，瞬息之间，便已离开甚远，立在那艘快艇船首的两个赤着上身的大汉，遥视着“金二爷，所坐的江船，一人手中卷着一团粗索。一人口中说道：“喂，你瞧立在那艘江船窗口的汉子，可是前些年和前帮主一起到舵里去过一次的胜家门里的胜奎英？”

另一个汉子头也不抬，皱眉道：“管他是谁？反正现在我也瞧不见了！”

先前那汉子无可奈何地耸耸肩膀，无意间望了门窗紧闭的船舱一眼，突又压低了声音，道：“你可瞧得出，船舱中的这个女子，是什么来路，她脸色蜡黄，面容憔悴，像是病了许久的人，可是她来的时候……”他说至此处，顿了一顿，继道：“骑着的一匹脚力十分够劲的健马，都已跑得吃不消了，一到江边。就口吐白沫，倒到地上，她反而一点事都没有，轻轻一掠，就下了马！”

另一个汉子突地抬起头来，面上已自微现惊容，口中道：“这事说来真有些奇怪，我在江湖中混了这么久，谁也不能在我眼里揉进半粒沙子，可是……可是我就是看不准这女子的来路，”他语声微微一顿，回首望了舱门

一眼，又道：“最怪的事，我们‘铁鱼帮’的船，已有好多年没有借给外人，可是她一上船，三言两语，立刻就把我们那位‘诸葛’先生说服了，我看……”

先前那汉子口中突地“吁”了一声，低声道“捻短！”

只见船舱之门轻轻开了一线，闪出一条枯瘦的身影，黑暗中只见他目光一扫，瞪了这两条汉子一眼，道：“快先和岸上连络一下，让第四卡上的兄弟准备马匹！”

两条大汉垂首称是，那枯瘦人影便又闪入船舱，闭好舱门，只听舱中轻轻一声咳嗽，一个娇柔清脆的语声微微说道：“人道‘长江铁鱼’，船行如飞，今日看来，也不过如此！唉！武林中真能名实相符的人，毕竟是太少太少了！”

两条大汉嘴角一撇，对望一眼，凝神去听，只听方才那枯瘦人影的语声不住称是，竟似对这女子十分恭敬。

灯光虽昏黄，但却已足够洒满了这简陋的船舱，照遍了这简陋的设备，粗制的器皿，斜斜挂在简陋的桌倚上，随着江船的摇晃而摇晃。

昏灯下，木椅上，坐着的是一个云鬓散乱、一袭轻红罗衫、面上稍觉憔悴，但目光却澄如秋水的绝色少女，她神情似乎有些焦急和不安，但偏偏却又显得那样安详和自然，她随意坐在那张粗制的木椅上，但看来却似个坐在深宫里、珠帘下、锦榻上的绝代妃子。

坐在她对面的枯瘦汉子，双手垂下，目光炯炯，却在瞬也不瞬地凝注着那绝色少女掌中反复播弄着的一只黑铁所制的青鱼！

他嘴唇不安地启开了数次，似是想说些什么，却又不敢启口。

那绝色少女微微一笑，轻抬手掌，将掌中的“铁鱼”一直送到那枯瘦汉子的面前，含笑道：“长江铁鱼，统率长江，谁要是得到这只铁鱼，便可做长江水道的盟主，你知道么？”

枯瘦汉子面色一变，目中光芒闪动，满是艳羡之色，口中喃喃说道：“长江铁鱼，号令长江……”语声一顿，突地大声道：“陶姑娘，俞总舵主至今已失踪将近三年，这三年来，他老人家的下落，江湖中从未有一人知道，是以小可想斗胆请问陶姑娘一句，这‘铁鱼令’究竟是何处得来的？”

坐在他对面的绝色少女，不问可知，便是那突然晕过、突然清醒，又突然赶至此间的陶纯纯了，她秋波转处，轻轻一笑，缓缓道：“俞总舵主不知下落，对你说来不是更好么？”

枯瘦汉子神色一愕，面容突变，却听陶纯纯含笑又道：“你大可放心，俞胜鱼此后永远也不会回到这里来了，他临死之前，我曾帮了他一个大忙，是以他才会将这‘铁鱼令’交付给我，让我来做长江上下游五十二寨的总舵主……”

枯瘦汉子本已铁青的面容，此刻又自一变，身下的木椅，“吱吱”作响，陶纯纯淡淡一笑，又道：“但我终究是个女子，怎敢有此野心，何况你‘诸葛先生’近日将长江水帮，治理得如此有声有色，更非我所能及，我又何忍让‘长江水帮’偌大的基业，毁在我的手上，你说是么？”

枯瘦汉子“诸葛先生”展颜一笑，暗中松了口气，道：“陶姑娘的夸奖，在下愧不敢当，想‘长江水帮’的弟兄，大都是粗暴的莽仅，怎能委属姑娘这般金枝玉叶，来……”

陶纯纯“噗嗤”一笑，截口说道：“其实我最喜欢的便是粗鲁的莽汉……”

“诸葛先生”方自松懈了的面色，立刻又为之紧张起来。

陶纯纯秋波凝注，望着他面上这种患得患失的神色，面上的微笑更有如春水中的涟漪，深深在她娇靥上荡漾开来，她一手绥缓整理着鬓边紊乱的发丝，一手把弄着那黝黑的“长江铁鱼”，缓缓说道：“我虽喜欢粗鲁的莽汉，但有志气、有心计、有胆略、有武功的汉子，我却更加喜欢。”

“诸葛先生”倏地长身而起，又倏地坐了下去，口中期艾着道：“当今之世，有志气、有心计、有胆略、有武功的汉子，的确难得找到，小可几乎没有见过一个。”

陶纯纯再次嫣然一笑，更有如春日百花齐放，这一笑不但笑去了她面上的憔悴，也笑去了她目中的焦急不安。

她目光温柔地投向“诸葛先生”，然后含笑说道：“这种人虽然不多，但此刻在我面前就有一个……”

“诸葛先生”双眉一扬，心中虽极力想掩饰面上的笑容，却又偏偏掩饰不住，本自垂在椅背的双手，此刻竟不知放在哪里才好。

只听陶纯纯微笑着接口道：“我本来还拿不定主意，不知该将这‘铁鱼令’如何处理，直至见到你后，才觉得长江五十二寨由你来统率，正是驾轻就熟，再好也没有了，希望你不要太过谦让才好！”

“诸葛先生”精神一振，口中讷讷说道：“不……我绝不会虚伪谦谢的，姑娘放心好了。”

陶纯纯含笑说道：“那是最好……”她面上的笑容，突地一敛：“可是这‘铁鱼令’我得来大不容易……”她语声一顿，倏然住口。

“诸葛先生”微微一体会，便已体会出她言下之意，连忙接口说道：

“姑娘有什么吩咐，小可只要能力所及，愿效犬马之劳。”

陶纯纯满意的点了点头，地面上笑容一敛，便立刻变得令人想去亲近，却又不敢亲近，不敢亲近，却又想去亲近。

她目光凝注着面前的枯瘦汉子，就正如庙中女佛在俯视着面前上香敬火的虔诚弟子一般。

她轻轻伸出三只春葱般的玉指，缓缓道：“我此番要赶到江苏虎丘去，办一件极为重要的事，希望你此刻以信号与岸上的弟兄连络，叫他们替我准备好脚力，最快的长程健马，而且每隔百里你还要替我准备好一个换马的人，和一匹可换的马！”

“诸葛先生”沉吟半响，面上微微现出难色。

陶纯纯柳眉微颦，道：“这第一件事你就无法答应么？”

“诸葛先生”连忙赔笑道：“在岸上准备真正容易，而且小可已经吩咐过了，每隔百里，便准备一个换马的人……”

言犹未了，陶纯纯已自冷笑一声，接口说道：“我凭着小小一枚‘如意青钱’，便得到江北‘骡马帮’之助，由河南一直换马奔来，难道你这号称统辖长江沿岸数百里的‘长江铁鱼帮’，还及不上那小小的江北‘骡马帮’么？”

“诸葛先生’双眉紧皱，长叹一声，垂首道：“非是能力不逮，只是时间来不及了！”

陶纯纯双目一张，笑容尽敛，倏地长身而起，冷冷道：“你难道不想要这‘铁鱼令’了么？”

“诸葛先生”头也不敢抬起，双眉皱得更紧，抬起头来缓缓道：“此事小可实在是无能为力，因为‘铁鱼帮’的暗卡，只到江岸边五十里外为止，

而时间如此匆迫，小可也无法先令人赶到百里之外去，如果姑娘能暂缓一日，小可便必定能办好此事！”

陶纯纯目光一凛，面上尽失温柔之色，大怒道：“暂缓一日？”

“诸葛先生”垂下头去！

陶纯纯长叹一声，“你可知道莫说再缓一日，就是再缓一个时辰，也来不及了！”

“诸葛先生”面色已变，视线似乎再也不敢触及她那冷若冰霜般的面容，仍自垂着头，期艾着道：“那么小可只有抱歉得很了。”

陶纯纯面如青铁，木立半晌，突又娇笑一声，嫣然笑道：“既然如此，你也不必抱歉了！”

嫣然的笑语声中，她身形突地一动，缓缓举起手掌，似乎又要去抚弄鬓边的乱发，“诸葛先生”见到她面上又已露出春花般的笑容，心中方自一宽，哪知她手掌方抬，掌势突地一变，立掌横切，闪电般切在那犹自茫然不知所措的“诸葛先生”的咽喉之上。

“诸葛先生”双睛一突，直直地望了她一眼，身形摇了两摇，连声音都未及发出，便“噗”地一声，倒在舱板上，气绝而死。

他这最后一眼中，不知道含了多少惊诧、怀疑与怨毒之意，但陶纯纯却连看也不再向他看上一眼，只是呆呆地望着自己掌中的“铁鱼令”，嘴角犹自残留着一丝令人见了不禁销魂的娇笑。

她缓缓走到窗前，玉手轻抬，竟“噗通”一声，将那“铁鱼令”投入江中，然后沉重地叹息一声，自语着道：“怎么办……怎么办呢……”轻抬莲步，跨过“诸葛先生”尸体，走到舱门口。她脚步是那么谨慎而小心，就像是慈爱的母亲，唯恐自己的脚步会踩到伏在地上嘻戏的孩子似的。然后她打开舱门，面向门外已被惊得呆了的两个彪形大汉，温柔地笑道：“你们听得够了么？看得够了么？”

两条大汉的四道目光，一起呆呆地望着她的一双玉手，一双曾经在嫣然的笑语中便制人死命的玉手，他们的面色正有如晚霞落去后的苍穹般灰暗，他们已在烈日狂风中磨练成钢一般的强壮肌肉，也在她那温柔的笑声中起了一阵阵栗惊的颤抖。

陶纯纯笑容不敛，缓缓向这两个大汉走了过去，江船渐渐已离岸不远，她身形也离这两条大汉更近，岸边烟水迷蒙，夜色苍茫，依稀可以看见一条黑衣大汉，牢着一匹长程健马，鹄立在江畔。

两条大汉垂手术立，甚至连动弹也不敢动弹一下。

陶纯纯秋波转处，轻轻一笑。

两条大汉见到她的笑容，都不禁自心底泛起一阵寒意，齐地颤抖道：“姑娘……马……已准备好了。”

陶纯纯笑道：“马已准备好了么……”她笑声更温柔。

那两个大汉却吓得一起跪了下去，颤声道：“小的并没有得罪姑娘，但望姑娘饶小的一命！”

陶纯纯“噗哧”一笑，缓缓道：“长江铁鱼帮，都是像你们这样的蠢才，难怪会误了我的大事……”语声一顿，突又嫣然笑道：“你看你们吓得这副样子，死了不是更痛快么？”

两条大汉心头一震，还未敢抬起头来，陶纯纯窈窕的身躯，已轻盈地掠到他们身前，轻盈地伸出双掌，向他们头顶拍了过去。

她手势是那么温柔，笑容亦是那么温柔，亦如慈爱的母亲，要去抚摸她孩子们头上被风吹乱了的头发。

左侧的大汉张口惊呼半声，只觉一只纤柔的手掌，已抚到自己的头顶，于是他连剩下的半声惊呼都来不及发出，周身一震，百脉俱断，直挺挺跪在地上的身躯，便又直挺挺地向前倒去！

第一〇章　西门世家

那右侧的大汉见到陶纯纯脚步一动，便已和身扑到舱板上，腰、腿、时一起用力，连滚两滚，滚开五尺，饶是这样，他额角仍不免被那纤纤的指尖拂到，只觉一阵火辣辣的刺痛，宛如被一条烧得通红的铁链烫了一下，又像是被一条奇毒的蛇咬了一口。

陶纯纯娇躯轻轻一扭，让开了左侧那大汉倒下去的尸体，口中“呀”地娇笑一声，轻轻道：“你倒躲得快得很！”

未死的大汉口颤舌冷，手足冰凉，方待跃入江中逃命！

他身躯已近船舷，只要滚一滚，便可跃入江中，哪知他身躯还未动弹，鼻端已嗅到一阵淡淡的幽香，眼前已瞥见一方轻红的衣袂，耳畔已听得陶纯纯温柔的笑语，一字一字他说道：“你躲得虽快，可是究竟还是躲不开我的……”

这彪形大汉侧身卧在舱板上，左时压在身下，右臂向左前伸，双腿一曲一直，正是一副“动”的神态，但是他此刻四肢却似已全部麻木，哪里还敢动弹一下，这“动”的神态，竟变成了一副“死”的形象，他眼角偷偷瞟了她的莲足一眼，口中颤声道：“姑娘，小人但求姑娘饶我一命……”

陶纯纯接口道：“饶你一命——”她嘴角温柔的笑容，突地变得残酷而冰冷：“你们误了我那等重要之事，我便是将你帮中之人，刀刀斩尽，个个诛绝，也不能泄尽我心头之恨！”

伏在地上的大汉，身躯仍自不敢动弹，甚至连抬起的手臂都不敢垂落，因为他生怕自己稍一动弹，便会引起这貌美如花、却是毒如蛇蝎般少女的杀机，他倒抽一口凉气，颤声说道：“长江‘铁鱼帮’是在水道上讨生活的，动用马匹，自然比不上‘江北骡马帮’那么方便……”

陶纯纯冷笑一声，缓缓抬起手掌，道：“真的么？”

她衣袂微微一动，这大汉便又不禁机伶伶打了个冷战，连忙接口道：“但小人却有一个方法，能够帮助姑娘在一夜之间赶到苏州！”

陶纯纯掌势一顿，沉声道：“快说出来………

直到此刻，这大汉才敢自船板上翻身爬了起来，却仍然是直挺挺地跪着，口中说道：“小人将这方法说出来后，但望姑娘能饶小人一命！”

陶纯纯秋波转处，突又轻轻一笑，满面春风地柔声说道：“只要你的方法可用，我不但饶你一命，而且……”柔声一笑，秋波凝睇，倏然住口。

彪形大汉精神一振，目光痴痴地皇着陶纯纯，他此刻方离死亡，竟然便已立刻生出欲念。

陶纯纯目光一寒，面上仍满带笑容，柔声道：“快说呀！”

彪形大汉胸膛一挺，朗声道：“小人虽然愚鲁，但少年时走南闯北，也到过不少地方，最南的去过苗山，最北的一直出了玉门关，到过蒙古大沙漠，那时小人年轻力壮，一路上也曾于过不少轰轰烈烈的事……”在陶纯纯温柔的目光下，他居然竟又自吹自擂起来。

陶纯纯柳眉微颦，已觉不耐，彪形大汉目光抬处，心头一惊，赶紧改口道：“姑娘您想必也知道，普天之下，唯有蒙人最善驭马……”

陶纯纯目光一亮，轻笑一声，这一声轻笑，当真是发自她的心底，若是有人能使她在今夜赶到“虎丘”，她甚至不借牺牲自己的一切。

那大汉目光动处，狡猾地捕捉住她这一丝真心的笑容，语声一顿，故意

沉吟半晌，突然改口道：“有许多人在人们眼中几乎无法做到的事，一经说出方法诀窍之后，做起来便容易的很，但如何去学到“做，的方法，却是极为困难，出卖劳力的人总比读书人卑微得多，但在每种不同的生活环境里，却可以得到不同的体验。”

他又自故意长叹一声，接口道：“譬如我在蒙古大沙漠中的那一段日子，当真是艰苦已极，可是在这一连串困苦的日子里，我所学到的，不过仅仅是这一个巧妙的方法而已。”

陶纯纯秋波一转，立刻收敛起她那一丝已将她真心泄漏的微笑，眼帘微垂，轻蔑地瞧了这仍跪在地上的大汉两眼，她光亮的银牙，咬了咬她娇美的樱唇，然后如花的娇靥上，便又恢复了她销魂的美容，轻轻道：“冰还跪在地上干什么？”玉手轻抬，将这大汉从舱板上抉了起来，又自轻笑道：“我也知道要学到一件许多人都不懂得的知识，该是件多么困难的事呀……我多么羡慕你，你胸中能有这种学问，真比身怀绝顶武功、家有百万珠宝的人还值得骄傲……”

轻轻娇笑声中，她缓缓摔动着罗袖，为这虽然愚昧、但却狡猾的大汉，拂拭着衣上的尘土。

于是这本自愚昧如猪、但却又被多年来的辛苦岁月磨练得狡猾如狐的大汉，粗糙而丑陋的面容上，便无法自禁地泛出一丝得意的笑容，口中却连连道：“小人怎敢动姑娘玉手，罪过罪过……’

陶纯纯笑容更媚，纤细的指尖，轻轻滑过了他粗糙的面颊，温柔地笑道：“快不要说这些话，我生平最……最喜欢的就是有知识的人，方才我若知道你是这样的，我……我就不会对你那样了……”

她羞涩地微笑一下，全身都散发出一种不可抗拒的女性温柔，而这份女性温柔，便又很容易的使这大汉志却了她方才手段的毒辣他厚颜地干笑了一声，乘机捉住她的手掌，涎着脸笑道：“姑……姑娘……的手……好……好白。”

他语声又开始颤抖起来，却己不再是为了惊吓恐惧，而是为了心中有如猪油般厚腻的欲望，已堵塞到他的咽喉。

而陶纯纯竟然是顺从的……

半晌，陶纯纯突地惊“呀”了一声，挣脱了他，低声道：“你看，船已到岸了，岸上还有人……”

本自满面陶醉的大汉，立刻神色一变，瞧了岸上牵马而立的汉子一眼，变色惶声说道：“他看到了么？……不好，若是被他看到……此人绝不可留……”

原来在他的性格之中，除了“猪”的愚蠢与“狐”的狡猾之外，竟还有着“豺狼”的残酷与“鼠”的胆小。

陶纯纯轻轻一皱她那新月似的双眉，沉声道：“你要杀死他么？”

这大汉不住颔首，连声道：“非杀死不可，非杀死不可……他若看到了船上的尸首，又看到了你和我……那怎么得了，那怎么得了！”

陶纯纯幽幽一叹，道：“好说，既然你要杀他，我也只好让你杀了！”

她似乎又变得十分仁慈，要杀人不过是他的意思而已，而这愚昧的大汉似乎也认为她方才所杀死的人都是自己的意思，又自不住说道：

“是，听我的话，快将他杀死……”

言犹未了，陶纯纯窈窕的身躯，有如飞燕般掠过一丈远近的河面，掠到

岸上，夜色之中，只见她玉手轻抬，只听一声低呼，她已将那牵马的大汉挟了回来，“ 砰 ” 地一声，掷到舱板上。

她神态仍是那么从容，就像她方才制伏的，不过只是一只温柔的白兔而已。

大汉展颜一笑，陶纯纯道：“ 我已点了他的穴道，你要杀他，还是你自己动手好了。 ” 有着豺狼般性格的大汉，立刻显露出他凶暴的一面，直眉瞠目，“ 唰 ” 地自腰间拔出一柄解腕尖刀，指着地上动也无法动弹的汉子，厉声道：“ 你看！你看！我叫你看！ ”“ 唰 ” 地两刀剐下！“ 你听！你听！我叫你听！ ”“ 唰 ” 地又是两刀割下。

静静的江岸边，立刻发出几声惨绝人寰的惨叫，躺在舱板上的那无辜的汉子，便已失去了他的一双眼睛与一双耳朵。

陶纯纯眼帘一合，似乎再也不愿见到这种残酷的景象，轻轻道：“ 算了吧，我……心里难受得很！ ”

于是残酷的豺狼，立刻又变成愚昧的猪，他挥舞着掌中血淋淋的尖刀，口中大声喝道：“ 这种奴才，非要教训教训他们不可。 ”

他语声高亢，胸膛大挺，神态之间，仿佛是自己做了一件十分值得夸耀的英雄事迹，然后瞟了陶纯纯一眼，面上凶暴的狞笑便又变成了贪婪的痴笑，垂下掌中尖刀，痴痴笑道 :“ 但你既然说算了，自然就算了，我总是听你的！ ”

忽地一步走到陶纯纯身侧，俯在她耳畔，低低他说了两句话，陶纯炖红生双靥，垂首娇笑一声，轻轻摇了摇头，那大汉又附在她耳畔说了两句话。

陶纯纯一手轻抚云鬓，吃吃娇笑着道：“ 你坏死了……我问你，你对我究竟……究竟好不好？ ”

那大汉双目一张，故意将身上的肌肉，夸张地展露了一下，表示他身材的彪壮，然后挺胸扬眉道：“ 我自然对你好，极好，好得说也说不出！ ”

那大汉干咳了两声，缓缓道：“ 你要到虎丘去，有什么事这般严重？ ”

陶纯纯抬目望了望天色，面上又自忍不住露出了焦急之色，口中却依然笑道：“ 这事说来话长，以后我会详详细细的告诉你的！ ”

那大汉浓眉一扬，脱口道：“ 以后…… ”

陶纯纯轻轻笑道：“ 以后……总有一天！ ”

大汉挣红了脖子，目中尽是狂喜之色，讷讷道 :“ 以后我们还能相见？ ”

陶纯纯巧笑情然，道：“ 自然。 ”

那大汉欢呼一声，几乎从船舱上跳了起来。

陶纯纯突地笑容一敛，冷冷道：“ 你对我好，为什么不早些告诉我，难道你想以此来要挟我吗？ ”

那大汉呆了一呆，陶纯纯忽又轻轻笑道：“ 其实你根本不必要用任何事来要挟我，我……我…… ” 轻咳一声，垂首不语。

那大汉站在她身畔，似乎才被那一声轻咳自梦中惊醒，口中不断地说：“ 我告诉你……我告诉你！ ” 语声突地变得十分响亮 :“ 除了沿途换马之外，你要想在半日之间赶到虎丘，你只有用……用…… ”

陶纯纯柳眉一扬，脱口道：“ 用什么方法？ ”

那大汉道：“ 放血！ ”

陶纯纯柳眉轻颦，诧声道：“ 放血？…… ”

那大汉挺一挺胸膛，朗声道：“ 不错，放血！马行百里之后，体力已渐不支，速度必然锐减，这时纵然是大罗神仙，也无法再教它恢复体力。但…… ”

他得意地大笑数声，一字一字地缓缓接口说道：“唯有放血，蒙人追逐猎物，或是追踪敌人，遇着马匹不够时，便是靠着运‘放血’之法，达到目的！”

陶纯纯又自忍不住接口道，“什么叫‘放血’？怎么样放血？”

那大汉“嘿嘿”大笑了数声，走过去一把揽住陶纯纯的肩头，大笑着道：“马行过急过久，体内血液已热，这时你若将它后股刺破，使它体内热的血液，流出一些，马行便又可恢复到原来的速度，这方法听来虽似神奇，其实却最实用不过，只是——哈哈，对马说来，未免太残忍了一些！”

陶纯纯轻轻点了点头，幽幽叹道：“的确是太残忍了一些，但也无可奈何了……”

长叹声中，她突地缓缓伸出手掌，在这大汉额上轻拭了一下，这大汉嘴角不禁又自绽开一丝温馨与得意的微笑。

陶纯纯娇笑道：“你高兴么？”手掌顺势轻轻拂下，五只春葱般的纤指，微微一曲。

这大汉痴笑着道：“有你在一起，”手掌圈过陶纯纯的香肩：“我自然是高——”语声未了，陶纯纯的纤纤玉指，已在他鼻端“迎香”、嘴角“四白”、唇底“下仓”三处大穴上，各各点了一。

这大汉双目一张，目光中倏地现出恐怖之色。

陶纯纯笑容转冷，冷冷笑道：“你现在还高兴么？”

这大汉身形一软，扑倒地下，他那肌肉已全僵木的面容上，却还残留着一丝贪婪的痴笑！

陶纯纯并没有杀他，只是将他放在那犹自不断呻吟、双耳双目已失的汉子身侧，口中轻轻道：“我已将你的仇人放到你身畔了，他方才怎样对待你，你此刻不妨再加十倍还给他！”

满面浴血、晕绝数次方自醒来的汉子，呻吟顿止，突地发出几声凄厉阴森的长笑！

笑声划破夜空的静寂，陶纯纯娇躯微展，已轻盈地掠到岸上，只留下那猪般愚昧、鼠般畏怯，狐般狡猾、豺狼般凶暴的大汉，恐怖而失望地在凄厉的笑声中颤抖。

为了他的愚昧、畏怯、狡猾和凶暴，他虽然比他的同伴死得晚些，甚至还享受过一段短暂的温馨时光，但此刻却毫无疑问的将要死得更惨，只听一阵马蹄声，如飞奔去。

于是凄厉的笑声，便渐被蹄声所掩，而急剧的蹄声，也渐渐消寂，无边夜幕，垂得更深。

江岸树林边，突地走出一条颀长的白衣人影，缓缓踱到那已流满了鲜血的江岸边，看了两眼，口中竟发出一声森寒的冷笑。

江风，吹舞起他的白衫的衣袂，也吹舞起岸边的木叶，他瘦削颀长的身躯，却丝毫未曾动弹一下，亦正如那株木叶如盖的巨树一样，似乎多年前便已屹立在这里，风声之中，阴暗的林中似乎突地又发出一声响动。

白衣人霍然转过身来，星光映着他的面孔，闪烁出一片青碧色的光芒，他，竟是那武功离奇、来历诡秘、行事亦叫人难测的雪衣人！他露在那狰狞的青铜面具外的一双眼睛，有如两道雪亮的剑光，笔直地望向那片阴暗的林木！

只听木叶一阵响动，阴影中果然又自走出一个人来，青衫窄袖，云鬓蓬

松，神色间似乎十分惟悴，但行止间却又似十分兴奋，月光之下，她一双眼波正如痴如醉地望向这神秘的雪衣人，对他那冰冷森寒的目光，竟似一无畏惧。

她痴痴地望着他，痴痴地走向他，口中却痴笑一声，缓缓道：“我终于找到你了！”语意中充满欣喜安慰之意，既像是慈母寻得失散的孩子，又像是旅人拾回巨金。

雪衣人亦不禁为之愕了一愕，冷冷道：“你是谁？”

青衣少女脚步虽细碎，此刻亦已走到他面前，口中仍在喃喃说道：“我终于我到你了……”突地右掌前伸，并指如剑，闪电般向雪衣人前胸“乳泉”大穴点去。

雪衣人目光一转，就在这刹那之间，他目光中已换了许多表情，直到这青衣少女的一双玉指已堪堪触着他的新衣衫。

他手腕方自一反，便已轻轻地将她那来势急如闪电般的手掌，托在手里，就像是她自己将自己的于掌送进去似的。

哪知这青衣少女面上既不惊惧，亦不畏怯，反而满现欣喜之色，只听雪衣人冷冷道：“你是谁？与我有何仇恨？”

青衣少女痴痴一笑，口中仍在如痴如醉地喃喃说道：“果然是你！你的武功真好，你竟能将那平平淡淡的一招‘齐眉举案’，用得这样神妙，难怪他会那样夸奖你！”

雪衣人不禁又为之愕了一愕，冷冷喝道：“谁？”

青衣少女秋波一转，任凭自己的玉手，留在这雪衣人冰冷的掌上，竟似毫不在意似的，反而轻轻一笑，答非所问的说道：“你手指又细又长，但拇指和食指上，却生满了厚茧，想必你练剑时，也下过一番苦功，可是……你身上怎会没有佩剑？”

那时男女之防，甚是严谨，青衣少女如此的神态，使得雪衣人一双冰冷的目光，也不禁露出诧异之色，反而放下了她的玉手，却听这青衣少女微微一笑，回答了他方才的问话：“夸奖你的人或许不认得，但他却和你交过一次手……”

话犹未了，雪衣人已诧声说道：“柳鹤亭……他真的会夸奖我……”

青衣少女轻轻笑道：“你真的聪明，怎地一猜就猜中了……”

雪衣人目光一凛，一字一字地缓缓说道：“真正与我交过手的人，只怕也只有他一人还能留在世上夸我……”

这两句话语气森严，自他口中说出，更显得冰冰冷冷，静夜秋风之中，无论是谁听得如此冷酷的言语，也会不自觉地生出寒意。

但这青衣少女却仍然面带娇笑，轻叹一声，这一声轻叹中，并无责怪惋惜之意，而充满赞美、羡慕之情。

雪衣人呆呆地瞧了她半晌，突的沉声说道：“你难道不认为我的手段太狠太毒？”

青衣少女微微一笑道：“武功一道，强者生、弱者死，本是天经地义的事，那些武功远不如你的人，偏偏要来与你动手，本就该死，你武功若是不如他们，不是也一样早被他人杀死了么？我认为两人交手，只要比武时不用卑鄙的方法，打得公公平平，强者杀死弱者，便一点也不算狠毒，你说是么？”

雪衣人双目一阵闪动，突地发出一阵奇异的光彩，这种目光像是一个离乡的游子，在异地遇着亲人，又像是一个孤高的隐士，在无意间遇着知音。

而雪衣人此时却以这种目光，凝注在那青衣少女面上，口中沉声道：“我打得是否公平，柳鹤亭想必会告诉你的！”

青衣少女含笑说道：“你若打得不公平，他又怎会夸奖你！”

两人目光相对，竟彼此凝注了半晌，雪衣人冰冷的目光中，突又闪烁出一阵温暖的笑意，要知他生性孤僻，一生之中，从未对人有过好感。而这青衣少女方才的一番说话，却正说入了他的心里。

江风南吹，青衣少女伸出手掌，轻轻理了理鬓边云雾般的乱发。

雪衣人目光随着她手掌移动，口中却缓缓说道：“你右掌甚是坚定，左掌时时刻刻都像是在捏着剑诀，看来你对剑法一道，也下过不少苦功，是么？”他此刻言辞语意，已说得十分平和，与他平日说话时的冰冷森严，大不相同。

青衣少女愕了半晌，突地幽幽长叹一声，道：“下过不少苦功……唉！老实对你说，我一生之中，除了练剑之外，什么事都没有做过，什么事都不去想它，可是我的剑法……”

雪衣人沉声道：“你的武功，我一招便可胜你！”他语气中既无示威之意，也没有威胁或骄傲的意味，而说得诚诚恳恳，正如师长训诲自己的子弟。

而这青衣少女也丝毫不觉得他这句话有什么刺耳之处，只是轻轻叹道：“我知道……方才我向你突然使出的一招，本留有三招极厉害的后着，可是你轻轻一抬手，便将它破去了。”

雪衣人缓缓点了点头，道：“如此说来，你要找我，并非是要来寻我交手比武的了。”

青衣少女亦自缓缓点了点头，道：“我来找你，第一是要试试你的武功，是否真的和别人口中历说的一样，第二我……我……”垂下头去，倏然住口不语。

雪衣人轻抬手掌，似乎也要为她理一理鬓边的乱发，但掌到中途，口中缓缓道：“什么事，你只管说出来便是！”

青衣少女目光一抬，笔直地望着他，缓缓地道：“我想要拜你为师，不知你可愿收我这个徒弟！”

雪衣人呆了一呆，显见这句话是大出他意料之外，半晌，他方自诧声沉吟着道：“拜我为师？……”

青衣少女胸膛一挺，道：“不错，拜你为师，柳鹤亭对我说，你是他眼中的天下第一剑手，我一生学剑，但直到今日，剑法还是平庸得很，若不能拜你为师，我只有去寻个幽僻的所在——一死了之……”这几句话她说得截钉断跌，丝毫没有犹疑之处，显见她实已下了决心。

雪衣人虽是生性孤僻，纵然债世嫉俗，但却也想不到世上竟会还有如此奇特的少女，一时之间，竟然说不出话来。

青衣少女秋波瞬也不瞬，凝注了他许久，方自幽幽叹道：“你若是不愿答应我……”再次长叹一声，霍然转过身去，放足狂奔，雪衣人目光一闪，身形微展，口中叱道：“慢走……”

叱声方落，他已挡在她身前，青衣少女展颜一笑，道：“你答应了我么？”

雪衣人突也苦叹一声，道：“你错了，天下之大，世人之奇，剑法高过于我的人，不知凡几，你著从我学剑，纵然能尽传我之剑法，也不过如此，日后你终必会后悔的，何况我的剑法，虽狠辣而不堂正，虽快捷而不醇厚，我之所以能胜人，只不过是因为我深得‘等’字三昧，敌不动，我不动，敌

不发，我不发而已，若单论剑法，我实在比不上柳鹤亭所习的正大，你也深知剑法，想必知道我没有骗你。”

这冷酷而寡言的武林异客，此刻竟会发出一声衷心的长叹，竟会说出这一番肺腑之言，当真是令人惊诧之事。

青衣少女目中光彩流转，满面俱是欣喜之色，柔声道：“只要你答应我，我以后绝对不会后悔的……”

雪衣人神情之间，似乎呆了一呆，徐徐接道：“我孤身一人，四海为家，有时宿于荒村野店，有时甚至餐风宿露，你年纪轻轻，又是个女孩子，怎可……”

青衣少女柳眉微扬，截口说道：“一个人能得到你这样的师傅，吃些苦又有什么关系，何况……”她眼帘微闭，接口又道：“我自从听了柳鹤亭的话，偷偷离开爹爹出来寻找你以后，什么苦没有吃过！”她幽幽长叹一声，缓缓垂下头去，星光洒满她如云的秀发。

雪衣人忍不住轻伸手掌在她秀发上抚摸一下。

青衣少女倏然抬起头来，目中似有泪珠晶莹，但口中却带着无比欢喜，大声说道：“你答应了我！是不是？”

雪衣人目光一转，凝注着自己纤长但却稳定的手掌，手掌缓缓垂下，目光也缓缓垂下，沉声道：“我可以将我会的武功，全部教给你。”这两句话他说得沉重无比，生像是不知费了多大的力气似的。

青衣少女目光一亮，几乎自地上跃起，欢呼着道：“真的？”

雪衣人默然半晌，青衣少女忍不住再问一声：“真的？”

却见雪衣人温柔的目光中，突又露出一丝讥嘲的笑意，缓缓道：“你可知道，若是别人问我这句话，我绝不会容他再问第二句的，因为，我绝不允许任何人怀疑我口中所说的话是否真实。”

青衣少女垂下头去，面上却又露出钦服之色，垂首轻轻说道：“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你，……师傅。”她语声微顿，却又轻轻加了“师傅”两字。

雪衣人沉声道：“我虽可教你武功，却不可收你为徒！”

青衣少女目光一抬，诧声道：“为什么？”

雪衣人又自默然半晌，青衣少女樱唇启动，似乎忍不住要再问一句，却终于忍住，雪衣人方自沉声道：“有些事是没有理由的，即使有理由，也不必解释出来，你若愿意从我练剑，我便教你练剑，那么你我便是以朋友相称，又有何妨，若有了师徒之名，束缚便多，你我均极不便，又是何苦！”

青衣少女愣了一愣，终于钦然抚掌道：“好，朋友，一言为定……”她似乎突地想起了什么，连忙又自接口道：“可是你我既然已是朋友，我却连你的真实面目都不知道……”

雪衣人目光突地一寒，沉声道：“你可是要看我的真实面目么？”

青衣少女秋波转一两转，轻轻说道：“你放心好了，即使你长得很老，很丑，甚至是缺嘴，麻脸，都没有关系，你一样是我最好的朋友，因为，我喜欢的是你的人格和武功，别的事，我都不会放在心上。”只有她这样坦白与率真的人，才会对一个初次谋面的男子说出如此坦白和率真的言语。

雪衣人冰冷的目光，又转为温柔，无言地凝注着那青衣少女，良久良久……突地纵声狂笑起来。

青衣少女心中一惊，倒退半步，她吃惊的倒不是他笑声的清朗和高亢，而是她再也想不到生性如此孤僻、行事如此冷酷，甚至连话也不愿多说一句

的绝顶剑手，此刻竟会发出如此任性的狂笑。

狂笑声中，他缓缓抬起手掌……

手掌与青铜面具之间距离相隔越近，他笑声也就越响。

青衣少女深深吸了口气，走上一步，轻轻拉住他的手掌，柔声道：“你若是不愿让我看到你的真面目，我不看也没有关系，你又何必这样的笑呢？”

雪衣人笑声渐渐微弱，却仍含笑说道：“你看到我笑，觉得很吃惊，也很害怕，是不是？”

青衣少女温柔地点了点头。

雪衣人含笑又道：“但你却不知道，我的笑，是真正开心的笑，有什么值得吃惊，值得害怕的？你要知道，我若不是真的高兴，就绝对不会笑的。”

青衣少女动也不动地握着他的手掌，呆呆地愣了半晌，眼帘微合，突地落下两滴晶莹的泪珠。

雪衣人笑声一顿，沉声道：“你哭些什么？”

青衣少女俯下头，用衣袖擦了擦面上的泪珠，断续的道：“我……我也太高兴了，你知道么？自我出生以来，从来没有一个人对我这么好过。”

雪衣人目光一阵黯然，良久方自长叹一声，于是两人默默相对，俱都无语。

要知这两人身世遭遇，俱都奇特已极，生性行事，更是偏激到了极点，他们反叛世上所有的人类，世人自也不会对他们有何好感，于是他们的性格与行事，自然就更偏激，这本是相互为因，相互为果的道理。世上生性相同的人虽多，以世界之大，却很难遇到一起，但他们若是偶然的遇到一起，便必定会生出光亮的火花，因为他们彼此都会感觉到彼此心灵的契合与灵魂的接近，青衣少女与雪衣人也正是如此。

静寂，长长的静寂，然后，又是一声沉重的叹息。

雪衣人移动了一下他始终未曾移动的身躯，缓缓叹息道：“你可知道，我也和你一样，有生以来，除了练剑，便几乎没有做过别的事，只不过我比你运气好些，能够有一个虽不爱我，但武功却极高的师傅……”

青衣少女仰望着他的脸色，幽幽叹道：“难道你有生以来，也没有一个人真正地对你好，真正地爱过你？”

雪衣人轻轻颔首，目光便恰巧投落在她面上，两人目光相对。

青衣少女突地“哦”了一声，道：“我知道了，你之所以不愿将真实面目示人，就是因为你真觉得世人都对你不好，是不是？”

雪衣人动也不动地凝注着她……突地手腕一扬，将面上的青铜面具霍然扯了下来……

青衣少女一声惊呼，雪衣人缓缓道：“你可是想不到？”

青衣少女呆呆地瞧了他半晌，突又轻轻一笑道：“我真是想不到，想不到……太想不到了！”

朦胧的夜色、朦胧的星光，只见雪衣人的面容，竟是无比的俊秀，无比的苍白，若不是他眉眼间的轮廓那么分明，若不是他鼻梁象玉石雕刻般挺秀，那么，这张面容便甚至有几分娟好如女子。

又是一段沉默，青衣少女仍在凝注着他，雪衣人微微一笑，抬起手掌，戴回面具。青衣少女突地娇唤一声：“求求你，不要再戴它，好么？”

雪衣人目光一垂，道：“为什么？”

青衣少女垂首轻笑道：“你若是丑陋而残废，那么你戴上这种面具，我

绝对不会怪你，也绝不会奇怪，可是你……”她含羞一笑，又道：“你现在为什么还要戴它，实在让人猜测不透。”

雪衣人薄削而坚毅的嘴唇边，轻蔑地泛起了一阵讥嘲的笑意，缓缓道：“你想不透么？……我不妨告诉你，我不愿以我的真实面目示人，便是因为我希望人人都怕我，我戴上面具后，无论和谁动手，人家都要对我畏惧三分，否则以我这种生相，还有谁会对我生出畏惧之心！”

他哂然一笑，接口又道：“你可知道昔日大将狄青的故事，这便叫做与敌争锋，先寒敌胆，你懂了么？”

青衣少女似悟非悟地点了点头，口中低语：“与敌争锋，先寒敌胆……”霍然抬起头来，大声说道：“这固然是很聪明的办法，可是，你是不是觉得有些不公平呢？”

雪衣人微皱双眉，沉吟着道：“不公平，有什么不公平呢？”

青衣少女缓缓道：“武林人物交手过招，应该全凭武功的强弱来决定胜负，否则用别的方法取胜，就都可以说是不正当的手段，你说是么？”

雪衣人目光一垂，愣了半晌，却听青衣少女接口又道：“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到过‘毋骄毋馁，莫欺莫诈，公平堂正，虽败犹荣’这四句话，但我从小到大，却不知已听了多少遍，爹爹常对我说，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也不要忘了这四句话，莫要坠了‘西门世家’的家风！”

雪衣人面色突地一变，沉声道：“江苏虎丘，飞鹤山庄庄主西门鹤是你什么人？”

青衣少女微微一笑，道：“无怪爹爹常说我大伯父的声名，天下英雄皆闻，原未你也知道他老人家的名字……”

雪衣人挺秀的双眉深皱，明锐的目光突暗，缓缓垂下头去，喃喃道：

“想不到，想不到，你竟然亦是‘西门世家’中人……”语声一变，凛然道：

“你可知道‘飞鹤山庄’，此刻已遇到滔天大祸，说不定自今夜之后，‘飞鹤山庄’四字，便要在武林中除名！”

青衣少女面色亦自大变，但瞬即展颜笑道：“西门世家近年来虽然人材衰微，但就凭我大伯父掌中的一柄长剑，以及他老人家亲手训练出的一班门人弟子，无论遇着什么强仇大敌，也不会吃多大的亏的，你说的也未免太严重了吧！”

雪衣人冷笑一声，道：“太严重？……”语声微顿，又自长叹一声，道：“你可知道‘飞鹤山庄’半月以前，便已在‘乌衣神魔’严密的控制下，并且那班‘乌衣神魔’亦已接到他们首领的密令，要在今夜将‘飞鹤山庄’中的人杀得一个不留，这件事本来做得隐秘已极，但却被另一个暗中窥伺着‘乌衣神魔’的厉害人物发现了他们传送消息的方法，知道了他们的毒计，你或者出来得早，未被他们发现，否则‘西门世家’中出来的人，无论是谁，只要一落了单，立刻便要遭到他们的毒手！”他自不知道“常败国手”西门鸥父女，已有多年未返虎丘了！

青衣少女本已苍白的娇靥，此刻更变得铁青恐怖，她一把抓紧了雪衣人的手掌，惶声道：“真的么？那么怎么办呢？”

雪衣人愕了半晌，缓缓叹道：“怎么办？丝毫办法都没有，我们此刻纵然胁生双翅，都不能及时赶到‘飞鹤山庄’了！”

他虽然生性冷酷，但此刻却已在不知不觉之中，对这痴心学剑的少女生

出好感，是以他此刻亦不禁对她生出同情怜悯之心。

哪知青衣少女此刻激动的面容，反而逐渐平静，垂首呆了半晌，突地抬起头来，幽幽长叹着道：“既然无法可想，只有我日后练好武功再为他们复仇了。”

雪衣人不禁一愕，皱眉问道：“对于这件事，你只有这句话可说么？”

青衣少女面上亦自露出惊讶之色道：“我还有什么话可说？”

雪衣人奇怪地瞧了她几眼，缓缓道：“你难道不想问问此事的前因后果？你难道不想知道‘乌衣神魔’如此对‘西门世家’中的人赶尽杀绝，为的是什么？你难道不想知道是谁在暗中侦破了‘乌衣神魔’的诡计，此人又与‘乌衣神魔’有何冤仇？”

青衣少女眨了眨眼睛，道：“这件事难道你都知道？”

雪衣人冷冷道：“不错，这件事我都知道一些，既然你不问我，我也就不必告诉你了。”抬手又自戴上面具，转身走了开去。

青衣少女动也不动，呆呆地望着他飘舞着的衣袂，他脚步走得极慢，似乎在等待着她的拦阻……

他脚步虽然走得极慢，但在同一刹那间，另一个地方，陶纯纯胯下的健马，却在有如临空飞掠般地奔跑，马股后一片鲜红，血迹仍未全干，显然已经过了“放血”的手术，是以这匹本应已脱力的健马，脚力仍未稍衰，而陶纯纯有如玉石雕成的前颤，却已有了花瓣上晨露般的汗珠。

但是，她的精神却更振奋，目光也更锐利，这表情就正如那大漠上的雕鹰，已将要攫住它的目的之物。

道旁的林木并不甚高，云破处，星月之光，洒满了树梢，于是树影长长地印到地上，闪电般在陶纯纯眼前交替、飞掠！

林木丛中，突地露出一角庙宇飞檐，夜色之中似乎有一只黄金色的铜铃，在屋檐上闪烁着黄金色的光芒。

陶纯纯目光动处，眼波一亮，竟突地缓缓勒住缰绳，“唰”地飞身而下，随手将马牵在道旁，笔直地掠入这座荒凉的祠堂中。

一灯如豆，莹莹地发着微光，照得这荒祠冷殿，更显得寂寞凄凉，神案没有佛像，就正如十数日前，她在为柳鹤亭默吟祈祷，檐上滴血，边傲天率众围杀，幔中傀儡……那座祠堂的格调一样。

她轻盈而曼妙地掠了进去，目光一扫，证实了祠堂中的确一无人迹，于是她便笔直地扑到神案前破旧的蒲团上，纤美而细长的手指，在破旧的蒲团中微一摸索，便抽出一条暗灰色的柔绢来。

柔绢上看来似乎没有字迹，但陶纯纯长身而起，在神案上香炉里的残水中浸了一浸之后，柔绢上便立刻现出密密麻麻的字迹来。

就着那孤灯的微光，她将绢上的字迹，飞快地看了一遍，然后她焦急的面容上，便又泛起一阵真诚、愉快的笑容。口中喃喃说道：“想不到竟还是这‘关外五龙’有些心机，如此一来，我纵然不能赶上，想必也没有什么关系了！”

于是她便从容地走出祠堂，这次没有柳鹤亭在她身侧，她也不必再伪作真情的析祷，祠堂外的夜色仍然如故！

繁星满天，夜寒如水！

这小小的祠堂距离江苏虎丘虽已不甚远，却仍有一段距离。

也不过离此地三五里路，也就在此刻前三两个时辰，柳鹤亭亦正在驰马

狂奔，他虽有绝顶深厚的内功，但婚前本已紧张，婚后又屡遭巨变，连日未得安息，一路奔波至此的柳鹤亭，体力亦已有些不支。

那时方过子正，月映清辉，星光亦明，他任凭胯下的健马，放蹄在这笔直的官道上狂奔，自己却端坐在马背上，闭目暗暗运功调息，但一时之间，注意力却又无法集中，时时刻刻地在暗问着自己：“虎丘还有多远？只怕快到了吧？……”目光一抬，突地瞥见前面道旁林木之中，似有雪亮的刀光剑影闪动！

他定了定神，果然便听得有兵刃相击、诟骂怒叱之声随风传来，接着，又有一声慑人心悸的惨呼！就在这刹那之间，他心中已闪电般转过几个念头！首先忖道：“前面究竟是什么事？是贼人夜半拦路劫财，抑或是江湖中人为寻私仇，在此恶斗？”

心念一转，又自忖道：“我此刻有急事在身，岂能在此搁误，反正这些人与事俱与我无关，我自顾尚且不暇，哪有时间来管别人的闲事！”

他心中正在反来复去，难以自决，但第三声尖锐凄惨的呼声传来后，他剑眉微轩，立刻断然忖道：“此等劫财伤人之事，既然在我眼前发生，我若是袖手旁观，置之不理，我还能算人么？路见不平不能拔刀相助，我游侠天下，又算为了什么！我纵然要耽误天大的事，此刻也要先将此事管上一管，反正这又费不了多少时候！”

这些念头在他心中虽是电闪而过，但健马狂奔，就在这霎眼之间，便已将冲进那片刀剑争杀的林中，只听林中大喝一声，厉声道：“外面路过的朋友，‘江南七恶鬼’在此，劝你少管闲事！”

柳鹤亭目光一凛，血气上涌，他一听“江南七恶鬼”这名字，便知道绝对不是好人，是以心中再无迟疑，当下冷“哼”一声，左手倏然带住缰绳，他左手虽无千钧之力，但左手微带处，狂奔的健马，昂首一声长嘶，便戛然停下脚步，林中人再次厉喝一声道：“你若要多管闲事，我‘江南七恶鬼’，立时便要你流血五步！”喝声未了，柳鹤亭矫健的身躯，已有如一只健羽灰鹤般横空而起，凌空一个转折，“唰”地投入林中！

满林飞闪的刀光，突地一起敛去，柳鹤亭身形才自入林，林中手持利刃的数条黑衣人影，突地吆喝一声：“好轻功！风紧扯活！”

接着竟分向如飞逃去，有的往东，有的往西，有的往左，有的往右，瞬息之间，便俱都没在黝暗的夜色中。

柳鹤亭身形一顿，目光四扫，口中不禁冷笑一声，暗骂道：“想不到听来名字甚是惊人的‘江南七恶鬼’，竟是如此的脓包！”

他虽可追赶，此刻却已不愿追赶，一来自是因为自家身有要事，再者却也是觉得这些人根本没有追的必要，目光再次一扫，只见地上有残断的兵刃与凌乱的暗器，可能还有一些血渍，只是在夜色中看不甚清。

“谁是被害人呢，难道也一起逃了？”他心中方自疑问，突地一声微弱痛苦的呻吟，发自林木间的草丛，他横身一掠，拨开草丛。

星月光下，只见一个衣衫残破、紫巾包头、满是刀伤、浑身浴血的汉子，双手掩面蜷伏在草丛中，仍有鲜血，汩汩自他十指的指缝中流出，显见得此人除了身上的伤痕之外，面目受了重伤。

鲜血，刀伤与一阵阵痛苦的呻吟，使得柳鹤亭心中既是惊惶，又是怜悯，轻轻将之横抱而起，定睛望去，只见此人虽是满身鲜血，但身上的伤势，却并不严重，只不过是些皮肉之伤而已！

他心中不禁略为放心，知道此人不致丧命，于是沉声道：“朋友但请放心，你所受之伤，并无大事……”

哪知他话犹未了，此人却已哀声痛哭起来。

柳鹤亭愕了一愕，微微一皱双眉，却仍悦声道：“男子汉大丈夫，行走江湖，受些轻伤，算不了什么！”

要知柳鹤亭正是宁折毋曲的刚强个性，是以见到此人如此怯懦，自然便有些不满，只见他双手仍自掩住面目，便又接口道：“你且将双手放下，让我看看你面上的伤势……”

一面说话，一面已自怀中取出江湖中人身边常备的金创之药，口中干咳两声，又道：“你若再哭，便不是男子汉大丈夫，一些轻伤……”

哪知这满身浴血、紫巾包头的汉子哭声戛然顿住，双肩扭动了两下，竟然突地放声狂笑了起来！

柳鹤亭诧异之下，顿住话声，只听他狂笑着道：“一些轻伤……一些轻伤……”突地松开双掌：“你看看这可是一些轻伤？”

柳鹤亭目光动处，突地再也不能转动，一阵寒意，无比迅速地自他心底升起……

黑暗之中，只见此人面目，竟是一团血肉模糊，除了依稀还可辨出两个眼眶之外，五官竟已都分辨不清，鲜血犹自不住流落。

这一段多变的时日里，他虽已经历过许多人的生死，他眼中也曾见过许多凄惨的事，但却无一事令他心头如此激动。

因为这血肉模糊为人，此刻犹自活生生地活在他眼前。

一阵阵带着痛苦的呻吟与悲哀愤怒的狂笑，此刻也犹自留在他耳畔，他纵然强自抑止着心中的悸栗与激动，却仍然良久都说不出一句话来！

只听这遭遇悲惨的大汉狂笑着道：“如今你可满意了么？”

柳鹤亭干咳两声，讷讷道：“朋友……兄台……你……唉！”他长叹一声，勉强违背着自己的良心，接着道：“不妨事的，不妨事的……”

他一面说话，一面缓缓打开掌中金创之药，但手掌颤抖，金创药粉，竟簌簌地落满一地。

这浴血大汉那一双令人栗悚的眼眶中，似乎蓦地闪过一阵异光，口中的狂笑渐渐衰弱，突又惨叫一声，挣扎着道：“我……我不行……”双目一翻，喉头一哽，从此再无声息！

柳鹤亭心头一颤，道：“你……怎地了！”掌中药粉，全都落到地上，只见那人不言不动，甚至连胸膛都没有起伏一下，柳鹤亭暗叹一声：“罢了！”

他心想此人既然已死，自己责任便已了，方待长身而起，直奔虎丘，但转念一想，此人虽与自己素不相识，但他既然死在自己面前，自己好歹也得将他葬了。

于是他缓缓俯下身去……

“你不能及时赶到江苏虎丘，不但永远无法知道其中的秘密，还要将一生的幸福葬送……”

他俯下身，又站起来，因为那张自洞房窗外飘入的纸笺上的字迹，又闪电般自他脑海升起！

“无论如何，我也得将这具尸身放在一个隐秘的所在，不能让他露于风雨日光之中，让他被鸟兽践踏！”他毅然俯下身去，目光动处，突地瞥见此人的胸膛，似乎发生了些微动弹，他心中不禁为之一动！“我真糊涂，怎不

先探探他的脉息，也许他还没有死呢？”
　　焦急、疲倦、内忧、外患交相煎迫之下的柳鹤亭，思想及行事都不禁有了些慌乱。
　　他伸出手掌，轻轻搭上这伤者的脉门，哪知——
　　这奄奄一息，看来仿佛已死的伤者，僵直的手，突地像闪电般一反，扣住了柳鹤亭的脉门。
　　他纵是武林中的绝世顶尖高手，本也不能在一招之中，将柳鹤亭制住，而只是因为他这一手实是大出柳鹤亭意料之外。
　　柳鹤亭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宁可作出牺牲来救助的重伤垂危之人，会突地反噬自己一口，心中惊怒之下，脉门一阵麻木，已被人家扣住。
　　他方待使出自己全身真力，拚命挣开，只见这卑鄙的伤者突地狂笑一声，自地上站起，口中喝道：“并肩子，正点子已被制住！还不快上！”
　　喝声之中，他右掌仍自紧扣柳鹤亭的脉门，左掌并指如戟，已闪电般点住了柳鹤亭胸、胁下“将台”、“藏血”、“乳泉”、“期门”四处大穴！
　　夜浓如墨，夜凤呼啸，天候似变，四下更见阴暗！
　　黑沉沉的夜色中，只见那本已奄奄一息的伤者，一跃而起，望着已倒在地上的柳鹤亭，双手一抹鲜血淋漓的面目，“■■”怪笑了起来！
　　他手臂动处，满面的鲜血，又随着他指缝流下，然而他已全无痛苦之色，只是怪笑着道：“姓柳的小子，这番你可着了大爷们的道儿了吧！”
　　他抹干了面上的血迹，便赫然露出了他可怖的面容——他面上一层皮肤，竟早已被整个揭去，骤眼望来，只如一团粉红而丑恶的肉球，唯一稍具人形的，只是一双闪闪发光的眼睛而已！
　　他“■■”的怪笑，伴着呼啸的晚风，使这静寂的黑夜，更加添了几分阴森恐怖，柳鹤亭扭曲着躺在地上，没有一丝动弹，丑恶的“伤者”俯下身去扳正了柳鹤亭的头颅，望着他的面目，怪笑着又道：“你又怎知道大爷的脸，原本就是这样的，这点你可连做梦也不会想到吧……哈哈，直到此刻……武林中除了你之外，真还没有人能看到大爷们的脸哩，只可惜你也活不长久了……”
　　柳鹤亭目光直勾勾地望着这张丑恶而恐怖的面容，瞬也不瞬，因为他此刻纵要转动一下目光，也极为困难！
　　他只能在心中暗暗忖道：“此人是谁？与我有何冤仇？为何要这般暗算害我？……”
　　他心中突又一动，一阵悚栗，立刻泛起：“难道他便是‘乌衣神魔’？”
　　夜风呼啸之中，四下突地同时响起了一阵阵的怪笑声，由远而近，划空而来。
　　接着，那些方才四下逃去的黑衣人影，便随着这一阵阵怪笑，自四面阴暗的林木中，急掠而出！
　　那丑恶的伤者目光一转，指着地上的柳鹤亭怪笑道：“你几次三番，破坏大爷们的好事，若不是看在‘头儿’的面子，那天在沂山边，一木谷中，已将你和那些‘黄翎黑箭’手下的汉子同归于尽了，嘿嘿！你能活到今日，可真是你的造化！”他一面说话，双掌一放，将柳鹤亭的头颅“砰”地在地上一撞，四面的“乌衣神魔”，立刻又响起一阵哄笑，一起围了过来，十数道目光，闪闪地望着柳鹤亭，夜风呼啸，林影飞舞，一身黑衣、笑声丑恶的他们，看来直如一群食人的妖魔，随着飞舞的林影乱舞！

柳鹤亭僵木地蜷曲在地上，他极力使自己的心绪和外貌一样安定，因为只有如此，他才能冷静地分析许多问题！

四面群魔轻蔑的讥笑与诟骂，他俱都充耳不闻，最后，只听一个嘶哑如破锣的声音大声道：“这小子一身细皮白肉，看起来一定好吃得很……”

另一个声音狂笑着道：“小子，你不要自以为自己漂亮，大爷我没有受‘血洗札’之前，可真比你还要漂亮几分……”

于是又有人接着道：“我们究竟该将这小子如何处理？‘头儿’可曾吩咐下来？”有人接口应道：“这件事‘头儿’根本不知道，还是‘三十七’号看见他孤身地狂奔，一路换马，‘头儿’又不在，不禁觉得奇怪，是以才想出这个法子，将他拦下来，哈哈！这小子虽然聪明，可是也上了当了！”

“三十七”号，似乎就是方才那满身浴血的“丑恶汉子”的名字，此刻他大笑三声接道：“依我之见，不如将他一刀两段，宰了算了，反正他背了‘头儿’来管‘西门’一家的闲事，将他宰了，绝对没有关系！”

只听四周一阵哄然叫好声，柳鹤亭不禁心头一冷！

他虽然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但此时此刻，在一切疑团俱未释破之前，死在这班无名无姓、只以数字作为名字的人的手里，他却实在心有不甘，但他此刻穴道被制，无法动弹，除了束手就死之外，又有什么办法呢？

四面喝彩声中，“三十七号”的笑声更大，只听他大笑着道：“七号，你怎地不开腔，难道不赞成我的意见吗？”

柳鹤亭屏息静气，只听“七号”一字一字地缓缓说道：“你们胡乱做事，若是‘头儿’怪罪下来，谁担当得起？”

于是所有的哄笑嘈乱声，便在刹那间一起平息，柳鹤亭心头一寒，暗道：“这些乌衣神魔的头儿，究竟是谁？此刻竟有如此权威与力量，能将这些杀人不眨眼的‘乌衣神魔’控制得如此服贴！”

静寂中，只听“七号”又自缓缓说道：“依我的意思，先将此人带去一个静僻的所在，然后再去通知‘头儿’……”

那嘶哑的口音立即截口说道：“但‘头儿’此刻只怕还在江南！”

“七号”冷“哼”一声道：“此人既已来了，头儿还会离得远么？前面不远，就有一间‘秘讯祠’，只要‘头儿’到了，立刻便可看到消息，反正此人已在我等掌握之中，插翅也赶不到‘飞鹤山庄’去了，早些迟些处理他，还不都是一样么？”

“三十七号”嘻嘻一笑，嘎声道：“不错，早些，迟些，都是一样，反正这厮已是笼中之鸟，网中之鱼，迟早都要与那‘西门笑鸥’同一命运，只不过这厮还没有享到几天福，便要做花下鬼，实在……哼哼，嘻嘻，有些冤枉！”

“七号”沉声接口道：“你这些日子怎地了，如再要如此胡言乱语，传到‘头儿’耳中，哼哼！”他冷哼两声，住口不语。

那“三十七号”一双冷削而奇异的目光中，果自泛出一片恐怖之色，缓缓垂下头去，再也说不出一个字来。

他们这些言语，虽未传入“头儿”耳中，却被柳鹤亭听得清清楚楚，他心中既是惊诧，又是悚栗，却又有些难受：“难道他们的‘头儿’便是‘纯纯’！”心念一转：“……便要与西门笑鸥同一命运……西门笑鸥究竟与此事有何关系？与纯纯有何关系？”

这些疑团和思绪，都使得柳鹤亭极为痛苦，因为他从一些往事与这些“乌

衣神魔’的对话中，隐隐猜到他们的“头儿”便是自己的爱妻，但是，却又有着更多的疑团使他无法明了！

陶纯纯与“石观音”石琪有何关系？这两个名字是否同是一人？

这看来如此温柔的女子，究竟有何能力能控制这班“乌衣神魔”？

那“浓林密屋”中的秘密是否与“乌衣神魔”也有关系？

这些“乌衣神魔”武功俱都不弱，行事如此奇诡，心性如此毒辣，却又无名无姓,他们究竟是什么人呢？他们与自己无冤无仇,却为何要暗害自己？

那“西门笑鸥”，与此事又有何关系？

在暗中窥破他们秘密的那人，究竟是谁？

还有一个最令他痛苦的问题，他甚至不敢思索：“纯纯如此待我，为的是什么？”

在他心底深处，还隐隐存有一份怀疑与希望，希望陶纯纯与此事无关，希望自己的猜测错了。

但是，那声音嘶哑的人已自大喝道：“看来只有我到‘秘讯祠’去跑上一趟了！”说话的声中，他一掠而去。

柳鹤亭心头却又不禁为之一动！

“秘讯祠”……他突地想到那日冷月之夜，在那荒祠中所发生的一切：“难道那夜纯纯并非为我祈祷，只是借此传送秘讯而已？”

这一切迹象，都在显示这些事彼此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连，柳鹤亭动念之间，已决定要查出此中真相，纵然这真相要伤害到他的情感亦在所不惜。

于是他暗中调度体内未被封闭、尚可运行的一丝残余真气，借以自行冲开被关的穴道，只听那“七号”神魔尖锐地呼啸一声，接着便有一阵奔腾的马蹄之声，自林外远远传来。

“三十七号”一声狞笑，俯首横抄起柳鹤亭的身躯，狞笑着道：“小子，你安份些，好让大爷好生服侍服侍你！”纵身掠出林外，“唰”地掠上健马，又道：“你不是赶着要到虎丘去么？大爷们现在就送你到虎丘去……”他一口浓重的关东口音，再加声声狞笑，柳鹤亭若不留意，便难听出他言语中的字句，又是一声呼啸，健马一起飞奔。

柳鹤亭俯卧在马鞍前，头颅与双足，俱都垂了下去，“三十七号”一手控马，一手轻敲着他的背脊，不住仰天狂笑，一面说道：“小子，舒服么？哈哈！舒服么？”他骑术竟极其精妙，一手控着缰绳，故意将胯下健马，带得忽而昂首高嘶，忽而左右弯曲奔驰，他虽安坐马鞍，稳如盘石，俯卧在马鞍前的柳鹤亭，却被颠簸得有如风中柳絮！

而安坐马鞍上的他，却以此为乐，柳鹤亭颠簸愈苦，他笑声也就愈显得意，越发狂笑着道：“小子，舒服么……”越发将坐下的马，带得有如疯狂，于是柳鹤亭便也愈发颠簸，几乎要跌下马去！

哪知柳鹤亭对他非但没有丝毫忿恨和恼怒，反而在心中暗暗感激，暗暗得意，这健马的颠簸，竟帮助了他真气的运行。

一次又一次地震动，他真气便也随着一次又一次地撞着被封闭的穴道，一个穴道冲开，在休内的真力增强了一倍，于是他撞开下一个穴道时，便更轻易，直到他所有被封的穴道一起撞开后，那“三十七号”还在得意地狂笑：“舒服么？小子，舒服么？……”

柳鹤亭暗中不禁好笑，几乎忍不住出口回答他——

“舒服，真舒服！’

但是他却仍然动也不动，响也不响，他要暗中探出这“乌衣神魔”的巢穴，探出他们的“头儿”究竟是谁？

那“三十七号”若是知道他此刻的情况，真怕再也笑不出来了！

星沉月落，天色将近破晓，而破晓前的天色，定然是一日中最最黑暗的，黑暗得甚至连他们飞奔的马蹄所带起的尘土都看不清楚。

道旁几株枝叶颇为浓密的大树后，此刻正停着两匹毛泽乌黑的健马，一匹马上空鞍无人，一匹马上的骑士，神态似乎十分焦急，不住向来路引颈企望，这一群“乌衣神魔”的马蹄声随风而来，他惊觉地跃下马背，“唰”地跃上树梢。

霎眼间马群奔至，他伏在黝暗的林梢，动也不动，响也不响，直到这一群健马将近去远，他口中才自忍不住惊“咦”一声。

因为他发觉这一马群中竟有着他们帮中苦心搜罗的“黑神马”，除了帮中的急事，这种“黑神马”是很难出关一次的。

而此次“黑神马”却已空厩而出，为的便是柳鹤亭，——但此刻这匹“黑神马”却又怎会落入了这批黑衣骑士的手中？

他满心惊诧，轻轻跃下树梢，微微迟疑半晌，终于又自跃上马背，跟在这批健马之后飞奔而去！

柳鹤亭伏身马上，虽然辨不出地形，但他暗中计算路途和方向，却知道这些“乌衣神魔”，已将他带到苏州城外。

他们毫不停留地穿入一片桑林，“三十七号”方自勒住马缰，突地一把抓住柳鹤亭的头发，狂笑着道：“你看，这是什么？”

他举起本自挂在鞍畔的一条丝鞭，得意地指向南方，柳鹤亭暗提真气，使得自己丝毫看不出穴道已然解开的样子，也极力控制着自己心中的愤怒，随着他的丝鞭望去，只见被夜色笼罩着的大地上，他丝鞭所指的地方，却腾耀着一片红光！

他一面摇撼着柳鹤亭的头颅，一面狂笑着又道：“告诉你，那里便是虎丘山，那里便是名震武林的‘飞鹤山压’，可是此刻……哈哈，‘飞鹤山庄’只怕已变成了一片瓦砾，那位鼎鼎大名的西门庄主，只怕也变成一段焦炭了！”

他笑声是那么狂妄而得意，就生像是他所有的快乐，都只有建筑在别人的痛苦和死亡之上似的。

柳鹤亭心头一惊，紧咬牙关，他不知费了多少力气，才能勉强控制着心中的激动和愤怒，否则他早已便要将这冷血的凶手毙于自己的掌下！

狂笑中，“三十七号”一手将柳鹤亭拖下马鞍，而柳鹤亭只得重重地跌到地上，桑林之中，一片人工辟成的空地上，简陋地搭着三间茅屋，他一跃下马，拖着柳鹤亭的头发大步向茅屋走去。

柳鹤亭就像是一具死尸似的被他在地上拖着，没有丝毫反抗，冷而潮湿的泥土沾满了他的衣裳，他只是在暗中一遍又一遍地告诉自己：“忍耐，忍耐……”他虽然年轻，却学会了如何自忍耐中获取胜利。

茅屋的外观虽然简陋，但入了简陋的门，穿过简陋的厅堂，移开一方简陋的木桌，下面竟有一条黝暗的地道，然后，柳鹤亭便看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境界——在地道中的暗室，陈设竟是十分精致而华美。

“三十七号”重重地将他推到墙角，柳鹤亭抬目望去，在墙上四盏精美的铜灯的明亮照耀下，他面容当真比一切神话故事中的恶魔还要可怖，目光

中更是充满了仇恨与恶毒，他生像对世上所有的人与事都充满仇恨、怨毒！

其余的六个“乌衣神魔”，面上都被一方黑巾巧妙地掩住，是以看不到他们的面容，但他们的目光，却也俱都和“三十七号”一样。

柳鹤亭再也难以了解，这一群只有仇恨与怨毒，而没有爱心与宽恕的人们是如何生活的，因为他心知人们心中若是没有爱和宽恕，他们的生活便将变得多么空虚、灰暗、失望和痛苦。

只见这“三十七号”吁出一口长气，松懈地坐到一张紫檀椅上，从另一个“乌衣神魔”的手中，接着一瓶烈酒仰首痛饮了两口，突地张口一喷，将口中的烈酒，全都喷到柳鹤亭脸上，狂笑着道：“小子，味道怎样，告诉你，这就是窖藏百年的茅台酒，你若还能伸出舌头，赶紧舐它两下，保管过瘾得很……”

话声未了，已引起一阵邪恶的狂笑，他又自痛饮两口，反手一抹嘴唇，突地将头上的包巾拉了下来——

柳鹤亭目光动处，突然瞥见他满头头发，竟是赤红如火，心中不禁又为之一动……

凄冷的晚风,凄冷的树木……一声声惊骇而短促、微弱而凄惨的哀呼……林梢漏下一滴滴细碎的光影……树上鲜血淋漓，四肢残废的“入云龙”金四……断续的语声：“想不到……他们……我的……”紧握成拳，至死不松的左掌，掌中的黑色碎布，赤色鬈发……

“入云龙金四，就是被赤发大汉‘三十七号，残杀至死的！”

柳鹤亭目光一凛，心中怒火填膺，但这一次又一次的激动与愤怒却都冲不破他理智与忍耐的防线。

突地，门外轻轻一声咳嗽，满屋的喧笑一起停顿，“三十七号”霍然长身而起，闪电般自怀中掏出一方黑丝面罩，飞快地套在头上，“七号”一个箭步掠出门外。

柳鹤亭心头一惊：“莫非是他们的‘头儿’已经来了？”

只觉自己心房砰砰跳动，胸口热血上涌，这积郁在他心中已久的疑团，在这刹那之间，就要揭开，而且他深知这谜底不但将震惊他自己，也将震惊天下武林，于是他纵然镇静，却也不禁紧张得透不过气来！

喧闹的房屋，在这刹那之间，突地变得有如坟墓般静寂，房中的“乌衣神魔”，也尽敛了他们的飞扬跋扈之态，笔直的垂手而立，笔直地望着房门，甚至连呼吸都不敢尽情呼吸……

房门，仅只开了一线，房门外的动静，房中人谁也看不见，灯火，微微摇动，柳鹤亭只觉自己满身的肌肉，似乎也起了一阵轻微的颤抖。

呼吸，越发急促，心房的跳动，也越发剧烈……突地，房门大开……

一条人影，轻轻闪入，柳鹤亭双拳一紧，指甲都已嵌入肉里！

哪知这人影却不过仅仅是方才自屋内掠出的“七号”而已，屋中的人，齐地松了口气，柳鹤亭绷紧了的心弦，也霍然松弛。

他自己都不能了解自己此刻的心情，究竟是轻松还是失望，因为当一件残酷的事实将要来临时，人们总会有不敢面对事实的意识，于是当那决定性的一刻延迟来临时，当事人的心情更会有着柳鹤亭此刻一样的奇怪地矛盾。

灯火飘摇中，突听“七号”双掌一击，缓缓的前伸，一步一步地，走向柳鹤亭。

“三十七号”目光一闪，问道：“头儿不来了么？”

“七号”脚步不停，口中道：“头儿生怕‘飞鹤山庄’的事情有变，是以一直赶去了。”

“三十七号”突地怪笑一声，道：“那么姓柳的这厮，是否交给你处置了？”

“七号”冷冷道：“正是！”

“三十七号”“■■”怪笑着道：“好极，好极，我倒要看看他怎么死法！”

只见这被称“七号”的瘦长汉子，双目瞳仁突地由黑转紫，由紫转红，笔直前伸的一双手掌，更是变得赤红如火，他每跨一步，手指便似粗了一分，柳鹤亭日光动处，只见他赤红的手掌，食、中、无名以及小指四指，竟是一般粗短，此刻他五指并拢，他手掌四四方方，望之竟如一块烧红了的铁块！

这一瞥之下，柳鹤亭心头一动，凛然忖道：“这岂非河北张家口‘太阳庄’一脉相传，从来不传外姓的武林绝技‘太阳朱砂神掌’？”

心念方转，突听“七号”沉声低叱一声，双臂骨节，格格一阵山响，一双火红般地铁掌，便已当头向柳鹤亭拍下！

掌势未到，已有一阵热意袭来！

“三十七号”得意地怪笑着道：“这张雪白粉嫩的脸孔，被老七的手掌烙上一烙，必定好看得很……”

语声之中，“七号”的手掌已堪堪触及柳鹤亭的面颊了，屋中的“乌衣神魔”，一个个目光闪动，怪声狂笑，竟似比新年其中，将要看到迎神赛会的童子还要高兴几分，“七号”的手掌距离柳鹤亭的面颊越近，他们的笑声也就越发兴奋，谁也无法明白为何流血的惨剧在这些人眼中竟是如此动人！

哪知就在这狂笑声中，柳鹤亭突地清啸一声，贴壁掠起，“七号”身形一挫，双掌上翻——

屋中“神魔”的狂笑，一起变作惊呼，刹那之间，只见满屋火光乱舞，人影闪动，一起向柳鹤亭扑去！

第一一章　罂粟之秘

柳鹤亭见那些神魔向自己扑来，暗提一口真气，身形突地凌空停留在屋顶之下。

他居高临下，目光一转，“七号”却已腾身扑上，狞笑着道：“姓柳的，你还想逃得掉么！”双掌微分，一掌平拍，一掌横切，一取胸膛，一切下腹。

柳鹤亭双肩一缩，本自平贴在墙壁上的身躯，突地游鱼般滑上屋顶，“七号”一击不中，突听柳鹤亭大喝一声，身躯平平跌了下来。

他原本有如壁虎一般地平贴在屋顶上，此刻落将下来，四肢分张，却又有如一片落叶，全身上下，无一处不是空门，处处俱都犯了武家大忌，四下的“乌衣神魔”只当他真力不继，是以落下！暴喝声中，一拥而上。“七号”脚步微错，反手一掌，划向他胸腹之间的两处大穴，“三十七号”一步掠至他身躯左侧，“呼呼”两拳，击向他左背之下，左股之上！

刹那之间，只见满屋掌影缤纷，只听满屋掌风虎虎，数十条缤纷的掌影，数十道强劲的掌风，一起向柳鹤亭击来，要知这些“乌衣神魔”此刻所击出的每一掌，俱是生平功力所聚，每一招俱是自身武功精华，因为他们深知今日若是让柳鹤亭生出此间，自己便是死路一条！

哪知柳鹤亭突地双臂一抡，身躯借势凌空转了两个圈子，竟然越转越急，越转越高，四下的“乌衣神魔”，只觉一阵强风，回旋而来，竟自站不稳脚步，齐地向后退了一步，怔怔地望着有如风车般急转而上的柳鹤亭，似乎都被他这种惊世骇俗的轻功，吓得呆了！

就在这一转之间，柳鹤亭目光扫动，已将这些“乌衣神魔”击出的招式瞧得清清楚楚！

这其中除了“七号”使的仍是武林不传秘技“太阳朱砂神掌”外，其余众人所使的武功，竟是五花八门，形形色色。

有的是“少林拳法”，有的是自武林中流传已久的刀法“五虎断门刀”中演变而成的拳式，有的却是中原武林罕见的关东拳术，以及流行于白山黑水间的“劈挂铁掌”！

这一瞥之下，柳鹤亭已将众人所用的掌法招式了解于胸。

当下他闷吭一声，双掌立沉，闪电般向站得最近的两个“乌衣神魔”的左肩切下，但等到他们身形闪避时，他双掌已自变了方向，点中了他们右肩的“肩井”大穴。回时一撞，撞中了身后攻来一人的“将台”大穴，双腿连环踢出，以攻为守，挡住了另两人攻来的拳法！

只听“砰砰”三声大震，接连三声惊呼，人影分花处，已有三人倒在地上！

他一招之间，竟分向攻出五式，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击倒了三个武功不弱的敌手，分厘不差地点中了他们的穴道，武功之高，招式之奇，认穴之准，在在俱是骇人听闻！

赤发大汉“三十七号”大喝一声，退后三步，伸手入怀。

“七号”双臂飞舞，口中大喝道：“点点凝集，化雀为雁。”

此时此刻，他忽然喝出这字句奇特、含意不明的八个字来，柳鹤亭心中一动，暗暗忖道：“莫非这些“乌衣神魔”也练就什么联手攻敌的阵式？”

他此刻身形已落在地上，目光动处，只见本来散处四方的“乌衣神魔”，果然俱都随着他这一声大喝，往中间聚拢。

此刻屋中除了那赤发大汉“ 三十七号 ”，以及倒在地上的三人之外，“ 乌衣神魔 ”不过已只剩下四人而已，竟俱都不再向柳鹤亭出手，各各双掌当胸，目光凝注，脚下踏着碎步，渐渐向“ 七号 ”身侧移动，身形地位的变化之间，果然仿佛阵式中的变化。

柳鹤亭目光一转，突地斜步一掠，抢先掠到“ 七号 ”身侧，右掌一花，掌影缤纷，忽地攻出一招伴柳门下的绝招“ 百花伴柳 ”，左掌却斜斜划了个半圈，缓缓自斜角推出！

这一招两式，右掌是变化奇奥，掌影缤纷，掌风虎虎，看来十分惊人，左掌却是去式缓慢，掌招平凡，看来毫不起眼。

其余三个“ 乌衣神魔 ”的身形尚未赶到，柳鹤亭凌厉飞扬的左掌已向“ 七号 ”当头罩下。

“ 七号 ”目光一凛，左掌一翻，划出一道红光，封住了柳鹤亭右掌一招“ 百花伴柳 ”，右手却化掌为指，并指如剑，闪电般向柳鹤亭右眼点去！

高手过招，一招之较，便知深浅，这“ 七号 ”武功究竟不是俗手，居然看出了柳鹤亭右掌攻势虽凌厉，但主力却在缓缓攻来的左掌之中，是以他亦将全身功力凝聚在左手，先击柳鹤亭缓缓攻来的左腕脉间，正是以攻为守，以快打慢，想借此一招抢得先机。

柳鹤亭左手这一招，正是昔年震动江湖武林绝学“ 盘古斧 ”。

这一招绝技，屏弃了大下武功的糟粕，凝聚了天下武功的精华，威力是何等惊人，变化是何等奇异，又岂是“ 七号 ”能以化解！

只听柳鹤亭蓦地又自发出一声清啸，右掌掌影顿收，一缕锐风随着左掌的去势，笔直自“ 七号 ”掌风中穿出，接着“ 卜 ”地一声轻响，“ 七号 ”连惊呼之声都不及发出，只觉胸口一热，全身经脉俱麻，双臂一张，仰天倒在地上，赤红如火的手掌，刹那间已变得没有一丝血色！

要知柳鹤亭方才揣忖情势，已知这“ 七号 ”是当前敌人中的最最高手，是以便以全力将之击倒，正是擒贼擒王之意。

这“ 七号 ”武功虽高，果然也挡不住他这惊天动地的一招绝学，甫经交手，便自跌倒。

这本是霎眼间事，柳鹤亭一招攻出，目光便再也不看“ 七号 ”一眼，霍然扭动身躯，另三个“ 乌衣神魔 ”，果然已有如疯虎般扑来！

这三人武功虽不是特高，但三人情急之下，拼尽全力，联手合击，声威却也十分惊人！

柳鹤亭脚步微错，退后三步，避开了这一招的锐锋。

哪知他身形才退，突地又有几缕尖锐的风声，闪电般袭向他肋下，他虽前后受敌，心神仍自不乱，突地反手一抄，他已将赤发大汉向他击来的暗器抄在手中。

当下他剑眉微皱，掌势突变，变掌一穿，穿入这三个“ 乌衣神魔 ”的身形掌中，看来他仿佛是在自投罗网，其实却是妙着，使得他们投鼠忌器，不敢再发射暗器！

此刻这三人都一起出手，威力虽猛，却无法互相配合，犯了这等联手阵式的大忌，柳鹤亭暗笑一声，知道自己胜算已然在握。

赤发大汉双掌之中，各各捏着数粒弹丸，目光灼灼地凝注着柳鹤亭的身形，他暗器虽然不能出手，但却绝不放过可以发出暗器的机会，此刻见到自己同伴们向柳鹤亭一阵猛攻，精神不觉一振，口中大喝道：“ 先把这小子废

了，再让他和那‘西门笑鸥’尝尝一样的滋味！”

话声未了，柳鹤亭突地长笑一声，身形一缩，双掌斜出，托起左面那人的右腿，踢向迎面那人的小腹，抓起迎面那人的右拳，击向右面那人的面门，身躯轻轻一转，转向那人身后，双掌轻轻一推，便再也不看这三人一眼，“倒踩七星”，身形如电，一步掠到那赤发大汉身前，“三十七号”虎吼一声，双掌中十数粒钢丸，一起迎面击出。

哪知柳鹤亭身躯又自一转，却已到了他的身后，“三十七号”还未来得及转过身形，只觉右肋下微微一麻，“啪”地一声倒在柳鹤亭面前，竟被柳鹤亭在转身之间，以袍袖拂中了他肋下的“血海大穴”。

同一刹那间，那边三人，左面之人的一腿，踢中了迎面一人小腹下的“鼠蹊穴”，迎面一人的右拳，击中了右面那人的鼻梁，左拳击中了左面那人的胸膛。

而迎面那人被柳鹤亭在身后一推，身形前扑，自肋下兜出的左拳，便恰巧击中了左面那人的咽喉，右掌五指，捏碎了迎面那人击碎他鼻梁的右掌，胸膛上却又着了人家一掌！

互殴之下，三人齐地大叫一声，身形欲倒。

而那赤发大汉劈面向柳鹤亭击去的十数粒钢珠，便又恰巧在此刻击到了他们身上！

于是又是三声惨呼，三个人一起倒下，——恰巧与发出钢珠的赤发大汉“三十七号”倒在一起！

柳鹤亭目光一转，方才耀武扬威的“乌衣神魔”，此刻已一起全都倒在地上，再也笑不出了！

他目中光芒一闪，微微迟疑半晌，然后一步迈到“七号”身前，俯下身去，左手一把抓起了他的衣衫，右手一把扯落了蒙住了他面目的黑巾，目光望处，柳鹤亭心中不禁为之一懔，几乎又忍不住惊呼出声！

这“七号”的面目，竟然也和方才的赤发大汉“三十七号”一模一样，没有眉毛，没有鼻子，没有嘴唇，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团粉红色的肉团，以及肉团上的三个黑洞——这就算是眼睛和略具规模的嘴了！

柳鹤亭反手一抹额上沁出的冷汗，放下“七号”的身躯，四下一转，将屋中所有“乌衣神魔”的蒙面巾全部扯下！

屋中所有的“乌衣神魔”的面目，竟然全部只剩下一团丑陋可怕的肉团，一眼望去，满地的“乌衣神魔”，竟然全部一模一样，就像是一个人化出来的影子，又像是一群自地狱中逃出来的恶魔！

灯火飘摇，这阴森的地窟中，这吓人的景象，使得倚墙而立的柳鹤亭，只觉得自己似乎也已不复存在人间，而置身于地狱，若不是他方才曾听到他们的言语和狂笑，便再也不会相信这些倒在地上的“乌衣神魔”，真的是有血有肉、出自娘胎的人类！

寒风阵阵，自门外吹来，这等地底阴风，吹在人身上，比地面秋风尤觉得寒冷，突地，随风隐隐传来一声大喝：“柳鹤亭，柳老弟……柳鹤亭，柳老弟……”

第一声呼喝声音还很微弱，第二声呼喊却已极为响亮，显见这发出呼声之人，是以极快的速度奔驰而来。

柳鹤亭心头一震，暗暗奇怪！

“此人是谁，怎地如此大声呼喊我？”

要知，此人无论是友是敌，此时此刻，都不该大声呼喊于他，是以他心中奇怪，此人若是敌非友，自应偷偷掩来暗算，此人若是友非敌，在这敌人的巢穴中，如此大声呼唤，岂非打草惊蛇？

他一步掠到门畔，门外是一条黝黑的地道，方才的门户，此刻已然关闭，他微微迟疑半晌，不知该不该回应此人，突听“ 喀得 ”一声轻响，一道灰白的光线，自上而下，笔直地照射进来！

柳鹤亭暗提一口真气，闪入门后，只留下半边面庞，向外观望，只见地道上的入口门户，此刻突地缓缓开了一线。

接着，一阵中气极为充沛的喝声，自上传来：“ 下面的人无论是友是敌，都快些出来见我一面！ ”语气威严，颐指气使，仿佛是个君临四方的帝王对臣子所发出的命令，哪里像是个深入敌穴的武林人，在未明敌情之前所作的招唤！

此等语气，一入柳鹤亭耳中，他心中一动，突地想起一个人来：“ 一定是他，除他之外，再也无人有此豪气！ ”

只听“ 砰 ”的一声，入口门户被人一脚踢开，由下望去，只见一双穿着锦缎絮脚长裤、粉底挖云快靴的长腿，两腿微分，站在地道入口边缘，上面虽看不见，却已可想此人的高大。

柳鹤亭目光动处，才待出口呼唤，哪知此人又已喝道：“ 我那柳鹤亭老弟若是被你等以奸计困于此间，你等快些将他放出，否则的话，哼哼—— ”

柳鹤亭此刻已听出此人究竟是谁来，心中不禁又是好笑，又是感激，好笑的是，此间若是有敌人，就凭此人的武功，有败而无胜，但此人语气之间，却仿佛举手之间便可将敌人全部制服。

但他与此人不过仅是一面之交，此人却肯冒着生命之险，前来相救于他，这份古道热肠，尤足令人感动。

一念至此，柳鹤亭心头一阵热血上涌，张口大喝一声：“ 西门老丈……西门前辈…… ”身形闪电般扑出门外，而地道入口中，亦同时掠下一个人来。

两人目光相遇，各自欢呼一声，各各搭住对方的肩头，半晌说不出话来，期间激动之情，竟似比多年故交，异乡相遇还胜三分！要知此人性情寡合，与柳鹤亭却是倾谈之下，便成知己，柳鹤亭亦是热血男儿，又怎会不被这份热情感动。

一别多日的“ 常败国手 ”西门鸥，豪情虽仍如昔，但面容却似憔悴了许多，柳鹤亭一瞥，脱口道：“ 西门前辈，你怎会知道我在这里？ ”

西门鸥搭在柳鹤亭肩上的一只巨掌，兴奋地摇动了两下，突地放声大笑了起来，大笑着道：“ 这其间曲折甚多，待我…… ”笑声突地一顿，悄悄道：“ 你不是被困在此间的么！敌人呢？ ”

柳鹤亭心头暗笑，此间如有敌踪，被你如此喧笑，岂非早已惊动，此刻再悄声说话，也没有用，但愈是如此，才愈发显得这豪爽老人率真可爱，当下微笑道：“ 解决了！ ”

西门鸥哈哈一笑，道：“ 好极好极，老夫想来，他们也困不住你！ ”

他说得轻描淡写，仿佛理所当然，却不知道柳鹤亭已不知经历了多少危险与屈辱，方能脱出“ 乌衣神魔 ”的魔掌！

他大笑未了，突又长叹一声，道：“ 柳老弟，你我分别为时虽不长，但我在此时日之中，经历却的确是不少，我那恋剑成痴的女儿，自从与你别后，便悄悄溜走了，留下一柬，说是要去寻找武林中最高的剑手，一个白衣铜面

的怪客……”

他黯然一笑，又道：“我老来无子，只此一女，她不告而别，我心里自然难受得很，但却也怪不得她，只怪我……唉，我武功不高，既不能传授她剑术，却又要妄想她成为武林中的绝代剑手！”

柳鹤亭暗叹一声，道：“这也怪我，不该告诉她……”

西门鸥微微摆手，打断了他的话，接着道：“她年纪虽已不轻，但处世接物，却宛如幼童，如今孤身漂泊江湖，我自然放心不下，本想先去寻找，只是心里却又念着对你的应允，以及那两个中药香迷的少女，我左右为难，衡量之下，只有带着那两个少女，转向江南一带，一来去觅讨这迷药的来历，再来也可寻找小女的下落。”

他侃侃而言，却不知柳鹤亭此刻正是焦急万分，屋中的“乌衣神魔”犹未打发，“飞鹤山庄”的事情更不知下落，忍不住干咳两声，随口道：“那迷药的来历，前辈可曾找着了么？”

西门鸥仰天长笑道：“世上焉有我无法寻出答案之事。”突地双掌一拍，大呼道：“西门叶，西门枫，你们也下来吧，柳公子果然在这里！”

柳鹤亭双眉微皱，暗中奇怪：“这西门叶与西门枫却又是谁？难道也认得我么？”

心念方转，只听上面一个娇嫩清脆的口音应道：“爹爹，我来了。”

柳鹤亭恍然忖道：“原来他已找到了他的爱女……”

突见人影一花，跃下两个白衫长发的少女来，一起向柳鹤亭盈盈拜了下去。

西门鸥哈哈大笑道：“我这两个女儿，你还认得么？”

柳鹤亭一面还礼，一面仔细端详了两眼，不觉失笑道：“原来是你们。”转目望向西门鸥，赞叹又道：“前辈果然将解药寻得了，恭喜前辈又收了两个女儿！”

原来这两个白衫女子，便是被迷药所乱的那两个南荒公子的丫环。

西门鸥捋髯笑道：“为了寻这解药，我一路上试了七百多种药草，方知此药乃是来自西土天竺的一种异果‘罂粟’为主，再加上金钱草、仙人铃、无子花……等七种异草配和而成，少服有提神、兴奋之功用，但却易成瘾。”

柳鹤亭已听得极有兴趣，不禁脱口问道：“成瘾后又当怎地？”

西门鸥长叹一声，道：“服食此物成瘾后，瘾来时若无此物服用，其痛苦实是骇人听闻，那时你便是要叫他割掉自己的鼻子来换一粒‘药’吃，他也心甘情愿。”

他语声微微一顿，却见柳鹤亭正在俯首沉思，双眉深皱，目光凝注地面，似是在思索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

半晌之后，柳鹤亭突地抬起头来，缓缓道：“若是有人先将这种迷药供人服用，待人成瘾之后，便以此药来作要挟，被要挟的人，岂非根本没有反抗的余地？”

西门鸥颔首道：“正是如此。”

柳鹤亭长叹一声，道：“如此说来，有些事便已渐渐露出端倪，只要再稍加究讨，便不难查出此中真相——”心念一动，突地又想起一件事来，改口向那西门叶、西门枫两人问道：“那夜在你俩房间下毒之人，你们可曾看到了么？”

西门叶摇摇头，垂首道：“根本没有看见！”

西门枫沉思了一下，说道：“当时迷迷糊糊的只见一个人影，疾窜出去，由于光线暗淡，看不真切，但身形可还依稀认得，是一个个子并不很大的人！”

柳鹤亭听罢，频频颔首。

西门叶秋波转处，瞧了爹爹一眼，西门鸥亦自叹道：“只管说出便是！”

西门叶垂下头去，缓缓道：“那夜我们实在疲倦得很，一早就睡了，大约三更的时候，跟随公子在一起的那位姑娘，突地从窗口掠了进来……”

她语声微顿，补充着又道：“那时我刚刚朦胧醒来，只见她手里端着两只盖碗，从窗子里掠进来，却是一丝声音也没有发出，就连碗盖都没有响一声，那时书房里虽没有点灯，但我借着窗外的夜色，仍可以看到她脸上温柔的笑容，她唤起了我们，说怕我们饿了，所以她特地替我们送来一些点心。”

说到这里，她不禁轻叹一声，道：“那时我们心里，真是感激得不知说什么才好，就立刻起来将那两碗莲子汤都喝了下去。”

柳鹤亭剑眉深皱，面容青白，道：“喝下去后，是否就……”他心中既惊怒，又觉痛苦，此刻说话的语声，便不禁起了颤抖。

西门鸥长叹一声，道：“这种药喝下去后，不一定立刻会发作……”

柳鹤亭面色越发难看，西门鸥又自叹道：“事实虽然如此，但她两人那夜还吃了别的东西……唉！和你在一起的那位姑娘似乎人甚温柔，不知道她是什么来历，她若和你一样，也是名门正派的弟子，那么此事也许就另有蹊跷。”

柳鹤亭垂首怔了半晌，徐徐道：“她此刻已是我的妻子……”

西门鸥一捋长髯，面色突变，脱口道：“真的么？”

柳鹤亭沉声道：“但我们相逢甚是偶然，直到今日……唉！”头也不抬，缓缓将这一段离奇的邂逅，痛苦地说了出来。

西门鸥面色也变得凝重异常，凝神倾听，只听柳鹤亭说道：“……有一天我们经过一间荒祠，我见到她突地跑了进去，跪在神幔前，为我祈祷，我心里实在感动得很……”

听到这里，西门鸥本已十分沉重的面色，突又一变，竟忍不住脱口惊呼了一声，截口道：“荒祠……荒祠……”

柳鹤亭诧异地望着他，他却沉重地望着柳鹤亭。

两人目光相对，呆望了半晌，只见西门鸥的面容上既是惊怒，又是怜悯，缓缓道：“有一次你似乎向我问起过‘西门笑鸥’，是否他和此事也有着关系，你能说出来么？”

柳鹤亭点了点头，伸手入怀，指尖方自触着了那只冰凉的黑色玉瓶……他突地又想起了将这玉瓶交给他的那翠衫少女——陶纯纯口中的“石观音”，这期间他脑海中似乎有灵光一闪。

于是他便又呆呆地沉思起来，西门鸥焦急地等待他的答复，西门叶、西门枫垂手待立，不敢发出一丝声音。

静寂之中，只听房门后竟似有一阵阵微弱而痛苦的呻吟，一声连着一声，声音越来越响。

西门鸥浓眉一扬，道：“这房里可是还有人在么？”

柳鹤亭此刻也听到了这阵呻吟声，他深知自己的“点穴手法”绝对不会引起别人的痛苦，为何这些人竟会发出如此痛苦的呻吟？

一念及此，他心中亦是大为奇怪，转身推开房门，快步走了进去……

灯光一阵飘摇，西门鸥随之跨入，明锐的眼神四下一转，脱口惊道：“果

然是乌衣神魔！”

飘摇暗淡的灯下，凄惨痛苦的呻吟中，这阴森的地窟中的阴森之意，使得西门鸥不禁为之机伶伶打了个寒噤。

柳鹤亭大步赶到那“七号”身畔，只见他身躯虽然不能动弹，但满身的肌肉，却在那层柔软而华贵的黑绸下剧烈地颤动着，看来竟像是有着无数条毒蛇在他这层衣衫下蠕动。他粉红而丑陋的面容，此刻更起了一层痛苦的痉挛，双目半闭半张，目中旧有的光彩，此刻俱已消失不见。

柳鹤亭目光凝注着，不禁呆了一呆，缓缓俯下身去，手掌疾伸，刹那间在这“七号”身上连拍三掌，解开了他的穴道，沉声道：“你们所为何——”他话犹未了，只见这“七号”穴道方开，立刻尖叫一声，颤抖着的身躯，立刻像一只落入油锅的河虾一般蜷曲了起来。”

一阵剧烈而痛苦的痉挛之后，他挣扎着伸出颤抖的手掌，伸手入怀，取出一方小小的黑色玉盒，他黯淡的目光，便又立刻亮了起来，左掌托盒，右掌便颤抖着要将盒盖揭开。

柳鹤亭目光四扫，望了四下俱在痛苦呻吟着的“乌衣神魔”一眼，心中实是惊疑交集，他再也猜不出这黑色玉盒中的放的究竟是什么东西，为何竟会像是伸奇的符咒一样，能令这“七号”的神情发出如此剧变。

只见“七号”盒盖还未掀开，一直在门口凝目注视的西门鸥，突地一步掠来，劈手夺了这方玉盒。

“七号”又自惨吼一声，陡地自地上跳起，和身向西门鸥扑去，目光中的焦急与愤怒，仿佛西门鸥夺去的是他的生命。

柳鹤亭手肘微曲，轻轻点中了他肋下“血海”穴，“七号”又自“砰”地倒了下去，柳鹤亭心中仍是一片茫然，目光垂处，只见这“七号”眼神中的焦急与愤怒，已突地变为渴望与企求，乞怜地望向柳鹤亭。他身体虽不能动，口中却乞怜地说道：“求求你……只要……一粒……一粒……”

竟仿佛是沙漠中焦渴的旅人，在企求生命中最可贵的食水。

柳鹤亭剑眉微皱，诧声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话犹未了，西门鸥宽大的手掌，已托着这方黑色玉盒，自他肩后伸来，微带兴奋地截口说道：“你知道这是什么？”

柳鹤亭凝目望去，只见这黑色玉盒的盒盖已揭开，里面放的是六、七粒光泽乌黑的药丸，散发着一阵阵难以描述的诱人香气。

香气随风传入那“七号”的鼻端，他目光又开始闪烁，面容又开始抽搐，他身体若能动弹，他便定必会不顾生命地向这方玉盒扑去，但是，他此刻仍然只能乞怜地颤声说道：“求……求……你，只要……一粒……一粒……”

柳鹤亭心中突地一动，回首道：“难道这些丸药，便是前辈方才所说的‘罂粟’么？”

西门鸥颔首道：“正是——”他长长叹息一声，又道：“方才我一入此屋，见到这般情况，便猜到这些人都是嗜好‘毒药’成瘾的人，此刻瘾发之后，禁不住那种剐肉散骨般的痛苦，是以放声呻吟起来。”

他语声微顿，柳鹤亭心头骇异，忍不住截口道：“这小小一粒药丸，竟会有这么大的魔力么？”

西门鸥颔首道：“药丸虽小，但此刻这满屋中的人，却都不惜以他们的荣誉、声名、地位、前途，甚至以他们的性命来换取——”

柳鹤亭呆呆地凝望着西门鸥掌中的黑色药丸，心中不禁又是感慨，又是

悲哀，心念数转，突地一动，自西门鸥掌中接过王盒，一直送到“七号”眼前，沉声道：“你可是河北‘太阳掌’的传人么？”

“七号”眼色中一阵惊慌与恐惧，像是毒蛇被人捏着七寸似的，神情突地萎缩了起来，但柳鹤亭的手掌一阵晃动，立刻便又引起了他眼神中的贪婪、焦急、渴望与乞怜之色，他此刻什么都似已忘了，甚至连惊慌与恐惧也包括在内。

他只是瞬也不瞬地望着柳鹤亭掌中的玉盒，颤声道：“是的……小人……便是张七……”

两门鸥心头一跳，脱口道：“呀——此人竟会是‘震天铁掌’张七！”

要知“震天铁掌”张七，本来在江湖上名头颇响，是以西门鸥再也想不到他此刻会落到这般惨况。

柳鹤亭恍然回首道：“这‘震天铁掌’张七，可是也因往探‘浓林密屋’而失踪的么？”

西门鸥点头道：“正是！”

柳鹤亭俯首沉吟半晌，突地掠到那赤发大汉“三十七号”身前，俯下腰去，“三十七号”眼帘张开一线——

他的目光，也是灰暗、企求而讥渴的，他乞怜地望着柳鹤亭，乞怜地缓缓求着道：“求求你……只要一粒……”

柳鹤亭虽然暗叹一声，但面色却仍泰然，沉声道：“关外五龙中‘入云龙’金四，可是死在你的手下？”

赤发大汉目光一凛，但终于亦自颔首道：“不……错……”

他语声是颤抖着的，柳鹤亭突地大喝一声：“你是谁？你究竟是谁？”

赤发大汉“三十七号”目光间亦是一阵惊慌与恐惧，但霎眼之后，他便以颤抖而渴求的声音轻轻说道：“我……也是……‘关外五龙’之一……‘烈火龙’管二……便是小人。”

柳鹤亭心头一跳，那“入云龙”金四临死前的言语，刹那间又在他耳畔响起：“想不到……他们……我的……”原来这可怜的人临死前想说的话，本是：“想不到杀我的人竟是我的兄弟！”只是他话未说完，便已死去。

柳鹤亭剑眉轩处，却又不禁暗叹一声，此人为了这小盒中的“毒药”竟不惜杀死自己的兄弟，他心里不知是该愤慨，抑或是该悲哀，于是他再也不愿见到这赤发大汉可耻乞怜的目光。

转过身，西门鸥见到他沮丧的眼神，苍白的面容，想到仅在数十日前见到这少年时那种轩昂英挺的神态，心中不禁又是怜悯，又是叹息，他实在不愿见到如此英俊有为的少年被此事毁去！

他轻轻一拍柳鹤亭肩头，叹道：“此事至今，似已将近水落石出，但我——唉！实在不愿让此事的真相伤害到你……”

柳鹤亭黯然一笑，轻轻道：“可是事情的真相却谁也无法掩藏的。”

西门鸥心头一阵伤痛，沉声道：“你可知道我是如何寻到你的么？”

柳鹤亭缓缓摇了摇头，西门鸥道：“我寻出这种‘毒药’来历后，便想找你与我那恋剑成痴的女儿，一路来到江南，就在那长江岸边，看到一艘‘长江铁鱼帮’夜泊在那里的江船，船上似乎仍有灯火，我与‘铁鱼帮’有旧，便想到船上打听打听你们的下落。”

他语声微顿，眼神中突地闪过一丝淡淡的惊恐，接口又道：“哪知我到了船上一看，舱板上竟是满地鲜血，还倒卧着一具尸体，夜凤凛凛，这景象

本已足以令人心悸，我方待转身离去，却听突地有一阵尖锐而凄厉的笑声自微微闪着昏黄灯光的船舱中传出，接着便有一个听来几乎不似自人类口中发出的声音惨笑着道：‘ 一双眼睛……一双耳朵……还给我……还有利息。 ’我那时虽然不愿惹闲事，但深夜之中，突地听到这种声音，却又令我无法袖手不理！ ”

柳鹤亭抬起头来，他此刻虽有满怀心事，但也不禁为西门鸥此番的言语吸引，只听西门鸥长叹又道：“ 我一步掠了过去，推开舱门一看，舱中的景象，的确令我永生难忘…… ”

西门鸥目光一闭，透了口长气，方自接道：“ 在那灯光昏暗的船舱里，竟有一个双目已盲、双耳被割、满面浴血的汉子蹲在地上，手里横持着一柄雪亮的屠牛尖刀，在一刀一刀地割着面前一具尸身上的血肉，每割一刀，他便凄厉地惨笑一声，到后来他竟将割下来的肉血淋淋地放到口中大嚼起来…… ”

柳鹤亭心头一震，只觉一阵寒意自脚底升起，忍不住噤声道：“ 那死者生前不知与他有何血海深仇，竟使他…… ”

西门鸥长叹一声，截口说道：“ 此人若是死的，此事还未见得多么残忍…… ”

柳鹤亭心头一震，道：“ 难道……难道他…… ” 实在不相信世上竟有这般残酷之人，这般残酷之事，是以语声颤抖，竟问不下去。

西门鸥一手捋髯，又自叹道：“ 我见那人身受切骨剐肉之痛，非但毫不动弹，甚至连呻吟都未发出一声，自然以为他已死了，但仔细一看，那盲汉子每割一刀下去，他身上肌肉便随之颤抖一下……唉！不瞒你说，那时我才发现他是被人以极厉的手法点了身上的穴道，僵化了他身上的经脉，是以他连呻吟都无法呻吟出来！ ”

柳鹤亭心头一懔，诧声脱口道：“ 当今武林之中，能以点穴手法僵化人之经脉的人已不甚多，有此武功的人，是谁会用如此毒辣的手段，更令我想象不到！ ”

西门鸥微微颔首道：“ 那时我心里亦是这般想法，见了这般情况，心中又觉得十分不忍，只觉得这两人不管谁是谁非，但无论是谁以这种残酷的手段来对付别人，都令我无法忍受，于是我一步掠上前去，劈手夺了那人掌中的尖刀，哪知那人大惊之下，竟尖叫一声晕了过去！ ”

他微喟一声，接着道：“ 我费了许多力气，才使他苏醒过来，神志安定后，他方自将此事的始未说出，原来此事的起因，全是为了一个身穿轻红罗衫的绝色女子，她要寻船渡江，又要在一夜之间赶到‘ 虎丘 ’，‘ 铁鱼帮 ’中的人稍拂其意，她便将船上的人全都杀死！ ”

他简略地述出这件事实，却已使得柳鹤亭心头一震，变色道：“ 穿轻罗红衫的绝色女子……纯纯难道真的赶到这里来了么？但是……她是晕迷着的呀！ ”

西门鸥暗叹一声，知道这少年直到此刻心里犹自存着一份侥幸，希望此事与他旧日的同伴、今日的爱侣无关，因为直到此刻，他犹未能忘情于她，人们以真挚的情感对人，换来的却是虚伪的欺骗，这的确是件令人同情、令人悲哀的事，西门鸥不禁长叹一声，接道：“ 哪知就在我盘问这两人真相时，因为不忍再见这种惨况而避到舱外的叶儿与枫儿突地发出了一声惊唤，我不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大惊之下，立刻赶了过去，夜色之中，只见一个满身

白衣、神态潇洒，但面上却戴着一具被星月映得闪闪生光的青铜假面的颀长的汉子，竟不知在何时掠上了这艘江船，此刻动也不动地立在舷边，瞬也不瞬地凝注着我……”

柳鹤亭惊唤一声，脱口道：“雪衣人！他怎地也来到了江南？”

西门鸥颔首道：“我只见他两道眼神中像是藏着两柄利剑，直似要看到别人的心里，再见他这种装束打扮，便已知道此人必定就是近日江湖盛传剑术第一的神秘剑客‘雪衣人’了，才待问他此来何为，哪知他却已冷冷地对我说道：‘阁下就是江南虎丘西门世家中的西门前辈么？’”

柳鹤亭剑眉微皱，心中大奇，他深知“雪衣人”孤高偏傲的生性，此刻听他竟然称人为“阁下、前辈”，这当真是前所未有的奇事，忍不住轻轻道：“这倒怪了！”

西门鸥接口道：“这真是一件奇怪的事，我心里也吃惊，不知道他怎会知道我的姓名来历，哪知他根本不等我答复便又接口道：‘阁下但请放心，令嫒安然无恙！’他语气冰冷，语句简单，然而这简短的言语却已足够使我更是吃惊，连忙问他怎会知道小女的下落？”

柳鹤亭双眉深皱，心中亦是大惑不解，只听西门鸥接道：“他微微迟疑半晌，方自说道：‘令嫒已从我学剑，唯恐练剑分心，是以不愿来见阁下，’我一听这孩子为了练剑竟连父亲都不愿再见，心里实在气得说不出话来，等到我心神平复，再想多问他两句时，他却已一拂袍袖，转身走了！”

柳鹤亭暗叹一声，忖道：“此人行事，还是这般令人难测——”又忖道：“他之所以肯称人为‘前辈’，想必是为了那少女的缘故。”一念至此，他心里不禁升出一丝微笑，但微笑过后，他又不禁感到一阵惆怅的悲哀，因为他忍不住又想起陶纯纯了。

西门鸥吸了口气，接口说道：“我一见他要走了，忍不住大喝一声：‘朋友留步！’便纵身追了过去，他头也不回，突地反手击出一物，夜色中只见一条白线向我胸前‘将台’大穴之处击来，力道似乎十分强劲，脚步只得微微一顿，伸手接过了它，哪知他却已在我身形微微一顿之间，凌空掠过十数丈开外了……”

他微喟一声，似乎在暗叹这白衣人身法的高强，又似乎在埋怨自己轻功的低劣，方自接着道：“我眼看那白色人影投入远处黝暗的林木中，知道追也追不上了，立在船舷，不觉甚是难受。无意间将掌中的暗器看了一眼，心头不觉又是一惊，方才他在夜色中头也不回，击出暗器，认穴竟如此之准，我心里已是十分惊佩，如今一看，这‘暗器’竟是一张团在一起的白纸……”

柳鹤亭微微颔首，截口叹道：“论起武功，这雪衣人的确称得上是人中之龙，若论行事，此人亦有如天际神龙，见其首而不见其尾。”

惺惺相惜，自古皆然。

西门鸥颔首叹道：“我自然立刻将这团白纸展开一看，上面竟赫然是小女的字迹，她这封信虽是写给我的，信里的内容却大都与你有关，只是，你见了这封信后，心里千万不可太过难受！”

柳鹤亭心头一跳，急急问道：“上面写的是什么？”

西门鸥微一沉吟，伸手入怀，取出一方折得整整齐齐的白纸，他深深凝注了一眼，面上神色一阵黯然，长叹道：“这孩子……这就是她留下来的唯一纪念了。”

柳鹤亭双手接过，轻轻展开，只见这条白纸极长，上面的字迹却写得极

密，写的是：“ 爹爹，女儿走了，女儿不孝，若不能学得无敌的剑法，实在无颜再来见爹爹的面，但女儿自信一定会练成剑法，那时女儿就可以为爹爹出气，也可以为‘ 西门世家 ’及大伯父复仇…… ”

柳鹤亭呆了一呆，暗暗忖道：“ 西门山庄的事，她怎会知道的？ ”接着往下看去：“ 大伯父一家，此刻只怕已都遭了‘ 乌衣神魔 ’们的毒手，柳鹤亭已赶去了，还有他的新婚夫人也赶去了，但他们两人却不是为了一个目的，他那新婚夫人的来历，似乎十分神秘，行事却十分毒辣，不像是个正派的女子，但武功却极高，而且还不知从哪里学会了几种武林中早已绝传的功夫，这些功夫就连她师傅‘ 无恨大师 ’也是不会的，有人猜测，她武功竟像是从那本‘ 天武神经 ’上学来的，但是练了‘ 天武神经 ’的人，每隔一段时日，就会突然晕倒一阵，是以她便定要找个武功高强的人随时随地地保护着她…… ”

柳鹤亭心头一懔，合起眼睛，默然思忖了半晌，只觉心底泛起了一阵颤抖。

他想起在他的新婚次日，陶纯纯在花园中突然晕倒的情况，既没有一个人看得出她的病因，也没有一个人能治得好她的病，不禁更是心寒！

“ 难道她真的是因练过‘ 天武神经 ’而会突发此病？……难道她竟是为了这原因才嫁给我…… ”

他沉重地叹息一声，竭力使自己不要倒下去，接着看下去，“ 又因为她行为有些不正，所以她选择那保护自己的人，必定还要是个出身名门、生性正直的少年，一来保护她，再来还可掩饰她的恶行，譬如说，武林中人，自然不会想到‘ 伴柳先生 ’的媳妇、柳鹤亭的妻子会是个坏人，她即使做了坏事，别人也不会怀疑到她头上…… ”

这封信字迹写得极小极密，然而这些字迹此刻在柳鹤亭眼里，却有泰山那么沉重，一个接着一个，沉重地投落在他的心房里。

但下面的字迹却更令他痛苦，伤心：“ 她自然不愿意失去他，因为再找一个这样的人十分困难，是以她闪电般和他结了婚，但是她心里还有一块心病，爹爹，你想不到的，她的心病就是我西门堂哥‘ 西门笑鸥 ’…… ”

柳鹤亭耳旁嗡然一响，身躯摇了两摇，接着又看：“ 爹爹，你记得吗，好几年前，西门笑鸥突然失踪了，又突然结了婚，他行事神秘得很，江湖中几乎没有人见过他新婚夫人的面貌，只听说是位绝美的妇人，但西门笑鸥与她婚后不久，又失踪了，从此便没有人再见过他…… ”

柳鹤亭心头一颤，不自觉地探手一触怀中的黑色玉瓶，目光却仍未移开，接着往下又看：“ 这件事看来便是与柳鹤亭今日所遇同出一辙。因为我那大堂兄与她相处日久，终于发现了她的秘密。是以才会惨遭横祸，而今日‘ 乌衣神魔 ’围剿‘ 飞鹤山庄 ’，亦与此事大有关系，因为当今江湖中，只有大伯一人知道她与堂兄之间的事，只有大伯一人知道此刻柳鹤亭的新妇，便是昔日我堂兄的爱妻，想必她已知道柳鹤亭决心要到‘ 飞鹤山庄 ’一行，是以心中起了杀机，便暗中布署她的手下，要将在武林中已有百年基业的‘ 西门世家 ’毁于一旦…… ”

看到这里，柳鹤亭只觉心头一片冰凉，手掌也不禁颤抖起来，震得他掌中的纸片，不住簌簌发响。

他咬紧牙关，接着下看：“ 此中秘密，普天之下，并无一人知道，但天网恢恢，毕竟是疏而不漏，她虽然聪明绝顶，却忘了当今之世，还有一个绝

顶奇人，决心要探测她的秘密，公布于世，因为这位奇人昔日曾与她师傅‘无恨大师’有着刻骨的深仇，这位奇人的名字，爹爹你想必也一定知道，他便是数十年来，始终称霸南方的武林宗主‘南荒大君’项天尊……”

柳鹤亭悲哀地叹息一声。

心中疑团，大都恍然，暗暗忖道：“我怎会想不出来，当今世上，除了‘南荒大君’项天尊之外，还有谁有那般惊人的武功，能够在我不知不觉中掷入那张使我生命完全改观的密柬？还有谁有那般神奇的力量，能探测这许多使我生命完全改观的秘密？还有谁能设下那种巧妙的布置，使我一日之间赶到这里……”

一念至此，他心中突又一动；“纯纯之所以会赶到江南来，只怕是因为我大意之间，将那密柬留在房里，她醒来后便看到了。”

西门鸥一直浓眉深皱，凝注着柳鹤亭，此刻，见他忽然俯首出起神来，便干咳一声，道：“柳老弟，你可看完了么？”

柳鹤亭惨然一笑，接着看下去，“这些事都是此刻和我在一起的人告诉我的，他就是近日武林盛传的大剑客‘雪衣人’，当今世上，恐怕只有他一人会对此事知道得如此详细，因为他便是那‘南荒大君’座下的‘神剑宰相’戚五妻……”

柳鹤亭心头又自一动！

“戚五妻……难道此人便是那戚氏兄弟四人的五弟？……难怪他们仿佛曾经说过，‘我们的五弟已经做了官了。’原来他做的却是‘南荒大君’殿前的‘神剑宰相’！”

想到那戚氏兄弟四人的言行，他不禁有些好笑，但此时此刻，甚至连他心中的笑意都是苍凉而悲哀的。纸笺已将尽，最后一段是：

“爹爹，从今以后，我便要随着‘雪衣人’去探究天下武功的奥秘，因为他和我一样是个恋剑成痴的人，但愿我武功有成，那时我便可再见爹爹，为爹爹扬眉吐气，莺儿永远会想着爹爹的。”

柳鹤亭看完了，无言地将纸笺交还西门鸥，在这刹那之间，他心境仿佛苍老了十年。

抬目一望，只见西门鸥已是老泪盈眶，惨笑道：“柳老弟，不瞒你说，她若能武功大成，我心里自然高兴，但是——唉，此刻我宁愿她永远伴在我身边做一个平凡而幸福的女子。”两人目光相对，心中俱是沉重不堪！

西门鸥接过纸笺，突又交回柳鹤亭手上，道：“后面还有一段，这一段是专门写给你的。”

柳鹤亭接过一看，后面写的竟是：“柳先生，没有你，我再也不会找到他，你对我很好，所以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的消息，你心里若是还有一些不能解释的事，最好赶快到沂山中的‘浓林密屋’中去，你就会知道所有的事，还会看到一个你愿意见到的人，祝你好。”

下面的具名，是简简单单的“西门莺”三个字。

柳鹤亭呆呆地愣了半晌，抬头仰视屋顶一片灰白，他不禁黯然地喃喃自语：“浓林密屋……浓林密屋……”

“飞鹤山庄”夜半遭人突击的消息，已由长江以南，传到大河西岸，“西门世家”与“乌衣神魔”力拼的结果，是“乌衣神魔”未败，却也未胜，因为虽然“西门世家”疏于防范，人手又较寡，但在危急关头中，却有一群奇异的剑士突地出现，而也就在那同一刹那之间，“飞鹤山庄”外面突响起了

一阵奇异而尖锐的呼哨声，“乌衣神魔”听到这阵呼哨，竟全都走得干干净净。

这消息竟与兼程赶来的柳鹤亭同时传到鲁东。

秋风肃杀，夜色已临。

沂山山麓边，一片浓密的丛林外，一匹健马绝尘而来，方自驰到林外，马匹便已不支地倒在地上！

但马上的柳鹤亭，身形却未有丝毫停顿，双手一按马鞍，身形笔直掠起，霎眼便没入林中。

黄昏前后，夕阳将残，黝暗的浓林中，竟有一丝丝、一缕缕，若断若续的箫声，袅娜地飘荡在沙沙的叶落声里。

这萧声在柳鹤亭听来竟是那般熟悉，听来就仿佛有一个美丽的少妇，寂寞地伫立在寂寞的秋窗下，望着满园的残花与落叶，思念着远方的征人，所吹奏的凄婉而哀怨的曲子——这也正是柳鹤亭在心情落寂时所喜爱的曲调。

他身形微微一顿，便急地向箫声传来的方向掠去。

黝黑的铁墙，在这残秋的残阳里，仍是那么神秘，这箫声竟是发自这铁墙里，柳鹤亭伸手一挥头上汗珠，微微喘了一口气，只听铁墙内突地又响起了几声铜鼓，轻轻地、准确地敲在箫声的节奏上，使得本自凄婉的箫声更平添了几分哀伤肃杀之意。

他心中一动，双臂下垂，将自己体内的真气，迅速地调息一次，突地微一顿足，潇洒的身形，便有如一只冲天而起的白鹤，直飞了上去。

上拔三丈，他手掌一按铁墙，身形再次拔起，双臂一张，巧妙地搭着铁墙冰冷的墙头——

箫鼓之声，突地一起顿住，随着一阵杂乱的叱咤声：“是谁！”数条人影，闪电般自那神秘的屋宇中掠出。

柳鹤亭目光一扫，便已看清这几人的身形，不禁长叹一声，道：“是我——”

他这一声长叹中既是悲哀，又是兴奋，却又有些惊奇，等到他脚尖接触到地面，自屋中掠出的人，亦自欢呼一声：

“原来是你！”

柳鹤亭惊奇的是，戚氏兄弟四人，竟会一起都在这里，更令他惊奇的是，石阶上竟俏生生地伫立着一个翠巾翠衫、嫣然含笑，手里拿着一枝竹箫的绝色少女，也就是那“陶纯纯”口中的“石琪”。

两人目光相对，各各愣了半晌，绝色少女突地轻轻一笑，道：“好久不见了，你好吗？”

这一声轻笑，使得柳鹤亭闪电的忆起他俩初见时的情况来，虽与此刻相隔未久，但彼此之间，心中的感觉却有如隔世，若不是戚氏兄弟的大笑与催促，柳鹤亭真不知要等到何时才会走到屋里。

屋里的景象，也与柳鹤亭初来时大大地变了，这神秘的大厅中此刻竟有了平凡的设置，临窗一张贵妃榻上，端坐着一个软巾素服、面色苍白、仿佛生了一场大病似的少年。

他手里拿着一根短棒，面前摆着三面皮鼓，柳鹤亭一见此人之面，便不禁脱口轻呼一声：“是你！项太子。”

项煌一笑，面上似乎略有羞愧之色，口中却道：“我早就知道你会来的。”回首一望，又道：“纯纯，我不是早就告诉过你了么？”

柳鹤亭心头一跳，惊呼出声：“ 纯纯，在哪里？ ”

这一声惊呼，换来的却是一阵大笑。

戚氏兄弟的“ 大器 ”哈哈笑道：“ 你难道还不知道么，石琪是陶纯纯，陶纯纯才是石琪。 ”

柳鹤亭双眉深皱，又惊又奇，呆呆地愣了半晌，突地会过意来，目光一转，望向那翠衫少女，轻轻道：“ 原来你才是真的陶纯纯…… ”

项煌“ 咚 ”地一击皮鼓，道：“ 不错，尊夫人只不过是冒——哈哈！不过只是这位陶纯纯的师姊，也就是那声名赫赫的‘ 石观音 ’！ ”

柳鹤亭侧退几步，“ 噗 ”地坐到一张紫檀木椅上，额上汗珠涔涔而落，竟宛如置身洪炉之畔。

只见那翠衫女子——陶纯纯幽幽长叹一声，道：“ 我真想不到师姐竟真的会做这种事，你记不记得我们初次见面的那一天——咳，就在那一天，我就被她幽禁了起来，因为那时她没有时间杀我，只想将我活活地饿死—— ”

她又自轻叹一声，对她的师姐，非但毫无怨恨之意，反似有些惋惜。

柳鹤亭看在眼里，不禁难受的一叹。

只听她又道：“ 我虽然很小便学的是正宗的内功，虽然她幽禁我的那地窖中，那冰凉的石壁早晚都有些露水，能解我这渴，但是我终于被饿得奄奄一息，等到我眼前开始生出各种幻象，自念已要死的时候，却突然来了救星，原来这位项大哥的老太爷，不放心项大哥一人闯荡，也随后来到中原，寻到这里，却将我救了出来，又问了我一些关于我师姐的话，我人虽未死，但经过这一段时日，已瘦得不成人形，原气自更大为损伤，他老人家就令我在这里休养，又告诉我，势必要将这一切事的真相揭开。 ”

柳鹤亭暗忖道：“ 他若没有先寻到你，只怕他也不会这么快便揭穿这件事了。 ”

一阵沉默，翠衫少女陶纯纯轻叹道：“ 事到如今，我什么事也不必再瞒你了，我师姐之有今日，其实也不能完全怪她，因为我师傅——唉！她老人家虽然不是坏人，可是什么事都太过做作了些，有时在明处放过了仇人，却在暗中将他杀死—— ”

柳鹤亭心头一懔：“ 原来慈悲的‘ 无恨大师 ’，竟是这样的心肠…… ”

戚氏兄弟此刻也再无一人发出笑声，“ 戚二气 ”接口道：“ 那石琪的确是位太聪明的女子，只可惜野心太大了些，竟想独尊武林…… ”

他话声微顿，柳鹤亭便不禁想起了那位多智的老人西门鸥在他毅然远行前对他说的话：“ 这女孩子竟用‘ 罂粟 ’麻醉了这些武林豪士，使得他们心甘情愿地听命于她，她还嫌不够，竟敢练那武林中没有一人敢练的‘ 天武神经 ’，于是你便也不幸地牵涉到这旷古未有的武林奇案中来，我若不是亲眼所见，真不敢相信世上竟会有这般凑巧、这般离奇的事，一本在武林中谁也不会重视、甚至人人都将它视为废纸的‘ 天武神经 ’，竟会是造成这件离奇曲折之事的主要原因。 ”

每一件事，乍看起来都像是独立的，没有任何关连的，每一件事的表面都带有独立的色彩，这一切事东一件，西一件，不到最后的时候，看起来的确既零落又紊乱，但等到后来却只要一根线轻轻一穿就将所有的事全都穿到了一起，凑成一只多彩的环节。

夜色渐临，大厅中每一个参与此事的人，心中都有着一份难言的沉重意味，谁都不愿说话。

突地，墙外一阵响动，“　”地一声，墙头搭上一只铁钩，众人一乱，挤至院外，墙那边却已接连跃入两个人来，齐地大嚷道：“柳老弟，你果然在这里！”

他们竟是“万胜神刀”边傲天与那虬髯大汉梅三思！

一阵寒暄，边傲天叹道：“我已经见着了那位久已闻名的武林奇人‘南荒大君’，所以我们才会兼程赶到这里，但是——唉！就连他也在称赞那真是个聪明的女子的石琪，她竟未在‘飞鹤山庄’露面，想必是她去时情势已不甚妙——除了‘南荒大君’的门人外，武林中一些闻名帮会，例如‘花溪四如’、‘幽灵群魔’以及‘黄翎黑箭’的弟兄们也都赶去了，‘乌衣神魔’怎么抵敌得过这团结到一起的大力量，是以她眼见大势不好，便将残余的‘乌衣神魔’们全都带走了……唉！真是个聪明的女子。”

柳鹤亭只听得心房砰砰跳动，因为他对她终究有着一段深厚的情感，但是，他面上却仍然是麻木的，因为他已不愿再让这段情感存留在他心里。

只听边傲天沉声又自叹道：“但愿她此刻能洗心革面，否则——唉……”目光一转，突地炯然望向翠衫女子陶纯纯，道：“这位姑娘，可就是真的陶纯纯么？”

陶纯纯面颊一红，轻轻点了点头。

边傲天面容一霁，哈哈笑道：“好，好……”

陶纯纯回转身去，走到门畔，垂首玩弄着手中的竹箫，终于低声吹奏了起来。

梅三思仰天大笑一阵，突又轻轻道：“好，好，江湖中人，谁不知道陶纯纯是柳鹤亭的妻子，好好，这位陶纯纯，总算没有辱没柳老弟。”

柳鹤亭面颊不由一红，边傲天、梅三思、戚氏兄弟，一起大笑起来。

陶纯纯背着身子，仍在吹奏着她的竹箫，装作没有听到这句话，但双目却已不禁闪耀出快乐的光辉。

项煌愕了一愕，暗叹道：“我终是比不过他……”俯首暗叹一声，突地举起掌中短棒，应着箫声，敲打起来，面上也渐渐露出释然的笑容来。

这时铁墙外的浓林里，正有两条人影并肩走过，他们一个穿着雪白的长衫，一个穿着青色的衣衫，听到这铁墙内突地传出一阵欢乐的乐声，听来只觉此刻已不是肃杀的残秋，天空碧蓝，绿草如茵，枯萎了的花木，也似有了生机……

他们静静地凝听半晌，默默地对望一眼，然后并肩向东方第一颗升起的明星走去。第一章　恩怨分明

夕阳西坠，古道苍茫——

黄土高原被这深秋的晚凤吹得几乎变成了一片混沌，你眼力若不是特别的敏锐，你甚至很难看见对面走来的人影。

风吹过时，发出一阵阵呼啸的声音，这一切，却带给人们一种凄清和萧索之意，尤其当夜色更浓的时候，这种凄清和萧索的感觉，也随着这夜色而越发浓厚了，使人禁不住要想尽快的逃离这种地方。

然而四野寂然，根本连避风的地方都没有。

突然，你可以听到一种声音，那究竟是什么声音，是极难分辨得出的，因为你只能在一阵风过后，另一阵风尚未到来时那一刻时间里听到，是极为短暂和轻微的。

接着，你可以看到地上有一条蠕蠕而动的影子，当然，在这种情况下，你根本分辨不出那究竟是人影抑或是兽影。

呻吟的声音发出了，于是你知道那是个人影，但是人影为什么会在地上爬行呢？难道他受了伤？难道他生了病？

而且，他究竟是谁呢？从何而来呢？

这些问题，是很难得到解答的，只是此刻四野无人，根本没有人看到他，自然也不会有人来思索这些难以回答的问题了。

他极为困难的又挣扎着爬行了一会儿，呼吸重浊而短促，显见得他无论是受伤抑或是病了，都是非常严重的，严重的程度，已使他将要永远离开这人世了，虽然人世也并不是他值得留恋的。

此时若有任何一个武林中人看到他此时的情况，都会惊异得叫出声来，也会不顾一切的来帮助他，只是此刻又有谁会看到他呢？

原来此人在武林中大大有名，江湖上提起游侠谢铿来，谁不称赞一声："好男儿！"近十年来，他四处游侠，江湖上没有受到他恩惠的人，可谓极少，可是他此时此刻，又有谁会来帮助他呢？

风越发大了——

谢铿觉得身上麻痹的感觉也越发显著，他甚至连爬都几乎爬不动，然而他却不放弃他最后的希望，仍然在挣扎着。

因为他生存的目的，尚未达到，十年来他朝夕思切的事，仍未做到，他生存在世上，仍然有极大的价值，不然他此刻倒真的宁愿死去，也不愿再忍受这么强烈的痛苦。

该会遇到个人吧？生存的意念，勃勃未绝，他暗忖："难道真让我死在这里，唉！老天，你也未免太不公平了吧？"

最使他难受的是，到此刻为止，他还不知道他究竟是受了什么人的暗算，而使自己有了这种几将扩布全身的麻痹。

他也曾思索过昔日的仇家，然而自山西的太原府一路至此，他却没有碰到过任何一个人呀？

何况即使他有仇家，也是少之又少的，因为他游侠十年，总是抱着悲天悯人的心肠来扶弱，至于锄强呢？只要不是十恶不赦的真正恶人，他总是谆谆善诱一番，然后就放走的。

因为他深切的了解，"仇"之一字在人们心里所能造成的巨大伤痛，武林中多少事端，有哪一件不是为了这"仇"之一字引起的。

这是他亲身所体验到的，没有任何言词能比得上自己亲身的体验感人。

游侠谢铿出身武林世家，昔日他父亲虬面孟尝谢恒夫便是以义而名传天下，哪知道却因着一件极小的事故，仍被仇家所害。

那时谢铿还小，但是这仇恨却已深深的在他心中生了根。

这仇恨使得他吃尽了千百种苦头去练武，艺成后又吃尽了千百种苦头，跋涉万里来寻找他杀父仇人的踪迹。

这种他亲身体验到的事，使得他再也不愿多结怨仇，也造成了他在江湖上慷慨好义的名声。

然他此刻又是受了谁的暗算呢？这令他百思不得其解。

他虽然并没有留意提防，但是像他这种人，自然会有一种异于常人的本能，使他能避免一些他预料不及的灾害。

但是这一次，他那种敏锐的能力像是已经不再有功效了，他竟然丝毫不

知道他是在何时何地受到暗算的，这在他说来，是绝对可惊的。

当他到了这黄土高原上的这块旷野，这种麻痹的感觉才像决堤之水，湃然而来，他既没有预料，也无法抵抗。

以他这么多年的内功修为，竟也再支持不住，而跌在地上，甚至发出呻吟，因为除了麻痹之外，他还感觉到一种难言的痛苦。

更严重的是，这种痛苦与麻痹，此刻竟由四肢而侵入头脑了，这使他连思索都逐渐困难起来。

就在他将要失去知觉的这一刻里，他仿佛听到地的下面有人语之声，他暗自嘲笑自己，地的下面怎会有人的声音呢？

但是这人语又是这么明显，中间还夹杂着一些咳嗽的声音，谢铿心思倏乱，几疑自己已不在人世了。

他终于完全失去知觉，人语、风声，他都完全听不到了。

当然，他不知道，在他最后听到的地下的人语，是完全正确的，在他所爬行着的地面下，的的确确有人住着。

西北的黄土，有一种特异的动性，有许多人，就利用这种特异的土性，凿壁而居，谢铿存身之地，恰好是在一个高坡上，在这高坡的下面，就有不少人凿壁而居，这种情形除了西北之外，是绝对没有的。

当谢铿回复知觉的时候，他并不相信自己已由死亡的边缘被救回来了。

因为放眼望去，四周都是土壁，带着点油的泥黄色，此外便一无所有，生像是一座坟墓。

他又呻吟了一声，微一转折，那种麻痹的感觉仍存在，却已不知先前那么剧烈了。

此时他更是疑窦丛生，不知道自己究竟遇到了什么事。

他行走江湖这么多年，这种事倒的确是第一次遇见。

须知昔日行旅远不及今日方便，谢铿虽有游侠之号，但西北却是第一次来，因为他听到一些风声，那就是他唯一的仇人、手刃他父亲的铁手神判童瞳已逃亡到了边塞。

因此他丝毫不知道西北的风土人情，西北人凿壁而居的特性，他当然更不会知道，此刻他存身之地竟是这等所在，自然难免惊惧。

谢铿正自惊惧交集，眼前一花，已多了一人，他更惊，全身本能的一用劲，想跳起来，但仍然是力不从心，无法办到。

这人来得非常突兀，竟像是从土壁中钻出来的，此情此景，再加上这种人物，谢铿胆力再雄，心头也不禁微微生出些寒意。

但哪里知道西北的这种土窑，根本没有门户，只不过在入口处多了一重转折，只要行动略为慢些，便不使人看起来像是自壁中钻出的，尤其是像谢铿这样从未到过上窑的人物，更容易生出这种错觉。

那人虽仍强自伪装着硬朗，但他脸上的皱纹和佝偻的身形，却无法掩饰岁月所带给他的苍老。

只有他一对眼睛，却仍然炯炯发出光彩，毫无灰黯之色。

是以当人们第一眼看到他时，他所带给人们的感觉，是极不相称的。

试想一个人有着暮年人的身躯和面貌，却有一对年轻人的眼睛，那在别人的心目中，会造成一种怎么样的印象呢？

谢铿努力的收摄着自己的神智，他知道此刻他须要应付一个极为奇特的遇合，只是他自己却无法推测这种遇合究竟是祸是福罢了。

谢铿的目光是深邃的，前额是宽阔的，这表示了他的智慧和慷慨。

然而此刻他却迷惘了——

沉默了许久，那老人用一种极为奇特的目光望着他，目光中像是他对这被他冒着狂风救回来的年轻人竟有些恐惧。

谁也无法解释他此时的情感，他以前做错过一件事，为了这件事，他离开了他所熟悉的地方，抛弃了他原有的名声和财富，来到这荒凉而凄冷的地方，一耽就是二十多年。

很偶然的，他发现了这垂危的少年，更偶然的，他竟能看出这少年所受的毒，而花了极大的心思去救了他。

这不能不说是谢铿的幸运，须知天下之大，除了施毒的人之外，能解开此毒的人，的确可以说得上是少之又少了。

而这寂寞、孤苦的老年人怎么却能够为他解开此毒呢？

这当然又是个谜。

终于，老人笑了，虽然他的笑容有些勉强，但总算是笑了。

谢铿也从惊骇中平复了过来，他想起了他方才的情况，对这老年人也无形中生出了感激。

老人带着笑容走了过来，用手轻轻按了按谢铿的肩头，道：“你不要乱动。”伸手一摸谢铿的前额，脸上竟流露出惊奇之色。

他双目一张，紧紧盯在谢铿脸上，浏览了一转，道：“看不出你内力竟这么深。”他长叹了口气，又道：“只是你与他结了仇，大约你迟早总有一天会不明不白的死掉的。”

这老人虽然久居西北，但是乡音未改，仍然是一口湖北官话。

须知年龄越大，学习别种方言也就越难，这几乎是人类的通性。

谢铿一愕，倏然色变，问道：“我和谁结了仇——”他对这老人的话，的确是惊异了。

那老人两条长眉一皱，道：“你难道不知道他？”他微一停顿，又接着说：“看你的样子，大约在江湖上闯荡过不少时候，在武林中也有些名声，你难道没有听说过他？”

谢铿倒吸了一口凉气，蓦地想起了一个人来，脱口而出：“是他？”

那老人微一点头。

谢铿长叹了一声，道：“这倒奇了，我和他素无仇怨的呀？”

一侧头，看到老人一只枯瘦的手正按在他肩头上，色如漆黑，黝黑得竟发出了光彩，心中忽然一动，脸色更是大变。

他开始静静的调匀体内的真气，因为这时他已预料到将来的事端了。

“但愿我的预料错了。”他暗自思索：“无论如何，他总算与我有恩呀，如果我真猜中了，”又暗叹了口气，接着想下去：“那我真不知如何是好，最糟的是我的猜想看来竟对了。”

他再偷窥一眼那老人的手，那老人仰望着窑顶，像是在想着什么心事。

谢铿费力的澄清自己的杂念，集中了心智来思索这件事。

“既然我中了‘无影之毒’，而这老人却能解救，看来我的猜想不会错了。”他暗忖，“何况他的手竟和我听到的符合——”

他将真气极缓的运行了一周，虽然无甚阻碍，但仍然并不流畅。

于是他气纳丹田，屏除了一切心思，再开始第二次运行。

那老人低下头来，又算了他一眼，心中也是百念交生。

“真像他，除了父子之外，我相信再也不会有这么相像的人了。”老人的长眉依然紧皱，像是心里也有个解不开的死结，他暗忖着：“若他真是虬面孟尝之子——”

他望着这静卧在他面前的少年，面色已由苍白而逐渐红润，他当然知道他正在运行着真气。

“江湖传言，虬面孟尝的儿子是个义薄云天的汉子，对我的仇怨，也是深如海渊。”他难受得很，禁不住又叹了口气，暗付：“唉，我昔年一时意气，做错了这件事，但是这二十年了我吃尽了昔，深自忏悔着，人们也该原谅我了呀。

“他方才看了我的手两眼，难道他已经知道我是谁了，所以他在运行着真气——

“此时，只要我手轻轻一伸，便可以点在他的将台穴上，那我就什么事都不必优虑了，但是我能这么做吗？”

他心中矛盾不已，连他自己也不知道究竟该怎么做，为了一件错事，他已付出了他生命中最好的时日来补偿，此刻他能再做第二件吗？

于是，他为自己作了个最聪明、也最愚蠢的决定：“反正我已老了，对生命，我也看得淡得多了，如果他真要对我如何，那么就让他来吧，昔年我欠人家的债，也早该还了。”

他也合上眼睛，虽然他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他也不去管它。

等到谢铿觉得自己的功力已恢复了大半，他自信已可应付一切事了，他才睁开眼来，却看到那老人仍静立在他面前。

老人的双手是垂下的，由手腕到指尖的颜色，的确是黝黑得异于常人。

“黑铁手！”这名词在他脑中反复思索着：“除了黑铁手童曈之外，武林中谁还能将‘黑铁掌’练到这种地步。

他对他自己的推测，信心更坚定了，但是他究竟该怎么对付这老人，他自己也无法作一决定，这正和那老人的心理完全一样。

黑铁手童曈和虬面孟尝谢恒夫之间的仇怨，虽然已过了二十多年，但江湖中人却仍未忘怀，这因为那件事在当时所给人们的印象太深刻了。

何况虬面孟尝的后人，又是江湖人交口称誉的义气男儿．而他为报先人的仇怨，更是遍历艰辛，这是江湖中人所共睹的。

是以这件事直到现在，仍被江湖中人时常提起，这件事的结果如何，也是大家所极为注意的。

二十多年前，正是虬面孟尝盛名最隆的时候，山东济南府的谢园，几乎成了武林中人避难消灾、求衣求食的唯一去处。

虬面孟尝先人经商，家财巨万，武功传自少林，已有十成火候。

他仗义轻财，广结天下武林豪士，家中虽然没有三千食客，但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交游之广，一时无双。

但是他少年任侠时，仇家也结了不少，只是他壮年之后，性情大改。昔日的仇家却被他化解了不少，就还有些，但自忖之下，知道自己若和虬面孟尝为敌，绝对讨不了好去，也就忍下了气。

虬面孟尝心情大改，知道他所结下的梁子，都已解开，所以他却再也料想不到，他昔日无意之中侮辱了一个人，却是他致命之由。

世人之事，每多出乎人们意料之外，虬面孟尝少年时，快意恩仇，在他手下丧生的黑道中人，少说也有十数个，这些梁子，按说都极为难解，然而

他却能一一化解开了。

而他在市井之中无意侮辱了一个无礼少年，虽然只是一掌之辱，但是那少年却紧紧记在心里，多年来刻苦自励，除了学成一身别人很难练成的极为阴毒的武功之外，还得到了当时武林中最大魔头的青睐，而使得虬面孟尝空有一身武功，竟在片刻之间就丧失了性命。

这又岂是虬面孟尝所能预料到的呢？

黑铁掌掌力既毒且强，但如想练成这种掌力，其艰苦也是常人所无法办得到的。

童瞳少而孤露，混迹市井，虽然做的大多是见不得人的事，但是少年的热血，却使他凡事都以“义”字为先，所以他也算是个无赖中的好汉。

他无意中撞了虬面孟尝一下，那的确是无意的，他根本看得很淡，正想走开，哪知却被谢恒夫一掌掴在脸上。

这如果换了另外一个人，也许一天，也许十天，最多一月、两月之后就会忘怀了，但童瞳却不然，他将这永远都记在心上。

于是他刻苦求艺，竟被他练成这武林中极少有人练成的黑铁掌，他以这武林秘技闯荡江湖，不到两年黑铁手童瞳的名字，在江湖中已经大有名气，虬面孟尝也有耳闻。

只是他不知道这江湖闻名的黑铁手就是昔年他掌掴的无赖少年而已。

终于，黑铁手去打虬面孟尝了。

那是在虬面孟尝庆贺自己的独生儿子十岁生日的那一天。

山东济南府的谢园里，自然是高朋满座，两河东西、大江南北，成名露脸的豪士，只要是无急事的，差不多全来齐了。

就在那一天黑铁手取了虬面孟尝的性命，谢恒夫一生豪侠，死状极惨，在临死前，他说出一件个人发指的事。

那就是他的致命之由，并不是中了黑铁手的一掌，而是不知不觉，竟中了江湖闻而色变的无影人的无影之毒。

黑铁手童瞳乘乱走了，又不免有些后悔，这是人们的通病，在事情未做之前，一厢情愿，等到事情过后，却又不免暗怪自己了。

何况他也知道虬面孟尝在武林中朋友太多，自己也不能在中原武林立足，于是他远奔西北，在这凄冷之地，一耽就是二十多年。

这些年来，他闭门自思，心里更难受，原来他本性不恶，只不过气量太狭，将恩怨看得太重。

这可以有两种说法，恩怨分明，本是大丈夫的本色，但睚眦必报，却有些近于小人行径了。

此刻，这段二十多年的公案，似乎已到了获得结果的时候，但是事情纷缠，却竟让这寻仇二十多年的孤子谢铿，受了童瞳的救命之恩。

于是杀父之仇，救命之恩，这两种情感在谢铿心中交相冲击着，使得这光明磊落的汉子一时之间也完全怔住了。

这种情景是极为微妙和奇特的，是任何人都无法形容得出的。

“他此刻也许还不知道我是谁吧？”谢铿微微冷笑，暗忖：“二十多年来的追寻，今日总算有了结果了。”

他心中虽然怨毒已深，抬头一望，看到童瞳苍老的面容，再想到人家对自己的大恩，这么深邃而久远的怨仇，竟像是冲淡了不少。

童瞳轻轻咳嗽一声，倏然睁开眼睛来，这给他苍老的面容添了不少生气。

两人四目相对，童瞳微微含笑问道：“你是姓谢吧？”虽然这笑容使人看起来，并不能丝毫感觉有笑意，但他总算是笑着的。

谢铿可大吃一惊，脱口道：“你怎会知道？”

童瞳又一笑，目光远落在土壁上，说道：“我想你大概也知道我是谁了。”

他再一笑，笑声中混合了更多的叹息，缓缓说道：“血债用血还，这我童某人知道得最清楚，你既是谢恒夫之后，二十多年前我欠你的，今天就还给你吧。”他双目一张，豪气顿生，仿佛变了一个人似的，朗声道：“我可不是怕你，这点你要知道，只不过——”

他颓然长叹了一声，苍老之态，又复大作，接着道：“只是我年纪这么大了，壮志早就消磨殆尽，你要动手，就请快些。”

说着，他又悄然闭起眼睛来，仿佛对任何事都不再关心了。

没有任何事使得谢铿像此刻这么难受过，这是他平生所遇到的最难解决的事，也是他无论如何都一定要解决的。

他生平唯一的仇人，和他生平最大的恩人，竟然同是一人，他缓缓抬起身子，缓缓的站在地上，此刻他与童瞳面面相对，童瞳脸上满布着的皱纹，他看起来更为明显而清晰了。

土窑中又是一阵沉寂——

这使人感觉到更像坟墓了，突然——

在这极端沉默之中，发出一声轻脆的笑声，这种笑声和这种情景，的确是太不相称了。

童瞳和谢铿同时一惊，身形半转，眼光动处，却看到这窑洞之内，竟突然多了一人。

那是个妙龄少女，一眼望去，身形袅娜，风姿如仙，在黯淡的光线之下，令人有突来仙子的感觉。

她带着一脸轻巧的笑容，望着童瞳和谢铿两人，而童瞳和谢铿两人，却被她真正的惊骇住了。

“这会是谁？”两人都有这种想法，在荒凉的黄土高原下，在寒冷的秋夜里，在这种凄冷的土窑中，竟会发现这么个少女，这真是有些近于不可思议了。

那少女笑容未敛，满头秀发，想是为了外面的风，用一条深紫色的罗帕包住，全身也穿着是深紫色的衣服，在这种光线下，任何人都会将她的衣着的颜色看成是黑色的。

谢铿与童瞳非但都是几十年的老江湖了，而且武功之高，在江湖上也已可数得上是顶尖高手，但此时竟却被这个少女震惊了。

一来是因为这少女竟在他们毫无知觉之间闯入，轻功之妙，可想而知。

再者当然他们都被这少女的来历所迷惑了。

那少女巧笑倩然，袅袅婷婷的走了过来，走得越近，童瞳越觉得她美艳不可方物，尤其是颊旁的两个酒窝更是醉人。

他在心底又升起一份恐惧的感觉，这感觉竟和他第一眼看到谢铿的面貌时完全相同，因这少女的面貌使他想起了另一个人，而这个人也是这青年曾叱咤一时的黑铁手深深惧怕的。

谢铿只觉得心头一荡，他年已三十，闯荡江湖也有十余年，这种心里摇荡的感觉，今日倒的确是他第一次所有的。

“你还没死呀？”这是少女第一句话，虽然仍是在巧笑中说出的，谢铿

听了，可全然忘记了这少女笑容之美，心中大骇：“ 难道我身受之毒竟是这妙龄少女所施的，否则她怎会说出此话。 ”

哪知这少女一侧脸，又笑着对童瞳说：“ 是你救他的吗？ ”

童瞳心里的惊恐，比谢铿更甚，本已苍白的面色，现在更是形同槁木了。

那少女依然笑得如百合初放，甚至连眼睛里都充满了笑意。

她轻轻一抬手，春葱般的手指，几乎指到童瞳的脸上，道：“ 你不要说，我也知道是你救他的，我真奇怪呀—— ”

她故意顿住话，明亮的双眸，的溜溜的在童瞳和谢铿两人身上打转。

童瞳忍不住问道：“ 你奇怪什么？ ”

那少女“ 噗嗤 ”一声，笑出声来，道：“ 我奇怪你，妈妈就是为了你，才叫我跟着这人，跟了几千里路，才下了手，可是你呀—— ”

她手一转，手指几乎戳到谢铿脸上，接着说：“ 可是你却将他救了回来，你说，这是不是奇怪呢？ ”

谢铿一懔，暗忖：“ 果然是她下的手！ ”目光仔细的在她身上溜了一转，暗忖：“ 谁想得到这么个女孩子竟是杀人不眨眼的魔头！ ”心念一动，又忖道：“ 听她的口气，昔年使江湖上最负盛名的七大镖头在一夜之间都不明不白身死的魔头‘ 无影人 ’竟也是个女子了，唉，这怎会想得到呢？ ”

童瞳脸如死灰，脱口问道：“ 你妈妈也来了吗？ ”语气之中，显然是对这少女的妈妈十分惧怕。

那少女又一笑，道：“ 瞧你那么紧张干嘛，妈妈才不会来呢。 ”

她走了两步，坐在土炕上，又道：“ 你以为你躲在这里妈妈不知道？哼！那你就错了，你的一举一动妈妈哪一样不知道？ ”

童瞳和这少女一问一答，谢铿倒真的糊涂了，他隐隐约约有些猜到这黑铁手昔日必定和无影人之间有些牵缠。

而这种牵缠，必定又是关系着“ 情 ”之一字。

但奇怪的是这少女最多只有十七八岁，而黑铁手遁迹西北有二十多年了。

这么多年来，黑铁手与无影人之间绝未会面，这从这少女和他的谈话中可以听得出来。

那么这少女当然不会是童瞳所生，但这少女之父又是谁呢？

这是第一件令谢铿费解之事。

再者童瞳仿佛对无影人甚为惧怕，一个男人为什么惧怕一个对他有情的女人呢？

还有，二十多年前无影人最多只是个二十岁左右的少女而已，一个少女怎会如此心狠手辣，而行事又怎会恁地诡秘呢？

最使谢铿难解的是，这无影人对人施毒，究竟是用何手段，竟在对方毫无所觉的情况下致人于死命，而对方却又大多数是武林高手。

以他自己而论，武功不说，江湖阅历不可谓不丰，但是身受人家的巨创，连对方是谁，在何时何地下的手都不知道，这岂不是太奇怪了吗？

他俯身沉吟，对童瞳和那少女的举动，却不甚注意了。

但土窑外却又有人轻轻咳嗽了两声，按理说在这种狂风之夜，土窑外的咳嗽声很难听见。

但奇怪的是这两声咳嗽声音不大，但却像是那人在你耳旁轻咳一样，一听而知，土窑外的那人内力火候之深。

谢铿是什么人物，从这声咳嗽里，他极快地就判断出这人功力之高，尤在自己之上。

他不禁大骇：“此地何来如许多高手，此人又会是谁呢？武林前辈中功力比我高的并不太多，更从未听说西北亦有如此高人。”须知谢铿在武林中已属顶尖高手，知道有人功力高过自己，自然难免会惊异，也自然难免会有这种推测。

童瞳心中何尝不是如此想法，闻声后面色亦为之一变。

只有那少女，两条长而秀的黛眉轻轻一皱，低啐道：“讨厌，又跟来了。”肩头一晃，也未见如何作势，人已飘然逸出窑外。

童瞳和谢铿面面相对，他们之间恩怨互结，到了此刻，却无法作一了断，童瞳尚好，谢铿此时心中的矛盾，是可想而知的。

尤其是当这事又牵入第三者时，他更觉棘手，就事而论，那少女无疑是站在童瞳一方，自己敌童瞳一人，自信还有把握。

但是如果加上这年纪虽轻，武功却高，又会施毒的少女，那么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何况童瞳又于自己有恩，那么在情在理，自己怎能动手。

若是自己不动手，那又算个什么，自己那么多年来，还不是就为了将父仇作一了断。

他眼中闪烁着不安的光芒，黑铁手幼年混迹市井，壮岁闯荡江湖，什么事看不出来，他当然也知道谢铿此时的心境。

他轻叹了一声，沉声道：“我已活了五、六十岁了，人生什么事都早已看穿，这六十年来我所经历的也许比人家一百年还多，此时我就算一死，也算可以瞑目。”他抬起头，目光紧紧盯住谢铿的眼睛，接着说：“你动手吧，我绝不怪你。”

童瞳此时若和谢铿翻脸，谢铿一定会不顾一切的动手了。

但他这么一说，谢铿却越发难受，这是每一个男子汉所有的通性，一时之间，他怔在那里，脑海更加思潮混乱，不能自解。

人影一晃，那少女又掠了进来，笑道：“你们这是干什么呀？”玉手一扬，带起一阵极为轻柔的掌风飘在谢铿身上。

谢铿一惊，身形后引，猛往上拔，他怕这少女的一挥掌，里面蕴含着那种霸道的毒性。

哪知他用力过猛，这土窑高才不过丈许而已，他这一往上窜，头立刻碰着土窑的顶，“砰”的一声，撞得脑袋隐隐发痛。

那少女“噗哧”一笑，道：“别紧张！”谢铿落在地上，满面通红，他自出道以来，从未遇见如此尴尬的情形，脑袋虽痛，连摸都不敢摸一下。

童瞳此时可笑不出来了，他心有内疚，自愿一死，这倒不是他畏惧谢铿在江湖上的势力，而是他当年在掌击虬面孟尝之日，的确做了亏心之事，虽然那也并非该由他负起责任的。

他苦练黑铁掌，在深山里一个极隐秘的所在，筑舍而居。

就在这时候，他无意之间救了一个中毒的少女，那时他并未学会解毒之法，但经他的悉心调护，那少女又是此道的大行家，清醒时一指点，也是童瞳天资极高，竟将那少女救活了。

那少女自称姓丁，叫丁伶，其他的什么都不肯说，对童瞳的救命之恩，愿意以身相谢。

但童瞳虽不善良，却是个真正的男子汉，不肯乘人之危。

丁伶这才真正感激，对童瞳说出了自己的来历。

原来这中毒少女竟是江湖上闻而色变的无影人，她幼遭孤露，不到十四岁，就被七、八个无赖少年轮流摧残。

此后许多年，她更是受尽蹂躏，等她得到一本百余年前的武林奇人“毒君金一鹏”所遗留下的秘籍“毒经”时，她便不惜冒着万难，走进深山大泽，将毒经里所载的，全学了去。

毒君金一鹏一代奇人，当年与“七妙神君”共同被尊为南北两君，声誉之隆，不同凡响。

这本毒经，就是他一生心血之粹，被当时另一奇人辛捷得到后，辛捷天资绝顶，竟又悟出许多施毒的妙方，附加这本毒经之后，只是辛捷壮年时武功大成，技倾天下，虽有这本毒经，却未有大用。

晚年辛捷明心悟道，福寿双修，已不是年轻时刁钻古怪的性子，变得淳厚，对这本“毒经”，当然更不会用了。

但是这种秘籍，他又不舍得毁去，于是他就将它埋在当年他巧遇“七妙神君”梅山民，奔牛所闯入的那个五华山的秘谷里。

也是丁伶机缘凑巧，竟被她无意之间得到了，最妙的是那本毒经里，还夹着一张修习“暗影浮香”心法残页。

那是辛捷晚年时将自己一生武功之得，手录成书时的一面残页，他一时笔误就将它随手夹入毒经里，哪知却造就了百余年后的一个女魔头呢！这自不是辛捷当时始料能及的。

丁伶亦是聪明人，竟从这篇残页，修习到一身上乘轻功，想这“暗影浮香”乃是辛捷成名秘技，岂是普通轻功可比。

所以虽然只是一面残页，已够丁伶受用不尽了。

哪知她终日在毒里打滚，自己也有中毒的一天，当她在采集一种极厉害的毒草时，一时不慎，自己也身受巨毒。

于是这才有童瞳救她之事发生，当她将这些都说给童瞳知道时，童瞳当然也将自己的一切说给她听，丁伶一生受辱，从未有人帮助过她，此时受了童瞳的大恩，又见童瞳是个真正的男子汉，不由自主对童瞳生出了情意。

哪知童瞳对她却仅有友情，而无爱意，世事之奇妙，往往如此。人们喜爱的，常会是不爱自己的人，而爱着自己的人，却得不到自己的喜爱，人间之痴男怨女，何尝不是由此而来。

同样的道理，童瞳越是对丁伶冷淡，丁伶越觉得他是个守礼君子，一缕芳心，更牢系在他身上。

这样她竟陪着童瞳在深山厮守了许多年，童瞳的黑铁掌能有大成，陪伴在他旁边的丁伶当然给他不少帮助。

后来黑铁手济南寻仇，丁伶竟不等他动手就在虬面孟尝身上施了毒，等到童瞳知道此事后，却已经无法阻止了。

于是童瞳心中有愧，远遁西北，二十多年来，丁伶也未曾找过他，他也渐渐忘却了这一段情孽，只希望自己能在这寂寞凄清之地，度完残生。

这样，他的心境自然是困苦的，让一个一无所成的人这样生活，他也许还不怎样。

但是黑铁手在江湖已有盛名，又值壮年，每值春晨秋夜，缅怀往事，心情落寞，自然有一定的道理。

二十年过去，他将一生最美好的时光浪费在这种生活里，只道世人已忘去了，因为他已习惯于忘去一切了。

哪知造化弄人，今日偏又让他遇着此事，当他第一眼望见那妙龄少女时，他就知道她必定是丁伶的后人，因为她们太像了。

于是往日他最痛心的两件事，此时使又牵缠着他，这寂寞的老人怎么还会有笑的心境呢？

那少女依然巧笑倩然，看起来像是快乐已极，哪知人们的内心所想之事，又岂是人从外貌上可以看得出的呢！

丁伶自童瞳远遁后，心情之恶劣与空虚，使得这女魔头居然隐居了许久，世上的一切事，她都抱着不闻不问之态。

哪知她隐居越久，心情也就越发空虚，这是世上所有的妙龄少女——尤其是思春期间的少女都有的心情，何况丁伶的心扉，已被童瞳打开，被撞开心扉的女子，又更容易觉得寂寞的。

数年过去，空虚的少女芳心终于被另一人的情感所填满了。

武当派的入室弟子石坤天，就在丁伶心情最寂寞的时候，占据了她的芳心，虽然丁伶的心目中，童瞳的地位不是任何人所能替代的。

以一个玄门正宗武当派的门徒，竟和江湖上声名最恶的女魔头成婚，这自然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幸好丁伶的底蕴无人知道，江湖中连无影人是男是女部无法推测，更不会知道这丁伶就是无影人了。

十数年之后，他们的女儿石慧也长成了，非但学得了乃母的一身功夫和毒经秘技，乃父的一身内家真传，也得了十之七、八，只是乃母严诫，“毒经”所载之术，不到万不得已之时，不得轻露罢了。

可是丁伶对童瞳的关心，数十年未尝一日忘记，女子对她第一个恋人，永远是刻骨铭心的。

于是石慧奉母之命，来除去童瞳最大的对头、江湖上素负义名的游侠谢铿。

无影之毒，天下无双，连江湖历练那么丰富的谢铿，也在无影无形之中受了巨毒，若不是巧遇童瞳，一条命便要不明不白的丧在黄土高原上。

石慧奉命施毒，再跟踪查看，却发现谢铿未死。

最令她奇怪的是，救了谢铿的人竟是童瞳，她聪明绝顶，谢铿与童瞳之间的矛盾，她瞬即就了然了。

她也不免为她母亲昔年的情人感到难受，芳心暗忖：“我若是这两人其中的任何一人，我也不知道究竟该怎么做。”

此外，她心中还有一件秘密，当然和方才在土窑外的咳嗽声有关，只是这秘密是完全属于她的，别人自然无法知道。

小小一间土窑里，竟有三个身怀绝世武功的男女，而这三个男女之间，恩仇互结，心事也各异。

唯一相同的是，这三人的心中，都丝毫没有愉快的感觉罢了。

局面是僵持的，谁也无法打开这僵局。

外面风声越来越大，风声带起的那一种刺耳的感觉，也越来越凌厉。

童瞳暗暗皱眉，他在这里二十多年，这么大的风，倒是第一次遇到的。

石慧轻轻用手掩住耳朵，悄声道：“这风声好难听。”

声犹未了，只听得惊天动地般的一声大震，童瞳面如死灰，惨呼道：“土崩！”声音中恐惧的意味如死将临。

石慧尚在懵懂之中，谢铿久历江湖，一听土崩两字，也是渗然色变。

童瞳和谢铿却是经过大风大浪的人物，立刻便想该如何应付这突生之变，在这生死一线的关头里，他们数人之间的恩怨，倒全忘记了。

可是他们念头尚未转完，另一声大震接着而来，这不过是刹那间的事。

随着这一声巨震，这土窑的四壁也崩然而落，三人但觉一阵晕眩，眼前尘上迷乱，仿佛天地在这一刹那间，都毁灭了。

黄土高原上的土崩，绝少发生，是以居民才敢凿上而居，但每一发生，居住在黄土高原上的居民，逃生的机会，确乎是少之又少的。

就在这土原崩落之际，童瞳的土窑外一条灰色人影冲天而起，身法之惊人，更不是任何人可以想象得到的。

尘土迷漫，砂石飞扬，大地成了一片混沌，尘土崩落的声音，将土窑里居民的惨呼完全掩没了。

大劫之后，风声顿住，一切又恢复静寂了。

只是先前的那一片土原，此时已化为平地，人迹渺然，想是都埋在土堆之下了。

良久——

有一堆黄土突然动了起来，土堆下突然钻出一个人头，发髻蓬乱，满脸尘土，接着露出全身，此刻有人在旁看到，怕不要惊奇得叫起来才怪。

皆因这种土崩，声势最是惊人，被埋在黄土之下的人，居然还能留得性命，这简直是奇迹了。

那人钻出土堆后，长长吐了一口气，但呼吸仍是急促的。

一个人在砂土下屏住呼吸那么久，当他呼吸到第一口空气时，其欢喜的程度，真比沙漠中的行旅发现食水时还要强烈多倍。

谢铿此时的心情，就是如此的，有这种由死中回生的感觉，他虽不是第一次，但不可否认的，是以这次最为确切而明显。

当黄土下溃时，他已没有时间来多作思索，在这生死一线之际，他需要极大的机智和勇气，来为保护自己的性命作一决定。

这种土崩，和河水溃堤时毫无二致，就在这短暂的一刹那里，谢铿聪明的选择了一条最好的路。

这几乎是出于本能的，因为他不可能有这种经验，他立刻屏住呼吸，纵身上跃，黄土也就在他纵起身形的那一刻里，崩然而下。

他扬手发出一阵极为强烈的掌风，那虽然不能抵挡住势如千钧而下的黄土，但却将那种下压之势，稍微阻遏了一些，这样砂土落在他的头及身上时，也稍微减轻了下压的力量。

于是他在空中再次借力上腾，这就全靠他数十年的轻功修为了。

他两次上腾的这段时间内，黄土已有不少落在地面上，是以当他无法再次上腾时，压在他身上的黄土便大为减少了。

这就是他能在这次土崩中逃生的原因，任何事对人来说，幸运与否，是全在他自身有没有将这件事处理得妥善，至于天命，那不过仅是愚蠢的人对自己的错误所做的遁词罢了。

谢铿很快的恢复了正常人的呼吸，这是一个内功深湛的人所特有的能力，抬头一望，苍穹浩浩，虽无星月，然而在谢铿此刻的眼中，已经是非常美丽的了，他苦叹了口气，方才当砂土压迫在他身上时所发生的窒息的感觉，此刻已经远离他而去了。

他略为舒散了一下筋骨，四顾大地，黯黑而沉重。

这时候，他才有时间想起许多事，而第一件进入他脑海的，便是土崩前和他同室而处的人，此刻会怎样了呢？

唯一的答案就是仍然在土堆之下，这谢铿当然知道，这时他内心又不禁起了矛盾。

若他在此时甩手一走，童瞳和那少女自然就永远埋身在土堆之下，这么一来，方才谢铿所感到的难题不就全部解决了吗？

只是凡事以“义”为先的谢铿，却做不出这种事来，他暗忖：“方才我身中巨毒，那‘黑铁手’若不来救我，我等不到这次土崩，早就死了，此恩不报，我谢铿还算人吗？

“虽然他与我有不共戴天之仇，但那也只有等到以后再说了，大丈夫恩怨该分明，仇固然要报，恩也是非报不可的。”

他决心一下，再无更改，俯首下望方才自己钻出来的地方，略为揣量了一下地势，暗忖：“他们也该在我身旁不远的地方。”真气运行，贯注双手，朝土堆上猛然一推一扫。

黄土崩落后，就松散的堆着，被他这一推一扫，立刻荡开一大片，他双掌不停，片刻之间，已被他荡开了一个土坑。

但这种上崩，声势何等惊人，黄土何止千万吨，岂是他片刻之间能扫开一处的，尤其是他巨毒初愈，虽说内力惊人，但总不及平日的威力，他一鼓作气，先前还好，但后力总是不继了。

汗珠涔涔而落，他也不顾，这时他脑中唯有一个念头，那就是救出和他同时被压在黄上下的两个人。

至于他们在土堆之下能否生存，却不是他能顾及得到的了。

“无论如何，我这只是尽心而已……”他双掌一扬，掌风飕然，又荡起一片黄土，暗忖道：“否则我问心有愧，将终生遗憾的。”

夜寒如冰，黄土高原上秋天的夜凤，已有刺骨的寒意，但是他浑身大汗，却宛如置身于炎日里。

那黄土堆少说也厚达数丈，此刻竟已被他荡开一个丈许深的土坑了，由此可见他掌力之雄，游侠谢铿在江湖上能享盛名，确非幸致。

但饶是如此，要想将沙堆荡开一个能够见底的土坑，还是非常困难，何况即使荡成一坑，童瞳和那少女是否就在这土坑下，还是个极大的问题，但谢铿此刻却浑然想不起这一切了。

谢铿气息咻咻，真力实已不继，他每次一扬掌时所挥出的掌风，越来越微弱，荡起的黄土，自然也就越来越少了。

他停下了手，静息了片刻，体内的真气，舒泰而完美的运行了数周，便再次开始第二次努力。

黄土荡开后，便堆在两边，土坑更深，他掌力运用时自然也就更困难，到后来简直连他自己都觉得有些不可能了。

但他一生行事，只要他自认为这件事是该做的，他就去做，从来不问这事是否困难，此刻他虽无把握达成目的，但仍绝不收手，这就是他异于常人之处，也是他享有义名之由。

蓦然，他猛然收摄了将要发出的掌力，因为他在黄土迷漫中，发现了一只穿着草鞋的脚，毫无疑问的那属于黑铁手。

他大喜之下，纵身入坑，伸手一抄，那只脚入手冰凉，他又一惊，暗忖：

“他难道已经死了？”

这念头一闪而过：“无论如何，即使他死了，我也该将他好生埋葬，从此我才算恩仇了了，不欠别人，别人也不欠我了。”他暗自思忖，左掌一挥，捉着那只脚的右手猛一用力外拉，黄土再次飞扬，弄得他一脸，他左掌如刀，往黄土上一插，硬生生的插了进去。

他感觉到右手已触及童瞳的身躯，于是他再一用力，忽然想到：“如果这样拖他出来，他头面岂非要被擦破？”

这时候，可显出他的为人来了，童瞳虽然生死未明，他却不忍让人家身体受损。

于是他双手一起用力，将土坑又掘了一个洞，这么一来，上面的黄土又住下松落，他心里一急，双手一推，竟以内家正宗的排山掌力击向土堆，双手随即向童瞳的身躯一抄。

想这土堆已松落，怎禁得起他这掌力，随即又陷了一个洞，上面的黄土又崩然而落。

就在这间不容发的一刻里，他抄起童瞳的身躯，双脚微一弓曲，身形暴退，掠出坑外。

这么一来，那土坑自然又被上面溃落的黄土填平，谢铿不禁暗呼侥幸，因为再迟一刻，他又要被埋在土堆之下了。

他略为缓了口气，对童瞳的生存，本已未抱太大希望。

哪知他伸手一探童瞳的胸口，竟还微温，再一探鼻息，似乎也像未死，此刻他的心境，本该高兴，因为他全力救出的人并未死去。

可是人类的心理，往往就是如此矛盾，他一想到自家与此人之间的恩怨难了，心里一时又像给阻塞住了。

秋风肃寂，四野无人，他一伸手，二十多年的仇怨便可了结，但是他既救出此人，又焉有再将此人制死的道理。

他缓缓的捉着童瞳的两只手，上下扳弄了几次，双掌再满聚真气，竟拼着自家的消耗，来为与自己恩仇缠结的人推拿。

当童瞳恢复知觉的时候，第一眼看到的自然也是谢铿，那时他心中的感觉，更难以言喻。

谢铿看到他睁开眼睛来，自己却已累得浑身骨节部像拆散，疲惫的躺了下来，身体下的黄土虽不柔软却已足够舒服了。

他刚好躺在童瞳的身侧，两人呼吸互闻，睁眼所望的，也是同一片天空，但是又有谁会了解这两人从此开始，恩已结清，所剩下的只有仇了呢！

良久，东方似已现出白色，晓色已经来了。

他们都已缓过气未，童瞳可算是老于世故的了，他仰视着已现曙色的天空缓缓道：“我救了你一次，你也救了我一次，你问心可说无愧，现在，我想你总可以动手了吧！”

不知怎的，谢铿又觉得有种说不出来的难受，一时竟未答话。

童瞳又道：“你若认为杀一个不回手的人是件不光荣的事，我也可以奉陪阁下走几招！”

他干笑了几声，接着说道：“我年纪虽老，功夫可还没有丢下，姓谢的，你接不接得住还不一定呢。”

口锋仍厉，但语气中却不禁流露出英雄迟暮时那种苍凉之意。

谢铿沉吟了一会，道：“胜负虽难料，但今日就是你我一决生死的时候

了。”他顿了顿，又道：“我也知道，我虽然也救了你一次，并不能说你的恩我已报清了，只是杀父之仇……”

童瞳遽然打断了他的话，道：“阁下少说，现在你我之间，已不相欠，还是手底见输赢最好。”

此时他语气，一反先前的软弱，听起来还像是他已然发怒。

其实他用心良苦，因为他明知道谢铿不会向一个没有回手之力的人下手，因此故意用话语相激。

谢铿一生好义，他却不知道这老人对他，也可说是义重如山呢。

两人不约而同，几乎是同时由地上窜了起来，童瞳微微挽了挽衣袖，因为他此时所穿的，仅是普通衣着而已，并非谢铿所穿的那种紧身之衣。

他一抬头，正好瞪在谢铿脸上，不禁暗赞：“果然是条汉子！”

谢铿燕钡虎目，鼻如悬胆，是江湖上有名的英俊男子，只不过缺少些潇洒飘逸的风度而已。

两人相对面立，四目凝视，竟谁也发不出第一招来。

晨风渐起，金乌东升，虽然有风，却是个晴朗的天气。

童瞳眼光一瞬，暗忖：“这人倒真是个义气汉子，我童瞳一生中恶多于善，今日倒要成全这孝子。”他多年独居，已将性情陶冶得处处能替别人着想，他生活虽然孤寂，若说生命对他已绝无留恋，那还是欺人之谈的。

须知无论任何人，纵然他活得十分困苦，但对生命仍然是留恋的，此刻童瞳却愿以自己的死来成全别人，这份善良的勇气，已足可弥补他在多年前所做的罪恶了。

于是他毫不迟疑，口中低喝：“接招！”身形一晃，左掌横切，猛击谢铿的头部，右掌直出，中途却倏然划了个小圈，变掌为指，指向谢铿右乳下一寸之处的乳泉穴。

这一招两式，快如闪电，黑铁掌力，举世无二，掌虽未到，谢铿已经觉出一种阴柔而强劲的掌风，飕然向他袭来。

他久经大敌，当然知道厉害，身形的溜溜一转，将童瞳这一招，巧妙的从他身侧滑开。

右掌一穿，却从童瞳这两式的空隙中，倏然而发，避招发招，浑如一体，脚步一错，却不等这招用老，左掌已击向童瞳胸腹。

童瞳傲然一笑，二十多年来，他未与人动手，此时不免存在脾肉侵生之意，想试试这誉满江湖的年轻人功力究竟如何。

同时他虽然自愿成全谢铿，但名驹虽老，伏枥却未甘，临死前也要驰跃一番，来证明自己的筋骨，并未变老呢。

于是他猛吐了口气，掌影交错，掌法虽不惊人，而且有些地方的运用已显得有些生硬了。

但是他数十年修为的黑铁掌力，却弥补了他掌法上的弱点，是以谢铿也不免心惊，连换了三种内家正宗的玄门掌法，仍未占得什么便宜。他闯荡江湖，尚以今日一战，最感棘手。

于是他暗忖：“这黑铁手确实有些门道！”争胜之心也大作。

这样一来，两人掌法都更见凌厉，掌风的激荡，使得地上的黄土又飞舞弥漫，更增加了这两个内家名手对掌时的声势。

此两人正代表武林中两代人物，谢铿招式变得极快，身形运转极速，但稍嫌沉不住气，致有许多极微小的疏漏。

而童瞳身形凝重，却以沉着补救了一切，他见招化招，并不急切的攻人伤敌，这与他二十多年来性情的陶冶，大有关系。
但两人功力却有深浅，童瞳这些年来，内功虽有进境，但身手却未免迟钝了些，何况他究竟年老，生理上的机能，比不上正值壮年的谢铿，数十个照面一过，已渐落下风了。
但一时半刻之间，谢铿却也无法伤得了他，他双掌黝黑，谢铿也不敢与他对掌，这因为黑铁掌功在武林绝少，在此之前，谢铿也从未遇过。
东升的旭日，片刻之间，却被阴霾所掩，大地上立刻又呈现出一种冷漠凄清的味道。
谢铿暴喝一声，双掌中锋抢出，又是排山掌力，他怎会看不出童瞳已到了力不从心的阶段，是以出此极为冒险的一掌。
童瞳立刻双掌回圈，想硬接他这一掌，当然他也看出谢怪不敢和他对掌，哪知谢铿掌力含蕴未放，腕时猛沉，掌缘外分，双掌各各划了个半圈，竟由内家掌法变为外家的双撞手。
这一下他招式的变幻，大出常理，童瞳一惊，心里突然生出同归于尽之念，根本不去理会对方这一记煞手，以掌原式击出，攻向谢铿胸腹之间的空门。
谢铿一咬牙，也拼着身受一掌，因为他觉得这样在良心上说来，也许还较为好受些。
两人出招俱都快如电光火石，若两人招式一用老，谁也别想逃出活命。
但就在这瞬息之间，童瞳的掌缘已接触到谢铿的衣服，但是他却在这一刻里，倏然放弃了与他同归于尽的想法。
是以他双掌仅在谢铿身上轻轻一按，虽然因为他心念的这一变动，招式连带而生的缓慢，即使他想用出全力也不可能了。
谢铿的双撞手，却是全力而为，童瞳焉有活路，近百十年来，内家高手竟死在这种外家拳术之中的，这还是第一次。
谢铿一招得手，心里却凛然冒出一股难言的滋味。
他在发招之时，本也抱着同归于尽之念，哪知人家的双掌却仅仅在自己身上一按，这样何啻人家又救了自己一命。
但对方已然身死，自己想报恩，也不能够，何况对方是死在自己手上，此刻他心中这股滋味，却真比死还难受。
他低头一望童瞳倒下去的尸身，看到他头骨破碎，眼珠离眶而出，死状凄惨，不忍卒睹。
一阵风吹来，他觉得有些湿润，愕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
他多年宿愿已偿，按说应该高兴，只是他此刻心里可没有半点高兴的意味，大野漠然，朔风再起，天气的阴霾和他心中的凄凉，恰好成一正他想俯下身去将这世上唯一对他恩重如山的人的尸身抱起来，他暗骂自己，仇虽已了，恩却依然，男子汉生于世，岂是只顾复仇而不计报恩的，于是他的心情更落寞了。
蓦然，背后起了一声凄凉的长笑，笑声刺骨，谢铿竟机伶地打了个冷战，本来稍稍下俯的身形，猛一长身，掠起丈许。
在空中一张臂，身形后转，飘然落在地上，却见一人长衫飘飘，正在对面望着他冷笑。
他一惊，厉喝：“是谁？”

那人施然走了两步，眼角朝地上的尸身一瞥，冷笑道：“久闻游侠谢铿义名昭著，今日一见，倒叫小弟失望得很！”

语气冷嘲，谢铿心里本难受，听了这话，更不啻在他心上又戳了一刀，这么多年来，人们讥嘲他无义的，恐怕只有这一次。

那人又极为凄厉的冷笑了一声，道：“谢大侠身手果然高，在这种土崩之下，还能逃出性命。”他顿住了话，目光如刀，盯在谢铿脸上，一字一句的说道：“和谢大侠同时在一起的还有个弱女子，想必也被谢大侠救出来了。”

谢铿心中轰然一声，他此刻才想起那少女来，无论如何，以他在江湖中声望地位，是绝对应该设法救出此女的。

是以此刻他被那人一问，根本说不出话来。

那人衣袂飘然，脸上挂着冷笑，一言不发的望着他，像是在等待着他的答复，神情虽然冷削，但却掩不住他那种飘逸出尘之气。

谢铿不期然的，竟低下了头，他心存忠厚，若换了个机变之人立刻就可以更锋利的回答他的问话。

须知那女子本是向他施毒之人，这当然不是普通情况可比。

可是谢铿却未如此想，以致他心中有惭愧的感觉，一时说不出话来，那少年眉长带黯，双目炯然，狂傲之气溢于言表，但鼻直口方，却是正气凛然，绝无轻挑浮滑之色。

沉默了一会儿，那少年又冷笑一声道：“见弱女死而不救，杀长者于野。”他向童瞳的尸身一指，接着说：“纵然他与你有仇，但也对你恩深如海呀！你却置之于死地。”他从容的一跨步，身形一晃，不知怎的，已越过童瞳的尸身。

然后他又冷削的说道：“而且死状之惨，真是令人不忍卒睹，这老人隐居在此多年，与世无争，先前即使做错过事，此刻也该被饶恕了，何况他即使罪有应得，动手的却不该是阁下。”

他侃侃而言，谢铿更说不出话来。

那少年双眼一翻，冷冷望在天上，道：“阁下在江湖上也算成名立万的英雄了，我不怕落个以强凌弱之名，今天倒要和阁下动动手。”他哼了一声，接着道：“让阁下知道知道，江湖中能人虽少，但像阁下这种身手，倒还有不少哩。”

谢铿此刻倒真有些哭笑不得了，此人看上去最多只有二十余岁，却不但话说得老气横秋，而且对名动江湖之游侠谢铿，竟说出不怕以强凌弱的话来，这当真倒是谢铿闻所未闻的。

只是谢铿闯荡江湖年代已久，见他说出这种话来，就知道此人虽然狂傲，但必有些真才实学，这从他方才迈步之间的身法就可以看得出来。

是以他脸上绝未露出任何一种不满的神色来，缓缓道：“兄弟一时疏忽，以致未能也救出那位女子，至于此位老者……”他眼角也一瞥那具尸身，心中一阵黯然，沉声接口道：“却与兄弟有不共戴天之仇，虽然兄弟身受此人深恩，但父仇不报，焉为人子……”

那冷削的少年打断了他的话，冷笑说道：“那么救命之恩不报，却又算得了什么呢？”

谢铿脸微红，道：“这个兄弟自有办法，只是阁下究竟是何方高人，可否请亮个万儿呢？”

那少年哼了一声，满脸轻蔑之容，身形蓦然上引，在空中极曼妙而沛洒

的打了个旋。

他起落之间，丝毫没有一些烟火气，就仿佛他的身躯，可以在空中自由运行一样，谢铿面色微变，那少年已飘然落在地上，冷然道：“现在你可知道我是谁了吗？”神情之自负，已达极点。

谢铿又轻讶了一阵，暗忖：“怪不得此人年纪虽轻，却这么样的骄狂，敢情他竟是——”

那少年目光四盼，倏然回到谢铿身上，见他低颈沉思，面上虽有惊异之容，却不甚显著。

他哪里知道谢铿此刻心里已是惊异万分，只是多年来的历练，已使他能将心中喜怒，深藏在心底，并不流露出来。

那少年目光一凛，不悦的低哼一声，暗忖：“天下武林中人，见到我这天龙七式的身法，没有一个不是栗悚而战兢的，你这厮倚仗着什么，竟像将我天龙门中没有放在心里。”

谢铿目光缓缓自地面上抬了起来，朗声道：“兄台原来是天龙门人——”

那少年又低哼一声，接口道：“你也知道吗？”

谢铿露出一个苦涩的笑容，道：“天龙门开宗至今，已有七十余年，江湖上谁不敬仰，小可虽然孤陋寡闻，但是天龙门的大名，小可还是非常清楚的。”

那少年目光里开始有了些笑意，他对自家的声名，显然看重得很，纵然这声名并非他自身所创，而是老人所遗留的。

但无论如何，现在这威名已完全属于了他，想到这里，他心中不禁掠过一丝淡淡的悲哀。

谢铿立刻发现他这种内心情感的变化，暗自觉得有些奇怪，但人家这种情感上的纷争，自己可没有权利过问。

这就正如自己心中之事，别人也没有权利过问一样。

那少年步子悄俏向外横跨了几步，道：“阁下侠名震动中原，兄弟心仪已久了，只是庭训极严，纵然心向往之，可是却一直没有机会出来行走江湖，当然更无缘拜识阁下了。”

他缓缓又走了一步，目光中又复流露出那种悲哀之意，接道：“此次先父弃世，家母命兄弟出来历练历练，因为一年之后——”他目光一低，再次接触到谢铿宽大深邃的面目，猛的顿住了话，暗忖：“我为什么要说这些话？”

谢铿没有管他的话突然中断，却惊异的问道：“令尊可就是天龙门的第五代掌门人赤手神龙白大侠？那么阁下无疑就是近日江湖中传闻的云龙白少侠了。”连谢铿这种人，在说话的语气中，都不免对这天龙派和掌门人生了敬佩之意。

那少年是云龙白非，此刻他微一点首，心中暗忖：“这谢铿消息倒真灵通得很，居然也知道我的名字。”他不知道他虽然出道江湖才只数月，但云龙白非之名，可已非泛泛了。

这原因除了他老人所遗留的声名之外，当然还加上他自身那种足以惊世骇俗的武功。

赤手神龙侠名盖世，天龙门传到他手里，虽未声名更盛，但却和昔年大不相同。

天龙门的开山始祖白化羽，武功传自天山，他天资过人，竟将天山冷家的飞龙六式再加以增化，自创了天龙七剑。

他出道以后，就仗着这天龙七剑闯荡江湖，造就了当时江湖上绝顶的声名，壮岁以后，便自立门户，成为一代宗匠。

但是他子孙不甚多，到了第三代时，传到铁龙手上，竟将这一武林宗派，变为江湖教会了。

这一来，门下份了当然更杂，其中良莠不齐，很有几人在武林中做了些见不得人的事，才引起江湖中公愤，声言要除去这一门派。

还没有等到事成，铁龙白景竟暴毙村郊，尸身边放着一支金制的小剑，江湖中人当然知道他是被这金剑的主人所杀，但是这金剑的主人到底是谁，江湖中人纷纷猜疑，可也没有一人知道。

眼看天龙门就要瓦解之际，铁龙门下却有一个弟子出来挽救了这局面，这弟子虽非白氏家族，但因他对天龙门的功劳太大，是以被推为掌门，这样一来，便造成天龙门以后掌门人不是继承而须推举的成例。

后来铁龙之子赤手神龙长成，武功声望，无一不高，被推为掌门之后，决心整顿，又在天龙门，恢复了乃祖白化羽创立时的光景，选徒极严，一生只收了四个徒弟，但却个个都出色当行，是以江湖中人对这天龙门，自然又刮目相看了。

赤手神龙劳心劳力，未到天年便弃世了，按照天龙门的规矩，当然是要另推掌门，因此赤手神龙的夫人湘江女侠紫瑛便命独子云龙白非出来闯荡江湖，建立自己在江湖中的声望。

哪知云龙白非却无意中遇到了跟随游侠谢铿伺机施毒的石慧，竟又一见倾心，着意痴缠，也跟着到这荒凉的黄土高原上来。

他在土窑外咳嗽了两声，引得石慧出窑和他谈了几句，自幼娇宠、又受了母亲无影人薰陶的少女，个性自然也难免奇特，对云龙白非虽然并非无意，但却不肯稍微假以词色。

云龙白非脑海中，不断浮动着她那似嗔非嗔的神情，仍痴立在土窑之外，等到土崩时，他凭着绝顶的轻功，冲天而起，虽然躲过此危，但意中人却似已葬身在黄土之下，于是这一往情深的少年，就要将满腔的悲愤，出在游侠谢铿的身上。

云龙白非今年虽已弱冠，但还是首次走动江湖，他往日在家里，父母虽然都是武林奇人，但他却和那自幼骄生惯养的富家公子毫无二致，因此行事就大半凭着自己的喜恶，而不大去讲是非了。

此刻他和谢铿面面相对，虽然彼此心中都对对方有些好感，但他一想到那一双秋水盈盈的明眸，小巧而挺秀的鼻子和那嘴角微微上扬的小嘴，都将永远离他而去，他心中又像是被什么堵塞住了似的，连气都不大容易透得出来。

“此情可待成追忆，可是追忆，也弥补不了我此刻心情的哀伤了。”他痴然木立着，眼睛里甚至有泪水闪动，平生第一次，他真正领略到哀伤的意味，只是他却将这份哀伤，深深隐藏在心里。

他强笑了一下，忽然领略了一首词中真正的意味，他低吟着：

“少年未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

如今已识愁滋味，欲语还休，欲语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他长叹了一声，暗忖：“以前许多次我觉得有些不舒服，就嚷着我的哀伤呀，好像生怕人家不知道我的哀伤似的，可是现在——”

他的低吟和长叹，使得谢铿愕然注视了他许久，他虽未历情场，但世事

又有儿样能瞒得了他，暗忖：“ 这少年大约已和方才那少女有了些情意。 ”低头一望脚下黄土，想及那娇笑款款的少女的娇憨音容，心中也不禁有些怅然，对这云龙白非此刻的心境，也油然起了同情的感觉。

于是他低声说道：“ 人死不能复生，何况这种天灾，又有谁能预料得到呢，兄台也不必太难受。 ”

云龙白非蓦然被他看穿了心事，而这心事却是他不愿意被别人知道的，于是他厉喝一声：“ 谁心里难受来着。 ”身形一晃，笔直的站到谢铿面前，鼻尖几乎碰到谢铿下巴，盛气凌人的接着说：“ 谁心里难受了？你说。 ”

谢铿微微一笑，他比白非大了十多岁，看到他这种举动，觉得他更像个小孩子，脚步一错，身形滑开了三尺，却并不回答他的话。

白非气愤的哼了一声，道：“ 不管什么，你谢铿自命侠义，却见死不救，还算得了什么英雄。 ”他将过长的袖子略为挽起了些，又道：“ 今日，我白非倒要替你师傅管教管教你。 ”

他话虽说得狂傲，但有了方才的举动，谢铿却只觉得他的不成熟，而不去注意到他的狂傲。

因此他“ 噗哧 ”一笑，带着笑意追了一句：“ 替我师傅管教我？ ”同样一种笑，但是在不同的场合里，每每会得到相反的效果。

谢铿的这笑虽是善意，然而白非听来年中却充满了轻蔑的意味，他怎忍受得了别人的轻蔑，暴喝道：“ 正是。 ”身形虚虚一动，不知怎的，又来到谢铿面前，距离谢铿的身体，最多不超过五寸。

谢铿有些诧异，暗忖：“ 天龙门下的轻功，果然不同凡响，只是他也未免太奇怪，明明有要和我动手之意，但怎的却又和我站得这么近。 ”江湖人动手过招，是绝没有站得这么近的，试想两人之间距离不过五寸，又怎能出手呢？

白非比他稍微矮一些，他一低头，便可以看到白非两只炯然有神的眼睛也在望着他。

他微微一笑，道：“ 兄台是想赐教吗？ ”心中却并无防范之意，这一来是因为他认为绝不可能在这么近的距离内出招，二来他知道云龙白非出身名门，也绝不会做出暗箭伤人之事。

白非又冷哼一下，道：“ 阁下现在才知道呀。 ”顿了顿，又道：“ 阁下该准备接招了吧？ ”

谢铿还来不及回答，因为他从开始到现在，也不曾考虑到白非会在这种距离中发招，哪知白非手掌沿着肚子一提，倏然反攻他的咽喉，左腕一反，合两指疾点他的小腹。

谢铿这才大吃一惊，身形后仰，“ 金鲤倒穿波 ”，如行云流水般，向后疾退了数尺。

哪知白非如形附影，也跟过来，却仍然和他保持着这样的距离，而双手连绵，也就在这距离里，倏忽间已发出了七招。

须知这样发招，根本不须变动臂部以上的关切，距离既短，而且招法之怪异，更是武林所无。

若是换了别人，岂不早已被白非点中了穴道，但饶是谢铿久经大敌，武功亦不弱，此时也是惊出一身冷汗。

他大惊之下，暗忖 :“ 在这种情形下，我连还招都不行，还 谈什么致胜。 ”脚下巧踩七星，快如飘风的闪避着，心中也在连连思忖着，该怎么样才能解

开云龙白非的这种江湖罕见的手法。

他念头转了一个又一个，但心思一分，更显不敌，白非脸上流露着得意的光芒，身形潇洒的随着谢铿的退势移动，双掌连发，非常轻易的，已将这江湖闻名的游侠谢铿迫得还不出手来。

谢铿刚才已打一次硬仗，又在黄土下埋了这么久，此刻真气自然不继，汗珠又涔然而落，虽然仗着轻功不弱和临敌经验丰富，一时不致落败，但应付得已是狼狈不堪了。

人在情急之中，每每智生，谢铿在这种危急的状况中，也蓦然生起了一个念头，他暗忖，“云龙白非是天龙门下，武功自然也该以天龙七式为主，可是怎的他却施展出这种打法来？”

“可是这却给了我一个方法来解开此危，”他微微笑了一笑，成竹在胸：“可是如果我跃起身来，不管发轻功有没有他高，他总不会在空中也能施展这种手法呀。”

于是他又笑了笑，暗怪自己方才为什么想不到这种方法。

白非见久攻不下，心里也觉得有些诧异，他这种手法，自出道以来，还没有人能挡住十招的，可是此刻谢铿却已接了数十招了。

他想起了当初教他这套手法的人曾说过：“这手法只能攻敌不备，但却往往能将武功高于你的人，伤在掌下，只是这种手法近于有些缺德，能够不用，还是不用的好。”

可是白非却心怀好奇，因为当初他在学的时候，并没有觉得其中有什么出奇之处，可是后来他一用上了，才发觉其中的威力，于是他更高兴，每一遇敌，便施展出这手法来，连自幼浸淫的天龙七式也屏弃不用了。

此刻谢铿心中有了决定，却见白非突然双拳内圈，似乎要打自己，哪知二时一起翻出，双双撞向谢铿的左右乳泉穴。

这一招更出人意料之外，谢铿一惊，只得再往后退，因为在这种情形下，连上拨都不能够。

哪知身形刚退，白非双时一升，双拳自下翻出，带着凌厉的风声，猛击谢铿的胸腹。

这一招更快如闪电，但是却将两人间的距离拉长了，这念头在谢铿心中一闪而过，但这时他身形方往后撤，力道也是后撤之力，这一拳打来，刚好在他根本来不及回力自保那一刻。

这招也正是自非在另一位异人处学来的这种怪异手法里的最后一招，那人曾自负的说：“能避开此招的人，也算是武林中一等高手了。”

原来这种手法，乃此异人自己精研而成，是以连谢铿那么广的眼界，也看不出他的来历。

白非双拳抢出，中指的关节，却稍稍向上突起，原来他在拳中，又暗藏了点穴的手法。

是以这一拳莫说打实，只要指稍沾着一点，谢铿也当受不起，而照这种情况看来，谢铿要想躲开此招简直太难了。

日色阴沉，朔风怒吼，大地呈现着黯淡的灰色，太阳，根本已有许久没有看到了。

黄土绵亘百里，本来还有些灌木之属，经过这一次土崩，越发变得光秃了，于是一望平野，尽是黄土的赤黄之色。

而放眼望去，天上的暗灰与地上的赤黄，结成一片难以形容的颜色，这

或者是因为有风的缘故。

在风砂迷漫中，远处的人只能看到谢铿和白非迷蒙的人影，而根本无法辨出身形的轮廓来。

突然，蹄声急骤，驰来数匹健马，冒着这么大的风，速度仍然惊人，马上骑士中一人突然“咦”了一声，指着谢铿与白非动手之处说：“想不到这种地方，竟有如此身手的人在动手。”

另三人随着他手指之处望去，面上也露出惊异之色，另一人说道：“伍兄，你看清了没有，怎的却只有一条人影。”

先前那被称做伍兄的，轻“咦”了一声，惊道：“先前小弟明明看到是两人在动手，怎的倏忽之间，已是剩了一人呢？”

说话之际，四匹马又放出一段路，只因方向的偏差，是以他们和谢铿动手之处的距离，并没有因此而有缩短。

这四匹马当然都是千中选一的良驹，马上的骑士老幼不一，但都是满面风尘，而且脸上带着精明强悍之色，先前说话的那人，年纪最长，颔下的胡须已渐渐发白，两鬓更已全白了，此刻突然一圈马头，道：“我们过去看看再说。”

另一人张口似乎想阻止，但见另两匹马已随着赶去，也停住了口。将马里右勒，也随着赶了去。

迷蒙中那人影仍然屹立未动，似乎根本没有听到这么急这的马蹄声似的，那四匹马稍微放慢了速度，在离那人影丈余之处，就停住了。

马上年纪最长的骑士，微一飘身，掠下马来，回头一摇手，阻止了另两匹马上骑士也要下马的趋势，缓缓向那人影走去，可是那人影却仍像没有发现有人走来，仍然屹立在那里，动也不动。

那年长的骑士越走越近，口中沉声道：“在下金刚手伍伦夫，偶游此地，看到兄台惊人的身法，心中钦慕得很，是以冒味赶来，兄台高姓大名，不知能否告诉小弟——”他止住了话，看到那人根本没有动弹，干咳了一声，接口说道：“如果兄台不屑与小弟相交，那——那就算了。”

他话说得十分客气，以金刚手伍伦夫来说，在江湖中也算成名人物，居然肯这么客气的向一个素昧生平的人说话，明眼人一望而知，他此举必定有着什么用意，只是其中究竟有什么用意，在他还没有说出之前，也不会有人知道罢了。

那人影仍动也未动，马上的另三人大半年纪较轻，看到那人影这样，已是勃然作色，其中一个浓眉环目的粗豪壮汉已经不耐烦的道：“伍大叔，和他啰嗦什么，快走吧，我们还有正事呢。”

金刚手伍伦夫仍沉着气，连头也没有回一下，静静望着那人影，心中也有些奇怪，突然心中一动，暗忖：“难道此人已被点中了穴道吗？”

他这个猜测，当然很近情理，因为按理来说，无论如何那人也不会在这种情况下仍然保持静立的。

伍伦夫一念至此，又朝前走了两步，心中忖道：“若他真被点中穴道，那么我就解开他，这么一来，他焉有不帮我忙的道理？”转念忖道：“此人身手不弱，此时此地，倒真是我的好帮手。”

他心里正在打着主意，哪知那人影已缓缓回过头来，虽然仍未说话，伍伦夫已心头一凉，忖道：“呀，原来他只是站在那里而已，并没有被人点中穴道。”遂也停住脚步。

这时马上的那粗豪汉子已一跃下马，三脚两步奔了过来，大声朝那人影喝道：“喂！你这厮怎的不会说话，难道是个哑巴吗？”

伍伦夫眼角微动，忽然看见那人眼中精光暴射，方自暗道不妙，眼前一花，也未见那人影如何作势，已掠到那粗豪汉子面前。

金刚手一生练武，目光自然锐利，眼角随着那人影一晃，已瞥见那人影出手如风，手指已堪堪点在那粗豪汉子的将台穴上，又硬生生的将手收了回来，只是他出手太快，那粗豪汉子根本没有发觉，还是声势咻咻的站庄那里发怒。

那人影目光如水，在那粗豪汉子身上打了个转，那汉子浑身仿佛一冷，想说的几句狠话，竟也咽在肚里说不出来了。

伍伦夫再次看到那人影的身手，对这种轻功更为惊讶，知道就凭这粗豪汉子的身手，十个也未必是人家的对手，身形一掠，也掠到那粗豪汉子的身前，低喝道：“伦儿休得鲁莽。”

那粗豪汉子瞪着眼，嚷道：“我立地开山铁霸王郭树伦怕过谁来，伍大叔，你老人家别管，我倒要看看这厮是什么变的。”

伍伦夫一皱眉，狠狠盯了他一眼，这自称为铁霸王的小伙子似乎对金刚手十分惧怕，只得鼓着生气的嘴，不再说话了。

伍伦夫回头朝那诡秘的人影深深一揖，笑道：“儿辈无知，还望阁下不要和他们一般见识。”抬头目光接触到那人的面庞，忽然“呀”的一声，惊唤了出来：“阁下不是谢大侠吗？”

回过头去，朝郭树伦笑道，“伦儿，你知道这位是谁吗？他就是你心仪已久的游侠谢大侠呀！还不快过去向人家赔礼。”又朝马上的另两人一招手，道：“蔡兄，程儿，你们快来见见谢大侠。”欢欣之情溢于言表。

游侠谢铿目光茫然，苦叹了口气，浑身像是失去了依恃似的，瘫软的站在原地，昔日的英风侠骨，也像荡然无存了。

“伍大侠别这样客气，彼此——”他又长叹了一口气，艰难的接下去说道：“从此我谢铿，就算在江湖上除名了。”

他目光茫然地搜索着，瞥见远处地上躺着的那具尸体时，他脸上神色，更是黯然。

伍伦夫目光随着他的目光转动着，当然看到躺在地上的那具尸体，心中一动，忖道：“难怪方才我明明看到两条人影，瞬息之间，已失去了一人，却原来是已被他杀死了，想来此人必定是和他有着什么渊源，他不得已杀了此人，心里又有些难受，所以才会有现在这种失魂落魄的样子，这个，我倒要劝劝他。”

金刚手伍伦夫以为自己的猜测合情合理，他怎会知过这其中的曲折，事情并非他想象中的单纯呢？

原来当时云龙白非双拳一出，谢铿便知道定难躲过，在这快如电光火石的一刹那里，他怎有时间来思考如何解开这一招的方法。

于是他只得闭起眼睛，静静等待着致命的一奇。

哪知他所感觉到的，并不是那种致命的打击，而仅感到左右乳泉穴微微一麻，原来云龙白非仅将双手中指的第二关节轻轻抵住他两个穴道，而并未施出全力进击。

当时谢铿身形后退的力量仍未消灭，而云龙白非的双手，也像黏在他身上似的，始终不即不离跟在他的穴道上。

他睁开眼睛来，云龙白非正带着一脸讥嘲的微笑凝视着他，右嘴角微微下撇，轻蔑的说道：“你逃出我这一招，才算人物，不然的话，嘻——”他嗤之以鼻的笑了一下，倏然止住了下面说的话。

可是纵然他不说，谢铿也能体会得出话中的涵义，他一生光明磊落，是个本色的大丈夫，如今受到这种侮辱和讥嘲，在他说来，可比死还难受，他心里仿佛有什么东西突然向喉头涌起。

于是他勉强收摄往后退的力量，哪知云龙白非也倏然停住了，手指依然不离他的穴道，脸上也依然是那种讥嘲的神情，他心一横，脚步微点，竟向前扑了上去，准备不要命了。

哪知云龙自非冷冷一笑，身形如山涧里的流水那么轻盈和美妙，随着他的前扑而后退，并且冷笑着说道：“阁下就是想死，也没有这么简单，如果我不要你死，恐怕你连死都不能够哩。”

言下之意当然就是你的生命现在已经在我的手里，谢铿心头又是一阵巨痛，暗忖：“我与此人有何冤仇，他要如此做。”可是他生性倔强，什么话也不愿说出口，只得又恨恨闭起眼睛。

云龙白非少年任性，他并没有想到他所做的事对别人有什么影响，冷笑一声说：“我也不愿伤你，只是你以后自己该想想自己，可配不配当得起，游侠’两字之誉。”话声方住，身形一旋，如鹰隼般没入迷蒙的黄土里，晃眼便消失了踪迹。

他以为自己已是宽大为怀，没有伤谢铿一根毫毛，可是他却不知道，他在人家心里留下的创伤，远比任何肉体上的创毒更厉害。

谢铿两边要穴一轻，他知道云龙白非已经远去，顿时头脑一阵晕眩，天地之间，仿佛什么都已不存在了。

他甚至连指尖都懒得动弹，这一日一夜来，他心中的波动起伏，使得他突然苍老了许多，尤其此刻，他甚至宁愿死去，也不愿继续活着，而让这种侮辱永远留在他心里。

他思潮如涌，脑海里尽是黑铁手憔悴苍老的面容和石慧娇俏甜笑的声音，他暗地谴责自己，这两人岂非都坏在自己手上，这大半也是因为他心地忠厚，换了别人，才不会有此想法。

金刚手伍伦夫和他亦是素识，可是当伍伦夫自报姓名时，他精神恍惚，竟没有十分注意，只知道有人来了，而且是在对他说话罢了。

他一肚子怒气又想出在这楞小子身上，可是当他出手时，想及自己根本已无颜再称雄江湖，这种争闲气的行为，自己若再去做，岂不是太无聊了吗？他才又硬生生将发出的力道收了回来。

他这一日来的遭遇，以及他这种内心的复杂情绪，金刚手可丝毫不知道，他缓缓的朝那具尸身走了过去，一面说道：“看这里的样子，好像刚刚土崩过后似的。”他朝谢铿询问的望了一眼。

谢铿却没有注意到，脸上仍然是一脸茫然之色。

金刚手又朝前走了两步，停在那具尸身旁边，俯首下望，突然“呀”的一声，叫了出来。

郭树伦以及方才下马的另两人，闻声一起掠了过来问：“什么事？”

金刚手却匆匆回到谢铿身侧，兴奋的说道：“那不是黑铁手吗？”

谢铿茫然的一点头，金刚手满面喜容，道：“恭喜谢兄，数十年的大仇，竟然得报。”心中却一动，暗忖：“大仇得报，他应该欢喜才是，怎么却又

满脸悲戚茫然之色呢？”

谢铿双眉一皱，蓦然觉得世上的人都很可厌，此时他心情太劣，已经失去了控制自己脾气的能力，一言不发，缓缓掉过头去。

金刚手当然发现他异常之态，可是他老谋深算，根本不愿意去打听别人心底的秘密，暗忖：“今日遇到他，真是我的运气，多了这样一个人，此行凶吉虽然仍未可知，但却放心得多了。”

于是他转开话题，朝后来下马的两人一摆手，道：“谢大侠，让兄弟替你引见两位朋友。”

谢铿并不十分情愿的回过头，金刚手伍伦夫指着其中年纪略长、颌下蓄着微髭的瘦长中年汉子道：“这位就是山西的暗器名家，火灵官蔡新蔡二爷，你们两位多亲近亲近。”

谢铿微微点头一笑，蔡新却殷勤的打了个招呼，嘴中说着久仰之类的客套话，很明显的可以看出他对这游侠谢铿的好感。

金刚手又指着另一长身玉立、双眉上挑的英俊少年道：“这位是六合门里吴常门的唯一传人，近日江湖传名的六合剑丁善程丁少侠。”

谢铿“哦”了一声，颇为留意的朝他打量了几眼，爱才之念，油然而生，暗忖：“怪不得我常听说这丁善程如何如何，今日见了，果然是个人物。”态度之间也显得非常和蔼。

此刻他神智渐清，思潮也清醒起来，不禁奇怪：“这些都是中原武林的成名人物，怎的都行色匆匆的赶到西北来？”

哪知他这个念头刚刚转完，远处又传来一阵蹄声，火灵宫忽然翻身倒卧在地上，耳朵贴着地面听了半晌，道：“来了六匹马。”

铁霸王郭树伦带着钦羡的神色问道：“蔡二叔怎么老是听得这么准。”

火灵官一笑，脸上亦有得色。

六合剑丁善程却皱眉向伍伦夫问道：“伍大叔，这会是什么人来了？”

金刚手优形于色，微一摇头，接了句：“这会是什么人来呢？”

游侠谢铿更糊涂，耳畔听得那蹄响已近，且是奔向自己这方向来了，狐疑道：“这会是什么人呢？”

须知在这种地方，是决不会有赶路行旅的，而且即使有几个，也决不会骑这么快的马。

他们几个人都是老江湖，这种事他们当然很容易就可以推断出来，因此他们才会奇怪，谢铿微微一叹，忖道：“想不到这么一块荒僻的地方，今日却成了多事之地。”目光顺着蹄声来路望去，已隐约可看到人马的影子。

渐行渐近，铁霸王郭树伦低声欢呼道：“果然是六匹马，蔡二叔真厉害，改天我——”

金刚手狠狠又瞪他一眼，他一缩脖子，蒋下边的话又咽了回去，谢铿一笑，暗忖：“幸好方才我没动手，原来此人是个浑小子。”

人马来到近前，谢铿极为注意的去看，看到马上骑士的衣服，颜色极为奇怪，甚至在这种漫天风砂中还能有这种感觉，心中一动，惊讶的暗忖：“怎的这六位也来了，难道西北真有什么事故发生不成，看来我无心之中，倒赶上热闹了。”心里泛起一阵热血，将方才颓废的心情，一冲而淡。

江湖男儿，大都热血沸腾，是以才凭着这一股热血，造成许多可歌可泣之事。

第二章　风云际会

那六个骑士在谢铿及伍伦夫等人面前一丈之处就勒住了马，金刚手伍伦夫此时也像看清了来人是谁，面上立刻现出惊异之容，在惊异中，还带着五分戒备，脚步一变，身形又自拿桩站稳。

那六骑缓缓一字排开，丁善程、郭树伦等人，此刻更是悚然动容，就连游侠谢铿的脸色，也是凝重之至，空气骤然凝结，只有那六匹马缓缓在踢着步子时，才发出些声音来。

六匹马上的人，年纪都差不多大，约莫四十左右，颔下却都已留着很长的胡子，像是经过很小心的整理，是以显得非常整齐，只是经过这一番长途奔驰，当然风尘也不会少了。

马上人的衣衫，质料非丝非帛，发出一种铜色的光泽，竟不是坊间可以买到的质料，在漫天风砂中，隔着好远可以从许多人里分辨出这六人来，就是因为他们衣服的关系。

而这种衣服的颜色，在江湖中已象征了某一种意义，那几乎是灾难和麻烦的代表，难怪谢铿、伍伦夫等人，此刻都有不安之意了。

伍伦夫眉头一皱，暗忖：“ 此六人足迹从来不离中原，此刻跑到这里来，难道是为着和我同一个原因吗？ ”

那六个紫衫人端坐在马上，动也不动一下，像是六尊石像，只有风吹着他们六人的须发时，才带给人一些生意。

这种情形，僵持了没有多久，因为铁霸王郭树伦已在嘀咕着：“ 站在这里干什么，我们走吧。 ”他也认清了这六人，心里有点发毛，他虽是莽汉，但生平却最不喜欢吃眼前亏，此刻光景，知道自己这边占着劣势，虽然这六人的来意还不知道，但以这六人以前行事来看，总不是好事。

因此他缓缓回过头，竟想一走了之。

蓦地，那六骑中一人发话道：“ 给我站住！ ”声音阴沉尖锐，闻之更令人毛骨悚然。

铁霸王郭树伦只觉一丝凉意直透背脊，回过头，壮着胆子说：“ 小可和阁下无冤无仇，也没有得罪过阁下，要我站住—— ”

话还没有说完，先前发话的那紫衫人，又尖锐的冷笑了起来，笑声刺耳之极，打断了郭树伦的话道：“ 你知道我是谁吗？ ”

郭树伦不安的移动着脚步，微一点首，那紫衫人笑声一顿，阴森之极的说道：“ 那么你怎么会不知道我兄弟的脾气。 ”

他言语之间的狂妄自大，大有天下唯我独尊之意，谢铿鼻孔里不屑的冷哼一声，眼角鄙夷的扫在那紫衫人身上。

那紫衫人怒道：“ 你是谁，敢在我兄弟面前放肆，是活得有些不耐烦了吗？ ”

另一紫衫人面白微胖，微微笑道：“ 六弟别太不客气了，这位就是江湖上大名鼎鼎的游侠谢铿。 ”

先前那紫衫人“ 哦 ”了一声，随即阴沉的说道：“ 游侠谢铿又怎样！ ”

谢铿冷笑一声，六合剑丁善程却接口道：“ 天中六剑又怎样！ ”

他少年气盛，虽然知道对方就是江湖中出名难惹的天中六剑，也忍不住出言相抗，这当然也是他自恃武功剑法之故。

金刚手伍伦夫听到他此话一出，知道事已难了，他年纪大了些，凡事都

以忍让为先，总不想再多结冤家，何况是天中六剑。
　　于是他想出来说几句客气话，期望能搭过此事，哪知那微胖的紫衫人已笑道：“嘿，这位年轻朋友好大的口气，真是英雄出在少年了，哈哈！”他未语先笑，带着一团和气，哪知却是江湖中以毒辣阴狠、行事无常著名的天中六剑中最厉害的一个——凌月剑客。
　　金刚手伍伦夫慌忙跨前一步，挡在丁善程的前面，带着一脸息事宁人的笑容说道：“在下金刚手伍伦夫久闻阁下们的英名，平日就仰慕得很，哪知今天却让在下见着了。”
　　凌月剑客仍然是笑嘻嘻的，道：“好极了，好极了，原来阁下就是以外家金刚手饮誉江湖的伍大侠，好极了！”
　　他眼睛又注视到丁善程身上，道：“这位年轻朋友是谁，在下却眼生得很。”
　　丁善程方待抢前答话，伍伦夫一伸手，拦住了他，说道：“这位就是六合门的第七代传人丁善程丁少侠。”他干笑了几声，又道：“算起来，他还是阁下们的小师弟呢。”
　　先前那发着尖锐笑声的紫衫人，就是天中六剑里的老六凌尘剑客，此刻极为不悦的冷笑了一声道：“姓伍的别乱拉关系。”他面如寒霜，接着道：“姓伍的和另两位朋友如果没事的话，先走好了。”他又阴沉的冷笑一声：“如果想在这里看看热闹的话，也未尝不可。”
　　凌月剑客接着笑道：“如果想动手的话，那却大可不必了。”他转过头去，朝谢铿及丁善程笑道：“至于谢大侠和丁少侠的身手，却是愚兄弟一定要领教的，只要两位能胜得过愚兄中的任何一人，那么愚兄弟就听凭两位处置，否则的话——”
　　六合剑丁善程双眉一轩，冷笑道：“这正合我意，我丁某人虽然只是江湖中一个小卒，但却早就想领教各位的武当剑法了。”他将武当两字，讲得特别长而重，其中满含着讥嘲的意味。
　　天中六剑面上一起变色，个个都带了怒意。
　　原来这天中六剑本是武当山真武官中护法的紫衣弟子，后因犯了教规，竟被武当逐出门外，他六人也就还俗不当道士，仗着一身轻灵巧快的武当剑法，在江湖中博得极大的名声。
　　这六人性情本就十分怪僻，成名后行事更是不分善恶，全凭自家的喜怒而定，只要有人得罪了他们其中的任何一人，非把你整得倾家荡产不可，是以到了后来，这六个正派出身的剑手，竟成了江湖恶名昭著的人物，他六人仍然我行我素，六个人六口剑几乎还震住了整个的中原武林。
　　此刻六合剑将武当两字说得分外刺耳，当然是讥讽他们是武当弃徒，他们怎会听不出来，是以六人俱都勃然作色。
　　这种已是一触即发的情况了，金刚手心里暗暗叫苦，他年已五十余了，生平经过的大小战役不知有多少回，对于这种场面，他当然看得太多了，略一盘算，除了谢铿功力的深浅，他还不能确实的估计出之外，自己和丁善程，也可以勉强抵敌得住天中六剑中的两人，至于郭树伦和蔡新呢，却不敢保险了。
　　于是这次接触的结果，一望可知自己这面是凶多吉少的，打这种没有把握的仗，金刚手可不愿意。
　　他考虑再三，在这将发未发的情况下，突然道：“如果谢大侠和丁少侠

想和天中六位剑客切磋切磋武学，那也无妨，只是我们希望大家点到为止，那么小弟我——哈！”他又干笑了两声，目光一转，接着道：“倒可以替各位做个见证了。”

他老奸巨猾，几句话轻轻易易就将自己脱身事外，游侠谢铿腹中暗地冷笑一声，忖道：“你紧张个什么，难道我还要你帮忙不成？”只是他生性淳朴，这种刻薄的话可说不出口来。

凌尘剑客却哈哈一笑，带着十分轻蔑的眼光向金刚手微微一扫，凌月剑客也已在旁接笑道：“伍大侠要做见证，好极了，好极了。”

他微偏偏头，向谢铿道：“我看谢大侠的手，像是已经有点痒了，那么——”他哈哈一笑，道：“就请丁少侠稍待一下，反正今日我弟兄六人，总让两人过瘾就是了。”

谢铿生性不喜说话，他虽然也不愿意多结仇家，但事情真到了自己头上，他却也不会畏缩退避的。

于是他沉声道：“天中剑客既如此说，那兄弟少不得要献丑了。”

凌月剑客又一笑道：“谢大侠看着我兄弟哪个顺眼，我兄弟就哪个出来陪谢大侠玩玩。”天中六剑中的老六凌尘，才是平日发言的代表人物。

凌月剑客话声未了，凌风剑客身形一动，也未见如何作势，便跃下马来，寒着脸一言未发，晃身间又跃到谢铿身前。

谢铿微退一步，身上每一部分的肌肉已都在凝神待敌了。

凌月剑客又哈哈笑道：“老四要领教谢大侠的功力，好极了，好极了，只是我说老四呀，你可要小心些呀！”

凌风剑客仍然寒着脸，左手剑诀一领，右手伸缩之间，寒光暴长，原来在这快如电光火石的一刹那间，已将背后的长剑撤在手上了。

谢铿双掌极快的划了一个圈子，然后停留在胸前，沉声道：“原来阁下就是‘天中六剑’的四侠凌风剑容，兄弟何幸之有，竟能和名满天下的天中剑客交下，请，请，天中剑客的剑法，兄弟亦是心仪已久的了，阁下请快施展出来吧。”

凌风剑客傲然一引剑光，剑尖上挑，剑把上杏黄色的穗子在风里晃动着，随着他身上的紫色长衫起伏，望之洒然。

他脚步一错，将门户守得严密而佳妙，然后低喝道：“请谢大侠亮出兵刃来。”他自恃身份，当然不肯和手上没有兵刃的人动手。

谢铿微微一笑，道：“我谢铿走遍江湖，从来就只以这一对肉掌应战，身上别说是兵刃，就连一块铁片都没有。”

凌风剑客面目更冷，倏的剑光错落，排起漫天剑影，谢铿屹立不动。眼前虽然剑花错落，但是他却知道绝对不会碰到自己身上。

果然，霎时间，剑光又倏然而收，凌风剑客已空着双手站着，冷然道：“那我也只有以一对肉掌来领教领教谢大侠的掌法了。”

已将是午时了，但因毫无阳光，是以根本分辨不出时刻的早晚，谢铿觉得身体虚虚的，手脚仿佛也有些麻木的感觉。

但是他却顾不得这些了，猛提一口真气，脚步微微一踢，右掌横切，口中猛喝一声：“看招！”左掌倏的穿出，后发先至，击向凌风剑客右边的肩胛之处，掌风凌厉，像是丝毫未因这一日来的劳顿困苦以及方才的两次交手有所影响，而其实他却已是外强而中干了。

凌风剑客身形一引，避过这一掌，暗忖：“这姓谢的果然有几分功夫，

无怪他能享盛名。”心中也存了几分警惕。

两人这一施展起身法，本来已是迷漫着的尘土，被他两人这种凌厉的掌风一带，更是漫天飞扬，六合剑凝神注视，脸上露出喜色，暗忖：“看来这凌风剑客不是谢大侠的对手。”

凌风剑客应付得果然非常吃力，天中剑客本来就是以剑法见长，武当派掌法虽是内家正派，威力自是不凡，但真武庙里的紫衣弟子却是搏研剑法的，因为他们根本不需要使用掌法。

是以天中六剑后来能以剑法扬名江湖，但掌法却是欠佳，天中六剑也很少弃剑不用，此次事逼至此，旁边又有人旁观，以天中六剑在武林中的地位，当然不能仗剑来和一个赤手空拳的人动手。

此刻两人过招，凌风剑客不禁心中叫苦，凌天剑客悄悄侧过身子向凌月剑客耳畔道：“看样子老四恐怕不行了。”

凌月剑客眼睛动也不动地注视着过招的两人，也低声道：“再看一阵子再说。”

此时每个人都以为是谢铿在占着优势，只有谢铿肚子里明白，他已是强弩之末，恐怕不能再支持很久了，因此他出招也就更是凌厉，而必然的道理，人所能支持的时间也就更短。

可是别人也就更看不出来，天下的事，往往就是这种情况。

凌天剑客虽是天中六剑之长，但却最沉不住气，朝身旁的凌月剑客低语道：“我把老四接下来。”身形暴长，自马鞍上斜掠起，宛如一只冲天而起的苍鹰，又倏然下落。

他右手一伸，一道寒光带着青白色的剑芒，硬生生将正在动手的凌风剑客和谢铿分了开来，原来他在拔起身形来的那刻，也将剑撤下，因为他知道若凭一只空手，是很难将两人拆开的。

他这么一来，凌风剑客固是心中感激，谢铿心中又何尝不在暗暗欢喜。

六合剑丁善程却大怒，飘身一引，掠到凌天剑客身前，冷然道：“这算怎么回事？”

凌天剑客却也冷然望着他，一言不发，凌天剑客本就不善言词，再加上他此刻本来就心中有些愧作，越发说不出话来。

须知天中六剑虽然生性怪僻，但却最爱面子，凌月剑客知道他们大哥的脾气，哈哈一笑，笑声中也掠到凌天剑客身侧，身法之快速、美妙，看起来尤在凌天剑客之上。

“我四弟和谢大侠的掌法正是旗鼓相当，两虎相争，必有一伤，若让他们再争下去，岂非失去了以武会友的原意。”

金刚手伍伦夫一笑道；“正是。”他老成持重，心里的话自然都隐藏了起来。

所以凌月剑客又笑道：“丁少侠不要生气，这是我大哥的好意，如果丁少侠反对的话，我倒可以在剑法上向丁少侠讨教讨教。”

他自恃剑法，自忖年纪轻轻的丁善程怎抵敌得住他浸淫数十年的功力，所以轻轻一带，将事情全包揽在自己身上，其实他此刻心中己有些恼羞成怒，准备将丁善程伤在自己的剑下了。

六合剑丁善程也是天生一副不买帐的脾气，立刻回答道：“我倒愿意伤在阁下的剑下，希望到时候不要有别人再有这份好意了。”

凌月剑客故意装着不懂他话中的意义，笑道：“丁少侠说笑了！”话犹

来了，他身形一动，紧接着寒光一闪，“ 呛啷 ” 一声长吟。
原来两人不约而同，各各发出一招，两剑相击，自然发出呛然龙啸，凌月剑客笑容未敛，道：“ 果然手底下有两下子！ ” 剑光一凛，身随剑走，“ 唰唰 ” 又紧接着几剑。
原来方才对剑时，凌月剑客已经试出了丁善程剑底的功力，本来他对这年纪轻轻的六合名手所存的蔑视之心，此刻也全收起来了。
丁善程剑光如雪，走的也是轻灵狠辣一路，须知六合剑法本自脱源于武当，因此金刚手伍伦夫才有“ 他是你们的小师弟 ” 之说，此刻两人一交上手，剑光如梨花错落，远远望去，宛如在漫无风砂里涌起一座光幢，光景自然又和方才谢铿动手时大不相同。
天中六剑脸上也不禁都露出惊异之色，因为他们将对方的实力估计过低，谢铿的掌力虽然雄厚，但游侠谢铿在武林中已算得上是一等一的角色，他们也还并不十分惊诧，此刻见这么年轻的人，在剑法上也有这么深湛的造诣，居然一时之间，能和凌月剑客战了个平手，自然有些意外了。
谢铿静立在旁边，仿佛在想着什么心事，哪知他却在暗中调息，做着内功，铁霸王郭树伦张大了嘴，用心的看着他们两人动手，他天性好武，只是头脑不甚发达，练武总无大成。
金刚手伍伦夫皱着眉，暗怪自己多事，跑到达来找谢铿，他暗忖：“ 真是好没来由，无缘无故的又惹上这些事。 ” 下意识的探手入怀，触手之物，使得他脸上更是忧形于色，暗地叹息着：“ 眼前凶吉尚不自知，善程这孩子却要去找这些麻烦，若然他失手被伤，那我又折了个好帮手，唉！我本来想多拉个帮手，哪知偷鸡不着，反倒蚀了把米！ ”
他越想越烦，无聊的将怀中之物取在手上把弄，眼睛却随着丁善程的剑打转，恨不得他一剑就能将凌月剑客刺个这明窟窿，但他却未想到，如果这样，那他也跑不了啦。
突然，凌天剑客也飘身下马，极快的掠到伍伦夫面前，伍伦夫一惊，肩头一晃，连退了数步，哪知凌天剑客如形随影，也跟了上来，伍伦夫微微有些吃惊，强笑道：“ 阁下有何指教？ ”
凌天剑客却不答话，眼睛紧盯着伍伦夫手上之物，忽然回头喝道：“ 老三，快住手。 ”
凌月剑客无论在动力或是临敌经验上，都比丁善程高了一筹，十几个照面下来，已占了优势，渐渐已将丁善程的剑式，困在自己剑圈之内，此刻听了凌天剑客的喝声，心中大奇。
但他终究还是住了手，身形暴缩了五尺，六合剑丁善程也大感奇怪，剑尖一垂，诧异的望着他们。
凌月剑客掠至凌天身侧，投给他一个询问的目光，凌天剑客一指伍伦夫手中之物，道：“ 老三，你看看这是什么。 ”
凌月剑客也大大露出异容，连笑都笑不出来了，金刚手眼光一转，心中大动，暗忖：“ 大概他们也是接到此令才来的，看来此令的主人，已静极思动，又要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了。 ” 一阵风吹来，尘土落入他眼中，他眼皮极快的眨了几下，伸手拭去了留在眼皮上的泪珠，暗暗埋怨道：“ 只是他却为什么会选中这样的鬼地方，难道其中又有什么文章？ ”
云龙白非以极快的身法，掠去数十丈，才渐渐放缓速度，这并非他真力有所不继，而是心中紊乱的思潮，使他极需静下来想一想。

当然，他觉得有些骄傲，以游侠谢铿这种在江湖上已享盛名的人物，在他手下尚不能走过三十招，但是另一种深邃的悲哀，却使得他这份骄傲和高兴的感觉，大大的冲淡了。

石慧的一颦、一笑、一嗔、一怒，此刻仍留在他心底，虽然他和她并没有一段很长时间的相处，但在他说来，却已足够他回忆了。

他偶然想起了一篇美丽的骈文，当时在他看来，并没有引起他很多感触，然而此刻，那其中的每一句话都深深激动着他。

那篇骈文大意是说，人类之间的友谊，是需要很长的时日来堆积的，而爱情却每每发生在一刹之间，相爱的人们，也不需要很多时间相处，有时匆匆一面，便已刻骨铭心了。

他在江湖中闯荡的时日尚短，但遇上的事，却使他在这短短的一段时间中，仿佛苍老了许多，他甚至将一年之后天龙门大选掌门的事都看得极淡，而在这以前，他是极为看重的。

他虽然放缓了身形，然而在他思潮反复之间，却已走了许多路了，渐渐，他仿佛觉得近处已有人烟，于是他将身形更放缓了下来，因为他也知道在普通人面前炫技，是江湖中的大忌。

果然，不远处就有个小小的市镇，他亦是初到西北，当然不知道这市镇的名称，他也不去打听，因为这是无关重要的。

他入镇之后，略为整理了下衣裳，拍去了身上的尘上，天龙门雄踞武林多年，到了他父亲一代，已是名成功就，是以他自幼养尊处忧，何曾吃过这种风尘之苦，此刻他但觉心身俱疲，得先找个安歇之处，至少，得先将脸上的尘土洗去。

于是他就在这小镇的唯一街道溜达着，希冀能达到自己的希望。

不久，他就发现了一件颇为奇怪的事，原来这小镇上一共只有一家小客栈和三家吃食店，照理说在这种荒僻之地，是不会有什么生意的，然而此刻，非但那小客栈早已人满，就连那三家吃食店也是座无虚席了。

他无可奈何的在街上转着，不时有人向他投以奇异的目光，他也没有注意，因为他已没有这份心情去注意别人了。

终于，他看到一个卖些牛肉蒸馍以及汾酒之类的吃食店里走出两人，他暗忖：“ 这回里面大概有空位了。 ”心中陡然一喜，连忙急朽两步走了过去，从吃食店出来的那两人也极为注意的看了他两眼，两人窃窃低语，似乎在讲着什么。

他一脚跨进那间小铺，一种混合着酒与烧肉的气味直往他鼻子里面冲，他不禁咽下一口唾沫，心中暗笑自己的馋相，目光却在搜索着空位，然而，这小小铺子里的七张桌子却仍然坐满了人。

他可不愿意在这种情况下再走出去，用为他实在有些饿了，于是他拉着正在忙得一塌糊涂的店伙，要他替自己想想办法。

两人言语不通，但是终于那店伙明白了他的意思，因为走到这店里来的人，还会有什么其他的目的，于是他设法替他在一张桌子上找了个空位，虽然那张泉子原先已有三个人坐在那里了。

白非随意点了些吃食，略略漱了漱口，安顿了下来之后，才发现这个小镇上的情况，的确是有些异于寻常。

原来这小镇里的吃客说话的声音，南腔北调，显见得不是来自一处，但是彼此间却又像是都认得，不时有这张桌子上的人跑去另一张桌子上去聊

天、敬酒，而且粗豪的大笑着。

最令白非注意的，却是这些吃客一个个都神足气壮，两眼神光饱满，显见都是练家子，而且从他零星听到的一言半语中，还听出了这些人都在武林中有些地位，而且看情形，这些人武功都还不弱，这个出身武林世家的白非当然看得出来。

他奇怪地暗忖：“在这处小地方怎会有如许多武林豪客？”收回目光来，却见和自己同桌的三个人也都在注意的望着他。

他立刻发觉和自己同桌的这三个人不是和其他的人一路，这三人中一人年纪颇长，似乎已有五、六十岁了，另两个却都是风姿不凡的年轻人，非但衣着打扮不俗，而且气度高华，和那般武林豪客一比，更显得如鸡群之鹤，超人一等。

于是他善意的朝那三人微笑一下，那老者也一笑，神态之间甚为和详，一点儿也没有武林中人那种剑拔弩张的样子。

另两个少年也抿嘴一笑，白非仿佛还看到其中一个脸略略红了一下，这才注意到这两个少年容貌之美竟是生平罕睹。

于是他更起了亲近之心，只是他面皮尚嫩，不好意思朝人家搭讪而已。

少时吃食送了上来，白非虽然肚子饿，可也不好意思狼吞虎咽，可是这种店里的牛肉蒸馍等物，都是大块文章，因为生意太好，是以烧得也不烂，他很吃力的吃着，抬头一望，这老少三个人仍在瞪着大眼睛望着他，脸上不禁一红。

那老者笑道：“男子汉吃东西，难看一点有什么关系，二十年前我若看到这种东西，不用手抓来吃才怪。”他哈哈大笑两声，接着道：“着要装作斯文，就不是男儿本色了。”

白非脸又一红，心里不但没怒意，而且暗中感激人家的好意，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就这么奇怪，若是换了一个他所讨厌的人讲出这几句话来，恐怕他当时就要变脸动手了。

那两个少年“噗哧”一笑，望着白非，像是十分有兴趣的样子，白非甚至觉得自己的形状有些狼狈了，更不好意思大吃。

那老者呷了口酒，缓缓放下杯来，笑道：“兄台像也是从远方来的吧？”白非点了点头，老者又说道：“此地风光，虽比不上江南的小桥流水，但大漠风情，男子汉总要经历一下才是。”

白非又一点头，他觉得这老者话中，豪气逸飞，句句都令他心折，那老者心情像是甚好，大笑着朝他身旁的两个年轻人道：“你看人家精光内蕴，一派斯文，你们真该学学人家才对。”

那两个少年齐齐望了他一眼，其中一个对另一个一做眼色，两人又“噗哧”一声笑了起来，白非低下了头暗忖：“这两个小伙子一个劲儿笑个什么！”脸上又不禁飞红了起来。

那老者像是诚心结交白非，一手拿了酒瓶，道：“兄台可要来一杯，这酒虽不甚好，却是我由四川携来的，味儿还足。”说着，不等白非的同意，就替他斟满了一杯，一面道：“萍水相逢，老夫就这么惹厌，兄台休要见怪才是。”

白非虽不善饮，但生长在那种家庭中，岂有不会喝酒的道理，连忙接过杯子，道：“长老见赐，小可感激尚不及，怎会有别的意思。”

那老者举起酒杯，连连大笑道：“好，好，干一杯。”

酒尚未占唇，一股强烈的酒气已直冲进白非的鼻子，他本来只想浅呷一口，但想到老者所讲的话，一仰首，果然干了一杯，顿时热血上涌，脱口道：“这不是大曲酒吗？”

伸过空杯去，意思竟像要再来一杯。

老者大笑道：“好，好，原来你也懂酒，再来一杯，再来一杯，老夫今天酒逢知己，却是要不醉无归了。”

那两个少年对望了一眼，其中一个道：“爹爹今天这么高兴，可别喝得太多了。”

另一个咯咯笑道：“你又来管爹爹了！以后等你……”他笑着顿住了话，却又道：“听说那人也是喜欢喝的，你留着去管管他吧。”

先前一人笑答了一句，却不再说话了。

白非心里奇怪，这两人怎的这么娘娘腔，蓦的想起母亲所说，在江湖上行走的女子，多半都是女扮男装的，再仔细望了他们两眼，越发确定了他们都是女子，暗忖：“难怪他们不喝酒了。”

第二杯酒下肚，白非抓起一大块牛肉来就吃，再也不管斯文不斯文了，老者点首笑道：“这样才是大丈大的吃相。”竟也抓起一块盘中的牛肉，吃了起来。

那两个少年不断地“吃吃”笑着，他们与白非素不相识，此刻竟相处得十分融洽。

那老者酒量甚豪，喝了这么多酒下去，神色依然丝毫未变，打量了白非几眼，笑道：“萍水相逢，本不应请教兄台的姓名——”

自非忙接口道：“小子白非。”

那老者“哦”了一声，方在寻思之间，那两个少年已“哟”的一声，脱口道：“白非，你就是天龙门里的云龙白非吗？”

他这一脱口而呼，这小铺共有多大，除了已经喝醉了的几个之外，哪个没有听到，一起都扭转了头向白非打量着。

原来云龙白非，此刻在江湖中已颇有名声，而这个小铺中所坐的，十个里有十个是武林中人，听到这名字，自然难免注意，也更难免窃窃私议，有的奇怪云龙白非是个如此年轻的俊品人物，有的却在猜测和他同桌的那三个人的来路，原来他们也没人认得这老幼三人。

云龙白非有些得意，却有又些不好意思，那老者仔细地又看了几眼，忽然一拍桌子，道：“难怪我看见台不但气度不凡，而显见得内功已有非常根基，原来竟是天龙门的公子。”

那两个少年对他也是频频流目，但却没有一个向他说话的。

这种情况白非可是第一次遇见，他甚至觉得有些坐立不安了，那老者随手掏出一锭银子，抛在桌上，道：“兄台如不弃，不妨随老大到客栈去谈话，这里人太多，总非谈话之地。”

自非正被这么多双眼睛看得有些发窘，闻言正中心意，忙站了起来，其实他此刻连那老者的名字都不知道，只知他必定有着很丰富的阅历，很深的武功，是个隐迹风尘中的侠士罢了。

他们穿过别人的桌子时，自非隐隐听到有人在说道：“怎的天龙门下也有人参与此事，这倒有点奇怪了。”

白非心中一动，暗忖：“这里到底有什么事发生呀，想来这事还不寻常，否则怎会引得这许多武林豪客都来到此地。”流目四顾，人家仍然在望着他，

天龙门多年未干预外事，此刻他当然难免引起别人的注意，他头一低，随着那老者走了出去。
　　此时有人“ 呸 ”了一声，一个粗豪的声音道：“ 有什么了不起。 ”
　　那两个少年走在最后，闻言回头道：“ 你说的谁？ ”
　　那人摇摇晃晃的站了起来，似乎已有了七、八分酒意，大声说道：“ 我说的是谁干你娘的屁事！ ”
　　那两个少年方自大怒，哪知那汉子又道：“ 我丧门神走遍江湖，什么玩意儿没见过，像你们这样的小兔崽子，老子更见得多了。 ”
　　在座的大多是此人的朋友，也郁有了酒意，闻言一起哄笑起来，却不去考虑这后果。
　　此刻白非也回转身来，那老者走在最前面，此时已走出铺外了，店里的掌柜早就在担心这班大爷会生事，现在更吓得面无人色。
　　那两个少年气得面色铁青，其中身材略长的一人，冷笑一声，手微一扬，也未见有什么寒光，但那粗豪汉子却惨呼一声，双手一阵乱动，将面前的桌子都推翻了，酒菜落地，接着，倒在地上。
　　于是一阵大乱，小铺中的吃客纷纷叱骂，有的在骂：“ 天龙门是什么东西，敢这么张狂。 ”
　　原来这批人在武林中都是成名露脸的人物，有的是镖头，有的是武师，为着同一件事都跑到这西北边睡之地来，此刻见同伴受伤，当然大怒。
　　他们出语一伤及天龙门，白非可沉不住气了，厉喝道：“ 朋友们说话可得放明白些，有人要跟天龙门过不去，只管冲着我来好了。 ”
　　那些武林豪客乘着三分酒兴，又仗着自己这面人多，有的翻桌子，有的抛长衫，纷纷叱骂道：“ 大爷们今天要教训你们这几个兔崽子。 ”有的甚至将兵刃都抽出来了。
　　这一场混战，看来在所难免，那身材较长的少年连连冷笑，神色镇静，甚至还有些威严，并非方才言笑时那种样子。
　　云龙白非自恃身手，也没有将这班角色放在心上，他却不知道在这班人里也不乏硬手，真动起手来，胜负难料呢。
　　忽然又是一声厉喝，声音仿佛深山钟鸣，震得各人耳畔嗡然作响，这声音甚至不像是人类口中所能够发出的，众人个个大惊，云龙白非也回过头去一看，却原来是那和详的老者。
　　铺内群豪也都被这声厉叱震住了，大家心里都知道，这种厉叱声肯定是发自一功力深湛的人口中的，而此人内功的深湛，足以惊世骇俗，但是大家都没有想到这安详的老者。
　　那老者目光中威凌四射，已见灰白色的长眉，根根倒竖，云龙白非也不免吃惊，暗忖：“ 这老者的气功竟已到了这种地步。 ”在心中飞快的将父亲说给他听的武林中成名英雄有姓名者想了一遍，但却也未想出这老者究竟是什么人来。
　　食铺里混乱的人声，顿时因着这老者的一声厉叱而静寂了，每个人心目中都有着和云龙白非同样的想法，都在思索着老者的名字。
　　那老者其利如刀的目光，缓缓自每个人脸上扫过，沉声道：“ 你们想干什么？ ”
　　许久，没有一个人发出声来，这么多武林豪客，竟都被这老者的一声厉叱震住了，那少年轻蔑的一撇嘴，不屑的说道：“ 脓包。 ”

这脓包两字，可真令人忍受不住，铺中群豪再也忍不住，这种终年在刀口找饭吃的朋友，即使明知要吃亏，也要拼上一拼的。

于是有人说道：“朋友，少弃骰子，有什么玩意儿只管抖露出来，亮亮相就想唬人，大爷们可不吃这一套。”

说话的这人，正是河北成名的人物八卦刀予明伦，他再也不会想到，这老者竟是他生平最敬佩之人，只是他却从来无缘得见而已。

随着他这一发话，群豪又是一阵低叱，那老者长眉一立，回头朝白非及那两个少年一挥手，低叱道：“你们都出去。”

他话中像自然有一种威仪，连云龙白非那种个性骄狂的人，也不由得不走了出去。

外面天气仍然极为阴沉，那两个少年跟在白非后面，一出到外面，就互相埋怨了起来，一个说：“你刚才出手怎么那么客气，要是我呀，不多伤他几个才怪。”

另一个撇嘴赌气道：“我呀，还比你好得多，你躲在后面，连手都没有动一下。”

云龙白非心里有些寒，暗忖：“这两人看来文文静静，笑起来也甜得很，怎的却是如此心狠手辣。”他却不知道这两个少年不但心狠手辣，在江湖上已是大大有名的煞星哩。

他心里微微有些着急，不知道小铺里面现在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番光景了，忽然，他听到一声极为响亮的惊呼之声，他知道那一定由许多人口中同时发出的，心中一动，忍不住想进去看看，哪知方自走了一步，那两个少年已同时喝止道：“你进去干什么，我爹叫你等在外面，你没有听见吗？”

白非心中有些不悦，他几时受过这种疾言厉色，然而此时此地，他却又不得不忍下来，皱着眉，缓缓在外面踱着步子。

那身材较高的少年又一笑，道：“我是好意，你可别不高兴呀。”

声音又是软软的，和刚才像是换了个人似的。

云龙白非有点啼笑皆非的感觉，什么话都不能讲，只得勉强一笑，负着双手，施然而行，眼睛却盯在那小铺的门口。

小铺里现在一点声音都没有了，就在白非几次忍不住想挤进去看看的时候，那老者已缓步走了出来，面上已恢复了安详的神色。

云龙白非一个箭步窜了上去，想问：“怎么了？”突然又发觉自己太沉不住气，微微一笑，将身形停了下来。

那老者想是已明白他的意思，笑道：“这里已经没事了，我们边走边聊。”

白非此刻越发断定了这老人必非常人，在那种已是剑拔弩张的情况下，他能够将一场要爆发的争战消弭无形，这比他用武力将那些人全部制服都要令人值得佩服，心想这必定是他有令人慑服之处。

那两个少年一跳一蹦的跟在老者后面，仿佛只要在这老者面前，他们就变成了天真的小孩子似的。

老者仿佛在想着什么心事，走了一段路后，他突然回头向白非说道：“兄台这次孤身西来，一定有着什么事情，老夫不嫌冒昧，如果兄台不在意的话，可否告知老夫呢？”

这问题倒真使白非难住了，他到西北来，是为了跟踪石慧，但是这理由，却又怎能对别人说出来。

因此他嗫嚅着，半晌说不出话来。

那老者面色一变，道：“ 在我面前还有什么说不得的话。 ”语气中所带的那一种力量，真能使人心甘情愿的说出自己的秘密。

那身材较高的少年，仿佛特别喜欢说话，此刻也道：“ 你这人真是的，在我爹爹面前还有什么说不得的话。 ”

白非望了他一眼，他一皱鼻子，道：“ 你看我干什么？ ”

白非险些失笑，暗忖：“ 这厮倒调皮得很。 ”心中有了几分好感。

那老者笑叱道：“ 小二子不要调皮。 ”

白非再也忍不住笑出声来，又瞅了他一眼，暗忖：“ 小二子，哈，原来你有个这么漂亮的名字。 ”

那少年一跺脚，不依道：“ 爹爹真是的，当着外人也叫人家小二子。 ”这一娇嗔不依，活脱脱的更是少女的娇态样子。

白非又一笑，暗忖：“ 凭你这样子还想假装男人？ ”

这一说笑打岔，老者竟不再追问白非了，此刻他对这老少三人，虽然并没有多大的认识，但竟也随着他们同走。

片刻，来到那家小客栈，那是白非曾经来过的，老者带着他们走到一间小房间，房间设备的简陋，使得白非暗暗皱眉。

原来西北人民穷困已极，通常家庭里，多半无桌无椅，只有一个极大的土炕，一家人白天在上面做事，晚上就在上面睡觉，这原因说来可笑，因为他们有时全家人只有一、两条裤子，有事时才能穿，没有裤子穿的人，怎能下得了床，这种情形直到很久以后才得改善。

这小客栈里当然也是这种情形，那老者一摆手，让白非也坐在炕上，笑道：“ 出门人应随遇而安，比这再坏的地方，都得照睡不误。 ”

他像是又看穿了白非的心事，道：“ 你别嫌这地方不好，有时情势所逼，你连猪栏都得睡。 ”他微微一笑，道：“ 想当年，我就睡过猪栏的，只是那种气味太难闻，但我还是睡着了。 ”

那两个少年笑得全身颤动，白非也忍下住笑了出来。

老者突然面色一整，朝白非道：“ 不管你是为着什么到西北来的，也不管你是否有心来此，但这里即将有事发生，你是看出来的了。 ”

白非连连点头，他人极聪明，如何看不出来，只是他却丝毫不知道这里到底发生什么事罢了。

“ 你年纪还轻，我希望你能分得出正邪，不要人云亦云，做那盲从附和的呆子。 ”那老者道来，面上正气凛然。

白非又连连点头，可是他却是糊涂了，暗忖：“ 他对我说这种话是什么意思？ ”心中一惊，转念讨道：“ 难道他已知道我和无影人的女儿，有着情意，因此才发话劝阻我，可是她母亲就算不好，和她又有什么关系，何况……何况她也死了，什么事都谈不到了。 ”一念至此，脸上又流露出黯然之色。

他心中的思忖，使得他面上的神色，亦阴晴不定，那老者哈哈一笑，道：“ 我真想不透，那两个小子谁有这样的神通，竟连天龙门下的人都请了来。 ”他目光一转，盯在白非脸上道：“ 天龙门除你之外，还有别人的也来参与此事吗？ ”

白非实在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事，正容笑道：“ 不是小可瞒您，小可实在不知道这里将要发生什么事，天龙门有没有人来，小可也不知道。 ”

那老者“ 哦 ”了一声，目光仍紧逼住白非的眼睛，想是看出他并非虚言，过了一会才说道：“ 你不知道这事也好。 ”说着话，他站了起来，在房中缓

缓兜着圈子，似乎在思索着什么问题。

白非此刻心中亦是疑窦丛生，最令他不解的，就是这老者究竟是何许人也，他究竟凭着什么，竟能镇住那小铺中数十个终日在枪尖刀口讨生活的武林朋友，他暗忖：“这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呀，这老人必定有着什么足以令别人心服的地方，也必定有着极大的名声，但是我却怎么想也想不起来，当今武林的前辈英雄中，并没有这么样一个人呀。

“小铺中刚才所发生的，究竟是什么事呢？为什么那么多人会同时发出一声惊呼？是这老人露了一手足以使他们震惊的功夫？还是他的名声使他们惊呼呢？”白非百思不解，这老人的来历，竟使得本已心事重重的他，又加了些心事。

那两个少年嘟着嘴，一言不发的坐在旁边，白非瞧了他们一眼，又忖道：“刚才那少年一扬手，那汉子就倒了下去，看样子痛苦得很，可是他扬手之间，并没有暗器的光芒，甚至连暗器所带起的风声都没有呀，当今之世，我还没有听说过有这种无影无形的暗器呢，即使那种细小的金针之类的暗器，发出时也不会像那样的简直没有任何痕迹呀？”

这些难解的问题，使得他两道剑眉紧紧皱在一起，坐在土炕沿上，也不知道有什么话可以打开此刻无言的僵局。

那老者突然停下身来，缓缓向白非问道：“你知道我是谁吗？”白非茫然摇了摇头。

“也难怪你不知道。”那老者一笑说道，自怀中掏出一物，在白非眼前一扬，又道：“你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

白非见了此物，心中猛然的一阵剧跳，暗忖：“原来竟是他。”心中方正惊异，那老者却又掏出一物，朝土炕上一丢，道：“你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却并未等到白非回答，接口又道：“中原武林的数百个豪士，就是为此物，才到这西北来的。”

白非仔细看了那东西几眼，脸上又露出惊异的神色来。

在那黄土将崩的一刻里，石慧的江湖历练，当然不及谢铿及黑铁手丰富，但是心思反应的灵敏，却非他人能及。

何况她距离窑门本比谢铿等两人为近，当下连念头都来不及转，身形一动，便掠了出去。

这在当时的确是千钧一发，她假如再迟那么一点儿，便得和谢铿等两人一起葬身在黄土之下。

她方掠出土窑，身后已是轰然一声大震，她连头都不敢回，身形弓曲之间，已然上掠数丈，这是她身受父母两人的绝学，换了一人，也不会有这种功力逃出。

云龙白非也就是在她之前片刻离开的，但此刻她所遇到的惊险，却远在云龙白非之上，土块都飞溅到她身上，打得她身上隐隐发痛。

黄土如洪水而下，她将她能施展出的每一分功力，都完全的施展了出来，身形如凌波之海燕，自黄土之上掠了出来，她这一全力而奔，真气就有些接不上来，但是地仍然不敢停留，等到后面的土崩所发出的轰然之声静下来之后，她才敢停下身形来。

这时她喘气的声音，已经非常急促了，她静立着将就了半晌，方自回望，四周又恢复了静寂，原来她这一阵急掠，已奔出很远了。

大难过后，她心里反而平静得很，这几乎是每个人心里都会发生的感觉。

她此来的任务，就是将谢铿致死，此刻她已断定谢铿必定已葬身在黄土之内，暗忖：“他焉能再逃出活命呢？”转念又想道：“只是黑铁手也葬身其内，妈听到了，不知道会多难受哩。”

她哪里知道，谢铿并未死，世上之事，又岂是人们所能推测的呢！

此刻她任务已了，再也没有什么事了，觉得轻松得很，因为她又可以回家了，回家是种多么甜蜜的享受呀。

她轻轻一笑，蓦然想起了白非，少女的心里变幻无常，她对他竟也在不知不觉中有了很深的情意，于是她对这正在怀念着她的人，也开始怀念了起来，这种感觉，是她前所未有的。

她也不知道她为什么会理睬这年轻人，虽然她对他的态度是冰冷的，但是她却将她的身世一切，都告诉了他，虽然事后她想起来也有些后悔，然而当时她却像是无法控制住自己似的。

“如果我回家去，此后不知道要什么时候才能再见他了。”她幽幽长叹了一声，漫无目的的向前走去，她还有着能再碰到他的希望，虽然也许等她再碰到他时，仍然是一副冷冰冰的样子。

这就是少女的心情，是人们最难了解，但也是最容易了解的。

她所走的路，和云龙白非同一个方向，因此所遇也相同，这里仍然是一片荒凉的原野，黄土遍地，凤仍很大。

她辨不出方向来，心里有些着慌，想找个人问问，因为这里四面看起来竟完全一样，她若走错了路，在这种生疏的地方，一定难免迷失，而她此刻有些疲倦，也有些饿了。

忽然，她鼻端冲进一股香气，她几乎以为是自己有毛病了，因为这是烧肉的香气，而在这种地方怎会有烧肉的香气呢？

但是这香味越来越浓郁，她直往下咽唾沫，肚子越发饿，终于忍不住向那香味发出的方向走去，而且越走越快，竟施展起轻功来了。

“无论如何，我也要弄它一块来吃吃。”她生就是有我无人、一相情愿的脾气，自己想做的事，也不问别人的感觉，就要去做，纵然做出了要惹一身麻烦，也是先做了再讲的。

果然，走了不远，她就看见前面有烟升起，因为有风，所以那烟被吹得四下飘散。

她脚一点，身形如箭般窜了过去，但等她看清前面的景象时，她却不得不猛然收摄住身形，因为那使得她几乎吓了一跳。

原来前面有人席地而坐，因为是背向着她，是以看不清面貌，只看到那人头发很长，似乎是个女子，最怪的是这人衣服穿得极为破烂，在那人面前，就是烟发出来的地方，烧肉的香味，也是从此发出的。

此情此地，再加上这么样一个怪异角色，石慧胆子再大，也不免吃了一惊，她踌躇着，不敢再往前走，而简直想溜开了。

这是石慧前所未有的，她正想转身，哪知前面那人却蓦然道：“后面是什么人？”声音沙哑而粗，又不像是个女子。

石慧更是一惊，因为她知道自己的轻功深浅，而且极为自负，她暗忖：“我敢说我根本没有发出一点声音来，这人却知道了，这真有点儿奇怪，难道这人——”她不敢再往下想。

“走到这里来，你想走可不成！”那人又冷冷说道，像是背后有着眼睛似的。石慧看着他的背影，越来越害怕，但脚步却一步一步往那人走了过去，

心跳的声音，也越来越响了。

那人极为难听的一笑，道：“你害怕干什么，我又不会吃了你。”石慧浑身机伶伶打了个寒噤，暗忖：“难道她烧的是人肉？”她虽有一身武功，但遇着此事，竟像一点儿也施展不出了。

那人咯咯笑着，一转脸，石慧这一惊却比方才为甚。

照石慧的恩忖，这人必定难看丑恶已极，因为她背影如此，声音又这么难听，哪知这人一转脸，却是张奇美无比的面孔。

这美，简直美得不似人类，那是一张瓜子脸，眼睛大而明亮，鼻子挺直，嘴巴是一个小巧而曼妙的轮廓，但是皮肤却白得可怕，在白的里面，带还着些青的味道。

这使人无法推测她的年龄，石慧的心中，更起了恐怖之意，因为这张脸是和这人全身的其他部份都绝不相称的。

那女人又一笑，笑得很甜，笑声却难听得可怕，朝石慧道：“小姑娘，你一个人来这里干什么，不怕坏人欺负你吗？”

她大而明亮的眼睛里，顿时现出一种迷惘凄凉的光芒，像是因着太多的往事而伤心，而这些往事，却又是她永生难忘的。

石慧全身冷汗涔涔，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忽然“噗哧”一响，那女子“哟”了一声，道：“烧的肉已经好了，怎的这么快呀。”

原来她不知从哪里弄来几块砖头，在里面烧着枯树枝，弄出很多烟来，而那砖头上却炖着一个大瓦锅，里面的水滚着，发出“噗嗤噗嗤”的声音，也发出异常浓郁的香气。

那女子掀开锅盖，香气更是扑鼻而来，石慧忍不住又咽了一口唾沫，她心里虽然害怕，但生理上的要求却仍然强烈。

那女子也看到了，道：“你想吃一点吗，那就坐下来，不要假客气。”说着从身旁的一个大布袋里，拿出一套碗筷，道：“我从来没有请别人吃过我做的东西，今天也是我看你特别投缘，但是我碗筷只有一副，只好等我先吃了你再吃。”

石慧不敢作声，那女子伸出手，竟十指葱葱其白如玉，那碗也是极上品的磁器，筷子竟然是象牙的，石慧更奇怪，她方才还以为这女人是鬼，现在虽已没有这种感觉，但却更奇怪，眼看着她拿着一个汤勺将瓦锅里的东西盛了出来，放在碗里，用筷子慢慢吃着，吃得香得很。

石慧肚子里可难受得很，她睁着大眼睛望着那香气扑扑的锅子，心里恨不得那女人快点吃完，哪知那女人吃得更慢，一面说道：“我天生吃饭就慢，你要是等不及，就用手在锅里抓着吃好了。”

石慧“嗯”了一声，暗忖：“这么烫的东西，怎么能用手抓来吃。”她瞅了那女子一眼，看到她破烂的衣服，心中恍然忖道：“看她这样子，八成是个女疯子。”嘴里可不敢说出来。

那女子一面吃，一面笑，笑声虽然大，石慧听起来可没有一点儿笑意。她心里有些发慌，不知道这女疯子对她究竟有什么用心。

那女子望着石慧，笑道：“你怎么不吃呀？”石慧哭笑不得，那女子又道：“你怕烫，不敢用手抓着吃是不是？”

石慧有些奇怪：“怎么我心里想着的事，她好像都知道的样子。”一股凉意，由背脊直透头顶，老实说，这种能预知别人心意的人，是有些可怕的，何况这女子看来又是这样奇诡。

那女子突然将千里的碗筷都送给石慧，笑道：“你怕烫，我可不怕，你用筷子吃好了。”

石慧不由自主的接了下来，那女子拍了拍手，仔细的看了看自己的手，一面说：“不脏，不脏。”竟将一双纤纤玉手，伸进仍在沸腾的瓦锅里。

石慧又不禁机伶伶打了个冷战，那女子在锅里捞了半天，捞了一大块肉出来，手上仍然玉指葱葱，这双玉手竟像是钢铁所铸的，丝毫没有因着这沸腾的肉汤而有半点红肿。

那女子像是行所无事，一面吃肉一面道：“你快吃呀！”

石慧暗忖：“这女子的内功竟到了水火不侵的地步了，这我虽然听人说过，可是老不相信，想不到这女疯子竟是个这么样的高人，可是她究竟是谁呢？我却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这样一位人呀！”

她呆望着碗里的肉，香气更一阵阵往鼻子里冲，她暗笑自己的馋，但还是忍不住用筷子夹了一块，放在嘴里咀嚼着。

这一吃之下，她只觉得是生平从未吃过的美味，赶紧又挟了一块，不一会，大半碗连汤带肉都被她吃了个干净。

她意犹未尽，望着瓦锅，意思是再来一碗，那女疯于却一点也不疯，笑道：“你还想吃再吃一碗吧，来，别客气。”

石慧脸微微一红，那女子又笑道：“你别怕难为情，这我也是不花钱买来的，吃光最好。”说着，她又从那大布袋里拿一大片生肉出来，道：

“这条狗我吃了两天，还没有吃完，再不吃完就要坏了，有你帮着我吃，再好也没有。”

石慧一惊，瞪大眼睛过：“狗肉！”

那女子笑嘻嘻的说道：“对了，狗肉，你说好吃不好吃？”

石慧觉得一阵恶心，刚才吃下去的东西，在肚中翻江倒海，直想往外吐，可是又吐不出来，干呕了半天，一点儿东西也没有吐出来。

那女子笑得咯咯有声，道：“这是天下最好吃的肉，你要是不吃一次，你可真叫白活了。”

石慧越想越恶心，那女子笑得打跌，道：“真开心，到西北来，今天是我最开心的一天了。”仿佛只要别人难受，她就开心似的。

那女子又吃又喝，石慧虽然饿，可再也不敢吃一口了，那女子边不管她，吃完了，将锅里剩下的一点肉汤往火上一倒，连连叫道：“可惜，可惜！”锅也不洗，碗也不洗，又放进大布袋里。

石慧眼睁睁望着她，心里想走，又不敢，她有生以来，几曾遇过这样的事，心里真感委屈，眼圈儿都红了，像是要淌眼泪的样子。

那女子将东西都收拾好，拿起大布袋往背上一背，石慧松了口气，暗忖：“这一下她可要走了。”

哪知那女子冲她一笑，道：“你可别想丢下我一走就算了，我寂寞得很，需个人陪陪我。”

石慧勉强张口想说话，那女子却一板面孔，道：“你要是像男人一样，随随便便就把我丢了，我就要杀死你。”

石慧头皮发麻，不知该怎么样好，那女子两道柳眉几乎倒竖了起来，道：“天下的男子呀，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她转过头向石慧道：“你人漂亮，年纪又轻，千万别上男人的当呀！”

这女子有时神智不但非常清醒，而且智慧也比别人高，可是有时候说话

却又颠三倒四的，不知道在说些什么，再加上地这一身打扮，石慧暗忖：“她一定是个疯子。”但疯子又怎会有这么深湛的功夫呢？石慧真的有些迷糊了。

那女了摇摇晃晃的走了几步，眼角不时去瞧石慧，石慧有些怕她，只得乖乖的跟着她走。

那女子笑道：“看样子你轻功也不错，跟着我来吧。”身形一动，快如闪电，向前掠去，霎时已消失了身影。

石慧大喜，身形猛转，也以极侠的这度向相反的方向奔去，几个起落之间，她暗忖：“这下我可逃开了吧。”

念头尚未转完，身侧有人冷冷说道：“我早就告诉你说，你想跑可办不到。”

石慧一回头，却看到那女子已来到她身侧。

石慧的轻功，在武林中已可算是第一流的了，但这女子的轻功，可像是不可思议，石慧又气又怕，忽然心中一动，暗忖：“妈妈给我的药，我还没有用完，正好给她用一点。”

她自幼耳濡目染，将人命看得一文不值，想到此处，她不再反抗，跟在那女子后面，但是那女子轻功太高，她又根本追不上，极力的施展出功夫，但她究竟是个女子，年纪又这么轻，虽然一时间还不会怎样，但她却已叫苦连天了。

那女子走了一段，又歇了下来，再走了一段，她道：“肚子饿了，我们烧东西吃吧。”

石慧一怔：“她肚子怎的饿得这么快？”

那女子身形四下流走，一会儿，竟被她弄了三块平平正正的大石块，又去找了些枯柴，拿起瓦锅，又烧起狗肉来。

于是她升起火，又煮起肉来，石慧心里好生气，但气却只能气在心里而已，一句话也不敢说出来，怔怔的在她身旁。

那女子脸色愈发青了，又好像有点冷，她伸手一拉石慧道：“你怎么不坐下来？”

石慧一缩手，因为她的手竟凉得可怕。

她不甘愿的坐在那女子身旁，火越烧越旺，她从布袋中取出那一大片生狗肉，随手切去，那肉竟应手而被切成一块块的，生像她那一双玉手竟是利刀似的，石慧更是吃惊，暗忖：“这女疯子的功夫怎的这样惊人。”连这名满江湖的两位武林高手的后人，都被这种不可思议的功夫震怔住了。

那女子又从布袋中取出一个皮囊，里面竟满装着水，又拿出了几个小罐子，里面有盐、有作料，石慧暗忖：“这布袋里还有什么东西？“诧异的望着那布袋，又不敢动手去看。

不一会，瓦罐里的香味又自溢出，石慧虽然知道这是狗肉，也禁不住这香味的诱惑，直流口水，她生平没有吃过狗肉，虽然觉得很恶心，但这种南方的异味，她竟有再吃一次的想法。

那女子忽然冷笑一声，道：“又有几个馋鬼来了。”

石慧留意倾听，却听不出一丝声音来，方才暗忖：“这种鬼地方还有什么人来。”念头未转完，突然听到有马蹄行走的声音。

她不禁暗暗钦佩这女子听觉之敏锐，自己也是从小练武，旁人听不见的东西，自己也能听出来，但和人家一比，却差得太远了。

马蹄声本也不是冲着这方向而来，但到后来，蹄声却越来越近。

片刻之间，就来了几匹马，从马上人坐在马上的姿势看起来，这些人马上的功夫都极好，石慧不免睁大眼睛去看，那女子却低着头，动也不动，注视着锅中即将沸腾的肉汤。

那几匹马来到近前，其中一人道："好香的味道，俺又累又饿，有东西吃真是再好没有了。"一口的关东口音，而且语气之中，仿佛只要有东西，他就能吃似的，至于人家让不让他吃，那全部不放在他的心上。

那女子冷笑一声，目光隐隐露出杀机，低骂道："臭男人。"

石慧暗笑："这女疯子怎么对男人这么样恨法。"

那几匹马上的骑士"唰"的一起下了马，身手干净利落之至，他们共是四人，手里挥动着马鞭子，大刺刺的走了过来。

石慧暗啐一口，也觉得这些人极为讨厌。这些人不知道自己倒霉的时候已经快到了，还高兴得很，其中一人身躯最为彪壮，扯着大嗓门道："今天俺兄弟真是走运，不但有吃有喝，还有这么漂亮的两个娘儿们陪着，想不到这趟到这里来，还有点收获。"

另一人怪声笑道："俺对娘儿们倒不感兴趣，只要老三的酒带来就行了。"这班粗豪小子，四肢虽甚为发达，头脑却迟钝得很，可没有想到在这种荒凉的地方，人家两个女子敢孤身坐在这里，难道没有一点仗恃吗？兀自笑着、叫着，像是突然看到什么宝物似的。

先前那彪形大汉又笑道："俺兄弟真是青菜豆腐，各有所喜，老二、老三喜欢喝酒，俺和老四却喜欢酒字下面那……"说着话，粗声大笑，一屁股坐在石慧的旁边。

石慧以为那女子必定会发作，哪知那女子却笑了起来，笑的声音轻轻的，道，"肉就快煮好了，爷们等一会再吃吧。"

那大汉甩着眼睛望着她，笑道："这娘儿有点儿意思，喂！你怎的不穿件漂亮的衣服，以后你跟着俺，不但管保你有吃有喝，还得管保你打扮得标标致致的，哈哈。"他敞开喉咙大笑了几声，又道："今天你遇着大爷们，真算你走了运了。"

那女子便轻轻的笑着，石慧一肚子闷气，依着她性子，不把这些粗汉一个个撕成两半才怪，但她看到这女子的样子，却只得将闷气留在肚子里，暗骂："这女疯子到底是什么玩意儿？"

另外三个大汉也坐了下来，那嗜酒的老二怪笑着说："你们遇见俺大哥，可真是走运了，俺大哥在关东有名的温柔体贴，是个风流多情的大英雄——"说着，他又大声笑着，道："老三，快把酒拿出来，咱们干咱们的。"

石慧望着老大的尊容暗忖："这还叫温柔体贴，风流多情呀？"一恶心，连隔夜的饭都快吐出来了，连忙将身子移开一点儿。

哪知那老大却伸出一只毛茸茸的粗手过来，笑道："小娘儿们，别害臊，大爷又不会吃了你，管保玩得你舒舒服服的。"

石慧面目变色，方想动手，却见那女子朝她使了个眼色，其中仿佛有着什么深意，只得心一松，将手收了回来。

那女子轻轻一笑，道："爷们都是从关东来呀，这么巴巴的跑到这种鬼地方来干什么呀？"

另一人想必是老四，笑着接口道："来看你呀。"两只眼睛，几乎眯成一条长缝了。

老大却一本正经的说："大爷们是别人特别请来办事的。"他故意叹了

一口气，做出十分了不起的样子说道：“想不到中原武林中，都是脓包，真遇上了事，还得让大爷辛辛苦苦的从关外跑来。”

石慧面色又一变，悄悄伸出手去，在瓦锅的边缘摸了一下，那锅里肉汤已在翻滚着，显见得肉已经可以吃了。

“肉已经可以吃了，老三，快动手。”老二接过酒囊，呷了一大口，“嗖”的一声，从怀中拔出一把解腕尖刀，自锅里挑了一大块肉出来，又似乎嫌太热，放在手上慢慢凉着。

其余三人也各自拔尖刀，老大笑道：“这肉可烧得真不错，过两天大爷事办完，把你接回家，天天给大爷煮肉吃。”

石慧暗中冷笑一声，脸上的神色，令人难测，只是那四条粗汉正自兴高采烈，根本没有注意到地面上表情罢了。

那女子笑道：“你们也是接到‘黑蛇令’吧？”面上露出一个极为奇怪的表情。

那四个汉子倒真吃了一惊，同声道：“你也知道？”

那女子又一笑，自怀中取出一物来，黑黝黝的，发出金属的光。老大更吃一惊，刚伸手想去接过来，忽的惨叫了一声，倒在地上。

石慧冷笑一声，骂道：“臭男人！”

那女子咯咯笑了起来，道：“真看不出你来，小妹妹，你还有这么一套。”

石慧所施的毒，岂是小可，那谢铿以何等动力，何况只是闻了一下，已自中毒不支，这四条粗汉竟吃了下去，此刻早已全身发黑，死多时了，那女子朝他们的尸身看了一眼，转过头来静静的看着石慧，眼中竟露出喜悦的光芒。

石慧此刻对这女疯子非但不像方才的恐惧、怀恨，而且甚至微微有些好感了，微笑道：“对不起，这锅子恐怕再也不能用了。”

那女子咯咯笑道：“你以为我不知道吗，天下除了无影之毒外，再没有一种毒药能这么厉害了，喂，我说小妹妹，你是无影人的什么人呀？”

石慧又一惊，暗忖：“她怎么什么都知道？”

那女子睁着一双明如秋水的眼睛，静静等着她的答复，石慧看得出她绝不像其他的人对她妈妈有着又恨又怕的恶意，遂说道：“她是我的妈妈。”语气之中，对她有这样一位妈妈，颇为自豪。

那女子“哟”了一声，笑道：“真是有其母必有其女了，做得又干脆，又俐落。”石慧一笑，那女子又笑道：“我早就想看看你妈妈，却想不到妈妈没有看到，反而先看到女儿了。”

石慧一笑，问道：“你能告诉我你是谁吗？”

那女子目光中，立时又露出那种幽怨、凄凉和迷惘的样子，喃喃低声道：“我是谁，我早就死了，现在已经不是我了！”

石慧倒没有因着这莫明其妙的话而惊异，因她早就知道自己的问话一定得不到回答的，低头一看，那黑黝黝的铁牌仍在那女子的手上，脑海中晃过黑蛇令三字，心里模模糊糊的有些儿印象，仿佛以前也听说过，只是这印象已经很难记忆清晰了。

于是她问道：“这就是江湖上传说的黑蛇令符吗？”那女子一点头，石慧又道：“你是不是也因为这黑蛇令符到这里的呢？”

那女子眼中精光暴射，道：“他配叫我吗？”随又低低说道：“我来这里，是为着另一件事。”眼中又现出那种神色。

石慧悄悄接过那黑蛇令，极有兴趣的把玩着，一面问道：“这黑蛇令到底是怎么回事呀，以前我好像听爸爸说过，不过现在又忘了。”她现在对那女子已无恐惧，又恢复了她那种天真娇憨的态度。

那女子望了她一眼，眼中竟有些慈爱之意，仿佛虽然不愿意说话，但却也不忍拂了这天真少女心意一样，缓缓说道：“当时江湖中最好的帮会天龙会，因掌门人清理门户而瓦解了，天龙门下千百万兄弟，顿时没有依靠，那时武林中有个很年轻，但是武功极高的人，叫做‘千蛇剑客’的——”说到这千蛇剑客，她倏然顿住了话，脸上满是怨毒之情。

石慧接口问道：“这千蛇剑客的名字我倒听过，他是不是和当时江湖上最负盛名的一对侠侣白羽双剑齐名，被武林中同尊为‘武林三鼎甲’的那人，只是他们不是都早已隐迹江湖了吗？”

“武林三鼎甲！”那女子呻吟似的低语了一句，面上流露出令人难解的神色，然后点了点头道：“对了，就是此人，他以一柄灵蛇剑和一袋灵蛇镖得名。”她又顿了顿，指着那黑蛇令道：“哪，这就是当他年以此做尽坏事的灵蛇镖了。”

石慧极有兴趣的倾听着，那女子又道：“因为他武功太高，虽然坏事做尽，可没有人敢说他什么，他名声更高，虽然那仅仅是臭名而已，但是等到他网罗天龙门的所有兄弟，自组了个灵蛇帮之后，他居然一本正经、满面道学的做起好事来了，江湖中人却很高兴，哪知他坏事做得更多，只不过是暗中行事，没有人知道罢了。

“于是，别人竟将他尊为武林三鼎甲中的状元，他也就表面做得更好，后来——”她又顿了一下，目光闪动了许久，才接着说道：“后来不知因着什么，此人竟失踪了，灵蛇帮那等赫赫的声威，也因着他的失踪而风消云散了。”

石慧听得出神已极，此时接口道：“我好像听爸爸说过，他的失踪，和当时也一起隐迹的白羽双剑有着关系，是吗？”

那女子一转头，不让石慧看到她面上的表情，道：“这个我也不太清楚。”石慧“哦”了一声，像是因为听不到故事而失望得很。

许久，那女子低着头，不知在想些什么，石慧突然道：“现在这黑蛇令怎么又重现了呢？”

那女子沉恩着，像是根本没有听见她的话，她等了一下，又问了一句，那女子缓缓抬起头来，道：“这个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不知道那厮又在玩什么花样，我本来以为他只请了中原武林的人物——”她目光扫了那四具尸体一眼，又道：“却想不到他连关东的马贼都给请来了。”

石慧又“哦”了一声，道：“这一下这里可有热闹好看了吧？”

那女子苦叹了口气，道：“只怕这热闹还不会太小呢。”低下头，又陷入回忆里去，像是回忆虽然使她难受，但也有令她觉得甜蜜的地方。

这两个女子年龄不同，身世也迥异，但性情上却有着许多相同的地方，那女子抬起头来，一笑道：“今天恐怕是我话说得最多的一天了。”石慧望着她美丽的面孔，心里又加了几分好感，那女子又叹道：“多少年来，我都没有和人说过话哩。”

四野虽然仍极阴凄，然而这堆柴火的旁边，却像充满着暖意。

虽然，那四具显得极为狰狞可怖的尸身仍然倒卧在那里，然而人们只要心中温暖，其他的任何事都不放在心上了。

“你要不要跟我看看热闹。”那女子缓缓站了起来，问着说，石慧心里何尝不在这样想，立刻道：“好极了，你带我去吧。”将回家的事，忘得干干净净，也站了起来，此刻，已经是傍晚了。

白非望着那老者拿给他看的两件东西呆呆的出了会儿神，这两件东西他以前虽然都没有看见过，可是已经听过很多次了。

然后他惊异的抬起头起，望着那老者道，“你老人家就是白羽双剑？”白羽双剑的名声，天下皆知，岂只白非而已。

那老者微微一笑，指着抛在炕上的东西道,“这’黑蛇令”你也知道吧？”他又一笑，道：“这和你们天龙门还有些关系呢！”

白非恍然道：“难怪我看有这么多武林豪士都聚集到此地来，想必是那千蛇剑客静极思动，又想重振旗鼓了吧？”

那老者微笑道：“他们还是一帮一帮来的呢，听说那千蛇剑客又想重振灵蛇帮，并开十二个香堂，由武林中人公平较技，胜者为强，是以有野心在灵蛇帮占些地位的人，都约了帮手，群集此地，都是想在这十二香堂里占一席位的呢！”

白非一笑，道：“老丈大概以为我也是其中之人吧？”

那老者哈哈大笑道：“原来我也在奇怪，堂堂天龙门的少掌门人，怎么也会来蹚这一趟浑水——”

白非接口道：“老丈来此，还是为了昔年未了之事吗？”他问得含蓄得很。

那老者正是昔年名扬天下的白羽双剑中的司马之，此刻摇头道：“昔年的恩怨，老夫早已忘记多时了，此来却是为着要找一个人的。”他长叹了一声，又道：“浩浩江湖中，知道老夫昔年恩怨的，只有令尊大人一人而已——”

白非沉恩未语，突然道：“千蛇剑客此次重现江湖，想必是又得了什么武学绝传，是以才敢如此大张旗鼓的去做。”

司马之摇头叹道：“他华发已鬓，想不到还有一份争雄的野心，老夫将这些事却早已看得极谈极淡了。”

那两个少年此刻面上也现出忧怨之色，白非望了他们一眼，向司马之道：“这两位想必是令媛了。”他毫不客气的说出令媛两字。

那两个少年脸上一红，司马之满怀感慨的脸上，也露出笑容道：“你看得出来他们是女扮男装的？想不到你年纪轻轻，目光却锐利得很。”

白非暗笑：“这还有谁看不出来。”

司马之指着身材较长、也就是那很爱说话的一个笑道：“这是我的义女，你别看她年轻，她在江湖上的名声，也不弱于你哩。”

白非“哦”了一声，他方才看过她的功夫，并非因此话而怀疑。

那女子却娇笑道：“爹爹真是的——”口中虽在不依，心里却像是高兴已极，司马之哈哈笑道：“你这位罗刹仙女还会不好意思。”

白非“哦”了一声，恍然忖道：“原来她就是昆仑双绝手里六阳神掌郑剑平未过门的夫人。”心中竟微微有些失望，当然，这种微妙的心理，除了他自己之外，谁也不会知道。

司马之又指着另一个道：“这个也是我的义女，叫小霞，她从小离开父母，就跟着我的姓了。”司马小霞嘟着嘴，望着白非，似乎在怪她爹爹为什么不捧她两句，司马之眼光中满是慈祥的爱意，笑道：“她除了撒娇之外，

可什么也不会。”

司马小霞“嘤咛”一声，倒在床上，粉脸想必已红得像熟透了的樱桃了，白非望着她娇憨的样子，心中却浮起石慧的影子。

白非心中一动，突然问道：“白羽双剑昔年形影不离，后来怎的突然离开了呢？小可对老丈昔年的韵事雄迹，虽然曾听家父谈过一些，但却仍然不甚清楚。”司马之脸色一变，竟流露出怨恨与幽忧这两种情念所混合的神色。

白非马上知道自己的话问得太孟浪了，竟触痛了人家心底的创痕，后悔得很，但话已出口，想收回也来不及了。

司马之却并没有怪他，只是苦叹道：“此事说来话长，以后有机会，再说给老弟知道吧。”

白非望着他，觉得这名满天下的大侠虽然后中处处流露出英雄垂暮之情，但眉目之间，却仍时时现出过人的英豪之气。

此刻，他也恍然了解了方才小铺里群豪们为什么在发出一声惊呼之后，便没有任何举动的缘故，他暗忖：“那是因为他们看到了这位大侠昔年被江湖中视为圣者的白羽今的缘故呀。”

他望了那枝曾在司马之手中把玩着的白色羽毛一眼，又望了望那炕上的黑蛇令，忖道：“想不到这武林中人极难见到的黑白双令，今天都被我拿到了。”

其实黑蛇令还容易见到些，这白羽令却一共只有两根，武林中人要想见上一见，的确是不太容易的。

司马小霞突然翻身坐了起来，两只大眼睛一眨一眨的望着自非，道：“喂，我爹爹刚才问你为什么到西北来，你怎么不说呀？”

白非脸又一红，司马之看出他的窘态，笑道：“霞儿，不要多开口。”小霞一生气，又嘟着嘴倒回炕上去了。

蓦然，客栈中的入声喧哗了起来，许多人的脚步奔来奔去，像是发生了什么事故，司马小霞和罗刹仙女乐咏沙对望了一眼，大有想出去看看的意思，白非也是少年心性，好奇之念大起，也从炕上站了起来道：“我出去看看。”

她们感激的望了他一眼，他整了衣裳，方才想走出去，哪知门外竟有人敲起门来，乐咏沙娇喝道：“什么人！”

门外门进一个人来，自非面色一变，暗忖：“这人怎的不等回答就闯了进来。”再一看，却是客栈中的店小二，怒火也就消退了。

店小二咧开嘴一笑，道：“这两天我们这小地方可来了许多大侠客，客官想必也知道的了——”他话还没有说完，乐咏沙已皱眉喝道：“少噜嗦，我问你外面出了什么事？”

店小二暗地一伸舌头，忖道：“别看他人长得像女孩子，脾气却那么大。”他若知道她根本就是女孩子，恐怕更要吃惊了，但是他心里搞鬼，嘴里却恭恭敬敬的说道：“听说这里又来了个大侠客，叫什么天中六剑的——”

乐咏沙“哦”了一声，道：“他们来了。”那店小二两次被她打断了话，站在那里，竟没有再开口，乐咏沙又喝道：“快说呀！”

店小二道：“另外还有姓谢的，叫做什么游侠，这位谢大侠橡是名头很大，到这里来的侠客，好像全认识他。”

他一口气说到这里，咽了口唾沫，白非暗忖：“怎么他也来了。”

“住在我们小店里的侠客们听到他来了，全跑了出去看他，听说那位姓谢的侠客最近报了一件大仇，别人也都为他恭喜。”

司马之却突然问道：“这姓谢的是和天中六剑一起来的吗？”

店小二点头道：“他们一起来的有十几个呢！”

司马之轻轻一皱眉，低语道：“这倒奇怪了。”他虽然隐迹江湖多年，但武林间事他仍然清楚得很，此刻听说游侠谢铿竟和武林中声名素来狼藉的天中六剑一起来，心里当然有些奇怪。

店小二见他们不再问话，暗忖：“这些爷们真难伺候。”转头想走，忽然又回头来，将手里捏着的一张纸条交到司马之面前，一面说道：“方才有三个人，说要找你老人家，他们只说姓司马的，小的本来不知道是谁，后来听他们一形容，小的就知道那一定是你老人家了。”他似乎非常喜欢说话，一开口，就是一大串，司马之脸色微变，道：“人呢？”

店小二一摊手，做了个无可奈何的姿势道：“这三人只交了张纸条给我，叫我交给你老人家，人都早就走了。”

司马之一手接过纸条，道：“知道了。”

等店小二走了出去，他奇怪的低语道：“这会是谁呢？”脸上神色更为诧异。

他缓缓展开字条，司马小霞和乐咏沙都挤在他后面，白非虽然不好意思挤着去看，但也伸长了脖子，用眼角偷偷去望。

那是一张普通的纸，上面写的话可并不普通，只见上面写着道：

“方才飞鸽传书，得知二十年前故人也来此间，欣慰莫名，弟此次聚会群雄，却未想到我兄也来至此间，以至未能迎迓，歉甚。

“此后我兄行处，一路弟已令专人接待，弟每思及与兄把臂言欢时之乐，此心便跃然而喜矣，特此专祝旅安。”

下面署名是邱独行，司马之当然知道那就是千蛇剑客的本名，但却再也想不到他竟会有此一举，心中大异，暗忖：“他怎会知道我在这里的，难道他也在小镇上吗？”

但他自己随即推翻了自己的想法，恍然忖道：“必是我方才在小铺中露出身份，有人以鸽书通知了他。”他心里有些吃惊，这千蛇剑客的消息怎会如此灵通，忖道：“看来二十年来邱独行不但另学了一身武功，在这西北之地，也有着极大的势力哩。”

于是他抬起头，朝带着询问的眼色站在旁边的白非道：“看来昔年的恩怨我虽然已忘却，别人可并没有忘记哩。”

乐咏沙嗔道：“没有忘记又怎样。”罗刹仙子以手辣著名江湖，对这昔年江湖中的第一人——千蛇剑客，居然也不大买帐。

司马之双目一张，道：“我倒要看看这邱独行二十年来，又练成了些什么超凡入圣的本领。”语气中雄心顿长。

白非暗笑：“果然不出我所料。”他此次出来本想闯荡声名，现在这西北边陲之地，居然风云际会，群雄毕至，他暗忖：“这正是我一显身手之地。”满腔热血上涌，雄心也顿时飞了起来。

司马小霞突然又问道：“游侠谢铿又是怎么的一个人呀？”她年纪本幼，心情不定，每每会问出一句无头无尾的话来。

司马之道：“此人义声振动江湖，听说是个没奢遮的汉子。”

白非哼了一声，不屑的说道：“只怕也未必尽如人言吧。”

乐咏沙也接口道：“我看他能和天中六剑混在一起，也未必是什么好家伙。”

司马之低头沉吟道：“这我也觉得奇怪得很。”顿了顿，又道：“他大仇得报，莫非他已将黑铁手除去了吗？”

他眼睛看着白非，显然这句话是向白非说的，白非又哼了一声，道：“他虽然杀的是杀父之仇人，但也是他的救命恩人呢。”

司马之三人都有些奇怪，白非遂将事情的经过说了出来，司马小霞和乐咏沙都替黑铁手可怜，还在怪着谢铿的无情，司马之长眉一竖，道：“若然你们是谢铿，你们又会怎么做呢？”

这句后说尽了谢铿的苦衷，胜过了千百句为谢铿辩护的话，白非不禁低下头来，他对谢铿虽有偏见，此时亦是无言相对的。

司马之当然也看出这情形，他对达英俊潇洒的少年不但极为爱护，而且还存着一分深心，因此岔开话头道：“我肚子又有些饿了，白老弟，再出去喝两杯吧。”抓起放在桌上的酒瓶，摇了摇，笑道：“这里面还有大半瓶酒哩。”

白非一笑，也解开窘态，笑道：“我也有些饿了哩。”

这老少四人走到街上，天色已经全黑了下来，谈话之间，是最容易消磨时间的。

就在这短短两三个时辰内，街道上竟已大换了一番面目，这本是荒凉的小镇，现在竟因着这许多游客而突然繁华了起来。

每家店铺都照着很亮的灯，原先做着别的生意的铺子，此时也临时添了些桌椅，做起吃食生意来，街上人也很多，尽是些神足气壮、一望而知练家子的武林人物，看到司马之等几人，有人只淡淡一眼，有人却在窃窃私语，大约已经知道这安详和蔼的老者就是昔年名震江湖的白羽双剑了。

白非暗忖：“此时此地，希望不要碰到谢铿才好。”他当然不是怕谢铿，是觉得略微有些不好意思，这是他听了司马之的那话才生出的感觉，其实谢铿又何尝愿意碰到他呢。

谢铿极为不愿意和天中六剑等人在一起，然而他生性豁达，什么人都拂不下面子来，当六合剑和凌月剑客交手，凌天剑客蓦然发现伍伦夫手中的黑蛇令，才喝止了凌月剑客。

于是他们都知道了彼此是为着同一件事而来，天中六剑此来抱着野心极大，他们虽然生性怪僻，但却都是聪明人，见了谢铿和丁善程的武力，自然有拉拢之意。

因为他们知道此次西来的好手必定很多，增加自己的力量，总是件好事，他如此想，金刚手又何尝不是这种想法。

因此双方一拍即合，居然结伴而来，谢铿虽然不愿和他们一路，但江湖游侠，都是些热血男儿，谢铿也想参加这件热闹，因为除了有数几个人之外，谁也不知道这千蛇剑客的真相。

谢铿还很兴奋，想见识见识这昔年武林中的泰山北斗人物。

这其中的种种曲折，白非和司马之等人当然不知道，因此他们却在奇怪着，游侠谢铿怎会和天中六剑混在一起。

白非心里不愿见到谢铿，目光却在四下搜索着，这是人们都有的心理，当他不愿见到一人时，目光却往往会搜索着此人，这是极为矛盾的心理，但也是极为正常的心理。

他目光四处流动，忽然面色大大的改变了，暗忖：“难道我眼睛花了吗？”伸手揉了揉眼睛，再定睛一瞧，心头不禁猛然一阵剧跳。

“呀，真是她，她居然没有死，天呀！这不是梦吗？”他眼光远远盯住一人，原来那人竟是他时刻未忘的石慧。

他失魂落魄似的从人丛中穿了出来，司马之奇怪的问道：“什么事？”他也没听见，司马之更奇怪，也跟着走了过去。

当石慧瞧见他时，那时她的心情也几乎和他一样，两人四日相对，像是目光中含着吸引对方的力量，脚下不由自主的朝对方走了过去。

司马小霞嘴一嘟，心中有些酸酸的感觉，乐咏沙望着她，心中暗笑：“这小妮子竟也春心大动了。”她已有了归宿，大有饱汉岂知饿汉饥之意。

“你也在这里？”石慧热情也激荡了起来，以前冷如冰霜的装作，在这一段隔离之后，再也无法继续下去了。

这时她身后如鬼魅般的走出一个长发女子，状如女丐，带着笑意望着这一双互相都堕人情网的少年，心中连带的也得了些甜意。

原来石慧和那诡秘的女子竟也一起到了这小镇上来了，那诡异女子这半日来已对石慧深迷钟爱，是以见她这种样子，知道她和这俊逸的少年彼此都有了很深的情感，心里也在为她高兴着。

她眼中竟隐隐含着泪光，想起以前的自己，心里更是感触甚多，正想走开一步，抬头一望，自己的一颗心，也几乎跳到腔子外面了。

这一个西北边陲的荒凉小镇上，不但群集了武林群豪，而且在这小镇上所发生的情感上的波澜，更远比武林中的波澜为大哩，其实武林中所有的波澜，又有哪一件不是因着人们内心的波澜所引起的哩。

第三章　千蛇之会

石慧眼中含着喜悦的泪光，凝睇注视着白非，她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此时会对他流露出如许浓郁的情意，她年纪还轻，有关情感方面的事，经历得也少，当然不会了解人类的情感，假如已被抑制了许久，那么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爆发出来时，其力量是常常会令人觉得惊异的，只是这种惊异中又常常包含着喜悦罢了。

良久，她才忆起这世上除了他们两人之外，还有着许多别的东西存在的，于是她略为有些羞涩的回过头去，但是她一转头，却愕住了，原来那诡异的女子也能分享一份她此时的喜悦。

那诡异的女子此时螓首微垂，右手停留在鬓间的乱发上，一双明亮的眼睛，那长长的睫毛上也挂满了泪珠，这情形不是和她自己一模一样吗？

她再也想不到这武功诡异、个性诡异、身世更是诡异的女子会有这种表情，她再回过头来，白非仍然痴痴地望着自己，在白非的左侧，站着一个两鬓已经斑白的老人，神情竟也和白非一样。

若不是她此刻的心情不同，若换了平日，她见了这一老一少两人的神情，怕不要笑出声来，白非脸上带着痴痴的神色，在他这种年纪来说，还不以为异，可是司马之胡子都快全白了，有这种神色，就未免有些可笑，何况他就站在白非身侧，两人一相对照，这种情况可就更显得滑稽了。

但白非和司马之自己的心里，却没有一丝半点可笑的成份，白非此刻心里充满了柔情蜜意，石慧见了他这时的神情，看起来比天下任何事都美妙多倍，他本已浓郁的情意此刻更浓郁了，是以，他连站在身侧的司马之都没有注意到。

至于司马之呢，他此刻的心情更复杂了，他望着对面那头发松乱、衣衫褴楼的女子，心里泛起了一个婷婷少女挥剑如龙的倩影，不禁黯然。

原来这诡异的女子竟是当年白羽双剑中的冯碧，这当然谁也不会想到，司马之来此，虽然也有一半是为着找她，但此时骤然相逢，他几乎也有些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

昔年白羽双剑叱咤江湖，双剑至处，所向披靡，他们原本是师兄妹，自幼可称是青梅竹马，感情自是甚笃，这样一对玉壁天成的英雄儿女，当然会遭人之嫉，结果竟中人之算，而劳燕分飞了。

以他二人的身分地位，以及那一身震惊武林的功夫，还会上了别人的当，那人自然也非易与之辈，他俩人一别数十年，只到今日才重逢，昔日的误会以及怨愤，经过这二十多年悠长岁月虽已平复，但逝去的岁月所带给他们的创伤，却再也无法追回了。

此刻他们心中思潮如涌，情感上的起伏，更尤在白非及石慧之上，司马小霞及罗刹仙女怔怔的看着自己的父亲，心里也猜中了七、八分，只有石慧心中猜疑暗忖：“ 难道她和这老头子有什么情感上的纷争，看起来，他可以做她的爸爸了。 ”

她哪里知道司马之这些年来忧心如焚，胡发皆白，五十多岁的人，看起来已有六、七十岁的老态，而冯碧在这些年里另有奇遇，容貌看起来，仍是二十多年前她和司马之在一起时的老样子哩。

司马之跨前一步，黯然问道：“ 你好吗？ ”心中万千思念，竟在这一句话里表露无遗。冯碧眼中转动着晶莹的泪光，她此刻含泪垂首，楚楚可怜，

哪里还有石慧见到她时那种类似疯子的神态，司马之再跨前一步，长叹道：“岁月催人，我已经老了，你——看起来还是老样子。”

冯碧一抬头，张口正想说话，却忽然一咬银牙，身形一动，竟掠起数丈，从两旁店铺的屋顶上逸去了。

她身法之快，简直非言语所能形容，石慧是见识过她的武功的还不怎么，可是别人却大大的吃惊了，就连一向极为自负的罗刹仙女，此刻亦是心中剧跳，惊异世上竟有轻功如此高的人物，方才她眼光始终追随着冯碧，但冯碧施展出身法时，她那么灵敏的目光竟仍没有她的身法快。

石慧回过头，紧盯着司马之，以为他一定也会追过去，哪知司马之却长叹一声，垂着头站在地上，黯然道：“这又何必，难道这么多年，你还没有想清楚吗？”声音仿佛梦呓着的呻吟，因为他并没有讲给别人听的意思，只是自己低语而已。

路上的行人除了几个始终站在那里注意着这件事的人之外，竟都没有看见冯碧飞身而去，因为她的身法实在太快了，快得出乎人们的思议之外，就连始终迷于甜蜜中的白非，虽然他就站在冯碧的对面，却都没有发现。

司马之仍站在路中，路上行走的俱是些武林豪容，都用惊异的目光望着他，有人还在暗骂：“这厮好生不识相，站在当中挡人的路。”但看了这一堆男女个个英气不凡，知道必有来头，为着这一点小事也没有张口骂出来。

司马小霞和罗刹仙女脸上亦是伤神之色，走过来轻轻扶着这老人的臂膀，她们也知道司马之昔日的恩怨，在这种时候谁也不愿意出声来惊动这满怀伤心之情的老人，无言的站在他旁边。

白非迷迷糊糊自梦中醒来，看到这种情形，方自惊疑，回头询问的望着石慧，想问问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目光转动间，神色不禁一变。

原来那边缓缓走来十余人，他第一眼就看到其中有谢铿，心中叫苦，“怎的我不愿意碰到的人，却偏偏让我碰到他。”

心里虽然这么想，眼光却仍然没有放开那一堆人，眼光再一动，又看见一件奇事。

原来谢铿身后，竟有六人并排走来，这小镇的路本极窄，这六人并排一走，几乎占据了整个路面，而且这六人身材都极高，穿在身上的衣服被满街灯光一照，闪闪发出紫光。

按理说在这条群雄毕集的街道上，有人这么走路法，不立刻引起一场争战才怪，但更奇怪的是街上挺胸突肚、昂首而走的那些直眉横眼的汉子，见这六人非但没有怒意，有的竟还躬身招呼，就是没有招呼的，也是远远避开，让路给这六人走过去。

白非心中一动，暗忖：“这六人怕就是天中六剑？”

思忖间，那六人及谢铿已走了过来，白非看到那六人目中无人的样子，心中气往上冲，暗忖：“你们是什么东西。”抬头又望见谢铿，竟带着一脸笑容望着他，他只得也不好意思的一笑。

他对谢铿心中有愧，哪知人家像是并不在意的样子，他反而更难过，这种吃软不吃硬的脾气，正是武林豪士们的通病。

天中六剑以武林中一流好手的身份来到这小镇上，自以为凭着自家的武功地位，在这么鸡毛蒜皮大的一个小镇上，怕不是稳坐第一交椅。

这六人都是心高气傲的角色，凌月剑客虽然比较奸狡些，但却比别人更骄傲，他只不过将这份骄傲隐藏在心里而已。

他们并排而行，见到人们都对他们特别恭敬，心中不禁更是飘飘然，他们可不管人家这份恭敬是出于内心抑或是出于惧怕的。

当他们看到有人挡在路中，见了他们竟像是没有看见一样，心中不禁大怒，凌尘剑客沉声道：“ 这批小子没长眼睛吧。 ”言下大有凡是长了眼睛的，见了他们都该远远躲开之意。

谢铿当然听到了，朝身旁的丁善程做了个眼色，他看到白非，连白非这么狂的人物站在那路正中的老者身侧，竟也显得很乖的样子，这老者的身份可想而知，这番天中六剑又出言不逊，恐怕要碰个硬钉子，他对天中六剑本无好感，肚子里暗暗抱着看热闹的心理，他朝丁善程做的眼色，也就是这种意思。

丁善程可不知道他的用意，方自一怔，天中六剑已冷冷一排停在司马之的身前，冷然望着这挡路的一堆人。

凌月剑客脾气最暴，首先沉不住气，傲然叱道：“ 你们挡什么路，难道没长着眼睛吗？ ”

司马小霞和罗刹仙大同时抬头，两双明如秋水的妙目同时向他们一瞪，凌尘剑客嘻嘻一笑，道：“ 我原道挡路的是狗，原来却是几只小兔子。 ”笔声里很明显的带出了猥亵的意味。

司马小霞气得面目立刻变色，罗刹仙女却也嘻嘻一笑道：“ 兔子是什么意思呀？ ”她走南到北，闯荡江湖已有些年了，当然知道兔子的意思，也了解他话中的意味。

凌月剑客横目一望，看见这人虽然笑嘻嘻的一脸兔子相，但双目中神光满足，必定有着很深的内功，方自要劝阻凌尘剑客。

哪知凌尘剑客又冷笑道 :“ 你们当兔子的难道还不知道兔子的意思吗？ ”他不知道大祸已临，信口开河，以至天中六剑十年来所换得的声名，竟断送在西北边陲的一个小镇上。

罗刹仙女“ 哦 ”了一声，笑道：“ 是这么样的吗？ ”

白非眼见到她的手段，心里知道那小子一定要倒霉，石慧却忖道：“ 这人讲话比我还像女孩子。 ”原来她竟未看出人家是女扮男装。

凌月剑客看到路上已围着看热闹的人，也觉得他六弟的话讲得太不雅，他们处处都摆着名家的架子，此刻这么多人围着看，何况这些人又都是武林人物，是以他虽然已看出对方不是好相，但却也不愿在这种地方失去了面子。

于是他故意咳嗽了一声，沉声道：“ 路上本是人家行路的地方，你们岂可站在这里发愣，快快让路给我们走过去。 ”他自以为自家的话已讲得十分客气，哪知人家却不买帐哩。

司马小霞气得脸发红他说：“ 旁边那么多路，你们不会走吗？ ”

凌尘剑客却冷哼道：“ 大爷们喜欢这么走法，怎的？ ”

罗刹仙女又“ 哦 ”了一声，笑道：“ 是这个样子的吗？ ”

凌尘剑客在天中六剑中品性尤劣，而且他自幼出家，竟染上了断袖之癖，两只不怀好意的眼睛眯着，在罗刹仙女脸上打转，笑道：“ 小孩子，我劝你乖一点，把你的老头子架走，不然的话，大爷就要对你们不客气了。 ”

司马小霞大怒叱道：“ 你—— ”话还没有出口，就被罗刹仙女一把拉住。

罗刹仙女仍然笑嘻嘻地说 :“ 你们就是江湖上鼎鼎大名的天中六剑吧？ ”

凌尘剑客得意的笑道：“ 你也知道我是谁？ ”

“ 当然知道了。 ”罗刹仙女目中的杀机，已隐隐从她的笑意后面流露出

来，道：“可是你们知不知道我是什么人呀？”

凌尘剑客有点好笑的一点头，暗忖，“这小崽蛋子也来道什么字号。”

谢铿远远站在旁边看热闹，回顾丁善程道：“你看这人怎样？”

丁善程摇头道：“我也看不出他的来路。”

郭树伦道：“这小子嫩皮嫩骨的，我一把怕不把他抓碎。”

罗刹仙女仍是微微含笑，道：“那么——”她手微微抬起一点，接着道：“我就告诉你吧。”

语音一落，凌尘剑客已是一声惨呼，双手掩着眼睛，痛得蹲在地上，天中六剑本来站得整整齐齐的一字排开，此刻也顾不得什么名家风度了，一拥而前，围住了凌尘剑客。

金刚手伍伦夫面色一变，悄悄退后一步，大声道：“这是断魂砂。”他见多识广，白非虽然见罗刹仙女用过，却不认得此物，他却一眼就看出来，这就是江湖阅历的问题了。

“断魂砂”三字一说出，听到的人莫不面目变色，火灵官蔡新也是使暗器的大行家，见了这种无形无影的暗器，更是吃惊。

谢铿又回顾了丁善程一眼，暗忖：“果然他倒了霉吧。”

他义薄云天，如果不是对天中六剑极为不满，怎会有这种幸灾乐祸的想法，丁善程摇头道：“这人也未免太狠了些。”

这一声惨呼，将沉入迷惘中的司马之惊醒了。

按理说，在旁边发生这么多事故的时候，他怎会直到现在才惊醒，但人的情感，却每每如此奇妙，司马之和爱侣分离了二十多年，一朝得见时，伊人却绝裙而去，他心中的沉痛，又岂是外人能体会得到的。

突然剑光大作，司马之眼一瞬，天中六剑除了仍蹲在地上呻吟的凌尘剑客之外，全拔剑而起，十余年来，天中六剑横行江湖，从来没有受过什么挫折，此刻见凌尘剑客已然伤在那里，哪还有忍耐之意。

他们心神激荡，恨不得将这罗刹仙女千百万刀分尸才好，却没有去考虑对方是什么人，也没有考虑到人家用的是什么暗器，竟能无影无形中，伤了在江湖上也自然一流人物的凌尘剑客。

凌天剑客双目皆赤，厉叱道：“你好毒的手段。”剑如匹练，带起一道光芒，惊天动地般向罗刹仙女削来。

天中六剑能在江湖上享有盛名，当然不是无能之辈，凌天剑客这一剑，风声飕然，显见得剑式中满蕴着真力。

罗刹仙女冷冷一哼，身形动也未动，那剑光堪堪已到了她头顶之上，凌星、凌云双剑如交剪之电光，倏然剁向罗刹仙女腰的两侧。

这么快的剑光从三面向罗刹仙女袭至，无论她朝哪个方向去躲，哪里就有剑在等着她。

旁观的人也大半都是练家，此刻大家心中都转过一个念头：“天中六剑果然名不虚传。”却在暗暗替罗刹仙女担心。

罗刹仙女冷笑一声，身形竟从交错而来的剑光空隙之中穿了出去，众人只觉眼前一花，那被他们担心着的人已远远站在旁边。

这种情况写来当然很长，然而在当时众人眼中，却是快如电光一闪，除了有数几人之外，大半连怎么回事都没有看清。

凌天、凌云、凌星三剑落空，心头亦微惊，但急怒之下，同时一声厉叱，三道剑光同时暴长，就像一面光墙，向罗刹仙女面前推出。

这一道剑光所及，范围极大，连站在旁边的司马之、司马小霞以及白非、石慧，都在这剑光波及以内，那就是说假如不躲避或招架的话，那么他们也要伤在这剑光之下。

司马之微微一笑，身形未见有任何动作，人已退开五尺，司马小霞生气的一跺脚，也退开了，因为她知道罗刹仙女的脾气。

白非和石慧却大怒，身形不退反进，朝那光墙上追了过去，生像是愿意将自己的身躯，去试试这天中六剑的剑光究竟是否锐利一样。

这时众人又微微发出惊呼，但却不敢叫得声音太大，这种武林高手的比试，已令那些江湖上的普通武师们叹为观止了。

这样一来，罗刹仙女反而站在最后面了，司马小霞暗忖：“姐姐一定要不高兴了。”原来罗刹仙女动手的时候，最恨别人插手，是以连司马之也袖手而观，当然他还有些不屑动手的意思。

哪知罗刹仙女却微微含笑，丝毫没有生气的样子，天中剑客剑光如虹，何等快速，石慧、白非的身形，亦快如闪电，众人眼睛一瞬间，双方已经接触到了，猛听一声弹剑之音，轻脆而带着余音，有些像是两剑相击时所发出的声音，接着几声轻叱，人影一分又合，剑光与人影竟结成一片了。

原来在石慧和自非接触到剑光的那一刹那，自非手指一弹，竟以指上的功力弹退了那满含内力、直如惊雷的一剑，两指微骄，也乘着这剑光微微露出一丝空隙的时候，疾点凌星剑客时间的曲池穴。

石慧身形一飘，却从这剑光结成的光墙上飘了过去，身形尚未落地，在空中又一转折，双腿巧踢连坏，踢向凌天、凌云的肩脾。

天中剑客大惊，倏然撤剑自保，“唰唰”，一连几剑，在自己的身侧又结成一片光网，以求自保，这点就是天中剑客动手老辣的地方，在没有看清敌人手法之前，自保为先。

凌月、凌风，本站在受了伤的凌尘两侧，此刻一望场中情形，不禁都凛然有了些寒意，暗忖：“江湖上哪会出来这么多武林后起，武功竟如此惊人。”他们却不知道，这些人正是武林中的精萃，今日他们碰到了，只是倒霉而已。

白非、石慧动手数招，竟未能抢入他们的剑光中去，众人只觉眼花镣乱，哪里看得出他们的人影，游侠谢铿叹道：“天中六剑这么一副好身手，却可惜——”他惋然止住了话，心里虽然对天中六剑甚为不满，却又不禁起了怜才之心。

郭树伦看得目瞪口呆，他身躯彪壮，虽是神力，但武功却不高明，此番他见这种比斗，大为心折，发誓自己也要苦练武功，但练不练得成，这当然又是另外的问题了。

就连一向自负的六合剑了善程，也不免点头暗忖：“武当剑法，果然有其独到之处。”一双眼睛，更离不开动手之处。

自非连攻数招，但天中剑客的剑法果然严密，竟再也没有什么空隙，这因为他们不求攻敌，但求自保的缘故，司马之微微含笑向司马小霞低语道：“你以后在江湖中闯荡，动手时就要学学人家的样子，不要只学你的姐姐。”

罗刹仙女听见了，在旁边不服气的一撇嘴，暗忖：“这是他们打不过人家时才这样，要是打得过呀，怎么会这样打法呢？”

蓦然，一声龙吟——

白非的身躯，突然像游龙般的升起，竟不是别人纵身的那么快速，而几乎冉冉而起，识货的人又是一声惊呼：“天龙七式！”

这一下连凌月剑客也不禁变色，他万万料想不到在这里竟会遇见天龙门下的人，向凌风低语道：“我们先得准备出于了。”

白非这一施展出武林独步的天龙七式来，威力果然不同凡响，因为任何一派的剑术、拳法，头顶之上总是空隙较多，这是无可避免的，凌天、凌星、凌云也一起大惊，因这天龙七式厉害的地方在于它不但能在空中转折身形，甚至可以连接数招都在空中发出，占着极端优越的地位。

这么一来，天中剑客的头顶上不禁直冒冷汗，因为他们随时有吃上一记的危险。白非啸吟下绝，双腿一拳，凌空下击，掌如泰山压顶，凌星剑客大惊，旋剑而舞，白非却突然双腿一踢。时间拿捏得那么准确而美妙，着着实实的踢在凌星拿剑的手上。

凌星的剑如何能把持得住，竟撒手飞去了，六合剑身形一动，将那把剑抄在于上，拿着剑又回到路旁，却和游侠谢铿把玩了起来。

白非一招得手，凌天剑客的剑已如电光般袭到，他竟借着方才一踢之力身形上移，恰好避开这一招，偷眼一瞥，凌星已倒在地上。

原来石慧就在凌星剑客长剑撒手、微一疏神的当儿，玉指纤纤，快如疾凤般点在他左胸的乳泉穴上，左腿一勾，娇叱：“躺下。”凌星剑客果然应声而倒，百忙中，她双掌反挥，昭君别塞，飕然两掌，分别袭向凌天、凌云。

她目送飞鸿，手挥五弦，身形曼妙已极，司马之连连点头微笑，仿佛甚为赞许，六合剑丁善程低语谢镶道：“这女子的来历，谢兄可知道吗？”意思之间，颇有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之意。

谢铿暗笑：“这朵玫瑰花虽好，刺却多得很呢！”口中却道：“这女子的来历说来话长，还是以后慢慢告诉你吧。”

凌星身形一倒，倏然又是两道长虹，经天而至，原来凌月、凌风双剑齐出，天中六剑连连受创，竟要拼命了。

这一番大战，几乎是近十年来武林中仅有的一次，旁观的人除了大叹眼福不浅之外，看到天中六剑的狼狈情形，不禁暗暗称快，天中六剑在武林声名之狼藉，由此可知。

云龙自非这一次大显身手，竟为他自己创立了更大的名声，只是他自己，却绝对不是为了闯万儿而动手的。

凌月、凌风两人，剑光倏然而至，也是朝白非身上招呼，白非真气一沉，潇洒的身躯猛然下降，在两剑手之中穿了下来，双手一分，野马分鬃，飑然两掌，朝左侧的凌月、右侧的凌风袭去。

他连施妙招，竟将天中剑客四人分成了两边，实力自然大为减弱，但凌月剑客在天中六剑中是第一把好手，剑法竟更有精妙之处，石慧娇笑道：“白哥哥，再来一下嘛。”

这一声白哥哥，叫得白非心神一荡，争强之心，更是大作，这初出江湖的一男一女两个少年英豪，竟将武林中夙负盛誉的天中六剑打得极惨，以四对二，依然占不了半点上风。

罗刹仙女见了，不禁手痒得很，方才人家出了风头，自己当然也不免动心了。

于是她缓缓走到司马小霞的身侧，朝小霞做了个眼色，小霞朝她爹爹望了一眼，见司马之也在全神凝注着比斗。

于是她也瞥了开去，罗刹仙女一把将她拉了过去，悄语道：“喂，你的手痒不痒？”

司马小霞眼睛眨了眨，朝她做了个鬼脸，意思当然是也想上去试一试，罗刹仙女道：“那么我们上去把他们两个替下来吧。”

身躯随着语声之落，倏然而动，司马小霞也一晃身，跟了过去，娇喝道：“喂，你们两个打累了，让我们上去吧！”

但这种内家高手的比斗，岂同儿戏，又岂是随便可以换人的，因为这不同于普通武家的比试功力，而是实实在在的在拼着命。

是以白非和石慧听到了他们的话，却仍然在动着手，这其中当然还是他们自己本身也不愿下来，罗刹仙女及司马小霞此刻已站在他们动手的剑圈的边缘，但人家没有下来，她们也不好意思加上去动手，因为人家已在占着上凤，根本不需要自己帮忙。

凌天剑客在天中六剑中最长，性情也最做，长剑一圈，一道剑芒竟扫向罗刹仙女和司马小霞两人，口中喝道：“你们也一起来吧！”剑尖一抖，震起三朵剑花，分袭她两人。

司马小霞一撇嘴，身形微偏，“唰”的，也穿入战圈中去，凌天剑客一方剑落，在那力道已竭、而第二个力道尚未主出的那一刹那，罗刹仙女王指如剪，“唰”的剪下，竟将凌天剑客的剑尖夹在手里。

这一下可更把旁观着的武林群英震住了，凌天剑客更大吃一惊，手腕猛挫，猛一较劲，“喀嚓”一晌，那柄百炼精钢打就的长剑，竟一折为二，旁观群豪又哗然发出一声惊呼。

罗刹仙女女扮男装，长衫飘飘，看起来是那么文弱而潇洒，但是她这一出手，武功之曼妙，竟是深不可测，六合剑丁善程又惊然动容，他自命为武林后起之秀中的第一好手，但是现在见了人家这几人的武功，自己心中却有些发虚了。

到了这地步，天中六剑可说已一败涂地，场中的胜负，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分辨出来了，云龙白非又做然一声长啸，身形再次腾空而起，天中剑客又是一惊，哪知白非在空中宛如神龙般的盘旋一次之后，却翩然落在司马之的身侧，大有胜负既明，自家已不必动手，也不屑于动手之意。

天中剑客羞愤交集，自出江湖以来，这是他们头一次受到的挫折，而这挫折又是这么惨。

当着这几乎已是中原全部武林豪士，这个脸教一向骄狂自负的天中六剑怎么丢得起。

凌天剑客一挥断剑，运剑如龙，竟在这柄断剑上施展出点穴镢的招式，疾风一缕，袭向司马小霞腰际的笑腰穴。

剑气迷漫，天中剑客以手中四把剑，竟斗不过这三个少女，凌天剑客形如疯虎，大喝道：“好朋友，大爷跟你们拼命了！”

蓦然，一个极尖极细的声音说道：“这里怕不是你们拼命的地方哩。”声音虽然轻细，但每个人却听得极为清楚，生像那人就是在你耳畔说话似的。

司马之蓦然一惊，暗忖：“这人好深的内功。”游目四顾，四周黑压压的都站满了人，怎么能看得出这话是谁说出来的。

阅历较浅、武功较弱的倒还罢了，武林中身份地位较高的人，可全都被这声音震住了，因为这种说话的声音，若非内功已入化境，是绝对无法说出来的，但大家自忖，谁也没有这份功力。

天中剑客怒极，像是根本没有听到的一样，剑光如柳絮之舞，仍密如骤雨般攻向石慧等三人。

突然，又是一阵冷笑之声，石慧人最聪明，知道自己若仍不停手，恐怕也要吃亏，娇喝道：“人家的话你们听见没有，怎么还不住手！”明虽是对天中六剑说话，其实却是说给那人听的。

天中六剑哪曾受过这样的气，凌天剑客骂道：“住个屁手！”凤凰点首，凤翅如云，又是极为凌厉的两招。

他这一骂，再加上这两招，人丛中又是一阵长笑，笑声中一条人影经天而落，身法之快，除了司马之之外，这么多人竟没有一人看清他是从何而来的，虽然这也是因为大家的目光都已被那一场比斗吸引住的缘故，但那人身形之快，虽不能说举世无双，至少在目前武林中，已罕有其匹了。

那人影落地之后，是一连串惊呼，然后方才漫天而舞的剑光，全倏然而住，大家定睛一看，一人长衫朱履，站在当中，手中一把东西闪闪发光，却原来是天中剑客的四把长剑——当然，这其中有一柄是断了的。

天中剑客吃惊的望着这人，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兵刃是怎么出手的，罗刹仙女以及司马小霞、石慧，也都愕然望着此人。

满挤着人的一条街上，此时竟没有一丝声音，全都带着一脸惊异错愕的神色，望着这仿佛从天而降的潇洒奇人。

就连司马之也不禁色变，仔细一打量那人，见他朱履长衫，面白如玉，眼中光彩如星，竟也是个弱冠少年。

他不禁更是惊异，方才他看了白非的身手，已觉少年英俊中有此人物，是非常难得的了，此时一见面前之少年文士的身手，竟然更远胜白非，他不禁暗叹：“你们凭着一点儿本事，就敢随便当街撒野吗？”天中六剑何等骄狂的人物，但此刻被人家那种惊人的身手所慑，半句狂语也说不出来。

那少年文士手一抖，拿在他手中的四把长剑，竟一起中折为二，生像是有人用一柄削铁如泥的宝剑削断的。

这一手武功，真是惊世骇俗，司马之怎么想也想不透，以此人的年纪，是绝不可能练成这样的武功的呀？又有谁心里不在想着和司马之同样的问题呢？

那少年文士冷笑道：“武林之中，从此没有天中六剑这块字号，你们快滚吧，我也不必告诉你们我的姓名，因为你们再练一辈子武，也别想来找我报仇。”语气虽然狂傲，但却没有一人不是口服心服，因为人家的确是如此呀。

到了这种地步，天中六剑还有什么话说，走过去搀着已经受伤的凌尘，抬起凌星，悄然自人丛中走了出去，和来的时候那种骄狂可不一世的样子，简直成了两个极端。

那少年文士灿然一笑，脸上的那种冷冰冰的寒意，被他这一笑，却笑得无影无踪了。司马之暗忖：“这人不但武功深不可测，做人也极为厉害，若不走上正途，倒真是武林中的大害哩。”他老于世故，仿佛在这少年身上，看到千蛇剑客的影子。

那少年文士朝四周微一抱拳，朗声道：“家师这次请诸位来却未能尽到地主之谊，心里也惭愧得很，因此特命小可来向诸位致歉。”

他说到这里，微一停顿，人群中起了一阵轻微的骚动：“原来他就是千蛇剑客的徒弟。”

司马之却一惊：“徒弟如此，师父可知，那千蛇剑客这数十年来，竟练成了如此武功。”那少年文士用眼睛朝人丛打量一下，每个人都觉得他目光

如电，仿佛是专门在看着自己一人似的，不禁垂下头，避开他那其锐如刀的目光。

“十天之后，家师在十里外的灵蛇堡恭候各位大驾。”他又展颜一笑，道：“那时候家师当略备水酒，亲自向各位谢罪。”

人丛又是一阵骚动，有人似是在说着不敢当之类的话。

那少年文士一转头，目光搜索似的移动着，然后停留在司马之脸上。

于是他施然走了过来，朝司马之当头一揖，颇为恭谨的说遣，“老前辈想必就是家师提到的司马大侠吧——”他询问的停住了话。

司马之微微含笑点头，这许多人的目光，又集中在他身上，他们虽然没有听到那少年文士的话，但从那种恭谨的态度上，已可测知这老者必非常人，否则这千蛇剑客的高足怎会对他如此恭谨呢

“晚辈岳入云，此次奉家师之命前来，就是特别为了向老前辈问好的。”他极为从容的说着：“家师此次不能亲自来迎接老前辈，心中老是过意不去，也时常对晚辈说及——”

司马之一声长笑，打断了他的话，朗声道：“回去对令师说，他能记得我这二十年前的故人，我已经很高兴了。”岳入云连连称是，司马之点首微笑道：“岳世兄少年英发，前途必定不可限量，但望你好自为之了。”虽只寥寥数语，但语重心长，其中的涵意，别人纵不懂，但岳入云却能体会得到的。

岳入云二十余岁，若非天资绝顶，就算得遇明师，也绝不可能练成这一身惊世骇俗的武功，他眼角都不向别人瞟一下，端然道：“老前辈的教训，晚辈一定牢记在心。”

司马之又连连颔首微笑，年华已去的老人，见到这种年轻好手，焉有不喜欢的道理。

岳入云长揖到地，说道：“老前辈如果没有什么别的吩咐，晚辈就告辞了。”他转过身，走到自非身前，抱拳道：“这位兄台好俊的身手，日后一定要多亲近亲近。”

“小弟白非。”云龙白非赶紧也抱拳道：“兄台若夸奖小弟的身手，那小弟真是要汗颜无地了。”他们惺惺相惜，并肩一立，宛如一对临风之玉树，潇洒英俊，不可方物。

岳入云微微一笑，朝罗刹仙女及司马小霞扫了一眼，似乎亦会意，又似乎是早已知道她们本是女子，因此不屑于和她说话的样子。

罗刹仙女鼻孔里暗哼了一声，暗忖：“你有什么了不起！”其实在她心底的深处，还是认为人家是真的有些了不起的。

云龙自非目送着那少年穿出人丛，翩然而去，心中怅然若失。

那并不是他在悲伤着岳入云的离去，而是在悲伤着自己，将自傲的一身武功和人家一比，可就差得很远了。

但是石慧悄然走了过来，站在他旁边，他心中蓦然又充实了起来，人们在自己失意的时候，有这种情感上的滋润，是最美妙的事了。

武林群豪们也逐渐散去，只是他们此时对司马之等人的看法，已大为改观，有的已经知道司马之的身份，纷纷低语传告，谢铿听到了，蓦然一惊：“原来白羽双剑也到了。”

游侠谢铿在江湖中极得人望，不少认得他的人，也纷纷走过来和他握手寒暄，云龙白非见了，暗忖：“这谢铿武功不高，却有着如许高的声誉，看

来武林中的地位，也并不是光凭武功就可以得到的。”他一念至此，后来做人的方法果然大为改进。

这时天色更晚，经过这一番刺激，大家的肚子好像更饿了，于是饭铺中的生意更好，游侠谢铿嘴里在说着话，心中对天中六剑，竟微微有些抱歉之意，因为他和他们同道而来，但人家出了事，自己不但袖手旁观，还暗中有看热闹之意，他暗付：“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有这种心情，也是最后一次了。”

司马之心中，此刻也是感慨万千，岳入云的身手，令他吃惊，他吃惊的只是不知道千蛇剑客此时的武功，现在已到了何种地步了。

他心中最大的困扰，当然是冯碧，他不断的在思索着：“她这些年来到底在做些什么？到哪里去了？为什么这么多年来，她容颜未改？为什么她会头发蓬乱，衣衫如絮？以前她是个很讲修饰的人呀？”

这些问题，有如千头万绪，他怎么理也理不开，司马小霞走过来，悄然问道：“爹爹，你老人家在想着什么呀？”

司马之头一抬，看见石慧正和白非在说着话，他心中一动：“这少女不是和她一路来的吗？也许知道她的事情呢。”

于是他缓缓走了过去，虽然他心中焦急得很。

店铺里的灯光仍亮着，照耀得这条街道通明，这么晚了，还有这种热闹的景象，这的确是这小镇有史以来的第一次。

白非拉着石慧走到司马之面前，他们这种亲昵的样子，立刻又引起许多人的注目，因为那时礼教甚严，男女之防甚重，只是他们两人此刻热情如火，别人的想法，根本没有放在心上。

司马小霞在她爹爹旁边，看到这情形心里有说不出来的不好受，这种不好受感觉的由来，她以为只有她一人知道，其实罗刹仙女看了肚中暗笑：“这小娘子吃起干醋来了。”

司马之此番仔细的打量了石慧两眼，见她秀外慧中，丽质天生，一笑起来两颊现出两个深深的酒窝，和潇洒飘逸的白非站在一起，真是珠联壁合的一对玉人，不禁长叹了一口气。

按理说，司马之此刻怎有叹气的理由，但是他心中却另有苦衷，原来他此番携带两个娇女来到这荒凉之地，除了看看昔日的老友千蛇剑客到底有什么举动和寻找分离数十年的妻子之外，还有一个心愿就是为司马小霞找个婆家。

因为他知道此时的西北，必定是群雄大聚，因为武林中人谁不想来此一显身手，这种心理他少年时也未尝没有，因此他就希望在这些人里替司马小霞物色一个对象，因为他自己年华已去，壮志也消磨殆尽，总不能时时刻刻守在这娇女身旁呀。

当他第一眼看到白非时，这出身武林世家的英俊少年立刻就披他看中，此刻他看见了白非和石慧的亲昵情形，当然会感于其中了。

石慧带着一脸憨笑望着他，这娇憨而幸福的少女怎会了解他的心境，他微微昔笑了一下，问道：“姑娘从何处来？”

他显然不是在探听她的来历，而是希望能知道和她同来的冯碧，石慧听了却一愕，不知道这名震武林的老人为何会突然问她这句话，但她依然答道：“晚辈从川中来的。”

司马之“哦”了一声，这许多年来的磨练，已使他能将心中的情感深深的隐藏在脸的后面。

他沉声道：“和姑娘同来的那位女子也是从川中来的吗？”

石慧明亮的眼睛一瞬，恍然了解了人家问她这句话的用意，暗忖：“原来他在问她的来路。”方才司马之和冯碧面面相对时那种情形，她看得清清楚楚，知道他俩人之间，必定有着什么关连，只是她再也料想不到，那年轻的女子会是这老人的妻子，也就是昔年名震天下的白羽双剑中的一人。

石慧望了白非一眼，很快的答道：“那位姑娘只是晚辈今天早上才遇到的，老前辈不知道，那位姑娘的武功才惊人哩——”她顿了顿，又道：“据晚辈看来，恐怕并不在刚才那个年轻的书生之下——”她婉然一笑，又道：“只是那位姑娘脾气有点怪，喜欢吃——喜欢吃狗肉。”说着，她又咯咯娇笑不止。

她不知道冯碧的年龄，一口一句姑娘，司马之有些好笑，但是这份笑意却比不上他心中难受的感觉的万一。

他知道自己冀求能知道冯碧的来处的希望已落了空，微喟了一下，忽然答道：“我们本是要出来吃饭的，可是你看，到现在饭还没有吃哩。”

石慧当然跟着白非一起走，这一行五人，瞬即发觉无论走到哪里，自己都是最受注意的人物，等到他们回到客栈时，更发觉了一件奇事。

石慧今晚无宿处，性情有如男儿般豪爽的罗刹仙女立刻拉她和自己一起住，她这句话出口后，石慧脸上一红，还隐隐有怒意。

白非看了一笑，悄悄对她说：“她也是女子哩，不过女扮男装罢了。”石慧仔细的打量了罗刹仙女和司马小霞后，不禁“噗哧”一笑，也看出来了，这番却轮到她们两人脸红了。

他们走到客栈时，时辰真正晚了，大部分的店铺都关了门，当然也熄了灯，街上已远不如方才的明亮。

但是他们却看到客栈门中一排站着八个人，手上提着极亮的大灯笼，见了他们，立刻远远迎了上来，灯笼火光，照得远处都发亮，那提着灯笼的八人，穿着青色长衫，斯文得很，但步履之间，却令人一望而知他们身上都怀着颇深的武功。

这令司马之等人觉得有些诧异，那八人走到近前，先头两人朝司马之躬身道：“前辈想必就是司马之大侠吧？”说话态度，极为恭谨。

司马之点首道：“正是。”

那人又道：“晚辈奉教主之命，特地来此恭迎大驾——”

司马之打断了他的话，道：“到哪里去？”

那人一笑道：“这种客栈，怎是老前辈的久居之处，现在离会期还有十天，教主因此特地为老前辈准备了一个住处。”

司马之“哦”了一声，心里在考虑这千蛇剑客的用意，但是以他的地位，却又怎能不去，于是他慨然道：“如此麻烦兄台了。”

白非微一沉吟，方待开口，那人又道：“这位想必就是天龙门的少掌门云龙白少侠吧？教主对阁下也倾慕得很，因此告诉晚辈说，无论如何请白大侠也一起去。”白非心里一愕，这名重天下的武林奇人千蛇剑客也对他如此看重，他心里当然受用得很，罗刹仙女却冷哼一声，原来人家没提到她，她心里有些不高兴了，因为“罗刹仙女”四字，在武林中的地位只有在新出道的云龙白非之上。

那人竟连看都没有看她一眼，又说道：“如果各位没有什么别的事情的话，现在请各位跟小可一同去。”

司马之点首道：“ 如此更佳。 ”

他们进去整束了一下包袱，白非身无长物，原来他素性不羁，最怕带累赘东西，身上除了银子之外，什么都不带，衣服脏了，就在当地买来换上，他出身豪门，自然难免有些公子哥儿的脾气。

那八人仍静立门口，这么长的时间里，他们八人连动都没有动一下，若非受过极良好而严格的训练，是绝难做到的。

司马之暗忖：“ 看来这二十年来，千蛇剑客不但在武功上有了极大收获，在这西北一地，亦造成了极大的势力。 ” 一念至此，不禁长叹一声，他这些年来，非但一事无成，还把昔年的英风侠骨都消磨尽了，现在和人家一比，心里的难受，可想而知。

他之所以如此，还不是为了情之一字，自古以来，多少英雄豪杰都为了这情字潦倒半生，但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愈是英雄豪杰，他的情也愈是比别人浓厚。

他们穿出小镇的街道，提着灯笼的八人身形渐快，但提着的灯笼仍平平稳稳的，这种轻功已是江湖上可观的身手了，但看他们的地位，却只不过是灵蛇帮中的末流弟子而已，由此可知那灵蛇帮的实力。

白非四顾，这本是荒凉之地，那小镇似乎是这一片荒野中唯一的点缀，他暗忖：“ 这几人究竟要引我们到哪里去？ ” 因为看起来，这里绝不像有一个可供众人歇息之处的样子。

他心里有些怀疑，但却也并不害怕，看了别人一眼，见他们都若无其事的样子，暗忖：“ 我还是该谨慎些才是。 ”

于是他脚步一紧，紧紧迫在那提着灯笼的八人后面，那些人轻功虽佳，但与云龙自非一比，可还是差得太远了。

灯笼火光中，前面有一个黑黝黝的影子，走近一看，原来是个极大的土丘，想必是离上崩之处颇远，是以丝毫没有受到影响。

那提着灯笼的八人沿着土丘走，刚打了小半个圈子，白非眼前一亮，原来这不是个土丘，而是用土砖筑成的，这墙依着圆形而建，但是后面却缺了一个口。

他们就从那缺口中走了进去，里面竟是一座很精致的房子，外面那么大的风，此处却一点儿也没有，想必那高墙就是挡风的。

那土墙极厚，几乎有七、八尺，不知是怎么筑成的，在这么大的风里也不会倒，自非奇怪得很，忽然心念一动，暗忖：“ 方才外面风那么大，那几个人手上的灯笼怎么既不灭，又不动。 ” 心里更奇怪，忍不住又走下几步，去看看那灯笼。

他这一看，心中才恍然大悟，原来那灯笼的支架，竟是纯钢所制，而在里面发着亮的东西，也不是烛火，而是一颗很大的珍珠。

白非心里真吃一惊，这种珍珠能有一颗已是极为难得，而这千蛇剑客却用来做灯笼，于是他对千蛇勿客不禁起了很多种幻想，说不出多么急切的想见一见这位奇人，虽然他也大略知道他的隐秘。

他一回头，看到石慧的眼睛正一闪一闪的望着他，像是对他的行动有些儿奇怪，这种目光是那么的关切，白非心里甜甜的，想走过去将心里的事细说给她知道，但想了想，还是忍住了。

这房子的大门是关着的，但忽然自开，白非聪明绝顶，知道门里必定有人暗中窥视，是以他们一来，那门便开了。

司马之率先走了进去，那房子却除了一个站在门旁边的老头子之外，再没有一个别人，这点倒是大大出乎他们意料之外。

因此照他们的想法，这地方既是千蛇剑客招待他们歇息的地方，照理讲是应该有人的。

那提着灯笼的八人也跟着走了进来，先前说话的那人又道：“教主知道老前辈一定喜欢清静，所以这房子里除了这又聋又哑的老头子外，一个人也没有。”

司马之哈哈笑道：“他倒想得周到。”

那人忙连连称是，司马之又道：“麻烦兄台，回去见了你家教主，说我老头子多谢他的好意——”

他倏然话声一顿，目中现出精光，沉声道：“数十年来，我老头子承他照顾的地方太多了。”

他说这句话时，神态间威凌毕现，那八人连连称是，话都不敢说，连忙走了。

司马之长叹一声，缓缓走入房子里去，司马小霞嘟起嘴来道：“这千蛇剑客真是可恨，把我们弄到这鬼地方来，连人影都没有一个，叫我们到哪里去吃饭？”

她此话一说，别的人都“噗哧”笑出声来，罗刹仙女娇笑道：“你呀！就记得吃。”

司马小霞脸红得如红柿似的，仍嘴犟说道：“你不记得吃，你不要吃饭好了，哼！每个人都要吃饭的呀。”

众人更是笑不可抑，司马之忧郁的面色中也透露出一点笑意，道：“这么大了，还是像小孩子一样，也不怕人家笑话。”

司马小霞嘟囔道：“谁敢笑我。”目光一转，和白非一双充满笑意的眼睛碰到一起，粉脸又不禁倏然飞红了。

房子里窗明几净，收拾得整齐已极，装饰的东西也都是极为贵重之物，司马之摇头叹道：“这邱独行的确是个奇人，在这种地方亏他弄得出这种好房子来，普天之下，聪明才智能比得上他的人，的确是太少了，只是——”他长叹了口气，又道：“只是他空负一生绝学，却总不肯走上正途。”

司马小霞和罗刹仙女在这栋房子的几间屋里走出走进，这些夭来她们在这荒凉的地方吃尽了苦，如今见了这种好地方，自是高兴已极，石慧忍不住也跟了去，她自从知道她们也是女子之后与她们就很亲近，司马之却和白非坐下来。

蓦然，一声欢呼，司马小霞又笑又叫的跑了进来，手里拿着一条火腿，高兴的叫道：“原来这房子里还有好多好吃的东西呀。”她大眼睛转来转去，转到白非脸上，口中却向司马之笑道：“爹爹明天我做几样菜给你吃好不好？”

大家旅途劳顿，又打了一场，都有些累了，谈笑了一会，各自我了间房睡下，石慧好几天没有安安稳稳的睡过，用手摸了摸铺在床上那又厚又软的棉被，连衣服都来不及脱就睡着了。

她正在朦胧之间，突然窗子外有人轻轻咳嗽一声，练武的人睡觉多半清醒，何况她年纪虽小，内功却有根基，闻声倏然从床上跳了起来，轻叱道：“是谁？”身形微动，想朝窗外扑去。

哪知窗外一人轻轻回答道：“是我！”石慧听了，心里起了一阵异样的

感觉，原来那人竟是白非。

她身子好像软了下来，柔声道：“这么晚了，你来干什么呀？”窗外静默了半晌，然后低低的说道：“我想找你谈谈。”

石慧柔肠百转，不知道该怎么好，但最后终于说道：“你在外面等等，我马上就出来。”走回床边穿上鞋子，身躯轻盈的一掠，支开窗子，像一只春天的蝴蝶般自窗口穿了出去。

白非正呆呆的站在窗前，石慧在他面前倏然顿住了身形，两人目光相对，彼此心中俱一荡，反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良久——

石慧轻轻说道：“这么晚了，我要回房去了，有什么话待明天再说吧。”口中虽然如此说，脚下却丝毫没有移动半分。

白非眼睛里充满了情意，他也知道他自己眼中的情感，对方一定可以看得出来，但是他并不想隐藏自己的情感，于是他轻轻说道：“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话对你说，只不过想看看你罢了。”

石慧的脸羞得红了起来，她当然知道白非对她的情感，但是这种露骨的话，她却是第一次听到，她虽然天真无邪，生性也异常奇特，甚至可以杀人而不眨眼，但在这种情形下，却不禁脸红。

又过了一会，石慧娇羞的说：“站在这里给人看到了多不好意思，我们到——”她话虽然没有好意思说出来，可是其中的含意，不就是我们到别的没有人看到的地方去吗？

白非心中一阵猛跳，不知道自己到底欢喜成什么样子，石慧缓缓移动着脚步，在前面走，白非忙也跟了过去。

这房子外面也有院子，院子边是低墙，再外面可就是那使白非错疑为土丘的高墙了。

自非抬头仰视，天上虽然无星无月，然而在他看来，今夜却是他有生以来所度过一个最美丽的晚上，石慧何尝不是如此。

“我们到那上面去玩玩好不好？”石慧指着那高墙道，根本没有等白非回答，身形一起就掠过去，因为她知道白非一定会跟着来的。

那土墙高约五丈，石慧到了下面一看，不禁停了下来，他们轻功虽然高，但叫他们一掠五丈，却是绝不可能的。

石慧眼珠转了转，她生性极强，心里想到做的事，要让她不做，真比杀了她还难过，白非道：“我们想办法上去吧。”

原来这么多天来，他也知道了她的个性，石慧回过头，朝他一笑，身形一纵，竟在这土墙上施展出“壁虎游墙”的功夫来了。

白非见她上去了，才一提真气，想以家传的绝顶轻功在空中借力窜上去，猛然想起,这样一做恐怕她又要生气了,因为那自己不是将她比了下去了吗？念头一转，也用壁虎游墙的功夫上去了。

石慧拍着衣服上沾着的少许尘土，埋怨的说道：“真奇怪，无论我怎么练，轻功总是练不大好，像人家那样，身法快得连眼睛部追不上，真不知道是怎样练成的？”她不知道，她练的轻功“暗影浮香”，却是武林中最高的，只是昔年无影人了伶得到的只是残篇，虽然仗着她的悟性，能够练成了，但总不如原先那么自然，因为这种内功上的奥妙，是经过了无数人的苦研而成的，其中假如有了一点极小的瑕疵，那么练功的时候，就会遇到极大的阻碍了。

上面的风很大，两人都有些寒意，白非想伸过臂膀去搂住她，但是又不敢，石慧想靠在他的身上，也觉得有些不好意思。

垂着头，白非道：“以前你对我那种冷冰冰的样子，我心里好难受，后来——后来我又以为你在那土窑里被黄土——”

“你以为我那么呆呀！”石慧娇笑着打断了他的话，说道：“你以为我死了的时候，哭了没有？”

白非讷讷的答不出话来，因为他虽然难受，却委实没有哭过，石慧瞪着眼睛望着他，忽然又一笑道：“站着干什么，坐下来好不好。”两人紧紧地偎在一起，风再大，他们也不在乎了。

这时天地间任何事都不再能闯入他们的脑海中去，彼此心中，除了对方之外，也不再有任何人的影子存在。

蓦然，一声轻笑自他们背后发出，白非、石慧大惊，倏然分开，回头一看，白非看到一个浑身纯白的女子，站在那里，衣衫飘然随风而舞，面上也挂着一块白巾，除了眼睛外，再也看不到别的。

他家学渊源，武功已得真传，但这人来到他身后他还不知道，他如何不惊，这人在夜色中望之如仙，又好像鬼魅似的，他方在惊惧之间，哪知石慧已一头扑进那女子怀里。

那女子竟也一把搂着石慧，笑骂道：“好呀，我到处找不着你，原来你却躲到这里来了。”语声中充满了柔情蜜意。

石慧只是笑着，一句话也不说，那女子在布中后的眼睛转到白非身上，笑笑道：“喂，你是谁呀？你几时认得我女儿的？”

白非又是一惊，暗忖道：“原来这就是二十年前令江湖中人间而色变的无影人。”仔细看了她一眼，又忖道：“可是谁也不会相信这瘦怯怯的女子，竟是武林中的魔头。”

石慧在她母亲怀中“嗯”了一声，撒娇道：“妈问他干什么？”

丁伶笑道：“我连问都不许问一下呀。”语气轻柔，哪里是一个江湖上以毒著称的人说话的口吻。

“晚辈白非。”白非不敢不恭敬的回答着，但说到这里，他却再也接不下去，丁伶“哦”了一声，目光又在他身上转了几转，笑道：“果然是个英俊少年。”白非玉面微红，垂下头去。

丁伶又笑了两声，突然拉着石慧走到一旁，说：“你过来，我有话问你。”白非见她两人轻声说了半天，她们说话的声音极小，白非也没有听清楚，心中忐忑不定，以为在说着自己。

突然，他仿佛听到丁伶重重“哼”了一声，他心里也不禁一跳，哪知丁伶身形一动，竟跃了下去，一条白色的人影宛如一只纯白色的鸽子，在黑暗中晃眼便消失了，石慧慢慢走过来，他忙着急的问道：“你母亲怎么突然生气了？”

“瞧你急成这副样子。”石慧笑道：“我妈又不是生你的气。”

白非心中一块石头落地，说道：“我们再坐一会儿吧。”

石慧笑道：“我不要，我累死了，要睡觉。”

白非失望的看着她，她一笑又道：“以后日子长得很，你要看我，我就天天让你看个够。”白非心中又是一甜，不再说话了。

这土墙上去虽难，下来却不难，但毕竟太高，他两人接到地面时，仍不免发出一些声音来，他们身形却并未停留，向那矮墙内掠去。

黑暗中立着那为他们开门的聋哑老人，颇为注意的看着白非的身形，脸上带着一脸迷茫之色，仿佛心中有着什么难解的问题似的。

他绝没有发出一丝声音，是以白非和石慧根本没有看到，这聋哑老人在阴影中站了许久，缓步走了开去，其实不但白非和石慧不会注意到他，这世上又有谁会注意到这既聋又哑的老人呢？

白非回到房里的时候，是安详而愉快的，他关好窗子，但是一颗心，却远远飞到窗户外面去了。

虽然他很累，但却丝毫没有一点儿睡意，这也许是心情太兴奋的缘故，他坐到椅上，将壶中的冷茶，倒了半杯，但却并不喝，只是注视着那杯面尚未平复的涟漪发愣。

突然，窗外有人在轻轻敲着窗子，他的心情又一阵紧张，心几乎要跳到嗓子眼了，高兴的暗忖：“难道她又来找我了？”连话都来不及说，右手一支窗户，这次他不再有任何顾虑，身形猛的一拔，竟往上拔了三丈，双臂翅张，两条腿在空中猛一伸曲，像苍鹰般的又往上拔了丈余。

他一伸手，反搭住土墙的墙头，身躯借势往上一翻，便站到上墙上，扫目四望，那人影却又在土墙下向他招手了。

白非心里越发疑惑，这人影到底是谁？为什么要将自己引开？难道是对自己有什么不利的企图吗？

这答案几乎是肯定的，他暗忖：“这人影一定是要对我不利，否则他将我引出去干什么，这人影武功极高！我万万不是他的对手。”他有些气馁，但那人影仍在下面向他频频招手，他少年的热血直往上涌，再也顾不得利害，纵身向下跃去。

那人影始终在他前面不远，但饶是他使尽身法，还是追他不上。

白非心里越来越急躁，但在这种情形下，急躁又有什么用，他根本猜不透人家对他到底是何用心，这人的轻功，远远在他之上，他追不到，自然也无法询问人家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是一片似乎看不到边际的上原，奇怪的是那人影并不一直往前跑，却在这片土原上绕圈子，渐渐白非的真气有点接不上来。

但此刻情形势如骑虎，叫他放手一走，他却有些不甘心。

那人身法异常快，是以虽然绕了许多圈子，时间却不长，白非心里正在考虑着应付这件事的方法，哪知那人影却倏然停了下来。

那人影这一停下来,倒真把白非给怔住了,这人到底是谁？有何用意呢？他极力前望，想看看那人到底是谁。

但是夜色太浓，饶是他目力佳于常人，也只能看到那人隐隐绰绰一个人影，面貌根本无法看出来。

这样两人虽是隔着一段距离，但却是面对面的站了许久，那人影动也不动，也不再向他招手，他心里有些不耐，终于移动了脚步，向前走去。

随着夜色之浓，风也越来越大，白非不得不微微眯起眼睛来，因为他怕那被风吹起来的尘土，吹到他眼睛里去。

这么样的距离，他如施展起轻功来，何消一个起落就到了，但此时他一步步的走着，却仿佛很远，同时，他心里也不免有些紧张，因为这人影的行动太过诡异，是友是敌，现在也不知道，白非心中有数，知道自己不是人家的对手，若这人对自己怀着恶意，那自己今日可绝讨不了好去，而照目前的情形看来，这人影对自己却是怀着恶意的成份居多。

因此他每跨一步，心情也就随着紧张一分，脚下似乎带动着千钧之物，说不出的那么沉重，等他看清楚那人影，他却禁不住惊唤了起来。

练武的人多半早起，第二日清晨，石慧一脚跨出房门，已经看见司马之站在院中了。

她悄悄走了过去，却见司马之垂着双手，静立不动，像是一段枯木似的，她猜想他也许在练着什么功夫，因此也不敢打扰，也静静站在一旁，呼吸着清晨清冷的空气。

片刻，司马之张开眼来，朝她缓缓一笑，她也笑道："前辈起来得真早。"

司马之微笑说道："老头子多半起得早，也许是自己知道自己活不长了，是以特别珍惜时日的缘故吧。"

他话中的辛酸与感慨，很明显的就可以听得出来，石慧在心里叹了一口气，忽然对这老人起了很大的好感，但却说不出一句话来。

司马之又微微一笑，道："昨晚你和白非到哪里去了？"

石慧倏然飞红了脸，羞得低下头去，暗忖："这老人果真厉害，我和他出去的时候，敢说没有发出一丝声音来，他怎么会知道的。"

司马之敞声而笑，罗刹仙女刚好走出来，问道："爹爹，什么事你老人家这么高兴？"

石慧的头垂得越发低，生怕这老人会说出来。

"没什么。"司马之笑着回答："小霞这小妞子怎的还没有起来，最近她好像越来越懒，连早课都懒得做了。"

罗刹仙女"哟"了一声，娇笑道："这你老人家倒不要错怪了好人，她一早就起来忙着去煮早饭给大家吃了。"

石慧赶紧道："我去帮她忙去。"乘此机会，居然溜之大吉了。

早点端上来，是清粥，还有四色小菜，蒸火腿、炒蛋、风鸡和皮蛋，虽然都是些现成的、而且可以久放的东西，然而在此地吃到这些东西，倒真是口福不浅，司马之笑道："他们想得倒真周到。"

石慧心里想着白非，暗忖："他怎么还没有起来？"眼睛瞟了司马之一眼，却不好意思说出来，司马小霞却道："白哥哥怎么还没有起来？"她比石慧还天真，不但先问了出来，而且还叫起白哥哥来了，这就是江湖男女异于常人的地方。

司马之眉头微皱，道："少年人贪睡，最是要不得，你去把他叫起来吧。"他少年时游侠各地，因此口音也杂，说起话来，南腔北调都有，这样也有好处，因为每个地方的人都能听懂一些。

司马小霞赶紧说好，转身就跑了出去，石慧心里可有些不愿意，因为她也想去叫，但当着人，她又怎能抢着去。

她着急的坐在桌子旁，想白非快点来，等了半晌，却见司马小霞一人急匆匆的跑了回来，她忍不住问道："他呢？"

"我也不知道。"司马小霞看起来也有些着急，气时时的说道："刚才我敲他的门，敲了半天，也没有开，我忍不住想推门进去看，哪知门关得乏紧紧的，我就绕出去，一看他那间房的窗门倒是开着的。"她一口气说到这里，稍微停了停，司马之含有深意的望了石慧一眼，石慧却没有注意到，只是留神的注意着司马小霞。

司马小霞又道："我就跑到窗子旁边去看，哪知房里却没有人，床上也是整整齐齐的，好像根本没有人睡过的样子。"

石慧吃了一惊，着急的低语道：“他没有睡过，那么，他到哪里去了呢？”其实不但她着急，这里的人又有哪一个不着急。

这座房子在大片荒野里，四周根本没有可去的地方，大家心里俱是疑窦丛生，尤其是石慧，司马之本来以为她一定知道自非的去处，但看了她焦急的神色，却又不像。

他沉吟了半晌，沉声道：“以白贤侄的武功和聪明来说，我想他是不会出什么意外的，不过——”他含蓄的止住了话，然而话中未尽之意，却给石慧带来了更大的焦急和忧虑。

她倏然站了起来，道：“我去找他去。”

最后一个字落声的时候，她人已走出房了，司马之摇头叹道：“年轻人总是沉不住气，这叫她到哪里找去。”转念想到自己年轻时又何尝沉得住气，这沉不住气却正是年轻人的通病。

石慧迷茫的跑出房子，眼前一个人影似乎在向她比着手势，她心中有事，也未去注意，等她发现那向她比着手势的竟是为他们开门的聋哑老人时，她当然更不会注意了。

她根本等不及别人把门打开，纵身一掠，便掠了出去，一眼望去，门外尽是风砂遍野，她在那土墙的旁边愣了一会，仰首上望，昨晚那人还和她同在土墙之上，但现在他却去了哪里呢？

她心里既惊恐，又难受，惊恐的是她怕白非出了意外，当然她希望他没有，然而如果他没有意外，那么他走了，为什么不告诉自己一声呢？

人们在陷入爱的漩涡里时，情感最为紊乱、矛盾，尤其像石慧这种在情感上尚是一片白壁的少女，她受的这种折磨也越大。

她向四周仔细打量了许久，但依然辨不出方向来，可是即使她辨出了方向，她又怎能知道白非是往哪个方向走的呢？

这时候，她只有依靠自己的命运了，她悄悄闭起眼睛来，似在默祷上苍，能指点她一条明路，然后她睁开眼睛来，不辨方向的飞身而去。

这里这几天的天气很古怪，每日清晨，仿佛都有一些阳光，然而这阳光尚未晒热地上的沙土时，便又恢复阴暗了。

她眼睛有些闪烁，原来阳光正向她迎面射来，她高兴的忖道：“我是朝日出的方向而来的，看来也许会我到他了。”在这种时候，她也像多数人一样，凭着一件并无根据的事来幻想着自己的幸运。

她身形极快，在这种风沙之中，纵然有阳光，也很难辨清她的人影。

但阳光瞬即消失了，她拔足急奔，并没有多久，她即看到前面似乎有个市镇，她心里有些欢喜，更加快了速度，然而两个纵身之后，她看清了这小镇竟是他们昨晚来过的地方。

原来在那一片荒野之中，她以为自己是照着直线前行的，哪知却划了一道弧线，是以刚好又间到这被她熟悉的小镇上来。

这时候她当然毫无犹疑的走进镇去，一到小镇的边沿，她立刻顿住身形，换了平常人行路的速度，她入世虽浅，但江湖上这种最普通的规矩，她还是知道的，只是心里也有些不愿意遵守而已。

虽是清晨，但市镇上的人已经不少了，因为此次武林盛会，这个人迹罕至的小镇，后来竟逐渐繁荣，这大概也不是千蛇剑客能预料得到的。

石慧用心的在人丛中搜索着，希望能够发现白非，那些武林豪客看到竟有个少女在向他们毫无忌惮的打量，心里刚有些要开玩笑的意念，但等到他

们看清这少女竟是昨日力斗天中六剑的人的时候，他们那种意思就很快的完全消失了。

当她走过一家本是个货店改装的客栈门口时，发觉有一大堆人围在那客栈门口，三三两两的在讨论着一个看来似乎非常重要的话题，她也不禁驻了足，向那小客栈走去，她这时候无论任何地方都去，只要那地方能有一丝希望找到白非的踪迹，白非若知道他已得到一个少女的全部情感，他也该心满意足了，无论任何人能得到另一人的全部情感，这总是一件值得骄傲和极为光荣的事。

“ 谢大哥怎么回事呀，听说他两只干都是自己砍断的，老哥，你可看到没有？ ”

“ 我没有看到，不过若说两只手都是他自己砍断的，这似乎有些不大可能呢。 ” 另一人说道：“ 他到这里来干什么？ ” 一人问。

“ 你老哥还不知道呀，武林中有名的神医、追魂续命那位主儿就是住在这家小客栈里哩。 ” 另一人回答道。

“ 唉，这几天这里真是高手云集，连白羽双剑里的司马之昨天都露了面，像咱们这号的人物，还是乘早回家吧。 ”

那人叹道：“ 这里可说不定会出什么事，你看，谢老大不就是个榜样。 ”

“ 像他这样的人物，会有这种收场，这真是谁也想不到的事。 ” 另一人感慨万千的说道。

这里人丛里的问答，石慧极为留神的听着，这时候她虽然已经知道这件事井没有关系着白非，然而这件事却引起了她的好奇心了。

过了一会，人丛忽然向两旁分开，石慧巧妙的一转，已经转在那丛人的前面，因为女孩子总是较矮，她若站在人家后面，根本就无法看清前面的事了。

她睁大眼睛望去，只见两个粗汉抬着一块床板，床板上的白被单上，血迹淋漓，床板边跟着一个二十多岁的英俊少年，英眉剑目，脸上却带着一种忿忿不平的神色，不时低下头去轻声向床板上的人说话，神色又极为忧郁了。

这时候一群人又拥向前，朝那床板上躺着的人问长问短，只是那人的双臂全断，流血过多，纵然侥幸获得了武林中名医、脾气最怪的追魂续命的青睐，能得以不死，然而却已没有精神来倾听别人的话，当然也更没有精神回答了。

石慧伸长脖子望去，看到那床板上躺着的人，赫然就是游侠谢铿，他浑身血迹斑斑，上身只剩下了一段躯干，两臂空空，脸上也没有一丝血色，石慧眼睛一闭，不忍再看下去了。

虽然她也曾经几乎杀死过他，然而那不需流血，她甚至不会看到他死亡的痛苦，但此刻她见了人家童是如此重伤，再加上那种悲凄残酷的样子，心里当然不免难受。

难受之外，她还有些奇怪，这谢铿怎会弄成这副凄惨的状况，而且还听说他是自行砍断双手的，难道他是被人所逼吗？

然而他却又不像被人用武力可以屈服的呀，她暗暗忖道。侧着身子，双臂微分，又从人丛中钻了出来，走到前面。

那英俊少年正是六合剑了善程，他非常偶然的抬起头来，一个美丽而熟悉的面孔出现在他面前，他用不着多花心思去思索，已经想起那正是属于被他极为欣赏的少女的。

他记起他还曾经向谢铿提过，他忽然又低下头，因为那少女两只明亮而清澈的眼睛，竟也非常直接的在望着他。

谢铿忽然低低呻吟一声，丁善程立刻叫那两个粗汉停止前行，因为即使很轻微的震动，也会带给谢挫很大的痛苦，这点他自然知道。

丁善程长长叹息了一声，像是在为谢铿的痛苦悲哀，他暗忖：“ 谢大哥，你这又是何必呢？ ” 人丛中竟也有人发出和他思想完全吻合的话，每个人似乎都认为谢铿所做的事有些不必要。

可是谢铿此刻的心境，却有着说不出来的平静，因为他此刻恩仇了了，再也没有什么人欠他，他也再没有欠着任何人了。

他心里的感觉，别人自然不知道，即使知道了，也不会有人同情，因为他刚才发生的事，这些人中有一部份都是亲眼所见的。

第四章　八方风雨

清晨的时候，谢铿和丁善程先走了出来，这些天他们相处得很好，谢铿虽然也认为丁善程有着些难以容忍的脾气，但他总比老奸巨猾的伍伦夫、无话可谈的郭树伦要好得多。

他们并肩走了出来，本无目的之地，只是嫌所届之地太过窄小、气闷而已，这满街上行走的人群，倒有一大半儿是和他们抱着同样的心理。

是以他们虽不饿，仍走进一家小吃铺，刚想叫些东西来吃吃，仿佛又听到街上起了阵杂乱。

他们并未十分在意，也是因谢铿的大风大浪见得多了，而丁善程在谢铿面前，也不好意思现出太嫩的样子。

哪知蓦然他们背后有人冷冷一笑，他们同时回过头去，都吃了一惊，因为竟有一个通体纯白、连脸上也戴着白色面中的女子站在门口，从笑声中判断，这女子对他们并无善意。

这种装束的女子，连江湖历练这么丰富的谢镶，也兀自猜测不透人家到底是何来历。

那女子又冷笑一声道：“ 姓谢的，我劝你赶紧出去，不然的话，要我自己来请，就觉得有些不好意思了。 ”言下自满已彼，又仿佛只要自己高兴，任何事都一定可以做到似的。

讲话的声音中，竟有一股令人听了就会一阵栗惊的寒意，谢铿浑身立刻起了一阵不舒服的感觉，暗忖：“ 怎的我最近如此倒霉，尽是碰见这些没未由的事。 ”他生平未曾见过这女子，其实他生平根本没有和任何女子发生过纠葛。

因此他只回头看了一眼，仍然回转头去，虽然心里难免加速了跳动，但却仍然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仿佛根本不知道有人在叫他。

那女子面上的白中不住抖动，显见得气愤已极，吃食铺里虽然都是武林豪士，但在这种情形下，谁也不愿意多管闲事，只是静静的坐以观变，当然，若换了普通人早就跑了。

众人只觉微微一阵风吹过，那女子已站在谢铿背后，这才吃了一惊，须知谢铿所坐的桌子在里面，从门口到他那里还隔着三、四个桌子，这铺子地方大小，但为着生意着想，又不免要多摆几张桌子。因此桌子与桌子之间，所留的空隙根本就极少，再加上坐在桌旁的人，那根本就再也没有什么空隙了。

而这女子身形既未见高纵，当然不像是从人家头顶上窜过去的，但她却又如何能在瞬息之间就穿过那几张桌子来到谢铿桌旁，而甚至连坐在桌子旁边的人都不知道哩，这岂非有些不可思议。

谢铿心头亦是一惊，暗忖，“ 这女人好俊的轻功，怎的最近我尽是遇着一些高手，而偏偏这些高手，都像是要对我不利的。 ”

他心里嘀咕，但却不得不站了起来，向那女子抱着拳道：“ 姑娘是谁？找我谢铿有何见教？ ”

那女子轻轻一笑，伸手揭开脸上的面巾，和她面对面的谢铿，不由机伶伶打了个冷战，丁善程“ 哎哟 ”一声，竟吓得轻唤了出来。

那些武林豪士，也正在望着他们，看到这女子的面貌后，也惊唤出声，捧着两碗牛肉的堂倌，正巧走在他们旁边，准备给谢铿送来，看了她的脸，

手一软，连牛肉汤都倒在地上了。

那女子极为难听的一笑，说道："姓谢的，你不认识我了吗？"

谢铿看着她那简直不像人的丑陋面貌，硬着头皮道："实在面生得很。"

那女子笑得全身乱颤，但脸上却一丝表情都没有，坐在她背后的人，看着她的背影，都觉得这真是个美人，笑得如花乱颤，但坐在她前面、看得到脸的人，却是一个个头皮发炸，闭起眼睛来。

"你不认得我，我倒认识你哩。"那女子道："非但认得你，还清清楚楚的认识你。"她冰冷的目光向各人一扫，又道："别人只知道你谢铿是个义薄云天的好男儿，我却知道你是个忘恩负义的小人，居然杀死了你的救命恩人。"

她此话一出，众人不禁一阵哗然，丁善程手抚剑柄，倏然站了起来，方想怒喝，却被谢铿一手按住了，只得又坐回椅上。

"原来姑娘就是黑铁手的朋友。"那女子一说出那话，谢铿当然知道人家是什么意思了，是以立刻便说出此话来，他难受的一笑，又道："不错，黑铁手是我救命的恩人，不错，也是我亲手杀了他，但在我姓谢的看来，杀父之仇却远比救命之恩重得多，姑娘如果对我姓谢的不满，我姓谢的站在这里，全身上下听凭姑娘招呼好了，我姓谢的若还一还手，皱一皱眉，当着这么多江湖朋友，我姓谢的从此算在武林除名了。"

众人又是一阵哗然，有人低语："谢铿果然是好汉子。"

哪知那女子却笑得更厉害，道："假如那杀你的仇人，其实并不是黑铁手呢？那我说你谢大英雄怎么办？"

她这一说，谢铿倒真的愕住了，暗忖："假如黑铁手并没有杀死我父亲，那我就真是个忘恩负义的人了。"但转念一想，忖道："还好，那是绝不可能的。"

遂朗声道："黑铁手当着天下英雄，一掌击毙家父，武林中人有目共睹，他为着一件小事就动手杀人，岂非太毒了些吗？"

"真的吗？"那女子一笑道："无论从她的身材、声音，甚至风姿上来看，她都应当是个绝色佳人，但她的脸，却像一块上面雕刻着极丑陋的花纹的玄冰。

"可是据我所知道，杀死令尊大人的，却是姑娘我呀！"那白衣蒙面的女子，轻描淡写的说着，仿佛将这一类事，根本没有放在心上。

可是她这句话所带给谢铿的惊骇，却是太大了，他脑海中像是被人投下一块巨石，震起无数涟漪，使他再没有思索任何一个问题的能力。

他高大的身躯，也有些摇晃，仿佛这些充满了精力的筋肉和骨骼，已不能再支持他自己，了善程伸手轻轻扶过他，瞪眼望着那白衣的诡秘女子，其实此刻这小铺里的几十对眼睛，又有哪一对不是在望着这诡秘的女子呢？

须知，她的这种做法，大大超出武林常情之外，谢铿略为清醒了一下头脑，但饶他江湖经验再丰，也想不出这女子的来意。

没有任何一个人敢对此事插言半句，因为这件事关系着二十多年来的一段公案，而这段公案又几乎是被江湖上大多数人所注意着的。

那女子的目光，冷冷的对每一个人的扫过，每个被她目光所注的人，各各心中都生了一丝寒意，忍不住将脖子努力的向衣领里缩进一寸，纵然这小铺子此刻是温暖如春的。

那女子发出充满了讥讽、嘲弄和蔑视的一声冷笑，又道："如果你们知

道我是谁，就不会怀疑我所说的话的真假——”她故意停顿了话，果然，每个人都在极为注意的倾听着。

谢铿心中方自一动，隐隐约约的想到了这女子是谁，那女子将上身扭动了一下，让她腰部以上的身躯几乎和腰部以下的变成一种不可思议的角度，然后缓缓开口说道：“也许你们都没有看到过我，可是我相信你们都听过我的名字——”她又将她的话，倏然顿住，然后一字一声的说道：“我就是无影人。”

这“无影人”三字，宛如金石，掷地有声，了善程的喉结上下移动着，这受惊的年轻人再也想不到无影人会是这个女子。

原来无影人昔年令江湖侧目，但谁也没有看过她的庐山真面目，因为凡是知道她真面目的人，都已死了。

人们心里，把她幻想成各种人物，但由于人类的错觉，谁也不会认为这毒辣、阴狠的无影人竟会是个女子。

无影人昔年为着黑铁手施毒害死虬面孟尝的事，除了她自己和虬面孟尝外，谁也不知道真相，虽然有些人看出了端倪，但是谁又敢说虬面孟尝是为无影人所害，因为他们之间，素无恩怨呀！

丁伶此次千里关山，来到此地，当然是为着她仍念念不忘的黑铁手，有人说少女的第一个情人，往往也是她最后一个情人，这话虽然有些夸张，但任何人的第一个情人，总是她毕生难忘的。

她知道了黑铁手已死的消息后——这是她在那土墙上从她女儿那里知道的，她立刻下了决心要为黑铁手报仇，她生性奇特，她对那人怨毒越深，却也越发不愿意让那人痛痛快快的死去，因此她找着谢铿也并没有立刻下手，这在她说来，原是极为容易做到的，只是她不做而已。

谢铿此刻反复思量，从他所知道的许多件事上，他已经恍然知道了这事的前因后果，也确信无影人的话并非虚言，他父亲的的确确不是黑铁手杀死的，纵然他父亲的死，和黑铁手有着直接的关系，但即使黑铁手没有动手，他父亲一样会死，反过来说，假如无影人不曾先就施毒，以他父亲的武功，却不一定会伤在黑铁手掌下。

他暗中长叹一声，对那曾经救过他命的垂暮老人——黑铁手的愧怍，又加深了几分，他心中剧烈的绞痛着，因为这是他生平所做的一件错事，而这事却使他亲手杀了他的救命恩人。

“恩怨分明”，这是江湖豪士的本色，也是江湖豪士所最注重的事，游侠谢铿，义声四震，还不就是因为他是个恩怨分明、义薄云天的大丈夫，这当然也是他心中为自己骄傲的，但此刻他却认为自己再没有任何地方值得骄傲的了。

他简直说不出话来，无影人丁怜又冷笑道：“怪不得游侠谢铿在武林中的名头这么大，自己的杀父仇人就站在对面，他一动都不动，却将自己的救命恩人杀死了。”她冷笑不绝，笑声尖锐而凄厉，远远传了出来，使人以为是枭鸟夜啼。

丁善程剑眉一轩，蓦然站了起来，厉喝道：“江湖朋友谁不知道我谢大哥是个义气为先的大丈夫，你这妇人再要乱言，小爷我就要对你不客气了。”他少年任性，心中为友的热血上涌，竟不再顾忌对方就是以施毒名满天下的无影人。

丁伶鄙夷的望了他一眼，冷冷说道：“你这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伙子，

还不配和我动手哩。”丁善程再也忍不住，暴喝声中，剑影突现，银星万点，直逼丁伶的面前。

群豪心中众口暗赞，这少年的身手好快，哪知倏然又是刀光一闪，接着呛然一声巨震，那无影人站立未动，丁善程持剑呆立，竟是谢铿将他这一剑接了下来。

原来就在丁善程拔剑的那一刹间，谢铿长臂一伸，竟将邻座武士的佩刀拔出来，向外疾划，硬生生接了了善程那一剑。

他此举又大为出乎各人意料之外，丁善程更是愕住了，无影人丁伶声色未动，在这种情形下，她的镇静功夫果然过人一等。

丁善程巧妙的将剑一撤，那剑照例平贴的隐在时后，剑尖露出肩外，微闪着青光，他结结巴巴的，想问谢铿何意，但见了谢铿的神色，又问不出来，群豪一起被方才的刀光剑影所动，有的都站了起来。

谢铿面色难看已极，他心中已将这事作了个决定，纵然别人也许会认为这决定很傻，但在他自己来说这却是唯一办法了。

他断然道："善程兄，你的好意，我感激得很——"他回过头，朝向丁伶，道："不错，我姓谢的是杀了我的恩人，可是我姓谢的一向恩怨分明，绝不让好朋友说半句话，这件事我自然有了断的方法。"他顿住话，脸色更为难看。

他将刀一横，丁善程"哎呀"一声，以为他要向颈上抹去，哪知他却张嘴一咬，将刀背咬在嘴里，众人皆一愕，不知他要于什么。

蓦然，他鼻孔里闷哼一声，额上青筋暴露，头一低，双臂一抬，只见血光暴现，他两条手臂竟硬生生断在他自己嘴衔的刀锋之下，只剩下一点皮肉尚连在一起，是以便虚软的掉了下来。

众人俱一声惊呼，丁善程抢先一步，紧紧揽住他的腰，丁伶目光里，似乎也闪过一丝激动的光芒，但脸上神色，仍冷静如恒。

鲜血如涌泉而流，谢铿的脸色苍白而可怕，但他仍强自支持着道："我自断双手，算是我和黑铁手之间，恩怨已了。"他双目一张，那么虚弱的人，此刻竟也精光倏然而露，紧紧盯着丁伶道："至于我和你的不共戴天之仇，我姓谢的有生之日，绝不敢忘，我就算只剩下两条腿，也要向你清算旧帐的。"他声音虽弱，但话却讲得截钉断铁。

无影人丁伶纵然心如寒冰，此刻也难免心头一惊，暗付："这姓谢的果然是条汉子。"她倒并未在意成了残废的谢铿会来报仇，因为她几乎已经断定，别说谢铿只剩下两条腿，就算谢铿手足俱全，也万万别想找自己报仇的。

但她却不知道，在一个下了决心的人说来，世上是不会有不可能的事的。

丁伶冷笑一声道："姓谢的，念你还是条汉子，我就饶了你，你想报仇的话，我也接着你的，只是我劝你，这种梦还是少做为妙。"

丁善程双目喷火，目光如刀，紧瞪着她，恨不得要将她裂为碎片，但她却看都不向他看一下，冷笑声中，人影微动，已飘然而去。

谢铿此刻再也支持不住了，脱力的倒在了善程身上，但是他心中却得到了解脱，因为他一生为人，再也没有能使他心中愧作的事了。

谢铿的肢体虽然残废了，然而他的人格与灵魂，却更为完整，因为他做了任何人都不愿做而不肯做的事，却只为着自己心的平静。

所以素性怪僻的追魂续命也不能拒绝他的要求，而为他治了几乎因失血过多而致死的伤，可是纵然华佗再世，也不能使他的双臂复生了。

丁善程扶着谢铿的床，缓缓走去，有一部份人，也随着走去，石慧呆了半晌，忽然有人在她的肩上一抓。

她一惊转身，哪知道那人却乘着她这一转之势，又掠到她的后面，她更惊，暗忖：“这是谁？”玉指合拼，想从时后出手点那人的肋下，哪知那人一声轻笑，却将手松开了。

石慧再回头，一个身长玉立的中年男子正笑哈哈站在她身后，她乍一看，并不认得此人，再一看，却不禁高兴得欢呼了起来。

她向那男子扑了上去，也不怕当着这么多人，那人也一下搂着她，街上的人都以诧异的眼光望着他们，那人笑道：“慧儿，你还是这副样子。”原来这人就是她的父亲——武当高徒石坤天。

石慧抬起头来，娇憨的说：“爸爸，你果然将易容术练成了，你老人家什么时候教我呀？”

石坤天一笑道：“连你都认得出我来，我的易容术还能教人呀！”他父女两人隐居己久，形迹脱落已惯，说话间，竟不像是父女两人。

有人看到了，并没有听到他们的对话，都说：“你看这两人好亲热。”原来他们都以为这是对情侣，远远有个人本是朝这个方向走来，看到这情形，头一转，回头走了。

石坤天拉着她女儿的手边走边道：“你见到妈妈没有？”

石慧点了点头，忽然道：“爸爸，你不是和妈一起来的呀？”

石坤天摇头笑道：“她说先出来找你，我一个人闷得慌，也跑来了，我本来以为这里一定很荒凉，哪知却这么热闹，我问了问，才知道这里不但热闹，而且现在天下再没有比这里热闹的地方了。”

石慧笑道：“这些天呀，这里不知道出了多少事，真比我一辈子见到的还多，我还看到爸爸跟我说过的自羽双剑。”石坤天惊“哦”一声，道：“他们两位也来了吗？”

“还有呢。”石慧点头笑道：“我还打败了天中六剑，爸，你老说我功夫不行，现在我一看，自己觉得还不错嘛。”

石坤天哈哈大笑，道：“真不害臊。”沉吟半晌，忽然又道：“天中六剑怎么会和你动起手来了，算起来还算你的师叔哩。”石坤天出身武当，和天中六剑是师兄弟一辈，只是他们在派里地位不同，所得的武功也各异。

石慧咭咭狐狐，将这些天来，她所遇到的事全说了出来，石坤天也一直带笑倾听，可是石坤天问她为什么和司马之分开的时候，石慧却答不出话来，她到底不好意思说出她对自非的情感，纵使对方是她父亲。

石坤天摇头笑道：“看起来你这个小妮子也——”他笑哈哈的止住了后，昔年他苦追丁伶，也历尽了情场沧桑，此刻见了他女儿的神态，怎会看不出她的心事，石慧的脸，却由脖子一直红到耳根了。

这两人一路前行，不知吸引了多少人的目光，人家当然不知道他们是父女，因为石坤天看来，最多也只不过三十多岁，他长身王立，脸上虽带着一种淡黄之色，但在神色和举止中，仍十足的流露出一种男子成熟的风度。

这情形当然是十分容易引起别人误会的，原来石坤天不愿意在人前暴露自己的身分和面目，是以用易容之术掩饰了自己的本来面目，他女儿虽然看得出来，别人却又怎么看得出来呢。

是以，迎面走来的人们，虽然其中有几个是他当年所认识的，但人家可已不再认识他了。

石慧笑问道：“ 爸爸，你是不是想妈妈？ ”

石坤天道：“ 你可知道她在哪里？ ”

石慧道：“ 爸爸都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 ”

石坤天笑着拍了拍她的手，心里却有些着急，他和丁伶二十年来，从来没有一天不在一起，如今骤然离开了这么多日子，这情感老而弥笃的人当然会有些着急了。

蓦然，街的尽头传来一阵极为怪异、但却又异常悦耳的尖声，那是一种近于梵唱、但其中却又一点儿也没有梵唱那种庄严和神圣意味的乐声。

石坤天也不禁被这尖声吸引，目光远远望去，却见街上本来甚为拥挤的人，此刻却两旁分开了，留下当中一条通道。

接着一队红衣人走来，仿佛人丛来了一条火龙，石慧好奇的问道。“ 这些是什么人？ ”石坤天摇首未语，他也不知道。

那些人走近了些，却是八个穿着火红袈裟的和尚，手里每人拿着一根似萧非萧、似笛非笛的乐器吹奏着，那奇异的乐声便是由此发出。

这八个和尚后面，还有更奇怪的事，原来另有四个僧人，也是穿着火红袈裟，却抬着一个紫檀木桌子，这四个僧人，身材颇小，看起来不像和尚而像是尼姑，但尼姑却又怎可能与和尚在一起呢？

更奇怪的是，那张檀木桌子上，竟坐着一个黝黑枯瘦的老僧，身上虽也穿着一件火红的袈裟，但却露出了半个黑得发紫的肩膀来。

这僧人的年纪像是已极大，低首垂眉，脸上千条百线，皱纹密布，那赤露着的一条臂膀上，却套着十余个赤金的手镯，由手腕直到臂头，看起来实在是怪异绝伦。

石慧这一辈子，哪曾见到过如此形象，张着嘴，睁大了眼睛望着他，那枯瘦老僧忽然一睁眼睛，竟和石慧的目光相遇。

石慧蓦然一惊，赶紧低下了头，皆因这枯瘦老僧的眼睛，竟像闪电那么样的明亮和可怕。

但是那枯瘦老僧的目光却仍然盯着她，她悄悄移动步子，想躲到石坤天背后去，不知怎的，这天不怕地不怕的女孩子，却对这枯瘦老僧生出了一种说不出来的怕意。

石坤天也自发觉，剑眉微皱，跨前一步，挡在石慧的前面，哪知那枯瘦老僧却突然一击掌，顿时那些正缓缓前行的僧人都停住了脚，乐声也倏然而止，一条街竟出奇的静寂，原来所有的人都被这些诡秘的僧人所震，没有一个发出声音来。

那枯瘦老僧站了起来，身材竟出奇的高，因为他腿极长，是以坐在那里还不显，可是这一站起来，却像一棵桔树。

人们虽然不敢围过来，但却都在看着，只见他一抬腿，从桌上跨了下来，从那么高的地方一脚跨下来竟没有一丝勉强，就像普通人跨下一级楼梯般那么轻易和简单，若不是大家都在注意着他，也根本不会发现他的异处。

不识货的人，只是惊异着他的轻功，识货的人却吃惊的暗忖：“ 这老僧竟已将轻功中登峰造极的凌空步虚练到这种地步了。 ”

石坤天当然也识货，方自惊异之间，那枯瘦老僧竟走到他的面前，这一段并不算近的距离，他竟也是一步跨到的。

枯瘦老僧单掌打着问讯，向石坤天道：“ 施主请了。 ”口音是生硬已极的云、贵一带的土音，幸好石坤天久走江湖，还听得懂，连忙也抱拳还礼，

心里却在奇怪着这老僧的来意。

“施主背后的那位女檀越，慧眼天生，与老衲甚是有缘，老衲想带她回去，皈依我佛，施主想必也是非常高兴吧？”

石坤天一愕，他再也想不到这枯瘦老僧竟会说出这种荒唐之极的话来，面色一沉道：“大师的好意，感激得很，可是她年纪还轻，也不想出家。”口气中已有些不客气的味道。

那枯瘦老僧微微笑道：“那位女檀越想不想出家，施主怎能作主，还是老衲亲自问她好了。”

石坤天怒道：“大师说话得清楚些，我佛虽普渡众生，却焉有强迫人出家的道理。”

那枯瘦老僧面色亦倏然一沉，冰冷之极的说道：“施主休要不知好歹，别人想做老衲的弟子，老衲还不肯收哩。”

石坤天更怒道：“不识好歹又怎的。”他昔年在武当门中，就以性烈著称，后来遇着丁伶，虽然将他折磨得壮志消磨，但他此刻重出江湖，休肉复生，不禁又犯了少年时的心性。

那枯瘦老僧冷笑一声，道：“想不到老衲仅仅数十年未履中上，中原的武林人物就把老衲忘了，你年纪还轻，回去问问你的师长，天赤尊者的话，从来可有人违抗过没有？”

饶是石坤天胆大，此刻也不免浑身一震。

“原来他就是天赤尊者，我怎的这么糊涂，见这样的排场，还想不到这个人来，若是我早早一溜，万事皆无，如今却怎是个了局。”天赤尊者以为他年纪还轻，并不知道自己的事，其实天赤尊者三十多年前称雄中原武林的时候，石坤天也有二十岁了，也曾听过这当世第一魔头的事迹。

原来这天赤尊者本是中国行者游方天竺时，被当地妇人所诱，私通而生，天赤尊者目幼被弃，却得巧遇，习得天竺无上心法——瑜珈秘术，他来到中原后，又习得一身中土武功，以一个身具瑜珈之术的人来学武功，自是事半而功倍。

他在中原一耽十余年，这十余年可说是将中原武林搅得天翻地覆，后来不知怎的，突然消声失踪，一别三十余年，石坤天竟遗忘了他。

石坤天长叹一声，忖道：“此人重来此间，倒的确是武林的大难了。”手腕一紧，原来石慧害怕得紧紧抓住了他的手，他觉得出他女儿的颤抖，心中一顿，忖道：“只是这魔头一定要慧儿做他女弟子，却是为着什么呢？”他不知道这天赤尊者晚年竟习得采补之术，见了石慧的姿质，怎能放过。

天赤尊者缓缓道：“施主考虑了这么久，应该想清楚了吧？”

石坤天眉心几乎皱到一处，想不出一句适当的措词来回答他的话，天赤尊者面色又是一沉，忽然背后一人冷冷道：“人家不当和尚，你要怎么样？”声音低而沙哑。

天赤尊者脸色一变，脚步未动，却倏然转了身，街上人群知道又有热闹好看，但这次人家却站得远远的，不敢靠得太近，“天赤尊者”四字大多人虽都没有听到，但见这种阵仗，大家已在心寒了。

石慧见那在天赤尊者背后冷语的人，高兴得发出一声欢呼，石坤天虽然并不知道那人是谁，但凭着她那份来到天赤尊者身后，竟连面对着天赤尊者的自己却未曾发觉的身手，已经知道来人必非等闲了，他暗忖：“此地真是异人毕集，自己在武学上虽然自问已有相当精纯的功夫，可是和这般人一比，

可就显出自己还是差着一些。”心里不禁微微有些难受。

他心里难受，天赤尊音也未必痛快，这些年来他静极思动，想在中原武林里再创一番事业，因此他听了消息后，也赶到这里来，满想凭着自己的身手，将中原武林人士全比下去。

哪知他一来就碰了个软钉子，人家来到背后，若是不出声的话，他现在还未必知道，这人的武功，可想而知。

他注意的打量着那人，又不禁暗暗叫惭愧，暗忖：“这些年来中原武林竟是人材辈出，这么年轻的一个女子，居然已有了如此身手。”原来这人就是白羽双剑中的冯碧，她驻颜有术，使人看来她最多只有二、三十岁，绝不会想到她已是五十左右的老妇了。

围视着的武林豪士，十个里面可说有十个不认得冯碧，看了她这种装束打扮不伦不类的样子，自然难免在心里猜测她的来路，只有石慧认识她，也知道她的武功，心里自然高兴得很。

天赤尊者冷眼望了她半晌，冷然道：“这位女檀越好一身轻功，可是你若凭着这点轻功就敢来管老衲的事，就有些做梦了。”

他一生骄狂，自以为话已经说得不算不客气了，哪知人家却像是没有听到一样，仍带着一脸鄙夷的笑容在望着他。

天赤尊者走前两步，他身材特高，冯碧和他一比，只齐到他胸部，可是她仍然抬起头望着他，根本没有将这么大个人放在眼里，石坤天心里也不禁觉得奇怪，忖道：“这女子究竟是何来略，居然将天赤尊者看成假的一样。”须知天赤尊者的威名，震慑武林数十年，就在一向颇为自负的石坤天心目中，仍然有着极高的地位，石慧心里却笃定得很，这一来是因为她年纪尚轻，根本不知道天赤尊者的武功深浅，再者也是因为她对冯碧武功极为信任之故。

冯碧上上下下将天赤尊者看了一遍，然后嗤之以鼻的一笑，向旁边走了一步，对石慧笑问道：“你好吗？”眼里像是全然没有天赤尊者的存在一样，轻视可谓已达极点。

石慧也笑道：“很好。”

冯碧又道：“你的那个年轻人呢？”

石慧脸一红，心里有些害羞，也有些难受，白非到哪里去了，她也不知道。

天赤尊者几乎气炸了肺，数十年来，谁听了天赤尊者的名头不是悚然而惊的，此次虽然顾忌着自己的身分地位，不好意思暴怒起来，但面目已然大变，只是他面目大黑，人家并不容易看出来而已。

他努力的将自己的怒火压下去，故意做出一派宗主身分的样子说道：“老衲是个出家人，本不愿多惹是非，但那个女娃资质太佳，又有慧根，若不让她皈依我佛，实是可惜。”他心里已开始有了些顾忌，是以话也讲得越发客气，其实他倒并不是怕事，这种顾忌只是到他这种年龄的人所必有的现象罢了。

哪知冯碧仍带着满脸笑容望着石慧，对他的话像是仍然没有听到，石坤天心里也在奇怪：“这女子怎的如此做法？”

这时虽然没有动手的迹象，但气氛却已紧张得很，围视着的人有的根本听不见，有的却是不懂天赤尊者的话，却弄不清到底是怎么回事。

天赤尊者虽然气忿已极，但他可不能在大街上和人动手，但如果这样一走，他自己却如何下台，他忽然又微一击掌，八个拿着乐器的僧人又吹奏了

起来，这番他们奏出乐声，更为奇异，今人听了有一种像是极不舒服、却又极为舒服的感觉。

天赤尊者长臂一伸，将披在肩上的一块红绸扯了下来，“嘶”的一声，那块红布竟被他撕成两半，他双手各持其一，目光却紧盯着石慧。

石慧乍一接触到他的目光，便已浑身一震，极力的想避开，哪知天赤尊者的目光里却像有吸力，石慧恕避也避不开。

渐渐，石慧眼中竟觉得那被撕成两半的红布又合二为一，心神也开始糊涂起来，脑中混沌一片，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天赤尊者将手中的两块红布向地上一掷，回头就走，石慧竟也像是着了魔似的，跟在他后面，石坤天大急，忖道：“慧儿这是怎么回事？”侧脸一看冯碧，却见她脸上也是带着一种不解的神情。

天赤尊者这次走得极慢，石慧却也亦步亦趋跟在他后面，石坤天在听了那种乐声之后，神智虽也有些迷糊，但他到底内功已有相当造诣，还能守住心神，此刻见了石慧这种神情，他惶恐之下，纵身一掠，又挡在石慧前面。

石慧却像是没有看到他似的，一步步朝他身前走去，石坤天低喝道：“慧儿！你这是怎么啦？”手一伸，拉着石慧的膀子。

哪知石慧手一抡，竟将他的手挣脱了，石坤天虎口有些发麻，不知道石慧哪里来的这么大的力气，冯碧见了，心中亦大奇：“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目光四扫，围视的人个个脸上都有一种如痴如醉的神情，她心中蓦然一惊。

这时那天赤尊者已走到紫檀木桌旁，那四个僧人身形微微扭动着，缓缓将桌子放下来，这四个僧个扭动身形时，竟带着一种说不出其意味来的音律，使人看了，心里不由加速了跳动。

突然，冯碧脚步一错，掠到石慧身旁，一把抄起了她，动作迅速惊人，快得好像仅是人们心中的念头一闪，在天赤尊者还没有来得及回头以前，她已一掠数丈，如惊天之轻虹，倏然而去。

石坤天来不及思索，身形一弓，“飕”的也跟了去，天赤尊者回过头，含着一个难测的笑容，低语道：“你跑得了？”

原来天赤尊者刚才所施的，正是摄心之法，这和现代的催眠术极为相近，只是离奇或更甚之，这种摄心法在中原武林中，可说无人会用，冯碧精神虽因受了刺激，有时会有些不正常，但她这些年来，际遇甚奇，猛然却想到这是怎么回事。

因此她动念之中，就将石慧掠走，因为她知道此时石慧的神志，已完全不受自己控制，天赤尊者叫她做任何事，她都会毫不考虑的去做的。

白羽双剑久已享名武林，竟被天下豪杰尊为武林中的三鼎早，其武功不问可知，何况冯碧这些年来另有奇遇呢！

但是她却在她后来所遇的奇人之前，发了重誓，此生再也不许和任何男子说话，若说了话，那她若不将那男子亲手杀死，便须自毁她千辛万苦习得的驻颜之术，那么，也就等于她自毁武功，因为这种驻颜之术，本是一种极为深妙的内功，若此功一失，那么她自身的功力使得毁去十中之七、八。

因此她绝不对天赤尊者说话，这并不是因为她不愿杀他，而是她自忖武功，没有能力杀死名满天下的天赤尊者。

在这种情况下，她只得一走了之，她昔年因着一件误会，深受刺激，因此她才会发下如此重誓，心性也变得极为诡异，但是她与生自来的天性，却仍未完全磨灭，因此她对人们，仍有着一份爱心，这当然也就是她为什么会

对石慧那么好的原因。

她低头望了望那被她横抱在肋下的石慧的脸庞，见她满脸痴呆，身躯不安的扭动着，力道也大得出奇，若抱着她的不是冯碧，此刻怕早已把持不住，冯碧心里暗暗着急，不知道该怎么办，她虽然识得这振心之法，却没有办法解得。

她长叹了口气，低头一瞧，看见前面像是一个极为庞大的沙丘，再四下一打量，四野寂寂，没有半处人家。

这时她心里有些乱，不知该将石慧放到哪里，总不能带着她到处跑呀，何况石慧此刻神志未清呢，于是她疾掠而来，像是两肋生翼般，飘了起来，想在那沙丘上先将石慧安顿下来再说。

那时她方自纵身而上，眼角却突然瞥见那沙丘仅是一堵围墙，里面竟是空的，原来她无意间竟闯到了司马之他们的居处了。

这时她本是前进之势，若换了任何人势必要落下去不可，但她右臂用力，将石慧横着的身躯一摆，人也借着这一摆之力，飘然跃在土墙上，看起来，竟丝毫没有勉强之处。

须知这种在前力已发、后力未出，旧力将竭、新力未起的时刻内，突然收势、转势，是武林中最难达到的一个阶段。

此刻时方近午，土墙的阴影下站着一人，却又是那聋哑老人，见了她这种身形脸上亦满是惊奇之色，突然看到冯碧俯首下望，他微一作势，全身骨节起了一阵极为轻微的声响，身躯竟也能随着这阵声响暴缩，原来本已不甚高的身材，此刻一缩，看起来竟不满三尺，躲在阴影里，根本看不出来，原来这聋哑老人，是深藏不露的奇士，竟将内家易筋经中的缩骨之法，练到这种地步了。

冯碧俯首下望，土墙内竟有屋宇，这也是她颇感惊异的，她微皱了皱眉，玉手轻伸，点在石慧左肩的肩贞穴上。

这肩贞穴在锁骨之侧，与肩进穴并为人身三十六大穴之一，出手若重，便成残废，但冯碧是何等人物，力量拿捏得何等奇妙，玉指点住，石慧仅有一些麻木的感觉，浑身不能动弹而已，却半点儿也不会受到任何伤害。

冯碧将石慧轻轻放在土墙上，自家身形一掠，安然落在那座屋宇的房顶上，即使最灵敏的耳朵，也听不出一点声音来。

冯碧也知道，在这种地方会有这种屋子，里面居住的必非寻常人物，是以她丝毫不敢大意，在房顶环视一巡之后，眼见无甚异状，暗忖：“ 无论如何，我得先将她安顿好再说。 ”

当一个人对另一人有了真实的情感之后，往往会将那人的安危看得比自己还重，这时的冯碧，全心都放在石慧身上。也许也是因为她年华已去，驻颜虽然有术，但心情的苍老却是无药可救的，因此，她将石慧当做了她自己的女儿，想在石慧身上，看到昔日自己的影子，这当然是老年人的悲哀，但人间无数的伟大事迹，却往往是由这一份悲哀的爱心中产生的。

她小心的纵身下屋，虽然她怀着戒心，但她自恃身手，并未将事情看得太严重，因此在她纵身而下的时候，却不经意的带出一声响来，她也并未在意，因为这声响太过轻微，轻微得几乎不可能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哪知大大出乎她意料之外的是——

屋中蓦然一声轻喝：“ 谁？ ”接着一条人影电射而出。冯碧也不免一惊，身形暴退，但后面却是低墙，她不愿显得太过示弱，因此并没有越墙而去，

将身躯贴墙而立，注目一视，面色又是一变。

她再也没有想到在这里会遇到司马之，但是站在她面前的人，不是司马之是谁？她愕住了，不知该去该留。

石慧走后，罗刹仙女乐咏沙和司马小霞也忍不住要出去，司马之心情纷扰，却留了下来，他一人留在这寂寞荒凉的地方，缅怀往事，自然唏嘘感慨，尤其使他不能忘怀的，当然是他的伴侣冯碧。

他静坐思往，忽然听到一声极为轻微的声响，那是平常人绝对无法听到的，但却是夜行人所能发出的特别声音。

他念头都未转，低喝道：“谁？”人随声起，哪知却在房外见到他梦魂萦缠的冯碧。

两人面面相觑，时间、空间却变得淡了，他们仿佛又回到二十多年前夫妻负气争吵后，又重归于好时那种光景，但二十多年的时间，毕竟一去不返，这却也是不可否认的“碧妹，这些年来你好吗？”司马之虽然极力掩饰着内心的激动，但从他说话的声调听来，他的掩饰并未成功。

他低沉着声音又道：“以前的误会，我早就想对你解释，可是自从你当年负气而走之后，我走遍天涯海角，却再也找不到你，当年我虽然也有不对的地方，可是你——”他以一声长叹，结束了他的话，并没有往下再说。

冯碧目光流动，已是热泪盈眶了，但是她却仍然不发一言，因为那誓约在紧紧束缚着她，虽然她对昔年的事已大约知道了一些，她对司马之的怨恨，也早已谈忘，但是她又怎能对他说呢？

这时冯碧心中至为矛盾，忽然想起石慧仍在土墙上，不知道她会不会受了那么强烈的风而受寒，因为她此刻穴道被闭，已经不能运气抗寒了。

冯碧一念及此，微提真气，竟贴着那低墙游行而上，司马之目光紧紧追随着她，他并不知道她此刻心中那种矛盾的情感，忽然，他看到她竟朝他一招手，于是他身形动处，也随着她掠了上去。

冯碧上到低墙后，一转身，极快的掠上土墙，这么高和这么远的距离，她仅两个纵身便已到达，哪知她一上土墙后，却又大吃一惊。

原来此刻墙上，一片空荡，哪里还有石慧的影子。

她面色惨变，司马之方自发觉，忙问道：“什么事？”

冯碧的目光，竟然异样的空洞，忽然连声长笑，笑声中身形如隼，向墙下掠了下去，晃眼便消失了踪迹，只剩下惊奇、失望的司马之仍怔怔的站在土墙上，落入不可知的迷惘中。

一个情感极为丰富的人，在受了很深的刺激后，精神会失常，平时也许仍和常人无异，但稍加打击，便会失去理性，须知冯碧亲手将石慧封闭了穴道，放在土墙上，不过片刻功夫，石慧竟失去踪迹，这不但冯碧百思不得解，又有谁能解释呢？

当然，世上无论如何神秘的事总有一人能够解释的，只是谁也不知道此人是谁罢了。

石慧被人以内家最高深的金针灸穴之法打通全身穴道，极安舒的睡着了，白非坐在对面，怔怔的望着她，心中涌起万千感触。

他到西北来才只数天，遇人遇事，已不可谓不奇了，然而，他却想不到，他会在此地遇着天龙门里唯一的奇人，那比他父亲还要高着一辈、在数十年前已传说仙去的九爪龙覃星，也更不会想到这位神出鬼没的前辈竟会是个聋哑老人。

“真奇怪，好像所有的奇人异客都避世隐居到这里来了。”他暗忖，昨夜他苦追一人，发现那身手高深莫测的人竟是那曾为他们开门的聋哑老人后，他方自大吃一惊，那聋哑老人却突然身形一动，掠起丈余，在空中极自然的进行了一周。

白非更惊，他认得出这正是天龙门七式里的绝学神龙巡弋，最怪的是这聋哑老人在运用此式时，身手之高，竟连他父亲都有所不及，而他父亲却是天龙门公认的第一高手。

这使他坠入百里雾中，迷茫不解，但是他知道这聋哑老人却一定是本门的前辈，因为天下武林，除了天龙门之外，谁也不可能将这神龙巡弋一式运用得如此纯熟、曼妙。

那老人向他一笑，手微招处，人又向前掠去，这次白非可不敢不跟着他，那老人也放缓了速度，是以白非便能从容的跟在他身后。

这时候，他还没有想到这聋哑老人便是昔年以身手之快、暗器之多，以及医道之精享名天下的本门奇人九爪龙覃星，因为远在他出世之前，江湖上就失去了覃星之影，只有他的师长们在闲谈时，仍会时常提起这当年与掌门人最为不睦的奇人。

当然，也就是因为九爪龙覃星与当年的掌门人铁龙白景不睦，他才会飘然远行。可是这些年距离白非，已有很多年了，白非的脑筋在他所较为熟悉的几个名字上打转，却未想到九爪龙身上去。

九爪龙昔年便性情孤僻，行事怪异，是以几乎和铁龙白景反目，他一怒之下，避居西北．哪知这内功极佳的人，却仍然抗不住自然的威力，这塞外的黄土风砂，再加上水土不服，竟弄得既聋且哑。

任何一个性情高傲的人都不能忍受这些，但日子久了，他也就慢慢能安于天命，因为纵然最笨的人，迟早也会知道，人力是不能胜天的。

于是他隐迹风尘，后来竟做了千蛇剑客的守门人，千蛇剑客虽绝世奇才，亦然看出这聋哑老人不是寻常人物，可是却也未想到他会是那在武林中地位比他还高的前辈九爪龙。

千蛇剑客也曾试探过他，但是他既聋且哑，什么事都装作不知道，千蛇剑客也知道一个人如果隐姓埋名，不是有着极大的苦衷，便是伤心已极，他若不想透露自己的身分，你无论用什么方法探试也是无用，因此只得罢了。

他避世多年，世人虽未完全忘记他，他却已几乎完全忘记世人了，但是当他看到云龙白非的身法时，他发觉这飘逸潇洒的年轻人也是天龙门下，他却不免有些心动。

因为他自己不会再活多久，他却不愿意让他在这种荒寒之地苦练多年的武林绝活在他死后失传，而他更不愿意将这种绝学随便传给别人，于是在这种情况下，当他看到白非是天龙门下时，他自然意动了，达当然也因为他对天龙门的思念，以及人类无法消磨的念旧之情。

于是他才将白非引了出来，白非却丝毫也不知道这些情形，但是他好奇之心却被引起，紧紧追在九爪龙身后。

那本是一片黄土，他也不知道自己是往哪个方向奔去，只见那聋哑老人身形忽左忽右，他心里有些奇怪，这里根本就是一片平野，既无阻碍，他为什么要在前面转弯子呢？

忽然，九爪龙身形停了下来，回过头朝他一笑，白非有些惶恐的说道：“弟子是天龙门第六代传人白非，不知道老前辈是本门哪一位师长，召弟子

来有什么吩咐。”

老人却摇了摇头，笑了笑，白非才记起他是既聋且哑的，于是他微一思索，竟蹲了下来，用手指一字一字的将方才话中之意简略的写在地上，一面忖道：“他要不认识字就糟了。”

风很大，地上的黄土十分凝固，但白非力透指间，写下去的每个字都清晰可见，九爪龙覃星赞许地一笑，也在地上写道：“你指上的功夫不错，是谁教你的呀？”

白非有些啼笑皆非，这老人所答，竟全非他所问的，但他却不得不回答老人的话，又写道：“弟子的师传，也就是家父。”他写到这里，就停住了，因为他以为这老人既是天龙门下，断然没有不知道他父亲的道理，这是他依着常理推测，他却不知道，九爪龙脱离江湖时，方值壮岁，此刻却已是八十高龄了，这数十年来武林中事，他全然没有听人说过。连就天龙门换了掌门，掌门是谁，他也不知道。

“你父亲是谁？”他一笑，又在地上写道，白非心里更奇怪，却不得不将他父亲的名字写了出来，九爪龙脸上立刻现出恍然之色，写道：“原来你是他的儿子，这孩子现在还好吗？”

白非一惊，望着这位称他的父亲为“孩子”的老人，心中疑念更生，忖道：“难道，他还是父亲的长辈？”手一动，在地上写下“死了”两字。

九爪龙覃星仰首望天，仿佛在感叹着人事的变迁，也仿佛在感叹着自己的老去，白非望着他，心里想着：“他到底是谁呢？”

覃星唏嘘良久，才将自己的名字写了出来，白非自然大吃一惊，连忙下拜，他又写出自己叫白非来的意思，白非更喜出望外。

覃星站了起来，突然身形在那土墙上打了个转，白非眼睁睁的望着他，不知道昔年就以行事怪异著称的前辈究竟在弄什么玄虚。覃星身形渐缓，终于停了下来，手掌一拂，地上的黄土竟扬起一片，白非连忙避开了，闭起眼来以免沙土落入眼里，可是等他再睁开眼来，面前却失去了覃星的人影。

他急忙游目四顾，前后左右都没有覃星的人影。

他不禁大骇，忖道：“难道他这些年来练成了仙法。”这想法虽无稽，但在此情况下，却不能不让他有此想法。

他眼光落到地上，却见地上伸出一只手来向他招呼，他机伶伶打了个冷战，浑身起了一阵悚栗，却见地下伸出的那只手竟又缩回去了，这时他才发现，不知何时，地上竟多了一个洞穴。

他才恍然知道了覃星为什么会突然在一片原野上失踪，而地下又为什么会伸出一只手来的原因，于是他急跨两步，走了过去，借着光一看，那洞口虽极小，但下面却似非常阔大。

他不敢贸然走下去，俯首下望，却又看到覃星在向他招手，他虽然有些疑惑，但却可以断定覃星绝对没有害他之意，因为人家如果对他不利，根本就不需要费这么大的事。

那洞的入口是个斜坡，他缓缓走了下去，里面竟是一个方圆几达丈余的地洞，覃星见他下来，又是一笑，覃星和白非之间，虽然不是友谊的关系，但这一生古怪的老人，却无缘无故的对白非起了很大的好感，这连他自己也无法解释。

白非进了洞，放眼四望，却见地洞的四壁，满布花纹，虽然乍看都像是极简单而不规则的线条，但你如果仔细一观摩，就会发现那每一个图形之内

却含有武学中极深奥的功夫。

白非天资绝顶，他一进了这地洞，就知道覃星带他进来必有深意，当然不肯放过机会，覃星见了他这种态度，脸上益发露出欣慰之色，身形动处，掠到洞口，手一抬，白非顿时觉得光线骤暗，几乎伸手不见五指了，他心里立刻又生出疑念。

“这地洞到底是谁掘的？墙上的线条虽有深意，但他为什么要到闭洞口？这样的光线，叫我怎么看得出壁上的线条呢？何况这洞位于地底，若然洞口封闭，那么在这里的人岂不是要窒息而死？难道他不是九爪龙，而是别人，叫我来此也有着其他的用意？”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在疑惑之外，还有些恐惧。

这不能怪他的疑心，任何人遇着这种事情，也都不免会疑神疑鬼的。

约莫又过了一盏茶功夫，白非的眼睛已渐渐习惯了黑暗，在这种光线下，他虽然仍不能看得出东西，但也可模糊的辨出一些轮廓来，他极小心的围着洞穴走了一转，突然感觉这地洞内此刻除了他以外，再无别人，那自称九爪龙的聋哑老人，也不知在什么时候走了，他心里恐惧的感觉更浓，被人关在这种坟墓一样的洞穴里，自己连原因都不知道，他又感到有一些冤枉和奇怪，但这些感觉总不及恐惧强烈罢了。

他第一件要做的事，当然是设法走出去，于是他在黑暗中分辨出那个出口，摸索着走了上去，上面竟隐透着一些天光，原来入口之处竟有两块铁板，铁板上有并排的小孔，是以能透入光线和空气，当然，透入的光线很黯，空气也是非常混浊的。

他记起方才那老人和他在地面上的时候，他并没有发现地上有着铁板，那一定是因为上头有着蔽掩之物，而事实上，在那么大一片荒野上，即使有一块铁板，也是极难被人发现的。

他开始对这洞穴的主人有些钦佩，因为在这种地方要造成这样一个洞穴，是何等困难的事，他还不知道这个洞穴竟是凭着一人一手所建，既没有别人帮助，也没有任何掘洞的器具。

若以白非此刻的功力来说，他本不难举手破去这两块铁板，但此刻，他心里又起了另一种想法，他想到洞里那些奇怪的线条，那聋哑老人对他说的话，顿时，他觉得这洞穴虽然像坟墓一样的死寂而黑暗，但却有值得他留恋的地方。

佛家说：“魔由心生”，人们对任何一件事的看法，全由当事人心情而定。自古以来，从未有一人能将人类的心理透彻的明了，白非这种心理的变化，恐怕连他自己也不能解释。

他刚想回头往洞底走，哪知时间突然接触到一样东西，他感觉到那绝不会是没有生命的东西，又吃了一惊，模糊中望见那是一条人影，但方才他却真实的感觉到洞穴中并没有别人的。

顿时，他身上又起了一阵栗悚，厉喝道：“你是人是鬼！”“飕”的一掌向那人劈去，哪知那人影一晃，白非眼睛一黯，又失去了那人的影子。

白非可真有些耽不住了，又想跑出去，他这时心中正在忐忑不定，哪知眼前却突然一亮，光线骤明，抬头一看，那洞口的铁板盖不知道在什么时候，竟又被人打开了。

随着这光的突强，白非的眼睛禁不住眨了一下，当他睁开眼睛时，那聋哑老人又赫然站在他面前，带着一脸和蔼的笑容。

这笑容使得白非心中的恐惧大为减少，然而却仍禁不住奇怪这老人为何会突然出现，他哪里知道这老人本未曾出洞半步，白非所以看不到他的原因，仅是因为他始终跟在白非身后，而以白非那种听觉，也不能体察到而已。

这时候，白非心思才会转过来，知道人家对自己绝无恶意，若不然，自己有十个也给人家宰了，还会等到现在？

他毕恭毕敬的向覃星低下头去，但他对这整个事，仍然有些不了解的地方。

原来九爪龙覃星昔年和天龙门当时的掌门人、也就是将天龙门一手革新的奇人铁龙白景反脸成仇，一怒绝裾而去，声言自己将来若不能另立一个比天龙门强盛百倍的宗派，誓不回中原。

哪知他遁迹塞外后，才知道事情并不如他想象般容易，心灰之下，竟在这片荒原下掘了个洞，满储干粮，自己竟在这暗无天日的地底苦研武学。

这段日子里，他真是受尽了苦，他一入洞穴，不等那准备半年之用的干粮吃完，绝不出洞，但是地底阴湿，那些干粮怎能放那么久，因此他一年之内，倒有十个月是在吃着已发霉腐坏的粮食。

他内力本有根基，吃着这些常人不能吃的苦，起初还好，可是到后来，身体却渐弱，这种大自然侵蚀的力量，绝不是人力可以挽回的，直到后来他失去听觉，喉咙也哑了，可是他却由此探究到武学中最深奥的原理，只是有些地方，他已没有足够的精力将这些原理放入真正动手时的武功里去。

他在这穷荒之地一耽数十年，昔日的傲骨雄志，早就被消磨得不知跑到哪里去了，武林之中，代出新人，上一辈的人就每多是因为自己壮志消磨，而让下一辈的去争一日之短长。

他在这空壁上所划的线条，就是武学之中原理的演变，只是那些线条虽极为繁复，但却仅仅是一个象征式的形象而已，若非天资绝高的人，又怎能领会得出来，覃星之所以看中白非，除了天龙门的渊源外，也是看出他有着绝高的智慧。

覃星将这些写着告诉白非之后，白非不禁窃喜自己的遇合，对那些线条，他虽只匆匆看了几眼，但他确信像九爪龙覃星这样的武林奇人，他所重视的东西，必定不会差的。

覃星又写道：“这类武学的绝奥原理，能否领悟，完全要看你的造化，几时能领悟，也不能断言，你且在这里暂住一个时期，别的事也都暂且放下——”写到这里，他含有深意的一笑，原来他已将白非和石慧的事全看在眼里。

白非脸一红，心里却不禁泛出一种难言的滋味，任何一个初尝爱情滋味的人，骤然离别爱侣，心情之苦，是难以描述的。

但是他终究腼腆得很，怎好意思说出来，覃星望着他的脸，一笑，这年轻人的心事，饱经世故的他怎会看不出来。

于是他写道：“等天亮的时候，你去看看她也未尝不可。”他手指一停，望了白非一眼，看到他脸上露出的那种害羞而又高兴的笑，又接着写道：“只是你和她说完了话，可立刻要回来，这种武学之道，你在研习时切切不可想别的心事。”

白非肃然答应了，九爪龙微微一笑，多年的心事，至此方了，他当然高兴得很，站起身来，望了这极可能继承他衣钵的年轻人几眼，飘然出洞去了。

白非等到曙光大现，才走出洞去，依着方才来的方向，刚走了两步。猛

然忆起回来时可能找不到这洞穴了，正想作一个记号，蓦然又想及刚才覃星来时为何要在地上弯曲着走的理由，低头一望，发现每隔丈余，地上就嵌着一粒直径寸许的弹丸，方才覃星就是照着这些弹丸行走的，心中恍然，对覃星那种黑夜中仍能明察秋毫的眼力，不禁更为佩服。

他刚回到土墙内的屋宇，覃星已迎了出来，告诉他石慧走了，并指给他石慧去时的方向，也立刻跟踪着而去，哪知在那小镇上他看到一事，几乎使他气死。

原来他到那小镇的时候，第一眼触入他眼帘的就是石慧正在和一男子极为亲昵的谈着话，他当然不会知道那男子是石慧的父亲，顿时眼前发花，几乎要吐血，嫉妒乃是人类的天性，这种天性在一个男子深爱着一个女子时，表现得尤为强烈。

他立刻掉头而去，发誓以后再也不要见到她，他气愤的暗忖：“这种女子就是死了，也没有什么值得可惜的。”

但是当覃星将昏迷不醒的石慧也送到那地穴里时，他的决心却摇动了，爱心不可遏止的奔放而来，远比恨心强烈。

石慧在沉睡中，女子的沉睡在情人眼中永远是世间最美的东西，白非虽然置身在这种阴暗的地穴里，但望着石慧，却宛如置身仙境。

但是他的自尊心，却使得他爱心愈深，他每一忆及石慧在路旁与那男子——当然就是她的父亲——那种亲昵之状，心里就仿佛突然被一块巨石堵塞住了，连气都透不过来。

白非心中思潮翻涌，一会儿甜，一会儿苦，不知道是怎么个滋味，突然，他仿佛看到石慧的眼皮微微动了，长长的睫毛一闪一闪的，他知道她快要醒了。

他立刻站了起来，发现穴口的门还没有关，掠过去关上了，洞穴里又变得异样黑暗，他听到石慧动弹的声音，心里恨不得立刻跑过去将她紧紧抱在怀里，问问她怎会变得这副样子，是不是受了别人的欺负。

但是男性的自尊与情人的嫉妒却不让他这样做，他下意识的走到土壁边，面壁而坐，心中却暗暗希望石慧会跑过来抱着他，这种微妙的心理，非亲身经历过的人是无法体会得出的。

石慧醒了，睁开眼睛，她发现眼前是一片黑暗，和闭着眼睛时没有多大的分别，这因为她第一次看到的，是面前空洞而黯黑的洞穴。

她一惊，几乎以为自己已经死了，下意识的伸出手，用牙咬了一口。却痛得差一点叫出声来，在这一刹那，她被迷前的经历，都回到她脑海里，那奇诡的天赤尊者手中的红布，在她脑海里也仍然存着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

她悚栗未退，惊悸犹存，不知道此刻自己又遇着什么事。

“难道我已被那个丑和尚捉来？”她又下意识的一摸头发，满头青丝犹在，她不禁暗笑一声，但立刻又紧皱黛眉，暗忖：“现在我竟是到了什么地方呀，怎么这么黑洞洞的。”

她缓缓坐了起来，这时她的眼睛已渐渐习惯黑暗，但等到她发现她处身之地竟是一个洞穴时，她眼前又像是一黑，虚软的站了起来，眼角瞬处，看到一人模糊的背影，“呀”的惊唤了起来。

白非知道她惊唤的原因，但是也没有回头，石慧益发惊惧，一步步的往后退，忽然她看到那背她而坐的人背影很熟悉，又不禁往前走了两步，心头猛然一跳：“这不是白非哥哥吗？”

纵然世上所有的人都不能在这种光线下认出白非的背影，但石慧却能够，这除了眼中所见之外，还有一种心灵的感应。

石慧狂喜着，奔了上去，娇唤着白非的名字，但白非仍固执的背着脸，故意让自己觉得自己对石慧已没有眷念，但心里那一份痛苦的甜蜜，却禁不住在他双手的颤抖中表露出来。

走近了，石慧更能肯定这人影就是白非，她甚至已能看到他侧面的那种清俊的轮廓，她伸出手，想拥抱他的臂膀，然而手却存空中凝固住了。

“他为什么不理我？”她伤心的暗忖：“出走的时候也没有告诉我，这是为着什么呢？”想来想去，她觉得自己没有一丝对不起白非的地方，只有白非像是对不起自己，心里不觉一凉。

她悄悄缩回手，看到白非像尊石像似的，动也不动的坐着，甚至连眼角都没有向她瞟一下。

她无法了解白非此刻的心境，她也不知道白非此刻心中的颤动，比那在秋风中的落叶还厉害，因为她根本不知道白非为什么会对她如此的原因。

误会往往造成许多不可宽恕的过失，石慧负气的背转身，远远坐在另一个角落里去，暗忖：“你不要见我，难道我一定要理你吗？”但心里也像堵塞着一块巨石，恨不得放声呐喊起来。

他不知过了多久，白非的心早已软了，他安慰着自己：“慧妹绝对不会有别的男人的。”但又不好意思走过去找她，无聊的睁开眼，望着上壁，突然想起覃星对他说的话，不禁又暗骂自己：“我还算个什么男子汉大丈夫，为着些许小事，就恁的难过起来，竟将眼前这么高深的武学原理都弃之不顾，若被人知道，岂非要被人家笑骂？”

于是他鞭策着自己，去看那壁上线条，但光线实在太暗，他根本无法看得太清楚，因为那线条是极为繁复的。

“这么暗我怎么能看得清，若看不清我又怎能学得会？”他后悔方才没有对覃星说，但是他仍不放弃的凝视着，只是心中并无丝毫体会。

有些地方他看不清，他偶然用手指触摸，那些线条的凹痕，正和手指完全吻合，显见这些线条都是覃星以金刚指之力划上去的。

他让他的手指随着这凹痕前进，渐渐，他脸上露出喜色，手指的触觉，渐与他心意相连，许多武学上他以前不能明隙的繁复变化，此刻他竟从这些线条微小的转回中恍然而悟！

他用心地跟着这线条的凹痕搜索下去，像是一只敏锐的猎狗在搜索着猎物，他发现这些线条竟是完全连贯在一起的，也发觉了覃星为什么不在地穴中留下光亮的原因，因为这根本不需要眼睛去看。

昔年覃星苦研武学，一旦贯然，就将心中所悟，用手指在壁间留下这些线条，武学上这些深奥之理只能意会，而不能言传，更不是任何文字可以表达出来的。

此刻白非意与神通，除此之外的一切事，此刻都与他无关了。

渐渐，他站了起来，随着这条线走动着，线条的每一个弯曲，都能使他狂喜一次，因为那都替他解答了一个武学上的难题。

石慧吃惊的望着他，不知他到底怎么了，又不好意思问，这样竟过了一天，石慧饿得很难受，她本可设法出去，但不知怎么，她却又不愿意离开这个阴暗的穴洞，因为白非还在里面。

白非却什么也没有感觉到，他的手始终举着，却并不觉得累，丝毫没有

吃东西，也不觉得饿，石慧关切的跟着他，他根本没有看到。

线条到了后面，更见繁复，白非心领神会，手动得更怪了，石慧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心中越发吃惊，暗忖：“难道他疯了？”关切之情，再也按捺不住，伸手想揪着白非乱动着的手臂。

哪知她手方动，忽然觉得白非的另一只手向她推来，她本能的一闪，哪知白非的手臂却倏然一穿，竟然从她绝对料想不到的部位穿了出来，那力道和速度，竟是她生平未经历的。

最奇怪的是，她连躲也无法躲，骇然之下，连念头却来不及转，“蹬、蹬”连退两步，一跤跌到地上几乎爬不起来。

她心里又惊、又怒，惊的是她从不知道白非的手法这么奇特和高妙，怒的是白非竟会向她动手，她睁着大眼睛望着自非，白非却一点也不知道，心神仍然沉醉于那些线条之中。

她不知道此刻白非已进入心神合一的最高峰，那正是学武之人梦寐以求的，她惊怒之下，天生的娇纵脾气又犯了，身形微动，“嗖”的跃了起来，娇喝道：“你疯了吗？”玉掌一扬，又待劈下。

哪知手腕倏然一紧，她金丝绞剪，手腕反穿，想脱开，但那人的手却像铁铸似的，任她以最大的内力相抗，但发出的力道，却像一粟之归于沧海，全消灭于那人的几只手指里。

这时，她才发现面前已多了一人，也不知从何而来的，手指虽紧紧抓着石慧的手，脸却转向另一边，带着惊奇而狂喜的神色，望着白非。

蓦然，白非的手指由紧而缓，渐渐竟像要停顿了下来，那人的神色也跟着一变，抓着石慧的手也抓得更紧，石慧痛得眼泪都快流出来了。

那人自然就是覃星，他关切而焦急的望着白非，良久，白非的手指又缓缓而动了，他才长吐了口气，全身却松了下来。

石慧也觉得手腕一松，她赶紧挣脱，身形暴缩，退后五尺，望见有天光露下来，抬头一望，那地穴入口的铁盖果然未曾关上，她心中气恨，“嗖”的从那洞中掠了出去，白非和覃星此刻正沉迷于两种性质不同的极大喜悦之中，对她的离开，根本没有注意。

在期待着的人们，十天虽然是一段并不算短的时间，但时日毕竟在人们的闲谈、哄饮和一些小的争端中溜走了。

千蛇之会的会期，也只剩下一天，人们的心情，开始由松懈而又紧张起来，期待着的事，也终究要来到人们的眼前。

灵蛇堡，并不是个为大家所熟悉的地名，其实这根本不算是个地名，这些来参与千蛇之会的武林豪士若不是有人带路，让他们找一年也未必找得到。

由小镇出镇东去的路上，这天人头拥挤，俱是些豪气飞扬的汉子，把臂而去，这自然都是千蛇剑客邀来的武林豪士。

他们大多三五成群，各自纷纷议论着这灵蛇堡究竟会是怎么样一个地方，千蛇剑客会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这其中不乏江湖上的知名之上，也有许多是绿林中的成名剧盗，金刚手伍伦夫、火灵官蔡新以及郭树伦等人，也在其中，只是游侠谢铿及六合剑丁善程两人，却已不知去向了。

司马之落寞的从那房屋里走了出来，心情仿佛又苍老了不少，乐咏沙、司马小霞也满怀不高兴的跟在他身后，其实白非和他们不过只是萍水相逢，

聚合本应无甚牵挂，但白非一去，他们却像是觉得少了什么似的，精神也提不起来了。

武当剑客石坤天和司马之匆匆谈了几句话，就去寻找他的妻子、白非和石慧的下落，因是无人知道丁伶和冯碧的去向，直到现在也还是个谜，有些多事的武林人物，不免在寻找这些日前曾在小镇上挥雨兴风的人物，但除了白发苍然的司马之和那两个易钗而弁的少女之外，他们也没有见到其他的人。

其中还有一人，使司马之觉得头痛，那就是他从石坤天口中听到的天赤尊者，他也知道这位奇人武功之诡异高深，于是天赤尊者此来的目的，就更值得人悬念了。

行行重行行，这些江湖豪士虽然都是些筋强骨壮的练家子，但脚不停步的走了这么久，大家也不免觉得有些劳累。

忽然眼尖的人看到前面有高高的屋顶，精神一振，招呼着后来的人道：“ 前面想必就是灵蛇堡。 ”大家都加紧了脚步，向前急行，哪知到了那里一看，却仅仅是一座临时搭起的竹棚。

这竹棚共分四处，里面摆着数百张桌椅，规模虽不小，但大家却都觉得有些失望，名震江湖的千蛇剑客的灵蛇堡，竟是个这样的竹棚，满怀兴奋而来的人们，自然觉得有些煞风景。

司马之却深知千蛇剑客邱独行的为人，知道这绝不会就是灵蛇堡，果然，棚里走出数十个长衫精壮汉子，道：“ 这里是众位的歇脚之处，诸位先打个尖，再请上路。 ”

直到现在为止，这些不远千里而来的江湖豪士，看到邱独行本人的，可说是绝无仅有，但大家对这武林奇人，却都更抱着一份好奇心，在好奇心之中，又更存有一分钦慕与仰望，司马之暗忖：“ 邱独行这些年来，果然又做了一份事业。 ”

这些江湖豪客聚在一起，其热闹可想而知，司马之混迹其中，冷眼旁观，心里有些奇怪：“ 难道这些人里就没有些人昔日曾经结下梁子的？ ”他却不知道，邱独行为此事早已经计虑周详，若有结下梁子的，也早就披他警告，在会期之中，有多大的梁子也得暂时搁过，否则就是没有将他邱独行放在眼里。

言下之意，当然就是谁要在会期之中寻仇，谁就是要和他邱独行过不去，是以有的仇人见面，虽然各个眼红，但也将胸中之气压了下去，因为大家自忖力量，谁也不愿意和邱独行过不去。

千蛇剑客雄才大略，虽没有以天下为己任的那股胸襟，却大有在武林中称尊之势，古往今来，有哪一个奸巨贼子不是存着雄才大略的。

众人谈笑风生，眼光忽然不约而同的被一人所吸引，那人长衫飘飘，俊逸出尘，却正是众人惊鸿一瞥而已念念不忘的岳入云。

他潇洒的走了过来，能在这种场合中吸引别人的注意，他自己也觉得很受用，举止越发安详、飘逸，朗声说道：“ 家师已在灵蛇堡里恭候诸位大驾。 ”他长笑了一声，又道：“ 此地虽然荒凉，但此时金风送爽，已然新凉，各位如不觉累，还是早些赶到是好。 ”司马之点头暗赞，这岳入云果然是个人材，回头看了司马小霞一眼，心中又是一动。

父母们为了女儿的事，永远比子女本身急切。

众人哄然一声，纷纷离座，这岳入云的一举一动，仿佛都存着一种自然

慑人心腑的力量。

司马之暗叹一声，也随着离了座，有认识他的人，知道他就是白羽双剑，恭谨的向他躬身为礼，有的不知道他的，却在奇怪这看来颟顶的老头子，为何会受到这些人的尊敬，对于这些，他却平静的应付着，像是什么也没有放在他心上。

但此刻他的心里，却远不是他外表的那么平静，此去灵蛇堡，他抱着极大的决心，要将二十多年的恩怨作一了断。

虽然他曾经想过：“ 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何必重又提起，揭起心中的创疤。 ”但见了冯碧后，他却不再如此想了，二十多年的时光，爱侣分离的痛苦，是绝对需要偿还的。

他缓缓的跟在众人的身后，他知道凭着自己的力量，来和现在的千蛇剑客相抗，万万难及，但江湖男儿，恩怨为先，成败利害，又岂能放在心上，纵然明知不成，也要试上一试的。

人声喧哗，突然有人引吭高歌，歌声高亢激昂，作金石声，与风声相和，更是动人心腑。

司马之仰头四顾，二十多年前的豪气，又倏然回到他身上。

前面竟是一片丛林，在这一片黄土之上，突然见着青葱之色，众人精神又是一振，岳入云从容前行，笑指那片丛林道：“ 诸位久居中原，文物风采，景色宜人，自然不会将这小树林看在眼里，可是，在此他说来，这树林可费了家师十年的心血哩。 ”

他傲然四顾，又道：“ 诸位远来，小可先去通知一下，家师当亲迎诸位大驾。 ”说罢自去，诸人但见他身形动处，如云龙经空，又不禁在心中暗赞：“ 此人果然是人中之龙。 ”

领首先行的是京城名镖师金刀尚平、子母铁胆武家琪，以及以地趟刀法成名的孙氏三兄弟，这些上两河一带都是响　　的人物，他们昂首而行，大有要在此扬名之意。

他们看到树林里施然走出一个消瘦的文士，向他们抱拳施了一礼，孙氏兄弟及尚平也淡淡还了一礼，武家琪却正在高声笑谈，根本没有向那人看一眼，那人一笑，走过去了，也未在意。

那消瘦的中年文士沿途向众人行礼，这些江湖豪人大多眼高于顶，最多也只是向他淡淡还了一礼，并没有什么人对他特别注意。

他神色丝毫未变，脸上带着一种似乎是故意做作出来的和穆神色，眼光动处，和一人打了个照面，神色却突然一变，虽然瞬即镇静了下来，但脸上的肌肉却仍然不住轻微的颤动。

金刀尚平等人入了树林，林内是一条碎石铺成的甬道，蜿蜒而入，里面就是灵蛇堡，众人仰首望去，只觉得堡外高墙如城，堡内屋宇之顶栉比如鳞，竟看不出那堡究竟有多大。

子母铁胆武家琪坚起大拇指赞道：“ 端的是个好所在！ ”抬头望见岳入云正肃立在堡门之前、急行两步，赶了过去，笑道 :“ 有劳岳少侠在此等候。 ”

岳入云一笑道：“ 诸位远来，小可理应如此，诸位千万不要客气。 ”

武家琪好像人家是专为接他一人的，心中受用之极，笑道：“ 今师邱老前辈呢？ ”

岳入云笑道：“ 家师早已出林恭迎各位的大驾去了。 ”

武家琪一愕，道：“ 兄弟并没有看到呀？ ”

回头询问地望了金刀尚平一眼，得到的也是一个茫然不解的表情，岳入云又笑道：“ 诸位也许没有注意到罢了！ ” 话中隐隐露出一些讥讽的意味。

武家琪等人也觉得有些尴尬，方自无言可发之际，岳入云已遥指甬道的另一端说道：“ 哪，家师那不是来了吗？ ”

众人连忙回头去望，甬道上满是人，也分不出谁是那名震天下的千蛇剑客邱独行来，又回过头，岳入云已朝前面迎了过去。

大家心里有数，知道岳入云所迎的一定就是千蛇剑客，一个个都睁大了眼睛去看，岳入云肩头不动，人却如行云流水般，虽然丝毫没有一些疾行的样子，但速度却快得很，众人眼睛一动，岳入云已在远处停了下来，朝着那边并肩而行的两人深深施下礼去。

子母铁胆武家琪，以名顾之，就可以知道他必定是暗器名家，眼力自是不凡，他远远望去，见那两人一人是方才他在奇怪别人为什么会对他那么恭敬的颟顸老者，另一个却是方才由林中施然而出的那个消瘦的中年文士。

他这一惊，都是非同小可。“ 难道这两人里竟会有一人是千蛇剑客？ ” 不但他如此想，众人又有谁不在奇怪着。

岳入云跟在那中年文士后缓步行了过来，那中年文士向身侧的老者笑道：“ 一别二十年，我们都已老了，司马兄，小弟这二十多年来，一无所成，所堪喜者，只是收了个好徒弟。 ”

那老者当然就是司马之，他和邱独行目光相对时，心里就平添了几分怒气，但以他的身份地位以及年纪来说，都不再允许他像少年时那般任性了，他只得将心中的怒气，强自压了下来。

此刻他也笑道：“ 岳世兄果然不是凡品，邱兄倒要小心栽培他。 ” 他含有深意地一笑，回头望着岳入云道：“ 你也该小心听从师傅的教训才是！ ” 他将两个“ 小心 ”，都加重了声调说出来，那表示在话中还有着其他的含意。

岳入云故意装作不懂的点首道：“ 老前辈的教训极是。 ”

邱独行也频频点首道：“ 对极了，对极了！ ”

司马之又暗嗤一声，忖道：“ 这师徒两人，倒像是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

千蛇剑客前行了两步，向那些以诧异的目光望着他的人们微一颔首笑道：“ 诸位远来辛苦，就请到堡里休息吧！ ”

子母铁胆看来看去，看不出他有什么出奇的地方，当然想到“ 人不可貌相 ” 这句话，对方才自己的态度，觉得有些不好意思。

众人一进堡，眼界又是一宽，原来这灵蛇堡建筑式样极为奇特，一进堡门就是一片极大的广场，这和任何房屋建筑的格式都很不相同，这片广场全是细沙捕地，四边虽然没有任何摆设，但武林中人一望而知，这一定是个练武场子。

众人通过广场，后面是一片极长的台阶，上了台阶却是一个人厅，这厅面积甚大，也是今人吃惊的，司马之暗忖：“ 看来这邱独行重建灵蛇帮早有深心，是以才会盖了这种房子来！ ”

大厅里摆着数十张桌面，邱独行摆手笑道：“ 在下略备水酒，为各位洗尘。 ”

他极为豪爽的一笑，又道：“ 我们大家都是武林男儿，也不必讲究什么俗套，随意坐下就是了。 ”

他这番语，又投了大家的脾胃，大家对这千蛇剑客不自觉的增加了几分好感，司马小霞和罗刹仙女乐咏沙嘟着嘴跟在岳入云身后，岳入云笑道：“ 两

位也请吧。”

众人对“千蛇剑客”本来都还有些戒心，此刻一见，他却是个平易可亲的普通人，不觉连这点成心都消失了，随意吃喝起来，这当然也是粗豪男儿的本性，天大的事，且放过一边，今朝有酒，今朝先醉了再说，邱独行眼光四扫，向司马之笑道：“想昔年你我，还不是如此。”

司马之一笑，心中又涌起许多感触，对于邱独行，虽然有时对他恨如切骨，却又有时感到他仍不失为一个可爱的人。

邱独行站了起来，并没有说话，但众人的谈笑之声却自然而然的静了下来，他才说道：“在下这次请各位来，用意各位想必都已知道了，愿意协力同心将这灵蛇帮发扬光大的人，自是极好，无论能否取得这十二堂香主之位，在下总是倾心结纳，不愿意的呢——”他笑了笑，又接着说道：“在下也不便相强，大家欢聚数日，便可自去，虽然此来并无什么收获，但群雄相聚，也未尝不是人生大乐事。”

他话说得极为婉转动听，众人悚然动容，齐声喝彩，他一笑又道：“只是现在喝酒要紧，别的事，等会再说吧。”

众人又哄然喝彩，酒喝得更痛快，对于收拢人心这一点，邱独行确是做得极好，司马之又暗忖：“此人之才，用来治世，岂非绝佳。”

但自古以来，有治世经国之才，并不用来治世经国的大有人在，又岂止邱独行一人而已。

酒足饭罢，岳入云站了起来，朗声说道：“家师隐迹边荒数十年，眼见中原武林人材凋零，想起原来大半是为了彼此间的仇杀，家师便时常对弟子说：照这样下去，数十百年之后，武林人士就要在人间绝迹了。”他说到这里，便停了下来。

他这话的确非常中肯，也非常切合实际，是以在他停顿下来之后，大厅仍然是一片静寂。

他满意的一笑，又道：“是以家师便想创立一个宗派，将天下武林人物都联合起来，借以保存武林一脉，也就是这样，家师才有重建灵蛇帮之意。”司马之暗付：“他的胃口倒不小，竟想将天下武林人物一网打尽。”

“家师这次重建灵蛇帮准备分为十二个香堂，各堂的香主，以各人的武功来定。”他笑了笑又道：“若有人武功能胜得家师的，家师也愿意将帮主的位子相让。”

他这么一说，群豪又纷纷议论起来，岳入云轻轻咳嗽一声，又道：“大家都是武林中人，想必都不会顾虑到肠胃的问题，所以虽是刚吃过饭，也不妨到练武场去走走。”

他此语一出，群雄自是哄堂大笑，有的竟先纷纷离座，准备到练武场上去一显身手，大家带着醉意，兴致也就格外高些，邱独行面带微笑，他是不是在想着：“天下英雄，皆入我彀中矣？”

群豪一出，竟将这么大的一个练武场的四周全站满了，当然谁也不会注意到这些人里有没有生面孔，金刀尚平望了站在他旁边的人一下，见他是个毫不起眼的寻常汉子，面色蜡黄，像是带着病容，年纪看来也只有三十左右，但身材已伛偻着，仿佛连腰都直不起来。

金刀尚平心里奇怪：“这是哪一路人马？”有些蔑视之意，因为冲他这副外形，连普通壮汉的一拳都怕禁受不起，却又怎能在这天下英雄群聚之地，与人争一日之短长呢？

其实在这么多人里，除了这面色蜡黄的汉子之外，还有三两个任何人都不认识的人物，只是他们混杂在这许多人中间，谁也不会发觉他们的异处。

司马之沉思着，并没有离开座位，他不知道该怎么样向邱独行清算那笔旧帐，有些事想来虽易，但真如身临其事，做起来却没有那么简单了。

乐咏沙和司马小霞虽然也有心事，但她们毕竟年轻，见着这种场面，心里却高兴得很，仿佛心里有着什么东西在动，痒痒的。

第五章　云龙入云

天已入黑，百数十个壮汉燃起火把，插在练武场四周，又在练武场当中两丈方圆处，插了一个火圈子，是以场上并不黑暗，邱独行侧首微笑道："司马兄，前往一观如何？"司马之无可无不可的站起来，却见一人由外面极快的奔入。

那人也是个长衫壮汉，步履之间，显得身手颇为矫健，一时就来在岳入云耳侧说了两句话，岳入云剑眉一扬，目中现出精光，微微点了点头，又走到邱独行身侧，附耳低语了两句。

邱独行面色亦一变，倏然站了起来，方自往外面走了两步，又回头向司马之道："司马兄，等会怕有热闹好看了。"

司马之心中一动，忖道："邱独行的面色居然变了，这一定又有什么大事发生，他说有热闹好看，恐怕是真的了——"

蓦然，外面传来一阵怪异的乐声，有些人恍然忆起，这乐声正是那坐在紫擅木桌上的怪和尚的徒弟所发出的，他们想到那天的事，心里都很奇怪。

邱独行匆匆迎了出去，司马之也漫步走出厅来，暗忖道："外面想是有着什么厉害角色来了。"不禁也注意的望着门口，耳中听着那怪异的乐声，正自有些不耐，忽然想起一人。

"来的难道是天赤尊者？"他暗忖着，眼光动处看到邱独行和一人并肩走入，邱独行身材虽不甚高，但也不能算矮了，但和那人并肩而行，却只齐到那人的肩下。

那人披着火红色的袈裟，一条颈子又细又长，看起来跟假人似的。不正是名动武林的天赤尊者吗？

司马之也不禁有些吃惊，暗忖："怎么过魔头也来了。"他出道不晚，但在他出道时天赤尊者早已名声显赫，而且已隐迹了，哪知事隔数十年，这魔头却又在中原武林露面。

场中群豪，都被他的目光所吸引，这么多人竟没有一人发出声音来，天赤尊者满露精光的怪眼四扫，怪笑着说道："好极了，想不到邱檀越这里竟有如许多人在。"不但那声音如夜枭般刺耳，那种说话样子，更令人觉得头皮发炸。

这时候在场中东南角上并肩而立的两个瘦小汉子，脸上各个露出愤恨的表情，这两人面目陌生，似乎也不是武林中的成名人物。

天赤尊者身后，并排而行的八个和尚仍在不停的吹奏着乐器，另外四个身态婀娜的僧人也仍举着紫檀木桌袅袅而行。

天赤尊者怪笑着，走到大厅门口，望了司马之一眼，司马之也恰巧在望着他，两人目光相对，各自为对方眼中神光所摄，天赤尊者不禁惊忖："这人内功怎么如此强，我一别中原，想不到中原武林在这些年里，还真出了几个好手。"

他身形方自站定，那几个僧人又袅袅走了上来，将那张紫檀木桌子放在厅门，四人就分别站在桌子的四角，天赤尊者一迈步，众人眼前一花，天赤尊者已平平稳稳的坐在桌上。

司马之和邱独行俱是识货之人，见天赤尊者露出了这一手，也有些吃惊，岳入云急行两步，站在前面，朗声道："又有贵客前来，敝堡实在荣幸得很，这位高僧，就是数十年前已名动天下的天赤尊者，诸位想必都有耳闻吧。"

群豪果然又是哄然，那天赤尊者面上露出得意之色，箕踞在桌上，场中人头济济，但中原武林群豪，似乎都未曾放在他眼里。

司马之极为不悦的哼了一声，邱独行神色之间却对他颇为恭谨，司马之暗忖：“ 邱独行这些年来，做人的手段又高明了一些。 ”司马小霞瞬也不瞬的望着天赤尊者，这天真的女孩子，被他这种怪异的行经，激发了很大的好奇心。

其实此刻场中群豪，又有哪一个不是目光炯炯的在注视着天赤尊者，天赤尊者做的这种排场，怕也就是要引起别人的注意吧。

须知人类都有一种喜欢别人注意的天性，有些成名人物故意作出避世的形态，还不是借此标榜自己的身分吗？

当然，有些确是遭遇了很大的打击和挫折，或是真正看破世情的，那可不作此论了。

千蛇剑容缓缓走到一个场中群豪都可以看得到的地方，缓缓举起双手，朗声说道：“ 比武较技双方动手，名虽是点到为止，但却难免要伤和气的，这就失去了这千蛇之会的原意了。 ”他笑了笑，接着说道：“ 因此，各位不妨各献绝艺，却不必动手过招。 ”他略为停顿了一下，目光四转，又道：“ 这样有人一定会说，武学一门，制敌为先，若不动手过招，怎分得出强弱。这活虽然对极了，但功力的深浅，却无法强求，兄弟虽然无能，但这里尽多武林高手，他们的法眼，谅无差错的。 ”

盘坐在檀木桌上的天赤尊者怪笑着道：“ 对极了，对极了，邱檀越的话，果然超人一等，老衲第一个赞成。 ”

场中群豪，不免窃窃私议，邱独行朗笑道：“ 天赤上人既然认为此议可行，那么就请上人做大家的裁判好了。 ”

“ 好极了，好极了，各位就请快施绝技吧，老衲足迹久未至中原，此番却可以大开眼界了。 ”他竟然一口答应，言下大有此地除他之外，再没有一人可以担当起这任务之意。

司马之微微一笑，退后了一步，邱独行笑道：“ 司马兄也是方家，此举也要多仗法眼。 ”

司马之笑道：“ 我可不行。 ”

天赤尊者闪着精光的眼睛，向他直视着，说道：“ 这位施主未免太客谦了，老衲眼若尚未昏花，就凭施主的这一对眼睛，也该是武林中一等一的高手。 ”

司马之一惊：“ 这和尚果然好眼力。 ”这些年来，他虚怀若谷，眼中神光，已尽量收敛起来，甚至已与常人无异，却被这和尚一眼看出来。

场内群豪议论之声虽不绝，却仍没有一人出来亮相的，在这种天下英雄群聚的场面下，自然谁也不愿意第一个出来。

夜风吹得四面火炬上的火焰摇曳而舞，于是场内的光线也在波动着，使人有一种忽明忽暗的感觉，盘坐在紫檀木桌上的天赤尊者，此刻看起来像是破庙里泥制的偶像。

他似乎有些不耐，敞开喉咙道：“ 各位都是玉，先得抛块砖头出来引一引。 ”他虽非中原人士，对这句“ 抛砖引玉 ”的成语，引用得倒还未离谱，他朝那四个站在他身旁的僧人微微比了个手势，又道：“ 各位既然不肯先出来，那么老衲就叫小徒先出来献丑。 ”他怪笑一声又道：“ 各位就把他们算作引玉的砖头好了，可不要放在心上。 ”

他说话的声音很快，口音又难懂，场中大多数人只听到他叽哩咕噜的说了一大篇，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却看到站在那张紫檀木桌旁的四个僧人一起走了出来，走路时居然一扭一扭地，宽大的红色袈裟起了一阵极好看的波动。

司马小霞和乐咏沙对望了一眼，暗笑忖道：" 这四个和尚走路比我们还像女人。 " 场中的群豪也在暗笑：" 这四个哪里是和尚，只怕是尼姑吧。 " 但望了天赤尊者一眼，谁也笑不出来。

那四个僧人——僧人是包括和尚尼姑的意思——袅娜的走到场中，在那小的火圈子旁停了下来，将宽大的袈裟的下摆撩到腰上，四人相背而立，众人屏息静气的望着，不知道他们在弄什么玄虚，不过天赤尊者的徒弟，玩意儿总不会坏吧。

大家心里都有这种想法，于是都睁大了眼睛去看，只见那四个僧人的头忽然往后面弯了下去，越弯越低，渐渐头已碰着地，群豪嘘了一口气，暗忖：" 这四个尼姑，骨头好软。 "

哪知他们头碰着地后，还不算完，渐渐，鼻子也贴着地，头竟由胯下钻出来，身体竟弓成一个圆圈，众人眼睛一花，不知怎的，四人竟面对面的站了起来，众人又嘘了口气，大声喝彩起来。

司马小霞悄悄向乐咏沙道：" 这四个家伙敢情没有骨头。 " 岳入云回过头望了她们一眼，微微一笑，又转过身，司马小霞一皱眉子，道：" 他的耳朵倒真尖。 " 这句话却是故意让岳入云听到的。

那四个僧人露完了这一手，并不是立即离场，齐都深深吸了口气，群豪眼睛睁得更大，看他们还有什么花样。

四个僧人中忽有一个躺了下来，两条穿着红缎子灯笼裤的腿，向另一人一盘，四条腿竟像软糖般的扭到一起，真像是没有骨头似的，躺在地上那人一抬腿，便将另一人抬了起来，在上面的人一弯腰，将躺在地上那人的手也像扭糖似的扭住，两个人做成了一个圆圈，另外两人中一人也躺到地上，伸着脚一勾，将那个圆圈勾了起来。

那僧人躺在地上，两腿抬起，不住的动，另两人做的圆圈就在那人的脚上打着转，群豪看得发呆，连喝彩都忘记了。

还有一个僧人站在旁边，此时突然一跃而起，穿入圆圈中，身形不知怎么一缩，竟嵌在那圆圈中，这么一来，圆圈竟成了肉球，在那人的脚上，转动得也就更快了。

肉球越转越急，群豪哄然喝起彩未，司马小霞看得忘其所以，纤纤玉指戳到岳入云的肩膀上，问道：" 这是什么功夫？ "

岳入云一惊，回头一看，笑道：" 小可还不大知道，大约是天竺密宗，瑜珈柔功那类的功夫吧。 "

司马小霞 " 哦 " 了一声，忽然发现自己问话的对象，自己根本不认识，不禁红生满面，刚低下头去，乐咏沙却打趣着笑道：" 妹子，幸好你的金刚功没有练成，不然这一下，不把人家戳个透明窟窿才怪。 " 司马小霞的脸，更是红到脖子上。

群豪赞声未绝，那躺在地上的僧人脚突然一曲一蹴，群豪眼前又是一花，不知怎么，那四个僧人又好端端的相对站了起来，方才断了的彩声，此时更热烈的响了起来。

四个僧人回转身，向群豪一躬身，袅娜的走了回去。天赤尊者得意的笑

道：“ 小徒们所使的虽不是正宗武术，只为博各位一笑，可也不是三年五载可以练得出来的。 ”

邱独行笑道：“ 这个自然，无骨柔功，久为中原武林人士所艳羡，今日上人却让大家开了眼界。 ”天赤尊者不住点首微笑，心中却在暗暗夸赞这千蛇剑客的见识果然广，一下子就把无骨柔功的名字，道破了出来。

邱独行讲话的声音虽然不大，但却每个字都清清楚楚的传到群豪的耳朵里去，大家一听，才知道这叫做无骨柔功，岳入云回头向司马小霞道：“ 无骨柔功。 ”司马小霞一笑，乐咏沙却又在她背上拧了一把，她的脸又红了起来。

“ 天赤尊者的高足已为各位打开了场面。 ”邱独行笑道：“ 各位也该将真功夫露一露。 ”言下隐含着中原武林人士可不能给外来的人比了下去，可是群豪眼看了方才那一手，没有真功夫的越发不敢上去，有真功夫的，却在自抬身价，不肯在这种时候，就马上跑出去亮相，天赤尊者傲然四顾，道：“ 难道小徒们的功夫，连引玉的砖头都当不上吗？ ”

他话声方了，人丛中已走出一人来，群豪几百双眼睛，不禁都盯在那人身上，心中却都在奇怪：“ 这是哪一路的豪杰？ ”

原来此时走出来的，却是个形容枯槁、身材瘦小的汉子，不但场中群豪没有一人认识，就连邱独行也在奇怪：“ 此是何人？ ”但他是何等人物，知道此时敢走出场来的，必定有着非凡的身手，因为谁也不会愿意在此地此时出洋相呀！

那瘦小的汉子走出场后，就朝四方作了个罗圈揖，尖声道：“ 小可无名无姓，是武林中见不得人的小卒，此刻出来，可绝不敢算是献艺，也更不敢和各位较量高下，只是手脚发痒，想出手随便练练两下子罢了。 ”

他说话的声音时尖时粗，让人听起来极为不舒服，再加上卖相不佳，大家都冷眼观之，他也不在乎，走到场中一坐马，右手一扬，左手一沉，起手式竟是乡下的庄稼把式双盘掌。

他一掌一脚的打了起来，倒是中规中矩，可是这种把式只能在乡下的破祠堂前面练，却怎入得了这些武林豪客之眼，大家越看越不耐烦，差点就嘘了起来，天赤尊者索性连眼睛都闭上了，根本不屑一看，司马小霞道：“ 这算什么玩意儿。 ”司马之回头狠狠盯了她一眼，叱道：“ 少多话。 ”

邱独行也在奇怪，“ 这人上来胡闹吗？ ”他再也想不到达人是这种把式，摇首之间目光忽然一凛，发现了一件奇事。

原来那人打拳踢腿间，地上铺着的细沙上竟连一个脚印也没有留下，这是何等的轻功，邱独行眉头一皱，知道此人此举必定是有深意，于是目光动也不动的望着他，不敢有一丝大意。

那人一式一招，似乎越练越有劲，渐渐打到那张紫擅木桌旁，双手一立，又穿分，右腿笔直的踢上，正是一招金鸡独立腿，刚踢上去，身形一晃，像是站不稳了，整个人向那张紫檀木桌子上撞去，旁立的四个僧人来不及阻挡，竟让他整个人撞到天赤尊者的身上。

这一下突如其来，谁也没有想到，邱独行脸上却忽然露出一个笑容，像是因着有人替他做了一件他不能做的事而欢喜。

天赤尊者大怒之下，一挥手，将那瘦子挥得摔出十几步，那人却站起骂道：“ 我又不是故意撞你的，你何必这样凶。 ”

天赤尊者越发怒往上冲，可是当着天下英雄，他得摆出一派宗主的身份，

可不能和这种人一般见识，只得将气又忍了下去。

那人唠唠叨叨、骂骂咧咧的往回走，一副窝囊的样子，群豪又好气，又好笑，那人走了一半，天赤尊者忽然厉喝一声，连人带桌子飞了起来，群豪大吃一惊，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那瘦子听到这声厉呼，身形也忽然暴起，竟一掠数丈，哪里还有方才那种窝囊样子，群豪又一起大吃一惊。

天赤尊者两条腿在桌子上一弹，脚底竟似装了弹簧，从桌子上飞掠而起，桌子“ 砰 ”的掉到地上，他瘦长的身躯却像一条箭似的射了出去，堪堪已到了那瘦子的身后，双臂一伸，鸟爪似的手抓向那人背上。

哪知那瘦子身形却突然在空中一顿，身形猛然往下一沉，脚尖一沾地，却向另一个方向掠去，天赤尊者错过了，群豪此时齐都动客，暗惊忖道：“ 这瘦子轻功竟恁的高绝。 ”

瘦子展开身法，“ 嗖嗖 ”两个起落，又掠出五丈，面前突然排起一道光墙，原来那吹奏着乐器的八个僧人，此刻一排挡在他前面，将手中的奇形乐器当作剑使，一起向瘦子身上招呼。

天赤尊者一转身，也掠了过去，瘦子似乎知道跑不出去了，突然高声叫道：“ 慧儿，快走，不要管我了。 ”低头一钻，从天赤尊者掠来的身躯下钻了出来，却不往外逃，而掠到厅口，站在邱独行旁边，大声叫：“ 帮主，那和尚疯了。 ”

天赤尊者暴喝连连，火红的袈裟在火光下更显得刺眼，掠起时更像一团烈火，伸出双臂，又向那瘦子抓了过去，身侧却突然有一股极强的力道袭来，竟使他掠起的身形一顿，落到地上。

这力道之强，却是他生平所仅见。他大惊侧顾，千蛇剑客却正含笑站在他身侧，淡淡说道：“ 上人，为何这么大的火气。 ”原来邱独行竟以内家真气，挡住了他足以开山裂石的一抓。

他既惊更怒，长长的眉毛，根根倒立，厉喝道：“ 姓邱的，你最好少管闲事。 ”此时他性命交关，一派宗主的架子，再也摆不起来了。

邱独行依然微微含笑，道：“ 上人有什么话好说，当着天下英雄，上人又何苦紧紧逼着一个武功不高的后辈呢？ ”

群豪都被方才这事惊吓住了，谁也不知道这异邦来的和尚到底为着什么发怒，有些阅历较深的，虽也看出此事有蹊跷，但此事发生得太过突然，大家除了惊吓之外，谁也没有想到别的，当然也更不会想到那瘦子竟是名动武林的“ 无影人 ”。

石慧满腔怨气，从那地穴中跑了出来，心里却在盼望白非能够在后面叫她一声，那她会马上倒进白非强壮有力的怀抱里。

但是她却失望了，在这荒凉、阴寒的野地上奔跑着，满眶俱是为情而生的眼泪，哪知却让她碰到了她的母亲。

丁伶安慰地抱着她，询问她流泪的原因，她不说，却说是因为天赤尊者要强迫她当和尚，还迷住了她，于是这个慈爱的母亲就在计划着为女儿复仇了，纵然对方是武林的魔头天赤尊者，那正如母鸡为了维护小鸡，会不惜和苍鹰搏斗一样，何况丁伶还是只强壮的母鸡。

石坤天潜居时，苦研易容之术有成，丁伶和她女儿就乔装为两个枯瘦男子，混进了灵蛇堡，那远比司马小霞和乐咏沙的乔装要高明得多了，是以并没有人看得出来。

丁伶打了一趟双盘掌，那是她特意在这几天里学来的，在使出金鸡独立时，她故意将身子倒在天赤尊者身上，却将武林中人闻而色变的无影之毒，施放在天赤尊者身上。

无影之毒之所以成为无影之毒，就是能使人在无形无影中被毒，并不一定要吃下去，丁伶此刻恨透了天赤尊者，下的毒分量也奇重，哪知天赤尊者却发现了，而且经过这么长时间，还经过一番奔掠，竟还没有倒下来。

丁伶不禁暗暗的吃惊，见到邱独行替她接了一掌，她又放心了，因为她知道只要千蛇剑客出了头，什么事都好解决了。

天赤尊者吃了哑巴亏，却说不出来，空自气得像只刺猬，他总不能当着天下英雄说出自己被人下了毒还不知道呀！

他本是黝黑的脸色，此刻竟隐隐透出青白，邱独行依然含着笑，突然道：“上人如果有什么过不去，只管朝我姓邱的来好了。”

丁伶心中暗暗感激：“千蛇剑客果然是仁人君子。”她却不知道，邱独行是何等人物，心中早已另有打算了。

邱独行一说出，群豪又都哄然，千蛇剑客要和天赤尊者斗一斗，这是何等精彩的场面，司马之却暗暗忖道：“邱独行果然聪明绝顶，他已看出这天赤尊者中毒极深，绝非自己敌手了，他这么一来，不但可借着击败天赤尊者而更为扬名天下，而且还大大地收买了人心。”他和邱独行三十年前已是素识，早已将邱独行了解得极为透彻。

在这种情况下，天赤尊者唯一可走的路，就是接受邱独行的挑战，于是他厉声喝道：“好极了，老衲已正想领教邱檀越独步中原的武功哩。”

司马小霞一嘟嘴，在乐咏沙耳畔轻轻说道：“这姓邱的叫别人不要动手过招，他自己却来了。”乐咏沙“噗哧”一笑，将她的手拧了一把。

司马之此时，突然有个念头在他心中极快的一动，毫不考虑的掠了上去，道：“邱兄是此会之主，怎可随便出于，还是让我来领教领教天赤上人妙绝天下的手法吧。”

邱独行脸色，一变，却也说不出什么别的话来，心中虽然将司马之恨入切骨，口中却不得不笑道：“司马兄肯出手，那再好也没有了。”

司马之此举不但场中群豪吃惊，司马小霞和乐咏沙也大为诧异：“爹爹今天怎么会和别人抢着出手呢？”她们哪里知道，司马之此举，却是存心要拆千蛇剑客的台呢？

天赤尊者一张充满寒意的脸变得更冷，说道：“你们随便哪一个上全一样。”长脚一动，生像是仅仅迈了一步似的，就已掠到场中。

司马之朝邱独行微微一笑，只有邱独行了解他笑中的含意，却仍声色不露，这就是人家能够成名的地方，无论到了何种地步，都能沉得住气。

司马之略为调匀了一下真气，他知道天赤尊者虽然中了毒，但也是个极难应付的对象，白羽双剑昔年扬名天下，此时却已久未活动筋骨了，他双臂一伸，身形电也似地掠进场中。

几乎在他身形掠起的同一刹那里，人丛中也有一条人影电射而起，和他同时站在天赤尊者的对面，朝他一抱拳，笑道：“杀鸡何用牛刀，对付这种人，何必要劳动司马大侠的大驾，让区区在下来，就足够对付了这自命不凡的家伙了。”

他居然将天赤尊者称为家伙，司马之也骇然而惊，愕然望着此人，却见他微微佝偻着身躯，脸上带着一脸病容，他闯荡江湖数十年，可是从未见过、

也从未听过武林中有此人物，群豪又是哗然，但经过了方才丁伶那一次，此刻倒不敢对这满面病容的汉子起轻视之心。

邱独行站在厅口，却清清楚楚的看到这汉子掠进场里时的身法，竟不在司马之之下，“ 此人是何许人呢？ ” 他也不禁愕然，忖道：“ 难道中原武林中，又出了什么奇人吗？ ”

天赤尊者生平尚是第一次被人称为“ 家伙 ”, 而且是“ 自命不凡的家伙 ”, 他怎能再忍下去，暴喝一声：当脸一抓，向那汉子抓去。

他所带起的风声，连站在旁边的司马之也感觉到了，微一错步，溜开一丈，望着那满面病容的汉子如何应付这享名武林数十载的天赤尊者的攻势，但却退得并不太远，准备那汉子一有失手，便立刻加以援手。

满面病容的汉子一笑，身形溜溜转，佝偻着身子，像是一只刚离开绳子的陀螺，天赤尊者不待招术用老，手臂随着那汉子转动的身形移动，突然又一抓，手臂像是突然加长了半尺。

这一抓看似平淡无奇，识货的人却不免为那满面病容的汉子捏上一把冷汗。

哪知满面病容的汉子身形一抖，突然暴缩了许多，本来已是佝偻着身子，此刻还缩成三尺长短，司马之惊 “ 呀 ” 了一声，暗忖：“ 这是缩骨法。 ” 身形又一动，掠到厅口，因为他知道这满面病容的汉子武功深不可测，根本不需要他的援手。

天赤尊者也似一惊，他身材本高，此时竟比那人高了几乎三倍，满面病客的汉子身形又一转，转到他身后，天赤尊者只觉得尖风一缕袭向他鸡尾下一寸的藏海穴，他身形一弹，弹起七尺，身形在空中一扭，下身未动，上半身却整个扭了过来，长臂下抓，直取那人头顶，群豪不禁哄然喝彩，天赤尊者盛怒之下，竟施展出无骨柔功里的绝顶手法了。

满面病容的汉子一声长笑，身形又暴长，双掌挥出，竟硬接了天赤尊者这一招，两人身形俱各一震，天赤尊者更大惊，这汉子掌上的力道，虽然不强，但却含蕴未尽，生像其中还包涵着无穷的玄妙，使得他在一接触到那种掌风之后，就赶紧将已施出的力量撤了回来，以求自保。

邱独行亦是满面惊诧之色，走到司马之身侧，悄悄说道：“ 此人是谁？ ” 不等司马之答复，又道：“ 看他所用的手法，却像是久已失传的达摩老祖易筋经里的无上心法。 ”

司马之沉吟道：“ 缩骨术本是易筋经里的心法，但他所施的招式，却又似揉合了各家之长，邱兄，你看他这一招，和太极门里的如封似闭虽然有些相似，但运用起来，却又像比如封似闭还更玄妙。 ”

邱独行若有所思的说道：“ 此人的确是个奇人，不过我看他武功虽玄妙，功力却不甚深，像是还年轻得很，只不过他得有这么多武学上的不传之秘，已足够弥补他动力的不足了。 ”

他两人在低声谈论着，场中群豪却被这场百年难遇的比斗惊得说不出话来，天赤尊者的几个弟子本以为师傅稳操胜算，此刻也不禁张大了嘴，瞪圆了眼睛，紧张得连气都透不过来。

天赤尊者昔年孤身入中原，连败武林中的无数好手，此刻遇着这满面病容的汉子，饶他使尽所有的身法，却仍占不了半点好去。

两人一动手，片刻之间，就是数十照面，这两人所施展的，俱是武林中人看也没有看过的身法，群雄只能看到他们的身形在转动着，至于他们所使

的招式，却无法看得清了。

无影人丁伶悄悄移动着身躯，她所放的无影之毒，数十年来从未曾失手过，此刻见了天赤尊者仍然无事，自然大惊。

司马之和邱独行不约而同的也有一个念头在心中闪过：“这天赤尊者明明中了极厉害的毒，怎么到此刻还没有躺下？”两人都不免暗称侥幸，因为此刻在和天赤尊者动手的若是他们自己，那么胜负还在未可知之数，而以他们的身分，却是许胜不许败的。

满面病容的汉子，身法怪异已极，有时凝重如山岳，有时却又轻如鸿毛，岳入云自许为后一辈的第一高手，此时也未免心惊。

天赤尊者瘦长的手臂，像是全然没有骨头似的，随意转变着方向，出招的部位，全是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此时他已动了真怒，但举手投足、真气运行间，却自觉已不如往日的灵便。

方才他已自知中了毒，但是他幼习瑜珈气功密法，自信中了些须毒并无大碍，须知瑜珈密术至今仍在流传，修习瑜珈术的苦行僧，每有科学所不能解释之异行，有的能赤足行于炭火之上，有的能沉入水底几日不死，有的能随意食下烈硫酸。

那天赤尊者亦曾习得这种瑜珈术，只是他贪杯之心太盛，又最好色，不能潜心于其中，但他却自恃未将一些毒药放在心里。

他却不知道无影之毒得自一代奇人毒君金一鹏，乃天下各毒之精粹，威力岂是等闲，此刻他觉得体内已有不适的现象，大惊之下，出招更快，想早将这场比斗结束，当然，他也未尝不知道，他的对手却并不是容易解决的呢。

“司马兄，依你的看法，场中比斗这两人，哪个取胜的希望较大？”邱独行低语道。司马之又一沉吟，方待答言，岳入云却来插口道：“弟子看来，这天赤尊者怕要胜了。”

邱独行道：“何以见得？”岳入云道：“那面色蜡黄的汉子，此刻身形已不如先前灵便，像是真气有些不继的样子。”他双目注视场中，又道：“所以弟子有些奇怪，那面色蜡黄的汉子，无论身法、招式，都是弟子从未见过的高深武学，而且身怀易筋中缩骨术的秘传，但从有些地方看来，他内功却又像并不如何深湛，这倒的确是奇事了。”

邱独行微微点头，司马之心中也暗暗赞许，这岳入云不但武功高强，智力也超人一等，看来竟还在昔日的千蛇剑客之上。

于是他暗忖道：“这武林中百年难见的异材，的确千万不可使之误入歧途。”心中动念间，场中群豪又是一声惊呼。

原来那满面病容的汉子，身形左转，双掌都向右方推出，中途同时又猛然一沉，指尖上挑，掌心外露，一招两式，袭向天赤尊者，不但快如闪电，出招部位，也是曼妙而惊人的。

天赤尊者身躯一扭，等那汉子的一招堪堪落空，双掌倏然下切，右膝却举了起来，脚尖随时有踢出的可能，满面病容的汉子撤招错步，天赤尊者左肘突然一扭，右腿猛然踢出，右膝的关节也蓦然一热，那腿竟扫了出去。

这一招更是怪到极处，满面病容的汉子避无可避，倏然一声清啸，身躯冉冉而起，司马之失色道：“天龙七式。”

满面病容的汉子使到这一招时，方是中原武林人士熟知的招式，群豪看得目瞪口呆，此时也低呼道：“天龙七式。”

无论任何人，在最危急的关头里，自然而然的就会使出他最熟悉的武功

来，这满面病容的汉子身形起处，啸声未断，倏然又转变了个方向，潜龙升天、云龙探爪，双掌下削，掌心内陷，五指箕张，双腿微微摆动，保持着身形稳定，也增加着身形的灵便，正是天龙门的嫡传心法。

天赤尊者双腿微曲，挥掌却敌，身体却突然起了一阵痉挛，手脚再也用不上力来，满面病容的汉子招如迅雷，随发已至，他竟然避不开，两肩琵琶骨下，突然一紧。

那满面病容的汉子再也想不到此招竟会如此轻易的得手，十指齐一用力，真气猛提，竟硬生生将天赤尊者瘦长的身躯抛了出去。

群豪一起色变，随即哄然喝彩起来，谁也不知道天赤尊者致死的真正原因是因为体内毒发，却都在惊异着名垂武林数十年、久享第一高手之誉的天赤尊者，亦伤在一个籍籍无名的满面病容的汉子手上。

场中的骚动持续了许久，满面病容的汉子却在场中发着愣，像是他自己也被自己惊吓住了，司马小霞此刻方透出一口气来，看到这满面病容的侧影，心中一动，悄悄推了乐咏沙一下，道：“ 喂，你看看这人像谁？ ”乐咏沙一望，怀疑地说道：“ 不会吧。 ”心中却也在剧烈地跳动着。

满面病容的汉子此刻身子站直了，不再佝偻，经过方才的一番剧斗，他身心俱疲，额上微微沁出汗珠来，他下意识的用手拭去了，抬头一望，司马之和邱独行并肩向他走来。

他再一拭汗，却看到司马之脸上惊异的神色，心头一跳，暗忖 :“糟了。 ”伸开手掌一看，掌上果然都是蜡黄的颜色。

他连忙转身想走，司马之却已高兴地高呼道：“ 贤侄，快过来。 ”他知道脸上所涂的黄药，已被自己拭去了，再也赖不掉，只得转身迎了过去，笑道：“ 司马老伯，好久不见了。 ”

司马小霞一把抓着乐咏沙的手，高兴地叫道：“ 果然是他。 ”

乐咏沙哎哟一声，被抓着的手痛得叫出声来，便骂道：“ 小鬼，是他就是他，你高兴成这个样子做什么。 ”其实她心里，也未尝不在深深地为他高兴着。

岳入云见了他，也认得，心中大为奇怪：“ 半月之前，他虽可列为武林高手，但武功比起现在来，却是差得极远，半月之中，他武功进境怎能如此之速，难道他遇着神仙了？ ”

邱独行侧顾司马之笑道：“ 司马兄认得这位？ ”

司马之笑道：“ 来，来，我替两位引见引见，这位是千蛇剑客，他的大名贤侄谅已听到过了。 ”满面病容的汉子忙笑道：“ 邱老前辈的大名，晚辈心仪已久了，只恨无缘拜识而已。 ”

“ 阁下千万别如此说，我虽然痴长几岁，却怎比得阁下天姿英武，邱某数十年来，行走江湖，像阁下这种英才，倒的确是生平仅见，今日得见，实在是快慰生平的。 ”邱独行微笑着说道。他的语调，永远是那么安详而自然，让人听了非常舒服。

司马之又指着那满面病容的汉子说道：“ 这位就是天龙门的掌门人赤手神龙的公子，云龙白非。 ”

邱独行“ 哦 ”了一声，问道：“ 令尊好吗？ ”

白非垂首道：“ 家父已于年前仙去了。 ”

邱独行长叹一声，慨然道：“ 故人多半凋零，司马兄，我们这般老不死的，真该收收骨头了。 ”

司马之暗忖：“你倒装得真像。”

群豪纷纷转了过去，打量着这击败天赤尊者的奇人，司马小霞跑过来，指着他鼻子道：“喂，你一声不响的溜了，却跑到什么地方去学了这一身本事回来。”她这一嚷，白非脸红到耳根，心中虽不好意思，对她的这种真情的流露，却觉得甜甜的。

天下男人，多半有这种心理，总希望别人对他好，至于他对别人如何，那却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邱独行暗暗有些惊异，天龙门的武功，他是知道的，天龙七式虽然傲视江湖，赤手神龙也是武林中一流高手，但这云龙白非非但武功强爷胜祖，而且大多不是天龙门的嫡传。

其实惊异的又何止邱独行一人，司马之知道白非这十天必有奇遇，但又有谁能在十天之中将他调教得像是换了个人似的呢？

他们眼看这一突生之变，几乎全忘了方才那个奇诡的瘦小汉子——丁伶，也忘了天赤尊者还有十二个徒弟，而丁伶冷眼旁观，却看到那四个僧人和八个和尚竟悄悄的绕到人丛外面，伸手入怀，好像将有什么动手。

丁伶聪明已极，但是生性却极为奇特，她知道将要有事发生，而这事却是对群豪不利的，只是她却不愿管了。

于是她悄然滑步，在人丛外搜索着，忽然有人伸手抓住她的手，她回头一看，连忙低喝道：“慧儿，快走。”抓住那人就往外走。

灵蛇堡的徒众们，看到两个瘦小汉子忽然出堡而去，也并未十分在意。

丁伶拉着那人走出堡门，那人也是个瘦小汉子，不问可知，就是易钗而弁的石慧了，一出堡门，丁伶施展起身法，拉着石慧就走，石慧着急地问道：“妈，您老人家干什么呀？”

方才，她也看到了白非，因为女孩子们都有自尊心，她当然不能上前去招呼他，可是目光中的千缕柔情，却不由自主的缠在他身上，此刻被丁伶一把拉出来，心里自然不愿意。

“还不走干吗？”丁伶笑说道：“那怪老和尚已经死了，你的气已出了，老和尚的徒弟看样子要玩出花样。”她又笑了一声，道：“这些鬼和尚的鬼花样一定不少，看样子，他们那些人都要倒霉了。”

石慧倏然变色，着急地说道：“妈，那些和尚真的要玩花样吗？”

丁伶笑道：“难道妈妈还会骗你不成。”

石慧蓦然挣脱了丁伶的手，转身就走，飕然几个起落，又回到灵蛇堡那片林子里，脚下毫不停顿，沿着碎石路飞奔，刚到堡门，就听到堡中发生震天般几声巨响，烟雾迷漫而起，还夹杂着一片人们凄惨的呼号声。

丁伶在后急喊着：“慧儿，快回来。”她像是没有听见，面色变得苍白，“飕飕”两个起落，窜入了灵蛇堡里。

夜色苍茫，摇曳着火炬光影，堡中一片迷漫着的烟雾里，还夹杂着硝火硫磺之气。

迷漫着的烟火中，人影乱窜，像是一只只被火熏红了眼睛的猴子，石慧飞快的冲进去，似乎已将自身的安危，全然置之度外了。

“白非，非哥，白非……”她情急地高声呼喊着，在人丛中乱窜，脚下有时竟踏着人的躯体，她连忙蹲下去看，竟没有一人是白非，她长嘘了口气，又在乱窜的人群中搜索着。

她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忽然耳畔又响起一声巨震，她耳中嗡然一

声，肩头上似乎被烧红的烙铁打了一下，就失去知觉了。

她刚一恢复知觉，耳畔就听到一片呻吟的声音，张开眼睛一看，已经是白天了。

她困难地转动着身躯，发现自己是躺在一间安静的雅室里，侧动一下，肩头痛如刺骨，只得又躺了下去，呻吟的声音，若断若续的从四面八方传了过来，她从窗口望出去，外面竟是难得的好天气，阳光照进，照在她盖着的雪白被子上。

伸出那只没有受到肩痛影响的左手，她想去捕捉那一份她久未见到的阳光，却蓦然一惊，连忙又将手缩回被里，原来她的脸越发红，忖道：“是谁把我的衣裳脱了的？”她困难地将手伸下去一摸，放心地嘘了口气，脑海方一静止，白非潇洒清俊的人影，又泛了起来。

“他呢？会不会也受伤了？”她焦急地忖道。眼前人影一晃，打断了她的思路，睁开眼睛一看，一个她所熟悉的面孔正带着一个她所熟悉的微笑走了进来，却正是她念念不忘的白非。

她喜极，脑中却又一阵晕眩，白非连忙走过来，站在床前，低低地说道：“慧妹，你醒了。”石慧眼帘上，泛起两粒晶莹的泪珠。

她不知道该说什么话，这时候，世间所有的字辞，都无法表示出她想说出的话，房间里一片宁静，呻吟声她也听不到了。

天气多美，生命毕竟是值得留恋的。

另一间房里，有两个历尽沧桑的老人，一个躺在床上，另一个坐在床边，在他们之间，住日的仇怨，却似乎不再存在了。

千蛇剑客额上包裹着的白色布条上，有鲜红的血迹，他躺在床上，望着坐在床侧的司马之——那他曾经以极不光明的手法，拆散人家夫妻的人——心中不禁更是感慨不已。

“司马兄，你——”他叹着气，停顿了一下，又道：“若是换了我，我一定不会如此做，也许——”他不安地一笑，又道：“也许我还会乘着你危急时，将你置于死地，唉，数十年来，只有我邱独行对不起你，而你却——”

司马之微笑着打断了他的话，说道：“以前的事，忘却也罢，我们一日为友，就该终生为友，人非圣贤，谁能没有过错呢？”

宽恕，对于一个自知犯罪的人来说，是一种最大的惩罚，邱独行脸上现出一种痛苦的绞痛，那和他已往安详的笑容绝不相同。

“昔年的事，嫂夫人知道了真相吗？”邱独行缓缓说道，司马之默默摇了摇头。

邱独行闭上眼睛，沉思了半晌，道：“解铃还须系铃人，司马兄，小弟发誓要将嫂夫人寻回，把此事解释清楚——”他长笑一声，又道：“反正我辛苦筹划的千蛇会，被这么一搅，也开不成了，以后——”他又长叹一声，慨然说道：“小弟就随司马兄浪迹天涯，一面寄情山水，一面寻访嫂夫人的下落，至于灵蛇堡以后的事，就交给入云去办好了，这孩子文武两途都来得，将来成就恐怕还在你我之上呢。”他一顿又道：“还有那云龙白非，也是武林中的异才，唉，长江后浪推前浪，我们都老了。”

司马之始终留意地倾听着，脸上也露出感动之色，突然道：“天赤尊者的那几个弟子，所用的究竟是什么火器，怎么如此厉害？”

邱独行沉吟了半晌，道：“我曾听说异邦有一种极厉害的火器，叫做天雷神珠，威力比西姚家铺火神姚瑄的霹雳神火箭还要强上数倍，看来他们所

用的就是此物了。”

门外有人轻轻咳嗽一声，邱独行道：“进来。”门帘一掀，岳入云走了进来，仙整洁的衣衫，此刻满沾着污秽，上面还有些被硝火所烧而生的破洞，但神采照人，目光炯然，那种俊逸英挺的样子，丝毫未因衣衫之破烂而减色。

他朗声道：“弟子该死，天赤尊者的十二个徒弟，还是让他们跑了两个。”他缓了口气，又道：“弟子昨夜费了一夜时间，捉住了九个，但他们分头而奔，弟子实在是尽了力了。”

邱独行点首道：“这也难为你了。”双眉一皱，冷意又复森然，接着道：“你将那九个和尚，暂且押起来，等到群豪伤愈，再公议如何论处他们。”他怜惜的望了他那钟爱的弟子一眼，又道：“你也太累了，好生去休息吧。”

岳入云颔首去了，司马之赞道：“你的这位高足，的确是人中之龙，可惜我就收不着这样的好徒弟，难为你是怎么物色到的？”

邱独行笑道：“你的那两位千金也并不逊色于须眉呢。”忽然又道：“另外一个乔装为男子、肩头受伤的少女又是谁呀，看样子，和那云龙白非倒像一对爱侣哩！”沉吟了半晌，他又道：“依小弟看，她和那个瘦小身躯、在天赤尊者身上暗中施了毒的汉子，必定是一路的。”

司马之一拍大腿，道：“这就对了，那小瘦子必定是女扮男装的，一定是石慧的母亲，无影人丁伶。”

邱独行惊“哦”了一声，道：“怪不得那人轻功高绝，下手又狠又准，无影人传名江湖也有许多年了，听说她后来嫁给武当剑客石坤天了，想来那少女，就是她和石坤天所生的女儿吧。”

司马之颔首道：“那石坤天我看到过，温文尔雅，一脸书卷气，倒是个人物，日前匆匆一聚，我本想和他交交，只是他行色匆匆，交谈了两句就走了。”他忽然想起那日石慧失踪的事，转念忖道：“她大约是被妈妈带走了。”也就将此事搁下。

两个老人在娓娓清谈着，石慧和白非也在喁喁低语：“你在那个鬼地穴里怎么不理我？”石慧嘟着嘴撒娇的问道。

白非站了起来，在房子里打了一个转，突然回过头，气愤地问道：“那天你在小镇和一个男人那么亲热地说着话，那人是谁？”

石慧想了一下，“噗哧”一声笑了出来，故意说道：“我偏不告诉你。”

白非一甩手想往外面走，气道：“你不告诉我就算了。”走了两步又回过头，指着石慧道：“你——你——”气得发昏的说了两个你字，下面却说不下去了。

石慧“噗嗤”又笑了一声，娇声说道：“看你气成这副样子，快过来，我告诉你那人是谁。”白非不由自主地移动着脚步，走到床前，石慧笑着说道：“那人就是我的爸爸。”

白非一怔，忍不住笑出来，问道：“真的？”

其实他心里已一百二十个相信了，石慧嘴一嘟，赌气说道：“你不相信就算了。”

这一对小儿女，经过一次误会之后，情感又深了一层。

石慧问道：“昨天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我也不大清楚，正在和千蛇剑客谈着话，忽然四面掷下数千百个铁弹丸，我和司马老伯、千蛇剑客和岳入云几个人，都将手掌一挥，发出掌风，将那些弹九挥了开去，哪知那弹丸都爆炸了起来。”

石慧道：“对了，那时我本来被妈妈拉走，刚走出去，妈告诉我堡里可能要出事，我——”她羞涩的一笑，接着道：“我担心着你，又赶回来。”白非捉住她的手，万种温馨，无言可述。

“我刚进堡门，就是一声巨震，还有着惨叫之声，我更急了。”石慧道：“跑来跑去的找你，哪知又一震我就昏了过去。”她纤指一指白非，娇笑道：“你没有受伤，我反而受伤了。”

白非将捉住她的手捏得更紧，说道：“是呀，场中群豪，受伤的人几乎有一百个，现在睡得满屋子都是，有的竟死了，连千蛇剑客也在捉拿放火器的和尚时，不留意被一个在他头上炸起来的火器炸破了头，震得晕了过去。”他喘了一口气又道：“那个和尚竟跑回来，想下毒手，幸好司马伯父赶了过去，一掌将那和尚击死，才将千蛇剑客救回来。”

石慧“哦”了一声，道：“怪不得我听到有好多呻吟的声音，原来受伤的人都睡在这房子里了，有一百个吗？”

“嗯，连大厅上都睡了一地。”白非道：“千蛇剑客这次的大会，想不到竟被这几个和尚搅得一场糊涂，再也开不了啦。”

石慧道：“那些从那么远赶来的人，什么事都没干，就先受了伤，真是冤枉。”

白非笑道：“你呢，冤不冤？”

石慧“嘤咛”一声撒娇道：“你坏死了。”

门外有人“噗哧”一笑，道：“他坏死了，你还要找他干什么。”随着笑声，走进一个人来，却是罗刹仙女乐咏沙。

石慧粉脸又红生双颊，乐咏沙还在打趣着道：“他坏是真坏得可以，可是你呀，他一走，你也像是疯了似的去找他。”回过头，她向白非道：

“说真的，你到底跑到哪里去了，一声不吭地学了一身本事回来，却害得我们好找。”

白非嗫嚅着，九爪龙罩星曾再三叮咛，叫他不能将这事说出来，白非又不会说谎，此时急得涨红了脸，不知该怎生是好。

乐咏沙气道：“你不说是不是？”门外有一人道：“他才不会说给你听哩。”走进来一人，却是司马小霞。

白非更着急，结结巴巴的说道：“不是小弟不愿说，而是，而是——”

乐咏沙一摇头，娇声道：“别而是而是的了，不说就不说，我还不要听哩。”迳自跑到床旁，去和石慧说笑去了。

司马小霞朝他做了个鬼脸，也跟了过去，把白非丢在一旁，白非却求之不得，正中下怀，蹑手蹑脚的走出了房去，长长嘘了口气，对这两个刁蛮娇纵的大姑娘，他实在有些吃不消。

虽然满屋俱是呻吟之声，然而这几天，在石慧和白非心中，却是最安逸的日子，石慧虽然有时不免想着父母，但她知道她的父母都是身怀绝技的武林高手，走到哪里去都不会有什么意外的。

呻吟的声音越来越少，群豪多半伤愈了，这灵蛇堡此刻真是热闹已极，白非和石慧在这万分热闹中，过的却是宁静的生活，当两个人在相爱着时，他们永不希望有任何人来打扰他们的宁静。

秋愈深，寒意更浓，白非每天除了抽出几个时辰来修习他在地穴中虽然参透、但却仍未精熟的武功之外，几乎都是和石慧在一起。

灵蛇堡外那片树林里，是白非和石慧足迹常至的地方，灵蛇堡里，每一

个阴暗、僻静的角落，也常可发现这一对恋人的倩影。

平静的日子里，也有偶然爆发的火花，那些江湖豪客，伤已痊愈的，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精力不免过剩，也就不免滋事，只是他们究竟还想得到自己是在灵蛇堡里，也不敢大过张狂了。

已经十多天了，除了几个真正伤重的，群豪大多已痊愈，嚷着要将祸首——天赤尊者的弟子们，提了来重重惩罚。

除了已被司马之一掌劈死的一个和尚以及逃脱的一个和尚一个僧人之外，剩下的九人被押了出来，他们因被关了这许多天，神色已变得麻木而颓废了，不消说，受伤方愈的群豪见了这九人，自然是恨入切骨，六个和尚还好，那两个被人发现果然是尼姑的僧人所受的折磨，可就更惨了。

须知人们大多潜伏着有一份虐待别人的心理，这种心理，在经过一段长时间无聊的时日之后，发作得也就更厉害了，何况这班江湖豪客——

于是，那种情形根本不须要描写，大家也该知道其中的真相了。

离着很远的地方，都可以听见灵蛇堡里传出的惨呼声和人们的哄笑声，树林里一棵树叶已将近落尽的大树下，有两个穿着粗布衣裳的汉子，听了这声音，面上露出切齿愤恨的神情，低声说着一些话，恨恨地转过头走了开去。

千蛇剑客邱独行额上的伤也快结疤，他是忙碌的，为着即将远行，他似乎有许多事要做，然而有一件奇怪的事，却被乐咏沙、司马小霞和石慧这三个心思周密的女孩子发觉了。

原来只要天一入黑，邱独行总要放下手中正做的事，跑到堡后的园中去转上一个时辰，这情形本来没有引起别人的注意，但日子久了她们却开始有些奇怪，这当然也是因为她们都年轻，好奇心太盛。

三个女孩子叽叽咕咕一商量，就想看看这邱独行到底每天去做什么，“也许是去练功夫了吧。”她们在心里暗中猜着，于是也想去偷看一下，千蛇剑客的武功她们还未曾看过哩。

她们商量的事，白非当然也知道，可是他却并不太感兴趣，石慧一赌气，自己去了。

她们当然不敢跟在邱独行之后进去，千蛇剑客走了半刻之后，她们三人一打眼色，也就去了，天已经很黑，园中林木森然，想未必定也是千蛇剑客费了许多心力造成的，她们提着气，尽量不使自己发出一丝声响来，在这个黝黑的林园里，探寻着这位奇人——邱独行的秘密。

这是一个占地广大的林园，园的当中有一个水池，池畔山石斑驳，是一座假山，假山上流泉铮铮，竟有一个小瀑布倒挂而下，建造得非但精巧，也好看得很，想见建此之人，颇具匠心。

围着这水池，几乎全是林木，有鹅卵石铺成的小径，在林中交叉着。炎夏时来此，必可一清耳目，只是此刻已是深秋，树上的叶子已几乎落尽，即使还有些，也已枯黄得失去了光泽了。

满径落叶，秋风萧索，自然难免有飒然之声，乐咏沙、石慧、司马小霞等心中窃喜，风声掩饰了她们身形动时所难免发出的衣袂之声，无异是帮了她们很大的忙。

三人一商议，乐咏沙一搭司马小霞的肩头，微一用力，飕然上了园旁两丈多高的围墙，极目四眺，又飘然落了下来。

“怎么？”石慧轻声问道，罗刹仙女一耸肩膀，无可奈何地一笑，摇了摇头，这三个心高胆大、好奇心极强的女孩子，白花了一个时辰搜索，却半

点儿结果也没有得到。

但是她们心里却又起了疑惑，司马小霞一位石慧的手，问道：“ 喂，他假如没有到这里来，又到哪里去了呢？ ”

石慧学着乐咏沙的样子，也一耸肩膀，摇头道：“ 我怎么知道。 ”她似乎认为这个姿势很好玩，“ 噗哧 ”笑了起来。

乐咏沙“ 啪 ”的打了她一下，咯咯笑道：“ 说正经的，他假如到了园里，我们怎么会找不到他，难道他会遁形法吗？ ”

“ 这也说不定。 ”石慧笑道。

乐咏沙秀眉一皱，道：“ 我总认为这邱独行有点鬼鬼祟祟的，说起话来，总带着笑，一定不是什么好东西。 ”

司马小霞哼了一声，道：“ 你这是什么推断，难道说话带着笑的，就不是好人吗？ ”她挪移了一下，又接着道：“ 我说话时也是喜欢笑的。 ”

乐咏沙娇笑道：“ 你本来也不是好东西呀？ ”

石慧笑得弯下腰去。

女孩子永远是这样，永远无法正正经经地完成一件事，也许她们开头时是正经的，但到了后来，一笑一闹，就虎头蛇尾了。

三个女孩子嘻嘻哈哈的回到前面，一个个笑得花枝乱颤，若有人问她们为什么笑，她们自己也未必知道，这就是女孩子。

她们笑着，闹着，走到堡里，对那些直着眼睛看着她们的江湖豪客，像是根本不在乎，那些江湖豪客对她们也就是看着而已，因为大家全知道，这三个小妞儿可真惹不起。

突然有人道：“ 你们疯什么？ ”

她们抬头一看，却原来是司马之，含笑站在司马之身侧的，却是她们探查了半天的千蛇剑客。

她们可全怔住了，心里想问：“ 你几时回来的？ ”可又不敢问出来，憋着一肚子疑团，望着邱独行，希望在他脸上，能找出一点儿线索。

可是邱独行脸上，却只有那他惯有的笑容，并且向石慧问道：“ 白非呢？ ”

石慧一摇头，道：“ 不知道。 ”脸却不禁红了。

两个老人哈哈大笑着，走了开去，待他们走远了，乐咏沙做了个鬼脸，道：“ 他那么高兴干什么？ ”

她可没有想到，她的爹爹也是蛮高兴的样子，又道：“ 我看着他笑就生气。 ”

司马小霞当下也表示，这邱独行每天的行动，其中一定含着秘密，而这秘密，却是极有可能对大家不利，于是她们决定，明天非探查个水落石出不可。

第二天，三个女孩子一到黄昏，就注意着邱独行的行动，果然，天入黑没有多久，他又跑到后面去，三个女孩子等了一会，也跟了去。

可是，和前一天一样，她们仍然是毫无结果，怏怏地刚跑回来，邱独行也回来了，她们望着他，他仍然安详而自然。

这三个女孩子的疑惑更大，在堡中转来转去，白非匆匆跑来，笑道：“ 你们都到哪里去了，害得我好找。 ”石慧一笑，司马小霞却瞪了他一眼，白非又道：“ 今天是十五，月亮好圆噢。 ”

乐咏沙望了司马小霞一眼，司马小霞一皱鼻子，两个一笑，溜了，白非心中大为感激，笑道：“ 她们两个倒真不错。 ”

石慧瞧了他一眼，“噗嗤”笑出声来，在他臂上轻轻拧了一把。
两个人卿卿我我，仿佛有永远谈不完的话，石慧心里忘不了邱独行在那个林园中的秘密，就对白非说了，白非也是暗暗疑惑。
对于千蛇剑客以前在江湖上的劣迹，白非隐约知道了一些，这是他父亲告诉他的，此刻他听了石慧的话，自然也在怀疑这千蛇剑客究竟在弄什么玄虚，于是说道：“明天我也去看看。”
于是白非第二天也跟了这三个女孩子去，可也是一样没有结果。
白非皱着眉，将这事前后想了好几遍，越想越奇怪：“邱独行每天晚上是到哪里去？去干什么？不在园中是在哪里？假如在园中，怎么却又找不到他？难道那园中有着什么秘密？”
他将自己关在房子里，想了一个晚上，竟未曾合眼，须知他人极固执，做任何一件事若不得到结果，总不甘心，这和他的外表不大相同，然而却是他的天性，这种天性使得他做成了许多别人无法做成的事，也使他获得了许多别人无法获得的机缘。
最后，他替自己想出了一个结论：“堡外一片荒漠，看来邱独行不会到外面去，定是在那园中有着什么秘密。”
当然，他也知道这结论未必确实，但却也是最接近事实的一种结论，于是天一亮，他就披上衣服，推门出去。
深秋的清晨，寒意料峭，他却一丝也不觉得冷，迎着清晨寒冷而清新的空气，他深深吸了一口，赶到后面的林园中去。
昨夜有风，满园落叶，朝雾未退，寒意袭人，但却有种说不出的味道，使白非的血液里起了一阵微妙的颤抖，他踏在落叶上，施然而行，两只眼睛像老鹰似的在园中搜索着。
看起来，这是一个极为普通的林园，并没有任何可以隐藏秘密的地方，白非却不死心，仍然搜索着，有阳光从树林的空隙中射进来，他仰首而行，旭日已升，今天居然又是晴天。
他一面搜寻一面深思，渐渐走到池水旁，瀑布倒挂入池，水声淙淙如琴音，他奇怪道：“池中的水怎么不会溢出来？”转念却又不禁失笑：“想来这池下，必定还有排水之处。”于是他对千蛇剑客不禁十分欣赏，因为建造此地，并非易事。
他漫步池旁，池水清澈如镜，却有几段枯枝飘在水面上，望了一眼，他也并未十分在意，眼光动处，忽然又看到一样东西。
他走过去取了过来，那是一块宽约三尺的防雨油布，本来是放在假山的裂隙中，不知怎么露出一角，被白非发现了。
望着那块油布，白非又陷入深思，心中猛然一动，看了那比平常大了数倍的假山一眼，掠了上去，想看着瀑布的后面究竟是什么，但是山虽然是假山，这瀑布却像真的一样，飞珠溅玉，水势颇大，后面是什么，根本无法看到。
他掠了下去，又望了望池水上的枯枝，剑眉一皱，像是心中下了决定。走到林中，也折了段枯枝，掠回池畔，将那段枯枝往池中一抛。
这池方圆约有十丈，他将那段枯枝一抛，力量用得恰到好处，那段枯枝在离池畔四丈之处落了下去，他手里拿着那块油布，身形一弓，竟掠了起来，振飞四丈，曼妙的落在那段枯枝上。
他巧妙地将足尖一点，那段枯枝在水面上滑了两丈余，真气又一提，脚

尖在枯枝上一点，身形再离起，竟向那瀑布掠了过去。

地穴中的十日，使得他此时已成为武林中的顶尖高手，若换了以前，他再也无法借着一段枯枝达到这境界，虽然他以前轻功已自不弱，但周身凌虚水面的身法，却是极难能可贵的。

他人在空中，双手将那块油布张起，迳直向瀑布冲了进去——

耳畔水声如雷鸣，在这一刹那间，他脑海中如电般闪过许多事，而其中最重要的一件却是：“假如瀑布后面是一片山石怎么办？”这问题他事先也曾想过，但是千思万虑，认为这瀑布后一定有着秘密，是以后面是山石的可能极少。

然而此刻，这问题却又在他脑海中涌生不绝，说来话长，然而以他的身形，却是快如闪电，他眼睛一直是睁着的，水势一住，前面赫然果是一片山石，而他身形如箭，眼看就要撞上去，就算他能顿住身形不撞上去，然而却要掉到水里。

在这种情况下，除了他要有过人的武功之外，还得有清晰的头脑，以及正确的判断，而后两者比前者还要更有用些。

在他发现前面果然是一片山石的那一刹那，他立刻双掌前挥，一股柔和但却强劲的力量倏然自他掌中发向那片山石。

是以，他前冲的力量便也倏然而大大的减弱了，他双掌竟笔直的向前伸着，手中拿着的油布，早已掉到水里。

他掌缘方一触及山石，掌心内陷，用了内家掌力中的黏字诀，双掌虽然击在山石上，却牢牢点住了，这样，他的身躯便因此而能缓缓粘在山石上，像一只壁虎似的。

长吁了一口气后，他想到了第二个问题：他总不能永远在山石上粘着呀，而此刻他着想回去，也万万不可能，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向上爬，这方法想来虽极易，然而当时他却可真花了一段时间才想到，于是手脚并用，以绝顶身手向上游行。

突然，他觉得裤子一松，原来裤带竟断了，此时他正施展壁虎游墙的功夫，双腿动得太厉害，裤带这一断，裤子可马上就要掉下来，他一急，真气一松，“扑通”，竟掉下水去。

此处本是瀑布下泻之处，水势当然湍急，他毫无水性，一掉下水，便像个秤锤似的直往下沉，他虽具有一身绝世武功，然而在水里，却一点儿也施展不出，像一只掉在水里的雄狮一样，在水里挣扎着。

云龙白非又失踪了！当天下午灵蛇堡里就在哄传着这消息，最着急的当然是石慧，她竟不再顾忌别人的看法，竟流下泪来。

“别担心，也许他又溜到哪里去学武功去了，我说妹子，你尽可以放心，凭他那一身武功，难道还会出什么差错不成。”乐咏沙拍着她的肩，安慰的向她劝说着，然而，她却哭出声来。

此刻，她难受的倒不是怕白非出了意外，难受的却是白非竟会不辞而别，她对他的万般柔情，难道他都看做毫无留恋的吗？

“他的确是不应该。”乐咏沙气愤的说道：“就是要走，他也应该先跟慧妹说一声呀？”听了石慧的哭声，任何人都会动心的，司马小霞道：“他真是薄情郎。”这个天真的少女，竟将她偷偷看来的戏文都说了出来。

司马之瞪了她一眼，沉声道：“从早上到现在，他还没有回来，看样子他是走了。”微一沉吟，他又道：“也许他又回到上次习武之处，只是那地

方谁也不知道，又怎能找得到他？”

石慧抽抽泣泣的，却止住了哭道：“我去过。”

司马之道，“我们就去找他。”

石慧头一低，道：“可是我也找不到那地方。”

司马之长叹了一口气，暗忖：“你这不是废话吗？”

石慧心中一动，突然道：“我知道有一个人找得到那地方。”

司马之忙问道：“是谁？”

石慧道：“就是那栋房子里看门的聋哑的老头子。”她原原本本地将那次在地穴中的事说了出来。

这件事，她还是第一次说出来，每个人都听得发怔，却又不免惊异，难道那聋哑老头子也是身怀绝技的奇人？难道白非的武功竟是他调教出来的？邱独行一直也在旁侧听，此刻一拍腿，说道：“我早就看出那老人不是常人，但是他深藏不露，我也始终没有发现他的异处，此刻石姑娘一说，倒可证实此事了。”

谁知白非的奇遇，他既不肯告诉石慧，当然更不会肯告诉别的人，大家见他不说，也就都没有问，此刻石慧一提，大家可就全都极感兴趣，司马之沉思半晌，道：“那地穴的白壁上，必定是武学上的秘籍，是以白非在短短十天之中，武功一日千里，和以前有云泥之别。”

邱独行点首道：“我也是如此想。”他稍微停顿一下，又道：“石姑娘，此刻我们别无他策，只有先去找到那老人再说，也讲他会知道白少侠的去处也未可知。”

司马小霞和乐咏沙一起称是，她们虽是关心白非，却也是要看看那些武功秘籍，练武的人，听到有这种东西，自然渴望一见，她们这种心理，也无可厚非，就连司马之，此刻何尝不也是如此呢？

邱独行留下岳入云在灵蛇堡里照顾群雄，自己却和司马之等一行五人，出了灵蛇堡，向他那座在荒原中建造的别墅走去，探寻一些他们心里都非常渴望知道的秘密，白非的下落，不过是其中之一罢了，他们再也没有想到，白非根本就在灵蛇堡里，这就是人们的错觉，而这种错觉是常会发生的。

黄昏快要来了，九爪龙覃星坐在门前，望着天上的云霞，他手上的旱烟袋的烟已经灭了，他也不在意，仍然不时放在口中啜着，晚霞绚丽，夕阳虽是无限好，只是已经近黄昏了。

他已经活了太长的一段岁月，剩下的日子，他虽然珍惜，却也非常淡漠，因为他已了却了一件最大的心事。世上已没有什么再使得他留恋的了。

蓦然，人影动处，他面前多了五个人，这五人身手俱极佳，然而这些倏然而来的人，却并没有使得他惊吓起来，这也许是因为他的感觉已麻木，也或许是认为世上根本没有什么使他惊吓的事。

“老前辈，”邱独行走上一步，深深一揖，说道：“小可有一事请教——”覃星站了起来，连忙也回着礼．然而却摇了摇头，脸上带着惘然的笑容，表示根本听不到他的话。

邱独行眼珠一转，蓦然高喝道：“老前辈。”这三个字他一运气喊出，足可穿云裂石，乐咏沙、司马小霞和石慧吓得一打哆嗦，连忙掩着耳朵，司马之也是全身一震，然而覃星却连眼睛都没有眨一下，邱独行道：“他果然是聋子。”

司马之暗忖：“原来他是在试这老人是否是个聋子，只是他这样，也未

免太捉狭了吧，也太不相信别人了。”他暗叹一声：“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他的老脾气，还是改不掉的。”

邱独行证实他果然是聋子后，立刻蹲在地上，用手指轻轻写着：“老前辈见着白非没有？”

那么坚硬的地，他手指划上去，就像是划在豆腐上似的，覃星面色稍微动了一下，摇了摇头，心中暗付：“非儿又跑到哪里去了？这些人为什么来找我，难道非儿已将我的身份说出来了吗？”

石慧抢过来，也在地上写道：“你老人家可不可以带我们到那地穴去，也许白非又跑到那里去了。”她写庄地上的字，可远不如邱独行的清晰，再加上她心里急，写得又快，覃星看了半天才认出来，故意在地上划了几划，却只有几道浅浅的印子，然而谁都知道他这是在装蒜。

乐咏沙秀眉一皱，暗道：“好，你装蒜，我让你装不成。”掠过去“唰”的一掌，劈向覃星的咽喉。须知咽喉乃是人身上最脆弱的部位，若被人用内家掌力一切，哪里还有命在。

乐咏沙的意思是：“你会武功，我不怕你不接我此招，那时你的原形就毕露了。”一掌切去，竟用了十成真力。

那老人家像是根本没有看到一样，乐咏沙认定了他有武功，而且武功一定极高，这一掌仍然照直切去，力量一点也未减。

堂去如风，眼光瞬处，乐咏沙的一掌竟着着实实切在覃星的咽喉，“扑通”一声，覃星栽倒在地上，乐咏沙花容失色，走过去一看，人家竟气绝了，再一摸胸口，连胸口都凉了。

她虽有罗刹仙女之号，行事当然狠辣，然而此刻，她却不禁变色，司马之怒叱一声：“你疯了吗？”顺手一耳光，打在她脸上，乐咏沙几时挨过打，“哇”的哭了起来，一顿脚，竟走了。

司马小霞连喊道：“姐姐，你别走呀！”也跟了出去，众人一起赶出两步，石慧也在后面喊着，司马之老泪纵横，显见得心里难受已极，邱独行在旁边见了也是恻然。

过了一会，石慧和司马小霞回来了，两人脸上都流下了泪，因罗刹仙女乐咏沙已不知跑到哪里去了。他们黯然转过身，不过又都“呀”的惊唤了出来，原来聋哑老人的尸身，此时也失了踪。

他们各个觉得有一阵寒意自背脊升起，直透头顶，掌心也微微沁出冷汗，司马之长叹一声，掉头就走，众人跟着出去。

回到灵蛇堡，已是深夜，灵蛇堡，却又出了一件大事。

白非身躯一落水，就暗叫“糟了”，真气方散，此刻再也无法提起，“扑通”掉入水里，竟沉了下去，他手足乱动，挣扎了一会，非但无补于事，还喝了几口水，鼻子里也进了不少水。

这滋味可真难受，他头脑里也是晕晕忽忽的，有些六神无主，死亡的阴影，模模糊糊地向他袭来，蓦然，他乱动着的手摸到池边的泥土，他手上是何等功力，竟硬生生插了进去。

一个不会水的人，落入水后，无论碰着什么东西，都会紧抓着不放，这是人类求生的本能，此刻白非一手插入池畔，心里稍微定了定，屏住了气息，左右手交替着插在土里，不一刻，他竟爬出了水底，头已经露在水面之外了。

第一件事，他长长的吸了一口气，觉得是那么舒服而美好，世上所有的东西对他说来，都无法和这口呼吸相比。

他略微喘息了几口，一离开水面，上面就是山石，他手上功夫虽佳，可是却也无法插进山石里，扶着山石的凸出之处，他让自己在水面上耽了一会，耳际水声如鸣，瀑布溅着水珠，从他身侧倒泻而下，碰到池水又溅起一片水珠。

他让自己的头脑稍微平静了一下，这种从死亡边缘逃回来的感觉，他尚是第一次尝试到，他低着头喘息了片刻，抬起头未，目光瞬处看到一件东西，心头不禁又猛然一阵巨跳。

那是一个洞穴，在假山的下端，是以方才白非没有见到，他在心里“ 哈 ”了一声，暗忖：“ 果然不出我所料。 ”

他在湖畔寻着那块放在假山裂隙中的油布，那显然是有人故意收藏在里面的，再看到飘浮在池水上的枯枝，和那处倒挂而下的瀑布，心中忽然一动，想起了他幼时所看的《西游记》里花果山、水帘洞那一段神奇而荒谬的故事。

他在心里立刻编织起一个并不荒谬的想法，他想邱独行极可能手里拿着那块油布，借着那一段枯枝，以绝顶轻功飞渡过那长达十丈的湖面，穿入瀑布，而瀑布后面的假山里，也有着一个花果山、水帘洞一样的洞穴，这洞穴里便藏着千蛇剑客的秘密。

此刻他果然发现了一个洞穴，不禁暗地高兴自己的猜测果然对了，毫不考虑的朝那洞穴缓缓移动了过去，手一摸到洞穴的边缘，微一用力，湿淋淋的身子便像鱼一样的翻了上去。

那洞穴方圆不过五尺，他爬了进去，根本直不起腰来，里面是一条像是极长的地道，高、阔也和入口时差不多。

于是他双臂一错，全身骨节一连串轻响，使用缩骨术将自己的身躯缩成幼童般高矮，极谨慎的向洞中走去，心情既紧张、又兴奋，因为他知道这洞穴里定隐藏着一个很大的秘密。

这条秘道蜿蜒而入，他愈往里面走，仿佛越狭窄，到后来竟连他那幼童般大小的身躯，都不能再站立着往前走，他只好伏了下来，在里面蛇行着。

又走了一段，前面竟是一个宽只有一尺、高也只有一尺的洞穴，他探首一看，里面黑黝黝的，仿佛没有什么，但是他此刻却怎会甘心就此一走，幸好他有着缩骨术，竟从那一尺大小的小洞里钻了进去，一面却暗忖道：“ 难道邱独行也会缩骨之法，不然他怎么能够钻进来。 ”

哪知他身子一进洞，突然风声飕然，向他颈部袭来，他大惊之下，反手去挡，此时他的下半身还在洞外，身手当然极不灵便。

袭向他颈部的，是一条长而枯瘦的手臂，一招未成，手臂像条蛇般的微一内缩，动作竟快到极点，而出手的部位，也是妙到毫巅。

白非下半身不能动弹，上半身又是悬空吊在那里，在这种情况下，他颈部一麻，竟被那手臂夹颈抓住了，他更骇然，不知道在这个洞穴里抓着他颈子的，到底是什么怪物。

那怪物竟似懂得武功，手一抓住他的颈子，食指微押，在他耳畔的玄珠穴上一拂，白非全身一软，穴道被点，真气受阻，缩骨术自然也失去效力，浑身骨头像是全散了似的。

接着，他的腰下又是一紧，原来他此刻缩骨法一破，身子又恢复了原来大小，在这么小的洞穴里，当然会觉得紧。

他惊骇交集，极力的斜着眼，想看看抓着他颈子的到底是什么东西，此时他的部位不对，又不能转动，使尽吃奶的力气，什么也没有看到，他长叹

了口气，什么办法也没有。

抓着白非颈子那条手臂，此刻一松手，却抓着了白非的头发，向里面猛拉，白非痛得眼泪直流，他下身已大，洞穴又小，那手臂用了极大力气，白非却只能一寸一寸的向内移动，不但头上奇痛彻骨，下面也是痛得非同小可。

终于，他被拉了进来，“叭”的被人家抛在地上，全身骨节剧烈地发痛，他的脸贴着地，鼻子也整个压在地上，几乎透不过气来，但是他穴道被点，却一丝也动不得。

他听到一个极为尖锐而刺耳的声音，在他旁边响了起来，身上不禁起了一阵鸡皮疙瘩，冷汗虚虚的往外直冒。

“我等了几十年，总算有个会缩骨法的人爬进来了。”那声音“■■”怪笑着，笑声使得白非全身悚栗，久久都无法消失。

这里面竟然有个人，还被关在这里面几十年啦？白非吃惊地暗暗忖道：“可是这人是谁呢？他和邱独行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会被人关在这里呢？邱独行每天来，难道就是为了看他？”

他百思不得其解，心里又有说不出的着急，鼻子被压得扁扁的，一阵阵极难闻的气息，直往他鼻子里冲了进去。

这人在这里关了几十年，吃饭排泄，必是都在此处，闻着地上的恶臭，心中想到这问题，他几乎将心肝五脏都吐了出来。

那人得意地怪笑着，笑声震得白非的耳膜都快破了，白非又一惊，这人的内力之强，亦是骇人听闻，这从他的笑声中就可以听出来。

那怪人笑了一阵，以一个怪异的尾声结束了笑，突然道：“你小子是谁？和邱独行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会跑到达里？”他一连问三个问题，却也正是白非要问他的，那人又喝道：“快说！”用手指在白非肩上敲了一下，白非痛得又是一皱眉。

“你点住了我的穴道，叫我怎么开口？你简直是个混蛋！”白非在肚中暗骂着，突然一阵风声，腰部被人重重拍了一下！

第六章　蜂回路转

白非存心探秘，仗着绝顶轻功和决心，飞越池面，穿入瀑布，在险死还生的情况下，果然发现了一个神秘洞穴，他自恃武功，孤身犯险，哪知身未入洞，已被人点中穴道，扔在地上。

白非出道以来，被人点中穴道这还是第一次，尤其是在这种情况下，他自然难免惊骇，身上仍在隐隐作痛，地上的气味，也令他作呕，这种苦头，出道以来都是一帆风顺的白非何时吃过。

突然，他卧倒的身躯被人翻了个身，睁开眼睛，一只枯瘦的手在他脸前一晃，一人“■■”的发着极为刺耳的笑声。

白非随着那笑声看去，洞中虽黝黑，他仍可看出那人怪异的身躯，那是一个极为枯瘦的老者，笑的时候，嘴角几乎咧到耳根，两边颧骨高高耸起，活像一只深山里的猿猴。

顺着脖子往下看，身上竟没有穿衣服，黝黑而枯干的皮肤里，一根根肋骨历历可数，然而，在瘦得已经干了的胸膛之下，却有一个西瓜般的大肚子，肚子下的两条腿，却又像插在西瓜上的两根竹竿。

白非倒抽了一口冷气，头皮发涨，他生长在武林大豪之家，生平见过的怪人也算不少了，见了天赤尊者，他已觉得是天下最怪的人，哪知此番的这人，却又让他开了眼界。

他在打量着人家，人家可也在打量着他，忽然伸出两只鸟爪般的手，笔直地向他抓过来，白非吓得心头打鼓，可是穴道被闭，连躲都无法躲，索性闭上眼睛，在这种自身已无能为力的情况之下，他只有听天由命，等待着命运的安排。

那人枯涩的手掌在他咽喉一握，白非暗叹了口气，只要那人五指稍稍一紧，自己的生命便要结束了，对生命的热望，对慈亲的怀念，对爱侣的相思，在这一刹那之间，像是一阵突然爆发的洪水，冲得他心神混混沌沌的迷惘一片。

那两只手在他喉头稍稍停留一下，却往他肩头溜去，他方透出一口气，那人“■■”的笑声又起，“嘶”的，他那已经湿透了的长衫竟被撕了开来，他再睁开眼，那张猿猴般的脸，正在他眼前晃动着，无比难听的笑声，刺得他耳膜隐隐发痛。

他只得再闭起眼，那人的手伸向他肋下，他长衫竟被脱了下来，接着是里面的短夹袄、长裤、布袜、薄底的便履，都被脱得干干净净，只留下一条犊鼻裤，还穿在他身上。

他此刻真是既惊、又怒，又有些羞愧，他不知道这怪人脱他衣服干什么，悄悄睁开眼来，那怪人正手舞足蹈地将从他身上剥去的衣衫穿在自己的身上，高兴得竟像穿了新衣的顽童，白非忖道：“这厮大概有许多年没有穿衣服了。”看到他的样子，不禁觉得有些好笑，想到自家的遭遇，却又一点儿笑意都没有了。

那人身躯畸形无比，穿起白非的衣服，自然极不合身，可是却左顾右盼，像是觉得自己已经很漂亮了，白非想起“沐猴而冠”这句话，真是哭笑不得，眼光动处，却看到那怪人的手又缓缓向他伸过来，而且又是伸向他的咽喉。

他知道在他面前的这人即使不是疯子，也已和疯子相差无几了，而一个疯子或者半疯的人做出的事，是人们永远无法预料得到的，因此，有谁知道

他这次的一伸手不是向自己作致命的一击呢？

他又闭上眼，那怪人“■■”地笑着，竟说出话来：

“不要害怕，我不会弄死你的。”他说话的声音除了刺耳之外，竟还有些生硬，真像一只居然学会人言的猴子，但白非却觉得有些高兴，他总算能够说出人话来，对白非说来，他居然和自己说话，已是意外，至于话中的含意，白非却不管了。

那怪人一把从白非头上攫去了那顶宝蓝色的方巾，一面又说：“好不容易有个人来陪我，我怎么舍得弄死你呢？”他大笑着，这笑声使得白非全身的寒毛都竖了起来。

“看你年轻力壮的样子，总不会比我先死，哈——我死的时候，总算有个人陪我了，这么多年——”他的语调突然低沉了下去，变得有些凄凉的味道，又说道：“究竟有多少年啦，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喂，我在这里到底有多少年啦？”

白非迷惘地睁开眼睛，迷惘地望着这怪人，心里一连串的升起了无数个问题：“这怪人是谁？他为什么会被关在这坟墓般的洞穴里？他被关在这里难道有几十年了吗？怎么他还没有饿死？邱独行和他又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他每天都到这里来一趟？”

白非不能回答这些问题，也没有回答那怪人的问题，那怪人却又“■■”地怪笑起来，说道：“管他哩，十年也好，二十年也好，我在这里多舒服，吃了睡，睡了吃，一点心事也没有，不比你好多了吗？你呀，每天还要为我担着心事。”

说着话的时候，他双眼空洞地注视着远方，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在对别人说话，但是白非知道，他话中的“你”决不是指的自己，“那么他指的是谁呢？邱独行吗？”白非暗暗猜测着。

那怪人两只手拿着白非那顶文士方巾，不住把玩，举了起来，想戴到头上去，但是他头上的头发却比鸟窝还要乱，于是他勾起五指，去整理头发，整理了半天，头发却像是比以前更乱了。

他烦恼地将自己的头发一揪，突然闷哼一声，身子像是突然涨大了两寸，头上的头发，竟一根根地直立了起来，伸得笔也似的直，像是一根根插在头上的钢丝，一吐气，那头发软软落了下来，果然整齐了，怪人得意地笑着，仿佛对自己的这一个创举颇为欣赏，胡乱地将方巾戴到头上去。

白非暗地吐了一口长气，“失天真气”，他思索着，“数十年来能将先天真气练得如此精纯的，我还没有听到过。”于是他对这怪人更怀疑，甚至对他自身的安危，都看得淡些了。

但是，用不着多久，一种缓缓的恐惧就像冬天侵袭着秋天似的，不知不觉地啮食着他的心：“难道我真要在这里陪这怪物一辈子吗？”此刻虽已确信这怪人不会弄死他，但是这怪人要他做的事，却并不见得比死好多少。

“这怪物功夫恁的精纯，却为什么不自己设法跑出去？”他越来越奇怪，哪知那怪人又蓦然在他身上拍了两掌，竟将他的穴道解开了。

隔了许久，他才敢坐起来，悄悄转动着头，打量着这洞穴，那怪人“■■”地说道：“这地方还不坏吧？保管你住得舒服。”

白非可不这么想，若有任何一个人认为这地方住着舒服，那么这人不是疯了，就是撞着鬼了，他暗暗调息着自己的真气，那怪人坐在对面望着他，根本不理会他在做什么，一会儿伸手抚摸着那西瓜般大的肚子，喃喃地不知

在说些什么。

真气舒散地运行了一周，白非的身躯里，又满蓄了惊人的活力，“试试看吧！”他暗忖着，左手一按地面，身躯飘起，右手抢出如风，“飕”然一声，击向坐在他对面的那怪人鼻畔，食拇二指，微微分开，正是点向那怪人鼻畔闻香、沉香两处穴道。

除了制倒这怪人之外，他别无他法可以逃出此间，入口那洞是那么小，他绝无可能一穿而过，若不能一穿而过，那么这怪人势必要将他抓回来，是以他奔雷驰电般发出一招，他已看出这怪人的功力，若非出其不意，得手的希望很少。

这一招念动即发，可说是快得无与伦比，那怪人眨着眼睛，不避不闪，手一抬，大拇指高高竖起，所放的位置，却正是白非那一招发尽后，他手肘间的曲池穴一定要到的位置。

他拿捏的位置和时间那么妙，白非知道不等自己点中人家，人家就已点中自己的，右手划了个半圆，斜斜弯屈，盘着的双脚却向外一蹴，猛然踢向那怪人的前胸致命之处。

这一招变招之快，更是快极，“噗”的一声，白非的双脚果然踢在那怪人身上，他这一脚的力道何止千斤，就算是一块巨石，怕也要被他踢碎，但此刻白非却暗叫一声“糟”，他知道他这一招已经得手，但是自己的脚踢在人家身上后，那感觉竟像是踢在一团揉湿了的面粉上似的，虽然舒服得很，然而这种舒服白非却宁可没有享受到。

白非非常清楚自己这一脚的力量，失色之下，手掌一按地，引气上腾，哪知身子却动也不动，两只脚竟被那怪人吸住了。

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这一身已足以傲视武林、掌毙天赤尊者的武功，在这人手下连两招都没有走完，已自披制，他却不知道这畸形的怪人，在这潮湿阴暗的洞穴里被困竟已达一甲子，这一甲子来他吃尽了任何人都无法吃的苦，也练成了一种前无古人的绝顶功夫，就算昔年威慑天下的奇人七妙神君，内功已臻化境，但比起此人来，精纯或有过之，奇诡却还不足哩，白非骤遇这种身手，自难抵敌了。

须知武学最难练成的，就是先天之真气，这在道家称为罡气，无坚不摧，无物不克，是由内家后天之气上一步步扎成根基而练成的。这怪人数十年来，却由另一途径达成此境界，虽是由邪而入道，但殊途同归，威力比自道家的罡气并不逊色，只是还没有为世人所知而已。

那怪人“■■”地又连声怪笑着，笑声一起，气功消失，白非双胸被吸引的力道也骤然消失，“砰”的，落到地上来。

白非全然被惊吓住了，动手的勇气消失得干干净净，那怪人望着他直笑，咧到耳根上的嘴角，泛起了一些白色的泡沫。

“看样子你是嫌这地方不好，是不是？”他怪笑着说：“可是我包管你在这里住得舒舒服服的，每天还有好东西。”以手为板，居然击节而歌了起来，白非皱起眉头，恨不能把耳朵堵上，爬起来远远躲到另一角落里去，发着闷气。

四周全是山石，除了那一个小洞穴之外，此洞穴就绝无其他的通道，白非的心低落了，除了制住那怪人之外，他别无其他的办法出去，而那怪人武功深不可测，自家却又根本不是人家的对手。

那怪人拍着巴掌，唱着歌，大肚子一挺，将白非衣衫上的钮扣震掉了三

粒他也不管，望着白非笑道：“你肚子真小，可是你不要难过，在这里住上三个月，我管保你肚子就大起来了。”

白非索性把他当做疯子，根本不去理他，然而脑海里却禁不住要想到他：“看样子他在这里已困了不少时候了，他吃的是什么东西呢？”须知那怪人先前吃的东西，也就是白非以后要吃的东西，他当然关心，到处望去，却望不见有任何可吃之物。

他无聊地坐在地上，想做些调息功夫，一颗心却怎么也静不下来，过了一会，他才发现他肚子竟饿得厉害，他当然不好意思说出来，忍着饿，坐在那里，可是这种生理的现象却非人力可以控制的，白非的肚子，竟咕咕的叫了起来。

那怪人还在唱着歌，白非希望他没有听到，哪知他耳朵奇灵，停住歌声笑道：“你肚子饿得好快，刚进来肚子就饿了，我上次吃饭到现在的时候，起码有你进来的时间一百倍长，到现在还没有饿哩，我看还是等一会我们一道吃吧！”

白非不想起饿还好，此刻一想起来，肚子好像刀刮着一样难受，口水一阵阵跑出来，又咽回去，肚子像是已被刮得两边穿洞了。

那怪人咧开大嘴笑着说：“你别急，等一会我做好菜给你吃。”他闭起眼睛来，缓缓说道：“香酥肥鸡，脆皮鸭子，还有一大碗清炖火腿汤。”白非也不禁闭起眼睛来听，口水出来得更快，眼前仿佛现出香酥鸡和脆皮鸭的样子来。

他不知道这怪人能从哪里弄这些东西来，但却深深盼望着他能快些弄来，他自慰地忖道：“也许他真能弄来，不然他肚子怎么吃得这么肥。”悄悄用眼睛一瞟，那怪人的肚子果然肥得厉害。

他又坐了一会，酸水代替口水流出来，那怪人却仍在那里哼着歌，一点儿也没有弄香酥鸡的样子，白非希望破灭了一大半，忖道：“他不过在说胡话而已，他能弄香酥鸡，怎么不设法自己跑出去。”暗叹了一口气，后悔没有吃过早点再来。

他闭起眼睛，迷迷糊糊的，像睡着了。也不知过了多久，那怪人却叫道：“小伙子，快起来，老爹要开始做香酥鸡了。”

白非精神一振，腰也直起来了，那怪人却嘻笑着道：“不过，你要先叫我一声老爹我才做，不然——反正我肚子也不饿。”

白非气往上撞，忖道：“我宁可饿死，也不叫你老爹。”转过身子，面对着壁，不去看他，耳中却听得那怪人阴阳怪气地说道：“你不知道，我做的菜可好极了，香酥鸡又肥又嫩，用手一提在下直滴油。”他自己也禁不住咽了一口口水，闭起眼睛又道：“清炖火腿汤你吃的时候可要小心，小心把你的鼻子都鲜掉。”

白非越听越难受，饿得金星乱冒，仿佛都是一只只香酥鸡的影子，那怪人却越说越高兴，最后竟将这些话编进歌里，唱了起来。

白非长叹了一口气，忖道：“反正他年纪这么大了，我叫他一声老爹也没有关系。”回过头去，“老爹”两个字在他舌尖打转，却说不出口来。

那怪人又笑道：“快叫呀，叫完了我就弄鸡给你吃。”白非闭起了眼睛，咬着牙，恨恨的叫道：“老爹！”那怪人“呀”了一声，却说道：“这样不行，要叫得温柔一点，亲热一点。”

白非几乎气炸了肚子，恨不得一拳打过去，然而肚子叽咕乱响，头也有

些晕了，四肢也发着虚，像是大病初愈。

“老爹。”他像蚊子一样叫了起来，脸不禁发红，立刻暗骂自己：“你是什么东西，为了香酥鸡就叫人家老爹。”

那怪人哈哈大笑着，站了起来，说道：“好，乖孩子，老爹替你做鸡吃。”白非眼睛直勾勾地望着他，却见他暴喝一声，双臂一张，身形像是涨大了一倍，白非“唰”的也站了起来，凝神而立，他怕这怪人要对他有着什么不利。心中对这怪人的功夫，着实害怕，惊忖道：“他练的这是哪一门功夫？”

那怪人这一运气，本来已是干枯得打折的皮肤，此刻却蓦然涨了起来，皮肤像是有一颗颗弹丸在跳动般，闷哼了一声，额上的青筋都暴了出来，白非更惊，这情形只有在内家高手临敌时才会发生，此刻洞穴中，除了他自己之外，却只有白非一人，白非当然吃惊，他却未想到，人家要是对他不利，十个白非都早已送了命，还会等到现在这么费事。

那怪人猛的一伸手，居然已够着洞穴之顶，伸手一掀，他竟将一块方圆十丈的大石掀下，缓缓托了下来，额上的青筋越发明显，白非看得目瞪口呆，这块巨石重量何止数千斤，这怪人不知用什么手法，却能将它托了下来。

那怪人缓缓将巨石放在地上，白非只能贴壁而立，因这块巨石几乎占了洞穴大半地方，此时已天光大亮，秋日的阳光从洞穴的顶部照进来，白非看着这怪人的行径，竟连逃走都忘记了。

那怪人放下巨石后，立刻喘了一口气，身形稍微松弛一下，却又马上暴起，左手一张，闪电般地在洞穴顶部的侧面一掏，右手手掌，竟是扬掌待发的神色，蓦然一声暴喝：“出来。”一团金光灿然的东西，被他抓在左手上。

白非神摇意驰，盯着怪人的手，那怪人两只精光炯然的眸子，也紧紧盯在自己手上的那团金光灿然的东西上面，右掌微微又扬起一尺，似乎那被他抓在手上的东西极为凶猛，是以他不能不如此慎重似的。白非到这洞穴里来还不到十三个时辰，然而他在这十数个时辰里所遇到的奇怪问题，却比他一生中还多，白非自幼即有神童之誉，天资绝顶，然而此刻却也不禁被这些像是根本无法回答的问题冲昏了头。

“这怪人武功绝世，既能将此洞穴的顶部掀开一洞，却为什么不自己走掉，而在这个阴湿幽暗的洞里，被囚这么多年？

“这么多年来，这怪人以何为生？他手里拿着的是什么东西？看他如此慎重的样子，似乎虽然对这东西非常警戒，然而却也将这东西看得极为贵重，这东西为什么会对他这么重要呢？”

白非百思不解，头脑也无法来专心想着这些问题，鼻端突然嗅到一种奇异的香味，这种香味竟比他有生以来所嗅到的任何一种香味都令他神思，四肢骨骸像是越发没有力气。

昏慵中，他听得那怪人蓦然一笑，猛然从迷惘中惊醒了过来，须知以白非此刻的功力，在中原武林中已是顶尖高手，他如没有这怪人的大笑声，尚且被这香味所迷住，他岂能不惊，大骇忖道：“这是什么香味？从哪里发出的？”定睛一看，却见那怪人已盘膝而坐，那团金光灿然的东西，就箕坐在怪人盘坐着的两条腿上，竟是一只白非从未见过的怪兽，怪得使白非又忘去了其他的一切，而紧紧望着它。

他以自己的全部智力来思索，可也想不出此刻这双眼射着碧光、全身披着金丝般的长毛的怪兽到底是哪一种野兽，也不知道这怪人和这种怪兽到底在弄些什么玄虚。

渐渐，他鼻端香味越来越浓郁，浓郁得竟使他有些忍受不住了，他忍不住用手去堵着鼻孔，蓦然，却看到一物“唰”的从这洞穴上面落了下来，落在那怪人和怪兽箕坐之地的旁边。

他诧异地望了一眼，那东西双翅微弱地扑动着，竟是一只野雁，他心中更奇怪，哪知“唰唰”几声，又有几样东西掉了下来。

那也是几只已失去知觉的野禽，落在地上后都像是已失去了振翅再起的力量，发着低低的哀鸣，像是自知已投入罗网了。

白非心中动念：“这些倒是极好的食物。”但是他却想不通，这些野禽怎么会无缘无故地落了下来。抬头一望，脸色不禁大变，原来在这洞穴露出天光的顶部里，此刻他竟看到有数十只野禽在飞动着，而且看样子却又是都快要落下来，它们努力地扑动着翅膀，虽然想向上飞去，但这洞穴里面却生像有一种强烈无比的力量，在吸引着它们落下来。

白非几曾见过这等奇事，其实他现在只要一纵身，就可以掠出洞去，奇怪的是他此刻心中却没有一丝这种念头，即使他有了这种念头，他也会制止着自己不去那么做的。

这其中有许多种原因，第一、他自忖身手远不及那怪人，那么逃还不是白费功夫？第二、这种奇人奇兽，他不但没有见过，就连听也从未听过，此刻好奇心大起，想将自己心中所思疑的这些问题，一一求得答案，逃走的念头，倒反而薄弱了。

野禽落得遍地都是，那怪人哈哈一笑，又暴一长身，朝那异兽道：“香奴，今天又难为你了。”

那怪兽眼泛金光，忽然低鸣了一声，全身金毛都立了起来，体积虽然小，然而神态却威猛已极，周身不住蠕动着，似乎要脱手而去的样子。

怪人双手一紧，低声笑道：“你想走可不成，老爹可还要靠你吃饭哩！”

怪兽碧眼微动，微吼了一声，白非只觉得耳旁“嗡嗡”作响，他更想不透这怪兽小小的身躯，怎能发出这么大的声音来。

那怪人“呸”的一声，左掌在那怪兽身上猛的一掌切下，叱道：“你想造反呀？想再吃点苦头是不是？”

那怪兽竟似懂得人语似的，喉头低低呜咽了一声，身上倒立着的金毛，柔顺地落了下去。

白非眼睛都直了，却见那怪人一长身，将那怪兽又放回原处，一弯腰，低喝道：“起！”吐气开声，竟将那块巨石又举了起来，一转一拧，又嵌回洞顶，白非眼看地上满地的野禽，像是做梦似的，若不是他亲眼目睹，他怎会相信这般奇事。

尤其令他奇怪的是，这怪人既能掀开洞顶，却为什么情愿在这洞穴里受罪？

长长的出了口气，那怪人坐在地上，像是非常疲倦的样子，显见得真力消耗过巨，喘息了片刻，才抬起头，向白非笑道：“乖孩子，老爹把鸡鸭鱼肉全给你弄来了，你怎么还不吃呀？”

说着，他拿起一只野雁，随手扯去雁身上的毛，那雁尚是活的，不断地挣扎，不断地发着哀鸣。白非冷汗直冒，望着那怪人将一只野雁生吞活剥地吃了下去，像是个无火时代的猿人，白非肚子虽饿，但吃东西的胃口却倒光了。

那怪人笑道：“不敢吃是不是？”伸手拭去了嘴角流下的血，又道：“现

在不吃，总有一天会吃的，我劝你还是现在吃了的好，这滋味可并不比香酥鸡差多少哩。”他口中虽说着，眼中却露出痛苦的神色，像是已往的那一段艰辛的日子，此刻仍在他心中留着一条很深的创痕。

白非转过头不去看他，然而他咀嚼的声音却仍听得到，这怪人的行动虽使白非惊吓，然而此时此刻，他也忍不住有向那怪人说话的欲望，因为他有着那么多问题要去问人家。

这样也不知耗了多久，那怪人忽然凄然一笑，道：“小伙子，你一定认为老爹是个疯子，明明可以将洞穴弄个大洞，怎的不跑出去，而喜欢在这里活受罪是不是？”

白非心中忖道：“正是。”嘴里可没有说出来，转过脸望着他。

却见他缓缓站了起来，脸上已不再是嘻笑的神情，向白非招手道：“你过来看看就知道了。”

白非好奇心大起，走了过去，那怪人朝自己的足踝一指，白非定睛望去，却见一根黑色的带子自地底穿出，竟穿入他的足踝，又穿入地底，方才白非站在远处时，没有看到，此刻一看，自己的足踝仿佛也觉得痒痒的，心中却又奇怪：“这怪人武功深不可测，怎么却连这么细细的一根带子也弄不断。”

“你一定又在奇怪为什么不弄断这根带子？”那怪人笑道：“你自己试试看就知道了。”

白非也就老实不客气的俯下身，抓住那根带子，猛运真气，向外一扯，那根带子非金非铁，竟不知是什么东西做的，白非运了十成力气却也扯不动，手却被勒得隐隐作痛。

他这一惊，更是非同小可，须知白非双手的力道，此刻就是一条此这带子粗上几倍的铁棒他也能扯断，此刻他扯这带子不动，自然大惊。

怪人却笑道：“现在你知道原因了吧？”

白非虽点了点头，可是心里却仍然是糊里糊涂的，自从他进了这个洞穴之后，就一连串的看到了些怪事，件件都使他迷惑。

先是武功深不可测、诡异神秘的老人，再又是一个满身长着金毛、遍体异香，竟能吸引飞禽的通灵怪兽，现在，这一根小小的黑色带子，竟连自己这种内家真力都扯它不断。

此刻那怪人问他明白了没有，他也点头说明白了，眼中却不禁仍充满了怀疑的神色。

那怪人却又道：“小伙子，你跑到这鬼地方，一定自己觉得很倒霉，可是你知不知道天下武林中，不知有多少人想到这里来，却还无法来哩。”

白非暗笑：“谁要是想到这种地方来，那他准是撞见活鬼了。”

那怪人“哼”了一声，缓缓坐到地上去，又道：“就连邱独行想进来这里一步，也万万做不到。”

白非又一怔：“难道邱独行天天到这里来，就为的是想进来这鬼地方，难道他也疯了？”

那怪人忽然闭起眼来，曼声吟道：“灵蛇纹魂松纹剑，香奴通玄乌金扎。”

白非心头“怦”的一动，这两句似诗非诗、似词非词的句子，近数十年武林中虽已无人提起，但只要在武林中稍有阅历的，几乎都曾听到过，白非年纪虽轻，这两句话，也只是听他父亲说过一次，然而在他心中所留下的印象极深。

原来这两句话里，包含着六件天下武林中视为异宝的珍物，武林中人称

为环宇六珍，只是见过这六件东西的人，本就极少，近数十年来，更是已经绝迹，哪知此刻这怪老人却曼吟了出来。

怪人眼开眼来，似笑非笑的望着白非。

白非心里“怦怦”的跳着，恨不得他赶紧说出下文。

哪知那怪老人却岔开活头，问道：“小伙子，你跑到这里来究竟是为着什么，是不是邱独行那小子差你来探听我老人家的口气？我看你功夫不错，你师傅是谁？”

白非着急，却不得不先把人家问他的话说出来，那怪人凝视了他一会，缓缓说道：“你可知道，环宇六珍中，你方才已经看了两样——”

白非心中一动，忙问道：“可是香狸和缚魂带？”

怪人长长叹了口气，道：“为了这几件东西，我牺牲了数十年美好的时光，唉——纵然我有天下最珍奇的宝物，但我却只能耽在这种鬼地方，不能出去半步，那么再珍奇的东西，于我又有什么用呢？”

语气之中，仿佛满含着一种自责、后悔的味道，就像是嫦娥后悔着自己，虽偷了灵药证了仙业，但青天碧海之中，却只是夜夜寂寞的那种味道一样。

白非望着他，知道这怪老人的身世，必定就是一个离奇诡异的故事，那怪人又长叹了一声，道：“小伙子，你年纪还轻，听你姓白，你可知道白化羽此人？”

白非跳了起来，忙答：“那正是晚辈的先太曾祖父。”

那怪人“哦”了一声，面上泛起一个凄恻的笑容，道：“我在江湖闯荡时，也就是白化羽创立天龙门的时候，想不到他的灰孙子都这么大了。”

白非更惊，须知白化羽创立天龙门，已是百余年前之事，如此说来，这怪人岂不是已有百十岁了，他不禁又望了怪老人一眼，嗫嚅着说道：“老前辈……”他确定了这老前辈三字是唯一最适当的称呼后，又接着道：“老前辈怎么——”他困难的不知怎么才能含蓄的说出他要说的话。

怪老人缓缓一笑，却替他接了下去：“怎的会被人囚到这里来是不是？”

白非轻轻点头，老人才缓缓说道：“我自幼好武，长大了在江湖闯荡，也闯了个不大不小的万儿，那时候江湖上奇人倍出，我只是其中一个小卒而已。”他笑了笑，又道：“可是我机缘凑巧，却遇着一位奇人，将我收为弟子，那时候我年纪轻，不懂事，不但不知感激师傅，竟将师傅所存的三件珍物偷了出来，那就是环宇六珍中的香狸、缚魂带和灵蛇秘籍。”

“我满以为凭着这三件珍物，找个地方潜修几年，便能成为武林第一人，哪知却被师傅捉到，将我关在这里，却并不将那三件珍物收回去，并且说道：‘无论什么珍宝，都要看持有者的运用，不然，精钢到了凡夫手里，也和废铁没有两样。’我本来不了解，但是师傅却以缚魂带穿入我的足踝深通地底，将我关在这里，这么多年，我才了解到这话的意思，可是——”他叹道：“可是已经太晚了。”

“头些日子别的还好，只是饿得难受，幸好这香狸生具异香，能引百兽，我就利用它的特性，才能找着食物。”他看了白非一眼，微笑着：“起先我也是不惯如此吃法，但肚子饿了的时候，不吃又不行，经过这么多年，我倒习惯了。”

白非看了地上血汁狼藉的骨头一眼，实在还觉得无法吃下去。

那怪人却又道：“我想偷逃，但是这缚魂带据闻乃千年蛟筋所制，我怎么也弄不断，只好认命，也不知过了多少年，我虽然利用了这里的阴湿之气，

习成了灵蛇秘籍上的绝顶功夫，竟达到可以随意运用先天之真气的阶段，但我却被囚在这里，永远也走不了——”

白非接口道：“难道没有法子吗？”

那怪人一笑，道：“办法虽有，但也几乎无望，这缚魂带天下只有一物可断，那就是九抓乌金扎，但此物自两甲子以前在川中大侠熊立信手中使用过之后，此后就失去踪迹，武林中再也无人见过，天下茫茫，到哪里去找去，何况我无亲无友，就是有，恐怕早死光了，叫谁去找，就算机缘巧合，日后此物能重现，到那时恐怕我的骨头都朽了。”

他长叹一声，白非也不免黯然。

“还有一法——”那怪老人又道。

白非连忙道：“是什么办法？”

“那就是若有人具无比神通，能将这块地整个翻起来，解开昔年我师傅以无比功力在地下所打成的死结，只是普天之下，再想找一个有先师那般功力的人，恐怕已绝无仅有了。”

白非又默然，老人又道：“几十年来，我在这里耽着，别的还好忍受，只是寂寞使我难忍，前些日子来了个邱独行，我老人家还以为他是个君子，哪知他却将我的灵蛇秘籍骗了去，现在还天天来，想再骗我的香狸，哼，这次我可学了乖，无论他如何花言巧语，只要他一进这洞穴，我就叫他立毙掌下。”他脸上又露出一种奇异的光彩。

白非暗暗一懔，这身世诡异的老人在这种地方关了这么多年，心理自然难免不正常，白非已在暗暗叫苦，他此刻正值及冠之年，正是如日方中的锦绣年华，怎会愿意陪着这怪老人关在这地穴里。

但此情此景，却别无选择的余地，也怨不得别人，这正是他自找的。

邱独行的秘密，现在已不再成其为秘密了，他武功精进，原来是得到了环宇六珍中的灵蛇秘籍，他每天还要偷偷跑到这里来，却是因为他对这另外两件珍物还有贪心。

这些曾被白非苦苦思索的秘密，此时他已全部恍然，但他此刻的心情，却比先前更为紊乱，“慧妹该着急得要命吧？”石慧颦着黛眉的焦急神情，仿佛在他眼前晃动着。

他开始有些后悔自己的多事，虽然他此行见识了这些他前所未见的事物，但他望着对面这面容古怪的人，望着他所处身的阴暗潮湿的洞穴，想到自己可能在此度过十年、二十年或一生的时日，他觉得全身都起了一阵悚栗，有前所未有的恐惧。

怪老人垂着头，发出梦呓般的低语，似乎在自责着自己：“常东升呀，常东升，你虽然练成了绝世的武功，但逝去的日子，却永远不会再来了，永远不会再来了。”

白非听得脸色发白，他未来的一生，是不是也要像这怪老人一样，在这坟墓般的地穴里度过呢？

白非在耳畔喧哗的水声中，似乎听到了一声巨震，还有些另外的声音，那和人们的呼叫声非常相似，但是他却并未能听得十分清楚，也未十分在意。

他望了对面那怪人一眼，怪人低着头，像是也满怀心事，他觉得有些寒意，“寂寞，的确是世上最坏的东西。”他暗忖着。

时间，在他的饥饿与恐惧中，也不知过去许久，白非有些朦胧的睡意，那怪人——常东升动也不动的坐着，像是一尊石像，自远古来就未曾动过一

动似的，垂死的飞禽低低的扑动着翅膀，流水的声音在这洞穴里听来像是少女的呜咽。

蓦然——

白非的耳朵竖了起来，他听到地道上有极轻微的脚步声，于是他本能的醒了过来，这是多少年来的训练所造成的。

他极为盼望此时有人来，无论那人是谁都好！因为这种寂寞而凄凉的景象使他受不了，于是他对这怪人强逼他留下来的行为，有些不谅解，试想无论任何一个人在这种环境下度过几十年，当他有能力留下一个人来陪伴他时，他是否会这样做呢？

常东升冷“哼”一声，眼中倏然射出精光，道：“邱独行来了。”他轻声向白非道：“你若能将他骗进来我就放你出去。”

语声中如刀的寒意，使得白非打了个冷战，他知道这怪老人必定对邱独行恨入切骨，而邱独行也必定做过一些使这怪老人恨入切骨的事，但是“放你出去”这四个字，却又不免使白非心动。

脚步声渐近，接着火光一闪，白非看到那狭小的洞口露出一个头来，在火光中显得异样的苍白，却正是邱独行。

邱独行见到白非，也似乎一惊，那怪老人——常东升却冷冷说道：“你又来啦？”

邱独行勉强的一笑，道：“常老前辈，你何必这么固执，只要你老人家答应我的话，我担保——”

常东升又冷冷一笑，打断了他的话，说道：“你担保？邱独行，你凭什么担保，我老人家还能相信你吗？”他脸上的狠毒之色更为显著，语气中的寒意，也更为浓郁。

“我若是早点知道你是个人面兽心的家伙，我就不会被你点中穴道，被你偷去那本秘籍。”他又道：“我知道，你若不是怕那时功力不够，降不住香奴，你不把他也偷去才怪，现在我可认清了你，你再来骗我，可办不到了。”

白非暗忖：“想来邱独行以前亦是误入此洞，像我现在一样，被这怪老人困住，而他大概在里面耽了不少时日，乘这怪老人熟睡之际，点了他的穴道，拿去了他的秘籍。”他不觉暗笑，这怪老人的秘籍原本是偷来的，此刻被人偷去，不是天经地义吗？而这怪老人却认为邱独行是个人面兽心的家伙，那么他自己又该如何说法呢？

“人们对于自己的错误，远比对别人的过失容易宽恕。”白非暗忖着。

却见在洞外的邱独行长叹了一口气，说道：“弟子也知道你老人家在此寂寞，可是你老人家总不能叫我永远在洞里陪着呀？因此，弟子在别无办法中，才点了你老人家的睡穴，弟子若是对你老人家有恶意，别的穴道尽可点得的呀？”

常东升又“哼”了一声，白非站了起来，忍不住道：“邱大侠，难道就没有一个办法可以将他老人家救出去吗？”

邱独行又叹了口气，道：“老实说，这灵蛇堡虽然是我所建，但这后园里的林木和这些山石瀑布，却在我来时已经有了。

“二十年前，我孤身来此，发现此地，误打误撞的撞入这里来，那时我心情甚为落寞，本有意和这位常老前辈久居此间，但后来——”他缓缓叹道：“我实在忍受不住这种生活，才逃了出去。”

白非了解的点了点头。

“我当然也在为常老前辈设法脱困，但这缚魂带竟被那位前辈异人以无比神通穿入地底，这些山石洞穴想来也是那位前辈异人所建，其中像是有着无穷奥妙，我苦研二十年，但是这其中的奥秘，却一点儿也没有识破。”

白非听得入神，邱独行又道：“而且这些山石看似普通，其实却坚如金钢，普通刀斧，竟砍它不动，我本想派专人来此伺候常老前辈，但他老人家又不肯，看来除了寻得九抓乌金扎之外，根本别无他法能使他老人家脱困。”

白非两条剑眉紧紧皱到一起，却听得邱独行又道：“因此这些年来，我无时无刻不在探访着这九抓乌金扎的下落，现在总算稍有端倪，或可一借，但却非得先将香狸取出一用。”他转过头向常东升道：“你老人家却不信任我。”

常东升冷“哼”一声，向白非问道：“你相信这人的话吗？”

白非无可奈何的向邱独行一瞥，他实在不知该怎么说，沉吟了许久，忍不住问道：“那九抓乌金扎和这香狸又有什么关系呢？”

“这香狸不但能体发异香，吸引百兽，而且他的精血，却是天下女子的恩物，有人只要能得着一滴，自身便也能体发异香，使接近她的男人心旌摇荡，不能自主。”

白非心中一动，忖道：“要是慧妹能得着一滴该有多好。”

“而那九抓乌金扎，经过我多年探访，却是落在青海海心山绝顶上隐居的天妖苏敏君手上，这天妖苏敏君不但武功绝高，而且精通媚术，不知有多少武林豪客拜倒在她石榴裙下——”他眼中闪过一丝别人无法理解的光芒，又道：“她后来又不知从哪里习得武林中久已失传的驻颜之术，也就从此隐居了。”

白非大感兴趣，问道：“后来呢？”

邱独行缓了口气，又道：“她自从隐居在青海海心山后，行迹更诡秘，又得到了那柄武林珍物九抓乌金扎，我虽和她亦是素识，但若去求她借用此物，她一定不肯，只是此人却有一物可以打动她。”

白非道：“香狸？”

“对了。”邱独行一笑道：“天妖苏敏君自负容颜盖世，习得驻颜之术后，更可永驻美姿，只是她生平却有一件最大的憾事，那就是这美如天仙的美人竟生具恶臭，而且臭得非常厉害，天妖苏敏君为此，大概也不知流了多少眼泪，因此我若以香狸去和她交换乌金扎一用，她一定求之不得的。”

他讲完了，白非才透出一口气，暗忖：“江湖之大，奇人果真也不少，只是谁都没有办法将他们一一见到就是了。”

常东升“哼”了一声，却问道：“你可以断定乌金扎是落在那女人手中吗？”

邱独行道：“当然。”

常东升道：“你真的肯为了我的事跑到青海去吗？我有点不大相信。”

邱独行微微一笑，道：“弟子找她，还有些别的事。”

常东升又“哼”了一声，道：“你的话靠得住吗？假如你将香奴拿去了，却不将九抓乌金扎拿回来，那我老人家岂不又上当。”

白非连忙道：“晚辈也跟着邱大侠去，为邱大侠作担保好了。”

常东升道：“我又凭什么相信你？”

白非胸膛一挺，朗声道：“晚辈年纪虽轻，但却从来未曾有说出来不做的话。”

常东升瞪眼望了他半晌，又低下头思索着，突然道：“ 香奴性子极烈，你们两人能降得住它吗？ ”

邱独行一笑，道：“ 这些年来弟子已将灵蛇秘籍里的功夫学了不少呢！ ”

常东升沉吟半晌，喃喃低语道：“ 真的可能吗？ ”这么久已来，他对幸福的来临，已失去了等待的信心，此刻却不禁心动了。

邱独行又道：“ 弟子可以派一个人来，照料你老人家的饮食，你老人家放心好了。 ”

白非从那洞穴中爬出来的时候，心几乎欣喜得离腔而去，他和邱独行前后在那地道上爬行着，不禁问道：“ 石慧可好吗？ ”

“ 很好。 ”邱独行一笑，又道：“ 这一天来，你没有吃东西吗？ ”

被他这一提，白非被方才那些值得兴奋的事所刺激而忘记了的饥饿，此刻又立刻回到他身上来，他苦笑着称是。

邱独行哈哈大笑道：“ 我也是过来人。 ”

这一瞬间，白非觉得邱独行远不是他以前所认为的阴沉，甚至有些可爱了。

渐将出洞，白非又问道：“ 常老前辈既然答应将香狸交给你，你怎的不拿回来？ ”

邱独行笑道：“ 这样拿怎么行，我们到青海却也得过两天，你不知道，灵蛇堡现在又是一团糟了。 ”

白非大惊问故，邱独行说了出来，原来在邱独行和司马之等人往访覃星的时候，邱独行辛苦建立的灵蛇堡，竟几乎毁于一旦。

天赤尊者逃去的两个弟子，在灵蛇堡四周密密的排下三百二十九粒天雷神珠，以硫磺火箭射之，这三百二十九粒天雷神珠一起爆炸的威力岂同小可，所以邱独行回来的时候，灵蛇堡竟已变成一片瓦砾，刚刚伤愈的群豪，此次伤得有些比上次还重，连岳入云的大腿都被炸伤了。

这种密传火器，威力竟大得不可思议，邱独行震怒之下，却也无法可想，他愤怒的将此事告诉白非，白非却暗暗称幸，只要石慧没有受伤，其他的事，他都觉得不在乎了。

两人出了洞，邱独行道：“ 也真难为你怎么找得到这里的。 ”

白非一笑，又有些得意。

邱独行却又道：“ 出去却比进来还要难些呢！ ”他从地上捡起那块油布，眼光动处，却又笑了起来，说道：“ 你就如此模样出去吗？ ”

白非脸一红，这才想到自己身上的全身衣服，此刻只剩下了一条犊鼻短裤，邱独行将身上的长衫脱了给他，他又有些感激。

人类的感情，往往都是在无形中滋长的，日后白非竟帮了邱独行不少忙，这在邱独行脱下长衫给白非的时候，自己却并不曾想到。

邱独行低喝道：“ 走。 ”

身形一起，油布一挥，一般极为强劲的力气，竟使得那澎湃而下的瀑布突然中断了一下。

就在这一刹那间，邱独行和白非两条身影，像箭一样的窜了出去，邱独行双臂翼张，手中油布带动，发着“ 呼呼 ”的风声，像是只兀鹰似的，一掠数丈，蓦然在空中一转折，脚尖找着一段在池水上浮着的枯枝，借一点之力，掠到对岸。

白非此刻和人家一比，可就有些不及人家的那份潇洒了，他对邱独行的

武功，此刻方才有了初步的认识，不禁有些自愧不如。

灵蛇堡果然已不是先前的形状了，宽阔的大厅，已坍倒了一大半，平坦的练武场，此刻已成了百十个沙坑，白非也有些感慨，却听得一声娇呼，一条人影飞掠而来。

娇嗔，埋怨，然而却是无比的高兴，是石慧见着白非时的表情，白非心里更好像打翻了的糖罐子，其甜如蜜。

看着白非狼狈的样子，石慧又不禁有些难受，悄悄道：“你瞧你，怎么弄成这个样子。”

司马之等人也赶了过来，白非遂将此行经过说了，司马之两道灰白的长眉紧皱到一起，向邱独行道：“独行兄，沉没百十年的环宇六珍又将出世，看来沉寂多年的武林，又要掀起一番波澜了。”

他望了白非一眼，又道：“贤侄，你这一月来，连获奇遇，际遇之奇，竟不在昔年威震天下的几位异人之下，只是你更该自励。”

白非肃然受教，却忍不住问道：“那位常老前辈，年辈极高，竟和先太曾祖父是同辈之人，他老人家的师傅又是谁呢？”

司马之沉吟半晌，道：“这些淹没已百十年的武林异人，我们这一辈的已不大清楚，但天下异人太多了，我和你邱叔父虽然被称为武林三鼎甲，但那却是因为我们常在武林中走动而已，普天之下，武功胜过我们的异人，不知有多少——”

他若有深意地望了邱独行一眼，又道：“据我所知，海外那些孤岛上的奇人不说，中原武林的深山大泽中，就有很多隐迹其中的高人奇士，就算那些武林中的成名宗派如昆仑、武当等近年来仿佛人材不盛，但派中的长者们，仍然是各怀绝技，只是不轻易炫露而已，以你此刻的武功，在武林中虽已可称为高手，但你若骄傲炫露，吃亏的日子还在后面！”

白非听得懔然而惊，他自掌击天赤尊者之后，心中多多少少有了恃才傲物的意思，少年扬名，这原是不可避免的，此刻听了司马之的话，仿佛醍醐灌顶，顿感彻悟。

几个女孩子都在七嘴八舌的讨论着香狸和武林异人。

司马之一笑，道：“苏敏君已隐迹于青海了吗？”

邱独行苍白的脸，竟好像微微红了一下，道：“这次青海之行，小弟并不想去，我看——”

他侧脸向白非道：“我和司马兄同去中原，你独自上青海去，为常老前辈求得乌金扎，顺便也替我传封信给那天妖苏敏君，以你的智慧、身手，再加上那足以打动苏敏君心弦的香狸，你此行大概不会有什么问题了。”

石慧却插口道：“我也要和他一起去。”

乐咏沙“噗嗤”笑出声来。

邱独行微微含笑道：“有你同去，自然也好，只是到了天妖苏敏君隐居的山脚之下，你却切切不可上去，免得误事。”

司马之笑问道：“难道苏敏君还是昔年心性，见不得别的漂亮女人？”

邱独行微一颔首。

石慧的嘴都起老高，娇嗔着道：“为什么女人就见不得她？”

司马之笑道：“你别担心你的白哥哥会被别人抢去，苏敏君今年至少也有四五十岁了。”

乐咏沙和司马小霞又笑出了声，石慧的脸不禁飞红了。

灵蛇堡里一片凌乱，岳入云虽然伤腿，仍支着拐杖指挥徒众在收拾着，的确是一个最好的首领人材，邱独行赞许地望着他。

千蛇剑客此时，倒的确有了抛却虚名、寄情山水，甚至隐迹的念头，这念头的生出，连他自己也觉得不甚相信，他暗地叮咛岳入云，每天送些吃食给洞穴中的常东升，岳入云跟随邱独行这么多年，此时尚是第一次知道这个秘密。

至于白非，他的心情却是无比的兴奋，一月以来，他骤然进入武林一流高手的阶段，前途更有许多充满了刺激的事等着他去做，这年轻人的满腔热血与一腔雄志，像是都生了翅膀，振翼欲起了。

库库诺尔湖位于青藏高原之东北部，为中国第一大湖，湖水青绿，冬不枯竭夏不溢盈，水平如镜，中原人士称之为青海。

白非、石慧由定边入关，越甘肃境，往青海去，他们带着满腔少年的热血，和一头宇内第一奇兽——香狸，奔波往途，寻访那在武林中艳名四播的天妖苏敏君和削铁如泥的九抓乌金扎。

一入甘肃境，高山峻岭随处可见，生长江南的白非、石慧，眼界自又一新，两人虽然急着赶路，但并肩策马，自然忘却了许多奔波之苦。

过庆阳，渡乌连河，黄昏时分，他们到了平凉，白非拭了拭脸上的风沙，望了望胯下已疲倦不堪的马笑道：“在此休息吧？”

石慧一笑，这些天来，两人情感与日俱增，刁蛮的石慧，在她所爱的人身侧，变得柔顺而温婉了，少女的美，越发显著。

两人缓缓策马入城，这一对立刻吸引了许多人的注目，青石板铺成的路上，两侧是些杂物店铺，入耳的俱是甘肃方言，他们一句也不懂，进了客栈，发现店伙居然能说江南方言，不禁大喜，遂将一切事，全交给那个精明的店小二了。

夜间，两人漫步而行，却发现了一桩异事，原来这平凉城里，道士特多，满街俱是青衣蓝袍的髻发道士，最怪的是，这些道士不但身上大多佩着长剑，而且两目左顾右盼，精光外露，见了石慧，居然作平视，一点儿也没有出家人的样子，却像都是些绿林大盗。

白非惦记着关在客栈房间里的香狸，石慧却不肯回去，手里拿着兰州运来的瓜果，像孩子似的吃着，向白非撒着娇，白非脸上虽然假装着一本正经的样子，心里却甜甜的。

平凉为陇东重镇，夜市颇为繁盛，灯光辉煌，白非暗忖：“这些道士必定不是好来路。”他记着司马之的话，不愿多事，很想早些回去，但却又拗不过石慧，只得随着她满街逛，这种女子喜欢逛街的天性直到今日仍未消灭，反而更盛行了。

石慧傍着白非，脸颊上微微红晕，心里觉得像是在春天似的，经过一间酒楼的时候，她居然拉着白非的手，要进去喝两杯。

“明天还要赶路，喝什么酒。”白非的喉咙里也痒痒的，可是他实在不愿在这里多耽误。

石慧撒着娇：“嗯，我要嘛！”

走过他们的人，都含笑向他们注视着，白非脸红了。

石慧却又道：“你陪不陪我嘛？”

突地，一个带着不正经味道的笑声，在他们身侧响了起来，一人道：“他不陪你，我陪你好了。”

白非面目骤变，回首望去，随着一股酒意而来的，是两道颇不光彩的眼光，而这些，却都是一个蓝袍佩剑、身躯瘦长的年轻道人所发出的。

白非大怒之下，方想发话，石慧却已娇叱道："你讲的是人话还是放屁！"

那道人哈哈笑道："娘子好泼辣的嘴。"

笑声还不止他一人，原来在他身侧，还站着两个佩剑的蓝袍道士，面孔通红，酒意醺人。

白非大怒，这种又喝酒、还当街调戏妇人的道士，他还是第一次见到。

石慧气得粉面上宛如罩着一层寒霜，却骂不出一句话来。

那瘦长的道士又笑着道："你怎么不让这娘子喝酒，喝了酒之后——"

白非忍无可忍，厉叱道："住口。"

那三个道人似乎想不到这文质彬彬的年轻人会朝他们怒喝，齐各吃了一惊，酒也醒了两分。

"你这厮倒真不识抬举，道爷看得起你们，才对你们说笑两句。"那瘦长道士冷冷说着，走上两步，大有要将白非吃下去的意思。

石慧何时受过这种气，叱道："你要是识相的，就快些夹着尾巴滚——"

那道人又跨前一步，冷笑道："不识相呢？"

白非冷笑一声，手掌倏然平平上提，倏地一翻，着着实实在那道人脸上打了一下，那道人一声惊呼，"哇"的吐了出来，鲜血之外竟还有三枚牙齿，这当然还是白非手下留情。

他这一出手，快如闪电，石慧冷笑道："再不滚吃的苦就要更大了。"

那道人着了一记，头被打得发晕，另外两个道人却变色道："哪里来的野种，敢在平凉镇里撒野。"

齐一出手，五指如钩，向白非两肩抓出，竟是正宗鹰爪功。

白非冷笑着，微一错步，双掌突分，带着风声分取那两个道人。

那道人喝道："居然还是练家子，怪不得这么猖狂。"两条手臂齐一伸屈，左手倏然穿出，击向白非的胸膛。

这两人同时发招，同时出手，用的都是同一招式，掌风之间，颇见功力，但在白非眼里，却像是儿戏似的，身形一动，自他们两人中穿了出去，双肘微一外张，在那个道人的肋下轻轻撞了一下。

这两个道人却杀猪似的叫了出来，那边石慧冷笑声中，玉指如电，也点了另外一个道人手肘间的曲池穴。

他们动手之处，是在一个酒楼门前，此刻旁边已站满了看热闹的人，每个人脸上都带着惊惧之容。

石慧叱道："这种不济事的蠢才，也出来现世，快回去跟师娘多学几年吧。"

白非拍了拍手掌，低声道："慧妹，我们回去吧。"

石慧望了蹲在地上的两个道人一眼，轻蔑地啐了一口，和白非挤出了人群，逛街的兴趣也没有了，两人回到店里，店伙却跑上来道："方才有位道爷留下封信，要交给两位客官。"

白非一怔，接过来一看，双眉不禁皱了起来。

石慧问道："什么事呀？"

白非皱眉道："果然麻烦来了。"他将手中纸条交给石慧，又道："我真糊涂，竟未想到这平凉城邻近崆峒山，满街的道士，想必都是崆峒门下呢？"

石慧"哦"了一声，接过来一看，却是那杏黄色的纸符上，写着一笔柳字：

"小徒承蒙两位教训，不胜感激，两位身手不凡，必定系出名门，我崆峒僻处陇东，久未领教中原豪士身手，两位如不吝赐教，贫道于后日清晨在崆峒山白云下院恭候两位大驾。"

下面具名是浮云子，石慧边看边走回房间，往椅上一坐，笑道："想不到那几个脓包居然还是崆峒门下。"

白非却皱着眉道，"崆峒为中原五大剑派之一，怎么出了这种不成材的徒弟，看样子，这浮云子也未见得是什么高明人物，只是我们有急事要办，这一来，却又要耽误些日子了。"

石慧立刻接口道："可是我们非去不可，不去他们还以为我们怕了他们呢？"

这两个心豪气傲的年轻人，竟未将称雄武林垂数百年的一大剑术宗派看在眼里。

他们却不知道，近年来崆峒派教规虽然不振，但却仍未可轻视哩。

由平凉出城，西行数十里，便是道家崆峒派的发源地——崆峒山。

此时正值深秋，木叶飘落，群雁南渡，晨露未干的时候，道上就缓缓驰来两匹马，走前的是个少女，穿着一身翠绿色的短衫，披着翠绿色的风篷，更显得肤色如玉，两只眼睛清澈而明媚，一闪一闪地，却又露出太多的娇俏。

那少女望着前面寂静的山峦，回头向身后的人一笑，道："到了。"

身后的那人剑眉星目，雪白的长衫随着秋风飘飘而舞，神态显得极为潇洒而英挺，呆呆的向前面那少女回眸一笑，眼光中充满了柔情蜜意，低低说道："慧妹，你真美。"

前面那少女"嘤咛"一声，娇声道："我不来了，你最坏了。"放马向前跑去。

那少年放声而笑，笑声清越而辽亮，在这静寂的秋山中，散布出老远。

这沉于幸福之中的一对男女，自然就是白非和石慧了。

山脚有些结芦而居的樵子山夫，白非将马寄存了，施然上山行来，秋风萧索，他们却丝毫也没有觉得有什么寒意，年轻的男女当他们互相爱着的时候，他们是永远不会觉得寒冷的。

石慧轻轻倚在白非身侧，悄语道："以后我们也要找个这样的深山，造几间小小的房子，春天，我们可以看花开，听鸟语，夏天的晚上，我们可以躺在草地上数天上的星星。"她幸福的一笑，又道："秋天我们可以沿着铺满落叶的山径散步——"

白非幸福地一笑，接口道："冬天，我们可以关起窗子，躲在家里吃火锅。"

石慧"噗哧"一笑，撒娇道："你就会吃。"

白非如醉如痴，伸手捉住了她的手，两个人几乎都忘了他们此来是为着什么的。

沿着山道蜿蜒而上，两人一行到半山，石慧问道："那个白云下院在哪里？"轻轻一皱眉，又道："他们也不派个人来接我们，这么大的崆峒山，叫我们到哪里去找白云下院去。"

白非也奇怪，暗忖道："这浮云子既寄柬叫我们上山，也该叫个人来接引呀？"游目四顾，群山寂寂，连半个人影都没有，秋风吹处，给这个道家

名山平添了几许萧索之意。

蓦然，随着秋风送来几声钟鸣，白非朝那边一指，道：“我们过去看看，也许那边就是白云下院。”他“哼”了一声，又道：“这崆峒派武功虽不高，架子却不小，叫了人来，就这样待客吗？”

道侧的树林里，突然人影一晃，白非眼角动处，已自瞥见，方想喝问，哪知那人影却掠了出来，单掌打着问讯，道：“贫道接待来迟，倒教两位施主久候，尚祈恕罪。”

这道人身法快极，一晃而出，站在山路之中，白非忖道：“难道他在示威。”却听人家话说得颇为客气，再一看那道人，羽衣星冠，丰神冲天，年龄虽只在三十上下，但两眼神光满足，太阳穴高高鼓起，一眼而知，仙功已具火候。而且态度安详，像是个有道之士，遂也朗声道：“道长太谦了。”

那道人笑道：“白云下院就在前面不远，两位施主请随贫道进去吧。”却不施展轻功，在山道上缓步而行。

白非更对他起了好感，笑问道：“小可白非，不敢请问道长法号。”

那道人微微一笑，似乎并未听到过白非的名字，说道：“贫道知机，浮云子就是贫道的二师兄，两位施主朗如玉树，神采照人，想必是高人子弟，少停见了二师兄，贫道必定代为美言几句。”他微唱又道：“二师兄素来性暴，二位如能稍微容忍，化干戈为玉帛，岂不大佳。”

白非随口应了，却听到石慧轻轻“哼”了一声，知道她对这知机子的话颇为不满，悄悄将她的手拉了一下，意思叫她不要如此，无论如何，这知机子的话总是一番好意呀。

转过两处山坡，前面一条小径笔直地通向一处道观，白非见那道观红瓦白墙，林木相映中钟声未绝，使这道观染上了一种安详平静的气氛，他暗暗忖道：“这大概就是白云下院了。”

知机道人道：“容贫道去通报一声，两位施生在此稍候。”一跨步，人已出去丈余，身形极为潇洒。

白非笑道：“这知机道人的武功，倒的确比那三个蠢道士要高明多了。”

石慧冷笑道：“这崆峒山的排场倒大得紧。”

白非笑道：“人家也是武林一大宗派，当然有人家的规矩，慧妹，等会你可得老实些，不要犯孩子脾气。”

石慧一撇嘴，道：“我偏要。”

两人笑语间，观中已走出十余个道人来，一色蓝布道袍，手里却都倒提着长剑，寒光闪闪。

石慧冷笑道：“这种名门大派是什么东西，手里拿着剑，欺负我们没有见过吗？”

白非也是勃然作色，哪知那群道人却只看了他们一眼，沿着树林一转，向另一个方向去了，白非展颜一笑，忖道：“原来人家不是冲着我们来的。”

向石慧笑道：“看样子我们真是走运，走到哪里，都碰上有热闹好看。”

话声未了，那观门中又走出五六个道人来，其中一人掠前几步，高声道：“两位施主请到观中待茶如何？”却正是知机子。

白非走前两步，和石慧走到观门前面，横额四个泥金大字，正是“白云下院”。

白非心里有些弄不清楚这崆峒派到底对自己是安着什么心意，按说那浮云子留柬定期，当然是隐隐含着要比划的意思，可是这知机道人却又客气得

很，并且请自己入观待茶，难道这堂堂的崆峒派会把自己骗进观里去，以多凌少吗？

他向知机道人看了一眼，知机道人面上微微带着笑容，自非暗忖：“无论如何先进去看看才说。”他自恃身手，向石慧低低说道：“慧妹，我们进去瞻仰这名刹大观的风采。”

石慧一笑，刚跨上一步台阶，突然眼前剑光一闪，两柄青钢利剑交叉在她面前，竟挡着了她的去路。

石慧既惊且怒，自非也不禁面目变色道：“道长此举是什么意思。”缓步走上前去，突然出手如风，伸出右手两指在那两柄青钢剑的剑脊上各自敲了一下，左掌一挥一带，那两柄剑竞齐断了。

这一未随着知机道人同时出来的几个道士都发出一声惊呼，方才拔剑拦着石慧去路的两个道人，此时手里捧着柄断剑，愕在那里，竟作声不得，石慧冷笑道：“我说道长们，你们到底是安着什么心，叫我们来的也是你们，现在却又抽出剑来吓唬我们，不准我们进去，我们可没有得疯病呀！”

言下之意，却是我们没有得疯病，得疯病的当然是你们。知机子怎会听不出她话中的酸辣之意，暗忖道：“这女子好利的口，这男子年纪轻轻武功却不弱，方才那一手弹指神通，竟已有了八分火候，看来必有来路，倒不可轻视了。”

于是他心中虽然不悦，口中却笑道：“两位这倒误会了，此举并非贫道故意刁难，只是这白云下院，数十年来从未曾有过女子进去。”

石慧冷笑接口道：“那么道长方才又要我们进去，这又是什么意思呢？难道——”

她话尚未说完，突地，一个极为生冷寒冽的口音打断了她的话，道：“意思就是叫你站在门外面。”

石慧神色大变，闪目望去，却见观内负手走出一人来，穿着青缎长袍，两只眼皮往上直翻，神情之倨傲，简直无与伦比。

石慧不禁怒道：“你是谁？”

那人鼻孔里冷冷“哼”了一声，眼睛看着天，像是根本没有听到她的话似的，石慧不禁更是气往上撞，哪知知机道人却接口道：“这就是我二师兄浮云。”

白非看到浮云子的这种神情举止，心里也不禁有气，遂也故意装着没有听见他的话的样子，连眼角都不再向浮云子翻一下，一拉石慧的手，说道：“慧妹，人家不让我们进去，我们还不走等什么。”

他用力地在鼻孔里“哼”了一声，使得浮云子无法听不到他哼声中的轻蔑。

浮云子向上翻着的眼皮朝白非一瞪，方待答话，哪知石慧却冷笑道：“非哥，我们偏不走。”她手朝浮云子一指，道：“这老道士不让我们进去，姑娘我倒偏要进去看看，这腔蜩山的道士庙是什么了不起的地方，就不许女子进去，难道女子就瞻仰不得吕祖吗？女子做道士的还多得是哩，神仙里还有女子，何仙姑不就是女的吗？”

她说话的声音又娇又嫩，然而叽叽呱呱、指手划脚他说了一大篇，崆峒山上的道士倒有一大半没有听懂她所讲的又快、又脆的江南口音，瞪着眼望着她，白非听到她这些活一出口，忖道：“慧妹又在惹麻烦了。”——须知无论是任何一个人与宗派的全体为敌，无论如何总是件麻烦事，何况这宗派

是中原武林五大宗派之一崆峒派。

白非拉着石慧走，这意思就是说他虽看不惯浮云子的猖狂，但也不愿和崆峒派结下梁子，这一点，司马之临行前的话多多少少也给了他一些影响，是以见石慧出言不逊，心里便有些嘀咕，哪知那些道士听了，除了眼睛睁得挺大，满脸上带着疑诧之色外，愤怒的表情却一些也没有。

那知机道人甚至还带着些笑容，浮云子朝他一瞪眼，道：“ 师弟，那丫头在说些什么？ ”

知机道人微笑道：“ 她说她想进来看看。 ”

白非恍然而悟，忖道：“ 这道人倒还不错的样子。 ”

这些念头在他脑海中快如电光一闪，哪知就在这一刹那，石慧却倏然一翻身，从观门西侧两个像是在发着愕的道士的中间窜了进去，又倏然停顿在浮云子身前喝道：“ 老杂毛，你话可要讲清楚些，谁是小丫头。 ”

原来浮云子虽听不懂她的话，她却听懂了浮云子的话，竟兴师问罪起来。

浮云子两条刚刚有些烟白的长眉一立，厉喝道：“ 你骂谁老杂毛？ ”

石慧讲的话，他听懂的不多，这“ 老杂毛 ”三字，却听得清清楚楚，须知无论任何一省的方言，骂人的话总是失被人学会，也是最容易被别人听得懂的。

此刻这白发道人和红颜少女面面相对，两人面上俱是剑拔弩张的神色，石慧娇喝道：“ 骂谁不关你的事。 ”

浮云子瞪眼喝道：“ 我偏要管。 ”

石慧道：“ 你管不着。 ”

这两人斗起来，哪里像是武林中人架梁，却像是顽童相骂。

白非暗笑：“ 慧妹真是小孩子脾气。 ”转念又忖道：“ 人谓崆峒派近年来人材凋零，果然不差，想当年神剑厉颚以崆峒掌教身分君临天下武林，崆峒三绝剑名扬四海，那是何等场面，可是自从这几大宗派互相争残之后，除了昆仑之外，都落得六零八落，堂堂崆峒派门下，五、六十岁的人了，却也还像个孩子似的。 ”他讥嘲中还有感慨，可是他还不知道这浮云子竟是掌教的二师兄，在崆峒派中，地位仅次于掌门人玄天子的，也只他一人。

知机道人望着，却丝毫不加劝阻，其余的那些道人想是比他们矮着一辈更不敢答腔。

浮云子道人越说越僵，一撇长髯，气得嘴中直喘气道：“ 本来我还想查明你们的师长，将你们交回去，至于你们打伤崆峒弟子的事，着在你们师长面上，也就算了，哪知你们这两个小辈竟如此不知好歹，道爷倒要替你们师长教训教训你们了 ”

石慧“ 呸 ”的在地上吐了一声，嗤之以鼻的说道：“ 少不要脸了，也不怕山上凤大，闪了你的舌头，在这里尽吹牛于什么。 ”她口头一望白非，道：“ 非哥，你要不要看我把这老杂毛的胡子拔两根下来。 ”自己也忍不住笑了起来。

白非方一笑，那浮云子突一声怒叱，朝石慧一掌劈去。

这一劈，掌凤显劲，掌缘横折肩胛．而且内力含蓄未尽，显见得这一着里还藏有其他许多煞手，白非何等目力，一望而知，这崆峒道人性情虽幼雅，武功却极老到，不禁垮前一步，密切的等候着。

他只要石慧一个招架不及，或是再有崆峒道士出手相助的话，便立刻出手。

浮云子一招出于，虽然未尽全力，但思量之间，已认为不难将面前这小姑娘劈飞了开去。

石慧冷笑一声，伸左脚，踏奇步，抢偏锋，右掌一圈一撇，去削浮云子的来掌，左掌却“飕”的后发光至，击向浮云子的右胸。

浮云子大吃一惊，认得这是武当丸官连环掌里的一招木战于金，忙地撤臂，扭身，喝道：“你是武当哪一位道长门下？”

这儿大宗派经过那一次事变之后，大家部各各自危，相处得不知比以前好了多少，故浮云子会有此一问。

哪知石慧像是根本没有听到，左掌缓缓下沉，右手一个云手推出，却是太极心法，浮云子大喝一声，道：“不管你这丫头是什么变的，道爷也要你现出原形来。”

他两人动手极快，就这两句话的功夫，两人已拆了十数招，石慧身兼她父亲石坤天与母亲之长，武功学得极杂，轻功尤其佳妙，像只穿花蝴蝶似的，围着浮云子飞舞，但几十个照面一下来，石慧身形虽仍如电光打闪般的乱窜，但她早已心里有数，这崆峒道人的身手，竟远在天中六剑之上。

石慧一直将浮云子、崆峒派估计过低，她却不知道，这种名门大派就算受过挫折，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无论如何，实力总是惊人的。

于是她更将压箱底的本领都搬了出来，只是她内力根本就差，越是心急求功，收到的却越是相反的效果，她心里自然着急，希望白非快些出手帮她，但是白非却一直不动手，她心中更气，只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她不好意思叫出来而已。

哪知白非此刻也正处于困境，原来知机道人笑嘻嘻的走了过来，站在他旁边，指点着道：“尊友真是好身手，竟和贫道这师兄数十年的功力战了个平手。”明明是浮云子已占绝对优势，他如此说法，白非还以为他是存心客气。

哪知知机道人又一笑道：“依阁下看，敝师兄和尊友哪一位将胜呢？”

白非沉吟了半晌，才勉强道：“不知。”

以他的关系，他怎能承认石慧一定会败，这么一来，自己上山之意不就全部弄糟，画虎不成，反而像条小癞皮狗了，但以此刻动手的场面来看，石慧也万万不可能胜呀，因此，他只好说不知了。

知机道人神色不动的又一笑，却道：“贫道也看不出来，看来还是只有等他们分出结果之后，才能知道谁胜谁负呢。”

白非微微点首，心中却有数，暗忖道：“这知机道人果然知机，好厉害。”

须知知机这一来，无非就是做好个圈套，让白非跳下去，那就是在浮云子和石慧没有分出胜负之前，白非决不能插手，除非自非承认石慧是输定了。

而事实上，白非若不插手，石慧也是靠得住的输定了，白非急得像是只热锡屋顶上的折翼之燕，虽然想飞，可却飞不起来。

他若是个小人，大可不厕一切的上去解围，只要脸皮厚些就是了，但是他脸皮却不够厚，因此，他束手无策了。

浮云子掌风越发凌厉，冷笑声也越发变得尖锐而刺耳一——

石慧香汗涔涔，连想看白非一眼都无法做到，她身形此刻可已透出松散来了，奇怪的是，好几次她被震出了空门，但浮云子不知是没有看到抑或是别的，竟没有乘此进击。

她念头一转，心中突然一惊，忖道：“难道这老杂毛想这样慢慢地拖，

累死我。”因为像浮云子这样的身手，是绝对不可能看不到像石慧方才所露出的那种空门，当然更不可能在看到对手的这种空门之后，却并不进击的了。

白非剑眉皱到一起，心里也在想：“这老道有点不怀好意的样子，一个出家人，心胸怎么如此狭窄，想累死慧妹吗？”

再两个照面，石慧越发不济，但她也是宁折毋弯的性子，虽然累得气喘咻咻，但是却仍然拼命抵御，绝不肯服输。

最令她难受的是，白非怎么不出手救她，她脑筋一乱，内力更提不上来，“唰、唰”，两掌击出，连方位都有些拿捏不准了。

这时候白非可沉不住气了，他转脸向知机子一看，方想说话，心中忽然一动，忖道：“我何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呢？”

于是他一笑说道：“道长，你看令师兄和敝友果然势均力敌。”他微一停顿，道：“是吗？”

知机道人自然微笑颔首。

“只是两虎相争，必有一伤，让他们再打下去，于你我都不好，何况——”他作出一副悲天悯人的神色来，说道：“令师兄年纪这么大了，像这样恐怕也会对身体有害哩。”

知机道人一愕，正想说话，自非却抢着说道：“为了令师兄和敝友两方面的利益，依小弟之见，十招之后，他们若仍未分胜负，就让他们休息休息吧，两虎相争，说不定会两败俱伤了。”

纫机道人无可奈何的苦笑着，忖道：“这年轻人竟也如此棘手。”

白非却极为高兴的笑道：“现在三招已过，再有七招他们若分不出胜负来，由小弟未领教领教道长的高招不也一样吗？”

知机道人极为客气的点了点头，心中却暗骂：“你这小子，等会我倒要看看你手底下的功夫可有你嘴皮上厉害？”

白非眼睛看着石慧的动手，心里比谁都紧张，他原以为石慧定可再接浮云子一招，他也以为浮云子既想拖累死石慧，当然不会只是十招、八招问的事情就解决的。

哪知此刻浮云子一招拨云见日，左手挡着石慧的一掌，右手劈去，虽是轻飘飘的，一无动力，更无掌风，就像假的一样，只是石慧身子像是快要跌了下去，连这样一掌都无法接。

白非暗暗叫昔，这样子十招之内，石慧也许不要别人打，自己就先倒下去了，他有些奇怪石慧怎的此刻内力如此不济，在斗天中六剑时，他俩曾联子过，那时他记得石慧的功夫不止如此，但现在却又怎会变得这样呢？

他忍不住又跨上两步，只要石慧一倒，他就不再顾什么胜败，决心将她换下来，他极为焦急地搓着双手，像是不知怎么样才好的样子。

“方才她若让我先上多好，那一定可以将崆峒山的道士震住，可是她又好逞强，我接替她，她还也许不高兴哩。”

白非的这种想法，倒确非过甚，石慧的确有着这种脾气的。

白非两只眼睛瞬也不瞬，石慧步子竟晃了起来，浮云子嘴角突然挂起一丝冷削的笑容，双手一立，缓缓向外推出。

白非大惊，他知道就凭这种掌风，就可以将石慧震在地上，而根本不需要掌缘触及身上。

于是他再无考虑的余地，身形微挫，准备猛一长身，便要出手了，哪知却在他身形将起未起的这一刹那里，突然一声惨呼——

浮云子的身子，倏然跳起丈许高，双手发狂地乱动着，惨呼连连，像是撞着鬼一样。

他落下来时，崆峒道人也俱都神色惨变，朝他围了上去，就连白非，也不禁惊然动容。

第七章　急转直下

石慧闯入白云下院，和崆峒掌教的二师弟浮云子动起手来，正自不敌，白非眼看她已要被伤在浮云子的一双铁掌之下——

哪知浮云子突然惨呼一声，跃了起来，挣扎着又跌到地上，崆峒道士群相失色，一拥到前面去，却见浮云子倒卧在地上，面色煞白，左右双肩，各有个酒杯大小的伤口，仍在汩汩往外流着血水。

白非当然也赶到前面，看到这情形，亦是大为惊异，抬头一望，却见站在对面的石慧亦是满脸惊疑之色。

浮云子受了这么重的伤，当然晕过去了，知机子走上一步，蹲下来检查他师兄的伤势，然后站起来，冷笑说道：“ 这位姑娘果然好功夫，神不知鬼不觉的就下了辣手，姑娘请稍等一等，我相信此刻敝教上上下下，没有一个不想瞻仰瞻仰姑娘风采的。 ”

说完了，他也不等石慧答话，就转过头向一个道人耳语了几句，那道人奉命走了，他又扶起他师兄的身体，替他点了穴道，止住了血，又轻轻的推拿着，石慧、白非一东一西的站在旁边，部在发着怔，心中都有心事。

“ 这是怎么回事，这老杂毛怎么会突然受了伤？ ” 她望了白非一眼，忖道：“ 也许是非哥哥在暗中所施的手脚吧。 ” 正巧白非也在望着她，于是她就倩然一笑，表示着自己的心意。

“ 她笑了。 ” 白非忖道：“ 想不到她还有这一千，连我都没有看出来她怎么让这老道受的伤。 ” 但他却又不无忧虑：“ 可是这么一来，我们可真跟崆峒派结下深仇了，这老道非但伤势不轻，而且看样子筋骨还可能断了，要残废。 ”

他两人互相猜疑，谁也没有想起做手脚的另有其人，因为谁都认为没有这种可能，崆峒道人一个个狠毒的望着石慧，可是没有命令，他们却也不敢在崆峒山上贸然动手，也不敢像他们在山下时那么猖狂，崆峒派教规虽不严，但名门大宗，总还有他气势不同之处。

蓦然——

白云下院进门的大殿之后传来几声极清越而高亮的钟声，钟声划破了秋日清晨的寒凤，在这深山里传出老远。

自非眉头一皱，此刻他当然不能走，但留在此地，情况也是尴尬，知机子冷笑着抬起头来扫目一望，目光敏锐地在白非脸上打了个转，然后停留在石慧脸上，冷冷说道：“ 两位身手都不凡，想必都是高人之后，可是两位若凭着这么点道行就想在崆峒山撒野，那也未免将我崆峒派看得无用了。 ”

他忽然仰天而笑，笑声里悲哀、苍凉的味道，使人听了有说不出来的不舒服。

石慧气鼓鼓的说道：“ 动手过招，失手伤人算得了什么，你干什么这样紧张，怕受伤，就不要打架好了。 ”

知机子惨然一笑，道：“ 对极了，怕受伤就不要打架。 ” 他目光像刀一样的盯到石慧脸上，寒声说道：“ 可是姑娘这种发暗器的手段，可也算不得光明磊落吧？姑娘既然做了出来，那事情就好办了。 ” 他又冷冷哼了几声，显是此事已无善了可能。

石慧知道自己绝没有用暗器，可是她却以为这暗器是白非发出的，是以她也不否认，只是奇怪白非为什么不出手却用暗器，因为这似乎不是白非往

日的行径，而白非也似乎不用暗器的呀！

白非却在暗忖：“慧妹也是的，怎么胡乱就用了这么恶毒的暗器，唉！事已至此，看来此事只有用武力解决了。”

直到此时，知机子虽然说了这么多句话，白非却始终未曾开过口。这因为他也觉得石慧用暗器有欠光明。

是以他只好不讲话，知机子得理不饶人，又冷冷说道：“两位今日若不还出一个公道来，只怕今日很难走出这白云观了。”

石慧忍小住也冷笑了一声，说道：“那我看倒未必吧。”

话声方了，自非突喝道；“慧妹快闪开。”

石慧一惊，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方想掠开，哪知头顶上突然像是被人动了一下。

她更惊，一摆腰，“飕”的掠前数步，站在白非面前，回头去望，却见一个长身玉立的壮年道人的手里，还拿着自己头上所戴的一朵珠花，正笑嘻嘻的说道：“女娃嘴里老是讲些不好听的话，太不好，太不好，以后要改掉才好。”

石慧吓得不禁出了一身冷汗，紧紧站到白非旁边，她自幼习武，耳目不可谓不灵，可是这道人来到她背后，拿了她的珠花，她却不知道，若此人拿的不是珠花，而是她的脑袋，那么——

她越想越心寒，方才认为崆峒派里不会有什么好角色的话，此刻早忘得一干二净，站在白非旁边，也不凶了，也不骂了。

女人就是如此，当她们知道自己已失败时，她们就会乖乖的接受男人的保护，撒娇、斗气、逞强，这些都不会再现了。

那道人足足比别人高了一个头，羽衣星冠，面白无髯，也只有三十上下，乍眼望去，只觉得他丰神冲夷，简直有些纯阳真人的样子，再仔细望去，却觉得他笑意里有些说不出来的味道，而这种味道却是纯阳真子三戏白牡丹时才有的。

这道人缓缓踱到知机子身侧，脸上带着那种似笑非笑的懒洋洋的味道，问道：“二师兄怎地，伤重不重？”

知机子抬头看了看他，道：“还好。”语气中竟非常缺少尊敬。

那道人也不在意，又缓缓踱到白非和石慧身侧，上上下下地打量着他们。白非说不出的厌恶，皱着眉瞪了他一眼，他也无动于衷，脸上依然是那副神色，又转过头问道：“二师兄的伤，就是这小姑娘出的手吗？”

知机子“嗯”了一声。

“看不出你功夫还蛮不错呢！”他再回转头，向石慧笑道。

石慧不知怎么，总觉得他的眼光好像一直看到自己衣服里面，赶紧又靠近白非一步。

那道人哈哈笑了起来，来来回回的走着。

自非奇怪：“这道人既是崆峒派的弟子，可是怎么对浮云子受伤，却一点儿也不在意，还直笑，而且他轻功像是极高，功力远在浮云子之上，却又叫浮云子为师兄。”

白非想不明白，不再去想，抬头一望，却见这白云下院四周，已聚集了百十个道士，手里都拿着长剑，目光都瞧着自己，目光中都带着冷冷的味道，白非暗叫一声，“麻烦来了。”

这些崆峒道人在白云下院四周站着，也不说话，也不动，只有那长身玉

立的道人来来回回的走着，忽然，又在石慧面前停了下来。
白非目光一凛，又瞪在他脸上，他却像是没有看到似的，只对石慧笑嘻嘻的说道：“女娃娃，你看看这么多人都是来抓你的，你怕不怕？”
他望着石慧直笑，石慧又羞又怒，最火大的却是白非，怒喝道：“你少说废话。”
他却也像没有听见，又笑道：“你要是怕，就拜道爷我做师傅，我保险你什么事都没有了。”
石慧气得恨不得他立刻死掉，可是他的那种笑容，却又使得石慧一句都骂不出来。
白非更怒，望了石慧一眼，却见她脸红红的，想到以前她骂人的样子，现在这道人如此说她，她却仍不骂他，白非气得一跺脚，忖道：“你既然情愿被人这么说，我又何必多管闲事。”
那道人更得意的笑了起来，指着自己的鼻子说：“我就是玉鸢子，玉鸢子就是我，女娃娃，你可要记住哟。”他说话时永远带着那种懒散的笑意，笑意中却又有些那种春天在屋顶上叫着的野猫的意味——也许比叫春的猫还显著些。
“玉鸢子，”白非念头一动，突然面罩寒霜，“唰”的掠了过去，那玉鸢子倒也想不到这少年有如此身手，也吃了一惊，往后退了一步，道：“这位施主可是也想找个师傅吧？”
白非冷笑一声，道：“想不到，想不到，想不到让我在这里碰到武林中鼎鼎有名的道家名剑手玉面飞鸢史长青。”
“你也知道我的名字？”那道人得意的笑道。
白非笑声里寒意更浓，又道：“阁下在中原武林中，真是人人皆知的大人物，何况是我。”他笑声一顿，又道：“家父昔年曾告诉小可，以后闯荡江湖，平时必须留情，替人留三分活路，只是碰——”
他故意拖长语音，果然看到玉鸢子脸上已有难看的神色露出来，于是他冷笑一声，又道：“若是碰见阁下，却必是要早些送阁下到西天去，因为阁下如多留一日，世上就可能多有一个女子要被沾污，就像阁下以前奸淫自己嫂子一样。”
这玉鸢子亦是崆峒掌教的师弟，此刻当着这么多崆峒弟子，被人说得如此，按理说他应该暴怒才合乎原则，哪知他听完了这些话之后，本来有些怒气的脸，此刻反而恢复了那种似笑非笑的神色，吁了一口气·用眼睛瞟着石慧道：“女娃娃，你听见没有，你的朋友吃醋了哩。”
白非忍不住脸微红，他确实有些醋意，只是在听到这道人就是玉面飞鸢后，他的醋意立刻变成怒火，愤怒与嫉炉，原本不就是最亲密的朋友吗？只是白非此刻的愤怒，却并非基于嫉心，而是他猝地出乎正义和玉鸢子此名所表示的意思。
原来这玉面飞鸢竟是武林中近十年来最令江湖中侠义之上痛恨的人物，因为他是个飞贼，偷的不但是人家的财物，还包括了人家家中闺女的贞操，有时，甚至连她们的心都偷去了，因为处女贞操和心往往是连在一起的。
采花，是武林中正直之士所最不耻的行为，这玉面飞鸢自然也成了武林中正直之士所最不耻的人物，几乎人人都欲诛之而甘心，可是他武功甚高，轻功尤高，人又滑溜，别人竟莫奈其何。
这王鸢子此刻睥睨作态，根本没有将白非骂他的话放在心上，他虽也是

崆峒弟子，但武功还另有人传授，就连本门掌教，对他亦不无忌惮，至于别人的态度，他自然更不放在心上。

此刻自非怒火更盛，厉叱道：“ 今天我若不叫你这个淫贼纳命，我就不姓白。 ”

身形一动，快如雷电。

玉鸢子平日自负武功，总是一派大宗主的样子，此刻只觉眼前一花，己有一股冷风袭向前胸期门穴，他这才大吃一惊。

这种和隔空打空相近的指凤，经白非这轻描淡写的一挥，变得极为惊人，玉鸢子惊错之下，甩肩错步，向左一拧身，右掌“ 唰 ”的击出，守中带攻，身手不但快极，而且极为满洒。

白非冷笑一声，并没有将这已可在武林称雄的一招放在眼里，指风抢出，竟在一招之内，连点了玉鸢予肩贞、曲池、跌麻三处大穴，更是一气呵成，曼妙自如。

白非这一出手，知机子才变了颜色，须知他也是此刻崆峒派中号称九大剑仙的一人，自然识货，不禁暗忖：“ 这年轻人竟会有如此武功。 ”心中一动，想到另一件事，双眉更是皱到一处。

玉鸢子使尽了身法，才避开自非的这一招三式，已是惊得一身冷汗，自非手庇下怎肯再容他喘气，掌影如山，漫天压去。

玉鸢子连连倒退，忽然喉间仿佛低低的呻吟了一声，身法大变，举手投足间，都变得软绵绵的，像是一个思春的少妇在打着自己不能同情的丈夫，而且喉间那种似呻吟却又并不痛苦的呻吟，也连续不断地发着，更象征着某一种意味。

这种武林中谁也不曾见过的身法，果然也使得白非大吃一惊，觉得这玉鸢子的招式，竟说不出的那么难对付，而且他招式中所隐含的那种意味，更使白非说不出的难受。

不但白非如此，崆峒山道士们的表情更糟，石慧此刻，只觉得希望有一间静室，让自己和白非在一起，其他的事全不在意了。

白非和玉鸢子这一动上手，光景可和石慧和浮云子的大不相同，白非不仅焦躁，他再也想不到在崆峒山上会遇到这种人物，更想不到天下掌法中，会有这种见不得人的招式。

三五招一过去，王鸢子发出的声音，简直就像是一个天下至荡的妇人，久旷之后，遇到一个男人时所发出的那种声音。

白非剑眉深皱，蓦然喝一声，全身骨节大响，竟是达摩老祖易筋经中的狮子吼，他杀机已现，存心要这人妖命丧当场。

玉鸢子呻吟声果然低微了，但仍不断的发出来，白非掌凤如山，每一掌都内含着足以开山裂石的力量，蓦然——

—个洪钟般的声音响起，一人朗声说道：“ 什么人敢在吕祖殿前动武，还不快给我住手。 ”声音之响亮，每个字都生像是一个大铁锤，一下下敲到你耳膜上，使你的耳膜“ 嗡嗡 ”作响。

白非和玉鸢子都倏然住了手，却见一个高大威猛的道人大踏步走了过来，两道浓眉像是两柄剑，斜斜插在炯然有光的眼睛上面，狮鼻虎口，肤色里透出亮晶晶的红色，胡髯像钢针似的插在上面。

这道人一定过来，崆峒道人们脸上都露出肃然之色，玉鸢子也收起了他那种似笑非笑的神色，居然垂首合掌起来。

白非、石慧暗忖道：“此人在崆峒派中地位一定甚高。”他们却未想到，这高大威猛的道人，就是西南第一剑派的掌门人，崆峒玄天子。

这玄天子目光似电，先在玉鸢子脸上一掠，然后便扫向白非、石慧的脸上，朗声说道：“两位施主就是和敝派过不去的吗？”

说话口吻，完全是武林豪士作风，哪有一丝出家人的身分。

白非冷然望着他，并未说话，石慧却道：“是你们崆峒派和我们过不去，我们还有事，才不想招惹这些麻烦呢！”

玄天子望了她几眼，突然仰天长笑，道：“这位女施主年纪轻轻，却想必一定是高人门下。”他突然脸色一整，说道：“只是难道你的师长没有教你说话的规矩吗？十年来，江湖上无论是什么成名露脸的人物，到我这崆峒山来，还没有人敢像你这样对我说话的。”词色之间，咄咄逼人。

白非、石慧互相交换了个服色，此刻他们心里已猜到几分：“这道人就是崆峒掌教。”事已至此，白非心里才有些作慌，方才他和玉鸢子交手数十个照面，虽似占了上风，但究竟也未能将人家怎样，看来这崆峒派倒也不可轻视。

“那么今日之事，该是如何一个了局呢？”白非不禁有些着急，但是他却不能将心中所思量的呈露出来，表面仍然是若无其事的样子。

石慧却没有这么样的镇静了，她似乎随时准备着出手的样子，玄天子瞪了她几眼，突然听见晕迷中的浮云子发出呻吟之声。

他浓眉一皱，走了过去，向知机子问道：“二师弟的伤势怎么了？”

知机子皱着眉道：“仿佛筋骨已断，小弟不敢随便移动，受伤之处，血脉虽已经止住，里面的暗器，小弟却不敢拿出来。”

玄天子“哼”了一声，道，“这么狠毒的手法！”突然疾伸双手，在浮云子左肩的伤口两边一按，一个金光灿然的弹丸，突然跳了出来，他右手食中两指一夹，将那弹丸夹在手上。

“好阔气的暗器。”玄天子铁青着脸，将那暗器摊在手掌上，白非、石慧心中各自一动,都望了对方一眼,因为他们知道彼此都没有这种暗器的呀？心中不禁更大惑不解起来。

“你姓万？”玄天子眼光逼人的望着石慧。

石慧却淡淡的一摇头。

玄天子神色又一变，道：“你从哲尔多来的。”

石慧又一摇头，忖道：“这道士怪问些什么？”

玄天子目光像利刃般的盯在石慧脸上，冷笑道：“你把我玄天子看得也太不懂事了，普天之下，用黄金打造的暗器，除了湖北平江的万家堡和青海通天河畔的哲尔多齐齐堡中的人物，还有谁用得起，可是你若想凭着这两家的声名，就来此崆峒山撒野，我玄天子可还是不答应。”

“黄金打造的暗器？”石慧更惊疑，又望了白非一眼，却见自非脸上正露出一个奇怪的表情——

“其实，这两家与我倒都有些渊源，无论你们从何而来，我看在你们师长的面上，也该从轻发落。”玄天子朗声道：“只是你们年轻人做事太狂，竟无端用暗器伤了我的师弟，又在这白云下院里撒野，我虽存着此心，但轻轻易易放了你们下山，岂非折了崆峒威名，你两人若是知机——”

他人虽长得高大魁伟，说起话来却有些婆婆妈妈的，石慧不耐烦的一皱眉。

王鸢子在旁接口道：“这两个后辈猖狂已极，非教训教训他们不可！”

石慧冷笑道：“应该教训的是你。”

王鸢子冷森森一声长笑，道：“好，好，好。”

他话尚未出口，玄无子亦接口怒道：“这种不知礼教的后辈，我也容你不得。”

白非冷言旁观，看到这崆峒派竟有些乱糟糟的样子，掌门人也全然没有一派宗主的样子，不禁有些好笑，但他对玉鸢子的武功，却又不免惊异。

他自忖身手，对付这些崆峒道人，胜算自是极少，唯一的办法，就是一溜了之，在这种对方人数超出自己大多的情况下，白非认为即使溜走，也算不得是什么丢人的事。

他既有成竹在胸，面上越发安详从容，石慧见着他这个样子，也大为放心，这两个出道江湖都不久的年轻人，在如许多高手的环伺之下，仍然是一派笃定泰然的样子，倒叫那些怒火冲天的崆峒道人，个个都不知他俩人在弄什么玄虚。

这就是人类的劣根性，当他们的敌人越镇定时，他们自己就越不得镇定。

此时，他们之间的情况是非常微妙的，完全占着优势的崆峒道人。反比劣势中的白非和石慧紧张得多，一时竟没有举动。

蓦然，观外又跑进十几个道人来，白非侧目望去，看见好像是方才由观内出去的那十余个提剑道人，方才在他心中转过的念头，此时又动了起来：“难道还有什么别的人也在此山中生事吗？”

进来的道士看到玄天子也在此处，似乎吃了一惊，其中为首两人走了过来，躬声道：“大师兄怎么也下来了。”

玄天子鼻孔里“哼”了一声，道：“那个小贼抓着了没有？五师弟，你轻功一向最好，这次难道又将人追丢了？”

那道人名凌尘子，在崆峒九大剑仙中轻功素来不错，此刻听了玄天子的话，脸却不禁红了起来。

白非在旁一皱眉，暗忖：“哪有师兄这样说师弟的。”他却不知这凌尘子和先前那道人知机子在崆峒派中最为正派，平日与师兄弟们相处得却不甚和睦，反而和那脾气古怪的浮云子比较投缘些。

凌尘子低下头去，另一个道人却道：“我和五师兄带着十来个弟子将崆峒山搜了一遍，一个人影子也没有看见，那厮昨晚来此骚扰，此刻恐怕早就走了吧。”他望了白非和石慧一眼，又道：“这两人又是谁呢？”突然面色一变，道：“二师兄怎么了？”目光再扫回白非和石慧身上时，已换了一种看法了。

凌尘子看到浮云子受伤，也吃了上惊，赶过去，玄天子却将那金弹丸交给说话的那年轻道人，道：“你看看这个。”

那道人叫明虚子，是玄天子最小的师弟，接过金弹丸只看了一眼，就摇头道：“不知道。”目光有意无意间，却瞟向玉鸢子。

玉鸢子神色果然一变，故意装出咳嗽的样子，低下头去。

这几个道人的一举一动，都没有瞒过白非的目光，此刻他心中又一动，走到石慧身侧悄悄问道：“这暗器不是你发出的吧？”

石慧愕然摇头。

白非脸上露出喜色，突然朝玄天子当头一揖，朗声道：“道长派中好像另有他事，小可也不便打扰，想就此告辞了。”

他此话一出，连石慧都不禁愕了一下，崆峒道士更以为他有了神经病，玄天子怔了一下，才怒道：“ 你想走，可没有这么容易吧！ ”

白非笑嘻嘻的又道：“ 小可为什么走不得呢？ ”

玄天子越发大怒，气得说不出话来，玉鸢子缓缓踱上来，道：“ 你在本山伤了人，要走的话，先得当众磕三百个响头，还得吊在树上打五百皮鞭，要不然，道爷就得在你身上留下点记号。 ”

白非“ 咦 ”了一声，故意装出茫然不解的神色来，说道：“ 谁在山上伤了人？ ”

玄天子大怒喝道：“ 你还想赖！ ”

玉鸢子慢条斯理地一摆手，道：“ 不错，你是没有伤人，你的朋友却伤了人，你要想走的话，一个人走出未尝不可以。 ”说话时，眼睛却在瞟着石慧，意思好像是在说：“ 你看，你的朋友要撇下你了。 ”

石慧心里有气，却也不禁奇怪白非的举止。

白非笑了一下，却道：“ 非但我没有伤人，我的朋友也没有伤人呀。 ”

石慧恍然大悟，连忙道：“ 这暗器不是我打出来的。 ”

玄天子怒道：“ 你们想赖，可找错人了，这暗器不是你发出的，是谁发出的？ ”

白非笑嘻嘻的一指玉鸢子，道：“ 这个，你要问他才知道。 ”

他极为仔细地注视着玉鸢子的表情，玉鸢子面上果然吃惊的扭曲了一下，但是立刻又以愤怒的表情来掩饰了自己的惊恐，并且大声喝道 :“ 胡说！ ”声音中，却已有不自然的味道。

这一来，局面急转直下，没有一个人不在惊异着，只是有些人惊异的原因，和在场的其他大部分人都不相同罢了。

玄天子用眼角去看玉鸢子的表情，知机子和凌尘子根本就瞪着眼看他。

明虚子掠前一步，大声喝道：“ 师兄和这种小子多噜嗦什么，快点把他们结束了，不就完了吗！ ”手腕一抖，竟将背后斜插着的长剑撤了下来，“ 唰 ”的向白非剁去。

这一剑来势颇急，白非也确吃了一惊，他万万想不到这明虚子竟然敢动手，身形一动，方自避开，却听得骼然一声长吟，本来攻向他的剑光，竟也随着这一震而停顿了。

更令他想不到的是架开明虚子这一剑的，竟是崆峒的掌门玄天子，明虚子一惊之下，斜退两步，将剑倒提着，愕愕地看着他的大师兄，面上虽是一副茫然不解的神色，然而在这种茫然不解的神色之后，却隐藏着一份惊恐。

是以，他一时说不出话来，白非和石慧也瞪着眼睛望着玄天子。

这崆峒的掌门人铁青着脸，目光一扫，沉声向白非道：“ 你方才说话是什么意思？那暗器和我师弟有什么关系？ ”

这次却轮到白非一怔，须知他说那暗器由来要问王鸢子才知道，只不过是他从观察中所得到的一种揣测而已，根本没有事实的根据，此次玄天子要他说，他如何说得出来。

他这一沉吟，明虚子提剑再上，喝道：“ 你小子竟然敢在崆峒山上胡乱含血喷人，这暗器不是你发出的，是谁发出的？ ”

玄天子含着怒意的目光，此刻也正和其他的崆峒道人们一样，都瞪在自非脸上，这种眼光，使白非全身起了一种极为不舒服的感觉。

他知道此刻情况已远比方才严重，只要他答话稍一不慎，这么多崆峒道

人带着的长剑，就会毫无疑问的一起向他身上招呼。

这么多人的地方，竟然静得连呼吸声都听得出来，石慧脸上有些下正常的苍白，悄悄的向白非站着的地方靠过去——

玉鸢子带着阴狠的微笑，一步步向白非走了过去，明虚子用中指轻轻弹着他手中那柄精钢长剑的剑脊，发出一声声弹铁之声。

倒躺着本来已经晕迷的浮云子，此刻已渐苏醒，偶尔发出些轻微的呻吟之声，和明虚子的弹铁声调和成一种极不悦耳的声音。

白非知道，只要他一开口，这静默便要爆发为哄乱，而此情此景，他却非开口不可，决不可能就这样静默下去，于是他在心中极快地盘算着，该如何说出这有决定性的一句话。

这种暴风雨前的沉默，最令人难耐，是以虽是短短一刻，但却已令人感觉到好像无限的漫长，尤其是白非，这种感觉当然更要比别人浓厚些，他甚至觉得这其中已令他有沉重的感觉。

突然，竟有一连串清脆的笑声传来，仿佛是来自正殿的殿脊之后，这种沉重的空气，也立刻被这一连串笑声划破。

随即而来的是十数声厉叱：“是谁？”那是一些崆峒道人几乎同时发出的，“飕飕”几声，玉鸢子、明虚子以及玄天子等，都以极快的身法，向那笑声发出之处掠了过去。

白非眼珠一转，极快决定了一个对策，身形一转，拉着石慧的手，低喝道：“走！”

两条人影随着这走字，轻鸿般的在这些崆峒道人都望着殿脊那边之时，从另一个方向掠了出去。

石慧的轻功，在武林中本来就可算是一流身手，此刻稍微再借着些白非的力道，而人一掠出白云下院的围墙，就像两只比翼而飞的鸿雁，几乎是飞翔着似地掠出很远。

等到他们已确定后面没有人追来的时候，就稍微放缓了些速度，石慧低低埋怨道：“我们也没有做错什么事，又不见得怕那些恶道士，何必要跑呢？这么一来，倒好像我们胆怯了。”

白非一笑，道：“在这种时候，和他们讲也未必讲得清楚，一个不好，眼前亏就吃定了，我们还有事，和他们呕这些闲气干什么？何况——”他略微停顿了一下，望了望石慧，又笑了笑道：“以后我们又不是不能再来和他们评理。”

石慧点了点头，但总觉得他的话中缺少一些什么东西，却不敢断定那是什么，但是她认为，若换了谢铿，就绝不会逃走了。

于是她也笑了笑，忖道：“但是谢铿现在弄成什么样子了。”她又替白非高兴。确实人类的一切，都很难下个断语，游侠谢铿，虽然义气为先，但却似乎有些愚，白非虽然聪明，但却又似乎缺少了丈夫的气概，至于到底是哪一种做法较为正确呢？那就非常难以断定了。

也许这两种做法部对，只是要以当时的情况来断定，做任何一件事，都该是就那件事本身的价值来决定做法的。

崆峒山属六盘山系，幽深林重，虽已秋浓，但山中有些地方还是郁郎苍苍，石慧、白非初至崆峒山，掠了一阵之后，才发现自己所走的，并不是出山的方向，反而入山更深了。

石慧娇笑着，俏嗔道：“看你这副样子，像是真的慌不择路了，我可没

有学到你的洞里那些恶画符，没有你那么长的力气，跟着你这么样乱跑，我可真有点受不了啦。”

说着，她就真的不走了，白非拉起她的手，轻轻亲了一下，笑道：“我们两个找一个地方一起坐坐，休息一下好不好？”

石慧用左手春葱般的手指在脸颊上划了一下，娇笑遣：“羞不羞，谁要和你一起休息呀，我要一个人坐。”

白非一笑，左手一揽她的肩头，右手一抄，竟将她整个人抄了起来，“飕”的掠在一棵梧桐巨大的枝桠上，连梧桐子部没有落下一颗。

石慧娇笑着，伸手去捶他的胸膛，却只是那么轻和那么甜蜜，使得被捶的人不但不痛，反而有一种轻飘飘的温馨之感，于是他就笑着说：“好舒服呀，快多捶几下。”

“我偏不要。”石慧笑着脸都红了，像是真的一样挣扎了一下，然后就像只绵羊似的躺进白非的怀里，带着一声长长的幸福的呻吟。

像是一对呢喃着的春燕，两人在那梧桐树的枝桩上建起了爱的小巢，幸福得忘却了这是在崆峒山，忘记了他们还有被搜捕的危险；忘记了他们还要做的事，甚至忘却了这是秋天。

石慧方自伸手去揽，白非却蓦然一甩手，厉喝道：“是什么人！”

石慧立刻跳了起来。

白非用手一按枝桠，“飕”的掠了出去。

他瘦削而挺逸的身躯一离开树干，竟盘旋着在空中一转，像是一条水中的游鱼，又像是一条云中的飞龙，无比的美妙。

石慧呆呆的望着，此刻她好像一个弱不禁凤的女孩子似的，完全处于被保护的状况之中，只是在欣赏着她的保护者曼妙的身法。

她却不知道，除了她之外，还有一人也在热烈的注视着白非的身形，然后忍不住叫出来：“哎哟，好漂亮的轻功呀！”虽然是一口极不纯粹的官话，然而语声中的柔脆，却使人忘去了她方言的恶劣。

白非双手一抬一张，“飕”的朝那方向掠了出去，那是另一棵巨大的梧桐，哪知在他身形还未到达的时候，那株梧桐上也极快的掠出一人来，从他身侧电也似的掠了过去。

若不是他，换了别人，那几乎很难觉察到有人从身旁擦过去，因为两人的速度都是那么快，在这种时候，可看出自非功夫的超人之处了。

他身形一顿，竟然凭着这一口未歇的真气，在空中又是一个转折，像是一条摆尾的神龙，在空中竞完全换了一个方向，向那人去的地方掠了过去，这种身法，更不禁令人叹为观止。

他这里方自转折，那边又响起来先前那柔脆的声音道：“好妹妹，你怎么那么凶呀？一见面就动手打人。”

就在这话说了一大半的时候，白非也掠了过去，那就是在他们先前依偎着的枝桠上，此刻除了石慧之外，又多了一人。

望着这人，白非不禁呆了，在这瞬间，他脑海中又转过一个念头：“怎么世上的奇人，竞全让我一个人撞见了。”

在这枝桠上，飘然站着一个美得出奇的身躯，这身躯上曲线的曼妙，被她那件轻纱般的衣服，掩映得更为动人。

头发长长的，披到两肩上，漆黑的眉毛下，是漆黑的眼瞳，眼珠那么大，是以当人们看着她眼睛时，竟想不到她还有眼白，再加上挺直的鼻子，小而

丰满的嘴唇，就形成了一个和她身材一样秀丽、一样专人心旌摇荡的脸庞——这是一个美得出奇的美人，然而却太美了，美得竟使人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美得使人觉得她几乎已不像是人类。

这就是白非为什么会认为她是奇人的原因，也就是为什么石慧在打了她一掌之后，就目本转晴地望着她，也忘记了再次出手的原因，石慧也算是绝美之人了，然而见了这女人之后，她心中也有些不自然的味道，甚或嫉妒，只是石慧的美，却远比这人的美可爱，石慧若知道这点，她就会自然多了。

那女子俏笑着，眼睛也在石慧和白非而人的脸上打转，然后笑道：“真是一对儿，珠联壁合，看你们这副亲热的样子，真教人羡煞、连我这个木头人，都有点儿动心了。”

她眼光再次碰到白非的时候，石慧不高兴地嘟起嘴来，心里在暗暗骂着：“女妖怪！”深秋风寒，这女子竟披着轻纱，在这深山荒林中倏然出现，倒的确有些女妖怪的样子。

白非愣了许久，才期期艾艾他说道：“姑娘是……”在这女子面前。他口齿竟变得很迟钝的样子，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石慧见了更有气，替他接下去道：“你是什么人，找我们干什么！”

那女子咯咯地笑着，道：“小妹妹，你别这么凶好不好，姐姐我还帮过你们的忙呢！”她顿了顿，又道：“噢，我知道了，你不高兴的原因，是因为我打扰了你们是不是？”

白非的脸好像微微红了一下。

那女子又道：“可是我刚才替你打了那鬼道士两弹丸，功过也该算是两相抵消了吧？”

她此话一出，白非和石慧都不禁惊异地“噢”了一声，立刻想到方才在殿脊所发出的笑声，将崆峒道人的注意力都移开，使得自己才能乘乱掠走的人，也就是这个美得出奇的女子了。

“怪不得她说帮过我们的忙。”白非、石慧不约而同地暗忖着，但是对这女子，却仍不免怀有戒心，因为这女了无论从装束、举止，抑或是行动上去看，都显得太过奇怪了。

因此他们在瞬息间，也找不出什么适当的话来说，微风吹过，将那女子身上穿的轻纱长衫的下摆，吹了起来，露出她穿在一双镂金鞋子里凝玉般的双足和双足上一段嫩藕般的小腿。

这情景就像是九天仙女突然降落在这深山的梧桐树上，有一种难言的圣洁之美，而没有半分淫邪的意味，自非的眼光，像是随着那阵风，吹到她的腿上，石慧看着白非的眼睛，“哼”了一声，其实她的眼睛，也禁不住要朝人家看两眼。

那女子似乎觉察到了，有意无意间用手捺住长衫，笑问白非道：“你武功真不错，这些崆峒道士里，就数那玉鸢子和那个玄天子最难斗，我到崆峒两三天了，也不能将他们怎样。”

她一笑，用手掠了掠鬓发，又道：“可是我也将他们弄得天翻地覆了，他们想抓住我，可是他们呀，那简直是做梦。”

白非心中一动，忖道：“原来那些提着剑的崆峒道士就是想捉她的。只是她来崆峒找麻烦，不知她和崆峒派有什么过不去的地方。”

石慧却恨恨忖道：“这女子妖形怪状的，一定不是好东西，看她望着非哥的样子，真是可恨。”

那女子却不管他们心里想着的事，突然收敛了脸上笑容，两眼注视着远方，像是看着什么，又像根本没有看着什么，口中却低低吟着：“玉鸢子——”声音中包含着的某种意味，使得白非和石慧身上都起了一阵惊栗。

“对了，这女子一定和玉鸢子有着什么怨恨，所以在玉鸢子见到那金弹时，会有那种表情。”自非暗暗忖道。只是这样一个女子，会与王鸢子那种人有什么关系，却又令自非不解。

那女子突然回过头，向白非说道：“你肯不肯帮我一个忙？”

自非愕了一下。

石慧却接口道：“什么事？”

那女子一笑，轻轻说道：“我要你们帮我去杀一个人，一个该死的人。”

“玉鸢子？’白非脱口问道。

那女子点头道：“对了，玉鸢子，我不远千里从青海赶来，就为的是要亲手杀死这个人，这个人活在世上一天，我就一天不舒服，他死了，我要将他的皮铺在我的床上，将他的肉一口口地吃下去。”

她虽然轻轻说着，白非和石慧却不禁吓了一跳。

“这女子和王鸢子之间的仇恨竟这么深，可是我连她的姓名都不知道，我怎能帮她这个忙，何况他们谁是谁非还不知道哩。”

白非沉吟着，心中却又突然一动，忖道：“她是从青海来的——”这女子的言行，很容易地就让人联想到夭妖苏敏君身上。

“帮你的忙，也可以，不过——”白非道。

那女子立刻急切地接下去说道：“不过什么呢？”

白非笑了一笑，用眼色阻止住那在旁边已露出不忿之色的石慧，朗声道：“只不过姑娘既住在青海，不知可否也帮小可一个忙？”

“什么忙？”

“青海海心山，隐居着一个武林中的奇人，姑娘可知道吗？”白非一笑，轻描淡写他说道。

那女子却神色大变，问道：“你找她有什么事？”神色之间，一望而知这女子和海心山的天妖苏敏君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而她这种神态，立刻引起了白非的极大兴起，也使得石慧面上的忿怒之色转变成询问和惊疑的态度，因为她已知道自非的用意，而白非的这种用意，是不会引起她的嫉妒的。

那女子的眼睛瞪着白非。

白非道：“小可有些事，想到海心山去谒见苏老前辈，姑娘如果认得这位前辈，不知能否为小可引见引见。”

那女子“噢”了一声，冷冷说道：“那是家师。”

白非和石慧又吃了一惊，那女子却又冷冷说道：“假如我不替你引见家师，你就不帮我这个忙，是不是？”她“哼”了一声，又道：“这算是交换，还是要挟？”

白非脸又微微有些红，避开她刀一般锐利的目光，缓缓他说道：“不是这意思——”

石慧却抢着道：“只要那玉鸢子确实该死，我就帮你杀了他。”原来她对王鸢子，也有着非常恶劣的印象，是以毫不考虑他说出此话，言下之意，却也是叫那女子说出为什么要杀玉鸢子的原因。

“那玉鸢子和我仇深似海，若有人帮我杀了他，我无论怎样报答部行。”

那女子说道。

白非却一皱眉，忖道：“ 她这话无异是答应了替我引见苏敏君，但却不肯说出她为什么要杀死玉鸢子的原因，难道她和玉鸢子之间，有什么不可告人之事吗？ ”

白非疑心又起，那女子却飘飘地走向石慧，道：妹妹，你也是女人。你总该知道，天下之间，最可恨的就是男人。 ”

石慧听着她的话，一边却望着白非。

白非更是哭笑不得，这女子指着和尚骂秃驴，这句话很明显地将他也骂了进去，他愈想愈不是味。

哪知石慧却说道：“ 我看玉鸢子那家伙也可恨得很，不过他们崆峒派里道士那么多，怎么能有办法把他杀了。 ”

白非听了，先是一愣，突然想起玉鸢子对石慧的态度，一笑了然。

那女子道：“ 妹子，你真好。 ”竟拉起石慧的手，面上也流露出感激的神色，道：“ 只要你们答应，我就有办法对付那家伙。 ”

白非暗忖道：“ 我还没有答应，她却将我也算上了。 ”

但是他此刻却又怎能说出不答应的话来，却见那女子将石慧拉到一边，嘀嘀咕咕地在石慧耳边说了许多话，石慧一面听，一面点头，白非更是不知道那女子究竟在搞什么鬼。

她们两人讲了许久，那女子足尖一点，身子就轻飘飘地飞了出去，在群木之间一门而没，轻功却是高绝。

白非虽微有些吃惊，忖道：“ 这天妖苏敏君的弟子，武功竟如此好，但却怎么又说不是那玉鸢子的对手呢？ ”他又想起和玉鸢子动手的情况和玉鸢子那一身怪异绝伦的身法，又奇怪玉鸢子既是崆峒门下，怎么武功却是这种旁门的传授。

他一抬头，石慧正向他走来，眼圈竟红红的，他惊问道：“ 慧妹，你怎么啦？ ”

石慧一嘟嘴，道：“ 你们男人坏死了。 ”

白非一笑，他知道石慧一定听了不少那女子骂男人的话。

石慧见他不出声，“ 喂 ”了一声，又道：“ 你帮不帮我的忙？ ”

“ 什么忙？ ”白非笑问。

石慧道：“ 我要杀死玉鸢子那坏蛋，你帮不帮我的忙？ ”

白非暗暗发笑，忖道：“ 这倒好，要杀死玉鸢子，竟变成她的事了，变成了她的事，还不就等于是我的事一样，唉，又是一桩麻烦。 ”

他心里在想着心事，石慧却已怒道：“ 你不肯帮忙就算了，你一个人到青海去好了，我也不要帮你的忙。 ”她“ 哼 ”了一声，又道：“ 男人果然不是好东西。 ”一转身，将脸背了过去。

“ 我又没有说我不帮忙。 ”白非笑道：“ 可是你们讲的事，总该也让我知道一点儿呀。 ”

石慧“ 噗嗤 ”一笑，道：“ 偏不让你知道。 ”却转过身来，朝白非道：“ 我就在这里候着，等一下，那姐姐将玉鸢子引来，你就动手杀了他。 ”

白非又一笑，忖道：“ 我这算是什么呀。 ”俯身往枝桠上一坐，道：“ 你们到底讲的什么，我若不弄清楚了，怎么能随随便便地就杀人，那玉鸢子坏，可是坏在什么地方呢？ ”

石慧嘟嘴道：“ 我说他坏，就一定坏，难道你不相信我？ ”

女人，就是这么奇怪，当她确定了一件事之后，她就认为那件事就是真理，石慧也并不例外，当她愿意相信一个人的话的时候，她就完全地相信，甚至连半分怀疑都没有。

白非可不和她一样，他将这事前前后后思量了一遍，他知道帮那女子的忙，对自己一定有好处，而且那位石慧口中的那姐姐，看样子也不像是动不动便想杀人的人，那么这玉鸢子，必定有他该死的原因，只是他却不禁渴望知道石慧和她的那姐姐说话的内容，石慧不讲，他更好奇。

他却不知道，叫一个女子说出秘密的最好方法，就是不去问她。

白非俯着头想心事，石慧却忍不住坐到他旁边，道：“你是不是想知道那姐姐的事？”她不等白非回答，又道：“我告诉你也可以，不过你一定要守秘密，千万不要告诉别人。”

白非暗忖道：“她怎么又肯说了。”侧望了她一眼。

石慧已恨恨说道：“这玉鸢子真该死，他骗了那姐姐的武功，还骗了那姐姐的身子，却将那姐姐一丢了之，你说他该不该杀？”

听了这几句话，白非不但没有弄清楚，反而更糊涂了，石慧这才将方才那女子和她说的话，源源本本他说了出来。

原来那女子姓那，是青海通天河畔哲尔多齐齐堡主那长春的爱女，叫那霞子，昔年天妖苏敏君被中原武林所逼，窜入青海时，受过那长春的恩惠，将她收为弟子。

齐齐堡主以无比财力，在青海海心山上，为苏敏君建造了藏身之地，那霞子借着先天的无比美貌和后天的无比媚力，随着使武林中高手不知凡几迷离倾倒的一代妖物苏敏君，在这海心山上修习天妖苏敏君的秘技。

一晃数年，春花秋月，那霞子正是忧情之年，久居深山，自是寂寞，就在她离开海心山，回齐齐堡省亲的时候，遇着了云游青海的崆峒道人——玉鸢子。

也就在这时候，那霞子被曾颠倒过无数人的“情”字所颠倒，不但和这虽是道家、却极风流的玉鸢子结下孽缘，而且不借违背师命，将天妖苏敏君的秘技“蚀骨销魂情女迷情大法”私下传授给玉鸢子，结果却是玉鸢子悄悄一走，她自己却被苏敏君幽囚子海心山绝顶石窟中三年，若不是她父亲齐齐堡主，恐怕早已被废去武功了。

是以当她得到自由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到崆峒来寻找这负心薄情的玉鸢子，哪知她此刻竟不是身兼崆峒内功心法和天妖秘技的玉鸢子的敌手，除了不断地在崆峒山上搅扰之外，对玉鸢子却一点儿办法也没有，是以她才会有求助之事。

那霞子将这些事告诉了石慧，石慧此刻又告诉了白非，她亦是为情颠倒之人，说起来有声有色，比那霞子还要动听，出神听着的白非，也不禁磨拳擦掌，恨声大骂起玉鸢子来。

“现在那姐姐去把玉鸢子引到这里，你就下去和他动手，我和那姐姐在旁边帮忙，对付这种人，可用不着讲什么武林道义。”

白非立刻也说道：“对付这种人，确实不要讲武林道义。”他沉吟了一下，却又道：“可是我却很奇怪，苏敏君听到她徒弟上了这么大的当，怎么不亲自出面，来收拾这玉鸢子呢？”

石慧当然回答不出：“总有什么原因吧。”她只得如此说。

两人坐在树杠上，等了许久，那霞子和玉鸢子的影子部没有看到，肚子

却有些饿了，白非暗笑自己最近老是肚子饿，石慧却忍着不说出来，因为这是她要等的，若是别人要她等，她一定会早就嚷肚子饿了，女子的自私，在对她所爱的人，也不例外——当然除了某种特殊的情况之外。

“那姐姐会不会出事了？”石慧有些耽心的说道，抬头一望，又道：“你看，天都已经快黑了，我们到山上也快一天了哩！”

“这一下，又耽误这么久，灵蛇堡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司马老伯和邱大叔不知道走了没有。”望着暮色，白非叹气说道。

“爹爹和妈妈不知道遇见了没有，他们会不会回家去了呢？”石慧也幽幽说过。

此刻暮色四合，秋意更浓，两人竟生起了许多种感触，于是白非说道：“再等一会儿，他们要是还不来，我们就去我他们，一直坐在这里死等，我看你也未必受得了。”

他话刚说完，脸色就变了一下，拉着石慧躲在枝桠间一个较为阴暗的角落里，石慧也蓦然紧张起来，留意的倾听着动静。

片刻，她果然也在秋风之中，辨别出夜行人衣袂带风的声音，不禁捏紧了白非的手，瞬息，她已看到一条黑影掠来。

“怎么只有一个人呢？”他有些奇怪，那人影身法绝快，在群木之间盘旋了一阵，然后突然停了下，站在离石慧和白非不远的一棵树上，朗声道：“方才两位朋友在哪里，贫道有亭当面奉告。”

白非此刻已看清了那人影是谁，低声道：“玉鸢子。”

石慧惊骇他说道：“这是怎么回事？”

白非道，“你留在这里别动，我出去看看。”

伸手折了一段树枝，“飕”的朝王鸢子身后那个方向打去。

玉鸢子听凤辨位，朝那个方向一转身，白非在这一刹那问，“飕”然掠了出去，飘然落在玉鸢子停身的那一株树枝之上。

玉鸢子转过身来时，显然非常惊异，但却仍沉住气道：“阁下好俊的轻功。”

白非冷冷的答话：“道长过奖了。”

玉鸢子哈哈一笑，白非接着道：“道长说有事面告，不知是什么事，可是要告诉在下吗？”

“正是。”玉鸢子又道：“我和那姑娘之间，本来有些小误会，现在已说开了，那姑娘不愿两位在此久候，因此特地叫贫道来通知一声，两位不妨到白云下院去休息休息——”他略微停顿了一下，又道：“至于日间的事，既然那是误会，不提也罢。”

白非甚为不高兴地“吁”了一声道：“道长和那姑娘之间的事也讲开了吗？”心中却暗忖：“女子真是奇怪，那霞子先前大有将玉鸢子食肉寝皮的样子，此刻居然已和好了，而且将要我们等在这里的事，也告诉了玉鸢子。”

他除了不高兴之外，还有些惊异，因为他再也想不到此事竟是如此结果。

石慧也掠了过来，问道：“那姐姐现在在哪里？”方才玉鸢子说的话，她也听到了，自然也有和白非相同的感觉。

“那姑娘现在正在白云下院里，两位随贫道一起去，就可以见到了。”

白非沉吟道：“小可倒还有些事，还是——”

他话未说完，石慧却抢着说道：“好，我们跟你一起去看看那姐姐去。”

白非苦笑一下，无可奈何地一耸肩。

玉鸢子笑了笑，道：“有劳两位久候，贫道实为不安，到了观中，贫道再好生谢过。”

白非总觉得这玉鸢子话中有些不对的地方，却听得石慧笑道：“你们白云下院不是一向不准女子进去的吗？怎么那姐姐例外？”

玉鸢子的脸色在黑暗中变了一下，只是石慧没有看到，白非心中却一动，更觉得此事大有蹊跷，但是他只要决定做的事，从不半途放弃，此刻他也下了决心，看看此事的真相。

“不但那姑娘是例外，就连姑娘——”玉鸢子一笑，接着说道：“恐怕也将要成为敝观中数十年来罕有的女客了。”

白非自第一眼见到此人，就对他印象恶劣，此时见他语气虽极为客气，然而却觉得在他的笑声中，仍带着些讨厌的意味。

此事必然有诈。他暗暗警告自己、当个道士本应心无杂念，清修为上，犯了色戒的出家人，还会有什么好东西。他望了玉鸢子那满带笑容的脸一眼，又忖道：“我们有那么重要的事要做，何必为这些不相干的事惹麻烦。”他的互智这样告诉他，但是他的天性却和他的理智极为矛盾。

“但是，我们如果就此一走，又算做什么，此事非要弄个水落石出不可，就算这道士对我们有什么坏心，难道我还怕了他。”

须知白非本是个极为好胜、也极为好奇的人，这从他以前所做的一些事中，就可以看出他的个性。这种个性如果是生在一个极有信心和毅力的人身上，往往可以获致极大的成功，如果生在一个浮躁和不定的人身上，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于是他向石慧微一示意，道：“既是如此，我们就随道长走一趟好了。”

玉鸢子微一稽酋，脸上又泛起了笑容。

三人身形动处，各以极上乘的轻功飞掠，这当儿，三人轻功的强弱，就很明显地分出高下来了，石慧轻功虽亦得自真传，但一来是功力较浅，再者也是本身的体质关系，在三人中，完全居于劣势，只是两人并未超越她，仍然不即不离地跟在她左右，玉鸢子竟也一丝没有炫技之意。

白非一路盘算这事可能发生的任何结果，“可能那姑娘被他擒住，而被逼说出我们的藏身之处，是以这玉鸢子就来将我们骗到他们的巢里去，好想个办法来对付我们。”

他暗中得意地一笑，自认为这个猜测极为近乎事实，“但是你想不到我已识破了你的诡计了吧。”他恨不得此刻就将自己心中的猜测告诉石慧，然后再看看石慧脸上赞美的神色。

世上没有任何一件事物，比情人的赞美更为甜蜜，一个一生没有受过情人赞美的男子，不是个白痴，就是个蠢才。

晃眼之间，白云下院的院墙已隐隐在望，石慧突然问道：“你的二师兄好一些吗？”

玉鸢子尴尬一笑，正不知如何回答。

石慧却又笑道：“现在你们的掌教师兄，该知那暗器不是我发的了吧。”

白非再次望了玉鸢子一眼，却见他脸上除了尴尬之色外，并没有一些别的神情。

白云下院本是朝西而建，但这玉鸢子却领着白非、石慧两人绕到东面，却是这白云下院的后面，自非心中自然又生了疑虑，“他不将我们引到观门，却绕到这后面来干什么？”

石慧却直接了当地问道：“ 我们为什么不从正门走进去？ ” 身形已在无形中顿下来。

玉鸢子显然又遇难题，沉吟半晌，期艾着道：“ 由正门进去，有……有许多不便之处。 ”

他望了望石慧，又立刻接着道：“ 还望两位能体谅贫道的苦衷。 ”

白非暗哼一声忖道：“ 你这厮又在玩什么花样。 ”

这么一来，白非更加提高了警觉，从目光中传给石慧，那玉鸢子却道：“ 两位跟着贫道来吧。 ”

纵身一掠，如飞鹰般掠进了院墙。

自非身形也微动，悄悄一拉石慧的衣襟，轻声道：“ 慧妹，小心了。 ”

石慧若有不解地一点头，两人也跟踪掠人。

玉鸢子当然对这白云下院极为熟悉，三转两转，经过的路居然一个人影也没有。

白非的眼光却不住四下观望，仔细地察看着四周，以防万一有什么突生之变，在这种时候，他可不能不分外小心了。

这白云下院的丹房，本是依照着四合院的格式所建，每间丹房的窗子都严密地关着，此刻这白云下院中极为静寂，只在隐隐中，可以听得到一些低低唱着经文的声音。

暮霞低垂，钟声又起，这白云下院在此时竟平添了几分道气。

玉鸢子并未施出轻功，但脚步却放得极轻，生像是他也怕惊动了别人似的。

白非方才的猜测，此刻已有了些动摇，觉得事情的发展，也未必尽如他所料，于是对玉鸢子的行动，更觉得奇怪起来。

“ 难道他说的话是真的？ ” 白非说什么也不相信对这玉鸢子恨入切骨的那姐姐，会又和他重修旧好，而真的是在这白云下院里，等着玉鸢子将自己和石慧找回来了。

而且无论如何，这白云下院毕竟算是座道观，总不能让王鸢子当作他和情人幽会的地方呀！难道崆峒派的教规，真的形同虚设。

他左思右想，越发想不出个所以然来，抬头望处，玉鸢子已停住脚步，站在那四面周围的一排丹房之外的另外一排丹房的左侧，也就是这排丹房从东面数起的第一个门口。

白非目光像一只猎狗似的，努力的搜索着这里有什么异处，因为这关系着他自己和石慧的吉凶，也关系着另一人的吉凶。

但是这排丹房，也像其他的任何一间丹房一样，门窗严闭，甚至连诵经的声音都没有，白非却仍不敢有丝毫大意，因为这些严闭的门窗里，说不准什么时候会递出一件兵刃，或者是打出几样暗器，自己只要微一疏忽，就可能伤在这些兵刃之下。

果然——

蓦地第一间丹房紧闭的门微微开了一线，一只手倏然伸出，白非也蓦然一惊，脚一转，位踏奇门，已是备敌之态。

哪知王鸢子却微微一笑，拉住从门里伸出来的手，探首入门，低低说了两句话，便口过头朝白非笑道：“ 那姑娘请两位进去。 ” 身形一侧，让开进门的路，垂首而立。

那门此刻已是虚掩着的，王鸢子态度上，也没有一丝不对的神色，然而

白非却仍然在踌躇着，考虑着这其中可能有什么阴谋。
　　他想以眼色阻止住石慧，让她也像自己一样小心些，哪知石慧却叫着：“那姐姐真的在里面。”脚步一动，已跨到门口。
　　白非心中猛然一转，一个箭步窜了上去，对石慧道：“让我先进去看看。”他是怕这房里埋有什么暗算，那么他先进去总比石慧先进去好，这一来是他的武功此刻已高出石慧甚多，再者却是他宁愿自己受伤也不愿石慧受到伤害。
　　他这么一个举动，很明显地透出对玉鸢子的不信任来，可是玉鸢子面上却仍然没有不满的表情，笑嘻嘻地站在那里。
　　这反而更让自非摸不清他的心意，忖道：“事已至此，万一人家说的话是真的，我这么一来，不是反显得太过小家气。”白非暗暗咬牙，一推门，全身真气满凝，跨步走了进去。
　　丹房里的光线比外面黑暗得多，白非眼睛微闭，再猛睁开，目光四扫，脸色却不禁一变，仿佛极为惊异的样子。
　　外面的石慧见他脚步一停，问道：“非哥哥，怎么了呀？”
　　白非却顾不得回答她的话，走上一步，道：“那姑娘，你好吗？”
　　原来在这间丹房里的丹床上，垂首而坐的正是那霞子。
　　这一来自然大出白非的意料之外，那霞子头一抬，剪水般的双瞳，在白非脸上一扫，轻轻说道：“你们来了。”语气之中，透出十分羞涩之意，目光再向白非身后一掠，轻声笑了出来。
　　这时石慧已跃到她跟前，拉着她的手，道：“那姐姐，你好吗？”原来她先前也对那霞子的危机不放心，因为她也料不到对玉鸢子恨入切骨的那霞子会突然转变了心意。
　　是以她和白非在见到那霞子时，都不约而同地问出“你好吗”这句话来，其心中的疑惑，也就在这句话里表露无遗。
　　那霞子却以轻轻的点头，微微的笑，结束了他们的疑惑。
　　玉鸢子也跟着走了进来，面上的笑容益发开朗，这是任何一个被人家所怀疑的人，一旦事实解开所闪着的喜悦光芒。那霞子在百忙之中，仍不时抛给玉鸢子那种亲切的目光，白非自认为这问题已获得了解答，于是他轻唱一声，暗忖：“人类的情感，真是奇妙得不可思议。”
　　他却不知，人类情感的轨迹，在一个陷入爱情的女子心中，是不值一顾的。
　　那就是说，当一个女子深深陷入爱中的时候，她将会蔑视人世间的一切礼教、规范，甚至道德，因为她除了对方的爱之外，人世间的其他任何事物，都是无足轻重的。
　　白非的脑海里有些混乱的思索着，因为他也是深深陷入爱恋中的人，直到石慧拉着他的手臂时，他才从迷茫中清醒过来。
　　越过险峻的六盘山，到了渭河支流的静宁城，白非和石慧才透出一口气。
　　自崆峒出山，接着就是一连串崇山峻岭的跋涉，他们虽有一身绝顶轻功，但这种山岭的攀越仍使他们觉得劳累。
　　他们别过玉鸢子和那霞子时，自非曾暗暗叹息那霞子对玉鸢子的痴情，他却不知道玉鸢子对那霞子的情感是否忠实。
　　但是，身为局外人的他，又怎能在这种事件里多言呢？于是他只得在听过那霞子详细地叙说了青海海心山入山的道路和一些天妖苏敏君的忌讳之

后，便和石慧辞别了他们。

“你看那姐姐和那个道士在一起，会不会快乐？”石慧也曾问这问题，他也同样的无法回答：“将来的亭，谁也无法预料的。”他只得以充满感怀的口吻这样告诉石慧。

于是石慧就无言地拉着他的手，静静地依偎在一起。

良久，等到两人心中都充满了甜意之时，石慧就以满怀幸福憧憬的口吻说道：“我希望那姐姐也像我们一样就好了。”

白非也幸福的笑着，他认为“风尘之苦”这句话，他一丝部没有感觉到，只要两人在一起，就是最艰苦的跋涉，也是快乐的。

但是前途仍是十分艰巨的，他们早就知道，所要去见的，是武林中早负盛名的人物，视男人为草芥的女魔，无比的狐媚和狡黠，无比的残忍和善怒，也是无比美貌的天妖苏敏君。

但是此刻，他们从那霞子口中，更多知道了这天妖的一些事迹，这也在他们心中更加重了一些负担，他们知道，夭妖苏敏君在归隐青海之后，脾气竟变得不可捉摸，而且在那霞子的话中，还隐隐透露出，除了苏敏君之外，海心山还另外有些难以对付的人物。

到了静宁之后，他们再三商量着如何入手的办法，但在没有到达之前，这一切都只不过是空谈而已，最令石慧放心不下的是白非只能单身人山：“那老妖怪说不定还有那姐姐那样的徒弟，你可不准被那些小妖怪迷住哟！”

她口中虽在打趣着，心里却真的有些着急，白非一本正经地安慰着她，仿佛只要自家一到海心山，天妖苏敏君便会将乌金扎双手奉上似的，其实他自己心中，也是毫无把握。

过了静宁，前面也不是坦途，屈吴山脉，看起来比六盘山脉更为庞大和险峻，他们准备了些千粮，便准备越山而去。

此时秋天已过，已经入冬，一人山区气候更分外的冷，白非身具年功不传之秘，虽然火候未到还觉得好些，石慧可觉得有些受不住了，只有更加快身法，借以取暖。

他们快如流星，转过几处山弯，来到了一处险峻所在，抬头山峰人云，正在他们所经的山路之中，峰上满生着些四季常青的松柏之类的树木，自非略一打量，决定从这峰侧盘旋山路上绕过去。

山道下的深壑，有水流过，呜咽的水声在这空旷的山区中，听起来已觉得震耳，白非和石慧都是生长在江南明山秀水之中的，几曾见过这等崇山峻岭，都不觉目迷心震，觉得眼界为之一新，心胸中，别有一番滋味。

思忖间，两人又掠过去十数丈，白非忽然一指峰腰，向石慧问道：“那边是不是有人在行路？”

石慧抬头极目望去，也看到两个黑影在峰腰上缓缓移动着，不禁皱眉说道：“那真的是有人在走动的样子。”她觉得有些奇怪，又道：“只是这么冷的天，怎么会有人在这种地方赶路呢？”

“是呀！”白非接口道：“普通人若要赶路，在这种天气，也不会像我们一样为了要抄近路，翻山而过——”

他话未说完，石慧已接口道：“恐怕人家也和我们一样，也是个练家子。”

白非点了点头，两人身形越发加快，想赶上去看看那人是谁。两人都是少年心性，其实人家赶路，又关他们什么事？

可是再绕过一处山弯，他们反而看不到人家的影子了，白非自忖自己此

刻的轻功，江湖上已难有人能和他相抗的了。

于是他征求地向石慧问道：“ 我先赶上去看看好不好？ ”

石慧有些不情愿的点了点头。

白非四顾，群山寂寂，绝无人影，料想也下会出什么事，使道：“ 你快些赶来啊。 ”猛一长身，几个起落，已将石慧抛后数丈。

他心存好奇，脚上加上十成功夫，真可说得上是捷如飞鸟，再转过一处山弯，果然前面已可看到两个极为涓晰的人影了。

他再一塌腰，“ 飕、飕、飕 ”，几个起落，虽是武林中并不罕见的八步起身法，但到了他手里，情形就大为不同了。

这几个起落，他竞掠出数十丈去，于是他和前面的人更为接近，那边想是也看到了他，竟停住身形，不往前走了。

这一来，自非两个纵身，便已到了那两个人的身前，目光相对之下，都不禁“ 呀 ”了一声，像是十分惊异地叫了出来。

原来这两个和自非同路之人，竟是游侠谢铿和六合剑丁善程，白非见了，自然想不到竟有那么巧，这种地方居然碰到熟人。

六合剑见到来人是白非，惊唤一声，向前急行两步，正待说话，谢铿却已哈哈笑道：“ 一别经月，白少侠的轻功，越发精进了。 ”他肩头两边的袖子，虚虚垂下，用一条丝带缚在腰上，脸色虽有点白，但精神却仍极为硬朗，语声也仍像洪钟般的响亮，放声一笑，豪气更是凌霄于云。

白非也曾从别人口中，听到过谢铿折臂的一段事，见了他，本以为他一定极为消沉落寞，哪知人家却全然不如他所料，依然铮铮作响，是个仰无愧于天，俯无怍于地的大丈夫。

他心里不禁钦佩，脸上也自然露出钦佩的笑容，道：“ 两位长途跋涉，往哪里去？ ”

丁善程期艾着，仿佛在考虑着答话，谢铿却已朗声道：“ 小弟虽然已是个废人，但是恩仇来了，小弟却再也不会甘心的。 ”他微微停顿了一下，目光询问的落在白非脸上，道：“ 白少侠可曾知道—— ”

白非知道他一定是询问自己可曾知道他自折双臂的事，于是忙道：“ 谢大侠义薄云天，日前的义举，更早已传遍武林了。 ”

谢铿谈谈一笑，道：“ 我双手一失，那无影人一定以为我复仇无望，可是我却偏偏要让她看看，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纵使要受尽世间所有的苦难，可是我终有一天，要亲自将那毒妇毙于脚下。 ”

语气之坚定，使人觉得他一定能达成希望。

白非觉得有一丝寒意，却也有一丝敬意，谢铿恩怨分明，使他觉得可佩，但江湖上这么绵绵不息的仇杀，却又令他觉得可怖。

一方面，他又暗自庆幸，石慧没有一同赶来，“ 若是慧妹听到他说的话，恐怕立刻和他反脸了。 ”他心中暗忖着，六合剑丁善程却向他身后一指，道：“ 咦，怎么那边又有人来了。 ”

白非一回顾，知道石慧已赶来，便道：“ 谢大侠此行可是往青海去吗？ ”

谢铿又微微一笑，道：“ 小弟到了兰州后，便要沿着渡河北上，因为武林相传，在那西凉古道上，不时有往来人间的异人，小弟此去，唉！也只是碰碰运气 ”

他脸上有一阵黯然之色，一闪而过，白非深切的了解，他的旅途是多么遥远而漫长，以一个残废之人，想除去武林中的魔头——无影人了伶，是何

等艰苦而近于不可能的事。

白非对谢铿，由钦佩而变得近于同情，恨不得将自己习得的内功心法，尽量告诉谢铿，但这时有一只温柔的手悄悄触了他一下，他知道石慧来了，再一想到他所同情和钦佩的人势必要除去的仇家，将来极可能是自己的岳母，他不禁难过地笑了一下，心中的滋味，难以言喻。

谢铿又朗声一笑，道：“小弟这个残废人亏得有丁兄古道热肠，一路照料，旅途不但方便，还比小弟孤身飘零有趣得多。”

白非知道面对这种达人，世俗的客气话全无必要，于是便道：“小弟惭愧，不能助谢大侠一臂，只是默祝谢大侠——”他本想说：“早日达成志愿。”但望了石慧一眼，他却不能不将这句话咽回腹中，改口道：“旅途平安了。”

“白少侠少年英发，来日必为武林大放一异彩，小弟但愿能活长些，能目睹武林中的盛事。”

谢铿的话，显然是由衷说出的，绝非一般的敷衍恭维，白非更觉可贵，也觉得对这位义侠越发敬佩。

四人本是位立在山峰的小路上，这小路狭窄，只有三、四尺，下面便是绝壑，两人并肩而行，已是甚为危险，若非身怀武功之人，只要在这种地方站立一刻，也会头晕而目眩了。

山风虎虎——

四人之间，有片刻静寂，然后谢怪道：“白少侠面上风尘仆仆，想必是有着什么急事，不妨先行。”

他望了石慧一眼，心中蓦然想起这和白非一路的少女就是无影人的女儿，再忆起在黄土洞窟之下的情景，面色不禁大变。

白非也自发觉，连忙一拉石慧的手，道：“那么小弟就此别过了。”身形一动，从谢挫和了善程之间的空隙中钻过，如飞掠去。

石慧有些奇怪白非为什么突然拉着她走了，她也认得谢铿，也知道谢铿的义行，可是她却不知道自己的母亲逼得这义名传播江湖的侠客自行断去双臂，这当然是人家在她面前忌讳不谈此事之故。

她自和白非、司马之一般人相处之后，心情己和她初出江湖时大不相同，此刻，她心中对善恶两字，已有了清晰的认识和了解，再也不是以前那对善恶之念混饨不分的小姑娘了。

白非匆匆拉着她走，自然是为了避免她和谢铿之间发生冲突，因为如果发生，后果实难设想，而他自己将会觉得很为难，因为叫他帮助谢挫固不可能，但叫他帮着石慧来对付谢铿，他也极不愿意，因为他此刻也不是一个只凭自己喜怒来做事的人，而是事事都顾全到了“义”和“道”了。

碰见谢铿之后，他心中又生出许多感触，谢铿武功虽不甚高，此刻又变成了个残废，然而游侠谢铿四字，在人们心中的地位仍是崇高的，由此可见，他告诉自己：“一个人的成就，是决不能以他外表的一切来衡量的。”

到了兰州时，他们虽然心急着赶路，也不禁在这中原都闻名的名城耽了一天，他们看到了他们所未见过的皮筏，石慧尤其觉得极感兴趣，还央求着白非，在那皮筏上坐了一会。

此外，兰州的瓜果，更使他们在日后想起部不禁馋涎欲滴，他们再次上路时，石慧竟忍不住在行囊中加了一颗哈蜜爪。

一过哈拉库图，便是青海四周的一片草原，他们若在春日来，当可见这片草原上牛羊成群的盛景，此刻草虽已枯，但这片草原上，仍然随处可见搭

着圆顶帐篷的游牧人家。、到了青海，他们首先感到不便的，就是言语之不通，有时为了问路或者是买一件东西，他们可能和人家比划了半天彼此还弄不清意思。

其次，食物和住所的不惯，也使他们极伤脑筋，用青裸做成的糌粑和羊乳茶等食物，他们实在有些不敢领教。

可是最令石慧发急的事却是——

他们到青海边的大草原时，天已入黑，青海虽有天下第一大湖之称，但白非和石慧依然弄不清方向，何况天已黑了，凤又很大，再加上他们的肚饥，自然要赶快找个投宿之处。

可是在这种绝无村镇之处，自然更不会有客栈了，除了游牧人家的帐篷之外，他们别无选择之处。

于是在石慧的鼓励之下，白非便硬着头皮去找投宿了。

游牧人四海为家，极为好客，在略略吃了些热的羊乳茶之后，帐篷的主人在地上张开兽皮，示意要石慧和白非睡觉。

自非和石慧一怔，帐篷里的主人也首先示范，睡进兽皮里，他的妻子儿女也都等在旁边。“我就这样和他们一起睡吗？”石慧睁开眼睛问，显见得非常之惊讶，而且脸也红了。

他们不知道这些游牧人家的风俗习惯，石慧方自发问时，已经有人在后面推她，表示要她快点睡下，睡在那满脸胡子的帐篷主人旁边。

石慧的脸更不禁飞红起来，一转身，将推她的那人几乎摔在地上，一顿脚，竟跑了出去。

自非也连忙追出去，留下那些满怀好意的一家人，惊讶的望着他们，几乎以为这一对年轻人有些神经病。

于是这天晚上，白非便盘坐在身上满盖着衣服仍然冷得发抖的石慧旁边，他静坐调息，自觉内功又有进境，寒冷却一无所觉了。

第二天，他们满怀兴奋地注视着青海湖里青碧的湖水，经过许多日子的长途跋涉，他们终于到了他们的目的之地了。

然而在一阵兴奋过后，更大的难题却使得他们的笑容又变得黯淡了。

在一平如镜的青海湖面上，哪里是天妖苏敏君的隐居之地——海心山呢？而且湖岸渺无人迹，连船的影子都没有。

“难道我们要飞渡过这四万多顷的湖面，来寻找那海心之山吗？”他们对望了一眼，甚至开始怀疑有没有海心山这个地方了。

他们沿着湖面走了许久，仍然没有船只，“就是有只船，我们又怎能在这一望无际的湖面上，寻找一座孤山呢？”白非皱着眉，他虽然聪明绝顶，但此时也束手无策了。

突然——

白非眼角动处，发现了一件奇景，目光自然地被吸引住了，眼睛瞬也不瞬地望着。

石慧也自发觉，顺着白非的目光望去，脸色却倏然变得十分难看，但是她自己的目光，也不禁停留在白非所注目的事物上。

白非和石慧一起扭首后望，目光都被从那边袅袅行来的一人吸引住了。

青海湖四侧，是一片草原，此际严冬，草原上呈现着的是一种凄凉的枯黄色，在这一片枯黄色上，突然出现了一个鲜艳夺目的人影。

远远望去，那人影穿着极其鲜艳的红衫，衣袂飘起，显见得质料极其轻

薄，步履轻盈，但霎眼之间，那人影已来到近前，长发垂肩，眉目如画，竟是个姿容绝美的少女。

在这种地方，出现了这等人物，白非和石慧当然难免侧目，“但愿这少女和天妖苏敏君之间，有着关系。”白非暗忖，目光自然而然地停留在她身上，再也没有离开过须臾。

那少女愈行愈近，竟也对白非一笑，露出编贝般的洁齿，和双颊上两个深而甜蜜的酒涡。

石慧暗“哼”了一声，狠狠瞪了白非一眼，故意转过头去，不再去看那少女，心中却也不免奇异，这种地方怎会有这种人物。

白非突然行前一步，挡在那少女的面前，对她深深一揖，石慧只觉得有一股说不出来的滋味，直冲心日，有些酸苦。

白非却不知道石慧的醋意，那少女见到他的这种举动，却丝毫没有露出惊异的神色，娇笑着问道：“您干什么呀？”

她一出口，也是一口京片子，白非更确定了自己的想法，朗声道：“这位姑娘和青海海心山上的苏老前辈是何称呼？”

石慧本来已渐行远，心中酸苦之意更浓，但听了白非的这句话，微微一笑，气突然平了，反而暗笑自己的多心。

须知石慧也是聪明绝顶之人，平日心思灵巧，但一牵涉到情字，平日灵巧的心思，便好像突然失去了作用似的，心事都有些想不开了，这原是人类的通病，又何止她一人呢？

那少女只盈盈笑着，并不回答白非的话，又侧转身子去看石慧，白非却看这少女衣衫轻盈，但背着个不小的包袱。

石慧也望着她笑，白非走前一步，突然道：“那霞子，那姑娘，您可知道吗？”

那少女眼波一转，石慧也接着笑道：“那姐姐是我的好朋友。”

白非暗中一笑，忖道：“慧妹真灵。”

那少女目光又转了几转，鼻子深深吸了口气，“咯咯”娇笑了起来，笑得甚为放肆，白非和石慧都很奇怪，不知道她的意思。

那少女一边笑着，一边伸出一只纤纤玉指，指着白非道：“你……你身上怎么那么香？”

白非脸微一红，石慧也不禁笑了出来，须知白非一路带香狸，虽然那香狸是被关在邱独行昔年早就处心积虑为这香狸制就的金丝缠夹人发编就的软囊里，而且这种通灵异兽，不在必要时，也不会发出足以引诱百兽的异香。

但饶是这样，白非身上自然也有些如兰如麝、无法形容的香气。

白非先前见到这少女的身法，再见这少女在听到天妖苏敏君名时的神情，微一忖度，知道这少女定和海心山有着关系，自己能否寻得这位异人，也全着落在这个少女身上。

是以他微一寻思，便道：“小可白非，奉了另一位前辈之命，专程来参谒潘老前辈，并且带着环字六珍中的异兽香狸，想苏老前辈也许有用。”

那少女一闻“香狸”二字，立刻喜动眉梢，“真是香狸吗？”她欢喜得叫了出来，像是她也早就听到这个名字似的。

白非暗中点头，忖道：“邱老前辈果然未作欺人之语，看来这香狸果然是天妖苏敏君的恩物，那么我远来此间，便也不至于落得虚此一行了。”

那少女又深深吸了几口气，脸上毫无掩饰地流露出欢喜的神色，道：“你

既然带来香狸，那么我想师傅一定会见你。”

白非心中一跳，忖道：“这少女果然也是天妖的弟子。”

那少女横着明目向石慧看了几眼，石慧勉强地一笑，道：“我知道你师傅的规矩，我不跟你们去，我在这里等着好了。”不但笑声勉强，而且语调之间，已有些哽咽的味道，须知世间最苦之事，莫过于两情相悦之人，不得已必须分开。

白非心中自然也有些难受，但他到底是个男人，而且又想到达仅不过是极短暂的别离而已，何况此事非如此不可呢？

那少女却展颜一笑，道：“那么你就跟我来好了。”

白非又深深一揖，朗声称谢，石慧望着这少女的笑容，心中的滋味，越觉得难受，甚至对这少女，也有些怨怪起来，恨不得白非没有自己就不去才对心思。

但是此刻四岸依然无人，更无船只，白非奇怪，暗忖道：“她叫我跟着她走，难道这海心山不在湖心，而是在岸上不成？”

那少女微笑着，又瞟了石慧一眼，从背后取下那包袱，随手一抖，那包袱倏然散开，竟是一张绝大之物，非皮非帛，看不出是何物所制。

白非和石慧又觉奇怪，却见那少女樱口一凑，那张似帛似皮之物，倏然涨了起来，他们想到兰州所见的皮筏，心中恍然。

那少女不但轻功不凡，内功亦极其不弱，竟凭着几口气吹涨了这皮筏，白非暗中估量，这皮筏竟比黄河上游那种八个皮袋连排而成的皮筏似乎还要大上一些，竟也猜不出这究竟是何物所制。

那少女向石慧甜甜一笑道：“我们走了。”纵身一掠，竟带着那皮筏掠到湖边。

石慧听到她口中的“我们”两字，心里好像被针猛然刺了一下似的，眼泪都要流了出来。

白非见她眼眶红红的，心里也难受，走过去握着她的手道：“慧妹，无论如何，今天晚上我也要赶回来，你——”他竟也说不上去，两人目光凝注，对立无言，都怔住了。

那少女却唤道：“喂，你走不走呀？”

声音清脆，白非和石慧听了，却如当头之喝，石慧更觉得这声音的难听，实在无以复加。

她恨恨瞪了那少女一眼，手紧紧握在一起，又缓缓松开，眼望着白非也掠到湖边，但是他俩的目光，却仍紧结在一起。

那少女手掌一翻，将那皮筏抛在湖面上，身形一惊，随即伫立其上，青波绿海，再加上这位红衫飘飘的绝美少女，其美可知。

白非足尖一点，也跟了上去，那少女双足弓曲之间，那皮筏便箭也似的在水面上窜了出去，白非的目光却始终望着岸边频频摇手的石慧，而他自己的手，又何尝不是在向石慧频频招着呢！

皮筏渐去渐远，石慧目力所见，只剩下一点朦胧的影子，但是她的脑海中，却始终不能忘记那并肩而立在海面上的两条人影。

她心中泛起一种难言的滋味，直到那点黑影在她眼中消失了，她仍怔怔地站在屋边，仿佛失去了很多，却换得了惆怅。

第八章　望穿秋水

天黑了。

石慧的目力也不再能看到很远，她所期待着的人，仍没有回来。

她忘去了疲劳，饥饿，心胸中像是堵塞住什么似的，甚至连犹豫都无法再容纳得下。

“为什么他还没有回来呢？”她幽幽地低语着，忖道：“难道他遇到什么变故吗？他武功虽高，但到了天妖的居处，恐怕也是凶多吉少哩，我该怎么办？我怎么办呢？”

望着那一片水不扬波的碧水，她心中的积虑，不但使四肢麻木，连脑海中都变成了麻木的一片混乱了。

这儿根本无法推测出时辰来，但是黑夜来了，竟像永不再去，寒意越发浓了，夜色越发浓郁，她失落在青海湖畔——当然，她所失落的，并不是她自己，而仅是她的心。

一天，二天……

第四天的夜晚已来了，若有人经过青海湖畔，他应在这儿发现一个失常的女孩子，头发蓬乱，面目憔悴，两目凝视着远方，那双秀丽而明媚的眸子，已明显地深陷了下去。

她不去理会任何人、任何事，心中的情感，紊乱得连织女都无法理清。

她是焦急的，关切的，但是这份焦急和关切，竟渐渐变成失望，或者是有些气忿。

“无论如何我在今晚都要赶回来。”她重述着白非的话，忖道：“无论如何……可是怎么直到现在还没有回来呢？”

她开始想起那红衫少女，想起那红衫少女和白非之间的微笑，想起白非在她犹豫的时候，也许正在愉快和甜蜜中。

这种思想，是最为难堪的，若是她肩生双翅，她会不顾一切地赶到海心山，使自己心中的一切疑问，都能得到答案。

终于，内心的忿恚，胜过了她等待的热望，她孤零而落寞地离开了这四无人迹的青海湖畔。

就在她离去的同一时辰里，青海湖面上，急驶来一片黑影，有两条人影并肩而立，却正是白非和那红衫少女。

皮筏一到岸边，白非就迫不及待地掠了上来，目光急切地搜索着四周，他的面庞，也显然较为消瘦，甚至也有些憔悴了。

这世上的人，没有一个知道他这几天来的遭遇是甜，是苦，是酸，是涩，是辣，只有这满面惘然的白非自己心中知道。

伫立在皮筏上的红衫少女幽幽叹了口气，柳腰一折，那皮筏便又离岸而去，消失在水天深处，只剩下白非在岸边。

四周依然寂静，水面也再无一丝皮筏划过的水痕，像是任何事都没有发生过，然而白非的身侧，却少了一个依依相偎的倩影，而他心中，却加了一重永生都无法消失的惆怅和负担。

他焦急地在湖岸四侧搜寻着，希冀能寻得他心上之人，夜色虽浓，但他仍可以看出很远。

像任何一个失去了他所最心爱的事物的人似的，他无助地呼唤着石慧的名字，而他此刻的心境，也正和石慧在等待着他时一样。

他沿着这一带湖岸奔跑着，也不知过了多久，但天已快亮了，他的精力，也显然不支，但是他仍期望在最后一刻里，发现石慧的影子，这也正如石慧在等待着他时的心境一样。

人间之事，往往就是如此，尤其两情相悦之人，往往会因着一件巧合，而能永偕白首，也可能因着另一件巧合而劳燕分飞，而这种事，在此人世间，又是绝对无法避免的。

于是，他也是由焦急而变得失望和忿恚了。

“她为什么不在这里等我？她是什么时候走的？唉，她难道不知道我的困难，我的苦衷，她为什么不肯多等我一刻？”

于是他也孤独怅惘的走了，但是在经过一个游牧人家的帐篷的时候，他忍不住要去询问一下，但言语不通，也毫无结果。

第二个帐篷也是如此，于是以后即使他再看到游牧人家，也只是望一眼便走过，他却不知道就在他经过的第三处帐篷里，就静卧着因太多的疲劳和忧伤不支的石慧，而那一道帐篷，就像万重之山，隔绝了他和石慧的一切。

回去的路和来时的路，在白非说来，竟有着那么大的差别，几乎是快乐和痛苦的极端，这原因只是少了一人而已。

景物未变，但就因为景物未改，而使得白非更为痛苦，无论经过任何一个他和石慧曾经在一起消磨过一段时间的地方，他都会想到石慧，即使看到一件和石慧稍有关系的东西，他也会联想到她。

这种痛苦几乎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代替、补偿的，若他是贪杯之人，他会以酒浇愁，若他嗜赌，他会狂赌，然而他什么都不会。

他只有加速赶路，借着速度和疲劳，他才能忘记一些事，然而只要稍微停顿，那种深入骨髓的痛苦，便会又折磨着他。

兰州的瓜果，黄河的皮筏，以及一切他们以前曾经共同分享的欢乐，现在都变成独自负担的痛苦，欢乐愈大，痛苦也就愈深。

很快的，他穿过甘肃，他自己知道，此行的结果，可算圆满的，他身上不正带着那被武林中人垂涎着的九抓乌金扎吗？然而他为这些付出的代价，他却知道远在他这补偿之上。

一路上，他也曾打听过石慧，但石慧并不是个成名的人物，又有谁知道她，入了陕甘边境，他心情更坏，须知世上最苦之事，莫过于一切茫无所知，而此刻的白非，便是茫无所知的。

对石慧的去向，他有过千百种不同的猜测，这种猜测有时使他痛苦，有时使他担心，有时使他忿怒，有时使他忧虑。

这许多种情感交相纷沓，使他几乎不能静下来冷静地思索一下，石慧究竟是到哪里去了。

但在这种紊乱的情绪里，他仍未忘却他该先去灵蛇堡一趟，用他这费了无穷心力得来的九抓乌金扎去救出那在石窟中囚居己有数十年的武林前辈，至于其他的事，他都有些惘然了。

忽然，他想起司马小霞曾告诉他，当他也困于石窟中，而大家都认为他又失踪时，司马之等曾经去寻访那聋哑老人，当时曾发生一件奇事，使得乐咏沙含泪奔出，在大家部悲伤她的离去时，却不知她已回到堡里。

于是白非暗忖道：“慧妹是不是也回到灵蛇堡里去了呢？”此念一生，他速度便倏然加快很多，因为他极欲口去，求得这问题的解答。

两人同来，却剩得一人归去，白非难过之余，但速度却比来时快了许多，

不多日，那一片凄清荒凉，但白非却已极为熟悉的黄土高原已在眼前，他虽疲倦，但却有种难言的兴奋。

这种兴奋虽有异于游子归家，却也相去无几，因为在这里，至少他可以看到一些和石慧有关的事物、和石慧有关的人们。

此处几无人迹，他也不需避人耳目，是以在白天，他也施展出夜行身法，快如流星地飞掠着，四野茫茫，他稍微驻足，想辨清那灵蛇堡的方向，一阵风吹过，他忽然瞥见前面地上嵌着的一点光闪，他不用思索，就知道那必定就是通往地穴的途径了。

他心中微动，又忖道：“听小霞说，覃师祖叔被劈死在乐咏沙的一掌之下，但这是绝不可能的，必定是他老人家知道自己身分泄露，不愿多惹麻烦，才会施此一着——”他微微摇头，又忖道：“但是他老人家却又会躲到哪里去呢？以他老人家的年龄，虽然身具无上内功，但是岁月侵人，何况他老人家又是久病缠身——唉！”

他不愿再想下去，因为他眼前几乎已看到那瘦弱的老人正在孤寂地慢慢死去，而身旁却无一个亲人为他送终。

于是几乎是下意识的，白非沿着九爪龙覃星昔年做下的暗记，走向那使得他习得足以扬威天下的武学奥秘的地穴。

“也许他老人家又回到那里了。”他暗忖着，片刻，他已走完所有的暗记，但是那地穴的入口，却已神秘的在这一片荒凉高原上失去了。

他愣了许久，才怅惘地朝灵蛇堡掠去，悠长的叹息声，随着风声四下飘散。

人事虽多变迁，但方向却是亘古不变的，你沿着那方向走，你就必定可以找到你所要寻找的地方，这当然要比寻找一个人容易得多。

白非当然看到了那片树林，而且也坚信那树林后的灵蛇堡，必定会像他离开时那样存在，因为他依靠着是不变的方向。

他箭也似的掠进了树林，小径旁侧的林木后，忽然有人轻喝道：“站住！”

白非声一入耳，身随念转，倏然悬崖勒马，硬生生顿住身形，无论一人或一物，在那么快的速度里能突然顿住，看起来都是有些神妙的。

他脚跟半旋，面对着发声之处，目光四扫，冷然发语道：“是哪位朋友出声相唤？有何见教？”

他目光凝注，一株粗大的树干后，一条玄色人影微闪，轻飘飘地掠了出来，伫立在白非的面前，声音尖锐地说道：“果然是你。”

白非在那人影现身的一刹那里，已经凝神聚气，因为他在这几个月里，已学会了“防身之心不可无”这句话里的涵义。

此刻他目光四扫，打量着这人，这人的面目在一块巨大玄巾的包头下，显得冷漠而生硬，身上也是一色玄衣，他搜索着记忆，断然知道这人的面目是绝对生疏的，因为这人的面目一经入目，便很难忘却。

“但是他为什么好像认得我的样子？”白非沉吟着，朗声道：“在下白非，朋友有何见教？”

那玄衣人冷哼一声，道：“你把我女儿带到哪里去了？”

白非倏然一惊，想到石慧先前受伤时，面上不也是戴着人皮制成的的面具，自己几乎也认不出吗？这人此话一出，当然就是那在土墙上和自己见过一面的无影人丁伶了，而她的面上，必定也戴着面具，是以自己认不出她，她却认得自己。

他又微一沉吟，那人已走上一步，厉声喝道：“你怎么不回答我的话，难道——”她冷哼一声：“你要是不把慧儿的去向说出来，我要不将你挫骨扬灰，就不姓丁了。”

白非长叹一声，道：“你老人家想必就是——石伯母了？”

他考虑着对丁伶的称呼，然后又道：“慧妹到哪里去了，小侄委实不知道，而且小侄也极欲得到她的下落——”

他语声未落，无影人丁伶已掠了过来，扬起右掌，“叭”的一声，在白非的脸上清脆地打了一下。

须知白非此刻的武功，又在丁伶之上，丁伶之所以一掌打到他的脸上，只是他不愿闪避而已。

而无影人丁伶曾眼见他力敌天赤尊者时的身法，一掌打中后也微微一怔，厉声道：“我三进灵蛇堡，都说慧儿跟你走了，现在你又说不知道她的下落，哼——你老实对我说，慧儿到底被你们弄到哪里去了？”

白非仍然怔在那里，脸颊上仍然火辣辣地痛，心中也翻涌着万千难言的滋味丁伶虽然打了他一下，但是他并不怀恨，虽然他生平也曾被人打过，但是他了解得到无影人丁伶此刻的心情，母亲对子女的痛爱，有时还会远远超过情人的怜爱之上。

但丁伶的话，他又不知该如何答复，这英姿飘逸的人物此刻竟像一个呆子似的站着，目光动处，看到丁伶又一掌向他拍来——

丁伶关怀爱女，曾经不止一次到灵蛇堡去打听石慧的下落，也不曾一次失望而归，丁伶几曾受到这种冷落，但她怯于千蛇剑客的大名，虽然心中有气，却也无可奈何地忍住了。

此刻她见到白非，满腔的闷气就全出在白非身上，见到白非说话吞吞吐吐的，心中更急，又想打第二下，只是她此刻的出手，当然迥异于对敌过掌，出手是缓慢而无劲力的。

那时她方自出手，忽然有人娇喝道：“好大胆的狂徒，敢打我白哥哥——”声到人到，两条人影，带着风声直袭丁伶，身手之疾，在武林中已算高手。

丁伶久经大敌，倏然撤回打白非的一掌，身形一扭，已自避开，哪知那两条人形却如影附形地跟了上来，一左一右，“飕、飕”两掌，左面袭向她的右肋，右面的那一掌，却化掌为指，倏然点向她左乳下一寸六分的血海穴。

这两下风声飕然，劲在掌先，丁伶一错步，只得又后退尽半，目光扫处却见这向自己袭击的两人竟是两个美少女。

“好呀，原来你们串通一气，把我女儿不知骗到哪里去了。”丁伶盛怒之下自然以为白非心生别恋，这种情形当然也难怪她误会，尤其是白非，此刻仍像生了根似的，站在那里动也不动一下。

那袭向丁伶的两人，正是司马小霞和乐咏沙。她两人偶然漫步堡外，看到有人要打白非，而白非却像中了邪似的站在那里不动，心里自然着急，不容分说，就狂电惊雷似的，向丁伶袭了过去。

丁伶冷笑一声，双掌一翻，各各划了个半圈，左右袭向司马小霞和乐咏沙两人，但是无影人虽然名满天下，轻功也自卓绝，但对掌之下，却无法抵敌得过这自动被武林三鼎中之一司马之调教出来的两个女孩子。

司马小霞和乐咏沙都是急躁脾气，掌影翻飞，招招狠辣，她们在灵蛇堡憋了这么多天，此刻好容易找到了一个动手的对象，四条手臂就像四只久久

没有飞翔过的翅膀似的，猛力扇动着。

白非怔了许久，才回醒过来，见到这种情形，心中一惊，他知道必定又生出误会，身形一动，连忙掠了过去。

但就在这一刹那间，丁伶双手一错，单手疾出，五指如爪，带着一缕风声，去扣司马小霞击向她左肩的一掌的脉门，右手一伸一曲，掌缘如刀，划向乐咏沙的左侧前胸。

她这一招两式，虽极精妙，但吃亏的是她成年方自学武，又始终没有明师指点，虽然仗着绝顶天资能从七妙神君遗留下来的一篇残页里，参悟出一些武学妙谛，但足功力却总是不能精纯，这一下两掌分袭两人，更显出软弱。

而司马小霞和乐咏沙，在司马之的调教下，根基却扎得极好，对这分袭两人的两掌哪会放在心上，各各身形转处，司马小霞腕时一沉金丝绞剪，手掌反剪丁伶的右腕。

而乐咏沙在闯过一阵江湖后，动手经历已不少，此刻已看出丁伶功力之不足，见到她这一掌击来，不避反迎，右掌倏然击出，用了十成真力，和丁伶硬对了这一掌。

说来话长，当时却快如电光一闪，就在白非纵身掠来的时候，丁伶和压咏沙两掌相交，她功力本弱，再加上这一掌又是左右齐出，每只手只用上了一半动力，哪里是乐咏沙满力一击的对手。

两掌相交，“ 砰 ”然一声，丁伶一声惨呼，右手竟齐腕折断了。

乐咏沙正待追击，却听白非大喝道：“ 乐姑娘快住手—— ”忙一撤身，司马小霞也倏然住手，无影人丁伶目光中满含怨毒之色，左手捧着右腕，两只眼睛恨恨地盯了他们三人一眼，才一顿双脚，飞也似的向林中掠去。

白非长叹一声，知道追也无益，司马小霞走过来，关心地问道：“ 白哥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

白非又长叹一声，不知该如何回答人家的话，他知道这又是一场不易解释的误会，但无论如何，乐咏沙和司马小霞总是为的自己呀，自己纵然惶急，可是又怎能怪得了人家。

他茫然失措，对司马小霞的问话，只苦笑着摇了摇头，司马小霞看到他这种失魂落魄的样子，又一回顾，发现只有他一人回来，石慧却不知道哪里去了，心里也跟着糊涂了起来。

司马小霞和乐咏沙拥着白非进了灵蛇堡，那些被天雷神珠炸毁的墙垣，此刻已多半修复了，到处可以嗅到新鲜的粉刷味。

静居疗伤的群豪，此刻也又散去了多半，宽阔的大厅此刻已恢复了往昔的静穆，白非步上台阶，想起自己在这里扬威于天下武林豪士前的那一段事，觉得有些兴奋，也有些惆怅。

司马小霞极快的跑了进去，一面叫道 :“ 爹爹，他回来了，白哥回来了。 ”声音里显然可以听到极浓的喜悦之意，白非微微感喟着，心中又泛起一种异样的感觉。

里面传出一阵响亮的笑声，司马之和邱独行缓步而出，对白非的归来也极为喜悦，这种浓郁的温情，使得非白感动着，在这一刻里，他几乎已经忘去了那些使他极为痛苦的事。

但是，他心中的希望又破灭，石慧没有回来，他默默地取出了九抓乌金扎，然而对怎么从天妖苏敏君得到这件异宝的经过，却仿佛不愿提起，只淡淡地说了几句：“ 如果不是我亲身所历，我真不能相信在那一片湖泊里，会

有那么一座孤山，而在那孤山上，竟会有那么样的一座屋宇。

“那简直像神话一样，我想海外的仙山也不过如此了，最使我惊异的，还是天妖苏敏君，我以为她年纪一定很大了，哪知看起来，却好像还不到三十岁的样子，笑起来更好像二十岁的少女。

“那孤山上，除了苏敏君之外，还有十几个女孩子，都是苏敏君的女弟子，天妖苏敏君的武功我没有见到，但是那些女弟子的轻动，却都极为卓越，任何一个在武林中都可算是一流身手。”

他描述着那天妖的居处，使得乐咏沙和司马小霞都睁大了眼睛听着，不时还插口去问，司马之和邱独行面上，却带着若有所思的神情，仿佛他们和这苏敏君之间的关系，并不寻常。

但白非对他如何得到那九抓乌金扎的详情，却略去不提，司马之和邱掘行对望了一眼，也不再问，显有心照不宣之意。

司马小霞却说道：“慧姐姐怎么不多等你一下呢，要是我呀，再多等几个月也没有关系，你是去办正经事去了，也不是去玩去的，是不是？”

白非长叹了一声，默默垂下了头，司马之瞪了司马小霞一眼，沉声道：“贤侄也不必为这种事忧郁，凡事自有天命，何况男儿立身于世，当做之事极多，切莫为了儿女之情，折磨自己——”

他缓缓收住了话，自己也禁不住长叹一声，因为他自己又何尝不是为了这儿女情消磨了一生壮志。

邱独行却朗声一笑，接口道：“司马兄之言，可谓深得我心，白贤侄，你此刻正值英气奋发之年，再加上你的天资、武功，都万万不是别人能够企及，只要稍加琢磨，便是武林中一颗可以照耀千古的明星，切切不可为了这种事，消磨去自家的大好韵华。”

他缓缓一顿，又道：“后园石窟中的那位常老前辈，看样子也对你极为青睐，此老的一身武学，可说是深不可测，你不难从他老前辈那里，获得一些教益。”

这些话，白非都唯唯应了，然而叫他此刻忘去石慧，那都是绝不可能的，这正如石慧虽然对他气愤，也无法忘记他一样。

那天石慧离开湖畔之后，她心情的难受，比白非的尤有过之。

女孩子的心胸原本狭窄，对爱情有关之事，更加想不开，石慧想到白非和那红衣少女并肩在皮筏上消失在水云深处的光景，心里就不禁泛起一阵剧痛，像是有什么在啃着她的心似的。

她想到种种有关天妖苏敏君的传说，再想起红衣少女的那一双水汪汪的眼睛，气愤地忖道：“你不知在那里胡混什么，却让我在这里空等。”猜疑和嫉妒，永远是爱情最大的敌人，这两种情感使得她头也不回地离开了青海湖。

然而，一阵奔驰之后，她却再也无法支持，数日来的疲劳和饥饿，使得她的四肢有如缚着千斤铁索那样的沉重，“我是不是病了？”她焦急地问着自己，终于在一处帐幕前倒了下来。

那座帐篷的主人，像所有游牧民族的男人一样，豪爽而好客，将这无助的孤身女子带回帐篷，给了她一碗滚热的羊乳，也给了她一大段安适的睡眠，而就在她恬睡的时候，白非从那帐篷的旁边行了过去，也就是这一层薄薄的帐幕，在白非和石慧之间，造成了比千山万水还要遥远的阻隔。

在帐篷里她竟耽了两天，等到她的体力完全恢复之后，她的心情却接着

虚弱了，她知道自己多么渴望白非那一只强而有力的臂膀的拥抱，只是她将这种渴望压制着，几乎将她的心压得能够挤出滴滴苦汁。

她需要安慰，于是她想到了她的父母。

越过甘肃，她急切地要到母亲的怀里，纵然无影人丁伶在世上所有的人的心目中，都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女魔头，然而在她女儿的目光中，她却是天下最慈爱的母亲。

她不是沿着来时的道路走，而径自穿向陕西的南部。

陕西省的北部，为黄土高原，高度都在一千公尺以上，沟谷纵横，坎坷不平，可是中南部渭河平原这一带，情况便大不相同。

黄昏时，石慧到了西安，因为她和白非同行时，银子多半放在她身上，因此此刻她有足够的钱，在路上买了匹驴子，在暮霭中，她看到了西安宏伟的城都，巨大的影子长长投到她身上。

她原无固定的目的地，因为她知道她的母亲此刻一定还没有回家，于是她就鞭策着那匹瘦弱的驴子，走进了这座闻名的古城。

西安城内的繁华，在西北这一带是可称为首屈一指的，石慧骑着驴子走在青石板铺成的路上，望着两旁的行人和繁盛的市场，然而她的心却远远地不知飞向什么地方去了。

她将那匹驴子系在一条青石桩上，然后在古街上溜了一阵，虽然心情闷得要死，但是她还是在一间针线铺里买了一条绣花手巾，然后她随意溜了一阵，走进了一家饭铺，准备吃些东西。

世间的事往往都是巧合，石慧若不是走到这间饭铺来吃饭，那么她此后的行止便可能完全不同，然而她却走了进去，楼下的座位虽然有空的，但是她仍然上了楼，择了个靠近窗口的座位，她随意点了两样，堂倌极不满意，因为是价钱最便宜的菜，她从窗口能眺望西安城内的夜市。

突然，楼梯一阵山响，走上来两个人，石慧不经意地望了一眼，然而在她座位旁的另一张桌子上的两个人却站了起来，高声招呼着：“庆来兄、青络兄，请过来这边座。”

走上来的两条大汉也哈哈大笑了起来，大声道：“想不到，想不到，在这里会遇着你们。”

说着话，把臂走了过来，一屁股在椅子上坐下，险些将椅子的四条腿都压断。

本来坐在石慧旁边的一个瘦长汉子，哈哈大笑着说道：“庆来兄，小弟真想不到今天你也会跑到这里来，平常你是最喜欢看热闹的，怎的现在你却连那一场热闹都等不及看呢？”

那庆来兄叹了口气，道：“我实在想在那里多留两天，等那场热闹看完再走，可是我身不由主，却非来不可，真教人肚皮都气破！”

原先也已坐在楼上的另一人，此刻插口说道：“你们说了半天，到底是有什么热闹好看呀？”

先前那人道：“约莫两个月前，游侠谢铿自己在小柳铺砍断自己的两亲手臂那件事，你总该知道吧？”

他等到那人一点头，又道：“像人家那样儿，才真够称得上是大侠客，臂膀砍断了可一点也没有含糊，照样挺着腰板子，说是一定报仇，可是他说是说，大家听了，可谁也没有在意，两只手都没有了的人，可怎么能报仇，何况对方是鼎鼎大名的无影人，哪知——”

他一口气说到这里，却卖起关子来，故意端起桌上的酒，慢条斯理地吸了一口。

石慧本没有留意他们的谈话，只是他们说话的声音太高，想不听都没有办法，可是等到这满口北方味儿的大汉说到游侠谢铿和无影人时，石慧的耳朵就竖了起来，恨不得过去催那人说才对心思。

那汉子“ 吧 ”的放下杯子，蒲扇大的巴掌在桌上一拍，接着又道：“ 哪知前两天游侠谢铿就在榆林关里关外，贴满字柬，说是他要到那鄂尔多斯高原上，红柳河畔的小柳铺上，等那无影人十天，说是他凭着两条腿，就要清算旧帐，叫无影人十天之内到小柳铺去，不然他就到别处去找无影人—— ”

另一人插口道：“ 游侠谢铿武功虽然不错，但他两只手都没有了，还要去找人家挑战，这不是活得不耐烦了吗？ ”

那人连连摇头道：“ 非也，非也！你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想那游侠谢铿是何等人物，不用说是在你我兄弟之上，他既然肯这样大张旗鼓，当然是十拿九稳，而那位无影人，二十年前大名就非同小可，当然也不是好斗的角色，看到谢铿的那种像告示牌一样的挑战，当然也一定会赶到柳铺去，这一下，小柳铺又有热闹好看了！ ”他哈哈一笑，又一拍桌子，摇头晃脑着说道：“ 只便宜了小柳铺上开着店铺的那些人，自从千蛇剑客那档子事后，小柳铺做买卖的人就发了财，现在都盖了新房子了。 ”

那位庆来兄接口笑道：“ 苦就苦了我，听你口沫横飞的一讲，讲得我心痒难抓，这么热闹的场面，我可就是看不着。 ”

话一说完，四人都笑了起来。

石慧听得心里“ 怦怦 ”跳着，暗暗忖道：“ 原来那个小镇叫做小柳铺，听这人一说，妈一定是到那里去了。 ”她想到可以找到妈妈自然高兴，可是又想到妈妈已处于危险之中，又不免担心，忐忑之中，菜已送上来了，可是她哪里还吃得下，匆匆结了帐，就下了楼。

走到原来她系着驴子的青石桩上一看，那里只剩下光溜溜的一条石桩，系在上面的驴子却不知跑到哪里去了，石慧想不到这么瘦的一条驴子还有人偷，气得直跺脚，但也没有办法。

她已没有钱再买一条，于是她安慰着自己：“ 凭我这两条腿，怕还走得比驴子快。 ”一咬牙，就踏着大步走出了城。

她心里着急，一到无人之处，就展开轻功，连夜奔驰之下，过富平、铜川、黄陵、甘泉，越延安、安塞，至绥德，沿无定河北上，经过了这一大片古时的战场，而出榆关。

于是，她又回到了那在伊克昭盟沙漠边，已经近于沙漠的黄土高原上，那熟悉的塞外风沙，使得她不禁又亿起白非。

一路上，她也碰到过不少武林人物，然而她惶恐之下，却没有向别人打听什么，当然也不知道小柳铺上到底已发生过什么事没有。

到了小柳铺，一脚踏上那条小路，她才知道这小小的市镇果然已有了极大的改变，最显著的是，两旁多了数十块店招。

然而这小镇虽然已比以前繁盛，但是却平静得很，看不出有什么热闹发生的样子，石慧不知道即使是一块巨石投入水中，它所激起的涟漪，也是很快就会消失的，她还在暗自庆幸着，自己在任何事部没有发生的时候赶到了。

小柳铺虽小，但是要找一个人还是不大容易，尤其是此刻的石慧，想了想，她只有向别人打听，而据她经验所及，无论要打听什么事，最好的对象

当然就是酒楼菜肆中的堂倌、小二。
　　但是她一向之下，才知道自己已经迟了。
　　原来几天之前，这小镇铺上，就又生出一件为天下武林所触目的大事。
　　那饭铺中的店小二在接过石慧的一些散碎银子之后，口沫横飞地说道：“那天下午，我们这里来了一个全身穿着黑衣服的人，右臂上系着布条，像是受了伤，可是这些日子来我们江湖好汉见得多了，受伤的人更见得多了，也没有怎么注意他。
　　“那人身材不高，走到我们铺里，就叫了好多菜，可是却又不吃，我也不敢多去招惹他，因为他那一张脸，又冷又硬，像是刚从棺材里跑出来似的，看一看都会吓死人。”
　　石慧听他光说闲话，不耐烦的催他快讲，那店伙虽然会说普通的中原方言，却又说得不十分高明，他努力的说下去道：“那时候，我们小柳铺上的每一家店铺里，差不多都贴着一张纸条，那是一位叫做游侠的大侠客贴在这里的，上面写着的话大概的意思就是，他要找一个无影人报仇，我们店里也贴了一张。”
　　说着，他手朝靠南的墙上一指，石慧随着望去，看到那墙上新涂上一大片白垩。
　　店伙接着又道：“那张字条原来就贴在那地方，那穿着黑衣服的人一看到那张字条，身子就鸟一样地飞了起来，朝那张字条一抓，真有本事，他随便一抓就把那么牢固的墙抓坏了一大片。”
　　店伙摸着头，仿佛对这种有本事的人非常羡慕，接着又道：“后来，我才知道这全身穿着黑衣服的小瘦子敢情就是无影人，他刚抓下那张字条后，就有一位长得潇洒得很的年轻剑客跑了进来，这年轻的剑客也是大大有名的角色，叫做六合剑丁善程，跑进来之后就朝那无影人一拱手，那无影人却大刺刺地坐在那里不理他，六合剑也不生气，只对无影人说游侠谢大侠在外面等着她。”
　　这店伙原来口才极好，像说书似的一讲，石慧听得紧张已极，那店伙一笑，道：“昨天有位大爷带着两个女孩子来这里，也是问这些话，听得也是紧张得很，跟你——”
　　石慧不耐烦地一拍桌子，催道：“快说下去。”
　　店伙暗暗吐舌，只得转回话头，接下去道：“当时我就奇怪，这位无影人右手受了伤怎么还能打架，哪知后来我跑出去一看，嘿，您猜怎么着？”他故意一顿，道：“那位游侠谢大爷呀，竟是两条手臂都没有了，只剩两条腿，可是人家果然不愧是大侠客，虽然成了残废，但是站在那里还是威风凛凛的样子，一点儿也不显得狼狈、寒酸。”
　　他竟一伸大拇指，又道：“这位谢大爷可真是个好汉，看到无影人来了，就仰天大笑了一阵，笑得声音震得我耳朵直嗡嗡，两人面对面的刚说了几句话，旁边就围满了不知多少人，敢情有人就专为着要看这场热闹赶到小柳铺来的，因为我去得早，所以站在前面，后来我怕后面的人看不到，就索性坐下来了。”
　　这店伙仿佛得意已极，接着道：“那无影人三言两语之下，身子不知怎么一动，就掠到谢大爷身前，左手一晃，就朝谢大爷劈了过去，谢大侠没有手，当然不能还手，可是人家那两条腿却厉害得紧，像扭股糖似的，左面一拐，右面一拐，无影人根本连边都摸不到他的。”

这店伙像是对谢铿极为推崇，对无影人却无甚好感，石慧不禁“哼”了一声，店伙看了她一眼，也不知道她哼的什么，又道：“这两人本事都大极了，就在我们街头的那一大块空地上，打了半天，我也看不清他们到底怎么动的手，只看到两条人影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前前后后地动着，看得我眼睛都花了。

“两人打了半天，忽然飕然一声，从人头上又飞进来个人，是个三十多岁四十来岁的男子，长得文文静静、清清秀秀的，我要不是亲眼看见，可真不相信他也会有本事。”

石慧暗忖，知道这人必定就是她父亲石坤天，知道了这消息后，也赶了来，她心里不禁一呆，因为她知道她父亲的武当剑法，还在那天中六剑之上，她父亲一来，她母亲就不会吃亏了。

那店伙接着道：“这人一飞进来，就大叫无影人和谢大爷住手，哪知这时候那位六合剑丁大爷也飞了出来，拦住那个人不让他跑到谢大爷动手的地方去，那人不答应，两人三言两语，也打了起来。

“这两人一打，可更热闹，原来两人都使剑。一动上手，只见满天剑光乱闪，四面的人都吓得直往后退，生怕剑光碰着自己。

“这时候，大家都只恨爷娘少生了两只眼睛，看了这一堆，就顾不得看那一堆，我暗地一盘算，知道正主儿是谢大爷和无影人，六合剑他们不过仅是陪衬而已，所以我的两只眼睛，就集中了全部精神朝谢大爷这面看。

“可是那边剑光像是几百双长银色翅膀的蝴蝶似的满天飞舞着，我有时也舍不得不看两眼，可是无影人突然惨叫了一声——”

石慧紧张得竟站了起来，店伙看了，不敢再卖关子，赶紧说下去道：“我眼睛朝那面一看，那边动手的两个人已经倒下一个，我也没有看清是怎么倒下去的，后来我听一位好汉说了才知道！”

这店伙喘了口气，石慧暗自默祷，希望倒下去的是游侠谢铿，而不是自己的母亲——无影人。

那店伙见到她脸色发青，心里有些奇怪，接着又道：“原来谢大爷和无影人打了半天，可说得上是棋逢敌手，将遇良材，打了半天还是没有结果，后来不知怎么一来，谢大侠张口一喷，从嘴里吐出一粒小丸子来，飕然打向无影人。

“而无影人那时候正用了一招什么春燕剪波，看到那粒小丸子打来，就往旁边一闪，哪知谢大侠早已算好了她这一着，本来踢向右边的一条腿，这时候突然一拐转，朝她腰上踢去。

“可是无影人也自了得，在这种时候，还能又一扭腰，右掌飕然下切，唉——但是她忘了右掌已经受伤，根本不管用了，谢大爷一脚着实踢在她腰眼上，另外一只脚也跟着飞了起来，‘砰’然一声，也就踢在她右边的胸前——”

石慧听得心胆俱裂，“叭”的一掌，将桌上的茶杯都震得飞了起来，那店伙一打哆嗦，一想起昨天带着两个女子的少年，听到这里也是面目一变，他怔了一会，赶紧赔着笑说道：“他们这些武功，我可不知道，这是我听别人吃饭的时候说的，还说谢大爷那种腿法，是什么久已失传的燕爪，我也弄不明白，明明是腿法，为什么却又叫做爪。”

石慧强自忍着泪珠，道：“说下去。”

那店伙才又说道：“无影人被谢大爷这两腿，踢得在后飞了几尺，跌到

地上，旁边看着的人都叫起好来，敢情这谢大爷人缘很好。”

石慧又冷哼一声，脸上的颜色难看已极，眼睛都红了，那店伙一看，暗忖道：“这女子大概和那无影人是朋友。”暗暗一伸舌头，将翻了的茶杯扶好，才又接着往下说道：“可是我看起来，那无影人也蛮不错。”偷偷一望石慧，又道：“六合剑丁大爷和那人一看这面的情形，就马上住了手，六合剑掠到谢大爷旁边，显得很高兴的样子。

“另外那个英俊的中年人，却和无影人是朋友，飞一样的跑到无影人那边，去看无影人的伤势。”

“伤势怎样？”石慧情不自禁，焦急地向那店伙问道。

那店伙摇着头说道：“那时候的无影人，满身是血，睁开眼睛看见了那位男子，低低地说了两句话，谁也没有听到，那位中年剑客就横抱她起来，一句话都没有说，就从人堆里往外面掠了出去。”

“他们到哪里去了？你知不知道？”石慧又焦急的问道！

那店伙又摇了摇头，道：“这我也不大清楚，那位谢大爷等到那位中年剑客抱着无影人走了后，就对四周的好汉说了几句话，意思就是说他自己的恩仇都已清了，以后他也不想再过问江湖上的事了，脸上并没有什么高兴的样子。

“那位中年剑客带着无影人还在对面那家客栈里住了两天，那无影人的伤重得很，只剩下最后一口气的样子，后来那位中年剑客就雇了辆车，带着无影人朝南面走了，我看——”

他一看石慧的脸色，下面的话就机警地顿住了，改口道：“我看姑娘最好到对面那家客栈去问问，是那家客栈的小潘替他们雇的车，也许能够知道他们往哪边去了也不一定。”他拿起毛巾：“姑娘，你还没有点菜呢，要吃些什么呀？”

话刚说完，石慧已经跑出去了。

石慧此刻的心情，乱得仿佛一堆乱麻似的，哪有心情来听这店伙的废话，她极快地穿过街，走到那家客栈，寻着小潘一问，那小潘像所有做这种事的人一样，也是个多话的。

他源源本本的向石慧说道：“他们在这里住了两天，那位无影人，委实伤得太厉害，我一看不对，就替他们雇了辆车，讲明的是先到西安，再到湖北，一共是五十两银子脚力钱，姑娘假如要找他们，也容易得很，因为那辆车是老刘的，那匹马少了一只左耳朵。”

石慧得到了确讯，在这小柳铺上连休息都没有再休息一下，就又往南面折回，一面懊悔着自己在路上不曾留意，否则也许先前就会在这来路上遇着他们也未可知。

此刻，她心绪完全迷乱了，入了榆林关之后，她已和先前成了两人，这么多天来，她几乎未饮未食未眠，衣服松乱了，头发也松乱了，娇美如花的面孔，已完全失去了以前的风韵。

路人都侧目而望着她，她却视若无睹，目光急切地搜索着每一匹拉车的马，但令她失望的是，每匹马都完整的生着两只耳朵。

由来路走回，这是一条当时行人必经的官道，来往着络绎不绝的旅人，行色虽然都是匆忙的，然而石慧的匆忙却更远在任何人之上，她几乎在光天化日下行人这么多的道路上就施展出夜行功夫来，脚不沾尘地往前走。

天色既暮，路上的行人渐稀，她仍然急切地赶着路，直到天完全黑了，

笔直伸向远方的道路上，再也没有一条人影——

蓦然，她听到一种在打斗时所发生的喝叱声，那是来自路旁的一片疏林里，她心中虽好奇，但此刻有着急事，她也没有这份心情去看一看，极快地从那片树林外掠了过去。

然而，她身形一转，又掠了回来，因为她突然听到那喝叱声音里有一个声音是她所熟悉的，熟悉得她不得不转回来。

凝目往林中一望，她就看到林中有剑光缭绕着，还有马嘶声，她毫不迟疑地一掠而入，目光动处，不禁也惊呼出来。

原来这片树林占地颇狭，穿过林子，就是一片荒地，此刻荒地上停着一辆马车，车窗紧闭，车辕旁畏缩的站着一人。

马车前有三个人在极为剧烈地搏斗着，其中一人长剑纵横，抵敌着对方的两件奇门兵刃，她不用看清那人的面貌，从那人那种轻灵的剑法和身形，她就可以知道那人就是她的父亲——石坤天。

她惊呼着掠了上去，石坤天眼角动处，看见是她，也喜极而呼出声来。

原来丁伶身受重伤后，石坤天照顾着她在小柳铺上的客栈中静养了两日，丁伶的伤势越发沉重了，石坤天心情的悲哀和沉重可想而知，他自家是武当高弟，对丁伶的伤势如何看不出来，他知道丁伶的死，只是时间问题了。

于是他照料着丁伶南下，因为他觉得人都是应该死在他的故土，再者，他还希望能够有奇迹出现，能够有人治愈丁伶的伤势。

他们自然走得极慢，白天路上行人紊乱，嘈杂声又多，他体恤伤者，索性夜间赶路，哪知走到黄陵过来的这一段路上——

石坤天正支时着车窗，向外下意识地看着夜色，突然，他觉得在马蹄声和晚风声之间，似乎有一种夜行人行动时的声音，当然，那需要极为敏锐的听觉，才能从车声和晚风声中辨别出来。

但是石坤天认为自家并没有警戒的必要，因为他自家根本素无仇家，而丁伶，谁都知道她已是奄奄一息的重伤之人。

但是，车身突然一倾，向左面作了一个急剧的转弯，车夫的惊叫声、马的惊嘶，突然从车厢前面传了过来。

石坤天虽然隐息多年，但他终究是在江湖上久经闯荡的人物，虽然知道已经突然生出变故，但仍然沉得住气，厉声喝问了一声。

前面并没有任何回答，石坤天拔开门拴，悄悄推开门，马车在有些颠簸的前行着，他伸手一搭车顶，身躯倏然灵巧地翻了上去，寒光一引，已将背后斜插着的长剑撤了出来。

前面赶车的脚夫两侧，一边夹着一人，已经夺过缰绳，将马车赶到荒地上去，石坤天剑眉一立，厉声道：“停住。”

话声未落，手中青光暴长，匹练似的剁向前座那突来的暴客，他知道这两人心怀叵测，是以下手也绝未容情。

那人缩肩藏身，“唰”的从车座上翻了下去，石坤天剑势一转，虹飞天畔，剑光微颤间，“唰”的点向另一人脑后一寸的哑穴，剑光微错，分扫两目后的藏血穴。

那人冷笑一声，右手一支车座，“唰”的，也往前面掠下，拉车的马受了惊吓，仍往前奔，石坤天身形一长，紧紧抓住了缰绳，那匹马空自发威，竟无法再住前面移动半步。

突袭的两个暴客一左一右站在车的两侧，石坤天目光动处，看到这两人

身材一高一矮，全身都裹在一件黑缎子的短衫裤中，头上也用黑缎包着头，身量高的粗眉大眼，身量矮的眉清目秀，他想了想，自家生平，从未见过此两人。

他一脚踏在车座上，厉叱道：“朋友深夜中拦住兄弟的车子，竟欲何为，若两位是合字上的朋友，上线开扒，也该看得出兄弟身无长物，若要几两银子的盘缠，兄弟身上倒有。”他一张口就是老江湖的口吻，话说得极为漂亮，可又一点儿也没有透出含糊。

那两人动也不动的听着他说话，等他说完了，才阴阴一笑，道：“你少说乱话，我两个大爷要找的是你带着的那个瘦小子，我两个大爷和他有杀师之仇，今天一定要把他杀死。”他说的话，完全不像华夏后裔所说，也不是中原口音。

石坤天暗暗皱眉，他也知道自己爱妻生平结仇极多，不知怎的，又结上了这两个仇家，而且这两人来路诡秘，又显得有点儿怪，不知道是何来历，略一思索才沉声说道：“朋友高姓大名，和她有什么解不开的梁子，她已身受重伤，朋友有什么话，就都全冲着我姓石的来说好了。”

那高身量的汉子又阴阴的一声怪笑，说道：“你不认得我大爷，我大爷倒认得你的。”怪笑声中，突然伸手将包在头上的黑缎子抹了下未，石坤天这才一惊。

原来这汉子头上光秃秃的，是个和尚，石坤天再一仔细打量，心中一动，突然想起这和尚就是天赤尊者的弟子之一。

原来这两人果然是天赤尊者的两个弟子，他在千蛇之会上，以天雷神珠炸伤群豪，又在混乱中背去天赤尊者的尸身，躲过了岳入云的追踪，将天赤尊者的尸体略一检视，才知道天赤尊者在中白非一掌之前，已经身受了巨毒。

这高大和尚，原来是天赤尊者的首徒，天赤尊者生性极怪，他的几个徒弟，也唯有传过他两手真功夫，是以他能避过岳入云，又能再次潜回灵蛇堡，用数十粒天雷神珠再将灵蛇堡炸得一塌糊涂。

他不但武功在同门之上，心机也极深沉，不知怎么，竟给他打听出来那曾和他师父动过手的瘦小汉子就是专会施毒的人，他一想之下，恍然大悟，就追查到丁伶的下落。

他知道丁伶受了伤，打听出来丁伶坐了这么样一匹少了耳朵的马拉着的车，这样，他们才赶了来，将石坤天拦在路上。

石坤天虽然已知道他们是天赤尊者的徒弟，可是却不知道自己的爱妻和他们之间有什么仇怨，更不明白怎么会有杀师之仇，“难道就凭伶妹就能够杀了天赤尊者？”

他不禁有些奇怪了。

石坤天正自疑惑间，那高大的和尚已一声怒吼，扑了上来，掌中寒光一点，一枝似苗非笛的兵刃挥向石坤天，石坤天当然不能在车上动手，身形一动，掠了下去，手中长剑剑花错落间，分剁两人。

武当九宫连环剑，剑式轻灵，那和尚脚跟半旋，掌中奇门兵刃顺势一划，半途手腕一挫，点向石坤天结下二寸六分的璇玑重穴，隐带风雷，显见得内功颇具火候。

“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石坤天见这和尚一式甫出，就知道这天赤尊者的徒弟手下颇有几分真实的功夫。

他突然沉时挫腕，白剑上引，又削那和尚的手腕，腰畔突有风声一凛，

那女徒的银鞭已带着风声横扫他的腰间。剑身突然斜斜一划，正是武当九宫连环剑里的妙着：“神龙突现。”

那高大的和尚闷哼一声，脚跟又一旋，手腕一扭，掌中兵刃“唰、唰”，突然在石坤天绝对料想不到的部位点向他腋下三寸、乳后一寸的天池穴，脚下所踩的方位，也是中原武林所无。

那女徒掌中银鞭也划了个圆圈，一旋一带之下，扫向石坤天的顶间。

石坤天微微一惊，剑光一引，身随剑走，“唰唰”又是两剑，他在这九宫连环剑上已有数十年的造诣，每一出手，时间、部位都拿捏得极稳、极准，剑扣连环，招中套招。

但是这天赤尊者的两个弟子，一来是因为在人数上占了优势，再者却是因为那高大的和尚在危急之间，便会倏然使出一手怪招，而那女徒的无骨柔功，也使得石坤天颇难应付。

最主要的却是他这些天来，心中悲伤惶急，几乎是目未交睫，水未沾唇，在功力上自然打了个极大的折扣，而且武当剑法以轻灵为主，而石坤天却不敢掠动身形，因为他必须守在这马车前，保护着车内的丁伶。是以交手数招下来，这武当剑客不但未能占得上风，而且缚手缚脚，已有些相形见绌。

就在这时候，林外一声惊呼，极快的掠进一条人影来。

石坤天目光瞬处，见到掠来的这人影竟是自己的爱女，大喜之下，也叫了出来，剑式上却不免微一疏神，被人家抢攻了数招。

石慧当然还弄不清自己的爹爹为什么会和别人动手，但她也根本不需要知道原因，一声娇叱，迎了上去，双掌齐出，迎向那女徒。原来她身畔从来不带兵刃，此刻只得以空手迎敌。

幸好这女徒武功并不甚高，掌中虽有银鞭，银鞭中也偶有一两式奇诡的妙着，但石慧武学既杂，轻功又高，婀娜的身躯如穿花的蝴蝶，围着她三转两转，已占了上风。

那边石坤天也自精神陡长，剑式如长江大河之水，滔滔不绝地压向那高大的和尚。十招过后，那和尚觉得压力大增，心中已有微微作慌，而那边的石慧在连换了武当的七十二路擒拿手和终南的无形意象拳两种招式后，右掌自银鞭的空隙中穿出，“砰”然一掌，击在那女徒的右面肩胛上。

石慧掌力虽不雄厚，但这一掌着着实实地打中，也不是那女徒禁受得了的，她一声惨呼，手中长鞭落地，石慧得理不让人，双掌一圈，伸缩之间，掌缘又切在那女徒的胸肋上。

那女徒“叭”的仰面跌在地上，石慧身形一动，跟过来又是一脚，踢在她的腰眼，这一脚的力量，更大于掌力，她瘦怯怯的一个身子，随着石慧的一脚，又打了两个滚溜，伏在地上，身受这几处重击之后，眼看她已是无救的了。石慧冷笑一声，侧过身子去看她爹爹动手的情形，那高大的和尚见到同伴受伤，心中更作慌，手中兵刃左支右绌，越发招架不住。

石慧知道这人不出十招，就要伤在自己爹爹的剑下，索性站在旁边袖手旁观，心中动念之间，又跑到伤在她手中的那女徒身侧，想看看这人伤得究竟如何，因为此刻她心性已改，忽然想到自己和人家究竟有什么过节还不知道，如果胡乱就伤了人家的性命，岂非有些说不过去。

哪知她刚刚走到那人的身侧，那女徒的下半身突然像鱼尾似的反掷了上来，石慧猝不及防，万万没有想到人家会有此一着，竟被那女徒以无骨柔功而踢出去的两腿，踢在小腹上。

她痛极之下，也叫出声来，随声一脚，又将那女徒踢飞了出去，但自己也痛得蹲了下去，冷汗涔涔而落，若不是那女徒身受重伤，体力已不继，否则这一脚踢在她小肚上，她焉能还有命在。

石坤天听见女儿的惨叫声，心中急怒交加，长剑斜削，划起长虹，削向那高大和尚的喉下。

那和尚手中兵刃方自一架，哪知石坤天剑到中途，也倏然转变了个方向，斜削之势猛然一拖，手腕一抖，抖起点点的剑花，那和尚只觉得眼前剑光缭绕，心胆俱裂之下，胸前已着了三剑。

石坤天这三剑正是生平功力所聚，最后那一剑竟由那和尚的巨关穴上直刺了进去，巨关在鸠尾下一寸，是为心之幕也，又谓之追魂穴，手指一点，便能制之死地，何况石坤天的这一剑几乎送进半尺，登时便气绝了。

他拔出长剑，连剑身上尚在顺着剑脊往下滴的血滴他都不再顾及，忙一纵身掠了过去，此刻石慧的脸色，已经痛得煞白了。

石坤天长叹一声，将剑回于鞘内，双手穿过石慧的腿弯和肋下，将她抱了起来，掠回车旁。

那车夫几曾见过这种鲜血淋漓的场面，吓得两条腿不住哆嗦，一见倒石坤天走过来，赶紧为他打开车门，可是几乎手软得连车门都开不开石坤天将爱女抱进车厢，吩咐车夫继续往前面赶路，不一会车声辚辚，已走上正道，东方的天色，也已泛出鱼白。

石坤天望着身畔的爱妻爱女，心中仿佛堵塞着一块巨大的石块，为了丁伶，他甘冒大不韪，竟叛离了师门，他当然也知道叛师在武林中是如何一种严重的事，而他居然做了，由此可知，他对丁伶情感之深，是别人无法知道的。

但此刻的丁伶，已是气如游丝，危如悬卵，车轮的每一次转动，都可能是她丧命的时候。

而他唯一的爱女，此刻也受了重伤，虽然他知道性命无碍，但骨肉情深，他自然也难免心痛，轻轻地为她推拿着。

渐渐，她痛苦的呻吟稍住，这时天光大亮，他们也已到了宜君，便自然休息了下来。

在客栈里，痛苦稍减的石慧，伏在她母亲身上哀哀地痛哭着，石坤天也伤感地流下这武当剑客生平难落的眼泪，英雄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到了伤心之处，英雄也会落泪的。

蓦然，丁伶悄悄张开眼来，石坤天虎目一张，一步踏了过去，唤道：“伶妹。”无穷的伤感和关怀，都在这两字中表露出来。

石慧也哀唤着妈妈。

丁伶惨然一笑，眼中突然现出光彩来，石慧高兴得几乎跳了起来，石坤天望着丁伶，心中却哀痛地在想：“是不是回光返照？”

丁伶的目光，缓缓自石慧和石坤天面上扫过，看到了她丈夫面颊上晶莹的泪珠，在这一刹那间，他突然觉得上天已经赋与她极多，在临死的时候，还让自己的亲人陪着自己。

也就在这一刻里，她觉得自己的愤世嫉俗、怀恨苍生的心理错了，她甚至后悔自己在这一生中所做的大多数事。

于是她让自己的目光，温柔的停留在她的丈夫身上，她觉得世上唯有他才是自己最亲近的人，数十年来对黑铁手的怀念，此刻都完全消失了，在这

最后的时候，她才发现自己爱着的究竟是谁。

她微弱的呼唤道：“大哥……你……你不要替我报仇了，我高……高兴得很……现在还能见着你，已……已经……足够了。”

这断续、微弱的声音，使得石坤天的心都几乎碎了，他又抢上一步，握着丁伶的手，轻轻地呼唤着丁伶的名字。

他的呼唤和石慧的呼唤交杂成一首任何人都无法谱出的哀曲。

蓦然。

门外有人重重地咳嗽了一声，又轻轻地敲着门，石坤天回头一望，一个长身玉立的少年已悄然地推开门，悄然走了进来。

石坤天觉得这少年面目陌生，正自奇怪他为什么会冒失地闯进来，然而石慧一见这人，一颗心却几乎跳到了腔口。

原来这少年就是白非，在灵蛇堡里，他以九抓乌金扎削断了缚魂带，将在那阴森幽暗的石窟困居了数十载的老人——常东升救出来，完成了他对这老人所作的诺言。

不必描述，常东升心情的兴奋是可想而知的，他几乎已忘却了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

人们的语言、精美的食物，使得这老人像孩子似的高兴着，他拉着每一个人陪他说话，而口中几乎不停地嚼着食物。

可是白非在听到谢铿和丁伶小柳铺的一段事后，就辞别了这对他极为青睐的老人，和乐咏沙及司马小霞赶到小柳铺。

也和石慧一样，他在那饭铺中得到了石坤天和丁伶的去向，也追了过来，他的心情也是极为怆然的，因为他认为丁伶的右手若未受伤，可能不会如此，而丁伶的右手被折，却是间接地为了自己。

他对丁伶的为人看法如何是另外一回事，但无论如何，丁伶是石慧的母亲，任何石慧的亲人，他都认为是自己的亲人，何况是她的母亲。

他悲哀着，到了宜君后，他投宿在客栈里，忽然听到邻室的哭声是他极为熟悉的，他跑了过来，更确定了这哭声是发自石慧。

因之，他推门而入，在他和石慧目光相对的那一刹那里，四周的一切声音、颜色、事物，都像是完全冻结住了。

他只觉得全身都在石慧的目光所注之下，除了石慧的目光外，任何事都不再存在，就连他自己，都像是在可有可无之间。

石慧此刻的心情，也是极为复杂、矛盾的，她不知该理白非好，还是不理他的好。

丁伶眼角瞬处，也看见白非，气愤使她几乎从床上支坐了起来，喝道：“滚出去，滚出去——你还有脸跑到这里来。”声音虽然弱，但声调却严厉森冷得使白非听了，为之全身一凛。

石坤天的眼睛，也锐利如刀地瞪在他脸上，白非心里长叹着，默然地垂下了头，默默地移动着步子，倒退着走了出去。

石慧为这突生之变怔住了，她不知道自己的母亲为什么会对白非这样，丁伶悲哀地叹息了一声，微弱的对石慧说道：“答应妈妈……以后……从此……不和这……人……在一起……”每一个字都像利刃似的插在石慧心上，她一抬头，看见丁伶的眼睛正在直视着她，她只得轻轻点头。

丁伶一笑，在她这悲哀的笑容尚未完全消失之前，她已在她丈夫和女儿的痛哭声中，离开了这一度被她痛恨着的人世。

门外的白非愕了许久，想再跨进门去，可是却又没有勇气，他叹息了一声，方想回过头去，身后突然有人“喂”了一下。

他一惊回头，背后的那人已嘹亮的笑了起来，朗声说道：“白老弟，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想不到又遇着了你。”

白非定睛一看，却正是游侠谢铿。

他站在门前，又怔住了，门内的哭声未停，门外的笑声已起，人世间的事为什么这么凑巧，为什么又这么残酷。

谢铿的笑容是爽朗的，虽然他双臂全失，但卓然而立，仍是顶天立地的一个汉子，在受过如许多的打击、折磨之后，他比以前坚强了，纵然他的肢体残废了，但是他的精神、他的人格，却因这肢体的残缺而更臻完美。

白非望着他，忽然觉得自己是这么渺小，这么孱弱，有生以来，这是他第一次生出这种感觉：“即使我是石慧，即使这人杀了我的母亲，我也不会对他有什么仇恨的。”无疑的，他对谢铿拜服了。

谢铿看见他失魂落魄的样子，再听到室内隐隐传出的哭声，浓眉一皱，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也想到了白非和丁伶之间的关系，不禁为之稍稍愕了一下，面上也有些惘然的神色。

白非却勉强笑了笑，道：“世事难测，确是非我等能预料的，谢大侠恩仇既了，可喜可贺，唉！天下芸芸众生，又有几人能和谢兄一样呢！心中碧落无物，方是真正快乐，至于小弟，唉！思怨情仇，纠缠难解，和谢兄一比，唉！实在是难过得很。”

他一连“唉”了三声，谢铿的浓眉一立，突然朗声道：“心中无牵无挂，便无烦恼，白老弟，但若人人心中都空无一物牵挂，这人世却又成了什么人世，人世之中，正需像你这样性情的人做一番事业，恩怨情仇，却正是你做事业的动力，白老弟，你又烦恼什么？痛苦什么？”

白非一字一句都听在心里，宛如醍醐灌顶，心里顿时祥和起来，突然，身后又有人在他的肩上拍了一下，他转头望去，一个中年的潇洒男子，正捧着丁伶的尸身站在他背后，眼眶之中，泪痕仍存。

谢铿见了这人，浓眉又一皱，望着他手上的尸体，心中也不禁一阵慨然，悄悄让开一步。

石坤天捧着爱妻的尸休，眼中所见，就是杀死爱妻的仇人。

他两人目光相对，凝视了许久，谁也不知道对方心中泛着的是什么滋味，终于，石坤天叹息了一声，向客栈外走去。

白非的眼光，却凝注在石坤天的身后——

石慧低着头走了出来，肩头仍在不住的抽搐着，白非移前一步，站在她的身后，心中的万千情绪，但望能稍稍倾诉。

石慧看到他穿着黑缎鞋子的鞋，没有抬头，悄然绕过他身侧，纵然她恨不得扑进他的怀里，但母亲临死的最后一句话，却生像一道奔澎的洪流，阻隔在她和白非之间。

于是她跟着石坤天悄然向外走去，她知道自己这一去，就可能永世再也见不到白非，自己每举一步，都是在扼杀着自己毕生的幸福，为什么呢？她惨然问着自己。

白非望着她的背影，心里像是有着千万把利刃，在慢慢割戮着，连旁边望着的谢铿，都不禁被他面上的怆痛所感动。

他能够了解白非心情，因为他自己也是性情中人，他恨不得白非能够追

上去，一把抓住石慧，两人紧紧拥抱在一起，也恨不得石慧能突然回转头来，投向白非的怀抱。

白非呢，他又何尝不在如此希望着，只是他的脚上，像是缚着千斤铁链，无法再向前移动半步。

“我只是希望她能回头再看我一眼，让我这一生中永远留一个美丽的记忆。”白非痛苦地冀求着，当然，他不敢冀求得太多，他愿意牺牲自己的一切，来换取石慧的最后一瞥。

石慧缓缓走着，已经快走到门外了，门外斜斜照向里来的日光，已经可以照在她的脚上。

她何尝不想回头去看白非一眼，但是她不敢，因为她知道，只要再看白非一眼，她就会不顾一切一头向他怀中投去。

于是她极力克制着自己，但是她能吗？

她能忘去她和白非一起度过的所有美丽的日子，她能忘记他们所讲过的所有美丽的话吗？

她能忘去这一段比海还深的情感吗？

附 录

古龙武侠小说出版年表

书名	年份	出版者（均为台湾）
苍穹神剑[1]	1960	第一
月异星邪	1960	第一
剑气书香[2]	1960	真善美
湘妃剑	1960	真善美
剑毒梅香[3]	1960	清华
孤星传	1960	真善美
失魂引	1961	明祥
游侠录	1961	海光
护花铃	1962	春秋
彩环曲	1962	春秋
残金缺玉	1962	华源
飘香剑雨	1963	华源
剑玄录	1963	清华
剑客行	1963	明祥
浣花洗剑录[4]	1964	真善美
情人箭[5]	1964	真善美
大旗英雄传[6]	1965	真善美
武林外史	1965	春秋
名剑风流[1]	1966	春秋
绝代双骄	1967	春秋
血海飘香（《铁血传奇》之一）[2]	1968	真善美
大沙漠（《铁血传奇》之二）	1969	真善美
画眉鸟（《铁血传奇》之三）	1970	真善美
风云第一刀[3]	1970	春秋
鬼恋侠情[4]	1970	春秋
蝙蝠传奇[5]	1971	春秋

[1] 处女作

[2] 后半部由墨余生代笔

[3] 大部分由上官鼎代笔

[4] 1976 年修订，出汉麟版，改名《浣花洗剑》

[5] 1976 年修订，山汉麟版，改名《怒剑》

[6] 1976 年修订，出汉麟版，改名《铁血大旗》

[1] 结尾部分由乔奇代笔

[2] 《铁血传奇》又名《楚留香传奇》

[3] 又名《多情剑客无情剑》

[4] 《楚留香传奇》续集，又名《借尸还魂》

[5] 《楚留香》续集

欢乐英雄	1971	春秋
大人物	1971	春秋
桃花传奇[5]	1972	春秋
萧十一郎	1973	汉麟
流星·蝴蝶·剑	1973	桂冠
九月鹰飞[6]	1974	春秋
长生剑（《七种武器》之一）[7]	1974	汉麟
碧玉刀（《七种武器》之二）	1974	汉麟
孔雀翎（《七种武器》之三）	1974	汉麟
多情环（《七种武器》之四）	1974	汉麟
霸王枪（《七种武器》之五）	1975	汉麟
天涯·明月·刀	1975	汉麟
七杀手	1975	汉麟
剑·花·烟雨·江南	1975	汉麟
绝不低头[8]	1975	汉麟
三少爷的剑[9]	1975	桂冠
陆小凤传奇	1976	春秋
绣花大盗（《陆小凤传奇》之二）	1976	春秋
决战前后（《陆小凤传奇》之三）	1976	春秋
火并萧十一郎[10]	1976	汉麟
拳头[1]	1976	南琪
边城浪子[2]	1976	汉麟
血鹦鹉[3]	1976	汉麟
白玉老虎	1976	桂冠
大地飞鹰	1976	南琪
银钩赌坊（《陆小凤传奇》之四）	1977	春秋
幽灵山庄（《陆小凤传奇》之五）	1977	春秋
圆月弯刀[4]	1977	汉麟
飞刀·又见飞刀	1977	汉麟
碧血洗银枪	1977	桂冠
离别钩（《钱种武器》之六）	1978	春秋
凤舞九天（陆小凤传奇》之六）	1978	春秋
新月传奇[5]	1978	春秋

[5] 《楚留香》续集

[6] 《风云第一刀》后传

[7] 《七种武器》仅完成六种，“拳头”并非一种武器

[8] 古龙所作带有武侠色彩的现代枪战小说

[9] 《江湖人》系列之一

[10] 《萧十一郎》后传

[1] 又名《愤怒的小马》，曾被收入《七种武器》，误

[2] 《无涯·明月·刀》后传

[3] 《惊魂六记》之一

[4] 大部分由司马紫烟代笔

英雄无泪	1978	汉麟
七星龙王	1978	春秋
午夜兰花[5]	1979	汉麟
风铃中的刀声[6]	1980	万盛
剑神一（《陆小凤传奇》之七）	1981	万盛
白玉雕龙[7]	1981	万盛
怒剑狂花[8]	1982	万盛
那一剑的风情[8]	1982	万盛
边城刀声[8]	1983	万盛
猎鹰赌局[9]	1983	万盛

---

[5] 《楚留香》续集

[5] 《楚留香》续集

[6] 给尾由于东楼代笔

[7] 《白玉老虎》后传，大部分由中碎梅代笔

[8] 大部分由丁情代笔

[8] 大部分由丁情代笔

[8] 大部分由丁情代笔

[9] 最后遗作，短篇